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全 本 新 注 聊 斋 志 异
(中)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卷五

阳武侯

阳武侯薛公禄[1]，胶薛家岛人。父薛公最贫，牧牛乡先生家[2]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处，辄见蛇兔斗草莱中，以为异；因请于主人为宅兆[3]，构茅而居。后数年，太夫人临蓐[4]，值雨骤至；适二指挥使奉命稽海[5]，出其途，避雨户中。见舍上鸦鹊群集，竟以翼覆漏处，异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挥问：“适何作？”因以产告。又询所产，曰：“男也。”指挥又益愕，曰：“是必极贵。不然，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？”咨嗟而去。

侯既长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聪颖。岛中薛姓，故隶军籍[6]。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戌辽阳[7]，翁长子深以为忧。时侯十八岁，人以太憨生[8]，无与为婚。忽自谓兄曰：“大哥啾唧[9]，得无以造成无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笑曰：“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当任此役。”兄喜，即配婢。侯遂携室赴戍所。行方数十里，暴雨忽集。途侧有危崖[10]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间，雨止，始复行。才及数武，崖石崩坠。居人遥望两虎跃出，逼附两人而没[11]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顿异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[12]。

至启、祯间[13]，袭侯某公薨[14]，无子，止有遗腹，因暂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进御者[15]，有娠即以上闻[16]，官遣媼伴守之，既产乃已。年余，夫人生女。产后，腹犹震动，凡十五年，更数媼，又生男。应以嫡派赐爵[17]。旁支噪之，以为非薛产。官收诸媼[18]，械梏百端[19]，皆无异言。爵乃定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薛禄：明胶州（今山东省胶县）人。出身军旅。兄弟七人，排行第六，故军中呼为薛六。既贵，乃更名禄。曾从燕王朱棣起兵，在朱棣与惠帝朱允炆争夺帝位的“靖难”之役中，屡立战功。朱棣即位后，官至右都督，封阳武侯。仁宗洪熙元年，加太保，佩镇朔大将军印，驻军大同，守卫边防。宣德元年卒，追封鄞国公，谥忠武。《明史》及光绪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、民国《增修胶（州）志》有传。

[2]乡先生，年老辞官居乡的人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奠挚见于君，遂以挚见于乡大夫、乡先生。”郑玄注：“乡先生，乡中老人，为卿大夫致仕者。”

[3]宅兆：建宅舍之地。

[4]临蓐：犹临产。蓐，床上草垫。

[5]指挥使：武官名。明初于京师和各地设立卫所，驻军防卫。划数府为一防区设卫，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。卫的军事长官称指挥使。当时胶州设胶州卫。稽海：考察海防。

[6]故隶军籍：原隶属军户。南北朝时，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属于军府，称为军户。军户之子弟世代为兵，地位低于民户。明代沿用古制，也有军户。

[7]戌辽阳：戌守辽阳，指到辽阳服役。明初设辽东都司，治所在辽阳，辖区相当今辽宁省大部。

[8]太憨生，呆蠢，生，语词。

[9]啾（ji 揪）唧：形容低声私语，犹言唧唧咕咕。

[10]危崖：高耸的崖壁。危，高耸。

[11]逼附：逼近依附。附，附体，合为一体。

[12]世爵，世代继承的爵位。

[13]启、祯间：明天启、崇祯年间。天启，明熹宗朱由校年号（1621—1627年）。崇祯，明思宗朱由检年号（1628—1644年）。

[14]袭侯：世袭的阳武侯，指薛禄后嗣。薨（hòng 烘）：古代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死曰薨；此称袭侯之死。[15]世封家：世袭封爵之家。进御者：进奉给袭爵者的侍寝女子。蔡邕《独断》：“御者，进也。凡衣服加于身，饮食入于口，妃妾接于寝，皆曰御。”

[16]上闻：奏闻皇帝。

[17]嫡派：嫡子正支。

[18]收：拘捕。

[19]械梏（gù 固）：指刑讯。

赵城虎

赵城姬[1]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姬悲痛，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于宰。宰笑曰：“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”姬愈号咷，不能制之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又怜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诺为捉虎。姬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[2]，乃肯行。宰无奈之，即问诸役，谁能往者。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座下，自言：“能之。”持牒下，姬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；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姬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。持牒报缴[3]，宰怒曰：“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”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[4]。宰从之。隶集诸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责[5]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[6]。遂诣东郭岳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[7]，恐被啣噬[8]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“如杀某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”遂出縲索繫虎项[9]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“某子尔噬之耶？”虎颌之[10]。宰曰：“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姬止一子，而尔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之。”虎又颌之。乃释缚令去。

嫗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，启扉，则有死鹿；姬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为常，时衔金帛掷庭中。姬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。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姬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姬素所积，绰可营葬[11]，族人共瘞之。坟垒方成，虎骤奔来，宾客尽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始去。土人立“义虎祠”于东郊，至今犹存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赵城：旧县名，隋末置，治所在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西南。

[2]勾牒：拘捕犯人的公文。勾，捉拿。

[3]持牒报缴：至期复命，交回勾牒。指未完成使命。

[4]牒拘猎户：发出公文，拘禁猎户，使之服役。

[5]庶可：或可。

[6]罔控：无法申诉。

[7]错愕：仓卒惊诧。

[8]啣（dié 迭）：咬。

[9]縲（léi 累）索：拘系犯人的绳索。

[10]颌之：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[11]绰可营葬：指积蓄足够置办丧葬之事。绰，宽裕。

螳螂捕蛇

张姓者，偶行溪谷，闻崖上有声甚厉。寻途登覘[1]，见巨蛇围如碗，摆扑丛树中，以尾击柳，柳枝崩折。反侧倾跌之状，似有物掣制之。然审视殊无所见，大疑。渐近临之，则一螳螂据顶上，以刺刀攫其首，攲不可去[2]。久之，蛇竟死。视頄上革肉[3]，已破裂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覘（ch ā n 搀）：窥视。

[2]攲（dī n 颠）：指蛇“反侧倾跌”。

[3]頄（è 遏）：鼻根，即俗说之“眉心”。

武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[1]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[2]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[3]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[4]，丰其给[5]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得甚。僧问：“汝益乎？”曰：“益矣[6]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，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诎诎然交人而立[7]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[8]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[9]，李时时蹈僧瑕[10]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[11]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。”李以掌致地[12]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

李由此以武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[13]。偶适历下[14]，见一少年尼僧[15]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[16]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[17]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[18]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。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交手，愿拜下风[19]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[20]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[21]；又年少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[22]。方颉颃间[23]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间，李腾一蹶去[24]。尼骈五指下削其股[25]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[26]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迁客[27]，幸勿罪！”李异归，月余始愈。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？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淄之西鄙：淄川县之西乡。鄙：边境，边缘地区。

[2]托钵：化缘、乞食。钵：钵盂，僧人的饭具。因僧人乞求布施时手托钵盂，故云“托钵”。

[3]少林：少林寺，在河南省登封县西北少室山北麓，建于北魏太和年间。僧徒甚众。唐初，少林僧人佐唐太宗开国有功，从此僧徒多习学术，自成流派，颇负盛名，称“少林派”。

[4]馆：安排居住。

[5]丰其给：对他的供给十分丰厚。

[6]益：增益、进步。

[7]诎诎然：骄傲自得的样子。

[8]一角低昂：一比高低。角，较量。低昂，高低。

[9]格拒：格斗，抵拒。

[10]瑕（xiá 洽）：玉上的杂斑，不纯净处；此指破绽、弱点。

[11]抚掌：拍手。

[12]致地：撑地。

[13]罔有其对：无人堪作他的对手。罔，无。

[14]历下：古邑名，在今山东省济南市，因在历山之下而得名。西汉时改置历城县。

[15]尼僧：尼姑。

[16]颠倒一身：指一人单独表演武技。

[17]技痒：擅长某种技艺的人，不能克制自己，急欲表现其技艺，称为“技痒”。[18]合掌：佛教的敬礼，两掌相合表示敬意，又称“合十”。

[19]愿拜下风：指甘心服输。下风：风向的下方。《孙子·火攻》：“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。”因以下风喻下位或劣势。

[20]个中人：此中人。指深通武术的内行人。

[21]易之：轻视她。

[22]耍（y o 腰）：博取。

[23]颀颀（jiéháng 洁杭）：《诗·邶风·燕燕》：“燕燕于飞，颀之颀之。”颀颀，原指鸟上下飞翔，此以之喻比武的腾跃进退。

[24]腾一踝（huái 怀）去：飞起一脚踢去。踝，脚跟。

[25]骈五指，五指并拢。骈，并。

[26]蹶仆：跌倒。

[27]孟浪：卤莽。讧（w 午）客：冒犯客人。

小人

康熙间[1]，有术人携一榼[2]，榼中藏小人[3]，长尺许。投一钱，则启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[4]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细审小人出处。初不敢言。固诘之，始自述其乡族[5]。盖读书童子，自塾中归，为术人所迷，复投以药，四体暴缩；彼遂携之，以为戏具。宰怒，杀术人。留童子欲医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康熙：清圣祖玄烨的年号（1662—1722年）。

[2]术人：作幻术的人。

[3]榼（kē）：古代盛酒或贮水的器具。

[4]掖：掖县，在今山东省。

[5]乡族：乡里族姓。

秦生

莱州秦生[1]，制药酒，误投毒味，未忍倾弃，封而置之。积年馀，夜适思饮，而无所得酒。忽忆所藏，启封嗅之，芳烈喷溢，肠痒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盏将尝，妻苦劝谏。生笑曰：“快饮而死，胜于馋渴而死多矣。”一盏既尽，倒瓶再斟。妻覆其瓶，满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饮之[2]。少时，腹痛口噤[3]，中夜而卒。妻号，为备棺木，行人殓[4]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长不满三尺，径就灵寝[5]，以瓯水灌之，豁然顿苏。叩而诘之，曰：“我狐仙也。适丈夫入陈家，窃酒醉死，往救而归。偶过君家，彼怜君子与己同病[6]，故使妾以馀药活之也。”言讫，不见。

余友人丘行素贡士[7]，嗜饮。一夜思酒，而无可行沽，辗转不可复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谋诸妇，妇嗤之[8]。丘固强之，乃煨醢以进[9]。壶既尽，始解衣甘寝[10]。次日，竭壶酒之资，遣仆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[11]，诘知其故，因疑嫂不肯为兄谋酒。仆言：“夫人云：‘家中蓄醋无多，昨夜已尽其半：恐再一壶，则醋根断矣。’”闻者皆笑之。不知酒兴初浓，即毒药犹甘之，况醋乎？此亦可以传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莱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掖县。

[2]牛饮：如牛俯身就水而饮。《韩诗外传》：“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，糟丘足以望十里，而牛饮者三千人。”

[3]口噤：口不能张。

[4]行：将。入殓：把尸体放入棺内。

[5]灵寝：停尸的厅堂。

[6]彼：指狐仙的丈夫。君子：指秦生。

[7]丘行素：丘希潜，字行素。淄川人，康熙己巳年贡生，授黄县训导。告归，构清梦楼于豹山之阳，读书其中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

[8]嗤：嗤笑。

[9]醢（x 希）：醋。

[10]甘寝：安睡。《庄子·徐无电》：“孙叔敖甘寝秉羽，而郢人投兵。”

[11]伯弟：伯家兄弟。

鸦头

诸生王文[1]，东昌人[2]。少诚笃。薄游于楚[3]，过六河[4]，休于旅舍，仍步门外。遇里戚赵东楼，大贾也，常数年不归。见王，相执甚欢，便邀临存[5]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却步。赵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赵具酒饌，话温凉[6]。王问：“此何处所？”答云：“此是小构栏。余因久客，暂假床寝。”话间，妮子频来出入。王跼促不安，离席告别。赵强捉令坐。俄见一少女，经门外过，望见王，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仪度娴婉，实神仙也。王素方直[7]，至此惘然若失，便问：“丽者何人？”赵曰：“此媼次女，小字鸦头，年十四矣。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媼[8]，女执不愿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齿稚哀免。今尚待聘耳。”王闻言，俯首默然痴坐，酬应悉乖[9]。赵戏之曰：“君倘垂意，当作冰斧。”王恍然曰[10]：“此念所不敢存。”然日向夕，绝不言去。赵又戏请之。王曰：“雅意极所感佩，囊涩奈何[11]！”赵知女性激烈，必当不允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趋出，罄资而至，得五数，强赵致媼。媼果少之。鸦头言于母曰：“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[12]，今请得如母所愿。我初学作人，报母有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”媼以女性拗执，但得允从，即甚欢喜。遂诺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赵难中悔，加金付媼。王与女欢爱甚至。既，谓王曰：“妾烟花下流[13]，不堪匹敌；既蒙缱绻，义即至重。君倾囊博此一宵欢，明日如何？”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“勿悲。妾委风尘[14]，实非所愿。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[15]。请以宵遁。”王喜，遽起；女亦起。听谯鼓已三下矣[16]。女急易男装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[17]。王故从双卫，托以急务，命仆便发。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，纵辔极驰，目不容启，耳后但闻风鸣；平明至汉江口，税屋而止。王惊其异。女曰：“言之，得无惧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积懣。今幸脱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恙。”王略无疑贰，从容曰：“室对芙蓉[18]，家徒四壁[19]，实难自慰，恐终见弃置。”女曰：“何为此虑。令市货皆可居，三数口，淡薄亦可自给[20]。可鬻驴子作资本。”王如言，即门前设小肆，王与仆人躬同操作，卖酒贩浆其中。女作披肩[21]，刺荷囊[22]，日获赢馀，顾瞻甚优[23]。积年余，渐能蓄婢媼。王自是不着犊鼻[24]，但课督而已。

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“令夜合有难作，奈问！”王问之，女曰：“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凌逼。若遣姊来，吾无忧；恐母自至耳。”夜已央，自庆曰：“不妨，阿姊来矣。”居无何[25]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骂曰：“婢子不羞，随入逃匿！老母令我缚去。”即出索子繫女颈。女怒曰：“从一者得何罪[26]？”妮子益忿[27]，捽女断衿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“姊归，母必自至。大祸不远，可速作计。”乃急办装，将更播迁。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“我固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！”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，揪发提去。王徘徊怆恻，眠食都废。急诣六河，冀得贿赎。至则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丧而返。于是俵散客旅[28]，囊资东归。

后数年，偶入燕都，过育婴堂[29]，见一儿，七八岁。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注之。王问：“看几何说？”仆笑以对。王亦笑。细视儿，风度磊落[30]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已，爱而赎之。诘其名，自称王孜。王曰：“子弃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”曰：“本师尝言[31]，得我时，胸前有字，书山东王

文之子。”王大骇曰：“我即王文，乌得有子？”念必同己姓名者，心窃喜，甚爱惜之。及归，见者不问而知为王生子。孜渐长，孔武有力[32]，喜田猎，不务生产，乐斗好杀。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见鬼狐，悉不之信。会里有患狐者，请孜往覘之。至则指狐隐处，令数人随指处击之。即闻狐鸣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异之。

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赵东楼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惊问所来。赵惨然请问[33]。王乃偕归，命酒。赵曰：“媼得鸦头，横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夺其志。女矢死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弃诸曲巷[34]；闻在育婴堂，想已长成。此君遗体也。”王出涕曰：“天幸孽儿已归。”因述本末。问：“君何落拓至此？”叹曰：“今而知青楼之好[35]，不可过认真也。夫何言！”先是，媼北徙，赵以负贩从之。货重难迁者，悉以贱售。途中脚直供亿[36]，烦费不貲。因大亏损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数年，万金荡然。媼见床头金尽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渐寄贵家宿，恒数夕不归。赵愤激不可耐，然亦无奈之。适媼他出，鸦头自窗中呼赵曰：“构栏中原无情好，所绸缪音，钱耳。君依恋不去，将掇奇祸。”赵惧，如梦初醒。临行，窃往视女。女授书使达王，赵乃归。因以此情为王述之。即出鸦头书。书云：“知孜儿已在膝下矣[37]。妾之厄难，东楼君自能细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无天日，鞭创裂肤，饥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历年岁。君如不忘汉上雪夜单衾[38]，迭互暖抱时，当与儿谋，必能脱妾于厄。母姊虽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嘱勿致伤残，是所愿耳。”王读之，泣不自禁，以金帛赠赵而去。时孜年十八矣。王为述前后，因示母书。孜怒眦欲裂，即日赴都，询吴媼居，则车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与湖客饮，望见孜，愕立变色。孜骤进杀之，宾客大骇，以为寇。及视女尸，已化为狐。孜持刃逞入，见媼督婢作羹。孜奔近室门，媼忽不见。孜四顾，急抽矢，望屋梁射之；一狐贯心而堕，遂决其首。寻得母所，投石破扁，母子各失声。母问媼，曰：“已诛之。”母怨曰：“儿何不听吾言！”命持葬郊野。孜伪诺之，剥其皮而藏之。检媼箱篋，尽卷金资，奉母而归。夫妇重谐，悲喜交至。既问吴媼，孜言：“在吾囊中。”惊问之，出两革以献。母怒，骂曰：“忤逆儿！何得此为！”号恸自挝，转侧欲死。王极力抚慰，叱儿瘞革。孜忿曰：“今得安乐所，顿忘挞楚耶？”母益怒，啼不止。孜葬皮反报，始稍释。

王自女归，家益盛。心德赵，报以巨金。赵始知媼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；然误触之，则恶声暴吼。女谓王曰：“儿有拗筋，不刺去之，终当杀人倾产。”夜伺孜睡，潜紮其手足。孜醒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母曰：“将医尔虐[39]，其勿苦。”孜大叫，转侧不可开。女以巨针刺踝骨侧，三四分许，用力掘断，崩然有声；又于肘间脑际并如之。已，乃释缚，拍令安卧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“儿早夜忆昔所行，都非人类！”父母大喜[40]，从此媼和如处女，乡里贤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妓尽狐也。不谓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鸩[41]，则兽而禽矣。灭理伤伦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[42]，此人类所难，而乃于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谓魏徵更饶妩媚[43]，吾于鸦头亦云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诸生：儒生。明清时，一般生员也称“诸生”。

[2]东昌：旧府名，府治在今山东聊城县。

[3]薄游：即游历。薄，语助词。楚：泛指南方地区，长江中下游一带古属楚国。

[4]六河：地名。就文中所写的地理方位，应在东昌以南，汉口之东。又，江苏省太仓县北，有六合镇，也称“陆河”。

[5]临存：到家看望。敬辞。

[6]话温凉：互致问候。陆机《门有车马客行》：“拊膺携客泣，掩泪叙温凉。”温凉，寒暖。

[7]方直：正直；正派。“王素方直”至“女亦起”，底本残缺，据铸雪斋抄本补。

[8]缠头者：指嫖客。缠头，古时舞者以锦缠头，舞罢，宾客赠以罗锦，称为“缠头”。后来，对勾栏歌妓的赠与，也叫“缠头”。

[9]酬应悉乖：酬酢应答，都有差错！形容心不在焉。乖，违背、差错。

[10]恍然：茫然自失。

[11]囊涩：晋人阮孚携皂囊，游于会稽。客问囊中何物，阮说：“但有一钱守囊，恐其羞涩。”见《韵府群玉》。后遂称身边无钱为“阮囊羞涩”或“囊涩”。

[12]钱树子：犹言“摇钱树”，旧时以之比喻赚钱的伎女。唐开元时，乐伎许和子选入宫中，籍于宜春院，深受唐玄宗赏识。许临卒，谓其母曰：“阿母，钱树子倒矣！”见《乐府杂录·歌》。

[13]烟花下流：烟花女子，地位低贱。烟花，代指娼妓。匹敌：匹配。

[14]委风尘：堕落于风尘中，指沦落为妓女。委，委身。风尘，此指花街柳巷。

[15]敦笃：敦厚诚实。

[16]谯鼓已三下：已打三更。谯鼓，城楼夜间报时的鼓声。谯，谯楼，可以望远的城楼。

[17]主人：指王生所住旅舍的店主。

[18]室对芙蓉：意思是在家面对美妻。芙蓉，荷花。《西京杂记》：“（卓）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远山，脸际常若芙蓉。”

[19]家徒四壁：家中只有四堵墙壁，形容一无所有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：相如与卓文君，“驰归成都，家居徒四壁立。”

[20]淡薄：同“淡泊”，指清淡寡欲的贫穷生活。[21]披肩：旧时妇女围在颈上，披在肩头的一种服装；也叫“云肩”。又，清代官员穿礼服时也戴披肩。

[22]荷囊：荷包。随身佩戴的小囊。《通俗篇·服饰》：“今名小袷囊曰荷包，亦得缀袍处以见尊上。”按，清代官场及婚礼多佩荷包。

[23]顾瞻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顾膳”。

[24]不着犊鼻：指不亲自操作。犊鼻，即“犊鼻褌”，见《田七郎》注。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设钭褌卖酒，相如亲自着犊鼻褌与保傭杂作。事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。

[25]居无何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缺“何”字。

[26]从一者：指不嫁二夫之女。《易·恒》：“妇人贞吉，从一而终也。”这里指嫁夫从良，不做妓女。

[27]益忿：据铸雪斋抄本补。底本缺“忿”字。

[28]俵散客旅：遣散众佣工。俵散，分散；解散。客，客佣。旅，众。

[29]育婴堂：旧时收养遗弃婴儿的机构。

[30]磊落：英俊；俊伟。

[31]本师：授业的老师；这里指育婴堂的抚养人员。

[32]孔武：非常勇武。孔，甚。

[33]请间（jiàn 见）：请找个没人的地方谈话。间，间语，避人私语。

[34]曲巷：偏僻小巷。

[35]青楼：指妓院。刘邈《万山见采桑人》诗：“倡妾不胜愁，结束下青楼。”

[36]脚直供亿：运输费用和生活供应。脚直，脚力；脚钱。供亿，按需要供应，也指供应的东西。亿，估量。

[37]在膝下：指子女在父母跟前。膝下，语出《孝经·圣治》，原指人幼年时，后用作对父母的尊称。

[38]汉上：指上文的“汉江口”。

[39]虐：残暴；这里指暴虐的个性。

[40]父母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误为“夫母”。

[41]鸩（b o 保）：鸩母。朱权《丹丘先生曲论》：“妓女之老者曰鸩。鸩似雁而大，无后趾，虎文：喜淫而无厌，诸鸟求之即就。”后因称妓女为鸩儿，蓄女卖淫者为鸩母。

[42]之死靡他：到死不变心。语出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“之死矢靡它。”靡，无。

[43]唐君谓魏徵更饶斌（w 武）媚：唐君，唐太宗李世民。唐太宗曾说：别人说魏徵举动疏慢，“我但觉妩媚。”见《唐书·魏徵传》。魏徵，唐大臣，敢于直谏。饶，多。斌媚，同“妩媚”，举止美好可爱。

酒虫

长山刘氏[1]，体肥嗜饮。每独酌，辄尽一瓮。负郭田三百亩[2]，辄半种黍；而家豪富，不以饮为累也。一番僧见之[3]，谓其身有异疾。刘答言：“无。”僧曰：“君饮尝不醉否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此酒虫也。”刘愕然，便求医疗。曰：“易耳。”问：“需何药？”俱言不须。但今于日中俯卧，絜手足；去首半尺许[4]，置良酝一器。移时，燥渴，思饮为极。酒香入鼻，馋火上炽，而苦不得饮。忽觉咽中暴痒，哇有物出[5]，直堕酒中。解缚视之，赤肉长三寸许，蠕动如游鱼，口眼悉备。刘惊谢。酬以金，不受，但乞其虫。问，“将何用？”曰：“此酒之精：瓮中贮水，入虫搅之，即成佳酿。”刘使试之，果然，刘自是恶酒如仇。体渐瘦，家亦日贫，后饮食至不能给。

异史氏曰：“日尽一石[6]，无损其富；不饮一斗，适以益贫：岂饮啄固有数乎[7]？或言：‘虫是刘之福，非刘之病，僧愚之以成其术。’然欤否欤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今山东省旧县名。一九五六年并入邹平县。

[2]负郭田：靠近城郭的田地，指膏腴之田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：“使吾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？”

[3]番僧：西域来的僧人。番，旧时对西方边境各族的称呼。

[4]去：距离。

[5]哇：吐。

[6]石、斗：都是量酒的计量单位，十斗为石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”

[7]饮啄有数：谓一饮一啄，皆有定数。饮啄，本指鸟类饮食，后泛指人的饮食。《太平广记·贫妇》引《玉堂闲话》：“一饮一啄，系之于分。”数，定数、命定的。

木雕美人

商人白有功言：“在泺口河上[1]，见一人荷竹簏，牵巨犬二。于簏中出木雕美人，高尺余，手自转动，艳妆如生。又以小锦鞞被犬身[2]，便令跨坐。安置已，叱犬疾奔。美人自起，学解马作诸剧[3]，镫而腹藏[4]，腰而尾赘[5]，跪拜起立，灵变不讹[6]。又作昭君出塞[7]：别取一木雕儿，插雉尾[8]，披羊裘，跨犬从之。昭君频频回顾，羊裘儿扬鞭追逐，真如生者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泺（luò 洛）口：地名，在今济南市北郊。古泺水北流至此入济水，因称泺口。济水所经，即今黄河河道。

[2]锦鞞：彩色花纹的鞍鞞。鞞，马鞍垫。

[3]解（xiè 械）马：山东俗称出演马戏为“跑马卖解”。解马，即马戏。

[4]镫而腹藏：俗称“镫里藏身”。马戏演员脚踩马镫蹲藏马腹之侧。

[5]腰而尾赘：从马腰向马尾滑坠，再抓马尾飞身上马。

[6]讹（é 俄）：误。

[7]昭君出塞：王嫱，字昭君，西汉南郡秭归（今湖北省秭归县）人。元帝时被选入宫。竟宁元年（前33），匈奴主呼韩邪单于入朝要求和亲，王昭君嫁与匈奴，称宁胡阼氏。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有昭君墓。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，诗、词、小说、戏曲创作，亦多以为题材。

[8]雉（zhì 知）尾：野鸡尾羽，可作帽饰。

封三娘

范十一娘，曠城祭酒之女[1]。少艳美，骚雅尤绝[2]。父母钟爱之，求聘者辄令自择；女恒少可。会上元日[3]，水月寺中诸尼，作“孟兰盆会”[4]。是日，游女如云，女亦诣之。方随喜间[5]，一女子步趋相从，屡望颜色，似欲有言。审视之，二八绝代姝也。悦而好之，转用盼注[6]。女子微笑曰：“姊非范十一娘乎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女子曰：“久闻芳名，人言果不虚谬。”十一娘亦审里居。女笑言：“妾封氏，第三，近在邻村。”把臂欢笑，词致温婉[7]，于是大相爱悦，依恋不舍。十一娘问：“何无伴侣？”曰：“父母早世，家中止一老姬，留守门户，故不得来。”十一娘将归，封凝眸欲涕，十一娘亦惘然，遂邀过从。封曰：“娘子朱门绣户，妾素无葭莩亲[8]，虑致讥嫌。”十一娘固邀之。答：“俟异日。”十一娘乃脱金钗一股赠之，封亦摘髻上绿簪为报。十一娘既归，倾想殊切。出所赠簪，非金非玉，家人都不之识，甚异之。日望其来，怅然遂病。父母讯得故，使人于近村谘访，并无知者。

时值重九[9]，十一娘羸顿无聊[10]，倩侍儿强扶窥园[11]，设褥东篱下[12]。忽一女子攀垣来窥，覘之，则封女也。呼曰：“接我以力。”侍儿从之，蓦然遂下。十一娘惊喜，顿起，曳坐褥间，责其负约，且问所来。答云：“妾家去此尚远，时来舅家作耍。前言近村者，缘舅家耳。别后悬思颇苦；然贫贱者与贵人交，足未登门，先怀惭作，恐为婢仆下眼觑[13]，是以不果来。适经墙外过，闻女子语，便一攀望，冀是小姐，今果如愿。”十一娘因述病源。封泣下如雨，因曰：“妾来当须秘密。造言生事者，飞短流长[14]，所不堪受。”十一娘诺。偕归同榻，快与倾怀[15]。病寻愈。订为姊妹，衣服履舄[16]，辄互易着。见人来，则隐匿夹幕间。积五六月，公及夫人颇闻之。一日，两人方对弈，夫人掩入。谛视，惊曰：“真吾儿友也！”因谓十一娘：“闺中有良友，我两人所欢，胡不早白？”十一娘因达封意。夫人顾谓三娘：“伴吾儿，极所忻慰，何昧之？”封羞晕满颊，默然拈带而已。夫人去，封乃告别。十一娘苦留之，乃止。一夕，自门外匆匆皇奔入，泣曰：“我固谓不可留，今果遭此大辱！”惊问之。曰：“适出更衣[17]，一少年丈夫，横来相干，幸而得逃。如此，复何面目！”十一娘细诘形貌，谢曰：“勿须怪，此妾痴兄。会告夫人，杖责之。”封坚辞欲去。十一娘请侍天曙。封曰：“舅家咫尺，但须以梯度我过墙耳。”十一娘知不可留，使两婢逾垣送之。行半里许，辞谢自去。婢返，十一娘伏床悲惋，如失伉俪。

后数月，婢以故至东村，暮归，遇封女从老姬来。婢喜，拜问。封亦恻恻[18]，讯十一娘兴居[19]。婢捉袂曰：“三姑过我。我家姑姑盼欲死！”封曰：“我亦思之，但不乐使家人知。归启园门，我自至。”婢归告十一娘；十一娘喜，从其言，则封已在园中矣。相见，各道间阔[20]，绵绵不寐。视婢子眠熟，乃起，移与十一娘同枕，私语曰：“妾固知娘子未字。以才色门地[21]，何患无贵介婿[22]；然纨绔儿，敖不足数[23]。如欲得佳偶，请无以贫富论。”十一娘然之。封曰：“旧年邂逅处，今复作道场，明日再烦一往，当令见一如意郎君。妾少读相人书[24]，颇不参差。”昧爽，封即去，约俟兰若。十一娘果往，封已先在。眺览一周，十一娘便邀同车。携手出门，见一秀才，年可十七八，布袍不饰，而容仪俊伟。封潜指曰：“此翰苑才也[25]。”十一娘略睨之。封别曰：“娘子先归，我即继至。”入暮，果至，

曰：“我适物色甚详，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。”十一娘知其贫，不以为可。封曰：“娘子何亦堕世情哉[26]！此人苟长贫贱者，予当挾眸子，不复相天下士矣。”十一娘曰：“且为奈何？”曰：“愿得一物，持与订盟。”十一娘曰：“姊何草草？父母在，不遂如何？”封曰：“妾此为，正恐其不遂耳。志若坚，生死何可夺也？”十一娘必不可。封曰：“娘子姻缘已动，而魔劫未消[27]。所以故，来报前好耳。请即别，即以所赠金凤钗，矫命赠之[28]。”十一娘方谋更商[29]，封已出门去。时孟生贫而多才。意将择耦，故十八犹未聘也。是日，忽睹两艳，归涉冥想。一更向尽，封三娘款门入。烛之，识为日中所见，喜致诘问。曰：“妾封氏，范十一娘之女伴也。”生大悦，不暇细审，遽前拥抱。封拒曰：“妾非毛遂，乃曹丘生[30]。十一娘愿缔永好，请倩冰也[31]。”生愕然不信。封乃以钗示生。生喜不自己，矢曰：“劳眷注若此[32]，仆不得十一娘，宁终鳏耳[33]。”封遂去。生诘旦，浼邻媪诣范夫人。夫人贫之，竟不商女，立便却去。十一娘知之，心失所望，深怨封之误己也；而金钗难返，只须以死矢之。又数日，有某绅为子求婚，恐不谐，浼邑宰作伐。时某方居权要，范公心畏之。以问十一娘，十一娘不乐。母诘之，嗟嘆不言[34]，但有涕泪。使人潜告夫人，非孟生，死不嫁。公闻，益怒，竟许某绅家。且疑十一娘有私意于生，遂涓吉速成礼[35]。十一娘忿不食，日惟耽卧[36]。至亲迎之前夕，忽起，揽镜自妆。夫人窃喜。俄侍女奔白：“小姐自经！”举宅惊涕，痛悔无所复及。三日遂葬。

孟生自邻媪反命，愤恨欲绝。然遥遥探访，妄冀复挽。察知佳人有主，忿火中烧，万虑俱断矣。未几，闻玉葬香埋[37]，愴然悲丧[38]，恨不从丽人俱死。向晚出门，意将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。歛有一人来，近之，则封三娘。向生曰：“喜姻好可就矣。”生泫然曰：“卿不知十一娘亡耶？”封曰：“我所谓就者，正以其亡。可急唤家人发冢，我有异药，能令苏。”生从之，发墓破棺，复掩其穴。生自负尸，与三娘俱归，置榻上；投以药，逾时而苏。顾见三娘，问：“此何所？”封指生曰：“此孟安仁也。”因告以故，始如梦醒。封惧漏泄[39]，相将去五十里[40]，避匿山村。封欲辞去，十一娘泣留作伴，使别院居。因货殉葬之饰，用为资度，亦称小有。封每遇生来，辄走避。十一娘从容曰：“吾姊妹骨肉不啻也，然终无百年聚。计不如效英、皇[41]。”封曰：“妾少得异诀[42]，吐纳可以长生[43]，故不愿嫁耳。”十一娘笑曰：“世传养生术，汗牛充栋[44]，行而效者谁也？”封曰：“妾所得非世人所知。世传并非真诀，惟华佗五禽图差为不妄[45]。凡修炼家，无非欲血气流通耳。若得厄逆症[46]，作虎形立止，非其验耶？”十一娘阴与生谋，使伪为远出者。入夜，强劝以酒；既醉，生潜入污之。三娘醒曰：“妹子害我矣！倘色戒不破，道成当升第一天[47]。今堕奸谋，命耳！”乃起告辞。十一娘告以诚意而哀谢之。封曰：“实相告：我乃狐也。缘瞻丽容，忽生爱慕，如茧自缠，遂有今日。此乃情魔之劫，非关人力。再留，则魔更生，无底止矣。娘子福泽正远，珍重自爱。”言已而逝，夫妻惊叹久之。

逾年，生乡、会果捷[48]，官翰林。投刺谒范公，公愧悔不见。固请之，乃见。生入，执子婿礼，伏拜甚恭。公愧怒，疑生僥薄。生请间，具道情事。公不深信，使人探诸其家，方大惊喜。阴戒勿宣，惧有祸变。又二年，某绅以关节发觉[49]，父子充辽海军[50]。十一娘始归宁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 睨城祭酒：所指何人，未译。字书无“睨”字。睨城，疑歙城之误。歙城在今湖南省岳阳市。祭酒，国子监祭酒，明清时大学的主管官员。

[2] 骚雅尤绝：尤工诗词。骚，指《离骚》。雅，指《诗经》的《小雅》《大雅》。骚雅并称，代指诗歌。

[3] 上元日：唐人称农历的正月、七月、十月的十五日为上元、中元、下元。“上元”指农历正月十五日。就下文举行“盂兰盆会”看，此处似应为“中元”，即农历七月十五日。

[4] 盂兰盆会：佛教节日，也称“中元节”，后称鬼节。盂兰盆，梵语音译，解救倒悬的意思。《盂兰盆经》载，释迦弟子目连，看到母亲死后在地狱中受苦，如处倒悬，求佛救度。释迦要他在七月十五日，备百味饮食，斋供十万僧众，可使母解脱。后来佛教徒据此神话，兴起盂兰盆会。中国自梁武帝始设此斋会。节日期间，除斋僧外，寺院还举行诵经法会、水陆道场等宗教活动。

[5] 随喜，佛教用语。原意是佛教徒瞻拜佛像，随像发生欢喜之心。后指一般游览寺院。

[6] 转用盼注：意思是，反面回身对她注目细看。

[7] 词致：言语情态。

[8] 葭莩亲：喻远亲。见《婴宁》注。

[9] 重（chóng 虫）九：农历九月初九日，也称“重阳”。

[10] 羸（léi 雷）顿：消瘦憔悴。顿，困顿。

[11] 侍儿：指婢女。窥园：游览花园。

[12] 东篱：时值重九，以东篱借指种菊的地方。陶渊明《饮酒》之五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

[13] 下眼觑：瞧不起。

[14] 飞短流长：说长道短，指流言蜚语。

[15] 快与倾怀：高兴地尽情地说出心里的话。快，快意、高兴。倾，倾诉。

[16] 履舄（xì 细）：鞋。单底为履，衬以木底为舄。

[17] 更衣：换衣：此指上厕所。古时入厕，托言更衣。

[18] 恻恻：心情忧伤。

[19] 兴居：起居，指日常生活。讯兴居，犹言问好。

[20] 间（jiàn 见）阔：久别之情。

[21] 门地：犹“门第”，门户地位。

[22] 贵介：尊贵。介，大。

[23] 纨绔儿：指富贵人家子弟。纨绔，绢帛裤，贵族子弟服饰，以之代指富家子弟；为鄙薄之词。敖不足数（sh 暑）：傲慢无礼，不足称述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：“自是之后，为侠者极众，敖而无足数者。《集解》：“敖，倨也。”

[24] 相（xi ng 象）人书：观察人的面貌来推测命运的书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相人》二十四卷。

[25] 翰苑才：可以进入翰林院的人材。翰苑，翰林院的别称。明清时以翰林院作为储备人才的机构，从考中的进士中选拔一部分人入院为宫。

[26] 世情：世态人情；这里指世俗的偏见。

[27]魔劫：佛教语，指妨碍或破坏修行的种种障碍。这里指范女在婚姻上的劫难。

[28]矫命：假托你的命令。

[29]更商：再作商量。

[30]“妾非毛遂”二句：意思是我并非自荐而是代人作媒。毛遂，战国时赵国平原君门下食客，曾自告奋勇，随从平原君出使楚因，联楚抗秦。见《史记·平原君列传》。后乃以“毛遂自荐”，代指自我推荐。曹丘生，汉人，他到处赞扬季布，季布因享盛名。见《史记·季布列传》。后来遂以“曹丘生”指代荐引者或介绍者。参见《娇娜》注。

[31]倩冰：请托媒人。

[32]眷注：关心，关注。

[33]终鰥：终身不娶。鰥，无妻的人。

[34]喑喑：无声。鰥，通“寞”。

[35]涓吉：选定吉日。

[36]耽卧：卧床；嗜睡。

[37]玉葬香埋：犹言“香消玉殒”，指美人死亡。

[38]愀（sè色）然：恨恨的样子。

[39]漏泄：泄漏消息。

[40]相将：相伴；相送。

[41]效英、皇：仿效娥皇、女英：意思是同嫁孟生。英、皇，指女英和娥皇，是尧的次女和长女。相传尧把她们一齐嫁给舜。见《列女传》。

[42]异诀：不同寻常的法术、秘诀。

[43]吐纳：道家的养生术，口吐浊气，鼻吸清气，据说可祛病延年。

[44]汗牛充栋：形容书籍之多。柳宗元《陆文通先生墓志》：“其为书，处则充栋宇，出则汗牛马。”

[45]华佗五禽图：古代一种体育图谱，为东汉名医华佗首创。其法是仿效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五种动物的姿态，展手伸足，俯身仰首，进行活动。见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。差：比较。

[46]厄逆症：气逆打嗝。

[47]升第一天：道家称神仙所居的地方为天，共有三十六天。升第一天，指达到道家修持的最高境界。

[48]乡、会果捷：乡试、会试果然考中。乡，指乡试。会，指会试。

[49]关节：旧时对暗中行贿、说人情，都叫“通关节”。

[50]充辽海军：充军到辽海卫去。辽海卫，明置，清废，在今辽宁开原县境。

狐梦

余友毕怡庵[1]，倜傥不群[2]，豪纵自喜。貌丰肥，多髭。士林知名。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[3]，休憩楼上。传言楼中故多狐。毕每读青凤传[4]，心辄向往，恨不一遇，因于楼上，摄想凝思。既而归斋，日已寝暮[5]。时暑月燠热，当户而寝。睡中有人摇之。醒而却视，则一妇人，年逾不惑[6]，而风雅犹存。毕惊起，问其谁何。笑曰：“我狐也。蒙君注念，心窃感纳。”毕闻而喜，投以嘲谑。妇笑曰：“妾齿加长矣，纵人不见恶，先自惭沮。有小女及笄，可待巾栉[7]。明宵，无寓人于室，当即来。”言已而去。至夜，焚香坐伺。妇果携女至。态度娴婉，旷世无匹。妇谓女曰：“毕郎与有夙缘[8]，即须留止[9]。明旦早归，勿贪睡也。”毕与握手入帟，款曲备至。事已，笑曰：“肥郎痴重，使人不堪。”未明即去。

既夕自来，曰：“姊妹辈将为我贺新郎，明日即屈同去。”问：“何所？”曰：“大姊作筵主，去此不远也。”毕果侯之。良久不至，身渐倦惰。才伏案头，女忽入曰：“劳君久伺矣。”乃握手而行。奄至一处，有大院落。直上中堂，则见灯烛荧荧，灿若星点。俄而主人至，年近二旬，淡妆绝美。敛衽称贺已，将践席，婢入白：“二娘子至。”见一女子入，年可十八九，笑向女曰：“妹子已破瓜矣[10]。新郎颇如意否？”女以扇击背，白眼视之。二娘曰：“记儿时与妹相扑为戏[11]，妹畏人数胁骨，遥呵手指，即笑不可耐。便怒我，谓我当嫁倬倬国小王子[12]。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，刺破小吻，今果然矣。”大娘笑曰：“无怪三娘子怒诮也！新郎在侧，直尔憨跳[13]！”顷之，合尊促坐[14]，宴笑甚欢。忽一少女，抱一猫至，年可十一二，雏发未燥[15]，而艳媚入骨。大娘曰：“四妹妹亦要见姊丈耶？此无坐处。”因提抱膝头，取肴果饵之。移时，转置二娘怀中，曰：“压我胫股痠痛！”二姊曰：“婢子许大，身如百钧重[16]，我脆弱不堪。既欲见姊丈，姊丈故壮伟，肥膝耐坐。”乃捉置毕怀。入怀香爽，轻若无人。毕抱与同杯饮。大娘曰：“小婢勿过饮，醉失仪容，恐姊夫所笑。”少女孜孜展笑，以手弄猫，猫戛然鸣。大娘曰：“尚不抛却，抱走蚤虱矣！”二娘曰：“请以狸奴为令，执箸交传，鸣处则饮。”众如其教。至毕辄鸣。毕故豪饮，连举数觥。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鸣也，因大喧笑。二姊曰：“小妹子归休！压杀郎君，恐三姊怨人。”小女郎乃抱猫去。大姊见毕善饮，乃摘善子贮酒以劝[17]。视髻仅容升许[18]；然饮之，觉有数斗之多。比于视之，则荷盖也。二娘亦欲相酬。毕辞不胜酒。二娘出一口脂合子，大于弹丸，酌曰：“既不胜酒，聊以示意。”毕视之，一吸可尽：接吸百口，更无干时。女在傍以小莲杯易合子去，曰：“勿为奸人所弄。”置合案上，则一巨钵。二娘曰：“何预汝事：三日郎君，便如许亲爱耶！”毕持杯向口立尽。把之腻软；审之，非杯，乃罗袜一钩[19]，村饰工绝。二娘夺骂曰：“猾婢！何时盗入履子去，怪足冰冷也！”遂起，入室易舄。女约毕离席告别。女送出村，使毕自归。瞥然醒寤，竟是梦景；而鼻口醺醺，酒气犹浓，异之。至暮，女来，曰：“昨宵未醉死耶？”毕言：“方疑是梦。”女曰：“姊妹怖君狂噪，故托之梦，实非梦也。”

女每与毕弈，毕辄负。女笑曰，“君日嗜此，我谓必大高着。今视之，只乎平耳。”毕术指诿。女曰：“奔之为术，在人自悟，我何能益君？朝夕渐染，或当有异。”居数月，毕觉稍进。女试之，笑曰：“尚未，尚未。”毕出，与所尝共弈者游，则人觉其异，咸奇之。毕为人坦直，胸无宿物[20]，

微泄之。女已知，责曰：“无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。屡嘱慎密，何尚尔尔！”怫然欲去。毕谢过不遑，女乃稍解；然由此来寢疏矣。

积年余，一夕来，兀坐相向[21]。与之弈，不弈；与之寝，不寝。怅然良久，曰：“君视我孰如青凤？”曰：“殆过之。”曰：“我自惭弗如。然聊斋与君文字交[22]，请烦作小传，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。”毕曰：“夙有此志；曩遵旧嘱，故秘之。”女曰：“向为是嘱，今已将别，复何讳？”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妾与四妹妹为西王母征作花鸟使[23]，不复得来。曩有姊行[24]，与君家叔兄，临别已产二女，今尚未酬；妾与君幸无所累。”毕求赠言。曰：“盛气平，过自寡。”遂起，捉手曰：“君送我行。”至里许，洒涕分手，曰：“彼此有志，未必无会期也。”乃去。

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，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[25]，细述其异。余曰：“有狐若此，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。”遂志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毕怡庵：蒲松龄曾长期在淄川两铺毕阮有家坐馆；毕怡庵当是华际有的族人。

[2]倜傥不群：豪爽洒脱，不同凡俗。

[3]刺史公：刺史，清代用作“知州”的别称。按淄川华际有曾任扬州府通州知州，家有石隐园、绰然堂、效樊堂诸胜。此处的“刺史公”当指毕际有。别业：别墅。

[4]青凤传：指《聊斋志异·青凤》。

[5]寢暮：将暮。寢，同“浸”，渐。

[6]年逾不惑：年纪超过四十。不惑，代指四十岁，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四十而不惑。”

[7]侍巾栉（zhì志）：侍奉梳洗；指充当侍妾。栉，梳发。

[8]夙缘：注定的缘分。缘，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宿”。

[9]留止：留宿。止，栖止。

[10]破瓜：《通俗编·妇女》：“俗以女子破身为破瓜，非也。瓜字破之为二八字，言其二八十六岁也。”此处，指少女已婚。《艺文类聚》四三《情人歌》：“碧玉破瓜时，郎为情颠倒。”

[11]相扑为戏：这里指相互打闹着玩耍。“相扑”之名始见于宋代《梦粱录》，它是从秦汉角觝技艺中分出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。

[12]倮侥国：古代传说中的矮人国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倮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”又谓长一尺五寸，见《列子·汤问》。

[13]直尔憨跳：竟然如此胡闹。憨跳，傻闹。

[14]合尊促坐：举杯酬酢，相偃而坐。语出左思《蜀都赋》：“合尊促席，引满相罚。”合，聚。尊，酒器。促坐，近坐，古时席地而坐，坐近称“促席”或“促坐”。

[15]雏发未燥：犹言胎毛未干，谓其稚气未消。

[16]钧：古代重量单位，三十斤曰一“钧”。

[17]髻子：旧时妇女的假发髻。劝，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欢”。

[18]升：量酒单位。后文之“斗”，指酒器，也指量酒的单位。

[19]罗袜：指绣鞋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陵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”

[20]胸无宿物：指心里藏不住事儿。宿，旧。

[21]兀坐：独自端坐！呆坐。兀，茫然无所知的样子。

[22]聊斋，蒲松龄的书斋名，这里指代蒲松龄。

[23]西王母：神话人物。《山海经》说她是虎齿、蓬首、善啸的怪物。在以后的神话传说中，则逐渐把她塑造成一位容貌绝世的女神。小说、戏曲称她为“瑶池金母”，每逢蟠桃熟时大开寿宴，诸仙都来为她上寿，把她当长生不老的象征。花鸟使：唐天宝年间，曾挑选风流艳丽的宫女，叫她们照料宴会，名曰“花鸟使”。见《天中记》。这里指侍奉两王母寿筵的仙女。

[24]姊行（háng 航）：姐辈。行，行辈。

[25]抵足：两人同榻，足相接而眠。

布客

长清某[1]，贩布为业，客于泰安。闻有术人工星命之学[2]，诣问休咎[3]。术人推之曰：“运数大恶，可速归。”某惧，囊资北下。途中遇一短衣人，似是隶胥。渐渍与语[4]，遂相知悦。屡市餐饮，呼与共啜。短衣人甚德之。某问所干营[5]，答言：“将适长清，有所勾致[6]。”问为何人，短衣人出牒，示令自审：第一即己姓名。骇曰：“何事见勾？”短衣人曰：“我非生人，乃蒿里山东叫司隶役[7]。想子寿数尽矣。”某出涕求救。鬼曰：“不能。然牒上名多。拘集尚需时日。子速归，处置后事，我最后相招，此即所以报交好耳。”无何，至河际，断绝桥梁，行人艰涉。鬼曰：“子行死矣，一文亦将不去。请即建桥，利行人；虽颇烦费，然于子未必无小益。”某然之。

某归[8]，告妻子作周身具[9]。尅日鸠工建桥[10]。久之，鬼竟不至。心窃疑之。一日，鬼忽来曰：“我已以建桥事上报城隍，转达冥司矣，谓此一节可延寿命。今牒名已除，敬以报命[11]。”某喜感谢。后再至泰山，不忘鬼德，敬赍楮锭[12]，呼名酹奠。既出，见短衣人匆遽而来曰：“子几祸我！适司君方莅事，幸不闻知。不然，奈何！”送之数武，曰：“后勿复来。倘有事北往，自当迁道过访。”遂别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清：今山东省长清县。下文“泰安”，今山东省泰安市。

[2]工：精通。星命之学学术家认为，人的命运常同星宿的位置、运行有关，故把人出生年月日时配以天干地支而成“八字”，按天星运数，附会人事，推算人的命运。这种方术称为“星命之学”。

[3]休咎：犹言吉凶。

[4]渐渍（zì 字）：犹浸润，这里是逐渐的意思。

[5]干营：办事。

[6]勾致：捉拿、拘捕。

[7]蒿里山：蒿里山本名高里山，在城西南三里。山有十殿阎君，掌管人世间的生死祸福。东四司：十殿阎君下属七十五司，东四司疑指主管生死轮回的诸司。见《泰安市志》卷七及《岱览·岱麓诸山》。

[8]归：回到家中。

[9]周身具：指棺槨等葬具。

[10]尅日：也作“刻日”，定期，尅，通“刻”。鸠工：鸠集工人。

[11]报命：复命。

[12]赍（j 鸡）：携带。楮锭：纸钱，纸镞。

农人

有农人芸于山下[1]，妇以陶器为饷[2]。食已，置器垄畔。向暮视之，器中余粥尽空。如是者屡。心疑之，因睨注以覘之[3]。有狐来，探首器中。农人荷锄潜往，力击之。狐惊窜走。器囊头[4]，苦不得脱；狐颠蹶，触器碎落，出首，见农人，审益急，越山而去。

后数年，山南有贵家女，苦狐缠祟，勅勒无灵[5]。狐谓女曰：“纸上符咒，能奈我何！”女给之曰：“汝道术良深，可幸永好。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？”狐曰：“我罔所怖。但十年前在北山时，尝窃食田畔，被一人戴阔笠[6]，持曲项兵[7]，几为所戮，至今犹悸。”女告父。父思投其所畏，但不知姓名，居里，无从问讯。

会仆以故至山村，向人偶道，旁一人惊曰：“此与吾曩年事适相符同，将无向所逐狐[8]，今能为怪耶？”仆异之，归告主人。主人喜，即命仆乌招农人来，敬白所求。农人笑曰：“曩所遇诚有之，顾未必即有此物。且既能怪变，岂复畏一农人？”贵家固强之，使披戴如尔日状[9]，入室以锄卓地[10]，咤曰：“我日觅汝不可得，汝乃逃匿在此耶！今相值，决杀不宥！”言已，即闻狐鸣于室。农人益作威怒。狐即哀言乞命。农人叱曰：“速去，释汝。”女见狐捧头鼠窜而去，自是遂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芸(yún云)：通“耘”，除草。

[2]饷：给田间劳动者送饭。

[3]睨(nì膩)注：意为从旁注视。睨，斜视。

[4]囊头：套在头上。

[5]勅(chì斥)勒：驱祟符箓。见《焦螟》注。

[6]阔笠：大沿斗笠。

[7]曲项兵：指锄头。兵，兵器。

[8]将无：得无、莫非。向：从前。

[9]尔日：那天，指昔击狐之日。

[10]卓(zhu 桌)地：植立于地。卓，植立，竖立。

章阿端

卫辉戚生[1]，少年蕴藉，有气敢任[2]。时大姓有巨第，白昼见鬼，死亡相继，愿以贱售。生廉其直，购居之。而第阔人稀，东院楼亭，蒿艾成林，亦姑废置。家人夜惊，辄相哗以鬼。两月余，丧一婢。无何，生妻以暮至楼亭，既归得疾，数日寻毙[3]。家人益惧，劝生他徙。生不听。而块然无偶[4]，惊悚自伤[5]。婢仆辈又时以怪异相聒。生怒，盛气襆被，独卧荒亭中，留烛以覘其异。久之无他，亦竟睡去。

忽有人以手探被，反复扞搯[6]。生醒视之，则一老大婢，挛耳蓬头[7]，臃肿无度[8]。生知其鬼，捉臂推之，笑曰：“尊范不堪承教[9]！”婢惭，敛手蹀躞而去。少顷，一女郎自西北隅出，神情婉妙。闯然至灯下，怒骂：“何处狂生，居然高卧[10]！”生起笑曰：“小生此间之第主，候卿讨房税耳。”遂起，裸而捉之。女急遁。生先趋西北隅，阻其归路。女既穷，便坐床上。近临之，对烛如仙；渐拥诸怀。女笑曰：“狂生不畏鬼耶？将祸尔死！”生强解裙襦[11]，则亦不甚抗拒。已而自白曰：“妾章氏，小字阿端。误适荡子，刚愎不仁[12]，横加折辱[13]，愤悒夭逝，瘞此二十余年矣。此宅下皆坟冢也。”问：“老婢何人？”曰：“亦一故鬼，从妾服役。上有生人居，则鬼不安于夜室，适令驱君耳。”问：“扞搯何为？”笑曰：“此婢三十年未经人道，其情可悯；然亦太不自量矣[14]。要之，馁怯者，鬼益侮弄之；刚肠者，不敢犯也。”听邻钟响断，着衣下床，曰：“如不见猜[15]，夜当复至。”

入夕，果至，绸缪益欢[16]。生曰：“室人不幸殂谢，感悼不释于怀。卿能为我致之否[17]？”女闻之益戚，曰：“妾死二十年，谁一致念忆者！君诚多情，妾当极力。然闻投生有地矣，不知尚在冥司否。”逾夕，告生曰：“娘子将生贵人家。以前生失耳环，挞婢，婢自缢死，此案未结，以故迟留。今尚寄药王廊下[18]，有监守者。妾使婢往行贿，或将来也。”生问：“卿何闲散？”曰：“凡枉死鬼不自投见，阎摩天子不及知也[19]。”二鼓向尽，老婢果引生妻而至。生执手大悲，妻含涕不能言。女别去，曰：“两人可话契阔[20]，另夜请相见也。”生慰问婢死事。妻曰：“无妨，行结矣。”上床偎抱，款若平生之欢。由此遂以为常。后五日，妻忽泣曰：“明日将赴山东，乖离苦长[21]，奈何！”生闻言，挥涕流离，哀不自胜。女劝曰：“妾有一策，可得暂聚。”共收涕询之。女请以钱纸十提[22]，焚南堂杏树下，持贿押生者，俾缓时日。生从之。至夕，妻至，曰：“幸赖端娘，今得十日聚。”生喜，禁女勿去，留与连床，暮以暨晓，惟恐欢尽。过七八日，生以限期将满，夫妻终夜哭。问计于女，女曰：“势难再谋。然试为之，非冥资百万不可。”生焚之如数。女来，喜曰：“妾使人与押生者关说[23]，初甚难；既见多金，心始摇。今已以他鬼代生矣。”自此，白日亦不复去，令生塞户牖，灯烛不绝。

如是年余，女忽病，瞢闷懊悵[24]，恍惚如见鬼状[25]。妻抚之曰：“此为鬼病。”生曰：“端娘已鬼，又何鬼之能病？”妻曰：“不然。人死为鬼，鬼死为聾[26]。鬼之畏聾，犹人之畏鬼也。”生欲为聘巫医。曰：“鬼何可以人疗？邻媪王氏，今行术于冥间，可往召之。然去此十余里，妾足弱不能行，烦君焚刍马[27]。”生从之。马方爇，即见女婢牵赤骊[28]，授绥庭下[29]，转瞬已杳。少间，与一老姬叠骑而来，繫马廊柱。姬入，切女十指[30]。

既而端坐，首偃俛作态[31]。仆地移时，蹶而起曰：“我黑山大王也。娘子病大笃，幸遇小神，福泽不浅哉！此业鬼为殃，不妨，不妨！但是病有瘳，须厚我供养，金百锭、钱百贯，盛筵一设，不得少缺。”妻一一嗷应[32]。姬又仆而苏，向病者呵叱，乃已。既而欲去。妻送诸庭外，赠之以马，欣然而去。入视女郎，似稍清醒。夫妻大悦，抚问之。女忽言曰：“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。合目辄见冤鬼，命也！”因泣下。越宿，病益沉殆，曲体战栗，妄有所睹。拉生同卧，以首入怀，似畏扑捉。生一起，则惊叫不宁。如此六七日，夫妻无所为计。会生他出，半日而归，闻妻哭声。惊问，则端娘已毙床上，委蜕犹存[33]。启之，白骨俨然。生大恸，以生人礼葬于祖墓之侧。一夜，妻梦中呜咽。摇而问之，答云：“适梦端娘来，言其夫为鬻鬼，怒其改节泉下[34]，衔恨索命去，乞我作道场[35]。”生早起，即将如教。妻止之曰：“度鬼非君所可与力也[36]。”乃起去。逾刻而来，曰：“余已命人邀僧侣。当先焚钱纸作用度。”生从之。日方落，僧众毕集，金铙法鼓[37]，一如人世。妻每谓其聒耳，生殊不闻。道场既毕，妻又梦端娘来谢，言：“冤已解矣，将生作城隍之女[38]。烦为转致。”

居三年，家人初闻而惧，久之渐习。生不在，则隔窗启禀。一夜，向生啼曰：“前押生者，今情弊漏泄[39]，按责甚急，恐不能久聚矣。”数日，果疾，曰：“情之所钟，本愿长死，不乐生也。今将永诀，得非数乎！”生皇遽求策。曰：“是不可为已。”问：“受责乎？”曰：“薄有所罚。然偷生罪大，偷死罪小。”言讫，不动。细审之，面庞形质，渐就渐灭矣。生每独宿亭中，冀有他遇，终亦寂然，人心遂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卫辉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河南省汲县。

[2]有气敢任：纵性使气，敢做敢当。

[3]寻：即。

[4]块然：孤独，单身一人。

[5]憭（liáo 了）慄：凄怆忧伤。

[6]扞搯（s n 孙）：摸索。

[7]挛（luán 恋）耳蓬头耳朵蜡曲，头发散乱。形容妇女老丑之态。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：“其妻蓬头挛耳，齟唇历齿。”挛，蜷曲不伸。

[8]臃肿：此据青本，手稿本本作“拥瘰”。

[9]尊范，犹言“尊容”。范，模，模样。

[10]高卧：高枕而卧。形容安闲。

[11]襦（rú 儒）：上衣。

[12]刚愎（bì 闭）不仁：暴戾专横，无相爱之心。语出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。

[13]折辱：折磨、侮辱。

[14]不自量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不自谅”。

[15]见猜：被猜疑。见，被。

[16]绸缪（móu 谋）：犹缠绵，谓情意深厚。

[17]致：招致，招来。

[18]药王：佛教菩萨名。据传为施良药治除众生身心两种病苦的菩萨。见《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》。

[19]阎摩天子：即阎罗王，又称“阎罗”、“阎王”。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间之神，佛教沿用其说，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。传说他下有十八判官，分管十八地狱。司决断善恶、追摄罪人、轮回转世等事。

[20]话契阔：叙谈久别之情。

[21]乖离：别离。

[22]十提，十串。提，迷信习俗以纸钱一串为一提。

[23]关说：通关节、说人情。

[24]瞽（mào 冒）闷懊悵（n ng 啲）：指病患务神志昏迷，烦噪下宁。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：“目赤心热，甚则苦闷懊悵。”瞽，昏乱。懊悵，也作“懊悵”，烦躁。

[25]恍惚：神志不清。

[26]𩇑（jiàn 渐，又读 jì 吉）：迷信传说鬼死为𩇑。《五音集韵》：“人死作鬼，人见惧之；鬼死作𩇑，鬼见怕之。若篆书此字帖于门上，一切鬼祟，远离千里。”

[27]刍马：草扎的纸马。

[28]赤骠：红色骏马。骠，黑鬣黑尾的红马。

[29]授绥：谓授予挽以上马的缰绳。绥，挽以上下的车索，此指马辔。

[30]切：按、摸。中医按脉叫切脉。

[31]𩇑（dù 杜）𩇑（sòu 嗽）：同“哆嗦”，颤动。

[32]噉（jiào 叫）应：高声答应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毋噉应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噉，谓声响高急。”

[33]委蛻：蝉等所蛻之皮，喻遗留之迹。委，弃。

[34]改节：不守妇节。

[35]道场：此指佛教所举行的超度亡灵的法会，如“水陆道场”等。

[36]与力：为力。

[37]金铙法鼓：举行法会所用的打击乐器。

[38]城隍：迷信谓护祐城池的神灵。详见《考城隍》注。

[39]情弊：受贿舞弊的情节。

饧饧媪[1]

韩生居别墅半载，腊尽始返[2]。一夜，妻方卧，闻人行声。视之，炉中煤火，炽耀甚明。见一媪，可八九十[3]，鸡皮囊背[4]，衰发可数。向女曰：“食饧饧否？”女惧，不敢应。媪遂以铁箸拨火，加釜其上；又注以水。俄闻汤沸。媪撩襟启腰囊，出饧饧数十枚，投汤中，历历有声。自言曰：“待寻箸来。”遂出门去。女乘媪去，急起捉釜倾箠后[5]，蒙被而卧。少刻，媪至，逼问釜汤所在。女大惧而号。家人尽醒，媪始去。启箠照视，则土鳖虫数十[6]，堆累其中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饧(bó 博)饧(tu 拖)：即“汤饼”，一种汤煮的面食，也叫“怀饧”、“不托”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二：“汤饼，唐人谓之不托，今俗谓之饧饧矣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卷九《饼法》：“饧饧，掇(nuó 挪)如大指许，二寸一断，著水盆中浸，宜以手向盆旁掇使极薄，皆急火逐沸熟煮。”

[2]腊尽：年终。俗称旧历十二月为腊月。

[3]可：大约。

[4]鸡皮：形容老人皮肤皱折。囊背：驼背。囊，囊驼，即骆驼。

[5]箠(zé 责)：床席。

[6]土鳖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毙”。

金永年

利津金永年[1]，八十二岁无子。媪亦七十八岁，自分绝望[2]。忽梦神告曰：“本应绝嗣，念汝贸贩平准[3]，赐予一子。”醒以告媪。媪曰：“此真妄想，两人皆将就木[4]，何由生子？”无何，媪腹震动；十月，竟举一男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利津：今山东省利津县。

[2]自分：自料。

[3]平准：公平。

[4]就木：进入棺木，指死亡。

花姑子

安幼舆，陕之拔贡[1]。生，为人挥霍好义，喜放生。见猎者获禽，辄不惜重直，买释之。会舅家丧葬，往助执紼[2]。暮归，路经华岳[3]，迷窜山谷中。心大恐。一矢之外，忽见灯火，趋投之。数武中，欻见一叟，伛偻曳杖，斜径疾行。安停足，方欲致问，叟先诘谁何。安以迷途告；且言灯火处必是山村，将以投止。叟曰：“此非安乐乡。幸老夫来，可从去，茅庐可以下榻[4]。”安大悦，从行里许，睹小村，叟扣荆扉，一姬出，启关曰“郎子来耶[5]？”叟曰：“诺。”既入，则舍宇湫隘[6]。叟挑灯促坐，便命随事具食[7]。又谓姬曰：“此非他，是吾恩主。婆子不能行步，可唤花姑子来酹酒[8]。”俄女郎以饌具入，立叟侧，秋波斜盼。安视之，芳容韶齿[9]，殆类天仙。叟顾令煨酒[10]。房西隅有煤炉，女即入房拨火，安问：“此公何人？”答云：“老夫章姓。七十年止有此女。田家少婢仆，以君非他人，遂敢出妻见子[11]，幸勿晒也。”安问：“婿家何里？”答言：“尚未。”安赞其惠丽，称不容口。叟方谦挹[12]，忽闻女郎惊号。叟奔入，则酒沸火腾。叟乃救止，诃曰：“老大婢，濡猛不知耶[13]！”回首，见炉傍有蕝心插紫姑未竟[14]，又诃曰：“发蓬蓬许，裁如婴儿！”持向安曰：“贪此生涯，致酒腾沸。蒙君子奖誉，岂不羞死！”安审谛之，眉目袍服，制甚精工。赞曰：“虽近儿戏，亦见慧心。”斟酌移时，女频来行酒，嫣然含笑，殊不羞澹。安注目情动。忽闻姬呼，叟便去。安覩无人，谓女曰：“睹仙容，使我魂失。欲通媒的，恐其不遂，如何？”女把壶向火，默若不闻；屡问不对。生渐入室。女起，厉色曰：“狂郎入闼[15]，将何为！”生长跽哀之。女夺门欲去。安暴起要遮，狎接臙脰[16]。女颤声疾呼，叟忽遽入问。安释手而出，殊切愧惧。女从容向父曰：“酒复涌沸，非郎君来，壶子融化矣。”安闻女言，心始安妥，益德之。魂魄颠倒，丧所怀来[17]。于是伪醉离席，女亦遂去。叟设衾褥，阖扉乃出，安不寐，未曙，呼别。

至家，即浼交好者造庐术聘，终日而返，竟莫得其居里。安遂命仆马，寻途自往。至则绝壁嶮岩，竟无村落；访诸近里，则此姓绝少。失望而归，并忘食寝。由此得昏瞢之疾[18]：强啖汤粥，则噎噤欲吐[19]；溃乱中，辄呼花姑子。家人不解，但终夜环伺之，气势阢危。一夜，守者困怠并寐，生矇矓中，觉有人揣而扪之[20]。略开眸，则花姑子立床下，不觉神气清醒，熟视女郎，潜潜涕堕。女倾头笑曰：“痴儿何至此耶？”乃登榻，坐安股上，以两手为按太阳穴。安觉脑麝奇香，穿鼻沁骨。按数刻，忽觉汗满天庭[21]，浙达肢体。小语曰：“室中多人，我不便住。三日当复相望。”又于绣袪中出数蒸饼置床头，悄然遂去。安至中夜，汗已思食，扞饼啖之。不知所苞何料，甘美非常，遂尽三枚。又以衣覆余饼，懽懽酣睡[22]，辰分始醒，如释重负。三日，饼尽，精神倍爽。乃造散家人。又虑女来不得其门而入，潜出斋庭，悉脱扃键。未几，女果至，笑曰：“痴郎子！不谢巫耶[23]？”安喜极，抱与绸缪，恩爱甚至。已而曰：“妾冒险蒙垢，所以故，来报重恩耳。实不能永谐琴瑟，幸早别图。”安默默良久，乃问曰：“素昧生平，何处与卿家有旧？实所不忆。”女不言，但云：“君自思之。”生固求永好。女曰：“屡屡夜奔，固不可；常谐伉俪，亦不能。”安闻言，邑邑而悲[24]。女曰：“必欲相谐，明宵请临妾家。”安乃收悲以忻，问曰：“道路辽远，卿纤纤之步，何遂能来？”曰：“妾固未归。东头聿媼我姨行，为君故，淹留至今，家中

恐所疑怪。”安与同衾，但觉气息肌肤，无处不香。问曰：“熏何芻泽，致侵肌骨？”女曰：“妾生来便尔，非由熏饰。”安益奇之。女早起言别。安虑迷途，女约相候于路，安抵暮驰去，女果伺待，偕至旧所。叟媪欢逆。酒肴无佳品，杂具藜藿。既而请客安寝。女子殊不瞻顾，颇涉疑念。更既深，女始至，曰：“父母絮絮不寝，致劳久待。”浹洽终夜，谓安曰：“此宵未会，乃百年之别。”安惊问之。答曰：“父以小村孤寂，故将远徙。与君好合，尽此夜耳。”安不忍释，俯仰悲怆。依恋之间，夜色渐曙。叟忽闯然入，骂曰：“婢子玷我清门，使人愧作欲死！”女失色，草草奔去。叟亦出，且行且署。安惊孱遽怯，无以自容，潜奔而归。

数日徘徊，心景殆不可过。因思夜往，逾墙以观其便。叟固言有思，即令事泄，当无大谴。遂乘夜窜往，蹀躞山中[25]，迷闷不知所住。大惧。方觅归途，见谷中隐有舍宇；喜诣之，则阒阁高壮[26]，似是世家，重门尚未启也。安向门者讯章氏之居。有青衣人出，问：“昏夜何人询章氏？”安曰：“是吾亲好，偶迷居向。”青衣曰：“男子无问章也。此是渠姪家，花姑即今在此，容传白之。”入未几，即出邀安。才登廊舍，花姑趋出迎，谓青衣曰：“安郎奔波中夜，想已困殆，可伺床寝。”少间，携手入帟[27]。安问：“岭家何别无人？”女曰：“姪他出，留妾代守。幸与郎遇，岂非夙缘？”然偎傍之际，觉甚膻腥，心疑有异。女抱安颈，遽以舌舐鼻孔，彻脑如刺。安骇绝，急欲逃脱，而身若巨纆之缚。少时，闷然不觉矣。

安不归，家中逐者穷人迹。或言暮遇于山径者。家人入山，则见裸死危崖下。惊怪莫察其由，舁归。众方聚哭，一女郎来吊，自门外嗽啣而入[28]。抚尸捺鼻，涕洟其中，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何愚冥至此！”痛哭声嘶，移时乃已。告家人曰：“停以七日，勿殓也。”众不知何人，方将启问；女傲不为礼，含涕径出，留之不顾。尾其后，转眸已渺。群疑为神，谨遵所教。夜又来，哭如昨。至七夜，安忽苏，反侧以呻。家人尽骇。女子人，相向呜咽。安举手，挥众令去。女出青草一束，燂汤升许[29]，即床头进之，顷刻能言。叹曰：“再杀之惟卿，再生之亦惟卿矣！”因述所遇。女曰：“此蛇精冒妾也，前迷道时，所见灯光，即是物也。”安曰：“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[30]？勿乃仙乎？”曰：“久欲言之，恐致惊怪。君五年前，曾于华山道上买猎獐而放之否？”曰：“然，其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即妾父也。前言大德，盖以此故。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[31]。妾与父讼诸阎摩王，阎摩王弗善也。父愿坏道代郎死，哀之七日，始得当。今之邂逅，幸耳。然君虽生，必且痿痹不仁[32]；得蛇血合酒饮之，病乃可除。”生啣恨切齿，而虑其无术可以擒之。女曰：“不难。但多残生命，累我百年不得飞升。其穴在老崖中，可于晡时聚茅焚之，外以强弩戒备，妖物可得。”言已，别曰：“妾不能终事，实所哀惨。然为君故，业行已损其七[33]，幸悯宥也。月来觉腹中微动，恐是孽根。男与女，岁后当相寄耳。”流涕而去。

安经宿，觉腰下尽死，爬抓无所痛痒。乃以女言告家人。家人往，如其言，炽火穴中。有巨白蛇冲焰而出。数弩齐发，射杀之。火熄入洞，蛇大小数百头，皆焦臭。家人归，以蛇血进。安服三日，两股渐能转侧，半年始起。后独行谷中，遇老媪以绷席抱婴儿授之，曰：“吾女致意郎君。”方欲问讯，瞥不复见。启襁视之，男也。抱归，竟不复娶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此非定论也。蒙恩御结[34]，至于没齿[35]，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。至于花姑，始而寄慧于憨，终而寄情

于忽[36]，乃知恕者慧之极，恕者情之至也。仙乎，仙乎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[1]拔贡：明代称为“选贡”。请顺治元年首举选贡，从廪膳生员中选拔。[2]执紼（fú 扶）：指送葬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助葬必执紼。”紼，牵引灵车的绳索。古时送葬的人牵着灵车的绳索以助行进，因称送葬为“执紼”。

[3]华岳：西岳华山。

[4]下榻：《后汉书·徐穉传》：豫章太守陈蕃素不接待来访客人，惟特设一榻专待郡之名士徐穉来访留宿。徐去，则将榻悬起。后因称接待宾客为下榻。

[5]郎子：旧时对别人年幼子弟的敬称。这里称安幼舆。

[6]湫隘；低湿狭小。

[7]随事具食：就家中现有的食物，准备饭食。具食，备饭。[8]酩（shì 筛）酒：滤酒，后世指斟酒。[9]芳容韶齿：意思是年轻貌美。韶齿，犹言妙龄。韶，美。

[10]煨酒：文火温酒。

[11]出妻见（xiàn 现）子：使妻子儿女出来见面！这是旧时亲切待客的表现。见，同“现”。

[12]谦挹：谦虚客气。挹，通“抑”。

[13]濡猛：指猝然洒沸。濡，渍、水泡。猛，猝急。

[14]蜀心；蜀心，指高粱秆心。山东称高粱为“蜀秫”，见蒲松龄《农桑经·农经》。紫姑：旧时民间传说的女神。紫姑，姓何，名媚。唐代寿阳被史李景之妾，正月十五日被景妻虐杀于厕间。上帝怜悯她，命为厕神。见《荆楚岁时记》及《显异录》。自唐以来即有祭紫姑之俗。于此日作其形态，夜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，以卜蚕桑或问祸福。未竟：未完成。

[15]闼：门。这里指闺闼，犹言内室。

[16]接臄（jué 决）𦞦：犹斗言接吻。𦞦，当作“𦞦”。口上曰“臄”，口下曰“𦞦”。

[17]丧所怀来：意谓对花姑子采取非礼行为的念头消失了。《文选》司马相如《难蜀父老》：“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，而失厥所以进。”怀来，来意。

[18]昏瞀（mào 冒）：神智不清，精神错乱。

[19]唾啖（zhōng—yōng 肿永）：《广韵》；“唾啖，欲吐。”唾，气急喘息。啖，同“哺”。

[20]揣而扨（yōng 充）之，幌动他。揣、扨，动也。

[21]天庭：两眉之间，指前额。

[22]懵懵（méngténg 蒙腾）：迷乱，朦胧。

[23]巫：治病的女巫。此是花姑子自指。

[24]邑邑：同“悒悒”，不乐的样子。

[25]蹠蹠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蹠蹠”。

[26]阨闼（hànóng 汗洪）：里门；巷门。

[27]人：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缺。

[28]噉（jiào 叫）啍：即“号陶”，高声号哭。

[29]燂（xún 旬）：煮，加热。

[30]起死人而肉白骨，使死人复活，使白骨生肉；指起死回生。

[31]主政：古代官名，明清时中央各部“主事”也称“主政”。

[32]痿痹不仁：肢体萎缩麻木，失去感觉，不能活动。不仁，丧失感觉或感觉迟钝。

[33]业行（xíng）：指修行的道业。

[34]啣结，指啣环结草以报恩。啣，同“街”。指“街环”。传说东汉杨宝救活一只黄雀，夜间有一黄衣童子以白环四枚相报，谓当使其子孙洁白，位登三公。后杨宝子孙果皆显贵。见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李贤注引《续齐谐记》。结，指“结草”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魏武子有嬖妾；武子有病，嘱其子黶，把嬖妾嫁出去。后武子病重，又嘱其子黶，要嬖妾为他殉葬。武子死，黶不使嬖妾殉葬，而令他改嫁。后来在一次战争中，黶见一老人结草助其俘获敌将。梦中知道老人就是嬖妾之父来报嫁女之恩。

[35]没齿：终身；一辈子。

[36]愒（jiá 夹）：淡漠：不在意。

武孝廉

武孝廉石某[1]，囊资赴都，将求铨叙[2]。至德州，暴病，唾血不起，长卧舟中。仆篡金亡去[3]。石大恚[4]，病益加，资粮断绝。榜人谋委弃之[5]。会有女子乘船[6]，夜来临泊[7]，闻之，自愿以舟载石。榜人悦，扶石登女舟。石视之，妇四十余，被服灿丽，神采犹都[8]。呻以感谢。妇临审曰：“君夙有瘵根[9]，今魂魄已游墟墓。”石闻之，噉然哀哭[10]。妇曰：“我有丸药，能起死。苟病瘳，勿相忘。”石洒位矢盟[11]。妇乃以药饵石；半日，觉少痊。妇即榻供甘旨[12]，殷勤过于夫妇。石益德之。月余，病良已[13]。石膝行而前，敬之如母。妇曰：“妾茆独无依[14]，如不以色衰见憎，愿侍中栢[15]。”时石三十余，丧偶经年，闻之，喜愜过望[16]，遂相燕好。妇乃出藏金，使入都营干，相约返与同归。

石赴都夤缘[17]，选得本省司阍[18]；馀金市鞍马，冠盖赫奕[19]。因念妇腊已高[20]，终非良偶，因以百金聘王氏女为继室。心中悚怯，恐妇闻知，遂避德州道，迂途履任。年徐，不通音耗。有石中表[21]，偶至德州，与妇为邻。妇知之，诣问石况。某以实对。妇大骂，因告以情。某亦代为不平，慰解曰：“或署中务冗[22]，尚未暇遑。乞修尺一书[23]，为嫂寄之。”妇如其言。某敬以达石，石殊不置意。又年余，妇自往归石，止于旅舍，托官署司宾者通姓氏[24]。石令绝之。一日，方燕饮，闻喧詈声；释杯凝听[25]，则妇已褰帘入矣。石大骇，面色如土。妇指骂曰：“薄情郎！安乐那？试思富若贵何所自来[26]？我与汝情分不薄，即欲置婢妾，相谋何害？”石累足屏气[27]，不能复作声。久之，长跽自投，诡辞乞着。妇气稍平。石与王氏谋，使以妹礼见妇。王氏雅不欲[28]；石固哀之，乃住。王拜，妇亦答拜。曰：“妹勿惧，我非悍妒者。曩事，实人情所不堪，即妹亦当不愿有是郎。”遂为王细述本末。王亦愤恨，因与交詈石。石不能自为地，惟求自赎，遂相安帖。初，妇之未入也，石戒阍人勿通[29]。至此，怒阍人，阴诘让之[30]。阍人固言管钥未发[31]，无人者，不服。石疑之而不敢问妇，两虽言笑，而终非所好也。幸妇娴婉[32]，不争夕。三餐后，掩闼早眠，并不问良人夜宿何所[33]。王初犹自危；见其如此，益敬之。厌旦往朝[34]，如事姑嫜[35]。妇御下宽和有体[36]，而明察若神。一日，石失印绶[37]，合署沸腾，屑屑还往[38]，无所为计。妇笑言：“勿忧，竭井可得。”石从之，果得之。叩其故，辄笑不言。隐约间，似知盗者姓名，然终不肯泄。居之终岁，察其行多异。石疑其非人，常于寝后使人睺听之[39]，但闻床上终夜作振衣声，亦不知其何为。妇与王极相怜爱。一夕，石以赴臬司未归[40]，妇与王饮，不觉过醉，就卧席间，化而为狐。王怜之，覆以锦褥。未几，石入，王告以异。石欲杀之。王曰：“即狐，何负于君？”石不听，急觅佩刀。而妇已醒，骂曰：“虺蜮之行[41]，而豺狼之心，必不可以久居！曩所啖药，乞赐还也！”即唾石面。石觉森寒如浇冰水，喉中习习作痒；呕出，则丸药如故。妇拾之，忿然逐出，追之已杳。石中夜旧症复作，血嗽不止，半岁而卒。

异史氏曰：“石孝廉，翩翩若书生。或言其折节能下士[42]，语人如恐伤。壮年殁谢，士林悼之。至闻其负狐妇一事，则与李十郎何以少异[43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武孝廉：武举人。

[2]铨叙：清代科举制规定：举人除会试外，可通过拣选、大挑、截取三途径取得官职。此指石孝廉赴京参加拣选，求取官职。铨，选授官职。

[3]篡金：夺取钱财。

[4]恚(huì 会)：愤怒。

[5]榜人：舟子，船家。

[6]会：适逢。

[7]临泊：靠岸停舟。

[8]都：美。

[9]瘵(zhài 债)根：肺病根。瘵，肺病。

[10]噉(jiào 叫)然：哀哭，放声痛哭。噉，高声。

[11]矢盟：犹盟誓。矢，通“誓”。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：“之死矢靡它。”

[12]甘旨：美好食物。

[13]良已：完全痊愈。

[14]茕(qióng)独：孤独。

[15]侍中栴(zhì 质)：恃奉梳洗，指为其妻室。

[16]喜惬(qiè 怯)：喜欢满意。

[17]夤(yín 寅)缘：攀附以升：喻攀附权要，求取官位。

[18]司阍(kūn 捆)：门卫武官。“本省司阍”，指任省城之门卫武官。阍：郭门。

[19]冠盖：指为官者的冠服和车辆。盖，车篷，代指车。赫奕：光耀、荣盛。

[20]腊：年岁，年龄。

[21]中表：古称姑母的儿子为外兄弟，称舅父、姨母的儿子为内兄弟。外为表，内为中，合称“中表兄弟”，简称“中表”。

[22]务冗(rǎng)：事物倾多。

[23]尺一书：指书信。汉代之诏书写于一尺一寸长的书板上，称为尺牍。后来用为书信的通称。

[24]司宾者：官署内负责接待宾客的吏役。

[25]凝听：凝神静听。

[26]富若贵：富和贵。若，与、和。

[27]累足屏(bìng 饼)气：叠足站立，不敢喘气，形容惊惧、敬畏。累足，两足相叠。《汉书·吴王濞传》：“胁肩累足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累足，重足也。”屏，抑制。

[28]雅；甚、很。

[29]阍(hūn 昏)人：守门人。

[30]诘让：责问。

[31]管钥：钥匙。发：启、开。

[32]娴(xián 闲)婉：文雅柔顺。

[33]良人：此指妻称丈夫。

[34]仄(yà 押)旦：黎明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仄旦于牧之野。”注：“仄，掩也。夜掩于旦，谓未明已前也。”

[35]姑嫜(zhāng 章)：公婆。嫜，妇称夫之父。

[36]御下：对待下人。御，管理。

[37]印绶（shòu 受）：印信，官印。绶，系印纽的丝带。

[38]屑屑：《广雅·释训》：“屑屑，不安也。”

[39] 瞷（jiàn 建）：窥视。

[40]臬司：此指臬司衙门。清代按察使别称“臬司”，为巡抚的属官，负责考察吏治。

[14]虺蜮（hu fù 毁复）：虺与蜮都是毒蛇名。

[42]折节：屈己下人。折，屈。节，志节。

[43]李十郎：唐人小说《霍小玉传》中人物。李十郎名益，在长安应试时爱上了名妓霍小玉，表示“粉骨碎身，誓不相舍”。而为官后，竟抛弃了霍小玉，与大家卢氏女成婚。霍小玉骂其负心，恸号而绝。

西湖主

陈生弼教，字明允，燕人也[1]。家贫，从副将军贾绾作记室[2]，泊舟洞庭[3]。适猪婆龙浮水面[4]，贾射之中背。有鱼衔龙尾不去，并获之。锁置桅间，奄存气息；而龙吻张翕，似求援拯。生惻然心动，请于贾而释之。携有金创药[5]，戏敷息处，纵之水中，浮沉逾刻而没。

后年余，生北归，复经洞庭，大风覆舟。幸扳一竹麓，漂泊终夜，絙木而止。援岸方升，有浮尸继至[6]，则其僮仆。力引出之，已就毙矣。惨怛无聊，坐对憩息。但见小山耸翠，细柳摇青，行人绝少，无可问途。自迟明以至辰后，怅怅靡之[7]。忽僮仆肢体微动，喜而扪之。无何，呕水数斗，醒然顿苏。相与曝衣石上，近午始燥可着。而枵肠辘辘[8]，饥不可堪。于是越山疾行，冀有村落。才至半山，闻鸣铺声[9]。方疑听所，有二女郎乘骏马来，骋如撒菽[10]。各以红绡抹额[11]，髻插雉尾[12]；着小袖紫衣，腰束绿锦；一挟弹，一臂青鞵[13]。度过岭头，则数十骑猎于榛莽，并皆姝丽，装束皆一。生不敢前。有男子步驰，似是驭卒[14]，因就问之。答曰：“此西湖主猎首山也[15]。”生述所来，且告之馁。驭卒解裹粮授之，嘱云：“宜即远避，犯驾当死！”生惧。疾趋下山。·茂林中隐有殿阁，谓是兰若。近临之，粉垣围沓[16]，溪水横流；朱门半启，石桥通焉。攀扉一望，则台榭环云[17]，拟于上苑[18]，又疑是贵家园亭。逡巡而入，横藤碍路，香花扑人。过数折曲栏，又是别一院宇，垂杨数十株，高拂朱檐。山鸟一鸣，则花片齐飞；深苑微风，则榆钱自落。怡目快心，殆非人世。穿过小亭，有秋千一架，上与云齐；而胃索沉沉[19]，杳无人迹。因疑地近闺阁[20]，恒怯未敢深入[21]。俄闻马腾于门，似有女子笑语。生与僮潜伏丛花中。未几，笑声渐近，闻一女子曰：“今日猎兴不佳，获禽绝少。”又一女曰：“非是公主射得雁落，几空劳仆马也。”无何，红妆数辈，拥一女郎至亭上坐。秃袖戎装[22]，年可十四五。鬟多敛雾[23]，腰细惊风[24]，王蕊琼英[25]，未足方喻。诸女子献茗熏香，灿如堆锦[26]。移时，女起，历阶而下。一女曰：“公主鞍马劳顿，尚能秋千否？”公主笑诺。遂有驾肩者，捉臂者，褰裙者，持履者，挽扶而上。公主舒皓腕，蹑利展[27]，轻如飞燕，蹴入云霄。已而扶下。群曰：“公主真仙人也！”嘻笑而去。生睨良久，神志飞扬。迨人声既寂，出诣秋千下，徘徊凝想。见篱下有红巾，知为群美所遗，喜纳袖中。登其亭，见案上设有文具，遂题巾曰：“雅戏何人拟半仙[28]？分明琼女散金莲[29]。广寒队里恐相妒[30]，莫信凌波上九天[31]。”题已，吟诵而出。复寻故径，则重门扃锢矣。跑榭罔计，反而楼阁亭台，涉历几尽。一女掩入，惊问：“何得来此？”生揖之曰：“失路之人，幸能垂救。”女问：“抬得红巾否？”生曰：“有之。然已玷染，如何？”因出之。女大惊曰：“汝死无所矣！此公主所常御[32]，涂鸦若此[33]，何能为地？”生失色，哀术脱免。女曰：“窃窥宫仪[34]，罪已不赦。念汝儒冠蕴藉[35]，欲以私意相全；今孽乃自作，将何为计！”遂皇皇持巾去。生心悸肌栗，恨无翅翎，惟延颈俟死。迁久，女复来，潜贺曰：“子有生望矣！公主看巾三四遍，赧然无怒容，或当放君去。宜姑耐守，勿得攀树钻垣，发觉不宥矣。”日已投暮，凶样不能自必；而饿焰中烧，忧煎欲死。无何，女子挑灯至。一婢提壶榼，出酒食饷生。生急问消息，女云：“适我乘间言：‘园中秀才，可恕则放之；

不然，饿且死。’公主沉思云：‘深夜教渠何之？’遂命馈君食。此非

恶耗也。”生徊惶终夜[36]，危不自安。辰刻向尽，女子又饷之。生哀求缓颊，女曰：“公主不言杀，亦不言放。我辈下人，何敢屑屑读告？”既而斜日西转，眺望方殷，女子盆息急奔而入[37]，曰：“殆矣！多言者泄其事于王妃；妃展巾抵地[38]，大骂狂佗[39]，祸不远矣！”生大惊，面如灰土，长跽请教。忽闻人语纷拏[40]，女摇手避去。数人持索，汹汹入户。内一婢熟视曰：“将谓何人，陈郎耶？”遂止持索者，曰：“且勿且勿，待白王妃来。”返身急去。少间来，曰：“王妃请陈郎入。”生战惕从之。经数十门户，至一宫殿，碧箔银钩。即有美姬揭帘，唱：“陈郎至。”上一丽者、袍服炫冶[41]。生伏地稽首曰：“万里孤臣，幸恕生命。”妃急起自曳之，曰：“我非君子，无以有今日。婢辈无如，致迎佳客，罪何可赎！”即设华筵，酌以鏤杯。生茫然不解其故。妃曰：“再造之恩，恨无所报。息女蒙题巾之爱[42]，当是天缘，今夕即遣奉侍。”生意出非望，神尚恍而无着[43]。

日方暮，一婢前白，“公主已严妆讫。”遂引生就帐。忽而笙管敖曹，阶上悉践花鬪[44]；门堂藩溷，处处皆笼烛。数十妖姬，扶公主交拜。麝兰之气，充溢殿庭。既而相将入帟，两相倾爱。生曰：“羁旅之臣，生平不省拜侍。点污芳中，得免斧钺，幸矣；反赐姻好，实非所望。”公主曰：“妾母，湖君妃子，乃扬江王女。旧岁归宁，偶游湖上，为流矢所中。蒙君脱免，又赐刀圭之药[45]，一门戴佩，常不去心。郎勿以非类见疑。妾从龙君得长生诀，愿与郎共之。”生乃悟为神人，因问：“婢子何以相识？”曰：“尔日洞庭舟上，曾有小鱼衔尾，即此婢也。”又问：“既不见诛，何迟迟不赐纵脱？”笑曰：“实怜君才，但不自主。颠倒终夜，他人不及知也。”生叹曰：“卿，我鲍叔也[46]。馈食者谁？”曰：“阿念，亦妾腹心。”生曰：“何以报德？”笑曰：“侍君有日，徐图塞贡未晚耳。”问：“大王何在？”曰：“从关圣征尤未归[47]。”

居数日，生虑家中无耗，悬念綦切，乃先以平安书遣仆归。家中闻洞庭舟覆，妻子缢经已年余矣[48]。仆归，始知不死；而音问梗塞，终恐漂泊难返。又半载，生忽至，裘马甚都，囊中宝玉充盈。由此宫有巨万，声色豪奢，世家所不能及。七八年间，生子五人。日日宴集宾客，宫室饮饌之奉，穷极丰盛。或问所遇，言之无少讳。

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，宦游南服十余年[49]。归过洞庭，见一画舫，雕槛朱窗，笙歌幽细，缓荡烟波。时有美人推窗凭眺，梁目注舫中，见一少年丈夫，科头叠股其上；傍有二八姝丽，授莎交摩。念必楚襄贵官[50]，而驹从殊少。凝眸审谛，则陈明允也。不觉凭栏酣叫。生闻呼罢棹，出临鹄首[51]，邀梁过舟。见残肴满案，酒雾犹浓。生立命撤去。顷之，美婢三五，进酒烹茗，山海珍错，目所未睹。梁惊曰：“十年不见，何富贵一至于此！”笑曰：“君小覷穷措大不能发迹耶[52]？”问：“适共饮何人？”曰：“山荆耳。”梁又异之。问：“携家何往？”答：“将西渡。”梁欲再诘，生遽命歌以侑酒。一言甫毕，旱雷聒耳，肉竹嘈杂[53]，不复可闻言笑。梁见佳丽满前，乘醉大言曰：“明允公，能令我真个销魂否？”生笑云：“足下醉矣！然有一美妾之资，可赠故人。”遂命侍儿进明珠一颗，曰：“绿珠不难购[54]，明我非吝惜。”乃趣别曰[55]：“小事忙迫，不及与故人久聚。”送梁归舟，开缆径去。

梁归，探诸其家，则生方与客饮，益疑。因问：“昨在洞庭，何归之速？”答曰：“无之。”梁乃追述所见一座尽骇。生笑曰：“君误矣，仆岂有分身

术耶？”众异之，而究莫解其故。后八十一岁而终。迨殓，讶其棺轻；开之，则空棺耳。

异史氏曰：“竹簏不沉，红中题句，此其中具有鬼神；而要皆侧隐之一念所通也。迨宫室妻妾，一身而两享其奉。[56]，即又不

可解矣。昔有愿娇妻美妾，贵子贤孙，而兼长生不死者，仅得其半耳。岂仙人中亦有汾阳，季伦耶[57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燕(yān)：古燕地，约当今河北省及其以北地区。

[2]记室；古代官名。元代以后，多用以代称掌管文书的官员。

[3]洞庭；湖南省洞庭湖。

[4]猪婆龙：鼉的别名，即“扬子鳄”，长约二米，有鳞甲。

[5]金创(chuāng)药：治疗刀箭创伤的外敷药。

[6]至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及”。

[7]靡之：无处可去。之，住。

[8]枵肠辘辘，空腹发出的饥饿响声。枵，空虚。

[9]鸣镝：响箭。

[10]骋如撒菽：马跑起来，蹄声像撒豆那样急促。菽，豆类。

[11]绡：生丝薄绸。抹额：束在额上的巾帕，古武士的装饰。这里是说把红巾扎在头上。

[12]髻插雉尾：一种表示勇武的打扮。雉尾，野鸡的尾羽。

[13]臂青鞵(gōu)：臂上套着舍色套袖。鞵，皮质的袖套，射箭时戴在左臂上，因叫“射鞵”。

[14]馭卒：乌伕。

[15]首山：山名。就文中所说的方位看，应在洞庭湖北岸。湖北省蒲圻县两三十里有山，“志曰蒲圻之首山”，或当指此。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七十六。

[16]围沓：环绕。沓，会合。

[17]台榭环云：云雾环绕着台榭，指台榭高出云端。台，高而平的建筑物。榭，建在高台上的敞屋。

[18]拟于上苑：好像是皇家的园林。拟，类似。上苑，古时供帝王游赏或打猎的园林。

[19]罽(juàn)索：指秋千垂挂着绳索。沉沉：静寂。

[20]闺閤：内室。

[21]恇怯：恐惧畏缩。

[22]秃袖：窄袖。

[23]鬟多敛雾：梳拢起来的鬟发，多如云雾堆积。

[24]腰细惊风：腰肢细软，似乎弱不禁风。

[25]玉蕊琼英，指最香的花和最美的玉。玉蕊，植物名，花有异香。琼英，美玉。英，通“瑛”，玉光。

[26]灿若堆锦：形容众多女子衣着华丽，像是锦绣堆聚在一起，灿烂夺目。

[27]蹻：踏；穿。利屣：舞屣。小而尖的鞋子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揄长袖，蹻利屣。”

[28]雅戏何人拟半仙：意思是，是什么样的人在打秋千。半仙，半仙戏，指打秋千。唐玄宗称打秋千为“半仙之戏”，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。

[29]分明琼女散金莲：分明是玉女在天空散花。金莲，金色的莲花，喻女子之足，故事见《南史·齐东昏侯纪》。散金莲，形容秋千荡起，足影舞动。

[30]广寒队里应相妒：月宫中的仙女们，也将自愧不如。广寒，广寒宫，即月宫。

[31]莫信凌波上九天：不信她会飞到天宫的。

[32]御：用。

[33]涂鸦，喻胡乱涂抹。语出卢仝《示添丁》诗：“忽来案上翻墨汁。涂抹诗书如老鸦。”

[34]宫仪：宫廷的情形。仪，仪表，容貌。

[35]儒冠：古时读书人所戴的冠巾。这里指读书人。蕴藉：温雅、敦厚。

[36]徊惶：《文选》扬子云《甘泉赋》：“徒徊徊以惶惶兮，魂渺渺而昏乱。”徊惶，徘徊，仿惶，犹豫忧思。

[37]盻(bèn 笨)息：喘息甚急。息，喘息。

[38]抵地：扔在地上。抵，掷、扔。

[39]伧(cāng 仓)，伧夫，古代骂人的话，意思是粗俗鄙贱之人。

[40]纷挐(ná 拿)：错杂，混乱。

[41]炫冶：艳丽，耀眼。冶，艳丽。

[42]息女：亲生的女儿。

[43]惝(chāng 场)恍：心神恍惚。

[44]罽(jì 计)：毯子。

[45]刀圭：古代量药的微小用具，也借指药物。

[46]鲍叔：指春秋时齐国大夫鲍叔牙，代指知己。鲍叔牙很了解管仲，后来荐举他辅佐齐桓公。管仲曾说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。

[47]关圣征蚩尤：迷信传说，宋朝大中祥符年间，解州盐池减产，传说是凶神蚩尤为害，朝廷令张天师请来关羽的神灵征服蚩尤，收复盐池。见吕湛恩注引彭宗古《关帝实录》。蚩尤，远古时的酋长，曾被黄帝轩辕氏擒杀。关圣，三国时蜀将关羽。

[48]纁经(cuān—dié 崔迭)：古时的丧服，纁，披于胸前的麻布。经，头戴的麻冠和腰系的麻带。

[49]南服：南方。

[50]楚襄：指湖北江陵、襄阳地区。楚，古时楚国，都于郢(今湖北江陵)。襄，指楚地襄阳，在今湖北襄阳。

[51]鹢(yì 义)首：船头。古代船头上画有鹢鸟的图像，故称船头为“鹢首”；有时也以“鹢首”代指船。鹢，鸟名，形似鹭鸶。

[52]小觑：小看，看不起。穷措大：旧时对贫寒读书人的讥称。措大，也作“醋大”，唐以来都以之称呼失意的读书人。何以称之为“措大”则众说不一。发迹，由穷困变为富贵。

[53]肉竹：歌声和音乐声。肉，指歌喉。竹，指管乐。

[54]绿珠：晋石崇的歌妓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三百九十九引《岭表录异》，

谓绿珠姓梁，“石季伦（崇）为交趾采访使，以圆珠三斛买之。”这里借指身价极高的美女。

[55]趣（cù促）别：催促分手。趣，催促。

[56]一身而两享其奉：一人而同时在两地享受。指陈生分身两地，在洞庭又在家乡享乐。奉，供养。

[57]汾阳：指唐代郭子仪。唐肃宗时封为汾阳郡王。郭富贵寿考，子孙满堂：详见《唐书·郭子仪传》。季伦：晋石崇，号季伦，财丰积，家资巨富；详见《晋书·石崇传》。这里以他们代表多子多孙、大富大贵的人。

孝子

青州东香山之前[1]，有周顺亭者，事母至孝。母股生巨疽[2]，痛不可忍，昼夜嘔呻[3]。周抚肌进药，至忘寝食。数月不痊，周忧煎无以为计。梦父告曰：“母疾赖汝孝。然此疮非人膏涂之不能愈，徒劳焦惻也。”醒而异之。乃起，以利刀割胁肉：肉脱落，觉不甚苦。急以布缠腰际，血亦不注。于是烹肉持膏，敷母患处，痛截然顿止。母喜问：“何药而灵效如此？”周诡对之。母疮寻愈。周每掩护割处，即妻子亦不知也。既痊，有巨痕如掌。妻诘之，始得其情。

异史氏曰：“刲股为伤生之事[4]，君子不贵。然愚夫妇何知伤生之为不孝哉[5]？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[6]。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，犹在天壤[7]。司风教者[8]，重务良多，无暇彰表，则阐幽明微[9]，赖兹刍荛[10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青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。香山：嘉靖《青州府志》卷六：“城东四十五里为香山，《齐乘》所谓岿山是也。”

[2]疽，痈疽，恶疮名。

[3]嘔呻：皱眉呻吟。嘔，通“顰”，皱眉。

[4]刲（ku 盍）股：割股，指割股疗亲。

[5]伤生之为不孝：《孝经》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能随便伤害：否则即为不孝。

[6]不自己：不能自我克制。

[7]天壤：犹言天地之间。

[8]司风教者：主管风俗教化的人，指掌权官吏。

[9]阐幽明微：即阐明幽微。幽微：指含义深远的道理。

[10]赖兹刍荛：意谓依赖此篇浅陋之文。刍荛，作者自谦之词，谓文章浅陋。

狮子

暹逻贡狮[1]，每止处，观者如堵，其形状与世传绣画者迥异，毛黑黄色，长数寸。或投以鸡，先以爪转而吹之；一吹，则毛尽落如扫，亦理之奇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[1]暹（xi n 仙）逻：泰国的古称。原分暹与罗斛两国，十四世纪中叶，两国合并，称暹逻国。

阎王

李久常，临朐人[1]。壶榼于野[2]，见旋风蓬蓬而来[3]，敬酹奠之[4]。后以故他适，路傍有广第，殿阁弘丽。一青衣人自内出，邀李，李固辞。青衣要遮甚殷[5]。李曰：“素不识荆[6]，得无误耶？”青衣云，“不误。”便言李姓字。问：“此谁家？”答云：“入自知之。”入，进一层门，见一女子手足钉扉上[7]。近视，其嫂也。大骇。李有嫂，臂生恶疽，不起者年余矣。因自念何得至此。转疑招致意恶[8]，畏沮却步。青衣促之，乃入。至殿下，上一人，冠带如王者[9]，气象威猛。李跪伏，莫敢仰视。王者命曳起之，慰之曰：“勿惧。我以曩昔扰子杯酌[10]，欲一见相谢，无他故也。”李心始安，然终不知其故。王者又曰：“汝不忆田野酹奠时乎？”李顿悟，知其为神，顿首曰：“适见嫂氏，受此严刑，骨肉之情，实怆于怀。乞王怜宥！”王者曰：“此甚悍妒，宜得是罚。三年前，汝兄妾盘肠而产，彼阴以针刺肠上，俾至今脏腑常痛。此岂有人理者！”李固哀之。乃曰：“便以子故宥之。归当劝悍妇改行。”李谢而出，则扉上无人矣。归视嫂，嫂卧榻上，创血殷席[11]。时以妾拂意故，方致诟骂。李遽劝曰：“嫂勿复尔！今日恶苦，皆平日忌嫉所致。”嫂怒曰：“小郎若个好男儿[12]；又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[13]，任郎君东家眠，西家宿，不敢一作声。自当是小郎大好乾纲[14]，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[15]！”李微晒曰：“嫂勿怒，若言其情，恐欲哭不暇矣。”曰：“便曾不盗得王母簪中线[16]，又未与玉皇香案吏一眨眼[17]，中怀坦坦，何处可用哭

龟者！”李小语曰：“针刺人肠，宜何罪？”嫂勃然色变，问此言之因。李告之故。嫂战惕不已，涕泗流离而哀鸣曰：“吾不敢矣！”啼泪未乾，觉痛顿止，旬日而瘥[18]。由是立改前辙，遂称贤淑。后妾再产，肠复堕，针宛然在焉。拔去之，肠痛乃廖。

异史氏曰：“或谓天下悍妒如某者，正复不少，恨阴网之漏多也[19]。余谓：不然。冥司之罚，未必无甚于钉扉者，但无回信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朐（qú 瞿），今山东省临朐县。

[2]壶榼（k 柯）于野：携壶榼饮于郊野。壶、榼均酒器。

[3]蓬蓬：风声。

[4]酹（lèi 泪）奠：洒酒于地，祭奠鬼神。[5]青灰：古时地位低下者的服装，此指奴婢。要（y o 腰）遮，遮留。

[6]识荆：对人相识的敬词。李白《上韩荆州书》：“生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韩荆州，名朝宗，唐京兆长安人，曾为荆州长史，善识别人才，提拔后进，为士人敬仰。后因称认识己所仰慕的人为“识荆”。

[7]扉：门扇。

[8]招致：招引，指青衣人的邀请。[9]冠带，犹言冠服。冠，帽子。带，为官者所佩的腰带。

[10]扰：叨扰。

[11]创：通“疮”。殷（y n 烟）席：把席子染成赤黑色。殷，赤黑色。

[12]小郎：旧时妇女称丈夫的弟弟为“小郎”。《晋书·王凝之妻谢氏

传》：“凝之弟献之，尝与宾客谈议，词理将屈，道韞（谢道韞，王凝之妻）遣婢白献之曰：欲为小郎解围。”

[13]孟姑姑：指孟光，古时有名的贤妻。孟光，东汉扶风平陵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人，字德耀，梁鸿之妻。她与梁鸿隐居于霸陵山中，耕织为生。后至吴，梁鸿为佣工，每饭时，孟光举案齐眉，对梁鸿的敬重始终如一。

[14]乾纲：犹言“夫纲”，指夫权。乾，《周易》卦象之一。乾象刚坚，故世称男子为“乾”。纲，纲常，《白虎通·三纲六纪》；“三纲者，何谓也？谓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也。……故《含文嘉》曰：‘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’”

[15]老嫗：李嫂的自称。

[16]王母：王母娘娘，指西王母，古代传说中的神名。簾：针线筐簾。此句意谓自己不曾偷盗别人的东西。

[17]玉皇香案吏；给玉皇大帝管香案的神，玉皇，道教中地位最高、职权最大的神，即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，简称玉帝、玉皇或玉皇大帝。一眨眼：犹言递眼色，谓眉目传情。此句意谓自己恪守妇道，无淫邪之念。

[18]瘥（chài 钹）：病愈。

[19]阴网：阴世的法网。

土偶

沂水马姓者[1]，娶妻王氏，琴瑟甚敦[2]。马早逝，王父母欲夺其志[3]，王矢不他。姑怜其少，亦劝之，王不听。母曰：“汝志良佳：然齿太幼[4]，儿又无出[5]。每见有勉强于初，而贻羞于后者，固不如早嫁，犹恒情也[6]。”王正客，以死自誓，母乃任之。女命塑工肖夫像，每食酌献如生时。一夕，将寝，忽见土偶人欠伸而下。骇心愕顾，即已暴长如人，真其夫也。女惧，呼母。鬼止之曰：“勿尔。感卿情好，幽壤酸辛[7]。一门有忠贞，数世祖宗皆有光荣。吾父生有损德，应无嗣，遂至促我茂龄[8]。冥司念尔苦节，故令我归，与汝生一子承祧绪[9]。”女亦沾襟，遂燕好如平生。鸡鸣，即下榻去。如此月余，觉腹微动。鬼乃泣曰：“限期已满，从此永诀矣！”遂绝。女初不言；既而腹渐大，不能隐，阴以告母。母疑涉妄；然窥女无他，大惑不解。十月，果举一男。向人言之，闻者罔不匿笑[10]；女亦无以自伸。有里正故与马有隙[11]，告诸邑令。令拘讯邻人，并无异言。今日：“闻鬼子无影，有影者伪也。”抱儿日中，影淡淡如轻烟然。又刺儿指血傅土偶上[12]，立入无痕；取他偶涂之，一拭便去。以此信之。长数岁，口鼻言动，无一不肖马者。群疑始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水：今山东省沂水县。

[2]琴瑟：鼓琴与瑟，其音谐和，故用以比喻夫妻和好。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。”敦：厚。

[3]夺其志：改变其志节，指令其改嫁。

[4]齿：年齿、年龄。

[5]无出：没有子女。出，产。

[6]恒情：常情。

[7]幽壤酸辛：言九泉之下，我心酸楚。幽壤，地下深处，指冥间。

[8]促我茂龄：意为使我壮年死亡。促，使之短促。茂龄，壮年。

[9]承祧（ti o 桃）绪：承继宗嗣。祧，祖庙。

[10]匿笑：偷笑，暗笑。

[11]里正：古时乡官，犹言“里长”，见《促织》注。

[12]傅土偶上：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付土偶上”。傅，敷。

长治女子

陈欢乐，潞之长治人[1]。有女慧美。有道士行乞，睨之而去。由是日持钵近廛间[2]。适一瞽人自陈家出，道士追与同行，问何来。瞽云：“适过陈家推造命[3]。”道士曰：“闻其家有女郎，我中表亲欲求姻好，但未知其甲子[4]。”瞽为之述之，道士乃别而去。

居数日，女绣于房，忽觉足麻痹，渐至股，又渐至腰腹；俄而晕然倾仆。定逾刻，始恍惚能立，将寻告母。及出门，则见茫茫黑波中，一路如线；骇而却退，门舍居庐，已被黑水淹没。又视路上，行人绝少，惟道士缓步于前。遂遥尾之，冀见同乡以相告语。走数里以来，忽睹里舍，视之，则己家门。大骇曰：“奔驰如许，固犹在村中。何向来迷惘若此？”欣然入门，父母尚未归。复仍至己房，所绣业履[5]，犹在榻上。自觉奔波殆极，就榻憩坐。道士忽入，女大惊欲遁。道士捉而捺之[6]。女欲号，则瘖不能声[7]。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。女觉魂飘飘离壳而立。四顾家舍全非，惟有崩崖若覆。视道士以己心血点木人上，又复叠指诅咒[8]；女觉木人遂与己合。道士嘱曰：“自兹当听差遣，勿得违误！”遂佩戴之。

陈氏失女，举家惶惑。寻至牛头岭，始闻村人传言，岭下一女子剖心而死。陈奔验，果其女也。泣以诉宰，宰拘岭下居人，拷掠几遍，迄无端绪，姑收群犯，以待覆勘[9]。道士去数里外，坐路傍柳树下，忽谓女曰：“今遣汝第一差，往侦邑中审狱状。去当隐身暖阁上[10]。倘见官宰用印，即当趋避，切记勿忘！限汝辰去己来[11]。迟一刻，则以一针刺汝心中，令作急痛：二刻，刺二针；至三针，则使汝魂魄销灭矣。”女闻之，四体惊悚，飘然遂去。瞬息至官廨，如言伏阁上。时岭下人罗跪堂下[12]，尚未讯诘。适将铃印公牒[13]，女未及避，而印已出匣。女觉身躯重要[14]，纸格似不能胜[15]，曝然作响[16]。满堂愕顾。宰命再举[17]，响如前；三举，翻坠地下。众悉闻之。宰起祝曰：“如是冤鬼，当使直陈，为汝昭雪。”女哽咽而前，历言道士杀己状、遣己状。宰差役驰去，至柳树下，道士果在。捉还，一鞠而服[18]。人犯乃释。宰问女：“冤雪何归？”女曰：“将从大人。”宰曰：“我署中无处可容，不如暂归汝家。”女良久曰：“官署即吾家，我将入矣。”宰又问，音响已寂。退入宅中，则夫人生女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潞：山西潞安府。长治：潞安府所属县名，今山西省长治市。

[2]廛（chán 蝉）：廛里，住宅区及市肆区域的通称。此指女家住宅一带。

[3]推造命：推算“八字”，预言命运。造，星命家称人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为“造”，又称“八字”。

[4]甲子：指年岁生辰。古代以干支记年月日时。甲为天干之首，子为地支之首；故以“甲子”代称。

[5]业履（lǚ 吕）：未做成的鞋子。《孟子·尽心》：“有业屨于牖上。”焦循《孟子正义》：“业履，造而未终之屨也。”

[6]捺（nà 纳）：按捺。

[7]瘖（yīn 阴）：哑。

[8]叠指：食指、中指并叠。诅咒：口念咒语。

[9]覆勘：复审。覆，通“复”。勘，审问。

[10]暖阁：旧时官署大堂内，围绕公座的阁子，多用木条或纸褙间隔而成。因在殿堂之内故称“暖阁”。

[11]辰去巳来：旧时以十二地支记时。辰时，相当七时至九时。巳时，相当九时至十一时。

[12]罗跪：环列跪拜。

[13]钤（qián 钳）印：盖印，加盖官印。

[14]重趸：指身体沉重瘫软。趸，同“软”。

[15]纸格：指暖阁的纸格栅顶。

[16]曝（bó 博）然：形容突发的迸裂声。

[17]再举：指再次举印铃盖。

[18]鞫（j 居，又读 jú 菊）：审讯。

义犬

潞安某甲，父陷狱将死。搜括囊蓄，得百金，将诣郡关说[1]。跨骡出，则所养黑犬从之。呵逐使退；既走，则又从之，鞭逐不返。从行数十里。某下骑，趋路侧私焉[2]。既，乃以石投犬，犬始奔去；某既行，则犬歛然复来[3]，啮骡尾足。某怒鞭之，犬鸣吠不已。忽跃在前，愤齧骡首，似欲阻其去路。某以为不祥，益怒，回骑驰逐之。视犬已远，乃返辔疾驰，抵郡已暮。及们腰囊[4]，金亡其半。涔涔汗下[5]，魂魄都失。辗转终夜，顿念犬吠有因。候关出城[6]，细审来途。又自计南北冲衢，行人如蚁，遗金宁有存理。逡巡至下骑所，见犬毙草间，毛汗湿如洗。提耳起视，则封金俨然。感其义，买棺葬之，人以为义犬家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关说：通关节、说人情。

[2]私：小便。

[3]歛（x 虚）然：飘忽迅疾的样子。歛，火光一闪。

[4]腰囊（tú 驼）：腰包。

[5]涔涔（céncén 岑岑）：汗流不止貌。

[6]候关：守候城门开放。

鄱阳神

翟湛持[1]，司理饶州[2]，道经鄱阳湖。湖上有神祠，停盖游瞻[3]。内雕丁普郎死节臣像[4]，翟姓一神，最居末坐。翟曰：“吾家宗人[5]，何得在下！”遂于上易一座。既而登舟，大风断帆，桅樯倾侧，一家哀号。俄一小舟，破浪而来；既近官舟，急挽翟登小舟，于是家人尽登。审视其人，与翟姓神无少异。无何，浪息，寻之已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翟湛持：名世琪，山东益都人。顺治戊戌（十五年）举人，己亥（十六年）进士，曾任陕西省韩城县知县。见康熙《益都县志》卷六、光绪《山东通志·选举志》。

[2]司理饶州：在饶州做司理。司理，官名，宋以后于诸州设司理，掌管狱讼。也称“司李”。饶州：府名，治所在鄱阳（今江西省鄱阳县）。

[3]盖：车盖，代指车。

[4]丁普郎：黄陂（今湖北省黄陂县）人。元至正年间，从朱元璋攻打陈友谅，大战于鄱阳湖畔。《明史》卷一三三：“普郎身被十余创，首脱犹直立，执兵作斗状，敌惊为神。”阵亡后，赠济阳郡公，于湖上建庙祭祀。

[5]宗人：同族姓之人。

伍秋月

秦邮王鼎[1]，字仙湖。为人慷慨有力，广交游。年十八，未娶，妻殒。每远游，恒经岁不返。兄鼐，江北名士，友于甚笃[2]。劝弟勿游，将为择偶。生不听，命舟抵镇江访文。友他出，因税居于逆旅阁上。江水澄波，全山在目[3]，心甚快之。次日，友人来，请生移居，辞不去。

居半月余，夜梦女郎，年可十四五，容华端妙，上床与合，既寤而遗。颇怪之，亦以为偶。入夜，又梦之。如是三四夜。心大异，不敢息烛，身虽偃卧，惕然自警。才交睫，梦女复来；方狎，忽自惊寤；急开目，则少女如仙，俨然犹在抱也。见生醒，顿自愧怯。生虽知非人，意亦甚得；无暇问讯，直与驰骤[4]。女若不堪，曰：“狂暴如此，无怪人不敢明告也。”生始诘之，答云：“妾伍氏秋月。先父名儒，邃于易数[5]。常珍爱妾；但言不永寿，故不许字人。后十五岁果夭歿，即攒瘞阁东[6]，令与地平，亦无冢志[7]，惟立片石于棺侧，曰：‘女秋月，葬无冢，三十年，嫁王鼎。’今已三十年，君适至。心喜，亟欲自荐；寸心羞怯，故假之梦寐耳。”王亦喜，复求讫事。曰：“妾少须阳气，欲求复生，实不禁此风雨。后日好合无限，何必今宵。”遂起而去。次日，复至，坐对笑谑，欢若生平。灭烛登床，无异生人；但女既起，则遗泄流离，沾染茵褥。

一夕，月明莹澈，小步庭中。问女：“冥中亦有城郭否？”答曰：“等耳。冥间城府，不在此处，去此可三四里。但以夜为昼。”问：“生人能见之否？”答云：“亦可。”生请往观，女诺之。乘月去，女飘忽若风，王极力追随。歛至一处，女言：“不远矣。”生瞻望殊罔所见。女以唾涂其两眦，启之，明倍于常，视夜色不殊白昼。顿见雉堞在杳霭中[8]；路上行人，如趋墟市[9]。俄二皂紮三四人过[10]，末一人怪类其兄。趋近视之，果兄。骇问：“兄那得来？”兄见生，潸然零涕，言：“自不知何事，强被拘囚。”王怒曰：“我兄秉礼君子[11]，何至縲绁如此[12]！”便请二皂，幸且宽释。皂不肯，殊大傲脱。生态，欲与争。兄止之曰：“此是官命，亦合奉法。但余乏用度，索贿良苦。弟归，宜措置。”生把兄臂，哭失声。皂怒，猛掣项索，兄顿颠蹶。生见之，忿火填胸，不能制止，即解佩刀，立决皂首。一皂喊嘶，生又决之。女大惊曰：“杀官使，罪不宥！迟则祸及！请即觅舟北发，归家勿摘提旛[13]，杜门绝出入，七日保无虑也。”王乃挽兄夜买小舟，火急北渡。归见吊客在门，知兄果死。闭门下钥，始入。视兄已渺；入室，则亡者已苏，便呼：“饿死矣！可急备汤饼。”时死已二日，家人尽骇。生乃备言其故。七日启关，去丧旛，人始知其复苏。亲友集问，但伪对之。

转思秋月，想念颇烦。遂复南下，至旧阁，秉烛久待，女竟不至。蒙眬欲寝，见一妇人来，曰：“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：前以公役被杀，凶犯逃亡，捉得娘子去，见在监押，抑役遇之虐。日日盼郎君，当谋作经纪。”王悲愤，便从妇去。至一城部，入西郭，指一门曰：“小娘子暂寄此间。”王入，见房舍颇繁，寄顿囚犯甚多，并无秋月。又进一小扉，斗室中有灯火。王近窗以窥，则秋月坐榻上，掩袖呜泣。二役在侧，撮颐捉履，引以嘲戏。女啼益急。一役挽颈曰：“既为罪犯，尚守贞耶？”王怒，不暇语，持刀直入，一役一刀，摧斩如麻，篡取女郎而出。幸无觉者。裁至旅舍，蓦然即醒。方怪幻梦之凶，见秋月含睇而立[14]。生惊起曳坐，告之以梦。女曰：“真也，非梦也。”生惊曰，“且为奈何！”女叹曰：“此有定数。妾待月尽，始是

生期；今已如此，急何能待。当这发瘞处，载妾同归，日频唤妾名，三日可活。但未满时日，骨爽足弱，不能为君任井臼耳[15]。”言已，草草欲出[16]。又返身曰：“妾几忘之，冥追若何？生时，父传我符书，言三十年后，可佩夫妇。”乃索笔疾书两符，曰：“一君自佩，一粘妾背。”送之出，志其没[17]，掘尺许，即见棺木，亦已败腐。侧有小碑，果如女言。发棺视之，女颜色如生。抱入房中，衣裳随风尽化。粘符已，以被褥严裹，负至江滨；呼拢泊舟，伪言妹急病，将送归其家。幸南风大竟，甫晓已达里门。抱女安置，始告兄嫂。一家惊顾，亦莫敢直言其惑。生启衾，长呼秋月，夜辄拥尸而寝。日渐温暖。三日竟苏，七日能步；更衣拜嫂，盈盈然神仙不殊[18]。但十步之外，须人而行；不则随风摇曳，屡欲倾侧。见者以为身有此病，转更增媚。每劝生曰：“君罪孽太深，宜积德诵经以忏之[19]。不然，寿恐不永也。”生素不佞佛[20]，至此皈依甚虔[21]。后亦无恙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欲上言定律：‘凡杀公役者，罪减平民三等，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。故能诛锄蠹役者[22]，即为循良[23]；即稍苛之，不可谓虐。况冥中原无定法，倘有恶人，刀锯鼎镬，不以为酷。若人心之所快，即冥王之所善也。岂罪致冥追，遂可倖而逃哉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秦邮：今江苏省高邮县。秦时于该地置邮亭，叫“高邮亭”，因称“秦邮”。秦以后，于此置县，明清时置州，属扬州府。

[2]友于：指兄弟间的情谊。语出《尚书·君陈》：“惟孝友于兄弟。”“于”本介词，后常“友于”连用以称兄弟间的友爱，也用以指兄弟。笃：厚。

[3]金山：在江苏省镇江市西北，本在大江中，现已与南岸毗连。

[4]直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真”。

[5]遂（suì 遂）于易数，精通占卜之术。邃，精通。易，《周易》的简称，是古代的占卜用书。数，方术、技艺。

[6]攒瘞（yì 易）：掩埋。不葬掩其枢曰“攒”。瘞，埋。

[7]冢志：坟墓的标识。

[8]雉堞：城墙的垛口。杳霭：迷茫的云气。

[9]墟市：集市。

[10]皂：“皂隶”的简称。衙门里的差役因着黑衣，故称“皂隶”。

[11]秉礼：秉持礼义。

[12]縲绁：拘系犯人的绳索；这里指捆绑。

[13]提旛：旧时丧家挂在门首的白色丧旛。嘉庆四年《寿光县志》：“既殓后，以布八尺书死者姓氏树立门侧，亦有以格为之者。”

[14]含睇：眉目含情的样子。睇，斜视。

[15]任井臼：操持家务。井臼，指汲水、舂米。

[16]草草：匆匆忙忙的样子。

[17]没处：指伍秋月消失的地方。

[18]盈盈然：体态美好的样子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”

[19]忏：忏悔。佛教语，悔过的意思。

[20]佞（nìng 泞）佛：迷信佛教。

[21]皈依：佛教语，指信仰佛教。皈，同“归”。虔：虔诚。

[22]蠹役：作恶的差役。蠹，蛀虫，喻蛀蚀法纪。

[23]循良：奉公守法，也指奉公守法的官吏。

莲花公主

胶州窦旭[1]，字晓晖。方昼寝，见一褐衣人立榻前，逡巡惶顾，似欲有言。生问之，答云：“相公奉屈[2]。”“相公何人？”曰：“近在邻境。”从之而出。转过墙屋，导至一处，叠阁重楼，万椽相接[3]，曲折而行，觉万户千门，迥非人世。又见宫人女官[4]，往来甚夥，都向褐衣人间曰：“窦郎来乎？”褐衣人诺。俄，一贵官出，迎见生甚恭。既登堂，生启问曰：“素既不叙，遂疏参谒。过蒙爱接，颇注疑念。”贵官曰：“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[5]，倾风结慕，深愿思晤焉[6]。”生益骇，问，“王何人？”答云：“少间自悉。”无何，二女官至，以双旌导生行。入重门，见殿上一王者，见生人，降阶而迎，执宾主礼。礼已，践席[7]，列筵丰盛。仰视殿上一扁曰“桂府”。生局蹙不能致辞。王曰：“忝近芳邻[8]，缘即至深。便当畅怀，勿致疑畏。”生唯唯。酒数行，笙歌作于下，钲鼓不鸣，音声幽细。稍间，王忽左右顾曰：“朕一言[9]，烦卿等属对[10]：‘才人登桂府[11]。’”四座方思，生即应云：“君子爱莲花[12]。”王大悦曰：“奇哉！莲花乃公主小字，何适合如此？宁非夙分？传语公主，不可不出一晤君子。”移时，珮环声近[13]，兰麝香浓[14]，则公主至矣。年十六七，妙好无双。王命向生展拜[15]，曰：“此即莲花小女也。”拜已而去。生睹之，神情摇动，木坐凝思。王举脑劝饮，目竟罔睹。王似微察其意，乃曰：“息女宜相匹敌[16]，但自惭不类，如何？”生怅然若痴，即又不闻。近坐者蹶之曰[17]：“王揖君未见，王言君未闻耶？”生茫乎若失，慙慙自惭[18]，离席曰：“臣蒙优渥[19]，不觉过醉，仪节失次，幸能垂宥[20]。然日吁君勤[21]，即告出也。”王起曰：“既见君子，实惬意好[22]，何仓卒而便言离也？卿既不住，亦无敢于强。若烦萦念[23]，更当再邀。”遂命内官导之出[24]。途中，内宫语生曰：“适王谓可匹敌，似欲附为婚姻，何默不一言？”生顿足而悔，步步追恨，遂已至家。忽然醒寤，则返照已残[25]。冥坐观想，历历在目。晚斋灭烛，冀旧梦可以复寻，而邯郸路渺[26]，悔叹而已。一夕，与友人共榻，忽见前内官来，传王命相召。生喜，从去。见王伏渴。王曳起，延止隅坐[27]，曰：“别后知劳思眷。谬以小女子奉裳衣，想不过嫌也。”生即拜谢。王命学士大臣[28]，陪侍宴饮。酒阑，宫人前白：“公主妆竟。”俄见数十宫女，拥公主出。以红锦覆首，凌波微步[29]，挽上氍毹[30]，与生交拜成礼。已而送归馆舍。洞房温清[31]，穷极芳腻。生曰，“有卿在目，真使人乐而忘死。但恐今日之遭，乃是梦耳。”公主掩口曰：“明明妾与君，那得是梦？”诘旦方起[32]，戏为公主匀铅黄[33]；已而以带围腰，布指度足[34]。公主笑问曰：“君颠耶[35]？”曰：“臣屡为梦误，故细志之[36]。倘是梦时，亦足动悬想耳。”调笑未已，一宫女驰入曰：“妖入宫门，王避偏殿[37]，凶祸不远矣！”生大惊，趋见王。王执手泣曰：“君子不弃，方图永好。讵期孽降自天，国祚将覆[38]，且复奈何！”生惊问何说。王以案上一章，授生启读。章曰“含香殿大学士臣黑翼，为非常怪异，祈早迁都，以存国脉事：据黄门报称[39]：自五月初六日，来一千丈巨蟒，盘踞宫外，吞食内外臣民一万三千八百余口；所过宫殿尽成丘墟，等因[40]。臣奋勇前窥，确见妖蟒，头如山岳，目等江海；昂首则殿阁齐吞，伸腰则楼垣尽覆。真千古未见之凶，万代不遭之祸！社稷宗庙，危在旦夕！乞皇上早率宫眷，速迁乐土”云云。生览毕，面如灰土。即有宫人奔奏：“妖物至矣！”合殿哀呼，惨无天日。

王仓遽不知所为，但泣顾曰：“小女已累先生。”生盆息而返[41]。公主方与左右抱首哀鸣，见生入，牵衿曰：“郎焉置妾？”生怆恻欲绝，乃捉腕思曰：“小生贫贱，惭无金屋[42]。有茅庐三数间，姑同审匿可乎？”公主含涕曰：“急何能择，乞携速住。”生乃挽扶而出。未几，至家。公主曰：“此大安宅，胜故国多矣。然妾从君来，父母何依？请别筑一舍，当举国相从。”生难之。公主号咷曰：“不能急人之急，安用郎也！”生略慰解，即已入室。公主伏床悲啼，不可劝止。焦思无术，顿然而醒，始知梦也。而耳畔啼声。嚶嚶未绝。审听之，殊非人声，乃蜂子二三头，飞鸣枕上。大叫怪事。

友人诂之，乃以梦告。友人亦诧为异。共起视蜂，依依袂袂间，拂之不去。友人劝为营巢。生如所请，督工构造。方竖两堵，而群蜂自墙外来，络绎如绳。顶尖未合，飞集盈斗。迹所由来[43]，则邻翁之旧圃也。圃中蜂一房，三十余年矣，生息颇繁。或以生事告翁。翁覩之，蜂户寂然。发其壁，则蛇据其中，长丈许。捉而杀之。乃知巨蟒即此物也。蜂入生家，滋息更盛[44]，亦无他异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胶州：今山东胶县。

[2]相公：《通俗编·仕进》，“今凡衣冠中人，皆僭称相公，或亦缀以行次，曰大相公、二相公。”此褐衣人称其主人。奉屈：敬请光临的意思。屈，屈尊、屈驾。

[3]椽：檩上架屋瓦的木条。

[4]宫人：宫女，帝王宫廷内供役使的女子。女官：宫廷内女史之类的官园。

[5]寡君：对异国之人称己国君主的谦词。清族世德：清门大族，累世有德。

[6]思晤：会晤。

[7]践席：就座、入座。古代席地而坐，故称座为席。

[8]忝（tiǎn 舔）：辱，自称的谦词。

[9]朕（zhèn 镇）：秦始皇以前为第一人称代词，以后专用为皇帝的自称。

[10]属（zhǔ 主）对：联缀为对句。

[11]才人登桂府：桂府，犹月宫，相传月中有桂树，故云。这是语意双关，既实指莲花公主所居的“桂府”，又兼有“蟾宫折桂”之意。

[12]君子爱莲花：周敦颐《爱莲说》：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此联用《爱莲说》之意。莲花恰暗合莲花公主的名字。

[13]珮环：指玉珮。身上佩带的环形玉饰。

[14]兰麝：兰草和麝香，均香料，古人常用以熏香。

[15]展拜：行拜礼。

[16]息女：对人自称己女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“臣有息女，愿为箕帚妾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息，生也；言己所生之女。”

[17]蹑（niè 聂）：踏；踏其足以示意。

[18]慙（m 么）慙（l 罗）：羞惭。宋赵叔向《肯綮录》：“羞惭曰

懔懔。”

[19]优渥（Wò 握）：厚遇。此指盛情款待。渥，沾润。

[20]垂宥：赐宥。宥，宽容。

[21]日旰（gàn 干）君勤：日色已晚，君主劳乏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：“日旰君勤，可以出矣。”旰，晚。勤，劳。

[22]惬（qiè 怯）：快意、满意。

[23]萦（Ying 营）念：思念、挂念。

[24]内官：指宦官。

[25]返照已残：夕阳已将落下。

[26]邯郸路渺：谓旧梦难寻。邯郸，借指梦境。唐沈既济《枕中记》：卢生于邯郸客店中遇道者吕翁。卢生自叹穷困，吕翁授之以枕，使其入梦，历尽富贵荣华。后世据此故事改编为戏曲《邯郸记》。

[27]延止隅坐：请坐于侧座。延，请。止，至。坐，同“座”。

[28]学士：官名，本为文学侍从之官，因接近皇帝，往往参预机要。明代设翰林院学士及翰林院侍读、侍讲学士。清代改翰林院学士为掌院学士。均为词臣之荣衔。

[29]凌波微步：形容女子步履轻盈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”凌，也作“陵”。

[30]氍毹（qúshu 渠书）；毛织地毯。*2

[31]温清：温暖、清洁。

[32]诘旦：次日早晨。

[33]铅黄：铅粉、黄粉，都是涂面化妆品。铅，铅粉，亦称铅华，白色。黄粉，黄色。温庭筠《湘宫人歌》：“黄粉楚宫人，芳花玉刻鳞。”

[34]布指度足：舒其手指，以量女足。

[35]颠：通“癲”，疯癫。

[36]志：记，标记。

[37]偏殿：旁侧之宫殿。

[38]国祚：国运。祚，福。

[39]黄门：东汉给事内廷的黄门令、中黄门诸官，皆以宦者充任，后遂称宦官为黄门。

[40]等因：旧时公文的套语，在引述来文后用以结束，然后陈述己意。

[41]坌（ben 奔）息：气息坌涌，指气急。坌，涌。

[42]金屋：供美人居住的华屋。《汉武故事》：汉武帝为太子时，长公主欲以女配帝，指其女问曰：“阿娇好不？”对曰：“好！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。”

[43]迹：追寻踪迹。

[44]滋息：繁殖。

绿衣女

于生名璟，字小宋，益都人。读书醴泉寺。夜方披诵[1]，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：“于相公勤读哉！”因念：深山何处得女子？方疑思间，女已推扉笑人，曰：“勤读哉。”于惊起，视之，绿衣长裙，婉妙无比。于知非人，固诘里居。女曰：“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[2]，何劳穷问？”于心好之，遂与寝处。罗襦既解，腰细殆不盈掬。更筹方尽[3]，翩然遂去。由此无夕不至。

一夕共酌，谈吐间妙解音律[4]。于曰：“卿声娇细，倘度一曲[5]，必能消魂[6]。”女笑曰：“不敢度曲，恐消君魂耳。”于固请之。曰：“妾非吝惜，恐他人所闻。君必欲之，请便献丑；但只微声示意可耳。”遂以莲钩轻点足床[7]，歌云：“树上乌臼鸟[8]，赚奴中夜散。不怨绣鞋湿，只恐郎无伴。”声细如蝇[9]，裁可辨认。而静听之，宛转滑烈，动耳摇心。歌已，启门窥曰：“防窗外有人[10]。”绕屋周视，乃人。生曰：“卿何疑惧之深？”笑曰：“谚云：‘偷生鬼子常畏人。’妾之谓矣。”既而就寝，惕然不喜[11]，曰：“生乎之分[12]，殆止此乎？”于急问之，女曰：“妾心动，妾禄尽矣[13]。”于慰之曰：“心动眼瞤[14]，差是常也，何遽此云？”女稍恠[15]，复相绸缪。更漏既歇，披衣下榻。方将启关，徘徊复返，曰：“不知何故，惴惴心怯[16]。乞送我出门。”于果起，送诸门外。女曰：“君佇望我；我逾垣去，君方归。”子曰：“诺。”视女转过房廊，寂不复见。方欲归寝，闻女号救甚急。于奔往，四顾无迹，声在檐间[17]。举首细视，则一蛛大如弹，搏捉一物，哀鸣声嘶。于破网挑下，去其缚缠，则一绿蜂，奄然将毙矣。捉归室中，置案头。停苏移时，始能行步。徐登砚池，自以身投墨汁，出伏几上，走作“谢”字。频展双翼，已乃穿窗而去。自此遂绝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披诵：翻书诵读。披，翻开。

[2]咋噬：吃人。咋，咬。噬，吞咬。

[3]更筹方尽：指夜尽天明。更，旧时夜间计时单位。一夜分五更，每更约两小时。更筹，夜间计时报更的竹牌。

[4]妙解音律：很懂得乐律。妙，精深的意思。

[5]度曲：按谱歌唱。

[6]消魂：同“销魂”。谓感情激动，魂魄离体。

[7]以莲钩轻点足床：意思是用脚尖轻轻地打拍。莲钩，喻纤足。足床，床前或座前的踏脚板机。

[8]乌臼鸟：即“鸦舅”，候鸟名，形似鸦而小，北方俗称黎雀，天明时啼唤。

[9]如蝇；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如营”。《诗·小雅·青蝇》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”

[10]防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妨”。

[11]惕然：提心吊胆的样子。

[12]分：情分，缘分。

[13]禄尽：福分完了；指濒于死亡。

[14]眼瞤（shùn 顺）：眼跳。

[15]恠（yì 意）：喜悦。

[16]（惴惴tí—s 提斯）：《集韵》：“惴惴，心怯也。”

[17]声在檐间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“在”字。

黎氏

龙门谢中条者[1]，佻达无行[2]。三十分丧妻，遗二子一女，晨夕啼号，萦累甚苦[3]。谋聘继室，低昂未就。暂雇佣媪抚子女。一日，翔步山途[4]，忽一妇人出其后。待以窥覩，是好女子，年二十许。心悦之，戏曰：“娘子独行，不畏怖耶？”妇走不对。又曰：“娘子纤步[5]，山径殊难。”妇仍不顾。谢四望无人，近身侧，遽攀其腕[6]，曳入幽谷，将以强合。妇怒呼曰：“何处强人，横来相侵！”谢牵挽而行，更不休止。妇步履跌蹶[7]，困窘无计，乃曰：“燕婉之求[8]，乃若此耶？缓我，当相就耳。”谢从之。偕入静壑，野合既已，遂相欣爱。妇问其里居姓氏，谢以实告。既亦问妇，妇言：“妾黎氏。不幸早寡，姑又殒歿，块然一身[9]，无所依倚，故常至母家耳。”谢曰：“我亦鰥也，能相从乎？”妇问：“君有子女无也？”谢曰：“实不相欺：若论枕席之事，交好者亦颇不乏。只是儿啼女哭，令人不耐。”妇踌躇曰[10]：“此大难事！观君衣服袜履款样[11]，亦只平平，我自谓能办。但继母难作，恐不胜诮让也[12]。”谢曰：“请毋疑阻。我自不言，人何干与？”妇亦微纳[13]。转而虑曰：“肌肤已沾，有何不从。但有悍伯[14]，每以我为奇货[15]，恐不允谐，将复如何？”谢亦忧皇，请与逃窜。妇曰：“我亦恩之烂熟。所虑家人一泄，两非所便。”谢云：“此即细事。家中惟一孤媪，立便遣去。”妇喜，遂与同归。先匿外舍；即入遣媪乞，扫榻迎妇，倍极欢好。妇便操作，兼为儿女补缀，辛勤甚至。谢得妇，劈爱异常[16]，日樵闭门相对，更不通客。月余，适以公事出，反关乃去[17]。及归，则中门严闭，扣之下应。排闥而入[18]，渺无人迹。方至寝室，一巨狼冲门跃出，几惊绝。入视，子女皆无，鲜血殷地，惟三头存焉。返身追浪，已不知所之矣。异史氏曰：“士则无行，报亦惨矣。再娶者，皆引狼入室耳，况将于野合逃窜中求贤妇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 龙门：古县名，北魏置，因县西北龙门山得名。治所在今山西省河津县。

[2] 佻（ti o 挑）达：轻薄。

[3] 萦（yíng 营）累：纠缠牵累。

[4] 翔步：缓步。

[5] 纤步：女子柔弱之步履。

[6] 攀（suo 蓑）：摩挲。

[7] 跌蹶：形容步履困难，跌跌撞撞。

[8] 燕婉：亦作“嬿婉”。指夫妇和爱之情。《文选》苏武《诗四首》：“欢娱在今夕，嬿婉及良时。”

[9] 块然：孤独的样子。

[10] 踌躇：此据青本，手稿本作“筹蹰”。

[11] 款样：样式。

[12] 诮让：谴责。

[13] 纳：接受。

[14] 伯：指夫兄。

[15] 以我为奇货：奇货可居，指借以谋取钱财。

[16] 嬖 (bì 闭) 爱：宠爱。

[17] 反关：自外关闭门户。

[18] 排阖：推开门扇。

荷花三娘子

湖州宗湘若[1]，士人也。秋日巡视田垄，见禾稼茂密处，振摇甚动。疑之，越陌往觐，则有男女野合。一笑将返。即见男子靦然结带[2]，草草遂去。女子亦起。细审之，雅甚娟好。心悅之，欲就绸缪[3]，实惭鄙恶。乃略近拂拭曰：“桑中之游乐乎[4]？”女笑不语。宗近身启衣，肤膩如脂。于是接莎上下几遍[5]，女笑曰：“腐秀才！要如何，便如何耳，狂探何为？”诘其姓氏。曰：“春风一度[6]，即别东西，何劳审究？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[7]？”宗曰：“野田草露中，乃山村牧猪奴所为，我不习惯。以卿丽质，即私约亦当自重，何至屑屑如此[8]？”女闻言，极意嘉纳[9]。宗言：“荒斋不远，请过留连。”女曰：“我出已久，恐人所疑，夜分可耳。”问宗门户物志甚悉，乃趋斜径，疾行而去。更初，果至宗斋。带雨尤云[10]，备极亲爱。积有月日，密无知者。

会一番僧卓锡村寺[11]，见宗惊曰：“君身有邪气，曾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过数日，悄然忽病。女每夕携佳果饵之，殷勤抚问，如夫妻之好。然卧后必强宗与合。宗抱病，颇不耐之。心疑其非人，而亦无术暂绝使去。因曰：“曩和尚谓我妖惑，今果病，其言验矣。明日屈之来，便求符咒。”女惨然色变。宗益疑之。次日，遣人以情告僧。僧曰：“此狐也。其技尚浅，易就束缚。”乃书符二道，付嘱曰：“归以净坛一事置榻前[12]，即以一符贴坛口。待狐窜入，急覆以盆，再以一符黏盆上，投釜汤烈火烹煮，少顷毙矣。”家人归，并如僧教。夜深，女始至，探袖中金橘，方将就榻问讯。忽坛口一声，女已吸入。家人暴起，覆口贴符，方欲就煮。宗见金橘散满地上，追念情好，怆然感动，遽命释之。揭符去覆，女子自坛中出，狼狽颠殆[13]，稽首曰：“大道将成，一旦几为灰土！君仁人也，誓必相报。”遂去。

数日，宗益沉绵，若将陨坠。家人趋市，为购材木。途中遇一女子，问曰：“汝是宗湘若纪纲否[14]？”答云：“是。”女曰：“宗郎是我表兄。闻病沉笃，将便省视，适有故不得去。灵药一裹，劳寄致之。”家人受归。宗念中表迄无姊妹，知是狐报。服其药，果大瘳，旬日平复。心德之，祷诸虚空，愿一再觐。一夜，闭户独酌，忽闻弹指敲窗。拔关出视，则狐女也。大悦，把手称谢，延止共饮。女曰：“别来耿耿，思无以报高厚。今为君觅一良匹，聊足塞责否？”宗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非君所知。明日辰刻，早越南湖[15]，如见有采菱女，着冰帔者[16]，当急舟趁之。苟迷所往，即视堤边有短于莲花隐叶底，便采归，以蜡火其蒂，当得美妇，兼致修龄[17]。”宗谨受教。既而告别，宗固挽之。女曰：“自遭厄劫，顿悟大道。即奈何以衾之爱[18]，取人仇怨？”厉色辞去。

宗如言，至南湖，见荷荡佳丽颇多。中一垂髻人，衣冰，绝代也。促舟逼[19]，忽迷所往。即拨荷丛，果有红莲一枝，干不盈尺，折之而归。入门置几上，削蜡于旁[20]，将以火。一回头，化为姝丽。宗惊喜伏拜。女曰：“痴生！我是妖狐，将为君祟矣！”宗不听。女曰：“谁教子者？”答曰：“小生自能识卿，何待教？”捉臂牵之，随手而下，化为怪石，高尺许，面面玲珑。乃携供案上，焚香再拜而祝之。入夜，杜门塞窦[21]，惟恐其亡。平旦视之[22]，即又非石，纱帔一袭，遥闻芰泽[23]；展视领衿，犹

存余臆。宗覆多拥之而卧。暮起挑灯，既返，则垂髻人在枕上。喜极，恐其复化，哀祝而后就之。女笑曰：“孽障哉！不知何人饶舌，遂教风狂儿屑碎死[24]！”乃不复拒。而款洽间，若不胜任，屡乞休止。宗不听。女曰：“如此，我便化去！”宗惧而罢。由是两情甚谐。而金帛常盈箱篋，亦不知所自来。女见人喏喏，似口不能道辞；生亦讳言其异。怀孕十余月，计日当产。入室，嘱宗杜门禁款者[25]，自乃以刀剖脐下，取子出，令宗裂帛束之，过宿而愈。又六七年，谓宗曰：“夙业偿满[26]，请告别也。”宗闻泣下，曰：“卿归我时，贫苦不自立，赖卿小阜[27]，何忍遽言离[28]？且卿又无邦族，他日儿不知母，亦一恨事。”女亦怅悒曰：“聚必有散，固是常也。儿福相，君亦期颐[29]，更何求？妾本何氏。倘蒙思眷，抱妾旧物而呼曰：‘荷花三娘子！’当有见耳。”言已解脱，曰：“我去矣。”惊顾间，飞去已高于顶。宗跃起，急曳之，捉得履。履脱及地，化为石燕[30]；色红于丹朱，内外莹彻，若水精然。拾而藏之。检视箱中，初来时所着冰 幘尚在。每一忆念，抱呼“三娘子”，则宛然女郎，欢容笑黛，并肖生平；但不语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 湖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浙江省吴兴县。

[2] (tǐ n 舔)然：羞惭的样子。

[3] 绸缪(móu 谋)：本意紧缠密绕。《诗·唐风·绸缪》，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，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”后因以“绸缪”形容男女相爱。

[4] 桑中之游：指男女幽会。《诗·风·桑中》：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。”

[5] (nuo 挪)莎(su 蓑)：又作“挪拏”，以手探摸。

[6] 春风一度：指男女交合。

[7] 贞坊：贞节牌坊。

[8] 屑屑：《广雅·释训》：“屑屑，不安也。”

[9] 嘉纳：赞许而接受。

[10] (tì 替)雨尤云：古时以云雨喻男女之交合，“雨尤云”形容沉浸于男女欢爱之中。

[11] 番僧：西番之僧，又叫喇嘛僧。番，旧时对西方边境少数民族的称呼。卓锡：僧人居留称“卓锡”。卓，植立。锡，锡仗、禅杖，僧人外出所持，故以植立禅杖代指其居止。

[12] 净坛：洁净的坛罐。一事：一件。

[13] 狼狈颇殆：极为狼狈。殆，危殆。

[14] 纪纲，指仆人，详见《长清僧》注。

[15] 越：青柯亭本作“赴”。

[16] 冰(hú 斛)帔：白绉纱披肩。|，绉纱类丝织品。《文选》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动雾|以徐步兮，拂挥声之珊珊。”注，“|”，今之轻纱，薄如雾也。”

[17] 修龄：长寿。

[18] 衾(chóu 稠)之爱：犹枕席之爱。衾，被褥。稠，床帐。

[19] (mō 摩)逼：迫近，逼近。

[20] 削蜡：削剪烛芯，使之易燃。

[21]窠：孔穴，此指窗。

[22]平旦：平明，天明。

[23]芎（xi ng 乡）泽：同“香泽”，香气。

[24]屑碎：犹琐碎，纠缠的意思。

[25]禁款者：禁止他人叩门。款，叩门。

[26]夙业，佛家语，意为前生之业。业，梵语“羯磨”的意译，泛指一切身心活动。“业”都有相应的果报，文中所说的“偿满”，即指对夙业的果报。

[27]阜：丰富。

[28]离（ti 替）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作“离”。离，远离。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：“岂敢离。”，同“逖”，远。

[29]期（jī 基）颐：百岁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百年曰期颐。”郑玄注：“期，犹要也；颐，养也。”人至百岁饮食起居无所不侍于养，故称百岁为“期颐”。

[30]石燕：《初学记·天部下》引《湘州记》曰：“零陵山有石燕，遇风雨即飞，止还为石。”

骂鸭

邑西白家庄居民某[1]，盗邻鸭烹之。至夜，觉肤痒。天明视之，茸生鸭毛[2]，触之则痛。大惧，无术可医。夜梦一人告之曰：“汝病乃天罚。须得失者骂，毛乃可落。”而邻翁素雅量[3]，生平失物，未尝征于声色[4]。某诡告翁曰：“鸭乃某甲所盗。彼甚畏骂焉，骂之亦可警将来。”翁笑曰：“谁有闲气骂恶人。”卒不骂。某益窘，因实告邻翁。翁乃骂，其病良已[5]。异史氏曰：“甚矣，攘者之可惧也：一攘而鸭毛生[6]！甚矣，骂音之宜戒也：一骂而盗罪减！然为善有术，彼邻翁者，是以骂行其慈者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邑：县。振作者家乡淄川县。

[2]茸（r6ng 绒）生：细毛丛生。

[3]雅量：度量宽宏。《晋书·李寿载记》：“（寿）敏而好学，雅量豁然。”

[4]征：表露，表现。

[5]良已：完全痊愈。

[6]攘：窃取。

柳氏子

胶州柳西川[1]，法内史之主计仆也[2]。年四十余，生一子，溺爱甚至。纵任之，惟恐拂。既长，荡侈逾检[3]，翁囊积为空。无何，子病。翁故蓄善骡。子曰：“骡肥可啖。杀啖我，我病可愈。”柳谋杀赛劣者[4]。子闻之，即大怒骂，疾益甚。柳惧，杀骡以进。子乃喜；然尝一裔[5]，便弃去。疾卒不减，寻毙。柳悼叹欲死。

后三四年，村人以香社登岱[6]。至山半，见一人乘骡驶行而来，侄似柳子。比至，果是。下骡遍揖，各道寒暄。村人共骇，亦不敢诘其死。但问：“在此何作？”答云：“亦无甚事，东西奔驰而已。”便问逆旅主人姓名，众具告之。柳子拱手曰：“适有小故，不暇叙间阔[7]。明日当相谒。”上骡遂去。众既归寓，亦谓其未必即来。厌旦伺之[8]，子果至，系骡厩柱，趋进笑言。众谓：“尊大人日切思慕，何不一归省侍？”子讶问：“言者何人？”众以柳对。子神色俱变，久之曰：“彼既见思，请归传语：我于四月七日，在此相候。”言讫，别去。

众归，以情致翁。翁大哭，如期而往，自以其故告主人。主人止之，曰：“曩见公子，情神冷落，似未必有嘉意。以我卜也[9]，殆不可见。”柳涕泣不信。主人曰：“我非阻君，神鬼无常，恐遭不善。如必欲见，请伏棧中[10]，待其来，察其词色，可见则出。”柳如其言。既而子果至，问：“柳某来否？”主人答云：“无。”子盛气骂曰：“老畜产，那便不来！”主人惊曰：“何骂父？”答曰：“彼

是我何父！初与义为客侣[11]，不图包藏祸心，隐我血货[12]，悍不还。今愿得而甘心[13]，何父之有！”言已，出门，曰：“便宜他！”柳在棧，历历闻之，汗流接踵[14]，不敢出气。主人呼之，乃出，狼狈而归。异史氏曰：“暴得多金，何如其乐？所难堪者偿耳。荡费殆尽，尚不忘于夜台[15]，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胶州：州名，明置。治所在今山东胶县。

[2]法内史：法若真，字汉儒，号黄石，别号黄山，胶州人。顺治二年中乡试。主考官“以异才特荐”，召送礼部御试，授内翰林国史院中书舍人。顺治三年中进士，先后任翰林院编修、浙江按察使、湖广布政使等职。光绪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、民国《增修胶（州）志》有传。内史：顺治初年设“内三院”，即内翰林国史院、内翰林秘书院、内翰林弘文院。法若真曾任内翰林国史院中书舍人，故称之为“内史”。主计仆：掌管财务出入的管家。

[3]荡侈逾检：放荡奢侈不守规矩。逾，过。检，规范、规矩。

[4]赛（jì n 简）劣：驾劣、劣等。赛，不利于行。

[5]裔（luán 銮）：切成碎块的肉。

[6]香社：结伙朝山进香、祭神叫“香社”。岱：泰山又称岱宗，简称岱。

[7]间阔：久别。

[8]厌旦：明晨。

[9]以我卜也：据我估计。《左传·宣公十一年》：“以我卜也，郑不可从。”

[10]棧（dú 读）：木柜、木箱。

[11]客侶：合伙在外经商。

[12]隐：隐吞。血货（z 资）：血本，辛苦积聚之资本。货，通“资”。

[13]得而甘心：意为得而杀之，以快心意。《左传·庄公九年》：“管（仲）、召（忽）优也，请受而甘心焉。”杜预注，“甘心，言欲快意戮杀之。”

[14]汗流接踵：汗流至踵。踵，脚跟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伏地汗流至踵。”

[15]不忘于夜台：意为死后犹不能忘怀。夜台，墓穴，冥间。

上仙

癸亥三月[1]，与高季文赴稷下[2]，同居逆旅。季文忽病。会高振美亦从念东先生至郡[3]，因谋医药。闻袁鳞公言：南郭梁氏家有狐仙，善“长桑之术”[4]。遂共诣之。

梁，四十以来女子也，致綏綏有狐意[5]。人其舍，复室中挂红幕[6]。探幕以窥，壁间悬观音像[7]；又两三轴，跨马操矛，驺从纷沓[8]。北壁下有案；案头小座，高不盈尸，贴小锦褥，云仙人至，则居此。众焚香列揖。妇击磬三[9]，口中隐约有词。祝已，肃客就外榻坐[10]。妇立帘下，理发支颐与客语[11]，具道仙人灵迹。久之，日渐曛[12]。众恐碍夜难归，烦再祝请。妇乃击磬重祷。转身复立，曰：“上仙最爱夜谈，他时往往不得遇。昨宵有候试秀才，携肴酒来与上仙饮；上仙亦出良酝酬诸客[13]，赋诗欢笑。散时，更漏向尽矣[14]。”言未已，闻室中细细繁响，如蝙蝠飞鸣。方凝听间，忽案上若堕巨石，声甚厉。妇转身曰：“几惊怖煞人！”便闻案上作叹咤声，似一健叟。妇以蕉扇隔小座。座上大言曰：“有缘哉！有缘哉！”抗声让坐，又似拱手为礼。已而问客：“何所谕教[15]？”高振美遵念东先生意，问：“见菩萨否？”答云：“南海是我熟径[16]，如何不见。”又：“阎罗亦更代否？”曰：“与阳世等耳。”“阎罗何姓？”曰：“姓曹。”已乃为季文求药。曰：“归当夜祀茶水，我于大士处讨药奉赠[17]，何恙不已。”众各有问，悉为剖决。乃辞而归。过宿，季文少愈。余与振美治装光归，遂不暇造访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癸亥：指康熙二十二年，公元一六八三年。

[2]高季文：名之，康熙丁丑拔贡，授东昌府在平县教谕，未任，卒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稷下：古地名。此处指府城济南。详见《公孙九娘》注。

[3]高振美：未详。念东先生：高珩，字葱佩，号念东，别号紫霞居士，淄川人。崇祯进士，选庶吉士。入清后，曾任国子祭酒，吏部侍郎、刑部侍郎等职。能诗文，有《栖云阁集》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郡：郡城，指济南。

[4]长桑之术：医术。长桑，战国时名医，扁鹊事之惟谨，因传以禁方，并出药使扁鹊服，于是能见人五脏，医道日精。见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。

[5]致：情致、意态。綏綏有狐意：《诗·卫风·有狐》：“有狐綏綏。”毛传：“綏綏，匹行（相随而行）貌。”此处用以形容狐的神态。

[6]复室：复屋，指内室。

[7]观音：观世音，佛教大乘菩萨名。唐代因避“世”字讳，称观音。后世沿称。

[8]驺（zōu）从：古代达官出行时，侍卫前后的骑卒。

[9]磬（qìng）：寺庙中金属铸造的钵形法器，念经礼神时敲击。

[10]肃：敬请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主人肃客而入。”

[11]支颐（yí）：手支下巴。

[12]曛：暮。

[13]良酝（yùn 运）：好酒。

[14]更漏，古代夜晚以刻漏（计时器具）计时、报更，故称更漏。向尽：将尽，此指黑夜将尽。

[15]谕教：见教。

[16]南海：指浙江省定海县海域中之普陀山，相传为观世音显灵说法的道场。

[17]大士：佛家对菩萨的通称。此指观音大士。

侯静山

高少宰念东先生云[1]：“崇祯间[2]，有猴仙，号静山。托神于河间之叟[3]，与人谈诗文，决休咎[4]，娓娓不倦。以肴核置案上[5]，啖饮狼藉，但不能见之耳。”时先生祖寝疾[6]。或致书云：“侯静山，百年人也[7]，不可不晤。”遂以仆马往招叟。叟至经日，仙犹未来。焚香祠之。忽闻屋上大声叹赞曰：“好人家！”众惊顾。俄檐间又言之。叟起曰：“大仙至矣。”群从叟岸帻出迎[8]。又闻作拱致声[9]。既入室，遂大笑纵谈。时少宰兄弟尚诸生[10]，方人闾归[11]。仙言：“二公闾卷亦佳[12]；但经不熟[13]，再须勤勉，云路亦不远矣[14]。”二公敬问祖病，曰，“生死事大，其理难明。”因共知其不祥。无何，太先生谢世[15]。旧有猴人，弄猴于村。猴断锁而逸，不可追，入山中。数十年，人犹见之。其走飘忽，见人则窜。后渐入村中，窃食果饵，人皆莫之见。一日，为村人所睹，逐诸野，射而杀之。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，但觉身轻如叶，一息百里[16]。遂往依河间叟。曰：“汝能奉我，我为汝致富。”因自号静山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高少宰：指高珩。高珩号念东。少宰，对吏部的别称，高珩曾任吏部侍郎，故称其为“少宰”。详见《上仙》注。

[2]崇祯：明思宗朱由检年号（1628—1644）。

[3]托神：迷信所说的神灵托附人身，显示灵异。河间：今河北省河间县。

[4]休咎：吉凶。

[5]肴核：指肉类、果类食品。

[6]寝疾：卧病。

[7]百年人：年老有道之人。

[8]岸帻（zé 帻）：巾高露额。岸，露额曰岸。帻，头巾。

[9]拱致：拱手致意。

[10]少宰兄弟：指珩及其兄高玮、弟高 。高玮、高珩以崇祯己卯（崇祯十二年）年同中乡试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六。在诸兄弟中，玮、珩中乡试最早。所云“时少宰兄弟尚诸生”，时间当在玮、珩中乡试之前。

[11]人闾（wéi 违）归：指参加乡试回来。

[12]二公：指高玮、高珩。

[13]经：指儒家的“五经”。

[14]云路：直上青云之路，喻仕途。

[15]太先生：指高念东祖父。太，对上辈的尊称。

[16]一息：呼吸之间，极言时间短暂。

钱流

沂水刘宗玉云[1]：其仆杜和，偶在园中，见钱流如水，深广二三尺许。杜惊喜，以两手满掬，复偃卧其上[2]。既而起视，则钱已尽去；惟握于手者尚存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水：山东县名。

[2]偃卧：仰卧。偃，仰。

郭生

郭生，邑之东山人[1]。少嗜读，但山村无所就正，年二十余，字画多讹。先是，家中患狐，服食器用，辄多亡失，深患苦之。一夜读，卷置案头，被狐涂鸦[2]；甚者，狼藉不辨行墨[3]。因择其稍洁者辑读之，仅得六七十首。心甚恚愤而无如何。又积窗课二十余篇[4]，待质名流[5]。晨起，见翻摊案上，墨汁浓 殆尽[6]。恨甚。会王生者，以故至山，素与郭善，登门造访。见污本，问之。郭具言所苦，且出残课示王。王谛玩之[7]，其所涂留，似有春秋[8]；又复视 卷[9]，类冗杂可删。诃曰：“狐似有意。不惟勿患，当即以为师。”过数月，回视旧作，顿觉所涂良确。于是改作两题，置案上，以覘其异。比晓，又涂之。积年余，不复涂；但以浓墨洒作巨点，淋漓满纸。郭异之，持以白王。王阅之曰：“狐真尔师也，佳幅可售矣[10]。”是岁，果入邑庠[11]。郭以是德狐[12]，恒置鸡黍[13]，备狐啖饮。每市房书名稿[14]，不自选择，但决于狐。由是两试俱列前名[15]，人闹中副车[16]。时叶、缪诸公稿[17]，风雅艳丽，家弦而户诵之。郭有抄本，爱惜臻至。忽被倾浓墨碗许于上，污荫几无余字；又拟题构作[18]，自觉快意，悉浪涂之[19]；于是渐不信狐。无何，叶公以正文体被收，又稍稍服其先见。然每作一文，经营惨淡，辄被涂污。自以屡拔前茅[20]，心气颇高，以是益疑狐妄。乃录向之洒点烦多者试之，狐又尽 之。乃笑曰：“是真妄矣！何前是而今非也？”遂不为狐设饌，取读本锁箱篋中。旦见封锢俨然，启视则卷面涂四画，粗于

指；第一章画五，二章亦画五，后即无有矣。自是狐竟寂然。后郭一次四等[21]，两次五等，始知其兆已寓意于画也。异史氏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[22]，天道也。名小立，遂自以为是，执叶、缪之余习，狃而不变[23]，势不至大败涂地不止也。满之为害如是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邑之东山：淄川东山。邑，指淄川。

[2]涂鸦：涂抹、胡乱涂写。卢仝《示添丁》诗“忽来案上翻墨汁，涂抹诗书如老鸦。”

[3]行(háng 杭)墨：行格字迹。

[4]窗课：谓塾中习作的文章。课，课业。

[5]质：就正。

[6](c 此)：以笔蘸墨，此指为墨汁涂染、污渍。

[7]谛(dì 缔)玩：仔细玩味。

[8]春秋：谓褒贬之道。相传孔子据鲁史作《春秋》，起自鲁隐公元年，止于鲁哀公十四年，凡二百四十二年。这部书叙事简括，但字里行间“寓褒贬，别美恶”，世称春秋笔法。

[9](wò 卧)卷：被涂抹的文卷。！，沾污。

[10]佳幅：佳作。可售：指可考中。韩愈《祭虞部张员外文》：“司我明试，时维邦彦，各以文售，幸皆少年。”

[11]入邑庠：指考中秀才。明清时代称县学为邑庠。

[12]德：感恩、感德。

[13]鸡黍：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(丈人)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。”

后·因称鸡黍为招待客人的饭菜。

[14]市：买。房书名稿：进士考试的优秀闱墨。顾炎武《日知录·十八房》：“房稿，则十八房进士之作。”明清时书贾常刊印房稿，供应考者学习。

[15]两试：明清科举制，诸生每三年参加两次考试，一为岁试，一为科试。参加岁考，成绩优异者可补膳生员（即生）。科试成绩优异者可录送乡试。

[16]入闱：指参加乡试。副贡：副贡。乡试名额已满，额外录取，贡入太学，称副榜贡生，简称副贡。清初副贡仍需参加岁试，故下文有“一次四等，两次五等”之说。

[17]叶、缪诸公：待考。

[18]构作：制作、写作。

[19]浪涂：任意涂抹。

[20]前茅：原指行军时的先头部队。古代行军时，前哨以茅为旌，遇敌情或变故，则举茅以示警告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前茅虑无。”后称考试成绩优秀，榜示名次在前为“名列前茅”。

[21]四等：岁考时，考生试卷分为六等：文理平通者为第一等，文理亦通者为第二等，文理略通者为第三等，文理有疵者为第四等，文理荒缪者为第五等，文理不通者为第六等。

[22]“满招损”二句，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意为：自满则招受损害，谦虚则得到补益。

[23]狃（ni 纽）：习以为常。

金生色

金生色，晋宁人也[1]。娶同村木姓女。生一子，方周岁。金忽病，自分必死，谓妻曰：“我死，子必嫁，勿守也！”妻闻之，甘词厚誓[2]，期以必死。金摇手呼母曰：“我死，劳看阿保[3]，勿令守也。”母哭应之。既而金果死。木媪来吊，哭已，谓金母曰：“天降凶忧，婿遽遭命[4]。女太幼弱，将何为计？”母悲悼中，闻媪言，不胜愤激，盛气对曰：“必以守！”媪惭而罢。夜伴女寝，私谓曰：“人尽夫也[5]。以儿好手足，何思无良匹？小儿女不早作人家，眈眈守此襁褓物[6]，宁非痴子？倘必令守，不宜以面目好相向[7]。”金母过，颇闻余语，益恚[8]。明日，谓媪曰：“亡人有遗嘱，本不教妇守也。今既急不能待，乃必以守！”媪怒而去。母夜梦子来，涕泣相劝，心异之。使人言于木，约殡后听妇所适[9]。而询诸术家[10]，本年墓向不利[11]。妇思自以售[12]，之中[13]，不忘涂泽[14]。居家犹素妆；一归宁，则崭然新艳。母知之，心弗善也；以其将为他人妇，亦隐忍之。于是妇益肆。

村中有无赖子董贵者，见而好之，以金啖金邻姬[15]，求通殷勤于妇。夜分，由姬家逾垣以达妇所，因与会合。往来积有旬日，丑声四塞，所不知者惟母耳。妇室夜惟一小婢，妇腹心也。一夕，两情方洽，闻棺木震响，声如爆竹。婢在外榻，见亡者自幃后出[16]，戴剑入寝室去。俄闻二人骇诧声。少顷，董裸奔出。无何，金摔妇发亦出。妇大噪。母惊起，见妇赤体走去，方将启关。问之不答。出门追视，寂不闻声，竟迷所往。入妇室，灯火犹亮。

见男子履，呼婢；婢始战惕而出，具言其异，相与骇怪而已。

董窜过邻家，团伏墙隅。移时，闻人声渐息，始起。身无寸缕，苦寒甚战，将假衣于媪。视院中一室，双扉虚掩，因而暂入。暗摸榻上，触女子足，知为邻子妇。顿生淫心，乘其寝，潜就私之。妇醒，问：“汝来乎？”应曰：“诺。”妇竟不疑，狎褻备至。

先是，邻子以故赴北村，嘱妻掩户以待其归。既返，闻室内有声，疑而审听，音态绝秘。大怒，操戈入室。董惧，窜于床下。子就戮之。又欲杀妻；妻泣而告以误，乃释之。但不解床下何人。呼母起，共火之，仅能辨认。视之，奄有气息；诘其所来，犹自供吐。而刃伤数处，血溢不止，少顷已绝。姬仓皇失措，谓子曰：“捉奸而单戮之，子且奈何？”子不得已，遂又杀妻。

是夜，木翁方寝，闻户外拉杂之声；出窥，则火炽于檐，而纵火人犹徨未去。翁大呼，家人毕集。幸火初燃，尚易扑灭。命人操弓弩，逐搜纵火者。见一人捷如猿[17]，竟越垣去。垣外乃翁家桃园，园中四缭周墉皆峻固[18]。数人梯登以望，踪迹殊杳；惟墙下块然微动，问之不应，射之而。启扉往验，则女子白身卧，矢贯胸脑。细烛之，则翁女而金妇也。骇告主人。翁媪惊惶欲绝，不解其故。女合眸，面色灰败，口气细于属丝[19]。使人拔脑矢，不可出；足踏顶项而后出之。女嚶然一呻[20]，血暴注，气亦遂绝。翁大惧，计无所出。

既曙，以实情白金母，长跽哀祈[21]。而金母殊不怨怒，但告以故，令自营葬。金有叔兄生光，怒登翁门，诟数前非[22]。翁惭沮，赂令罢归。而终不知妇所私者何人。俄邻子以执奸自首，既薄责释讫；而妇兄马彪素健讼，具词控妹冤。官拘姬；姬惧，悉供颠末。又唤金母；母托疾，遣生光代

质，具陈底里。于是前状并发，牵木翁夫妇尽出，一切廉得其情[23]。木以诲女嫁，坐纵淫[24]，笞；使自赎，家产荡焉。邻姬导淫，杖之毙。案乃结。异史氏曰：“金氏子其神乎！谆嘱醮妇[25]，抑何明也！一人不杀，而诸恨并雪，可不谓神乎！邻媪诱人妇，而反淫己妇；木媪爱女，而卒以杀女。呜呼！‘欲知后日因，当前作者是[26]’，报更速于来生矣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 晋宁：州县名。唐置晋宁县，元为晋宁州，地在云南省昆明市南部，滇池以南。

[2] 甘词厚誓：甜言蜜语，恳切发誓。

[3] 阿(è)保：保护养育，语见《汉书·丙吉传》。就本篇文意，似指遗孤乳名。

[4] 遽遭命：意谓突然死去。“遭命”，讳言夭死之词。

[5] 人尽夫也：意为人人都可以做丈夫。语出《左传·桓公十五年》。雍姬谓其母曰：“父与夫孰亲？”其母曰：“人尽夫也，父一而已，胡可比也。”

[6] 眈眈：垂目注视。 褓：代指小几，见《婴宁》注。

[7] 不宜以面目好相向：意为不能以好脸相待。

[8] 恚(huì 惠)：怒、恨。

[9] 听：任凭。适：适人，嫁人。

[10] 术家：指从事择日、占卜、星相、风水等迷信活动为生的人。

[11] 本年墓向不利：旧时举行葬礼，必请术家选择墓地，选定时日、墓向，方得安葬。如有碍忌，则暂膺，另作选择。

[12] 自(xuàn 炫)以售：此指卖弄风姿，意欲改嫁。自，自我矜夸。曹植《术自试表》：“夫自 自媒者，士女之丑行也。”《越绝书·越绝外传·记范伯》：“ 女不贞， 士不信。”

[13] (cuī 催)：古代丧服名。，亦作“衰”，披于胸前的麻布条。，丧服中的麻布带，在首为首，在腰为腰。

[14] 涂泽：涂脂抹粉。

[15] 啖：买通、贿赂。

[16] 幛：帷障。

[17] (qiáo 乔)捷：矫健。

[18] 四缭周墉(y ng 庸)：四面环有垣墙。燎，绕。墉，垣墙。

[19] 气细于属(zhu 主)丝：意谓气息微弱，不能吹动属丝。属丝，即属纼。人将死，在口鼻上放新丝绵，以观察有无呼吸。纼，即新丝绵，质轻，遇气即动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疾病，男女改服，属纼以俟绝气。”

[20] 嚶然：鸟鸣声。此处形容声音细弱。

[21] 长跽(jì 忌)：长跪，直挺挺地跪着。

[22] 数(shù 署)：列举罪状。

[23] 廉：考查。

[24] 坐：定罪，定其罪。

[25] 醮(jiào 较)妇：再嫁其妇。醮，妇女改嫁。

[26] 欲知后日因，当前作者是：意为未来吉凶祸福的原因，就是今日之所作为。此为佛教因果之说。《传灯录》卷二十三“天师曰：前生是因，今

生是果。”即此二句的含义。

彭海秋

莱州诸生彭好古[1]，读书别业，离家颇远。中秋未归，岑寂无偶。念村中无可共语；惟丘生是邑名士，而素有隐恶[2]，彭常鄙之。月既上，倍益无聊，不得已，折简邀丘。饮次，有剥啄者[3]。斋僮出应门，则一书生，将谒主人。彭离席，肃客人。相揖环坐，便询族居。客曰：“小生广陵人[4]，与君同姓，字海秋。值此良夜，旅邸倍苦。闻君高雅，遂乃不介而见[5]。”视其人，布衣洁整，谈笑风流。彭大喜曰：“是我宗人。今夕何夕，遣此嘉客！即命酌，款若夙好。察其意，似甚鄙丘；丘仰与攀谈[6]，辄傲不为礼。彭代为之惭，因挠乱其词[7]，请先以俚歌侑饮[8]。乃仰天再咳，歌“扶风豪士之曲[9]”。相与欢笑。客曰：“仆不能韵[10]，莫报阳春[11]。倩代者可乎？”彭言：“如教。”客问：“莱城有名妓无也？”彭答云：“无。”客默然良久，谓斋僮曰：“适唤一人，在门外，可导入之。”僮出，果见一女子逡巡户外。引之入，年二八已来，宛然若仙。彭惊绝，掖坐[12]。衣柳黄帔，香溢四座。客便慰问：“千里颇烦跋涉也。”女含笑唯唯。彭异之，便致研诘。客曰：“贵乡苦无佳人，适于西湖舟中唤得来。”谓女曰：“适舟中所唱‘薄郎曲’[13]，大佳。请再反之[14]。”女歌云：“薄郎，牵马洗春沼[15]。人声远，马声杳；江天高，山月小。掉头去不归，庭中生白晓。不怨别离多，但愁欢会少。眠何处？勿作随风絮[16]。便是不封侯[17]，莫向临邛去[18]！”客于袜中出玉笛，随声便串[19]。曲终笛止，彭惊叹不已，曰：“西湖至此，何止千里，咄嗟招来[20]，

得非仙乎？”客曰：“仙何敢言，但视万里犹庭户耳。今夕西湖风月，尤盛曩时，不可不一观也，能从游否？”彭留心欲觐其异，诺言：“幸甚。”客问：“舟乎，骑乎？”彭思舟坐为逸，答言：“愿舟。”客曰：“此处呼舟较远，天河中当有渡者。”乃以手向空招曰：“舡来，舡来[21]！我等要西湖去，不吝偿也。”无何，彩船一只，自空飘落，烟云绕之。众俱登。见一人持短棹；棹末密排修翎[22]，形类羽扇；一摇羽，清风习习。舟渐上入云霄，望南游行，其驶如箭。

逾刻，舟落水中。但闻弦管敖曹，鸣声聒。出舟一望，月印烟波，游船成市。榜人罢棹[23]，任其自流。细视，真西湖也。客于舱后，取异肴佳酿，欢然对酌。少间，一楼船渐近，相傍而行。隔窗以窥，中有二三人，围棋喧笑。客飞一向女曰：“引此送君行[24]。”女饮间，彭依恋徘徊，惟恐其去，蹴之以足。女斜波送盼。彭益动，请要后期[25]。女曰：“如相见爱，但问娟娘名字，无不知者。”客即以彭绫巾授女，曰：“我为若代订三年之约。”即起，托女子于掌中，曰：“仙乎，仙乎[26]！”乃扳邻窗，捉女人；窗目如盘，女伏身蛇游而进，殊不觉隘。俄闻邻舟曰：“娟娘醒矣。”舟即荡去。遥见舟已就泊，舟中人纷纷并去，游兴顿消。遂与客言，欲一登岸，略同眺瞩。

才作商榷，舟已自拢。因而离舟翔步[27]，觉有里余。客后至，牵一马来，令彭捉之。即复去，曰：“待再假两骑来。”久之不至。行人已稀；仰视斜月西转，天色向曙。丘亦不知何往。捉马营营[28]，进退无主。振辔至泊舟所[29]，则人船俱失。念腰空匮，倍益忧皇。天大明，见马上有小错囊[30]；探之，得白金三四两。买食凝待，不觉向午。计不如暂访娟娘，可以徐察丘耗。比讯娟娘名字，并无知者，兴转萧索[31]。次日遂行。马调良

[32]，幸不蹇劣，半月始归。

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，斋僮归白：“主人已仙去。”举家哀涕。

谓其不返。彭归，系马而人。家人惊喜集问，彭始具白其异。因念独还乡井，恐丘家闻而致诘，戒家人勿播。语次，道马所由来。众以仙人所遗，便悉诣厩验视[33]。及至，则马顿渺，但有丘生，以草缠絜枥边[34]。骇极，呼彭出视。见丘垂首栈下[35]，面色灰死，问之不言，两眸启闭而已。彭大不忍，解扶榻上，若丧魂魄。灌以汤 [36]，稍稍能咽。中夜少苏，急欲登厕；扶掖而往，下马粪数枚。又少饮啜，始能言。彭就榻研问之，丘云：“下船后，彼引我闲语。至空处，戏拍项领，遂迷闷颠踣。伏定少刻，自顾已马。心亦醒悟，但不能言耳。是大辱耻，诚不可以告妻子，乞勿泄也！”彭诺之，命仆马驰送归。彭自是不能忘情于娟娘。又三年，以姊丈判扬州[37]，因往省视。州有梁公子，与彭通家[38]，开筵邀饮。即席有歌姬数辈，俱来祇谒[39]。公子问娟娘，家人白以病。公子怒曰：“婢子声价自高，可将索子系之来！”彭闻娟娘名，惊问其谁。公子云：“此妈女，广陵第一人。缘有微名，遂倨而无礼。”彭疑名字偶同；然突自急[40]，极欲一见之。无何，娟娘至，公子盛气排数[41]。彭谛视，真中秋所见者也。谓公子曰：“是与仆有旧，幸垂原恕。”娟娘向彭审顾，似亦错愕。公子未遑深问，即命行觞。彭问：“‘薄郎曲’犹记之否？”娟娘更骇，目注移时，始度旧曲。听其声，宛似当年中秋时。酒阑，公子命侍客寝。彭捉手曰：“三年之约，今始践耶？”娟娘曰：“昔日从人泛西湖，饮不数厄，忽若醉。间，被一人携去，置一村中。一僮引妾入；席中三客，君其一焉。后乘舫至西湖，送妾自窗归，把手殷殷。每所凝念，谓是幻梦；而绫巾宛在，今犹什袭藏之。”彭告以故，相共叹咤。娟娘纵体入怀，哽咽而言曰：“仙人已作良媒，君勿以风尘可弃[42]，遂舍念此苦海人。”彭曰：“舟中之约，一日未尝去心。卿倘有意，则泻囊货马，所不惜耳。”诘旦，告公子；又称赁于别驾[43]，千金削其

籍[44]，携之以归，偶至别业，犹能识当年饮处云。异史氏云：“马而人，必其为人而马者也[45]；使为马，正恨其不为人耳。狮象鹤鹏，悉受鞭策，何可谓非神人之仁爱之乎？即订三年约，亦度苦海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 莱州：明清府名，府治在今山东省掖县。

[2] 隐恶：隐匿的恶行、恶德。

[3] 剥啄者：敲门的人。韩愈《剥啄行》：“剥剥啄啄，有客至门。”剥啄，叩门声。

[4] 广陵：旧郡名，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。

[5] 不介而见：没经人介绍就直接拜见。《文选》李《运命论》：“不介而自亲。”李善注：“介，介绍也。”

[6] 仰与攀谈：以仰慕的态度和他交谈。

[7] 挠乱其词：打乱他们的话头。

[8] 俚歌：民间歌谣。侑饮：劝酒。

[9] 扶风豪士之曲：唐代诗人李白有《扶风豪士歌》，赞美扶风豪士意气相投，情谊深厚。扶风，古郡名，郡治在今陕西凤翔县一带。

[10] 韵：指歌唱。蔡邕《弹琴赋》：“繁弦既抑，雅韵乃扬。”

[11] 阳春：古乐曲名。宋玉《对楚王问》：“客有歌于中者，其始曰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……其为阳春、白雪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。”“阳春”，属于高级的乐曲，这里用以对别人歌曲的美称。报，回答。

[12] 掖：扶持。

[13] 薄郎：旧时女子对情郎的呢称，犹言“冤家”。薄，薄情、负心。

[14] 再反之：再唱一遍。反，重复。

[15] 牵马洗春沼：在春天的沼池洗刷马匹。

[16] 随风絮：随风飘荡的柳絮，喻远游漫无底止。

[17] 便是不封侯：指外出觅官不成。王昌龄《闺怨》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

[18] 莫向临邛去：指不要另觅新欢。孟郊《古离别》：“欲别牵郎衣，郎今到何处？不恨归来迟，莫向临邛去。”临邛，今四川省邛崃县，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到临邛卓王孙家作客，卓女文君夜奔相如，成为夫妇。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。

[19] 串：演奏。

[20] 咄（duó 夺）嗟：呼吸之间，表示时间仓促。

[21] 舡（xi ng 香）：船。

[22] 棹末：船桨的末端。

[23] 榜（bàng 棒）人：摇船的人。

[24] 引：引觞，举怀；指饮酒。

[25] 请要（y o 夭）后期：请求约定后会的日期。要，相约。

[26] “仙乎，仙乎”：《飞燕外传》：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曾歌舞归风送远之曲，歌酣，“后扬袖曰：仙乎仙乎，去故而就新，宁忘怀乎？”这里称“仙乎仙乎”，兼有送归惜别之意。

[27] 翔步：安步、闲步的意思。翔，安舒的样子。

[28] 营营：徘徊，周旋。扬雄《校猎赋》：“羽骑营营。”注：“营营，周旋貌。”

[29] 振辔：抖动马缰！指驰马而行。

[30] 错囊：全线绣制的袋子。

[31] 萧索：冷淡；低落。

[32] 调良：驯良。

[33] 厩（jiù 旧）：马棚。

[34] 枥：马槽。

[35] 栈：牲口棚。

[36] 汤（yì 义）：稀粥。

[37] 判扬州：为扬州府通判。判，通判，官名，明清时设于各府，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。

[38] 通家：世交。

[39] 祗（zhì 只）谒：拜见。祗，恭敬。谒，进见。

[40] 突突：形容心跳！谓情绪激动。

[41] 盛气：满脸怒气的样子。排数（sh 黍）：斥责，数落。

[42]风尘：旧指妓女生活，这里指妓女。

[43]别驾：明清时尊称“通判”为“别驾”。

[44]削其籍：从乐籍中除掉她的名字；指为娟娘赎身。籍，指乐户或官妓的名册。

[45] 为人而马者：为人行事象畜牲一样。

堪輿

沂州宋侍郎君楚家[1]，素尚堪輿[2]；即闺阁中亦能读其书[3]，解其理。宋公卒，两公子各立门户，为父卜兆[4]。闻有善青乌之术者[5]，不惮千里，争罗致之。于是两门术士，召致盈百；日日连骑遍郊野，东西分道出入，如两旅[6]。经月余，各得牛眠地[7]，此言封侯，彼言拜相[8]。兄弟两不相下，因负气不为谋，并营寿域[9]，锦棚彩幢[10]，两处俱备。灵輿至岐路[11]，兄弟各率其属以争，自晨至于日昃[12]，不能决。宾客尽引去。异夫凡十易肩，困惫不举，相与委柩路侧。因止不葬，鸠工构庐[13]，以蔽风雨。兄建舍于旁，留役居守，弟亦建舍如兄；兄再建之，弟又建之：三年而成村焉。积多年，兄弟继逝；嫂与娣始合谋[14]，力破前人水火之议[15]，并车入野，视所择两地，并言不佳，遂同修聘贄[16]，请术人另相之。每得一地，必具图呈闺阁，判其可否。日进数图，悉疵摘之[17]。旬余，始卜一域。嫂览图，喜曰：“可矣。”示娣。娣曰：“是地当先发一武孝廉。”葬后三年，公长孙果以武庠领乡荐[18]。异史氏曰：“青乌之术，或有其理；而癖而信之，则痴矣。况负气相争，委柩路侧，其于孝弟之道不讲，奈何冀以地理福儿孙哉！如闺中宛若[19]，真雅而可传者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州：州府名。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，雍正以后升为府。宋侍郎：指宋之普，崇祯戊辰（1628）进士，官至户部左侍郎。入清后，任常州知府。“顺治十二年乞休。”见康熙《沂州志》及《常州府志》。

[2]堪輿：《文选·甘泉赋》注引许慎的解释：“堪，天道也；輿，地道也。”古时有堪輿家，见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。后世称相地形、看风水为堪輿，谓墓葬的地形风水可以决定后人祸福。

[3]闺：即闺阁，妇女所居之内室。

[4]卜兆：选择墓地。兆，墓域。

[5]青乌之术：即堪輿之术。相传汉代有青乌子，亦称青乌或青乌先生，为著名的堪輿术士。《抱朴子·极言》：“相地理，则书青乌之说。”

[6]两旅：两支军队。旅，军旅；古代以上卒五百人为旅。

[7]牛眠地：俗称“吉地”，即风水好之墓地。《晋书·周光传》：“初，陶侃微时，丁艰，将葬，家中忽失牛，而不知所在。遇一老父谓曰：前冈见一牛眠山污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极人臣矣。”后因称风水好的墓地为“牛眠地”。

[8]封侯、拜相：指做高官。侯，古代五等爵位的第二等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王者之制禄爵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凡五等。”拜相：任宰相。拜，授官。

[9]寿域：墓地，墓穴。

[10]锦棚彩幢（chuang 床）：丧家为礼祭死者所制作的彩棚、彩幡。孙廷铨《颜山杂记》卷二：“大家治丧，邀人作棚场，结为楼阁雕墙，高者二、三丈，皆以布帛杂彩为之，照耀山谷。”

[11]灵輿：灵车、灵柩。

[12]日昃（zè 仄）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手稿本作“旦昃”。日昃，又作“日仄”，太阳偏西。《易·丰》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（蚀）。”

[13]鸠工：聚集工匠。

[14]娣（dì弟）：弟妻。

[15]水火之议：水火不相客的争论。

[16]聘贄：聘礼。贄，初见时所赠之礼物。

[17]疵（c 雌）摘：指摘毛病。疵，毛病。

[18]武庠：此指武秀才。明清时府、州、县学分文库、武庠。领乡荐：考中举人；此指中武举。

[19]宛（yu n 冤）若：本古女子名，后指称妯娌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：“神君者，长陵女子，以子死悲哀，故见神于先后宛若。”《集解》和《素隐》，谓宛若为名字，先后即今妯娌。后因称妯娌为宛若。

奚氏

南三复，晋阳世家也[1]。有别墅，去所居十里余，每驰骑日一诣之。适遇雨，途中有小村，见一农人家，门内宽敞，因投止焉。近村人固皆威重南。少顷，主人出邀，踟躇甚恭[2]。入其舍，斗如[3]。客既坐，主人始操[4]，殷勤扫[5]。既而泼蜜为茶。命之坐，始敢坐。问其姓名，自言：“廷章，姓奚。”未几，进酒烹雏，给奉周至。有笄女行炙[6]，时止户外，稍稍露其半体，年十五六，端妙无比。南心动。雨歇既归，系念綦切[7]。越日，具粟帛往酬，借此阶进。是后常一过奚，时携肴酒，相与留连。女渐稔[8]，不甚避忌，辄奔走其前。睨之，则低鬟微笑。南益惑焉，无三日不往者。一日，值奚不在，坐良久，女出应客。南捉臂押之。女惭急，峻拒曰：“奴虽贫，要嫁[9]，何贵倨凌人也[10]！”时南失偶，便揖之曰：“倘获怜眷，定不他娶。”女要誓[11]；南指矢天日[12]，以坚永约，女乃允之。

自此为始，瞰奚他出，即过缝绻。女促之曰：“桑中之约[13]，不可长也。日在[14]之下[14]，倘肯赐以姻好，父母必以为荣，当无不谐。宜速为计！”南诺之。转念农家岂堪匹偶，姑假其词以因循之。会媒来为议姻于大家，初尚踌躇；既闻貌美财丰，志遂决。女以体孕，催并益急，南遂绝迹不往。无何，女临蓐，产一男。父怒女[15]。女以情告，且言：“南要我矣。”奚乃释女，使人问南；南立却不承。奚乃弃儿，益扑女。女暗哀邻妇，告南以苦。南亦置之。女夜亡，视弃儿犹活，遂抱以奔南。款关而告闾

者曰[16]：“但得主人一言，我可不死。彼即不念我，宁不念儿耶？”闾人具以达南，南戒勿内。女倚户悲啼，五更始不复闻。质明视之[17]，女抱儿坐僵矣。

奚忿，讼之上官，悉以南不义，欲罪南。南惧，以千金行赂得免。大家梦女披发抱子而告曰：“必勿许负心郎；若许，我必杀之！”大家贪南富，车许之。既亲迎，而奁妆丰盛，新人亦娟好。然善悲，终日未尝睹欢容；枕席之间，时复有涕[18]。问之，亦不言。过数日，妇翁来，入门便泪，南未遑问故，相将入室。见女而骇曰：“适于后园，见吾女缢死桃树上；今房中谁也？”女闻言，色暴变，仆然而死。视之，则奚女。急至后园，新妇果自经死。骇极，往报奚。奚发女家，棺启尸亡。前忿未蠲[19]，倍益惨怒，复讼于官。官以其情幻，拟罪未决。南又厚饵奚[20]，哀令休结；官亦受其贿赂，乃罢。而南家自此稍替[21]。又以异迹传播，数年无敢字者[22]。

南不得已，远于百里外聘曹进士女。未及成礼，会民间讹传，朝廷将选良家女充掖庭[23]，以故有女者，悉送归夫家。一日，有姬导一舆至，自称曹家送女者。扶女入室，谓南曰：“选嫔之事已急，仓卒不能如礼，且送小娘子来。”问：“何无客？”曰：“薄有奁妆，相从在后耳。”姬草草径去。南视女亦凤致，遂与谐笑。女俯颈引带，神情酷类奚女。心中作恶，第未敢言。女登榻，引被幃首而眠。亦谓是新人常态，弗为意。日敛昏[24]，曹人不至，始疑。捋被问女[25]，而女亦奄然冰绝。惊怪莫知其故，驰告曹[26]，曹竟无送女之事。相传为异。时有姚孝廉女新葬，隔宿为盗所发，破材失尸。闻其异，诣南所征之[27]，果其女。启衾一视，四体裸然。姚怒，质状于官。官以南屡无行，恶之，坐发冢见尸[28]，论死。

异史氏曰：“始乱之而终成之，非德也；况誓于初而绝于后

乎？撻于室，听之；哭于门，仍听之：抑何其忍！而所以报之者，亦比

李十郎惨矣[29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晋阳：春秋时晋邑名，故城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古城营。

[2] ：形容行动小心戒惧的样子。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 。”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局本又作 。”，曲身、弯腰； ，小步行走。

[3]斗如：如斗，形容狭小。

[4] (huì 慧)：扫帚。

[5] (fān 范)扫：即洒扫。

[6]笄(jī 机)女：古以女子十五岁为“及笄”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女子……十有五而笄。”笄，头簪，古代女子十五岁收发，以簪插定发髻。

[7]綦(qí 起)切：甚切。綦，极、甚。

[8]稔(rěn 忍)：熟悉。

[9]要(yào 腰)嫁：要约而嫁，指按照婚礼聘订。

[10]贵倨凌人：仗势欺人。贵，高贵。倨，傲慢。

[11]要誓：要求对方盟誓。

[12]指天矢日：指着天日发誓。矢，誓。

[13]桑中之约：指男女幽会。语出《诗·风·桑中》。

[14] (píng 平) (méng 蒙)：帷帐，在旁曰“ ”，在上曰“ ”，引申为覆盖、庇护。扬雄《法言·吾子》：“震风陵雨，然后知夏屋之为也。”这里指南三复的管辖、统治。

[15] (páng 旁)：掠，笞打。

[16]阍(hūn 昏)者：看门的人。

[17]质明：黎明。

[18]涕 ：眼泪、鼻液。

[19]蠲(juān 捐)：消除。

[20]饵：利诱、贿赂。

[21]稍替：稍见衰落。

[22]无敢字者：无人敢把女儿许配给他。旧称女子许嫁为“字”。

[23]充掖庭：意思是充当嫔妃、宫女。掖庭，宫中旁舍，为嫔妃所居之地。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：“五陵豪族，充选掖庭；四姓良家，驰名永巷。”

[24]日敛昏：天已黑。

[25]捋(luō 罗)被：掀开被子。

[26] (bēng 崩)：使者，传信的人。

[27]征：验证、查看。

[28]坐：坐罪，犯罪而受判处。

[29]李十郎：唐人小说《霍小玉传》中人物，详见《武孝廉》注。

梁彦

徐州梁彦，患鼽嚏[1]，久而不已。一日，方卧，觉鼻奇痒，速起大嚏。有物突出落地，状类屋上瓦狗[2]，约指顶大。又嚏，又一枚落。四嚏凡落四枚。蠢然而动，相聚互嗅。俄而强者啗弱者以食；食一枚，则身顿长。瞬息吞并，止存其一，大于鼠矣[3]。伸舌周匝[4]，自舐其吻，梁大愕，踏之，物缘袜而上，渐至股际。捉衣而撼摆之，粘据不可下。顷人衿底，爬搔腰肋。大惧，急解衣掷地。扪之，物已贴伏腰间。推之不动，掐之则痛，竟成赘疣[5]；口眼已合，如伏鼠然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鼽(qiú 求)嚏：病名。鼻出清涕，打喷嚏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秋季行夏令，则其国大水，冬藏殃败，民多鼽嚏。”

[2]瓦狗：瓦屋脊上其形如狗的饰物，迷信传说可以镇邪。

[3] (sh 石)鼠：鼠的一种。头似兔，尾有毛，青黄色。

[4]周匝(z 札)：转动。

[5]赘疣(yóu 尤)：肉瘤。

龙肉

姜太史玉璇言[1]：“龙堆之下[2]，掘地数尺，有龙肉充牒其中[3]。任人割取，但勿言‘龙’字。或言‘此龙肉也’，则霹雳震作，击人而死。”太史曾食其肉，实不谬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姜玉璇：姜元衡，字玉璇，即墨（今山东省即墨县）人。顺治六年进士，曾任内翰林宏文院侍讲、江南主考等职。见同治《即墨县志》卷七。太史，明清两代习称翰林为“太史”。

[2]龙堆：地名，疑指白龙堆，天山南路之沙漠，沙堆形如卧龙，无头有尾，高大者二三丈。（）

[3]牒（rèn 认）：满。

卷六

潞令

宋国英，东平人[1]，以教习授潞城令[2]，贪暴不仁，催科尤酷[3]，毙杖下者，狼籍于庭[4]。余乡徐白山适过之，见其横[5]，讽曰[6]：“为民父母，威焰固至此乎？”宋扬扬作得意之词曰，“喏！不敢！官虽小，莅任百日，诛五十八人矣。”后半年，方据案视事[7]，忽瞪目而起，手足挠乱，似与人撑拒状。自言曰：“我罪当死，我罪当死！”扶入署中，逾时寻卒。呜呼！幸有阴曹兼摄阳政[8]；不然，颠越货多[9]，则“卓异”声起矣[10]，流毒安穷哉！

异史氏曰：“潞子故区[11]，其人魂魄毅[12]，故其为鬼雄。今有一宫握篆于上[13]，必有一二鄙流，夙承而痔舐之[14]。其方盛也，则竭攫未尽之膏脂，为之具锦屏[15]；其将败也，则驱诛未尽之肢体，为之乞保留[16]，官无贪廉，每莅一任，必有此两事，赫赫者一日未去[17]，则卫者不敢不从[18]。积习相传，沿为成规，其亦取笑于潞城之鬼也已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东平：州名。清属泰安府，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。

[2]以教习授潞城令：以教习的资格，被任命为潞城县令。教习，明清学官，均由进士充任。潞城，县名，今属山西省。

[3]催科尤酷，催征赋税，尤为严酷。赋税有法令科条，故称催科。

[4]狼籍于庭，谓毙死者的尸体杂列堂下，极言杖毙者之多。狼籍，纵横散乱。

[5]横，横暴。

[6]讽：委婉劝责。

[7]视事：犹言办公。

[8]兼摄，兼理。摄，代理。

[9]颠越货多：谓杀人掠财甚多。《尚书·康诰》：“杀越人于货，不畏死。”孔安国传，“杀人颠越人，于是以取货利。”

[10]“卓异”声起矣，谓“卓异”的政声便会传扬开来。明清时每三年对官员举行一次考绩，地方官的考绩称“大计”，由州、县官上至府、道、司，层层对属员进行考察，最后送由督、抚核定，报呈吏部；“大计”最好的评语为“卓异”。声，声誉。

[11]潞子故区，春秋时潞子封国故地。指潞子婴儿国，赤狄别族所建，为晋所灭。汉于其故地置潞县，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。

[12]魂魄毅：精魂刚毅。语出《楚辞·九歌·国殇》。此指被宋国英残酷杀害的潞人死后犹追索宋命。

[13]握篆：执掌官印。旧时印章多用篆文，因称官印为“篆”。

[14]夙承而痔舐(zhì试)之：顺应官势极尽逢迎谄媚之能事。夙，夙从，顺风而从。承，逢迎。痔舐，舐痛吮痔，谓谄媚逢迎，卑鄙无耻。详《劳山道士》注。

[15]“其方盛”三句，谓当其官势正盛之时，逢迎者则假其成势，尽力攫取民脂民膏，为其供置银屏风。未尽之膏脂，指受县令盘剥之下残剩的百姓财物。膏脂，即脂膏，喻指人民的财物。语见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。具锦屏，供置锦屏。锦屏，银屏风，即钱银之屏风。见季益《长干行》。

[16]“其将败”三句：谓当其将被废免之时，逢迎者则逼迫受其虐害的百姓，为其向上司乞术留任。驱，驱赶。逼迫，强迫之意。诛未尽之肢体，犹言尚未杀绝的百姓。乞保留，指逢迎者假借民意，为离任官员歌功颂德，向上司递表挽留；而离任者亦借此哄抬身价，欺世盗名。

[17]赫赫者：威势显赫者，指地方官。[18]蚩蚩者，状貌朴厚者，指平民百姓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：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”

马介甫

杨万石，大名诸生也[1]。生平有“季常之惧[2]”。妻尹氏，奇悍，少迁之，辄以鞭撻从事。杨父年六十馀而鰥，尹以齿奴隶数[3]。杨与弟万镇常窃饵翁，不敢令妇知。然衣败絮，恐貽讪笑，不令见客。万石四十无子，纳妾王，旦夕不敢通一语。兄弟候试郡中，见一少年，容服都雅[4]。与语，悦之。询其姓字，白云：“介甫，姓马。”由此交日密，焚香为昆季之盟[5]。

既别，约半载，马忽携僮仆过杨。值杨翁在门外，曝阳扞虱[6]。疑为佣仆，通姓氏使达主人，翁披絮去。或告马：“此即其翁也。”马方惊讶，杨兄弟岸帻出迎[7]。登堂一揖，便请朝父。万石辞以偶恙。促坐笑语，不觉向夕。万石屡言具食[8]，而终不见至。兄弟迭互出入[9]，始有瘦奴持壶酒来。俄顷引尽[10]。坐伺良久，万石频起催呼，额颊间热汗蒸腾。俄瘦奴以饌具出，脱粟失饪[11]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万石草草便去。万锤被来伴客寝[12]。马责之曰：“曩以怕仲高义，遂同盟好。令老父实不温饱，行道者羞之！”万锤泫然曰[13]：“在心之情，卒难申致[14]。家门不吉，蹇遭悍嫂[15]，尊长细弱[16]，横被摧残。非沥血之好[17]，此丑不敢扬也。”马骇叹移时，曰：“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异闻，不可不一目见之。请假闲舍，就便自炊。”万锤从其教，即除室为马安顿。夜深窃馈蔬稻，惟恐妇知。马会其意，力却之。且请杨翁与同食寝。自诣城肆，市布帛，为易袍裤。父子兄弟皆感位。万锤有子喜儿，方七岁，夜从翁眠。马抚之曰：“此儿福寿过于其父，但少年孤苦耳[18]。”

妇闻老翁安饱，大怒，辄骂，谓马强预人家事[19]。初恶声尚在闺闼[20]，惭近马居，以示瑟歌之意[21]。杨兄弟汗体徘徊，不能制止；而马若弗闻也者，妾王，体妊五月[22]，妇始知之，褫衣惨掠[23]。已，乃唤万石跪受巾帨[24]，操鞭逐出。值马在外，惭不前。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妇亦随出，叉手顿足，观者填溢[25]。马指妇叱曰，“去，去！”妇即反奔，若被鬼逐。裤履俱脱，足缠萦绕于道上[26]；徒跣而归[27]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进袜履。着已，啣大哭[28]。家无敢问者。马曳万石为解巾帨。万石耸身定息[29]，如恐脱落；马强脱之。而坐立不宁，犹惧以私脱加罪。探妇哭已，乃敢入，次且而前[30]。妇殊下发一语，这起，入房自寝。万石意始舒，与弟窃奇焉。家人皆以为异，相聚偶语。妇微有闻，益羞怒，遍撻奴婢。呼妾，妾创剧不能起，妇以为伪，就榻之，崩注堕胎[31]。万石于无人处，对马哀啼。马慰解之。呼僮具牢饌，更筹再唱[32]，不放万石归。

妇在闺房，恨夫不归，方大恚忿；闻撬扉声，急呼婢，则室门已辟。有巨人人，影蔽一室，狰狞如鬼。俄又有数人人，各执利刃。妇骇绝欲号，巨人以刀刺颈曰：“号便杀却！”妇急以金帛赎命。巨人曰：“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钱，但取悍妇心耳！”妇益惧，自投败簏[33]。巨人乃以利刃画妇心而数之曰：“如某事，谓可杀否？”即一画。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责数殆尽[34]，刀画朕革，不啻数十。未乃曰，“妾生子，亦尔宗绪[35]，何忍打堕？此事必不可宥[36]！”乃令数人反接其手，剖视悍妇心肠。妇叩头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闻中门启闭，曰：“杨万石来矣。既已悔过，姑留馀生。”纷然尽散。无何，万石入，见妇赤身缚系，心头刀痕，纵横不可数。解而问之，得其故，大骇，窃疑马。明日，向马述之。马亦骇。由是妇威渐敛，经数月不敢出一恶语。马大喜，告万石曰：

7157rj “实告君，幸勿宣泄：前以小术惧之。既得好合，请暂别也。”遂去。

妇每日暮，挽留万石作侣，欢笑而承迎之。万石生平不解此乐，遽遭之，觉坐立皆无所可。妇一夜忆巨人状，瑟缩摇战。万石思媚妇意，微露其假。妇遽起，苦致穷诘。万石自觉失言，而不可悔，遂实告之。妇勃然大骂。万石惧，长跼床下。妇不顾，哀至漏三下[37]。妇曰：“欲得我恕，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，此恨始消。”乃起捉厨刀。万石大惧而奔，妇逐之，犬吠鸡腾，家人尽起。万锤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妇方诟詈，忽见翁来，睹袍服，倍益烈怒；即就翁身条条割裂，批颊而摘翁髭。万锤见之怒，以石击妇，中颊，颠蹶而毙。万锤曰：“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！”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时妇苏，闻万锤死，怒亦遂解，既殓，弟妇恋儿，矢不嫁。妇唾骂不与食，醢去之[38]。遗孤儿，朝夕受鞭楚。俟家人食讫，始啖以冷块。积半岁，儿羸[39]，仅存气息。

一日，马忽至。万石嘱家人，勿以告妇，马见翁褴褛如故，大骇；又闻万锤殒谢[40]，顿足悲哀，儿闻马至，便来依恋，前呼马叔。马不能识，审顾始辨，惊曰：“儿何憔悴至此！”翁乃懔懔具道情事。马忿然谓万石曰：“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谬，两人止此一线[41]，杀之，将奈何？”万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语数刻，妇已知之，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万石入，批使绝马[42]。含涕而出，批痕严然。马怒之曰：“兄不能威，独不能断‘出’耶[43]？殴父杀弟，安然忍受，何以为人！”万石欠伸[44]，似有动容。马又激之曰：“如渠不去，理须威劫[45]，即杀却，勿惧。仆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地[46]，必合极力，保无亏也。”万石诺，负气疾行[47]，奔而入。适与妇遇，叱问：“何为？”万石皇遽失色，以手据地曰：“马生教余出妇。”妇益恚，顾寻刀杖，万石惧而却走。马唾之曰：“兄真不可教也已！”遂开篋，出刀圭药[48]，含水授万石饮，曰：“此丈夫再造散。所以不轻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，今不得已，暂试之。”饮下，少顷，万石觉忿气填胸，如烈焰中烧，刻不容忍。直抵闺闼，叫喊雷动。妇未及诘，万石以足腾起，妇颠去数尺有颺。即复握石成拳，擂击无算，妇体几无完肤，嘲犹骂[49]。万石于腰中出佩刀，妇骂曰：“出刀子，敢杀我耶？”万石不语，割股上肉，大如掌，掷地下；方欲再割，妇哀鸣乞恕。万石不听，又割之。家人见万石凶狂，相集，死力掖出。马迎去，捉臂相用慰劳。万石涂怒未息，屡欲奔寻，马止之。少间，药力渐消，嗒焉若丧[50]。马嘱曰，“兄勿馁。乾纲之振[51]，在此一举。夫人之所以惧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[52]。譬昨死而今生，须从此涤故更新；再一馁，则不可为矣。”遣万石入探之。妇股栗心[53]，倩婢扶起，将以膝行。止之，乃已。出语马生，父子交贺。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马曰：“我适有东海之行，故便道相过，还时可复会耳。”月馀，妇起，宾事良人[54]。久觉黔驴无技[55]，渐狎，渐嘲，渐骂；居无何，旧态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，至河南，隶道士籍[56]。万石亦不敢寻。年馀，马至，知其状，佛然责数已[57]，立呼儿至，置驴子上，驱策径去。由此乡人皆不齿万石[58]。学使案临[59]，以劣行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禄[60]，居室财物，悉为煨烬[61]；延烧邻舍。村人执以告郡，罚醵烦苛[62]。于是家产渐尽，至无居庐。近村相戒，无以舍舍万石，尹氏兄弟，怒妇所为，亦绝拒之。万石既穷，质妾于贵家，偕妻南渡。至河南界，资斧已绝。妇不肯从，聒夫再嫁。适有屠而鰥者，以钱三百货去。万石一身，丐食于远村近郭

间。至一朱门，阖人河柜不听前。少间，一官人出，万石伏地吸位。宫人熟视久之，略诘姓名，惊曰：“是伯父也！何一贫至此？”万石细审，知为喜儿，不觉大哭。从之人，见堂中金碧辉映。

71772 歹俄顷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对悲哽。万石始述所遭。初，马携喜儿至此，数日，即出寻杨翁来，使祖孙同居。又延师教读。十五岁入邑庠[63]，次年领乡荐[64]，始为完婚。乃别欲去。祖孙泣留之。马曰，“我非人，实狐仙耳。道侣相候已久。”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觉恻楚，因念昔与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感伤。遂以舆马资金赎王氏归，年馀，生一子，因以为嫡。

尹从屠半载，狂悖犹昔[65]。夫怒，以屠刀孔其股[66]，穿以毛绳[67]，悬梁上，荷肉竟出。号极声嘶，邻人始知。解缚抽绳；一抽则呼痛之声，震动四邻。以是见屠来，则骨毛皆竖。后胫创虽愈，而断芒遗肉内，终不良于行；犹夙夜服役，无敢少懈。屠既横暴，每醉归，则挞詈不情。至此，始悟昔之施于人者，亦犹是也。

一日，杨夫人及伯母烧香普陀寺[68]，近村农妇并来参谒。尹在中帐立不前。王氏故问：“此伊谁？”家人进白：“张屠之妻。”便何使前，与大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“此妇从屠，当不乏肉食，何羸瘠乃尔？”尹愧恨，归欲自经，绳弱不得死。屠益恶之。岁馀，屠死。途遇万石，遥望之，以膝行，泪下如縻[69]。万石碍仆，未通一言。归告侄，欲谋珠还[70]。侄固不肯。妇为里人所唾弃，久无所归，依群乞以食。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。侄以为玷，阴教群乞窘辱之，乃绝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后数行，乃毕公权撰成之[71]。

异史氏曰：“惧内[72]，天下之通病也。然不意天壤之间，乃有杨郎：宁非变异，余尝作妙音经之续言，谨附录以博一噱[73]：

‘窃以天道化生万物，重赖坤成[74]；男儿志在四方，尤须内助[75]。同甘独苦，劳尔十月呻吟；就湿移干，苦矣三年一笑[76]。此顾宗祧而动念，君子所以有伉俪之求；瞻井臼而怀思，古人所以有鱼水之爱也[77]。第阴教之旗帜日立，遂乾纲之体统无存[78]。始而不逊之声，或大施而小报；继则如宾之敬，竟有往而无来[79]。只缘儿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气[80]。床上夜叉坐，任金刚亦须低眉[81]；釜底毒烟生，即铁汉无能强项[82]。秋砧之件可掬，不捣月夜之衣；麻姑之爪能搔，轻试莲花之面[83]。小受大走，直将代孟母投梭；妇唱夫随，翻欲起周婆制礼[84]。婆装跳掷，停观满道行人；嘲 鸣嘶，扑落一群娇鸟[85]。恶乎哉！呼天吁地，忽尔披发向银床[86]。丑矣夫！转目摇头，猥欲投缢延玉颈[87]。当是时也：地下已多碎胆，天外更有惊魂[88]。北宫黝未必不逃，孟施舍焉能无惧[89]？将军气同雷电，一入中庭，顿归无何有之乡；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寝门，遂有不可问之处[90]。岂果脂粉之气，不势而威？胡乃肮脏之身，不寒而栗[91]？犹可解者：魔女翘鬟来月下，何妨俯伏皈依[92]？最冤枉者：鸠盘蓬首到人间，也要香花供养[93]。闻怒狮之吼，则双孔撩天；听牝鸡之鸣，则五体投地[94]。登徒子淫而忘丑，回波词怜而成嘲[95]，设为汾阳之婿，立致尊荣，媚卿卿良有故[96]；若赘外黄之家，不免奴役，拜仆仆将何求[97]？彼穷鬼自觉无颜，任其斫树摧花，止求包荒于悍妇[98]；如钱神可云有势，乃亦婴鳞犯制，不能借助于方兄[99]。岂缚游子之心[100]，惟兹鸟道[101]？抑消霸王之气[102]，恃此鸿沟？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尝教吟“白首”[103]？而朝行云，暮行雨，辄欲独占巫山[104]。恨煞“池水清”，空按红牙玉板；怜尔妾命薄，独支水夜寒更[105]。蝉壳鹭滩，喜骊龙之方睡；犊车隆尾，恨弩马之不奔

[106]。榻上共卧之人，挹去方知为舅；床前久系之客，牵来已化为羊[107]。需之殷者仅俄顷，毒之流者无尽藏[108]。买笑缠头，而成自作之孽，太甲必日难违[109]；俯首帖耳，而受无妄之刑，李阳亦谓不可[110]。酸风凜冽，吹残绮阁之春；醋海汪洋，淹断蓝桥之月[111]。又或盛会忽逢，良朋即坐，斗酒藏而不设，且由房出逐客之书；故人疏而不夹，遂自我广绝交之论[112]。甚而雁影分飞，涕空沾于荆树；鸾胶再觅，变遂起于芦花[113]。古饮酒阳城，一堂中惟有兄弟；吹竽商子，七旬馀并无室家。古人为此，有隐痛矣[114]。呜呼！百年鸳偶，竟成附骨之疽；五两鹿皮，或买剥床之痛[115]。髯如戟者如是，胆似斗者何人，固不敢于马栈下断绝祸胎，又谁能向蚕室中斩除孽本[116]？娘子军肆其横暴，苦疗妒之无方[117]；胭脂虎啖尽生灵，幸渡迷之有揖[118]。天香夜燕，全澄汤镬之波；花雨晨飞，尽灭剑轮之火[119]。极乐之境，彩翼双栖；长舌之端，青莲并蒂[120]。拔苦恼于优婆之国，立道场于爱河之滨[121]。咦！愿此几章贝叶文，洒为一点一滴杨枝水[122]！’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大名：府名，清属直隶。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。

[2]“季常之惧”：谓惧内的毛病。宋代陈季常，字季常，号方山子，又号龙丘先生。好谈佛，也好宾客，喜蓄声妓，然其妻柳氏绝凶妒。故东坡有诗云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见洪迈《容斋三笔》三。河东为柳姓郡望，暗指其妻柳氏：师（狮）子吼，佛家以喻威严（见《景德传灯录》），东坡（苏轼）因陈好佛，故借以戏指其妻怒骂声。后因以“河东狮子吼”喻妻子悍妒，而以“季常之惧”喻丈夫惧内。

[3]齿奴隶数；列于奴隶之数：意谓视同奴隶。齿，列。

[4]都雅：漂亮、高雅。都，美。

[5]昆季之盟：即结拜为兄弟，昆季，兄弟；长为昆，幼者为季。

[6]曝阳扞（mén 扞）虱：边晒太阳，边捉虱子。

[7]岸帻（zé 则）：巾高露额。谓装束简易，不拘常礼。岸，高，帻，头巾。

[8]具食：备饭。

[9]迭互：犹交互。

[10]引：斟酒。斟酒满杯称引满。

[11]脱粟失饪（rèn 任）：糙米为饭，且半生不熟。语出《晏子春秋·杂》下。失饪，烹饪失宜，谓不熟。饪，熟。

[12]（fú 伏）被，谓收拾被褥。衾，包袱。

[13]泫然：伤心流泪的样子。

[14]卒（cù 促）难申致：谓仓促之间难以向你说明。卒，通“猝”、“促”。仓促。

[15]蹇（jiǎn 俭）：不幸。

[16]细弱：犹言家小，指妻子女儿。

[17]沥血之好；谓至诚之交。沥血，滴血。语出《吴越春秋·勾践人臣外传》。本谓滴血为誓，以示必报之忧，引申为竭尽至诚。韩愈《归彭城》：“剖肝以为纸，沥血以书辞”。

[18]孤苦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孤害”。

[19]预：干预。

[20]恶声：辱骂之声。

[21]以示瑟歌之意，《论语·阳货》篇载，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托言有病，拒绝接见，但传命的人刚出门，孔便“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，故意让孺悲听到。此言尹氏有意骂给马介甫听。

[22]妊：妊娠，怀孕。

[23]褫(ch 齿)衣修掠，剥去衣服，重重拷打。褫，剥衣。掠，拷打。

[24]巾幘：古时妇女的头巾和发饰。授男子以巾幘，即羞辱其无丈夫气。语见《三国志·魏志·明帝纪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。

[25]填溢：谓街巷填塞不下，形容观者众多。

[26]足缠：旧时女子裹足用的白布条，北方俗称裹脚布。

[27]徒跣(xi n 显)：赤脚。跣，赤脚。(28] (jiàotào 叫桃)：哭声。(29]耸(s ng 竦)身定息：直立屏气，形容紧张惶恐。耸，通“竦”。耸身，犹言竦立，直挺挺地站着。定息，犹言屏息，谓不敢喘气。

[30]次且(z j 资苴)：也作“趑趄”，且进且退，畏惧不敢向前。

[31]崩注：血流如注。崩，血崩。

[32]更筹再唱：即二更天。更筹，亦名“更签”。古时夜间报更的签牌。

[33]自投败颡(sh ng 噪)：叩头求饶，以至磕破额头。自投，以首投地，即叩头。颡，额。

[34]数(sh 署)：数落，斥责。

[35]宗绪；后代。

[36]宥(yòu 有)：宽恕。

[37]漏三下：三更天。漏，刻漏。古代计时的器具。在铜壶中蓄水，壶底穿一小孔，壶内竖一刻有度数的箭形浮标，以壶中漏水后浮标所显露出的度数，计算时辰。

[38]醮：改嫁。

[39]羸(w ng léi 汪累)：瘦弱。羸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羸”。

[40]殒谢：殒灭凋谢，谓死亡。

[41]一线：犹一脉，谓只有这一线单传的后代。

[42]批：批颊，脸。

[43]断出：决定休弃。出，休弃妻子。

[44]欠伸：此为起身舒臂，将欲有所行动的样子。

[45]威劫：以威力强迫。劫，劫持、强迫。

[46]居要地：宫居权要之位。

[47]负气，凭恃一时意气。

[48]刀圭药，一小匙药。详《莲香》注。

[49]嘲 (zh ozh 招渣)：同“啁哳”。鸟鸣叫声；杂乱细碎声。

[50]嗒焉若夹：失魂落魄的样子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仰天而嘘，嗒然似丧其耦。”答，同“嗒”。

[51]乾纲：指夫权。乾，《易》卦名，象无，象阳。据封建伦理纲常，夫为妻纲！夫为阳，为天，女为阴，为地。详《长治女子》注。

[52]其所由来者渐矣：谓万石惧内并非偶然，是渐积而成的。语见《易·坤》

[53]心（shè 慑），同“心慑”。心里害怕。

[54]宾事良人，谓敬事丈夫。宾事，如宾客一样恭敬地事奉。良人，丈夫。

[55]黔驴无技，犹言黔驴技穷。柳宗元《三戒·黔之驴》略云：古时黔地无驴，有人载一驴人，放置山下。虎见其庞然大物，以为神，惧不敢进。久之，渐狎，驴怒而蹄之，“虎因喜，计之曰：‘技止此耳！’乃跳踉大咽，断其喉，尽其肉，乃去。”

[56]隶道士籍：指出家做了道士。隶，隶属。

[57]怫（bó 勃）然：勃然，怒貌。佛，同“勃”。

[58]不齿：不屑与同列，表示极端鄙视。

[59]学使：即提学使，或称提督学政（简称学政），负责一省学校生徒的考课黜陟之事。任期三年。三年中两人巡察所属府、州、县，名为“案临”或“出棚”。

[60]回禄：传说中的火神名，因以称火灾。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：“郑子产褊火于玄冥、回禄”。

[61]煨（wēi 威）烬：犹灰烬。

[62]罚锾（huán 环）：犹罚金。锾，古重量单位，六两，《尚书·吕刑》：“其罚百锾”。

[63]人邑痒，人县学为生员，即中了秀才。

[64]领乡荐，考中举人。唐代举士，由州县地方官推举应礼部试，称“乡荐”。后称乡试中试者为“领乡荐”。

[65]狂悖：狂妄不讲道理。

[66]孔其股，穿透其大腿。

[67]纆（gǎng 梗），粗绳。

[68]普陀寺：佛寺，供奉观世音的寺院。梵语“普陀洛伽”之略。

[69]泪下如縻（mí 迷）：谓涕泪涟涟。縻，牛鼻绳，王粲《咏史诗》。“临穴呼苍天，涕下如縻縻。”

[70]珠还：喻谓物归原主。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载，东汉合浦郡产珠，其珠因宰守贪婪滥采而迁于交趾郡界，“（孟）尝到官，革易前弊，求民病利。曾未逾岁，去珠复还。”

[71]毕公权，毕世持，字公权，淄川（今属山东淄博市）人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举人，有文名。见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

[72]惧内，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内惧”。

[73]一噱（jué 决）：一笑。

[74]重赖坤成：主要依赖大地完成。坤，地。

[75]内助：旧指妻子。

[76]“同甘”四句，谓二人同享夫妻之乐，而妻子独受生育之苦；辛苦抚养，三年始得离怀。劳，苦。尔，你，指妻子。十月呻吟，怀胎十月，备受痛苦。就湿移于，言哺育幼儿的艰辛：晚间幼儿尿温被褥，自己暖干、而让幼儿睡卧干处。三年（pín 频）笑，谓幼儿在母亲怀抱得到抚爱。三年。《礼记·三年问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’”笑，犹一一笑，指母亲关怀幼儿的忧喜之情。，同“顰”，忧愁的样子。《韩非子内储》上：“吾闻明主之爱一一笑，有为，而笑有为笑。”

[77]“此顾”四句：意谓为了承嗣宗祧和料理家务，所以男子动娶妻之

念，而有夫妻之爱。顾，念。宗桃（tì o 桃），宗庙。宗，祖庙；桃，远祖之庙。伉俪（kónglì 亢丽），配偶，古时指正室，即嫡妻，后用作夫妇的通称。并臼，汲水舂米，喻指家务。旧时以操并臼为妻子的本分，鱼水之爱，喻夫妻之爱，谓两情相得如鱼水。《管子·小问》载，管仲求宁戚，宁说：“浩浩乎”，“管仲不知，至中食而虑之。……婢子曰：‘诗有之；浩浩者水，育育者鱼，未有室家，而安召我居。宁子岂欲室乎？’”

[78]“第阴教”二句：此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无此二句。谓只因妻子在家发号施令，遂使丈夫威风扫地以尽，第，只，阴教，指妻子的号令教，令。乾纲，即夫纲、夫权。

[79]“始而”四句：谓起初妻子言辞不逊，丈夫还稍敢顶撞；久之则俯首帖耳，唯妻命是从。不逊，此指妻子辞色不恭顺，大施，指妻子对丈夫的大不恭敬：小报，指丈夫因妻子不逊而小有反应。如宾之敬，即相敬如宾谓夫妻之间彼此尊重，如待宾客。语出《后汉书·梁鸿传》。有往无来，指夫只敬妻而妻不敬夫。

[80]“祗缘”二句：谓只因恋恋于男女情爱，而丧失了男子汉的气概。短气，丧气。宋代苏工年少时应试礼部不中，因曰，“此中最易短英雄之气。”后以“英雄气短”指有才志的人遭遇困阻或沉湎于爱情而丧失进取心。儿女，犹言男女。钟嵘《诗品》评张华诗云：“疏亮之上犹恨其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。”

[81]“床上”二句：谓家中有夜叉般凶悍的妻子，任你是金刚般的男儿也只得顺从。夜叉，梵语音译，佛经中吃人的恶鬼，旧时小说中常以喻凶悍的女人，金刚，梵语“缚日罗”的意译，谓金属中最坚固的部分，喻坚固、锐利。印度佛教中密教徒称金刚许及执件力士为“金刚”。中国以之称寺陀山门内的金刚力士塑像。因塑像面目威猛，常以“金刚怒目”喻刚勇有力的形象。低眉，俯首顺从。[82]“釜底”二句：与上二句意近，意谓悍妇气焰嚣张，任你是钢铁硬汉也只得俯首顺从。釜，烹煮器。此与“妇”谐音。毒，猛烈。铁汉，刚直不屈的汉子。强项，硬挺脖子，谓不肯低头俯顺，项，颈后部。《后汉书·董宣传》载，董宣不避权贵。为洛阳今时，湖阳公主（光武帝姊）的苍头白日杀人，董宣依律处死。光武帝听说后大怒，“使宣叩头谢主，宣不从。强使顿之，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”因受到光武帝的赞赏，誉为“强项令”。

[83]“秋砧”四句：谓悍妇对丈夫或棒打，或抓面，凶悍非常。砧（zhēn 针），捣衣石。杵，捣衣木棒，北方俗称“棒槌”。秋日月夜捣衣，声音凄凉清远，古人常用以写妇女思夫之情。谢惠连《捣衣》：“栏高砧响发，楹长杵声哀。”杵不用来捣衣，含有两层意思：一说明无恋夫之情，一是说用杵来殴打丈夫。麻姑，传说中的女仙，貌美，手似鸟爪。据《神仙传》载，一次麻姑降落到蔡经家，经见其手似爪，顿思“背上大痒时，以此爪以爬背当佳”，因而被鞭打一顿。莲花之面，俊俏的面容。《旧唐书·杨再思传》：“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，再思又谏之曰：‘人言六郎面似莲花，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，非六郎似莲花也。’”此以麻姑之爪试莲花之面，戏指悍妇抓丈夫之脸。

[84]“小受”四句：谓惧内之人逆来顺受，悍妇杖责如母教子：一反夫唱妇随，全由妻子主持家政。小受大走，指如受父母杖责，小打则忍受，大打即逃跑。《帝王世纪》载，大舜对待父母，“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。”本

谓父母教训儿子，所以下文云，“直将代孟母投梭。”直，简直。代，替。孟母投梭，指孟母断机教子事。《列女传》：“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，孟母方织。问曰：‘学所至矣？’孟子已‘自若也。’孟母以刀断其织。孟子惧而问其故，孟母曰：‘子之废学，昔吾断斯织也。’”投梭，扔掉织布梭，即停止织布。投，弃。妇唱夫随，“夫唱妇随”的反义。《关尹子·三极》：“天下之理，夫者倡，妇者随。”倡，通“唱”。夫唱妇随，是封建之礼，而一旦悍妇主政，使成为“妇唱夫随”了。周婆制礼，“周公制礼”的反义。周婆，对周公之妻的戏称。周公，周文王之子，名姬旦，曾辅助武王伐纣，建立周王朝。武王死，子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摄政。相传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是由周公制定的。起周婆制礼，谓由妇人主政。《艺文类聚》三五引《妒记》载，谢安想纳妾，其妻刘夫人不允，子侄辈借《诗经》中的《关雎》、《螽斯》篇加以劝谕。刘夫人问谁撰此诗，答云：“周公。”夫人云：“周公是男子相为尔，昔使周姥撰诗，当无此也。”《青琐高议》、《醉翁谈录》均有类似条目，“周姥”作“周婆”。7257 乃[85]“婆娑”四句：写悍妇撒泼吵闹。谓悍妇撒泼，惹得道路之人围观；乱吵胡闹，象是惊鸟乱鸣。婆娑，起舞的样子。此含嘲讽之意。跳掷，跳跃。嘲，也作“啁哳”，鸟鸣。娇鸟，娇啼之鸟，见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。此盖为对悍妇的戏称。

[86]“恶乎哉”三句：谓最可恶的是悍妇抢地呼天，以投井相要挟。忽尔，忽然。披发，披头散发，撒泼之状。银床，银饰井栏，指水井。《晋书·乐志》下引《淮南王》篇：“后园凿井银作床，全瓶素埂汲寒浆。”

[87]“丑矣夫”三句：谓最丑恶的是悍妇矫情作态，装出上吊自杀的怪模样。狠，曲，曲意矫情。投缓，上吊自杀。

[88]“地下”二句：谓悍妇闹得地覆天翻，吓得丈夫胆裂魂飞。

[89]“北宫黜”二名：谓即便是最勇武的人，对此也将畏惧。北宫黜、孟施舍，二人生平均不可考，盖为古代以勇武著称的人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上：“（公孙丑）曰：‘不动心有道乎？’（孟子）曰：‘有。北宫黜之养勇也：不肤挠，不目逃，思以一豪（毫）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；……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……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’”

[90]“将军”六句：谓不管什么文臣武将，在悍妇面前，都将气挫威收。气，英武威人的气概。中庭，谓家中。无何有之乡，犹言一无所有之处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今子有大树息其无用，何不树之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。”“顿归无何有之乡”，谓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人，此指做官为宦之人。面若冰霜，谓面容威严。比，及。不可，不能，意为不敢。

[91]“岂果”四句：谓难道女人果真有什么威风？不然，为什么堂堂男子汉竟如此恐惧？脂粉之气，女人的气味。脂粉，妇女化妆用品，面脂、铅粉之类。肮脏（kàngzàng 抗葬），同“抗脏”，刚直不屈。肮脏之身，犹言堂堂之躯，堂堂男子汉。

[92]“犹可”三句：意谓女方果真貌美迷人，向她俯首听命，也算情有可原。魔女，佛经称魔界之女。《首楞严经》：“不断（淫）必落魔道，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”此指貌美迷人的女人。翘鬟，高高挽起的发髻。皈（guī 归）依，佛教称归心向佛。此指醉心魔女。

[93]“最冤枉”三句：谓男子对丑陋吓人的女人，也要供养加佛，这实在太冤枉。鴛盘，即鴛盘茶。梵语音译。据其形状，译为“瓮形鬼”，“冬瓜鬼”。佛经中鬼名。后用以喻妇人老丑之状。《御史台记》载，唐代任

惧内，杜正伦讥讽他，他便说：“妇当畏者三：少妙之时，如生菩萨；及儿满前。如九子魔母；至五、六十时，傅粉妆扮，或青或黑，如坞盘茶。”香花供养，以花与香供养，为敬佛的一种礼仪，见《金刚经·持经功德分》。此谓虔诚故事。

[94]“闻怒狮”四句：极写男子惧内之状，谓听到妻子一声呼唤，即跪伏听命。怒狮之吼喻悍妇之怒，详前“季常之惧”注。双孔撩天。鼻孔朝上，喻仰面承颜。牝鸡，母鸡。牝鸡之鸣，喻悍妇主政。《尚书·牧誓》：“牝鸡无晨，牝鸡司晨，惟家之索。”五体投地，指两肘、两膝及头部及地的致敬仪式，为古印度致礼仪式中最尊敬的一种。《首楞严经》：“阿难闻已，重复悲泪，五体投地，长跪合掌，而向佛言。”此喻男子对悍妇的极度恭顺。

[95]“登徒子”二句：谓男子有的如登徒子好淫而不计妻子的丑俊。有的如唐中宗惧内而受到后人嘲笑。登徒子，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虚构的人物。宋玉借攻击登徒子好淫，来表白自己的贞洁。有云“登徒子……其妻蓬头挛耳，唇历齿，旁行踽傴，又疥且痔，登徒子悦之，使有五子，”此后登徒子便成为好色者的代称。回波词，据孟竽《本事诗·嘲戏》载，唐中宗惧怕韦后，而朝中亦风传御史大夫裴谈惧内。内宴唱《回波词》，有一优人唱道：“回波尔时拷佬，怕妇也是大好。外边抵有裴谈，内里无过李老。”韦后听后很高兴，赏赐了歌者。中宗懦弱无能，后终被韦后毒死。此谓优人同情中宗而唱《回波词》，不料却成为对惧内者的讥嘲了。

[96]“设为”三句：谓如果岳父像郭子仪那样，能使女婿马上得到富贵尊荣，奉迎妻子也算有一定的原故。汾阳，指郭子仪。据《唐书·郭子仪传》载，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有功，进封汾阳郡王，子、婿多因而贵显：“子八人，婿六人，皆朝廷重官。”媚，讨好。卿卿，旧时妻子的呢称。语出《世说新语·惑溺》篇。

[97]“若赘”三句：承上谓，假如贤俊志士入赘于平庸官家，不免于被人役使，而苦苦拜揖又将图得什么呢、赘，入赘，旧指男子就婚于女家。外黄，地名，秦置县，故城在今河南杞县东。《史记·张耳陈馥列传》载，张耳是大梁（今河南开封市）人，曾逃亡到外黄。外黄一富家女貌美，慕其贤而改嫁张耳。拜仆仆，谓拜了又拜。仆仆，劳顿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子思以为鼎肉，使己仆仆尔亟拜也。”

[98]“彼穷鬼”三句：谓那些穷苦的男子，自觉无颜管束，听任妻子悍妒，只求得其宽容。穷鬼，对贫穷的戏称。见韩愈《送穷文》。此指贫穷的丈夫。斫树摧花，谓滥施悍妇淫威，《艺文类聚》八六引《妇女记》载，武历阳之女嫁阮宣武，性绝妒。家有一株桃树，“华叶灼耀，宣叹美之，即便大怒，使婢取刀斫树，摧折其华。”止，只。包荒，包含荒秽。《易·泰》：“包荒，用冯河。”此为容忍之意。悍妇，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怨妇”。

[99]“如钱神”三句：谓即如那些有钱有势之家，遇到妻子悍妒无礼，钱财亦无济于事。钱神，对钱能通神的讥刺。《晋书·隐逸·鲁褒传》载《钱神论》：“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。……亲之为兄，字曰孔方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处前者为尊长，在后者为臣仆。……官尊名显，皆钱所致。……由此论之，谓之神物。”婴鳞，触及逆鳞。原喻触犯君主的尊严，或违忤其意旨。语见《韩非子·说难》。此喻指触犯妒妇。

《艺文类聚》三五引张缵《妒妇赋》：“忽有逆其妒鳞，犯其忌制，赴汤蹈火，目攘袂；或弃产而焚家，或投儿而害婿。”方兄，孔方兄之省，指钱。

[100]游子：离家远游之人。

[101]鸟道：只有鸟儿才能飞过的道路，原喻山之高峻。此与下文“鸿沟”，均为 辞。鸟，读如 dī o。

[102]霸王：西楚霸王，指项羽。秦末楚汉相争，项羽同刘邦双方曾一度以鸿沟（古渠名，在今河南境内）为界。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
[103]“然死”三句：谓丈夫信誓旦旦，从未动娶妾之念。死同穴，生同衾，谓夫妇活着厮守在一起，死后埋葬在同一墓穴。《诗·王风·大车》：“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”《白首》，即《白头吟》。《西京杂记》：“（司马）相如将娶茂陵人女为妾，（卓）文君作《白头吟》以自绝，相如乃止。”

[104]“而朝”三句：承上谓 妇却朝朝暮暮，只让大夫死守在自己身旁。宋玉《高唐赋》写巫山神女的故事，有云：“昔者先王曾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，……去而辞曰：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且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朝云暮雨，本为神女与楚襄王彼此思恋的意思。此借指妬妇要丈夫早晚厮守，不得与其他女人接触。

[105]“恨煞”四句：谓所恨丈夫恋妓忘家，使自己独守空房。“池水清”，代指恋妓忘家的丈夫。《王氏见闻》载州人韩伸，好饮酒嫖赌，经年忘其家。一次在东川，聚博徒而携饮妓，正欢乐之际，其妻率女仆持棒猝至。韩伸正高唱“池水清不绝”，“忽干脑后一棒，打落幞头，扑灭灯烛，伸即窜于床下。时辈呼伸为‘池水清’。”空，徒然地。按，拍击。红牙玉板，用以节乐的拍板。妾命薄，犹妾薄命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载孝成许皇后被疏远，有自叹“妾薄命，端遇竟宁前”的话，为乐府《妾薄命》题名所本。以此题写的乐府诗，均为抒写女子哀怨的内容，诸如失宠被弃、远聘晚嫁、生离死别等。此处以讽刺口吻，谓妒妇被丈夫疏远而独守空房。水夜，长夜。

[106]“蝉壳”四句：谓男子只有趁悍妇酣睡之时，才得出外寻欢，而一旦被妇发觉，则逃之不迭。蝉壳鹭滩，喻悄悄遁去。蝉壳，为蝉之脱壳，喻解脱！鹭滩，如鹭之踏滩，着地无声。骊（lí 离）龙，黑色的龙。此喻悍妇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，其子没于渊，得千金之珠。其父谓其子曰：取石来锻之。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渊，而骊上颌下，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。使骊龙而寤，子尚奚微之有哉！”此以“骊龙方睡”，喻悍妇熟睡。犊车，小牛拉的车。麈（zhǔ 主）尾，拂尘，以庄（似鹿之兽）尾所制。魏晋人情谈时，常执麈尾以示高雅。此处化用东晋王寻惧内的故事，以讽刺惧内者的狼狈情态。《太平广记》二七二引虞通《妒记》载，王导妻曹氏性妒，王导便暗营别馆以蓄妾。曹氏得知，“欲出寻讨。王公遽命驾：患迟，乃亲以座尾柄助御者打牛，狼狈奔驰，乃得先至。司徒蔡謖闻，乃诣王谓曰：‘朝廷欲加公九锡，知否？’王自叙谦志。蔡曰：‘不闻馀物，惟闻短犊车，长柄麈尾耳。’导大惭。”

[107]“榻上”四句：谓悍妒之妇醋意无限，有时不觉自取其羞。舅，妻舅。车武子妻悍妒，武子拉妻兄与之共宿一处，而将一件女子的绛裙衣挂在屏风上。其妻见后大怒，拔刀登床，揭被一看，却是其兄，即羞渐退出。事详《太平广记》二七二引《要录》、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五引《妒记》载，京都一士人之妻悍妒异常，对其大小则骂，大则打。为防其外出，晚间用长绳将其脚拴系床头。其夫与女巫密计，待其入睡，自己避入厕中，“以绳系羊，士人缘墙走避。妇觉，牵绳而羊至，大惊怪，召问巫。”女巫趁势指出，这都是她妒忌造成的；若能改过，即求神化转。“妇因悲号，抱羊恸哭，自咎

悔誓，师姬（女巫）即令七日斋，举家大小悉避，于室中祭鬼神。师祝羊还复本形，婿徐徐还。”“后复妒忌，婿因伏地作羊鸣。妇惊起徒跣，呼先人为誓，于是不复敢尔。”

[108]“需之”二句：谓得悍妇相亲爱之时甚短，而受其毒害却无穷无尽。需之殷者，所需其殷勤的情意。俄顷，一会儿，此谓十分短暂。毒之流者，其所流布的毒害。无尽藏，犹无底止，无穷无尽。

[109]“买笑”三句：谓男子恋妓宿娼，受到妻子怨恨，这是咎由自取。买笑缠头，即缠头买笑，指嫖妓。缠头，古时歌舞妓缠在头上的锦帛，因以指代赠与歌舞妓女的礼品。自作之孽，自己造成的罪孽。太甲，即帝太甲。商汤之孙。《尚书·太甲中》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道。”违，避；道，逃。

[110]“俯首”三句：承上谓男子如俯顺妻子而横遭挞辱，则人皆以为不可。俯首帖耳，驯顺听命。韩愈《科目时与人书》：“若首帖耳，摇尾而乞怜者，非我之志也。”，同“俯”。受无妄之刑，平白无故地受到挞辱，李阳，晋武帝时幽州刺史。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载，王夷甫之妻郭氏，才拙性刚，爱财且好管闲事，夷甫无法加以劝阻。但郭氏惧怕好任侠的季阳。于是“夷甫骤谏之，乃曰：‘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阳亦谓卿不可。’郭氏小为之损。”

[111]“酸风”四句：谓由于悍妒之妇吃醋拈酸，便破坏了夫妻间相爱相恋的真挚情感。酸：与下文“醋”，都喻指女人妒忌，即俗谓吃醋拈酸。绮阁之春，闺阁春情。绮阁，绮丽的闺阁。蓝桥，桥名，在今陕西蓝田东南蓝溪上。传说唐人裴航下绹归，路经此处，与仙女云英结为夫妇。详《太平广记》五《裴航》。

[112]“又或”六句：谓又或因悍妇慳吝，使之与故人断绝往来。即坐，就坐。斗酒藏而不设，苏轼《后赤壁赋》有云：“归而谋诸妇，妇曰：‘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：以待子不时之须。’”此反用其意，谓冷淡客人。逐客之书，即逐客之令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，秦王应宗室大臣请，下令“一切逐客”，李斯为此而上《谏逐客书》。遂，乃。自我，由我。绝交，与朋友断绝往来。南朝梁文学家刘峻，曾感于世态炎凉而作《广绝交论》。此处只用字面意思。

[113]“甚而”四句：谓更有甚者，因悍妇妒忌使兄弟分居，或虐待前妻之子女。雁影，雁飞行之影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父之齿，随行；兄之齿，雁行。”雁飞时行列有序，因以雁行喻指兄弟。雁影分飞，谓兄弟分居。荆树，也指兄弟分家之事。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载，京兆田氏三兄弟均分家产，堂前一株荆树也要截为三段：第二天树即枯死。兄弟为其所感，决定不再分树，树即荣茂如初。兄弟三人因此而重新合并家产，在一起生活。鸾胶再觅，指续娶后妻，即续弦，鸾胶，传说中能接续弓弦的一种胶。因也称“续弦胶”。

《汉武外传》：“西海献鸾胶。武帝弦断，以胶续之，弦两头遂相著。终日射，不断。”因以续胶、续弦或查胶再续称男子续娶。芦花，以芦花代絮做绵衣。《太平御览》八一九引《孝子传》：“闵子骞幼时，为后母所苦，冬月以芦花衣之以代絮。其父后知之，欲出后母。子穹跪曰：‘母在一子单，母去三子寒。’父遂止，”旧时以“芦花”、“芦衣”代指孝子。

[114]“故饮酒”六句，谓阳城不娶，商子孤身；古人所以如此，盖有其难言之痛。阳城，唐代北平人，字亢宗，进士及第后便隐居于中条山，为怕

娶妻疏间兄弟，终身不娶。其弟阳城，阳城深为感动，也终身未娶。德宗时，诏拜阳城为右谏议大夫。因见其他谏官言事琐碎，使皇帝讨嫌，便日夜与兄弟们饮酒。事详《新唐书·卓行传》。吹竽商子，即商丘子胥，传说中的仙人。据说他“好牧豕吹竽。年七十，不娶妇而死。”见《列仙传》。隐痛，内心的痛苦。

[115]“百年”四句：谓本应是终老相守的贤妻，竟常常成为附骨恶疮；纳采娶妇，得到的竟是切肤之痛。鸳鸯，如鸳鸯一般生死不渝的恩爱夫妻。鸳，鸳鸯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“鸳鸯，水鸟，雌雄不相离。人得其一，则其一相思而死，故谓之‘匹鸟’。”附骨之疽（j 居），长在骨头上、剝除不掉的恶疮。五两鹿皮，指定婚礼物。古时定婚礼物，用帛十端（一端一丈八尺，或云两丈），每两端合卷，总为五正（即五两），称为束帛；又用鹿皮两张，称为俚皮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纳征：玄纁、束帛、俚皮，如纳吉礼。”《注》：“俚，两也。……皮，鹿皮。”剥床之痛，即伤肤之痛。《易·剥》：“剥床以肤，切近灾也。”

[116]“髯如”四句，谓惧内者虽也是须眉男儿，但却没有制服悍妇的胆量和勇气：本不敢除掉悍妇以断绝祸根，也没有勇气自阉而忘情。髯如戟者，谓须眉男儿，见前《狐联》注。胆似斗，《三国志·蜀志·姜维传》“杀会及维”注引《世语》谓：“维死时见剖，胆如斗大。”何人，谓无人，马栈下，《战国策·齐策》载，齐国匡章之母启，因得罪丈夫而被杀，埋于马栈之下。蚕室，受官刑者所居狱室。语出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载《报任安书》。受官者畏风，所居须温室，因作窖室，蓄火，如饲蚕之室，故称。

[117]“娘子”二句：谓悍妇如军兵，苦干无方制止。娘子军，由女子率领的军队。唐高祖女平阳公主，与其丈夫柴绍，响应高祖，起兵区隋；二人各置幕府，军中称公主军为“娘子军”。见《唐会要·公主杂录》。此借指悍妒之妇。疗妒，治疗妒忌之病。

[118]“胭脂”二句：谓悍妇似虎，幸有佛法可以挽救。《清异录·女行》载，陆慎言作尉氏令，政事统由其妻决定而后行，而具妻惨毒狡妒，吏民称为“胭脂虎”。生灵，犹生民，百姓，幸，幸而。渡迷有揖，谓佛法可以超度。佛教谓迷妄的境界为“迷津”（见敬播《大唐西域记序》），即超脱生死。进入佛境。

[119]“天香”四句：谓悍妒之妇只有敬事神灵，死后才可免受汤镬之刑；如能感动得天落花雨，则可免受地狱刀山剑树之苦。天香，祭神之香。澄，使之清澈平静。汤镬（huò 获），古代酷刑之一的烹刑。花雨，雨花，天花坠落如雨。相传梁武帝时，有云光法师在建康（今江苏南京市）讲经，天花坠落如雨，因名其地为雨花台。见《永乐大典》引《建康志》。剑轮，谓地狱中的刀山剑树。轮，轮回。迷信谓生前作恶，死后下地狱，要受汤镬及刀山剑树等各种酷刑。

[120]“极乐”四句：谓如能信佛修身，则可进入极乐世界，夫妻恩爱，妻妾和美。极乐之境，佛教指阿弥陀佛所居之境，《阿弥陀经》：“从是西方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曰极乐。……其国众生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”彩翼双栖，以鸟儿双飞双栖，喻夫妻思爱和美。李商隐《无题二首》之二：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沈期《古意》：“卢家少妇郁金堂，海燕双栖玳瑁梁。”长舌之端，谓妒妇多诵佛经。长舌，长舌妇。《诗·大雅·瞻印》：“妇有长舌，维厉之阶。”《笺》：“长舌，

喻多言语。”习指搬弄是非的妇女。男子纳妾，妒妇聒噪，因以“长舌”为喻。青莲并蒂，谓妒妇受佛教化，消除妒意，妻妾和美。青莲，青莲花。即梵语优钵罗的义译。此与通常所指莲花暗合，而并蒂莲花喻妻妾双美。辛弃疾《念奴娇·谢王广文双姬》词：“并蒂芳莲，双头红药，不意俱攀折。”

[121]“拔苦恼”二句：谓如此则可从佛境拔除了苦恼，摆脱了情欲的纠缠。拔，拔除。优婆之国，谓佛国，即上文所云“极乐世界”。佛教称在家奉佛的男子为“优婆塞”，女子为“优婆夷”。道场，佛道讲经说法之处。爱河，佛教喻指男女情欲。谓情欲如河水可以溺人，故称。

[122]“愿此”二句：谓希望上述这几条劝诫，能作为救世甘露，为悍妇疗妒，使其新生。贝叶文，本指佛经，详前《林四娘》注，此指作者所称“妙音经之续言”的这篇骈文。杨枝水，佛教喻称能化恶为善、使万物苏生的甘露。张翥《送谏侍者还江阴》：“杨枝偏洒瓶中水，贝叶时笈内经。”

魁星

郅城张济字[1]，卧而未寐，忽见光明满室。惊视之，一鬼执笔立，若魁星状[2]。急起拜叩。光亦寻灭。由此自负，以为元魁之先兆也[3]。后竟落拓无成；家亦雕落，骨肉相继死，惟生一人存焉。彼魁星者，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，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郅城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2]魁星：“奎星”的俗称。本为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的“奎宿”，因汉代纬书《孝经援神契》中有“奎主文章”的说法，后世便视为主司文运之神而加以崇祀。但神像“不能象‘奎’，改‘奎’为‘魁’，又不能象‘魁’，而取之字形，为鬼举足而起其斗。”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所以魁星神像头部象鬼，一脚向后翘起，如“魁”字的大弯钩；一手捧斗，如“魁”字中的“斗”字！一手执笔，意为点定中式人的姓名。

[3]元魁：犹首魁，谓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第一名。

库将军

库大有[1]，字君实，汉中洋县人[2]。以武举隶祖述舜麾下[3]。祖厚遇之，屡蒙拔擢，迁伪周总戎[4]。后觉大势既去，潜以兵乘祖[5]。祖格拒伤手，因就缚之，纳款于总督蔡[6]。至都，梦至冥司，冥王怒其不义，命鬼以沸汤浇其足。既醒，足痛不可忍。后肿溃，指尽堕。又益之疟。辄呼曰：“我诚负义！”遂死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事伪朝固不足言忠；然国土庸人[7]，因知为报，贤豪之自命宜尔也。是诚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怀二心者矣[8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库（sh 舍）：姓。

[2]汉中洋县：今陕西省洋县，明清属汉中府。

[3]武举：武举人的简称。科举时代选士分文、武两科。唐武后长安二年（702）始置武举，明成化十四年（1478）始设武科乡、会试，乡试中选者为武举人。

[4]伪周总戎：伪周，指清初明降将吴三桂叛清之后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（1673—1681）。总戎，一方军事长官。

[5]乘：偷袭。

[6]纳款于总督蔡：向姓蔡的总督表示归顺。总督，明清地方军事最高长官。蔡，指蔡毓荣，清汉军正白旗人，字仁庵。吴三桂叛清作乱，蔡以绥远将军总督云贵，事详《碑传集》。

[7]“国土”二句：谓无论国土还是普通人，都根据所受的知遇而作相应的报答。国土，国中杰出之人。庸人，众人，普通人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“豫让曰：‘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，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土遇我，我故国土报之。’”

[8]“是诚”句，这的确可以使天下做臣子而不忠于君上的人有所戒惧。惕，戒惧。

绛妃。

癸亥岁[1]，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[2]。公家花木最盛，暇辄从公杖履[3]，得恣游赏。一日，眺览既归，倦极思寝，解屦登床。梦二女郎被服艳丽，近请曰：“有所奉托，敢屈侈玉[4]。”余愕然起，问：“谁相见召？”曰：“绛妃耳。”恍惚不解所谓[5]，遽从之去。俄睹殿阁，高接云汉。下有石阶，层层而上，约尽百余级，始至颠头[6]。见朱门洞敞，又有二三丽者，趋人通客。无何，诣一殿外，金钩碧箔[7]，光明射眼。内一女人降阶出，环锵然[8]，状若贵嫔[9]。方思展拜，妃便先言，“敬屈先生，理须首谢。”呼左右以毡贴地，若将行礼。余惶悚无以为地[10]，因启曰：“草莽微贱[11]，得辱宠召，已有馀荣[12]。况敢分庭抗礼[13]，益臣之罪[14]，折臣之福[15]！”妃命撤毯设宴，对宴相向。酒数行，余辞曰：“臣饮少辄醉，惧有愆仪[16]。教命云何[17]？幸释疑虑。”妃不言，但以巨杯促饮。余屡请命。乃言：“妾，花神也。合家细弱，依栖于此，屡被封家婢子[18]，横见摧残。今欲背城借一[19]，烦君属檄草耳[20]。”余惶然起奏[21]：“臣学陋不文[22]，恐负重托；但承宠命，敢不竭肝鬲之愚[23]。”妃喜，即殿上赐笔札。诸丽者拭案拂坐，磨墨濡毫[24]。又一垂髻人[25]，折纸为范[26]，置腕下。略写一两句，便二三辈叠背相窥[27]。余素迟钝，此时觉丈思若涌。少间，稿脱，争持去，启呈绛妃。妃展阅一过，颇谓不疵[28]，遂复送余归。醒而忆之，情事宛然。但檄词强半遗忘，因足而成之：

“谨按封氏：飞扬成性，忌嫉为心[29]。济恶以才，妒同醉骨[30]；射人于暗，好类含沙[31]。昔虞帝受其狐媚，英、皇不足解忧，反借渠以解愤[32]；楚王蒙其蛊惑，贤才未能称意，惟得彼以称雄[33]。沛上英雄，云飞而思猛士[34]；茂陵天子，秋高而念佳人[35]。从此怙宠日恣，因而肆狂无忌[36]。怒号万窍，响碎玉于王宫[37]；潏中宵，弄寒声于秋树[38]。倏向山林丛里，假虎之威[39]；时子滢堆中，生江之浪[40]。且也，帘钩频动，发高阁之清商；檐铁忽敲，破离人之幽梦[41]。寻帷下榻，反同入幕之宾[42]；排闭登堂，竟作翻书之客[43]。不曾于生平识面，直开门户而来[44]；若非是掌上留裙，几掠妃子而去[45]。吐虹丝于碧落，乃敢因月成阑[46]；翻柳浪于青郊，谬说为花寄信[47]。赋归田者，归途才就，飘飘吹薛荔之衣[48]；登高台者，高兴方浓，轻轻落茱萸之帽[49]。蓬议卷兮上下，三秋之羊角传空[50]；箏声入乎云霄，百尺之鸯丝断系[51]。不奉太后之召，欲速花开[52]；未绝坐客之纓，竟吹灯灭[53]。甚则扬尘播上，吹平李贺之山[54]；叫雨呼云，卷破杜陵之屋[55]。冯夷起而击鼓，少女进而吹笙[56]。荡漾以来，草皆成偃；吼奔而至，瓦欲为飞[57]。未施转水之威，浮水江豚时出拜[58]；陡出障天之势，书天雁字不成行[59]。助马当之轻帆，彼有取尔；牵瑶台之翠帐，于意云何[60]？至于海鸟有灵，尚依鲁门以避[61]。但使行人无恙，愿唤尤郎以归[62]。古有贤豪，乘而破者万里；世无高士，御以行者几人[63]？驾炮牟之狂云，遂以夜郎自大[64]；恃贪狼之逆气，漫以河伯为尊[65]。妹妹俱受其摧残，汇族悉为其蹂躏[66]，纷红骇绿，掩苒何穷？孽柳鸣条，萧骚无际[67]。雨零金谷，缀为藉客之[68]；露冷华林，去作沾泥之絮[69]。埋香瘞玉，残妆卸而翻飞；朱榭雕阑，杂纷其零落[70]。减春光于旦夕，万点正飘愁[71]；觅残红于西东，五更非错恨[72]。翩跹江汉女，弓鞋漫踏春园；寂寞王楼人，珠勒徒嘶芳草[73]。斯时也：伤春者有难乎为情之怨，

寻胜者作无可奈何之歌[74]。尔乃趾高气扬，发无端之踔厉；摧蒙振落，动不己之 珊[75]。伤哉绿树犹存，簌簌者绕墙自落[76]；久矣朱施不竖，娟娟者 涕谁怜[77]？堕溷沾篱，毕芳魂于一日[78]；朝荣夕悴，免荼毒以何年[79]？怨罗裳易开，骂空闻于子夜[80]；讼狂伯之肆虐，章未报于天庭[81]。诞告芳邻，学作蛾眉之阵[82]；凡属同气，群兴草木之兵[83]。莫言蒲柳无能，但须藩篱有志[84]。且看莺涛燕侣，公覆夺爱之仇；请与蝶友蜂交，共发同心之誓[85]。兰挠桂揖，可教战于昆明[86]；桑盖柳推，用观兵于上苑[87]。东篱处士，亦出茅庐[88]；大树将军，应怀义愤[89]。杀其气焰，洗千年粉黛之冤；歼尔豪强，销万古风流之恨[90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癸亥岁：即康熙二十二年，公元一六八三年。

[2]毕刺史：名际有，详前《祝翁》注。绰然堂：当为毕际有罢官家居时所构厅堂，取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不居官则“绰绰然有馀裕”之意；堂为蒲松龄教书处，其匾今存蒲松龄故居。

[3]从公杖履：谓追随毕公之后。杖履，也作“杖屨”，扶杖漫步。

[4]敢屈移玉：敬词。犹言敢劳大驾前往。移玉，移动玉趾，前往之意。玉趾，犹言玉步。

[5]不解所谓：没有弄清所指何人。

[6]颠头：最高处。

[7]金钩碧箔：金制的帘钩，碧绿色的门帘。

[8]环 锵然：身上所佩带的玉器发出铿锵悦耳的声响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环 玉声 然。”环，玉环。圆形，中心有孔的壁玉。 ，玉 ，一种玉制的佩饰。

[9]贵嫔：女官名。魏文帝置，位次于皇后。后历代相沿，为宫中女官。

[10]惶悚（s ōng 耸）无以为地：惶恐得无所措手足。

[11]草莽微贱谦词。犹言草野低贱之人。草莽，草野，与“朝廷”相对。

[12]馥荣：谓不尽之荣耀。

[13]分庭抗礼：以平等的礼节相见。抗，匹敌。古人待宾之礼：主人坐东侧，客人坐西侧；主客相见时，客人站在庭院西侧向东与主人相对施礼，故谓之“分庭抗礼”。语出《庄子·渔父》。

[14]益：增加。

[15]折：折损。

[16]愈仪：乖违礼仪：指酒醉失态。愆，违。

[17]教命：犹教令，命令。

[18]封家婢子：对封姨的蔑称。封姨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。郑还古《博异志》记崔玄微春夜遇诸女共饮，席间有封十八姨。诸女为花精，封十八姨为风神。此后诗文中，即以封姨代指风或风神。

[19]背城借一：在自己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；谓最后决战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请收合涂烬，背城借一。”

[20]属（zh 主）檄（xí 习）草：草拟讨敌的檄文。属，撰写。檄，檄文，声讨敌人的文书。

[21]惶然：惶恐的样子。

[22]学陋不文：学识浅薄，不善文辞。

[23]竭肝鬲（gé 革）之愚：意为竭尽至诚。晶，通“隔”。肝位于隔下。肝鬲，犹肝胆，真诚的心意。愚，诚。

[24]濡毫：濡润毛笔。

[25]垂髫（tiáo 条）：头发下垂，谓幼年。

[26]折纸为范：旧时书写用无格白纸，书写时为使字行端直，每页折叠成若干竖格。范，式样。

[27]叠背：肩背相叠，形容聚观之人众多。

[28]不疵：此处犹言不错，很好。疵，瑕疵，玉上的小斑点。喻指细小的毛病，缺点。

[29]“飞扬”二句：谓风放纵恣肆，妒忌成性。飞扬，放纵，任性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且夫失性有五：……五日趣舍滑心，使性飞扬。”忌嫉，忌刻妒嫉。忌害别人，欲居其上

[30]“济恶”二句：谓风以其才而成其恶，妒忌之性浸骨洽髓。济，成。醉骨，以酒浸渍之骨，意为浸骨洽髓。醉，酒渍。

[31]“射人”二句：谓风在暗处害人，其狡诈有如含沙射人之域。此二句为含沙射人或含沙射影的略语。喻指暗中攻击或阴谋陷害别人。《诗·小雅·何人斯》：“为鬼为域，则不可得。”《释文》：“蜮，状如，三足。一名射工，俗呼之水弩，在水中含沙射人。一云射人影。”

[32]“昔虞帝”三句：谓虞舜曾受风的蛊惑，竟想借它解除百姓的烦恼。虞帝，即虞舜。舜为有虞氏。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。狐媚，传说狐狸善媚，因以喻指女性对男子的蛊惑。英、皇，女英、娥皇，传说为唐尧二女，嫁舜为妃。见《太平御览》一三五引《列女传》。渠，她，指风神。《孔子家语》载舜歌《南风》事：“舜弹五弦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其诗曰：‘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温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”

[33]“楚王”三句，谓楚王也曾受风的蛊惑而借以称雄，但对宋玉的讽谏之意却不予体察。楚王，指楚襄王，即楚顷襄王（公元前298—前263年在位）。传为宋玉所作的《凤赋》见《文选》一三），以风为喻，讽刺楚王一味淫乐骄纵，不知体恤百姓。有云：“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，宋玉、景差侍。有风飒然而至，王乃披襟而当之，曰，快哉此风！寡人所以庶人共者邪？”宋玉回答，指出有“大王之风”和“庶人之风”；前者为“雄风”，后者为“雌风”，楚王深为其说所动。贤才，盖指宋玉。未能称意，谓其婉转设譬，未能达到讽谏的目的。

[34]“沛上”二句：谓起兵沛上的刘邦，竟借《大风》之歌而抒写思守土猛士之意。沛上英雄，指汉高祖刘邦，他于秦二世元年（公元前209年）于家乡沛县起兵反秦。云飞而思猛士，括刘邦《大风歌》诗意。汉高祖十二年（公元前195年），刘邦平定英布叛乱之后，路经沛县，“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‘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’令儿皆和之。高祖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”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

[35]“茂陵，”二句，谓英武盖世的汉武帝竟也以《秋风辞》抒发其怀念佳人之情。茂陵天子，指汉武帝刘彻，因其死葬茂陵，故称。《文选》四五据《汉武帝故事》录汉武帝《秋风辞》有云：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携（一作“怀”）佳人兮不能忘。”

[36]“从此”二句：谓风仗侍以上所言帝王之宠，一天比一天恣意放纵，

肆其狂暴。怙，恃，凭仗。

[37]“怒号”二句：谓狂风怒号，竟敢将王宫中的占风玉片吹得叮当乱响。万窍，自然界各种空隙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惟无作，作则万窍怒。”碎玉，碎玉片。王仁裕《开元遗事》下载，庆玄宗之子岐王，为测定风向，在“宫中于竹林内悬碎玉片，每夜闻相触之声，即知有风，号占风锋”。锋，大铃。

[38]“澎湃”二句：谓秋风夜起，在枯树间舞弄出飒飒之声。湃，同“澎湃”，也作“砰湃”，水相击声。此用以形容秋风大作，如惊涛骇浪。欧阳修《秋声赋》描绘秋风云：“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……初淅沥以流飒：忽奔腾而砰湃；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……童子曰：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。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中宵，中夜。寒声，犹秋声。

[39]“倏向”二句：谓疾风拂掠山林，不过假借虎威。倏，倏忽，迅疾。假虎之威，从虎而假其威。《易·乾》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”

[40]“时于”二句：谓偶遇三峡礁石，便在今中掀起触天之浪。时，时而。滪堆，江心突起的巨石，今已炸去。原在今四川奉节县西南瞿塘峡口，为长江三峡著名险滩之一。见《水经注》三三《江水》。

[41]“帘钩”四句：谓帘钩频摇，秋风吹过高阁；风铃猛然响动，惊醒了情思绵绵的离人好梦。帘钩，卷帘之钩。“清商，清越、凄厉的商音，此指秋风。商，商音，古为五音（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）之一，其音凄厉。旧以阴阳五行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之说，谓商属金，配合四时为秋。《文选》二九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五：“清商随风发，中曲正徘徊。”檐铁，即檐马，挂在屋檐下的风铃。也称“铁马”，“玉马”。幽梦，隐约恍惚的梦境。此谓梦中情思。

[42]“寻帷”二句：谓风不经允许径入内室，竟如同关系极为密切的宾客。寻帷下榻，谓不经介绍，直入内室。寻，觅。帷，床帐。下榻，《后汉书·徐稚传》载，陈蕃为豫章太守，在郡不接待宾客，“唯稚来特设一榻。去则县（悬）之。”后因称宾客寄居为下榻。人幕之宾，谓关系极为密切的宾客。入幕，入于帐幕之中。《晋书·郗超传》：“谢安与王坦之尝诣（桓）温论事，温令超帐中卧听之。风动帐开，安笑曰：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。”

[43]“排闥（tà 榻）”二句：谓风竟推门进屋，擅自乱翻桌上书页。排闥，推门。语出《汉书·樊噲传》。闥，门屏。竟作翻书之客，谓吹乱书页。

[44]“不曾”二句：谓风无礼之甚，虽非故旧，却不待传禀而直接闯门入户。李益《竹窗闻风寄苗发、司空曙》有“开门复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”之句，

此反其意。

[45]“若非”二句：谓风横暴异常，有时几乎把人吹入空中。妃子，指汉成帝妃赵飞燕。伶玄《飞燕外传》载，汉成帝“于太液池作千人舟，号合宫之舟。后歌舞《归风送远之曲》，侍郎冯元方吹笙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，风大起。后扬袖曰：‘仙乎仙乎，去故而就新，宁忘怀乎？’帝令无方持后袖，风止，裙为之绌。他日，宫蛛或褰裙为绌，号留仙裙。”

[46]“吐虹丝”二句：谓风狂妄无比，竟敢借月晕而显示自己出现的征兆。虹丝，彩色的光环，喻晕环。碧落，犹碧空，天空。因，借。阑，月阑，即月晕。环绕在月亮四周的彩色模糊的光气。《宋文鉴》九七苏洵《辨奸论》：“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皆知之。”

[47] “翻柳浪”二句：谓风于初春郊野吹动杨柳，却谎称寄送花开的消息。柳浪，形容初春吹拂柳枝的情状。浪，波浪。青郊，春郊。风翻柳浪：盖指柳叶初发之时，即旧历正月末二月初。《艺文类聚》八九引《大戴礼》：“正月柳者，发叶也。”而柳花信风在清明节，即旧历三月初。为花寄信，指花信风，古指应花期而来的风。从小寒到谷雨，共八个节气一百二十日；五日为一候，计二十四候，称二十四番花信风。清明节三信，即桐花、麦花、柳花。详程大昌《演繁露·花信风》。

[48] “赋归田”三句：此反用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文意，谓辞官归隐的高士刚刚踏上归途，风就吹动其衣，加以戏弄。赋归田者，指陶渊明，其辞彭泽令家居之时曾作《归去来辞》。有句云：“舟遥遥以轻，风飘飘而吹衣，”写其归途欣喜心情，此反其义。赋，抒写。薜荔之衣，隐者高洁的衣饰。薜荔，一种蔓生香草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木根以结芷兮，贯薜荔之落蕊。”本谓佩饰的芳香高洁，后借为隐者之饰。

[49] “登高台”三句：此化取孟嘉九日登高落帽故事，谓人们游兴方浓时，风却故意吹落其帽。高兴，高雅的兴致。落茱萸之帽，即于九月九日吹落帽子。茱萸，一名越椒，为一种有浓烈香味的植物。古人九月九日（重阳节）登高饮酒时，常佩戴茱萸，认为能避邪消灾。九日登高落帽事，见陶渊明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。孟府君，即孟嘉。嘉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，颇为所重。九日桓温在龙山宴集僚佐，“有风吹君帽堕落，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，以观其举止。”亦见《晋书》孟嘉本传。

[50] “蓬梗”二句：谓飞蓬翻卷，本欲随风荡堕，却不料被旋风吹入高空。蓬梗，蓬草之茎。蓬，草名，即飞蓬。蓬茎当秋而腐，遇风即飞起飘转。曹植《杂诗》之二“转蓬离本根，飘飘随长风。何意回飏举，吹我入云中。高高上无极，天路安可穷！”三秋，秋季的第二个月，即阴历九月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”羊角，一种旋风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抔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。”抔（tuán 团）空，盘旋于空中。

[51] “箏声”二句：谓发出悦耳之声的风箏，风竟吹断丝线使其飘没人云。箏，风箏。陈沂《询录·风箏》：风箏“即纸鸢，又名风鸢。初，五代汉李业于宫中作纸鸢，引线乘风为戏，后于鸢首以竹为笛，使风入作声，如箏鸣，俗呼风箏。”鸢丝，即风箏线。

[52] “不奉”二句谓风违时令，隆冬而令花开。此用武则天诏令冬令花开事。太后，指武后，即武则天，唐高宗死后称太后。据载，武则天冬日要游上苑，遣使宣诏云：“明朝游上苑，火急报春知：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！”第二日凌晨，除牡丹而外，百花俱开。详《事物纪原》和《全唐诗话》。

[53] “未绝”二句：谓风宴中灭灯，暗中助邪臣逞奸。《韩诗外传》七载，楚庄王一次赐宴群臣，“日暮酒酣，左右皆醉。殿上烛灭，有牵王后衣者。后挖冠纓而绝之。言于王曰：‘今烛灭，有牵妾衣者，妾其纓而绝之。愿趣火视绝纓者。’王曰：‘止！’立出今日；‘与寡人饮，不绝纓者，不为乐也。’于是冠纓无完者，不知王后所绝冠纓者谁。于是王遂与群臣欢饮，乃罢。”

[54] “甚则”二句：谓更其甚者，是狂风扬尘把山吹为平地。李贺（791—817），字长吉，唐代杰出诗人，著有《昌谷集》。其《浩歌》诗有云：“南风吹山作平地，帝遣天吴移海水。”

[55] “叫雨”二句：谓狂风携云带雨，卷去茅屋顶上苫盖之草。杜陵，

地名，在长安（今陕西西安市）城东南，秦为杜县地，因汉宣帝葬于此而称杜陵，为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祖籍所在地。因其常自称“壮陵野客”（《醉时歌》），后人即以“杜陵”指代杜甫。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云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，茅飞渡江洒江郊。……南群童欺我老无力，忍能对面为盗贼。公然抱茅入竹去，唇焦口燥呼不得。归来倚杖自叹息。俄顷风定云墨色，秋天漠漠向昏黑。……”

[56]“冯夷”二句：渭即使微风也能在河中鼓起波浪，如笙一般的西风过后却是倾盆大雨。冯夷击鼓，谓水神鼓起河中微波。冯（p ng 平）夷，神话传说中的水神名。又称“冰夷”、“元夷”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于是屏民收风，川后静波。冯夷鸣鼓，女娲清歌。”少女，少女风，即西风。《易》以八卦配八方，兑为西方；兑为少女，西方之卦，因称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管辂传》“令夕当雨”注引《管辂列传》：“至日向暮，了无云气，众人并嗤貉。貉言：树上已有少女微风，树间又有阴鸟和鸣。……其应至矣。”吹笙，谓风声如奏笙竽一般悦耳。笙，管乐器。相传吹笙用吸气，微吸作响，与风过林木相类。

[57]“荡漾”四句：谓微风吹来，草皆低伏；狂风骤至，则屋瓦欲飞。荡漾，飘荡。草皆成僵，即草皆倒伏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偃，倒伏。

[58]“未施”二句，谓风尚未施击水腾空之威，江豚却怕得时出江面拜舞。抔水之威，谓风作浪起，托物腾空的威力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‘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抔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’江豚，鲸类，产于我国长江及印度大湾中。据说江豚在浪中跳跃，每每起风，舟人用以占风。《南越志》：“江豚似猪，居水中，每于浪间跳跃，风辄起。”

[59]“陡出”二句：谓风陡然扬沙遮天，雁群因而散乱。障天，遮天，谓风播沙扬尘，遮天蔽日。书大雁字，指大雁飞行时在天空排成一字或人字形。不成行，谓雁群散乱。

[60]“助马当”四句：谓风助王勃早抵南昌尚有可取，而拂动瑶台翠帐则存心不良。助马当之轻帆，指王勃南行至马当遇顺风事。王勃（650-676），字子安，唐初著名诗人。马当，山名。在今江西彭泽县东北，横枕大江，其形似马，回风掀浪，舟行艰难。王勃南行，至此恰遇顺风，一夜即抵南昌，写了著名的《滕王阁诗序》。见《九江记》。瑶台，传说中西王母的宫殿，见《穆天子传》。沈约《拟风赋》中有“时卷瑶台翠帐，乍动侠女轻衣”之句，为“牵瑶台之翠帐”所本。

[61]“至于”二句：谓海鸟有灵，尚且依附鲁门以避大风。海鸟，名爱居。鲁门，指古曲阜城门。曲阜为春秋鲁国都城。《国语·鲁语》上：“海鸟爱居，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，臧文仲使人祭之。展禽曰：‘今兹海其有灾乎？夫广川鸟兽，恒知避灾。’是岁也，海多大风。”

[62]“但使”二句：谓只要能使行人安全，愿唤回尤郎以平息风息。据伊世珍《琅记》引《江湖纪闻》载，传闻石氏女嫁尤郎为妇，情好甚笃。尤郎要外出经商：石氏加以劝阻，不从。后尤出不归，石氏忧思而死。死前发誓变作大风，以阻商旅远行。自此商旅发船，遇打头逆风，即云石尤风。后来有人说，密写“我为石娘唤儿郎归也，须放我舟行”十四字沉于水中：风便停息。

[63]“古有”四句：谓古有乘风破浪、志在四方的贤哲英豪，今却没有御风而行、不汲汲追求利禄的高士。古有贤豪，指字恁。《宋书·字恁传》：“恁少时，叔父炳问其志，曰‘愿乘长风，破万里浪。’”御以行者，御风而行的人，指列御寇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”

[64]“驾炮车”二句：谓暴风因伴狂云而起，便妄自尊大，炮车云，伴暴风而起的狂云。风起云涌，伴同飞砂走石，类古发石攻战之炮车，故名。李肇《国史补》：“暴风之后有炮车云。”夜郎自大，喻妄自尊大。夜郎，汉时西南小国，在今贵州桐梓县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：“滇王与汉使者言曰：‘汉孰与我大？’及夜郎侯亦然。以道不通，故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”

[65]“恃贪狼”二句：谓河伯恃暴风之威，泛滥成灾。贪狼，旧时阴阳术士迷信，以岁月日时附会人事，以“贪狼”指申时。并谓申主贪狼，而水生于申，其气动而成暴风。详《汉书·翼奉传》及注引孟康说，后因以贪狼指暴风。《新五代史·前蜀王衍世家》：“行至梓潼，大风发屋拔木。太史曰：‘此贪狼风也，当有败军杀将者。’”风兴而浪作，溃堤成灾，因云“以河伯为尊”。

[66]“姊妹”二句：谓百花全都受到暴风的摧残和蹂躏。姊妹，花类，花神的姊妹，汇族，全族，合族。悉，皆。此承上句，风兴浪作，河伯恃暴风逞恶，因亦暗用河伯娶妇事。古时迷信，巫祝为消弭水患，须为河伯娶妇，年年将一少女抛于河内。详《史记·滑稽列传·西门豹》。

[67]“纷红”四句：谓花木受风摧残，永无休止。纷红骇绿，红花纷然，绿叶扰扰，形容大风过后花木摇动之状。柳宗元《袁家渴记》：“每风自四山而下，振动大木，掩冉众草，纷红骇绿，蓊勃香气。”掩冉，式作“奄冉”，披拂之状。何穷，谓无穷，并下句“无际”，谓无已时。擘柳、鸣条，既是风名，也状疾风吹残花木的情景。擘柳，吹花擘柳风，为河朔（泛指今黄河以北地区）一带春日疾风，“数日一作，三日乃止。”见《韵府》。鸣条，一种乍微渐疾之风。《格致镜原》引《乙巳占》谓“凡风动叶，十里鸣条。”萧骚，风吹林木声。

[68]“雨零”二句：谓风雨过后，花瓣坠落成为客人的坐垫。零，落。

刀J金谷，金谷园，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，为晋石崇所筑别墅，崇常于其中宴客赋诗。（y n 因），褥垫。此指花，即以花作坐垫。王仁裕《开元遗事·花》：“学士许慎选放旷不拘小节，多与亲友结宴于花圃中，未尝县帷幄，设坐具，使童仆辈聚落花铺于坐下。慎选曰：‘吾自有花，何消坐具？’”

[69]“露冷”二句：谓柳絮飘落，沾濡露水，随即为泥土所污。华林，华林园，三国吴时旧宫苑，在建业台城（今江苏南京市）内，见《景定建康志》。沾泥之絮，本谓心志坚定，不为色情所动。宋代参寥《赠妓诗》：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东风上下狂。”此取字面意思，谓柳絮因风飘落而为露水所濡，沾上泥土。

[70]“埋香”四句：谓花虽枯萎凋零，仍不免受风吹之灾。埋香瘞（yì 意）玉，指美女死亡。高启《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》：“回头乐事浮云改，瘞玉埋香今几载！”此喻花之枯萎、凋零。残妆卸，本指妇女临晚卸妆，此喻花谢。朱榭雕栏，华丽的楼阁，雕镂的栏杆。牡丹花傍栏杆而开。元稹

《牡丹花片》：“可怜颜色经年别，取次朱栏一片红。”榭，台上高屋。烂，栏杆。杂，左右佩玉。指女子身上佩带的各种玉饰，《诗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：“知子之来之，杂佩以赠之。”此喻花片。

[71]“减春光”二句：谓一片花飞，顷刻减却春光而播散了春愁。杜甫《曲江二首》之一：“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”秦观《千秋岁》：“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。”此比用其诗意。

[72]“觅残红”二句：谓落花飘散东西，是风吹所致，应该对其怨责。王建《宫词》：“树头树底觅残红，一片西飞一片东。自是桃花贪结子，错教人怨五更风。”此处反用其意。

[73]“翩跹”四句：谓风吹花落，春光消逝，使游春少女徒芳往返。翩跹，轻盈飘逸的样子。江汉女，江汉游女。《诗·周南·汉广》：“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朱熹注：“江汉之俗，其女好游，汉魏以后犹然。”弓鞋，旧时女子缠足而足背弓起，因称其鞋为“弓鞋”。漫踏春园，谓花被风吹落，园内无可赏玩。漫，枉，徒然。玉楼人，指怀春少女。玉楼，华丽的高楼。珠勒，以珠为饰的马勒。嘶，马鸣。

[74]“斯时”三句：谓在此花落春归之时，有的产生难以为情的哀怨，有的发出无可奈何的歌吟。江淹《恨赋》：“置酒欲饮，悲来填膺。千秋万岁，为怨难胜。”晏殊《浣溪沙》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

[75]“尔乃”四句：谓风送春归之后，仍十分猛烈。尔，你，指风。趾高气扬，骄气盈溢的样子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三：“今何举趾高，志之扬也？”蹕（chu 卓）厉，发扬蹈厉。此取意于“蹕厉风发”，谓风吹动不已摧残花木幼芽，振摇已开之花使之陨。摧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催”。蒙，通“萌”，花草幼芽。《易·序卦》：“蒙者蒙也，物之稚也。”落，落叶，落也。阑珊，同“阑珊”。风名。即初秋凉风。杜甫《秋雨叹》之二：“阑风伏雨秋纷纷，四海八荒同一云。”赵子栋注：“阑珊之风，沉伏之雨，言其风雨之不己也。”

[76]“伤哉”二句：谓可伤的是，大风过后花落而只存枝叶。簌簌者，指落花。元稹《连昌宫词》：“连昌宫中满宫竹，岁久无人森似束；又有墙头千叶桃，风动落花红簌簌。”

[77]“久矣”二句：谓众花任风摧残，其哀苦无人同情。朱幡不竖，谓众花得不到庇护，任风摧残。谷神子《博异志》载，唐天宝中，处士崔玄微人嵩山采药时，独处一院，遇众花之精所化的女子宴请封十八姨（即风神）。石榴花之桔（醋醋）因不奉迎风神，惧为其摧残，求崔庇护，嘱崔云：“但处士每岁岁日，与作一朱幡，上图日月五星之文，于苑东立之，则免难矣。今岁已过，但请至月二十一日平旦，微有东风则立之，庶夫免于患也。”崔依其言，“至此日立幡。是日东风刮地，自洛南折树飞沙，而苑中繁花不动。”幡，同“”。娟娟者，谓鲜美的花朵。娟娟，美好的样子。陨涕，落泪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心之忧矣，涕既陨之。”

[78]“堕溷（hùn 混）”二句：谓花随风荡落，堕溷沾篱，命运可悲。堕溷沾篱，本喻人生而贫贱，详《聊斋自志》注，此指花随风飘落各处。溷，粪坑。篱，藩篱。毕，结束。芳魂，本指女性精魂；此指花。

[79]“朝荣”二句：谓花晨开夕落，无法摆脱风的残害。荣，花。悴，憔悴。此指花枯萎雕零。荼毒，残害。

[80]“怨罗裳”二句：谓春风撩拨少女春情，便遭到人们的嘲骂。罗裳，

丝罗衣裙，女性服装。子夜，指《子夜歌》，见《乐府诗集》四四。其词云：“裙未结带，约眉出窗前。罗裳易飘，小开骂春风。”

[81]“讼狂伯”二句：谓狂风引起人们公愤，却未受到天帝的制裁。狂伯，狂暴的风伯，即风神。天庭，神话传说中天帝所在的朝廷。见扬雄《甘泉赋》。章，奏章。此指韩愈《讼风伯文》。该文结语云，“上天孔明兮有纪有纲，我今上讼兮其罪谁当？天诛加兮不可悔，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？”

[82]“诞告”二句，谓众花应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狂风。诞告，犹广告。诞，大。语出《尚书·汤诰》。芳邻，指相邻之花。娥眉之阵，谓女子组成战阵。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曾以美女一百八十人训练军阵。见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蛾眉，女子细长之眉，代指女子，此喻花。

[83]“凡属”二句：谓凡属花草，都应成为与狂风斗争的战士。同气，气质相近或相同，即同类。见《易·乾》。此指花类，草木之兵，化用“草木皆兵”之意。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》载，苻秦南渡，与晋军相持于淝水。苻坚登城而望晋军，“见部阵整齐，将士精锐；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之形，顾谓融（苻融）曰：此亦就（劲）敌也，何谓少乎？”

[84]“莫言”二句：谓即便如蒲柳一般柔弱，只要有志，编作篱笆也可尽到卫护花的责任。蒲柳，即水杨，枝年可编作篱笆。因其秋季较早雕落，常喻衰弱的体质，故云“无能”。藩篱，以竹编成的篱笆。引申为守卫之意。

[85]“且看”四句：谓众花与蜂蝶联合起来，誓复狂风伤残花类之仇。莺侑燕侣，喻称女伴，此指众花，莺、燕，春天飞鸣，常喻少女。公，大家，即“莺侑燕侣”。复，报复。夺爱，强力夺其所爱。指风伤代花类。与蝶友蜂交，谓与蝴蝶、蜜蜂交朋友。同心之誓，谓同仇敌汽的誓言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：“昔逮我献公，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”

[86]“兰桡（ráo 饶）”二句：谓兰、桂以其香洁、贞正，可率众花进行讨伐狂风的训练。兰桡桂揖（jí 及），本谓船桨的香洁（见屈原《九歌·湘君》），此取字面意思，即指兰（木兰）、桂（桂树）二种香木。《拾遗记》：“兰桂可折，而不可掩其贞。”昆明，指昆明池，即今云南滇池。汉武帝元狩三年（前 120），武帝欲通身毒（今印度），而为越、昆明所阻，于是在长安（今西安市）近郊，仿作昆明池，以教习水战，事详《三辅黄图·池沼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。

[87]“桑盖”二句：谓桑可为车盖、柳可为旌旗，以备战前观兵之用。桑盖柳旌，桑柳的形象说法：桑叶大荫浓，形如车盖；柳枝条柔细，拂拂如旌旗招展。观兵，检阅军队，以示军威。观，示。上苑，供帝王游猎的园林。

[88]“东篱”二句：谓高逸的菊花也出而参战。东篱处士，指东晋诗人陶渊明。陶性爱菊，常以菊喻其品质贞洁。其诗《饮酒》之五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句，因称。此处借指菊花。处士，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。陶渊明一生大半隐居，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宋书》都将其列入《隐逸传》。出茅庐，谓由隐居而出仕。茅庐，简陋的居室。

[89]“大树”二句：谓独立的大树对于狂风也怀有义愤。大树将军，指东汉将军冯异，冯为人谦退不伐，“每所止舍，诸将并坐论功，异常独屏树下，军中号曰‘大树将军’。”见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。此取字面意思，借指大树。

[90]“杀其”四句：谓齐力讨伐，打掉狂风的嚣张气焰；歼灭强暴，为

众花雪沉冤、销积恨。杀，灭。粉黛，搽脸白粉和描眉的黛墨，均为旧时女子化妆用品，因借指美女，此惜以喻花。豪强，喻风。销，消解。风流：风韵，借指女子。此指花。

河间生

河间其生[4]，场中积麦穗如丘，家人日取为薪，洞之[2]。有狐居其中，常与主人相见，老翁也。一日，屈主人饮[3]，拱生入洞[4]。生难之，强而后入。人则廊舍华好。即坐，茶酒香烈。但日色苍皇，不辨中夕。筵罢既出，景物俱杳。翁每夜往夙归，人莫能迹[5]。问之，则言友朋招饮。生请与俱，翁不可；固请之，翁始诺。挽生臂，疾如乘风，可炊黍时[6]，至一城市。人酒肆，见坐客良多，聚饮颇哗，乃引生登楼上。下视饮者，几案拌餐[7]，可以指数[8]。翁自下楼，任意取案上酒果，来供生[9]。筵中人曾莫之禁[10]。移时，生视一朱衣人前列金橘，命翁取之。翁曰：“此正人[11]，不可近。”生默念：狐与我游，心我邪也。自令以往，我必正！方一注想[12]，党身不自主，眩堕楼下。饮者大骇，相哗以妖[13]。生仰视，竟非楼上，乃梁间耳。以卖告众。众审其情确，赠而遣之。问其处，乃鱼台[14]，去河间千里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河间：河间府，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。

[2]洞之：把麦穰垛掏出一个洞。洞：掏洞。

[3]屈：屈驾，延请别人的敬辞。

[4]拱：拱手礼让。

[5]人莫能迹：没有谁能知其踪迹。

[6]炊黍时：做一顿饭的功夫。

[7]拌餐：同“盘”。

[8]可以指数：意谓能够一一看清。

[9]坏（póu 掬）：双手捧物。

[10]莫之禁：莫禁之，没有人制止他。

[11]正人：品格端正之人。

[12]注想：专心思考。

[13]相哗以妖：彼此喧哗起来，认为是妖异。

[14]鱼台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，旧治在今县城西南。

云翠仙

梁有才，故晋人[1]，流寓于济[2]，作小负贩。无妻子田产。从村人登岱[3]。岱，四月交[4]，香侣杂沓[5]。又有优婆夷、塞[6]，率众男子以百十，杂跪神座下，视香炷为度[7]，名曰“跪香”。才视众中有女郎，年十七八而美，悦之。诈为香客，近女郎跪；又伪为膝困无力状，故以手据女郎足，女回首似嗔，膝行而远之。才又膝行近之；少间，又据之。女郎觉，遽起，不跪，出门去。才亦起，亦出，履其迹[8]，不知其往。心无望，快快而行。途中见女郎从媼，似为女也母者[9]。才趋之。媼女行且语。媼云：“汝能参礼娘娘[10]，大好事！汝又无弟妹，但获娘娘冥加护，护汝得快婿[11]。但能相孝顺，都不必贵公子、富王外也。”才窃喜，渐渍诘媼[12]。媼自言为云氏，女名翠仙，其出也。家西山叫十里。才曰：“山路涩[13]，母如此

[14]，妹如此纤纤，何能便至？”曰：“日已晚，将寄舅家宿耳。”才曰：“适言相婿，不以贫嫌，不以贱鄙，我又未婚，颇当母意否？”媼以问女，女不应。媼数问，女曰：“渠寡福，又荡无行，轻薄之心，还易翻覆。儿不能为遏伎儿作妇[15]。”才闻，朴诚自表，切矢日[16]。媼喜，竟诺之。女不乐，勃然而已。母又强拍之[17]。才殷勤，手干橐[18]，觅山兜二[19]，舁媼及女。已步从，若为仆。过隘[20]，辄何兜夫不得颠摇动，良殷。俄抵村舍，便邀才同人勇家。舅出翁，妗出媼也。云兄之嫂之[21]。谓：“才吾婿。日适良[22]，不须别择，便取今夕。”舅亦喜，出酒肴饵才。既，严妆翠仙出，拂榻促眠。女曰：“我固知郎不义，迫母命，漫相随[23]。郎若人也[24]，当不须忧偕活。”才唯唯听受。明日早起，母谓才：“宜先去，我以女继至。”

才归，扫户闼。媼果送女至。人视室中，虚无有，便云：“似此何能自给？老身速归，当小助汝辛苦[25]。”遂去。次日，有男女数辈，各携服食器具，布一室满之。不饭俱去，但留一婢。才由此坐温饱[26]，惟日引里无赖朋饮竟赌，渐盗女郎簪珥佐博[27]。女劝之，不听；颇不耐之，惟严守箱奁，如防寇。一日，博党款门访才，窥见女，惊[28]。戏谓才曰：“子大富贵，何忧贫耶？”才问故，答曰：“曩见夫人，实仙人也。适与子家道不相称。货为媵[29]，金可得百；为妓，可得千。千金在室，而听饮博无资耶[30]？”才不言，而心然之。归，辄向女歉歉，时时言贫不可度。女不顾，才频频击桌，抛匕箸，骂婢，作诸态。

一夕，女沽酒与饮。忽曰：“郎以贫故，日焦心。我又不能御穷[31]，分郎忧，中岂不愧作？但无长物，止有此婢，鬻之，可稍稍佐经营[32]。”才摇首曰：“其值几许！”又饮少时，女曰：“妾于郎，有何不相承？但力竭耳。念一贫如此，便死相从，不过均此百年苦，有何发迹？不如以妾鬻贵家，两所使益，得直或较婢多。”才故愕言：“何得至此！”女固言之，色作庄[33]。才喜曰：“容再计之。”遂缘中贵人[34]，货隶乐籍[35]。中贵人亲诣才，见女大悦。恐不能即得，立券八百缗[36]，事滨就矣[37]。女曰：“母日以婿家贫，常常悬念，今意断矣，我将暂归省；且郎与妾绝，何得不告母？”才虑母阻。女曰：“我顾自乐之，保无差贷[38]。”才从之。夜将半，始抵母家。挝阖人[39]，见楼舍华好，婢仆辈往来懂懂[40]。才日与女居，每请诣母，女辄止之，故为甥馆年馀[41]，曾未一临岳家。至此大骇，以其家巨，恐腾妓所不甘也。女引才登楼上。姐惊问：“夫妻何来？”女怨

曰：“我固道渠不义，今果然。”乃于衣底出黄金二铤[42]，置几上，曰：“幸不为小人赚脱，今仍以还母。”母骇问故，女曰：“渠将鬻我，故藏金无用处。”乃指才骂曰：“豺鼠子！曩日负肩担，面沾尘如鬼。初近我，熏熏作汗腥，肤垢欲倾塌，足手皱一寸厚[43]，使人终夜恶。自我归汝家，安坐餐饭，鬼皮始脱。母在前，我岂诬耶？”才垂首，不敢少出气。女又曰：“自顾无倾城姿，不堪奉贵人；似若辈男子，我自谓犹相匹。有何亏负，遂无一念香火情[44]？我岂不能起楼宇、买良沃？念汝儂薄骨、乞丐相[45]，终不是白头侣！”言次，婢姬连衿臂，旋旋围绕之。闻女责数，便都唾骂，共言：“不如杀却，何须复云云。”才大惧，据地自投，但言知悔。女又盛气曰[46]：“鬻妻子已大恶，犹未便是剧[47]；何忍以同衾人赚作娼！”言未已，众眦裂[48]，悉以锐簪。剪刀股攒刺胁[49]。才号悲乞命。女止之，曰：“可暂释却。渠便无仁义，我不忍戢觫[50]。”乃率众下楼去。

才坐听移时，语声俱寂，思欲潜遁。忽仰视，见星汉，东方已白，野色苍莽[51]；灯亦寻灭。并无屋宇，身坐削壁上。俯瞰绝壑，深无底。骇绝，惧堕。身稍移，塌然一声，堕石崩坠。壁半有枯横焉[52]，不得堕[53]。以枯受腹，手足无着。下视茫茫，不知几何寻丈[54]。不敢转侧，嗥怖声嘶，一身尽肿，眼耳鼻舌身力俱竭。日渐高，始有樵人望见之；寻纒来，縋而下，取置崖上，奄将溘毙[55]。异归其家。至则门洞敞[56]，家荒荒如败寺，床簾什器俱杳，惟有绳床败案[57]，是已家旧物，零落犹存。嗒然自卧。饥时，日一乞食于邻。既而肿溃为癰[58]。里党薄其行[59]，悉唾弃之。才无计，货屋而穴居，行乞于道，以刀自随。或劝以刀易饵；才不肯，曰：“野居防虎狼，用自卫耳。”后遇向劝鬻妻者于途，近而哀语，遽出刀而杀之[60]，遂被收。官廉得其情[61]，亦未忍酷虐之，系狱中，寻瘦死[62]。

异史氏曰：“得远山芙蓉[63]，与共四壁，与以南面王岂易哉！己则非人，而怨逢恶之友[64]；故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。凡狹邪子诱入淫博[65]，为诸不义，其事不败，虽则下怨亦不德。迨于身无襦，妇无裤，千人所指[66]，无疾将死，穷败之念，无时不萦于心：穷败之恨，无时不切于齿。清夜牛衣中[67]，辗转不寐。夫然后历历想未落时[68]，历历想将落时，又历历想致落之故，而因以及发端致落之人。至于此，弱者起，拥絮坐诅[69]；强者忍冻裸行，篝火索刀[70]，霍霍磨之，不待终夜矣。故以善规人，如赠橄榄[71]；以恶诱人，如馈漏脯也[72]。听者固当省[73]，言者可勿惧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晋：山西省的简称。

[2]济：指济南府所在地，即今山东济南市。

[3]岱：泰山的别称。

[4]四月交：刚交四月，即四月之初。此盖为浴佛节，亦称“佛诞节”。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。届时各佛寺举行诵经法会、拜佛祭祖、施舍僧侣等庆祝活动，并据传说以各种名香浸水为佛像洗浴，并供奉各种花卉。中国汉族地区，一般将节日定于夏历四月初八。

[5]香侣：结伴朝拜泰山的香客。

[6]优婆夷、塞，即优婆夷、优婆塞，均为梵语音译。优婆夷，指接受佛教五戒的女居士。优婆塞，指接受佛教五戒的男居士。他们是佛教信徒，不同于一般香客。

[7]视香炷为度，以一支香燃烧完为跪拜时间的限度。炷，点香。

[8]履其迹：尾寻其踪迹。此从铸雪斋抄本，“迹”字原作“即”，盖音近而讹。

[9]女也母者：即女之母。也、者，均为语助词，无义。

[10]参礼娘娘：指参拜碧霞元君。传说东岳大帝之女，来真宗时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。见张尔岐《蒿庵闲话》。道教称其应九 以生，受玉帝之命，证位天仙，统领岳府神兵，照察人间善恶。斗泰山极顶有碧霞元君祠。

[11]快婿：称心的女婿。语出《魏书·刘 传》。

[12]渐渍：犹浸润，由渐而入，犹水之渐次浸渍润泽。

[13]山路涩（sè 啬）：谓山路坎坷难行。涩；不平坦。

[14] （sùsù 宿宿）：脚步细碎、频促。语出《论语·乡党》。

[15]邋（tà 榻）伎儿：举止猥琐而轻薄的人。

[16]切矢（ji o 矫）日：恳切地指着太阳发誓。《诗·王风·大车》：“毅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谓予不信，有如 日。”

[17]强拍（xi 休）之：勉强她，抚慰她。拍，拍拊其背； ，同“咻”，噢（y ）咻，抚慰之声。

[18]手于橐（tu6 驮）：把手插进钱袋里，谓掏出钱来。

[19]山兜（d u ）：山轿。兜，同“篋”。兜子，一种二人抬着的便轿。

[20]隘（ài 爱）：隘口，险要之处。

[21]兄之嫂之：称之为兄，称之为媳。

[22]日适良：今日恰好是吉日。

[23]漫：犹胡乱。

[24]若人：像个人。

[25]小助汝辛苦：意为略微帮助你们度日。辛苦，谓穷苦的生活。

[26]坐：坐享。

[27]簪珥（zàn r 糴珥）：均为旧时女子的金玉首饰。簪，古时女子插定发髻、男连冠于大的一种长针，后专指女子的首饰。珥，女子的珠玉耳饰，也称“ ”、“ ”。

[28] （tìtì 惕惕）：形容吃惊的样子。

[29]货为媵（yìng 应）：卖作人妾。媵，本指为诸侯之女作陪嫁的人，称为“妾媵”，后泛指妾。

[30]听：听任。

[31]御穷：当穷，对付贫穷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宴尔新婚，以我御穷。”朱熹注“御，当也。”

[32]佐经营：帮助筹谋家事。

[33]色作庄：脸色表现得很郑重。

[34]缘中贵人：通过中贵人的关系。缘，因，由，借着。中贵人，本指在宫中而贵幸的人，后专指皇帝宠信的宦官。

[35]隶乐籍：隶属于乐户的名籍。乐户，指官妓。

[36]立券：签署契约。缗（mín 民）：穿钱的绳子。古时用铜钱，有孔，可以用绳贯串起来，一般一千钱为一串，称一缗。

[37]滨就：快要成功。

[38]差贷（tè 特）：谓失误。贷，通“忒”。

[39]挝（zhu 抓）阖：敲打门户。

[40]憧憧(chōng chōng 冲冲)：往来不绝的样子。

[41]为甥馆：谓做女婿。古代称妻父为外舅，称婿为甥。舜娶尧女后，谒见尧，尧把舜安置在他的副宫里，即《孟子·万章下》所谓“馆甥于贰室”。后因以“甥馆”称女婿在岳大家的住处，也代指女婿。

[42]铤(dìng 订)“铤”的本字。金银铤的计量单位。一铤为五两至十两。

[43]皴(cūn 村)，因受冻而皮肤开裂或皮肤上绽裂的积垢，此指后者。

[44]香人情：焚香誓约之情，此谓夫妻之情。

[45]僂薄骨：轻薄相。骨，骨相，人的骨格相貌。

[46]盛气：此处意为气冲冲地。《战国策·赵策》：“太后盛气而揖之。”

[47]犹未便是剧：谓还不算是极恶。犹，还。剧，甚，最。

[48]眦(zì 自)裂：瞪目，形容愤怒到极点。

[49]胁课(lǐ 垒)：两胁突起之处。

[50]不忍其觳(hú 胡)觫(sù 速)：不忍看到他颤抖的可怜样。觳觫，因恐惧而颤抖的样子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“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”

[51]野色苍莽：荒野一片青翠。苍莽，犹莽苍，绿野与碧空相连，一望无际的样子。

[52]枯：枯树。

[53](juàn 绢)：挂。

[54]几何寻丈：多少寻丈高。寻，此为长度单位，古时以八尺为“寻”。

[55]奄将溢(kè 嗑)毙：气息奄奄，将要死去。奄，奄奄，气息微弱的样子。嗑，忽然。

[56]门洞敞：屋门大开。

[57]绳床：用绳索穿缠捆缚的卧床。

[58]癩(lài 赖)：恶疮，即麻风病。

[59]里党：犹乡党，邻里。

[60](áo 敖)而杀之：语见《公羊传·宣公六年》。 ，旁击。

[61]廉：查察。

[62]瘐(y 雨)死：旧谓囚犯因拷打、饥寒或疾病而死于狱中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“今系者或以掠辜(拷打)若(及)饥寒瘐死狱中。”

[63]远山芙蓉：眉若远山抹黛，脸若芙蓉盛开。形容女子貌美，此指美女。详前《鸦头》注。

[64]逢恶之友：迎合所好、勾引作恶的朋友。

[65]狭邪(xié 斜)子：本指巷居而从不远行的人(见《山堂肆考》)，此指作狭斜游者。狭邪，同狭斜，曲巷。占乐府《长安有狭斜行》述少年冶游之事，诗中有“堂上置樽酒，作使邯郸倡”语，后因称娼家为狭斜，押妓饮酒为狭斜游。

[66]“千人”二句：俗谚，语见《汉书·王嘉传》。原作“千人所指，无病而死”。千人，许多人。指，指责。

[67]清夜牛衣中：卧牛衣之中，清夜们心自思。清，冷，凉。牛衣也称“牛被”，编草而成，给牛披以御寒，盖蓑衣之类。卧牛衣中，形容穷困。《汉书·王章传》：“章疾病，无被，卧牛衣中。”

[68]历历：分明可数，此谓一一分明地。

[69]拥絮坐诟：围着被，坐着咒骂。

[70]篝火；详前《董生》注。此处意为点灯。

[71]橄榄：果木名。一名青果，又名谏果。果实“味虽苦涩，咀之芳馥，胜含鸡骨香。”（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下）

[72]漏脯，腐败变质的干肉。脯，干肉。脯本为美味：而变质者人口或不觉，过后将中毒致死。《抱朴子·嘉》：“咀漏脯以充饥，酣鸩酒以止渴。”

[73]省（x ng 醒）：醒悟。

跳神

济俗[1]：民间有病者，闺中以神卜[2]。清女巫击铁环单面鼓，婆婆作态，名曰“跳神”。而此俗都中尤盛[3]。良家少妇[4]，时自为之。堂中肉于案[5]，洒于盆，甚设几上[6]。烧巨烛，明于昼。妇束短幅裙，屈一足，作“商羊舞”[7]。两人捉臂，左右扶掖之[8]。妇刺刺琐絮，似歌，又似祝；字多寡参差，无律带腔[9]。室数鼓乱挝如雷，蓬蓬聒人耳。妇吻辟翕[10]，杂鼓声，不甚辨了[11]。既而首垂，目斜睨：立全须人，失扶则仆。旋忽伸颈巨跃，离地尺有咫[12]。室中诸女子，凜然愕顾曰：“祖宗来吃食矣。”便一嘘，吹灯灭，内外冥黑。人息立暗中[13]，无敢交一语；语亦不得闻，鼓声乱也。食顷，闻妇厉声呼翁姑及夫嫂小字[14]，始共一烛，伛偻问休咎。视樽中、盎中、案中，都复空空。望颜色，察嗔喜。肃肃罗问之[15]，答若响[16]。中有腹诽者[17]，神已知，便指某姍笑我[18]，大不敬，将褫汝裤。诽者自顾，莹然已裸，辄于门外树头觅得之。满洲妇女[19]，奉事尤虔。小有疑，必以决。时严妆，骑假虎、假马，执长兵[20]，舞榻上，名曰“跳虎神”。马、虎势作成怒，尸者声伦[21]。或言关、张、元坛[22]，不一号。赫气惨凜[23]，尤能畏怖人。有丈夫穴窗来窥，辄被长兵破窗刺帽，挑入去。一家温媳姊若妹[24]，森森[25]，雁行立[26]，无岐念，无懈骨[27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[注释]

[1]济：泛指济南府地区。

[2]闺中以神卜：闺阁中女子以术神来占卜休咎（吉凶），闺，闺阁，女子居卧处。

[3]都中：指京都北京。

[4]良家：旧谓清白人家。

[5]肉于案：即把肉放在孟内。案，孟，食器，与“碗”通。见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。

[6]甚设：设备非常齐全。语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此谓供饌十分齐全。

[7]商羊舞：此谓一足着地而舞。商羊，传说中的一种鸟。《论衡·变动》：“商羊者，知雨之物也；天且雨，屈其一足起舞。”《孔子家语》也有类似的记载。

[8]扶掖：挟持，架着胳膊。

[9]无律带腔：不合乎音律，却拖着长腔。

[10]辟翕（x 吸）：开合。

[11]辨（bi n 扁）了：辨别清楚。

[12]尺有咫（zh 纸）：一尺多。咫，古长度单位，周制八寸，合今市尺六寸二分二厘。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其长尺有咫。”

[13]（dié 蝶）息：畏惧得不敢出声息。！，恐惧。

[14]翁姑：公婆。

[15]肃肃：恭敬的样子。

[16]答若响：有向必答。响，回声。

[17]腹诽：也作“腹非”。口中不说，心里不以为然。

[18]姍（shàn 善）笑：犹讪笑，讥笑。姍，古“讪”字。

[19]满洲：满族，我国少数民族名，简称满。

[20]长兵：长兵器。

[21]尸者：指跳神者。尸，托为神灵附体之巫。声伧：声音粗重。

[22]关、张、元坛：关，关羽，详《萧七》注。张，张飞（？—221），三国蜀汉大将，字益德，涿郡（今河北涿县）人，与关羽并称“关张”。元坛，即玄坛。赵姓，名公明。此为避康熙帝玄烨讳，改“玄”为“元”。相传为秦时人，得道于终南山，被道教尊奉为财神，也称“赵公元帅”。

[23]赫气惨凜，成严阴冷的样子。赫气，威猛严厉的气概。惨凜，阴冷的样子。

[24]媼媳姊若妹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姬媳姊若妹”。若，与，及。

[25]森森（sùsù宿宿）：一个接一个紧靠在一起。森森，繁密的样子。|||，通“缩缩”，紧缩在一起。

[26]雁行立一字排开站着。

[27]无懈骨：意谓都挺直身躯站着，没有松懈的。

铁布衫法

沙回子[1]得铁布衫大力法[2]。骄其指[3]，力斫之，可断，牛项；横搯之[4]，可洞牛腹[5]。曾在仇公子彭三家，悬木于空，遣两健仆极力撑去，猛反之；沙裸腹受木，砰然一声，木去远矣。又出其势即石上[6]，以木推力击之，无少损。但畏刀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沙回子：姓沙的回族人。称回族人为“回子”，为当地方言。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 ”。

[2]铁布衫：拳术之一。吕湛恩注：“《易筋经》大力方有铁布衫、金钟扣诸名。”

[3]骈其指；两手指并在一起。

[4]搯（shuò 朔）：戳。

[5]洞：戳透。

[6]势：男性外生殖器。

大力将军

查伊璜[1]，浙人。清明饮野寺中，见殿前有古钟，大于两石瓮；而上下土痕手迹，滑然如新，疑之，俯窥其下，有竹筐受八升许，不知所贮何物。使数人枢耳[2]，力掀举之，无少动。益骇。乃坐饮以伺其人。居无何，有乞儿人，携所得糗[3]，堆累钟下。乃以一手起钟，一手掬饵置筐内：在返数四，始尽。已，复合之，乃去。移时复来，探取食之。食已复探，轻若启牖[4]。一座尽骇。查问：“若男儿胡行乞[5]？”答以：“啖瞰多，无佣者。”查以其健，劝投行伍。乞人愀然虑无阶[6]。查遂携归饵之；计其食。略倍五六人。为易衣履，又以五十金赠之行。

后十余年，查犹子令于闽[7]，有吴将军六一者，忽来通谒。款谈间，问，“伊璜是君何人？”答言：“为诸父行[8]。与将军何处有素？”曰：“是我师也，十年之别，颇复忆念，烦致先生一赐临也。”漫应之。自念：叔名贤，何得武弟子？会伊璜至，因告之。伊璜茫不记忆。因其问讯之殷，即命仆马，投刺于门。将军趋出，逆诸大门之外。视之，殊昧生平[9]。窃疑将军误，而将军伛偻益恭[10]。肃客入[11]，深启三四关，忽见女子往来，知为私廨，屏足立。将军又揖之，少间登堂[12]，则卷帘者。移座者，并皆少姬。既坐，方拟展问，将军颐少动，一姬捧朝服至，将军遽起更衣。查不知其何为。众姬捉袖整衿，先命数人捺查座上下使动，而后朝拜，如觐君父[13]。查大愕，莫解所以。拜已，以便服侍坐。笑曰：“先生不忆举钟之乞人耶？”查乃悟。既而华筵高列，家乐作于下。酒阑，群姬列侍。将军入室，请衽何趾[14]，乃去。查醉起迟，将军已于寝门外三问矣。查不自安，辞欲返。将军投辖下钥[15]，锢闭之。见将军日无他作，惟点数姬婢、养厮卒[16]，及骡马服用器具，督造记籍，戒无亏漏。查以将军家政，故未深叩[17]。一日，执籍谓查曰：“不才得有今日，悉出高厚之赐。一婢一物，所不敢私，敢以半奉先生。”查愕然不受。将军不听。出藏镪数万，亦两置之。按籍点照，古玩床几，堂内外罗列几满。查固止之，将军不顾。稽婢仆姓名已，即令男为治装，女为敛器，且嘱敬事先生。百声悚应[18]。又亲视姬婢登舆，厮卒捉马骡，阗咽并发[19]，乃返别查。后查以修史一案，株连被收[20]，卒得免，皆将军力也。

异史氏曰，“厚施而不问其名，真侠烈古丈夫哉！而将军之报，其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仅见[21]。如此胸襟，自不应老于沟渎[22]。以是知两贤之相遇，非偶然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查伊璜：名继佐，浙江海宁人。举人，有文名。

[2]枢(ku)：把手指伸进，抓牢。

[3]糗(qi) (bèi备)：干粮。

[4]牖(dú读)：木匣。

[5]若：你。胡：何，为什么。

[6]无阶：无阶以进，犹言没有门路。

[7]犹子：侄子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上：“兄弟之子，犹子也。”令于闽：做闽地的县令。闽，福建省的简称。

[8]诸父行：伯父、叔父这一辈。叔父、伯父统称“诸父”。行，行辈。

[9]殊昧生平：谓彼此从无任何交往，从不相识。

[10]伛偻：曲身弯背，表示恭敬。

[11]肃客人：谓敬请客人进去。肃，敬。

[12]堂：此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无此字。

[13]覲（jìn 近）：古称诸侯朝见天子曰“覲”；晋见的意义。

[14]请衽何趾：意谓亲自为尊者安排卧处。请，询问。衽，卧席。趾，足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请席何乡（向），请衽向趾。”孔颖达疏，“请席何乡（向）：请任何趾者，既奉席来，当随尊者所欲眠坐也。……卧是阴，足亦阴也，卧故问足何所趾也，皆从尊者所安也。”

[15]投辖下钥：均为坚意留客的表现。辖，车轴的键，去辖则车不得行。《汉书·陈遵传》：“遵耆（嗜）酒，每大饮，宾客满堂，辄关门，取客车辖投井中，虽有急，终不得去。”钥，锁钥。下钥，谓锁上门。

[16]养厮卒：指供作奴仆驱使的兵卒。

[17]深叩，深问。叩，问。

[18]悚（sǒng 耸）应：诚惶诚恐地答应。

[19]阗咽：车声。

[20]后查”二句：后来查伊璜因修史一案，受牵连而入狱。修史案指庄氏史案。情初，湖州（今浙江吴兴）人庄廷集众编撰《明书》，因人告密而被清廷究治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案发，康熙二年（1663）查办，“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，刻工与鬻书者亦皆同时被刑。惟海宁查继佐、仁和陆圻，当狱初起即告，谓廷钱慕其名，列之参校，以故得免于罪。”见《鲒埼集·外编》二二《江浙两大狱记》。株连，一人犯罪而牵连其他人。《释名·释丧制》：“罪及余人曰诛，诛，株也，如株木根，枝叶尽落也。”

[21]仅：少。

[22]老于沟读，谓老死于草野而不显达于世。沟读，犹沟壑，指死于荒野。

白莲教

白莲盗首徐鸿儒[1]，得左道之书[2]，能役鬼神。小试之，观者尽骇，走门下者如鹜[3]。于是阴怀不轨。因出一镜，言能鉴人终身。悬于庭，令人自照，或 头[4]，或纱帽[5]，绣衣貂蝉[6]，现形不一。人益怪愕。由是道路摇播[7]，踵门求鉴者[8]，挥汗相属[9]。徐乃宣言：“凡镜中文武贵官，皆如来佛注定龙华会中人[10]。各宜努力，勿得退缩。”因以对众自照，则冕旒龙袞[11]，俨然王者。众相视而惊，大众齐伏。徐乃建 秉 [12]，罔不欢跃相从，冀符所照。不数月，聚党以万计，滕、峰一带[13]，望风而靡[14]。后大兵进剿[15]，有彭都司者[16]，长山人，艺勇绝伦。寇出二垂窳女与战。女俱双刃，利如霜；骑大马，喷嘶甚怒。飘忽盘旋，自晨达暮，彼不能伤彭，彭亦不能捷也。如此三日，彭觉筋力俱竭，哮喘而卒。迨鸿儒既诛，捉贼党械问之，始知刃乃木刀，骑乃木凳也。假兵马死真将军，亦奇矣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白莲：白莲教，佛教宗派之一，详前《白莲教》注。

[2]左道：旁门邪道。此指方术。

[3]走门下者如鹜，投奔其门下者甚多。如鹜，趋之若鹜。鹜，野鸭。

[4] 头；包头软巾，隋唐以后官帽之一种。详《珠儿》注。

[5]纱帽：古代君主、贵族和官员所戴的一种帽子。后因以戴纱帽为居官的代称。[6]绣衣貂蝉：绣衣，汉直指使者（皇帝特遣的执法大吏）的衣饰，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；貂蝉，为汉侍中、中常侍的冠饰，见《汉书·舆服志》下。 头、纱帽、绣衣貂蝉，均指汉官服饰。

[7]摇播：迅速传播。摇，疾，迅速。见《<广雅·释詁 疏证》。

[8]踵门；亲至其门。

[9]挥汗相属：谓来的人众多，接连不断。挥汗，意犹挥汗成雨，形容人多。《晏子春秋·杂》下：“临淄三百闾，张袂成阴，挥汗成雨。”相属，相连。

[10]如来佛：即佛祖释迦牟尼。如来，梵语多陀阿伽陀的意译，为释迦牟尼的十种称号之一，表示他是从如实道而来成正觉。龙华会：“指龙华三会”。中国民间宗教谓宇宙生灭历经三个时期，即所谓龙华初会是燃灯佛铁菩提树开花，二是释迦菩提树开花，三是弥勒佛铁菩提树开花。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教派的宗教思想均与“龙华三会”说有关。白莲教及其教派吸收了“龙华三会”说和弥勒降世说。

[11]冕(mi n免)旒(li 流)龙袞(g n滚)：古帝王冠服。冕，宋以后专指皇冠。旒，为皇冠前后悬垂的玉串。龙袞，即袞龙袍，天子、上公之服。

[12]建旅秉：谓自称王侯。 ，上画龙形，竿头系铃的旗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常》：“日月为常，交龙为 。……王建大常，诸侯建 。”秉，持。 ，黄 ，以黄金为饰的斧，为帝王所专用。《尚书·牧誓》：“王左杖黄 。”

[13]滕、峰：滕县、峰县，今山东滕州市、枣庄市一带。

[14]望风而靡：此泛言滕、峰一带军民仰望风声而披靡。

[15]大兵：请人对政府军的称呼。

[16]都司：驻各省武官。清代为正四品。

颜氏

顺天某生，家贫。值岁饥，从父之洛[1]。性钝，年十七，不能成幅[2]。而丰仪秀美，能雅谑[3]，善尺牍[4]。见者不知其中之无有也。无间，父母继歿，孑然一身，授鱼蒙于洛[5]。时村中颜氏有孤女，名士裔也。少惠。父在时，尝教之读，一过辄记不忘。十数岁，学父吟咏。父曰：“吾家有女学士，惜不并耳[6]。”钟爱之，期择贵婿。父卒，母执此志，三年不遂，而母又卒。或劝适佳士，女然之而未就也。适邻妇逾垣来，就与攀谈。以字纸裹绣线，女启视，则某手翰[7]，寄邻生者。反复之而好焉。邻妇窥其意，私语曰：“此翩翩一美少年，孤与卿等，年相若也。倘能垂意，妾嘱渠依合之[8]。”女脉脉不语[9]。妇归，以意授夫。邻生故与生善，告之，大悦。有母遗金鸦[10]，托委致焉。刻日成礼，鱼水甚欢。及睹生文，笑曰：“文与卿似是两人，如此，何日可成？”朝夕劝生研读，严如师友。敛昏，先挑烛据案自哦，为大夫率[11]，听漏三下，乃已。

如是年余，生制艺颇通[12]；而再试再黜，身名蹇落[13]，饘飧不给[14]，抚情寂漠，嗷嗷悲泣。女何之曰：“君非丈夫，负此并耳！使我易髻而冠，青紫直芥视之[15]！”生方懊丧，闻妻言，而怒曰[16]：“闺中人，身不到场屋[17]，便以功名富贵似汝在厨下汲水炊白粥；若冠加于顶：恐亦犹人耳[18]！”女笑曰：“君勿怒。俟试期，妾请易装相代。倘落拓如君，当不敢复藐天下士矣[19]。”生亦笑曰：“卿自不知苦[20]，真宜使请尝试之。但恐绽露，为乡邻笑耳。”女曰：“妾作戏语。君公言燕有效庐[21]，请男装从君归，伪为弟。君以襦裸出，谁得其辨非？”生从之。女人房，中服而出，曰：“视妾可作男儿否？”生视之，俨然一顾影少年也[22]。生喜，遍辞里社。交好者薄有馈遗，买一羸塞，御妻而归[23]。

生叔兄尚在，见两弟如冠玉[24]，甚喜，晨夕恤顾之。又见宵旰攻苦[25]，倍益爱敬。雇一剪发雏奴，为供给使。暮后，辄遣去之。乡中吊庆，兄自出周旋，弟惟下帷读。居半年，罕有睹其而者。客或请见，兄辄代辞。读其文，然骇异[26]。或排闥入而迫之，一揖便亡去。客睹丰采，又共倾慕。由此名大噪，世家争愿赘焉。叔兄商之，惟赧然笑。再强之，则言：“矢志青云[27]，不及第，不婚也。”会学使案临，两人并出。兄又落。弟以冠军应试[28]，中顺天第四[29]；明年成进士；授桐城令[30]，有吏治[31]；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[32]，宫埒王侯。因托疾乞骸骨[33]，赐归田里。宾客填门，迄谢不纳。又自诸生以及显贵，并不言娶，人无不怪之者。归后，渐置婢。或疑其私；嫂察之，殊无苟且。无何，明鼎革[34]，天下大乱。乃告嫂曰：“实相告，我小郎妇也[35]。以男子茸[36]，不能自立，负气自为之。深恐播扬，致天子召问，貽笑海内耳。”嫂不信，脱靴而示之足，始愕；视靴中，则败絮满焉。于是使生承其衔[37]，仍闭门而雌伏矣[38]。而生平不孕，遂出资购妾。谓生曰：“凡人置身通显，则买姬媵以自奉；我宦迹十年，犹一身耳。君何福泽，坐享佳丽？”生曰：“面首三十人[39]，请卿自置耳。”相传为笑。是时生父母，屡受罩恩矣[40]。绅拜往，尊生以侍御礼[41]。生羞袭闺衔，惟以诸生自安，终身未尝舆盖云。异史氏曰：“翁姑受封于新妇，可谓奇矣。然侍御而夫人也者[42]，何时无之？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。天下冠儒冠、称丈夫者，皆愧死矣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[注释]

[1]洛：洛阳的省称。

[2]不能成幅：指写不出一篇完整的八股文。科举时代，学生习作八股文，最初先学作一段然后再学作半篇，逐渐学作全篇；能写成全篇的，叫“成篇”或“成幅”。

[3]雅谑：高雅的戏谑。

[4]善尺牍：会写书信。古时信札，札长约一尺，故称书信为“尺牍”。牍，供书写的木简。

[5]童蒙：智力未开的儿童。洛（ru 锐）：古地区名，指令洛河入古黄河处，在今河南省巩县境。

[6]不弁（biàn 变）：不着男冠。古代男子加冠称“弁”。《诗·齐风·甫田》：“婉兮娈兮，总角 兮。未几见兮，突而弁兮。”

[7]手翰：手笔；此指亲笔书信。翰，毛笔。

[8]渠侬：吴地方言，犹言“他”。这里是邻妇指称自己的丈夫。（ér 而）合：撮合。 ，调和。

[9]脉脉：形容眼含深情。

[10]金鸦：饰有金乌的指环。金鸦，犹金乌，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称金乌，故以之指太阳。

[11]率：表率，榜样。

[12]制艺：也称“制义”，即科举应试的八股文。

[13]身名蹇落：身蹇名落：谓困顿失意。蹇，困苦。

[14]饔飧（y ngs n 雍孙）不给：意谓吃饭都成问题。饔，早餐。飧，晚餐。

[15]青紫直芥视之：意谓取得高官显位，看作如同拾取草芥那样容易。青、紫，指官印上的绶带。汉制，丞相、太尉金印紫绶，御史大夫银印青绶。芥，小草。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：“胜每讲授，常谓诸生曰：‘士病不明经术，经术苟明，其取青紫，如 拾地芥耳。’”

[16]（sh nshì 闪式）：目光闪烁；疾视。

[17]场屋：科举考场。

[18]犹人：和一般人一样。

[19]藐：藐视，小看。

[20]（bò 柏）：黄柏，中药名，味极苦。

[21]燕：河北省的别称，周时为燕国之地，故名。此指某生的家乡顺天。

[22]顾影：自顾其影，表示自负。

[23]御：原指驾御车马；这里是驮载的意思。

[24]冠玉：冠上的玉饰，用以比喻美男子。语见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。

[25]宵旰攻苦：起早贪黑地用功读书。宵，天下亮。旰，天晚。攻，攻读。

[26]（xuè 讷）然：惊视的样子。

[27]矢志青云：立志取得高官。青云，高空，喻高官显位，语见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。后肚称登科为平步青云。

[28]以冠军应试，此指以科试第一名而参加乡试。

[29]中顺天第四：考中顺天府乡试第四名。

[30]桐城：县名，在个安徽省。

[31]有吏治：犹言有政声。

[32]河南道掌印御史：明代都察院下分十三道，每道设置监察御史，给以印信，持之巡按州县，考察吏治，称“掌印御史”。河南道所辖地区正是颜氏家乡。

[33]乞骸骨：封建时代，官员因老病请求朝廷准予退职，叫“乞骸骨”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范增大怒曰：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！”

[34]鼎革：“鼎”与“革”均是《易经》卦名。鼎，取新。革，去故。后因以“鼎革”称改朝换代。

[35]小郎：旧时妇女称大夫之弟为小郎。这里是颜氏借嫂嫂口吻，称谓自己的大夫。

[36] 茸：无能，平庸。

[37]承其衔：指承袭颜氏的官衔。

[38]雌伏：《后汉书·赵典传》诣其兄子赵温，“初为京兆郡丞，叹曰：‘丈夫当雄飞，安能雌伏！’遂弃官去。”雌伏，原指屈居人下；此处语意双关，指仍为深闺妇女。

[39]“面首”二句：此为戏谑之言，意思是你可以购置一批男宠。《宋书·前废帝纪》：“山阴公主淫恣过度，谓帝曰：‘妾与陛下，虽男女有殊：俱托体先帝。陛下六宫万数，而妾唯驸马一人。事不均平，一何至此！’帝乃置面首左右三十人。”面首，指男宠。面，取其貌美。首，取其发美。

[40]覃恩：深恩。此指朝廷封赐之恩。

[41]侍御：侍御史，即“掌印御史”。

[42]侍御而夫人也者：指身为侍御，不能刚正执法，弹劾奸邪，却怯懦如妇人的为官者。

杜翁

杜翁，沂水人[1]。偶自市中出，坐墙下，以候同游。觉少倦，忽昔梦，见一人持牒摄去[2]。至一府署，从来所未经。一人戴瓦垄冠[3]，自内出，则青州张某[4]，其故人也。见杜惊曰：“杜大哥何至此？”杜言：“不知何事，但有勾牒。”张疑其误，将为查验。乃嘱曰：“谨立此，勿他适。恐一迷失，将难救挽。”遂去，久之不出。惟持牒人来，自认其误，释令归。杜别而行。途中遇六七女郎，容色媚好，悦而尾之。下道，趋小径，行十数步，闻张在后大呼曰：“杜大哥，汝将何住？”杜迷恋不已。俄见诸女人人一圭窠[5]，心识为王氏卖酒者之家。不觉探身门内，略一窥瞻，即见身在 中[6]，与诸小 同伏[7]。豁然自悟，已化家矣，而耳中犹闻张呼。大惧，急以首触壁。闻人言曰：“小豕颠 矣。”还顾，已复为人。速出门，则张候于途。责曰：“固嘱勿他往，何不听信？几至坏事！”遂把手送至市门，乃去。杜忽醒，则身犹倚壁间。诘王氏问之，果有一豕自触死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沂水；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2]持牒摄去：手持公文，拘捕而去。牒，公文，即下文“勾牒”，拘捕犯人的公牒。摄，拘捕。

[3]瓦垄冠：即瓦楞帽，明代平民戴的一种帽子，帽顶折迭似瓦楞，因称。

[4]青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。

[5]圭窠：墙上凿门，上锐下方，其形如圭，故称圭窠。窠，式作“窠”。《文苑英华》三五一梁昭明太子（萧统）《七契》：“荜门鸟宿，圭窠狐潜。”

[6]芳（lì 历）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笠”。lì，牲畜的栏圈。《方言》三：“lì，国也。”hùn（hùn 混），猪圈。

[7]（ji 家）：猪的别称。见《方言》。

小谢

渭南姜部郎第[1]，多鬼魅，常惑人。因徙去。留苍头门之而死[2]。数易皆死。遂废之。里有陶生望三者，夙倜傥，好狎妓，酒阑辄去之。友人故使妓奔就之[3]，亦笑内不拒；而实终夜无所沾染。常宿部郎家，有婢夜奔，生坚拒不乱，部郎以是契重之。家暴贫，又有“鼓盆之戚[4]”，茅屋数椽，溽暑不堪其热，因请部郎，假废第。部郎以其凶故，却之。生因作《续无鬼论》献部郎[5]，且曰：“鬼何能为！”部郎以其请之坚，诺之。

生往除厅事[6]。薄暮，置书其中；返取他物，则书已亡。怪之。仰卧榻上，静息以伺其变。食顷，闻步履声，睨之，见二女自房中出，所亡书送还案上。一约二十，一可十七八，并皆姝丽。逡巡立榻下，相视而笑。生寂不动。长者翘一足踞生腹，少者掩口匿笑。生觉心摇摇昔不自持，即急肃然端念[7]，卒不顾。女近以左手捋髭，右手轻批颐颊，作小响。少者益笑。生骤起，叱曰：“鬼物敢尔！”二女骇奔而散。生恐夜为所苦，欲移归，又耻其言不掩[8]，乃挑灯读。暗中鬼影憧憧，略不顾瞻。夜将半，烛而寝。始交睫，觉人以细物穿鼻，奇痒大嚏；但闻暗处隐隐作笑声。生不语，假寐以俟之。俄见少女以纸条拈细股，鹤行鹭伏而至[9]；生暴起诃之，飘窜而去。既寝，又穿其耳。终夜不堪其扰。鸡既鸣，乃寂无声，生始酣眠，终日无所睹闻。日既下，恍惚出现。生遂夜炊，将以达旦。长者渐曲肱几上[10]，观生读；既而掩生卷。生怒捉之，即已飘散；少间，又抚之。生以手按卷读。少者潜于脑后，交两手掩生目，瞥然去，远立以哂。生指骂曰：“小鬼头！捉得便都杀却！”女子即又不惧。因戏之曰：“房中纵送，我都不解，缠我无益。”二女微笑，转身向灶，析薪漉米[11]，为生执 [12]。生顾而奖曰：“两卿此为，不胜慙跳耶[13]？”俄顷，粥熟，争以匕、箸、陶碗置几上[14]。生曰：“感卿服役，何以报德？”女笑云：“饭中漉合砒、 矣[15]。”生曰：“与卿夙无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。”啜已，复盛，争为奔走。生乐之，习以为常。日渐稔，接坐倾语，审其姓名。长者云：“妾秋容，乔氏；彼阮家小谢也。”又研问所由来。小谢笑曰：“痴郎！尚不敢一呈身，谁要汝问门第，作嫁娶耶？”生正容曰：“相对丽质，宁独无情；但阴冥之气，中人必死。不乐与居者，行可耳；乐与居者，安可耳。如不见爱，何必玷两佳人？如果见爱，何必死一狂生？”二女相顾动容，自此不甚虐弄之；然时而探手于怀，捋裤于地，亦置不为怪。

一日，录书未卒业而出，返则小谢伏案头，操管代录[16]。见生，掷笔睨笑。近视之，虽劣不成书[17]，而行列疏整[18]。生赞曰：“卿雅人也！苟乐此，仆教卿为之。”乃拥诸怀，把腕而教之画。秋容自外人，色乍变，意似妒。小谢笑曰：“童时尝从父学书，久不作，遂如梦寐。”秋容不语。生喻其意，伪为不觉者，遂抱而授以笔，曰：“我视卿能此否？”作数字而起，曰：“秋娘大好笔力！”秋客乃喜。全于是折两纸为范[19]，俾共临摹[20]；生另一灯读。窃喜其各有所事，不相侵扰。仿毕，祇立几前[21]，听生月旦[22]。秋容素不解读[23]，涂鸦不可辨认，花判已[24]，自顾不如小谢，有惭色。生奖慰之，颜始霁[25]。二女由此师事生，坐为抓背，卧为按股，不惟不敢侮，争媚之。逾月，小谢书居然端好，生偶赞之。秋容大惭，粉黛淫淫[26]，泪痕如线。生百端慰解之，乃已。因教之读，颖悟非常，指示一过，无再问者。与生竟读，常至终夜。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，拜生门下。

年十五六，姿容秀美。以金如意一钩为蛰[27]；生令与秋容执一经[28]。满堂咿唔；生于此设鬼帐焉[29]。部郎闻之喜，以时给其薪水。积数月，秋容与三郎皆能诗，时相酬唱。小谢阴嘱勿教秋容，生诺之；秋容阴嘱勿教小谢，生亦诺之。一日，生将赴试，二女涕泪持别。三郎曰，“此行可以托疾免；不然，恐履不吉[30]。”生以告疾为辱，遂行。

先是，生好以诗词讥切时事，获罪于邑贵介，日思中伤之。阴赂学使，诬以行检[31]，淹禁狱中。资斧绝，乞食于囚人，自分已无生理。忽一人飘忽而入，则秋容也，以饌具生。相向悲咽，曰：“三郎虑君不吉，今果不谬。三郎与妾同来，赴院申理矣[32]。”数语而出，人不之睹。越日，部院出[33]，三郎遮道声屈[34]，收之。秋容入狱报生，返身往侦之，三日不返。生愁饿无聊，度一日如年岁。忽小谢至，怆惋欲绝，言：“秋容归，经由城隍词，被西廊黑判强摄去[35]，逼充御腰[36]。秋容不屈，今亦幽囚。妾驰百里，奔波颇殆；至北郭，被老棘刺吾足心，痛彻骨髓，恐不能再至矣。”因示之足，血殷凌波焉[37]。出金三两，跛而没。部院勘三郎，素非瓜葛，无端代控，将杖之，扑地遂灭。异之。览其状，情词悲恻。提生面鞫，问：“三郎何人？”生伪为不知。部院悟其冤，释之。既归，竟夕无一人。更阑，小谢始至，惨然曰：“三郎在部院，被廨神押赴冥司[38]；冥王以三郎义，令托生富贵家。秋容久锢，妾以状投城隍，又被按阁[39]，不得入，且复奈何？”生忿然曰：“黑老魅何敢如此！明日仆其像，践踏为泥，数城隍而责之。案下吏暴横如此，渠在醉梦中那！”悲愤相对，不觉四漏将残。秋容飘然忽至。两人惊喜，急问。秋容泣下曰：“今为郎万苦矣！判日以刀杖相逼，今夕忽放妾归，曰：‘我无他，原以爱故；既不愿，固亦不曾污玷。烦告陶秋曹[40]，勿见谴责。’”生闻少欢，欲与同寝，曰：“今日愿为卿死。”二女戚然曰[41]：“向受开导，颇知义理，何忍以爱君者杀君乎？”执不可。然俯颈倾头，情均伉俪。二女以遭难故，妒念全消。

会一道士途遇生，顾谓：“身有鬼气。”生以其言异，具告之。道士曰：“此鬼大好，不拟负他。”因书二符付生，曰：“归授两鬼，任其福命：如闻门外有哭女者，吞符急出，先到者可活。”生拜受，归嘱二女。后月余，果闻有哭女者。二女争奔而去。小谢忙急，忘吞其符。见有丧輿过，秋容直出，入棺而没；小谢不得入，痛哭而返，生出视，则富室郝氏殡其女。共见一女子入棺而去，方共惊疑；俄闻棺中有声，息肩发验，女已顿苏。因暂寄生斋外，罗守之。忽开目问陶生，郝氏研诘之，答云：“我非汝女也。”遂以情告。郝未深信，欲舁归；女不从，径入生斋，僵卧不起。郝乃识婿而去。生就视之，面庞虽异，而光艳不减秋容，喜愜过望，殷叙平生。忽闻呜呜鬼泣，则小谢哭于暗隙。心甚怜之，即移灯往，宽譬哀情，而衿袖淋浪[42]，痛不可解。近晓始去。天明，郝以婢媼赍送香奁，居然翁婿矣。暮入帷房，则小谢又哭。如此六七夜。夫妇俱为惨动，不能成合卺之礼。生忧恩无策。秋容曰：“道士，仙人也。再往求，倘得怜救。”生然之。迹道士所在，叩伏自陈。道士力言“无术”。生哀不已。道士笑曰：“痴生好缠人。合与有缘，请竭吾术。”乃从生来，索静室，掩扉坐，戒勿相问。凡十余日，不饮不食。潜窥之，瞑若睡。一日晨兴，有少女褰帘入，明眸皓齿，光艳照人。微笑曰：“跋履终日，惫极矣！被汝纠缠不了，奔驰百里外，始得一好庐舍[43]，道人载与俱来矣。得见其人，便相交付耳。”敛昏，小谢至，女遽起迎抱之，翕然合为一体，仆地而僵。道士自室中出，拱手径去。拜而送之。

及返，则女已苏。扶置床上，气体渐舒，但把足呻言趾股瘦痛，数日始能起。后生应试得通籍[44]。有蔡子经者与同谱[45]，以事过生，留数日。小谢自邻舍归，蔡望见之，疾趋相謁；小谢侧身敛避，心窃怒其轻薄。蔡舍生曰：“一事深骇物听[46]，可相告否？”诘之，答曰：“三年前，少妹夭殒，经两夜而失其尸，至今疑念。适见夫人，何相似之深也？”生笑曰：“山荆陋劣，何足以方君妹[47]？然既系同谱，义即至切，何妨一献妻孥[48]。”乃入内，使小谢衣殉装出[49]。蔡大惊曰：“真吾妹也！”因而泣下。生乃具述其本末。蔡喜曰：“妹干未死，吾将速归，用慰严慈[50]。”遂去。过数日，举家皆至。后往来如郝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绝世佳人，求一而难之，何遽得两哉！事千古而一见，惟不私奔女者能遽之也。道士其仙耶？何术之神也！苟有其术，丑鬼可交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渭南：县名，在个陕西省。部郎：旧时中央六部的郎中、员外郎等官员的统称。

[2]苍头：仆人。门：看门。

[3]奔：古时称女子私就男子为“奔”。

[4]鼓盆之戚，指丧妻。《庄子·至乐》：“庄于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后因以“鼓盆之戚”指丧妻之痛。

[5]《续无鬼论》：晋人阮瞻曾作《无鬼论》，所以陶生以其所作称《续无鬼论》。

[6]厅事：也作“听事”，本为官府听事办公的地方，后来私宅的厅房也称厅事。

[7]端念：端正意念：指不为邪念所动。

[8]其言不掩：意谓自己《续无鬼论》之说，有失检点。掩，通“检”，检束。

[9]鹤行鹭伏：意思是屈身轻步，悄悄行动。

[10]曲肱几上：弯曲着胳膊，伏在几案上。肱，臂。

[11]析薪：劈柴。漉（s u 搜）米：淘米。

[12]执：烧火做饭。

[13]憨跳：憨痴跳腾；谓其调皮闹腾。

[14]匕：饭匙。

[15]漉合：调合，掺杂。砒、：指毒药。砒，砒霜，用有毒的鸟羽浸成的毒酒。

[16]操管：执笔。

[17]成书：成字。

[18]行列疏整：指抄写得横竖成行。直称行。横称列。

[19]范：规范、榜样。此指供描摹的仿影。

[20]临摹：照样摹写。

[21]祗立：敬立。

[22]月旦：品评，详《阿宝》注。这里指评判书写的好坏。

[23]解读：指识字。

[24]花判：本指旧时官吏对民、刑案件所作的骈体判词；此指对所写字仿的评阅意见。

[25]颜始霁：脸色方始喜悦。霁，天晴，此处形容愧色消失。

[26]粉黛淫淫：脸上搽的粉和眉上涂的黛，随着泪水流下。黛，古时女子描眉用的青黑色颜料。淫淫，水流貌。

[27]贄（zhì 至）：晋见的礼物。

[28]执一经：学习一种经书。执，持。手持经书，指从师受业。

[29]设鬼帐，犹言设鬼学。设帐，教授生徒，详《娇娜》注。

[30]恐履不吉：恐蹈凶险。履，践。

[31]诬以行检：对其品行，加以诬陷诋毁。陶生好以诗词讥切时事，诬陷内容，当与此有关。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三八九，谓康熙初年，礼部题准，“生员如果犯事情重，地方官先报学政，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。”行检，品行；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行简”。

[32]院，指巡抚衙门。

[33]部院：指巡抚。清代各省巡抚多带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副都御史衔，因称巡抚为“部院”。

[34]遮道：拦路。声屈：喊冤。

[35]判：判官。

[36]御媵：侍妾。

[37]血殷（y n 烟）凌波：流血染红了鞋袜。殷，红黑色，这里是染红的意思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陵（通凌）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”本指女子步履轻盈，这里指女子鞋袜。

[38]廨神：保护官衙的神。廨，官署。

[39]按阁：搁置、压下。阁，同“搁”。

[40]秋曹：对刑部官员的尊称。古以刑部为秋官，故称其部员为“秋曹”。这里称陶生为秋曹，是预示陶生将来当任职刑部。

[41]二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一”。

[42]衿袖淋浪：襟袖均被泪水沾湿。淋浪，水湿的样子。

[43]庐舍：指灵魂所依附的躯体。

[44]通籍：指仕宦新进。封建时代新进仕宦，通其名籍于朝，故曰“通籍”。

[45]同谱：犹“同榜”，指科举考试同届录取者。

[46]物听：众闻。物，众人。

[47]方：比拟。

[48]一献妻孥：使妻、子出来相见；旧时，朋友情谊亲密，才能出妻见子。

[49]殉装：殉葬的衣服。

[50]严慈：父母。

缢鬼

范生者，宿于逆旅[1]。食后，烛而假寐[2]。忽一婢来，衣置椅上；又有镜奁 筐[3]，一一列案头，乃去。俄一少妇自房中出，发筐开彦，对镜栉掠[4]；已而髻，已而簪，顾影徘徊甚久。前婢来，进匱沃 [5]。盥已捧 [6]，既，持沐汤去。妇解 出裙帔[7]，炫然新制，就着之。掩衿提领，结束周至[8]。范不语，中心疑怪，谓必奔妇[9]，将严装以就客也。妇装讫，出长带，垂诸梁而结焉。讶之。妇从容肢双弯[10]，引颈受缢。才一着带，目即合[11]，眉即竖，舌出吻两寸许，颜色惨变如鬼。大骇奔出，呼告主人，验之已渺。主人曰：“曩子妇经于是[12]，毋乃此乎？”吁，异哉！既死犹作其状，此何说也？

异史氏曰：“冤之极而至于自尽，苦矣！然前为人而不知，后为鬼而不觉，所最难堪者，束装结带时耳。故死后顿忘其他，而独于此际此境，犹历历一作，是其所极不忘者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逆旅：客店。

[2]烛：点燃着的蜡烛。

[3]镜奁（lián 连）（tì 替）筐：存放妇女梳妆品的器具。镜奁，镜匣。奁，梳、篦。

[4]栉掠：栉发掠鬓，言其梳妆。

[5]（yí 夷）：古代洗手盛水的用具。洗手时，把匱 中的水，倒在手上，下面用盘承接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“奉 沃 。”

[6]（shuì 税）：拭物之佩巾，此指拭手之中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盥卒授巾。”郑玄注：“巾以 手。”

[7]裙帔（pèi 配）：下裙和披肩。泛指女人衣裳。

[8]结束：装束，打扮。

[9]奔妇；私奔之妇。

[10]（q 企）双弯：踏起双脚。 ，通“企”。踮起脚后跟。双弯，即双脚。旧时女子缠足，足背弓起，故称。

[11]合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含”。

[12]经于是：自缢于此。经，自经，即上吊而死。

吴门画工

吴门画工某[1]，忘其名，喜绘吕祖[2]，每想象而神会之，希幸一遇。虔结在念，靡刻不存。一日，值群丐饮郊郭间，内一人敝衣露肘，而神采轩豁。心忽动，疑为吕祖。谛视[3]，党愈确，遽捉其臂曰：“君吕祖也。”丐者大笑。某坚执为是，伏拜不起。丐者曰：“我即吕祖，汝将奈何？”某叩头，但祈指数。丐者曰：“汝能相识，可谓有缘。然此处非语所，夜间当相见也。”再欲遮问，转盼已杳。骇叹而归。至夜，果梦吕祖来，曰：“念子志虑专凝，特来一见。但汝骨气贪吝，不能为仙。我使子见一人可也。”即向空一招，遂有一丽人蹑空而下[4]，服饰如贵嫔[5]，容光袍仪，焕映一室。吕祖曰：“此乃董娘娘[6]，子审志之[7]。”既而又问：“记得否？”答：“已记之。”又曰：“勿忘却。”俄而丽者去，吕祖亦去。醒而异之，即梦中所见，肖而藏之[8]，终亦不解所谓。后数年，偶游于都。会董妃薨[9]，上念其贤，将为肖像。诸工群集，口授心拟，终不能似。某忽触念梦中人，得无是耶[10]？以图呈进。宫中传览，皆谓神肖[11]。由是授官中书[12]，辞不受；赐万金。于是名大噪。贵戚家争遗重币，乞为先人传影[13]。但悬空摹写，罔不曲似[14]。泱辰之间[15]，累数巨万。莱芜朱拱奎曾见其人[16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[注释]

[1]吴门：古吴县的别称，即今江苏苏州市。

[2]吕祖：即吕洞宾，传说中的“八仙之一”。道教全真道尊为北五祖之一，因通称“吕祖”。

[3]谛视：仔细看。

[4]蹑空：犹踏空。

[5]贵嫔，宫中女官名。三国曹魏置，历代相沿，位尊卑不同。

[6]董娘娘：指董贵妃，或称董鄂妃，鄂硕之女，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受封，十六年（1660）死，娘娘，皇帝后妃的俗称。

[7]审志：仔细记住。

[8]肖而藏之：摹画其像而藏之。肖，肖像。此谓画像。

[9]薨（h ng 轰）：《礼记·曲礼》下：“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死曰薨。”后诸侯王及后妃之死，亦称“薨”。

[10]得无是：该不是。无，通毋，不。

[11]神肖：传神酷似。

[12]中书，清为内阁属员，从七品。

[13]传影：临摹肖像。传：传写，临摹。影像，图像。

[14]罔不曲似：无不委曲相似。罔，无。曲，委曲而成。《易·系辞》上，“曲成万物而不遗。”

[15]泱（jiá 夹）辰，古以于支记日，称自子至亥一周十二日为“泱辰”。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：“泱辰之间，而楚克其三都。”

[16]莱芜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林氏

济南戚安期，素佻达[1]，喜狎妓[2]。妻婉戒之，不听。妻林氏，美而贤。会北兵入境[3]，被俘去。暮宿途中，欲相犯。林伪诺之。适兵佩刀系床头，急抽刀自刭死；兵举而委诸野[4]。次日，拔舍去[5]。有人传林死，戚痛悼而往。视之，有微息。负而归，目渐动；稍稍呻[6]；抉其项，以竹管滴沥灌饮，能咽。戚抚之曰：“卿万一能活，相负者必遭凶折[7]！”半年，林平复如故；但首为颈痕所牵，常若左顾，戚不以为丑，爱恋逾于平昔。曲巷之游[8]，从此绝迹。林自觉形秽，将为置媵；戚执不可。

居数年，林不育，因劝纳婢。戚曰：“业誓不二，鬼神宁不闻之？即嗣续不承[9]，亦吾命耳。若未应绝，卿岂老不能生者耶？”林乃托疾，使戚独宿；遣婢海棠，被卧其床下。既久，阴以宵情问婢。婢言无之。林不信。至夜，戒婢勿往，自诣婢所卧。少间，闻床上睡息已动。潜起，登床们之。戚醒，问谁，林耳语曰：“我海棠也。”戚却拒曰：“我有盟誓，不敢更也。若似曩年，尚须汝奔就耶？”林乃下床出。戚自是孤眠。林使婢托已往就之[10]。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，疑焉；摸其项，无痕，知为婢，又咄之。婢惭而退。既明，以情告林，使速嫁婢。林笑云：“君亦不必过执[11]。倘得一丈夫子[12]，即亦幸甚。”戚曰：“苟背盟誓，鬼责将及，尚望延宗嗣乎？”林翼日笑语戚曰[13]：“凡农家者流[14]，苗与秀不可知[15]，播种常例不可违。晚间耕耨之期至矣。”戚笑会之。既夕，林灭烛呼婢，使卧己衾中。戚人就榻，戏曰：“佃人来矣[16]。深愧钱不利[17]，负此良田。”婢不语。既而举事，婢小语曰：“私处小肿，颠猛不任。”戚体意温恤之。事已，婢伪起溺，以林易之。自此时值落红，辄一为之，而戚不知也。未几，婢腹震。林每使静坐，不令给役于前。故谓戚曰：“妾劝内婢[18]，而君弗听。设尔日冒妾时[19]，君误信之，交而得孕，将复如何？”戚曰：“留犊鬻母。”林乃不言。无何，婢举一子。林暗买乳媪，抱养母家。积四五年，又产一子一女。长子名长生，已七岁，就外祖家读。林半月辄托归宁[20]，一往看视。婢年益长，戚时时促遣之。林辄诺。婢曰恩儿女，林从其愿，窃为上鬟[21]，送诣母所。谓戚曰：“日谓我不嫁海棠，母家有义男[22]，业配之。”又数年，子女俱长成。值戚初度[23]，林先期治具，为候宾友。戚叹曰“岁月骛过[24]，忽已半世。幸各强健，家亦不至冻馁。所阙者，膝下一点[25]。”林曰：“君执拗，不从妾言，夫谁怨？然欲得男，两亦非难，何况一也？”戚解颜曰：“既言不难，明日便索两男。”林言：“易耳，易耳！”早起，命驾至母家，严妆子女，载与俱归。入门，令雁行立，呼父叩祝千秋[26]。拜已而起，相顾嬉笑。戚骇怪不解。林曰：“君索两男，妾添一女。”始为详述本末。戚喜曰：“何不早告？”曰：“早告，恐绝其母。今子已成立，尚可绝乎？”戚感极，涕不自禁。乃迎婢归，偕老焉。古有贤姬，如林者，可谓圣矣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素佻达：谓平日轻薄无行。佻达，同“挑达”。《诗·郑风·子衿》：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”朱熹注：“挑，轻儇跳跃之貌；达，放恣也。”后多用为轻薄义。

[2]妓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姬”。

[3]北兵：明末亡时，汉人对清兵之称。

[4]委诸野，弃之于荒野。委：丢弃。

[5]拔舍去；拔营离去。

[6] 呻：皱眉呻吟。

[7]凶折；犹凶死，不得善终。折，夭折。本谓短命，此谓遭横祸而不得寿终。

[8]曲巷：偏僻的狭巷。此指妓院。

[9]嗣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似”。

[10]托己：假托自己。

[11]执：固执。

[12]丈夫子：男孩。古时子女通称子，男称丈夫子，女称女子子。《战国策·燕策》二：“人主之爱子也，不如布衣之甚也！非徒不爱子也，又不爱丈夫子独甚。”

[13]翼日：明天，第二天。翼，通“翌”。

[14]农家者流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语，此借为戏谑之词。农家，原指先秦百家中论议农事的一个思想流派，此指农民。

[15]苗与秀：植物初生叫苗，开花叫秀。

[16]佃人：即种田人。

[17]钱（ji nb6 剪博）：古代两种锄田用的农具。见《诗·周颂·臣工》。

[18]内婢：谓收婢为妾。内，同“纳”。

[19]尔日：那日。

[20]归宁：旧谓已嫁女子回母家探视。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：“害 害否，归宁父母。”

[21]上鬟：挽上发髻。指梳成已嫁女子的发式。

[22]义男：养子，俗称干儿子。

[23]初底：指生日。见《离骚》。

[24]骛过：匆匆而过。骛，急，速。

[25]膝下：子女动时依偎于父母膝下，因以称谓孩幼之时。《孝经·圣治》：“故亲生之膝下。”后常用为儿女写信于父母的敬辞。膝下一点，谓年幼儿女。

[26]叩祝千秋：跪拜祝寿。

胡大姑

益都岳于九[1]，家有狐崇，布帛器具，辄被抛掷邻堵。蓄细葛，将取作服；见捆卷如故，解视，则边实而中虚，悉被剪去。诸如此类，不堪其苦。乱诟骂之。岳戒止云：“恐狐闻。”狐在梁上曰：“我已闻之矣。”由是崇益甚。

一日，夫妻卧未起，狐摄衾服去。各自身蹲床上，望空哀祝之。忽见好女子自窗入，掷衣床头。视之，不甚修长；衣绛红，外袭雪花比甲[2]。岳着衣，揖之曰：“上仙有意垂顾，即勿相扰，请以为女，如何？”狐曰：“我齿较汝长，何得妄自尊？”又请为姊妹。乃许之。于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。

时颜镇张八公子家[3]，有狐居楼上，恒与人语。岳问：“识之否？”答云：“是吾家喜姨，何得不识？”岳曰：“彼喜姨曾不扰人，汝何不效之？”狐不听，扰如故。犹不甚崇他人，而专崇其子妇：履袜簪，往往弃道上；每食，辄于粥碗中埋死鼠或粪秽。妇辄掷碗骂骚狐，并不禱免。岳祝曰：“儿女辈皆呼汝姑，何略无尊长体耶？”狐曰：“教汝子出若妇，我为汝媳，便相安矣。”子妇骂曰：“淫狐不自惭，欲与人争汉子耶？”时妇坐衣笥上[4]，忽见浓烟出笥下，熏热如笼。启视，藏裳俱烬；剩一二事，皆姑服也。又使岳子出其妇，子不应。过数日，又促之，仍不应。狐怒以石击之，额破裂，血流，几毙。岳益患之。

西山李成爻，善符水，因币聘之。李以泥金写红绢作符[5]，三日始成。又以镜缚挺上[6]，捉作柄，遍照宅中。使童子随视，有所见，即急告。至一处，童言：“墙上若犬伏。”李即戟手写符其处[7]。既而禹步庭中[8]，咒移时，即见家中犬豕并来，帖耳尾，若听教命。李挥曰：“去！”即纷然鱼贯而去。又咒，群鸭即来，又挥去之。已而鸡至。李指一鸡，大叱之。他鸡俱去，此鸡独伏，交翼长鸣，曰：“予不敢矣！”李曰：“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[9]。”家人并言不曾作。李曰：“紫姑今尚在。”因共忆三年前，曾为此戏，怪异即自尔日始也。遍搜之，见乌偶在厩梁上。李取投火中。乃出一酒瓶[10]，三咒三叱，鸡起径去。闻瓶口言曰：“岳四狠哉！数年后，当复来。”岳乞付之汤火；李不可，携去。或见其壁间挂数十瓶，塞口者皆狐也。言其以次纵之，出为祟，因此获聘金，居为奇货云[11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益都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2]外袭雪花比甲：外套雪白的背心。袭，加穿。比甲，马甲，犹今所谓背心。

[3]颜镇：颜神镇，即今山东省淄博中博山区所在地。

[4]衣笥（sì 伺）：盛衣物的竹器。

[5]泥金：金屑，金末。可用于书画。

[6]挺（tǐng 挺）：犹棍。

[7]戟手：用食指和中指指点、指画，其形如戟，常用以表示怒斥或勇武的情状。《左传·哀公二年》：“诸师出，公戟其手，曰：‘必断而足！’”此处谓以食指和中指悬空写符。

[8]禹步：跛行。巫师作法时的步态。

[9]紫姑，也叫“坑三姑娘”。厕神名。传说莱阳人何媚（字丽卿），初

为唐寿阳刺史李景妾，后于武后垂拱三年（687）正月十五日夜，被大妇曹氏暗杀于厕所之中。上帝怜其无辜，命为厕神。旧时民间于农历正月十五日夜于厕所中犯之，并作其形态，用以占卜。

[10] （ch 痴）：古时盛酒瓶。

[11]居为奇货：积囤以为获取暴利的货物。居：囤积。奇货，利大而稀少的货物。语出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。

细

昌化满生[1]，设帐于余杭[2]。偶涉市[3]，经临街阁下，忽有荔壳坠肩头。仰视，一雏姬凭阁上[4]，妖姿要妙[5]，不觉注目发狂。姬俯晒而入。询之，知为娼楼贾氏女细侯也。其声价颇高，自顾不能适愿。归斋冥想，终宵不枕。明日，往投以刺，相见，言笑甚欢，心志益迷。托故假贷同人，敛金如干[6]，携以赴女，款洽臻至。即枕上口占一绝赠之云：“膏膩铜盘夜未央[7]，床头小语麝兰香。新震明日重妆凤，无复行云梦楚王[8]。”细侯蹙然曰：“妾虽污贱，每愿得同心而事之。君既无妇，视妾可当家否？”生大悦，即叮咛，坚相约。细侯亦喜曰：“吟咏之事，妾自谓无难，每于无人处，欲效作一首，恐未能使佳，为观听所讥。倘得相从，幸教妾也。”因问生：“家田产几何？”答曰：“薄田半顷，破屋数椽而已。”细侯曰：“妾归君后，当长相守，勿复设帐为也。四十亩聊足自给，十亩可以种桑[9]，织五匹绢，纳太平之税有余矣。闭户相对，君读安织，暇则诗酒可遣，千户侯何足贵[10]！”生曰：“卿身价略可几多？”曰：“依媪贪志，何能盈也？多不过二百金足矣。可恨妾齿稚，不知重货财，得辄归母，所私者区区无多。君能办百金，过此即非所虑。”生曰：“小生之落寞，卿所知也，百金何能自致。有同盟友，令于湖南，屡相见招，仆以道远，故惮于行，今为卿故，当往谋之。计三四月，可以归复，幸耐相候。”细侯诺之。

生即弃馆南游，至则令已免官，以罢误居民舍，宦囊空虚，不能为礼。生落魄难返，就邑中授徒焉。三年，莫能归。偶答弟子，弟子自溺死。东翁痛子而讼其师[11]，因被逮囹圄。幸有他门人，怜师无过，时致馈遗，以是得无苦。

细侯自别生，杜门不交一客。母诘知故，不可夺，亦姑听之。有富贾慕细侯名，托媒于媪，务在必得，不靳直。细侯不可。贾以负贩诣湖南，敬侦生耗[12]。时狱已将解，贾以金赂当事吏，使久锢之。归告媪云：“生已瘐死[13]。”细侯疑其信不确。媪曰：“无论满生已死，纵或不死，与其从穷措大以椎布终也[14]，何如衣锦而厌粱肉乎[15]？”细侯曰：“满生虽贫，其骨清也[16]；守齷齪商，诚非所愿。且道路之言，何足凭信！”贾又转嘱他商，假作满生绝命书寄细侯，以绝其望。细侯得书，惟朝夕哀哭。媪曰：“我自动于汝，抚育良勋。汝成人二三年，所得报者，日亦无多，既不愿隶籍[17]，即又不嫁，何以谋生活？”细侯不得已，遂嫁贾。贾衣服簪珥[18]，供给丰侈。年余，生一子。无何，生得门人力，昭雪而出，始知贾之锢己也。然念素无御，反复不得其由。门人义助资斧以归。既闻细侯已嫁，心甚激楚，因以所苦，托市媪卖浆者达细侯。细侯大悲，方悟前此多端，悉贾之诡谋。乘贾他出，杀抱中儿，携所有亡归满；凡贾家服饰，一无所取。贾归，怒质于官。官原其情，置不问。呜呼！寿亭侯之归汉[19]，亦复何殊？顾杀子而行，亦天下之忍人也[20]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昌化：旧县名，明清时属浙江省杭州府。

[2]余杭：县名，在浙江省富阳县北，清属杭州府。

[3]廛市：街市。

[4]雏姬：少女。雏，幼小。姬，古时对妇女的美称。

[5]要(y o 腰)妙：美好的样子。

[6]如干：若干。

[7]膏膩铜盘夜未央：意谓灯光明亮，夜已很深。膏，灯油。铜盘，指灯盘或烛盘。央，尽。

[8]“新鬟”二句：意谓明天你重新梳妆，另会他人，也就把我忘掉了。鬟，女子发髻，凤，指凤头钗。襄王，指楚襄王。宋玉《高唐赋》：楚襄王游于云梦，梦中与巫山神女欢会，神女临别时对襄王说，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。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故后来以此故事喻男女欢会。

[9]桑，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黍”。

[10]千户侯：食邑千户的侯爵，喻高官厚禄。

[11]东翁，旧时被雇佣的仆人、塾师、幕友等，称雇主为“东家”或“东

[12]敬侦：暗地打听。敬，警、警戒。

[13]瘦死：囚犯在狱中因拷打、饥饿、疾病而死。详《云翠仙》。

[14]穷措大：犹言“穷酸”，旧时对贫穷读书人的蔑称。椎布：椎髻布裙；指贫家妇女。椎髻，发髻梳头顶，有如棒槌，为贫妇的发式。

[15]衣锦：穿锦绣衣服。厌梁肉：吃上等饭菜。厌，同“”，饱食。梁，精米、细粮。肉，肉食。

[16]其骨清：意谓其人品清高。骨，风骨，品格。

[17]隶籍，隶属于乐籍，即做妓女。

[18]珥：古代妇女的珠玉耳饰。

[19]寿亭侯之归汉；汉末，关羽与刘备失散，曾一度归降曹操，被封为汉寿亭侯。后来，关羽探知刘备下落，遂弃曹归汉，投奔刘备。

[20]忍人：忍心的人。

狼三则

有屠人货肉归，日已暮。一狼来[1]，瞰担中肉，似垂涎垂[2]，步亦步[3]，尾行数里。屠惧，示之以刃，则稍却；既走，又从之。屠无计，默念狼所欲者肉，不如姑悬诸树而蚤取之[4]。遂钩内，翘足挂树间，示以空空。狼乃止。屠即径归。昧爽往取肉[5]，遥望树上悬巨物，似人缢死状，大骇。逡巡近之，则死狼也。仰首审视，见口中含肉，肉钩刺狼腭，如鱼吞饵。时狼革价昂，直十馀金，屠小裕焉。缘木求鱼，狼则罹之[6]，亦可笑已！一屠晚归，担中肉尽，止有剩骨[7]。途中两狼，缀行甚远[8]。屠惧，投以骨。一狼得骨止，一狼仍从；复投之，后狼止而前狼又至；骨已尽，而两狼之并驱如故。屠大窘，恐前后受其敌[9]。顾野有麦场，场主积薪其中，苫蔽成丘[10]。屠乃奔倚其下，弛担持刀[11]。狼不敢前，眈眈相向[12]。少时，一狼径去；其一犬坐于前[13]，久之，目似瞑，意暇甚[14]。屠暴起[15]，以刀劈狼首，又数刀毙之。方欲行，转视积薪后，一狼洞其中[16]，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[17]。身已半入，露尻尾[18]。屠自后断其股，亦毙之。乃悟前狼假寐，盖以诱敌。狼亦黠矣[19]！而顷刻两毙，禽兽之变诈几何哉[20]，止增笑耳[21]！

一屠暮行，为狼所逼。道傍有夜耕者所遗行室[22]，奔入伏焉。狼自苫中搽爪入。屠急捉之，令不可去。顾无计可以死之。惟有小刀不盈寸，遂割破爪下皮，以吹豕之法吹之。极力吹移时，觉狼不甚动，方缚以带。出视，则狼胀如牛，股直不能屈，口张不得合。遂负之以归。非屠，乌能作此谋也[23]！三事皆出于屠；则屠人之残，杀狼亦可用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（x ）：忽然。

[2]涎垂：即垂涎。

[3]步亦步：屠行狼亦行，谓狼尾随屠后，紧迫不舍。

[4]蚤：通“早”。

[5]昧爽：犹黎明。天将亮未亮时。

[6]“缘木”二句：谓屠人悬肉树上只为避害而非为捉狼，而狼却贪食内而被钩死。缘木求鱼，爬到树上捉鱼，喻行为与其目的相反，一定落空。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。罹，遭遇。

[7]止：只。

[8]缀行：尾随而行。

[9]敌：攻击。

[10]苫（sh n 删）蔽成丘：谓柴草苫盖成堆，如同小丘。苫，本指用稻草、谷秸编制的覆盖物，俗称草苫子，此处意为苫盖。

[11]弛担：放下肉担。

[12]眈眈相向：相对瞪目而视。

[13]犬坐：像狗似的蹲坐。

[14]意暇甚：意态十分悠闲。

[15]暴起：突然跃起。

[16]洞：打洞。

[17]隧入：打洞进去。

[18]尻(k o)尾：臀部和尾巴。

[19]黠(Xiá 侠)：狡猾。

[20]“禽兽”句：禽兽的欺诈手段能有多少呢。

[21]增笑：增加笑料。

[22]行室：农田中供暂时歇息的简易房子，多用草苫或谷秸搭成，北方俗称“窝棚”。

[23]乌：同“何”。

美人首

储商寓居京舍。舍与邻屋相连，中隔板壁；板有松节脱处，穴如盏。忽女子探首入，挽凤髻，绝美；旋伸一臂，洁白如玉。众骇其妖，欲捉之[1]，已缩去。少顷，又至，但隔壁不见其身。奔之[2]，则又去之。一商操刀伏壁下。俄首出，暴决之，应手而落，血溅尘土。众惊告主人。主人惧、以其首首焉[3]。逮诸商鞠之，殊荒唐。淹系半年[4]，迄无情词[5]，亦未有以人命讼者，乃释商，瘞女首[6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欲捉之：原“欲捉”二字下“兵”与“之”并列，盖改“兵”字为“之”而未曾将“兵”字圈去。

[2]奔之：直扑向她。奔，直往。

[3]以其首首焉：带着美人头向宫衙出首。

[4]淹系：久拘狱中。系，拴系。此谓系于狱中。

[5]情词；符合犯罪事实的供词。情，情实。

[6]瘞（yì 意）：埋葬。

刘亮采

闻济南怀利仁言：刘公亮采[1]，狐之后身也。初，太翁居南山[2]，有舆造其庐，自言胡姓。问所居，曰：“只在此山中。闲处人少，惟我两人，可与数晨夕[3]，故来相拜识。”因与接谈，词旨便利[4]，悦之。治酒相欢，醇而去。越日复来，愈益款厚。刘云：“自蒙下交，分即最深[5]。但不识家何里，焉所问兴居[6]？”胡曰：“不敢讳，实山中之老狐也。与若有夙因，故敢内交门下[7]。固不能为君福，亦不敢为君祸[8]，幸相信勿骇。”刘亦不疑，更相契重[9]。即叙年齿，胡作兄，往来如昆季。有小休咎，亦以告。时刘乏嗣，舆忽云：“公勿忧，我当为君后。”刘讶其言怪。胡曰：“仆算数已尽[10]，投生有期矣。与其他适，何如生故人家？”刘曰：“仙寿万年，何遂及此？”叟摇首云，“非汝所知。”遂去。夜果梦舆来，曰：“我今至矣。”既醒，夫人生男，是为刘公。公既长，身短，言词敏谐，绝类胡。少有才名，王辰成进士[11]。为人任侠，急人之急，以故秦、楚、燕、赵之客，趾错于门[12]；货酒卖饼者，门前成市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刘公亮采：刘亮采，字公严，历城（今济南市）人。明万历壬辰进士。官至户部主事。辞官后，隐居灵岩。工诗，善书画，通音律，著名当时。据说他个子矮小，性情诙谐，瘠笑怒骂皆成文章。详见《历城县志》、《济南府志》。

[2]太翁：此谓刘亮采之父。

[3]数（shuò 朔）晨夕：谓朝夕相处在一起。陶渊明《移居二首》之一。“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”

[4]词旨便利：谓言词意趣敏捷适宜。

[5]分（fèn 奋）：情分。

[6]问兴居：请安问好。兴居，犹起居。

[7]内交：纳交，犹结交。内，同“纳”。

[8]固不能为君福，亦不敢为君祸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“君”原作“翁”。

[9]契重：投合珍重。

[10]数已尽：意即到了死期。数，命数。

[11]壬辰：指明神宗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。

[12]趾错于门：谓纷纷投其门下。趾错，足趾交错，形容来人之多。

蕙芳

马二混，居青州东门内，以货面为业。家贫，无妇，与母共作苦。一日，姐独居，忽有美人来，年可十六七，椎布甚朴，而光华照人，温惊顾穷诘，女笑曰：“我以贤郎诚笃，愿委身母家[1]。”媼益惊曰：“娘子天人，有此一言，则折我母子数年寿[2]！”女固请之。意必为侯门亡人[3]，拒益力。女乃去。越三日，复来，留连不去。问其姓氏。曰：“母肯纳我，我乃言；不然，固无庸问。”媼曰：“贫贱佣保骨，得妇如此，不称亦不祥。”女笑坐床头，恋恋殊殷。温辞之，言：“娘子宜速去，勿相祸。”女乃出门，媼窥之西去。

又数日，西巷中吕媼来，谓母曰[4]：“邻女董蕙芳，孤而无依，自愿为贤郎妇，胡弗纳？”母以所疑虑具白之。吕曰：“乌有此那？如有乖谬，咎在老身。”母大喜，诺之。吕既去，媼扫室布席，将待子归往娶之。日将暮，女飘然自至。入室参母，起拜尽礼。告温曰：“妾有两婢，未得母命，不敢进也。”媼曰：“我母子守穷庐，不解役婢仆。日得蝇头利，仅足自给。今增新妇一人，娇嫩坐食，尚恐不充饱；益之二婢，岂吸凤所能活耶？”女笑曰：“婢来，亦不费母度支[5]，皆能自得食。”问：“婢何在？”女乃呼：“秋月、秋松！”声未及已，忽如飞鸟堕，二婢已立于前。即令伏地叩母。既而马归，母迎告之。马喜。入室，见翠栋雕梁，侔于宫殿；中之几屏帘幕，光耀夺视。惊极，不敢入。女下床迎笑，睹之若仙。益骇，却退。女挽之，坐与温语，马喜出非分，形神若不相属[6]。即起，欲出行沽。女曰：“勿须。”因命二婢治具。秋月出一革袋，执向摩后，格格撼摆之。已而以手探入，壶盛酒，盛炙，触类熏腾。饮已而寝，则他面锦[7]，温腻非常。天明出门，则茅庐依旧。母子共奇之，温诣吕所，将迹所由[8]。入门，先谢其媒合之德。吕讶云：“久不拜访，何邻女之曾托乎？”媼益疑，具言端委。吕大骇，即同媼来视新妇。女笑逆之，极道作会之义。吕见其惠丽，愕胎良久[9]，即亦不辨，唯唯而已。女赠白木搔具一事[10]，曰：“无以报德，姑奉此为姥姥爬背耳。”吕受以归，审视则化为白金，马自得妇，顿更旧业，门户一新。笥中貂锦无数[11]，任马取着；而出室门，则为布素[12]，但轻暖耳。女所自衣亦然。积四五年，忽曰：“我谪降人间十余载，因与子有缘，遂暂留止。今别矣。”马苦留之。女曰：“请别择良偶，以承庐墓[13]。我岁月当一至焉。”忽不见。马乃娶秦氏。后三年，七夕，夫妻方共语，女忽入，笑曰：“新偶良欢，不念故人耶？”马惊起，怆然曳坐，便道衷曲。女曰：“我适送织女渡河，乘间一相望耳。”两相依依，语无休止。忽空际有人呼“蕙芳”，女急起作别。马问其谁，曰：“余适同双成姊来[14]，彼不耐久伺矣。”马送之。女曰：“子寿八旬，至期，我来收尔骨。”言已，遂逝。今马六十余矣。其人但朴讷[15]，并无他长。异史氏曰：“马生其名混，其业褻，蕙芳奚取哉？于此见仙人之贵朴他诚笃也。余尝谓友人：若我与尔，鬼狐且弃之矣；所差不愧于仙人者，惟‘混’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委身：托身，以身许人。此指许嫁。

[2]折寿：减损寿数。旧时迷信谓过度享用或无故受益，会缩减寿命，称“折寿”。

[3]侯门亡人：公侯府中逃亡的人。

[4]母：据铸雪斋抄本。原作“马”。下文二“母”字均据铸本改。

[5]度（duó 夺）支：计划开支：指支付费用。度，计算。

[6]形神若不相属：躯体和神好像不相依附；形容欢喜得出神。属，附着。

[7]（jì 计）：毛毯。|：垫褥。

[8]迹所由：察访来历。

[9]愕胎（chì 赤）：惊愕呆视。胎，惊视、直视。

[10]搔具：爬背挠痒的器具。

[11]貂锦：貂裘锦衣。

[12]布素：布衣。素，言其无彩。

[13]承庐墓：指继承宗祧。古礼，遇君父、尊长之丧，在其墓旁搭草庐守墓，称“庐墓”或“依庐”。

[14]双成：指董双成，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。见《汉武帝内传》。

[15]朴讷：诚朴而拙于言辞。讷，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诺”。下文“讷”同此。

山神

益都李会斗[1]，偶山行，值数人籍地饮[2]。见李至，欢然并起，曳入坐，竞觞之[3]。视其拌饌[4]，杂陈珍错[5]。移时，饮甚欢；但酒味薄涩[6]。忽遥有一人来，面狭长，可二三尺许；冠之高细称是[7]。众惊曰：“山神至矣！”即都纷纷四去。李亦伏匿坎中[8]。既而起视，则肴酒一无所有，惟有破陶器贮溲津[9]，瓦片上盛晰蜴数枚而已[10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益都：县名，即今山东省青州市。

[2]籍地：坐在地上。籍，通“藉”。

[3]觞之：向他敬酒。

[4]（pán 盘）饌：盘里的菜肴。，通“盘”。

[5]珍惜：山珍海错，山海所产的珍馐美味。错，海错，犹海味。因海产种类繁多错杂，故称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海物唯错。”

[6]薄涩：淡薄而苦涩。

[7]冠之高细称是：谓帽子的大小与其狭长的面孔相称。称是，与此相称。

[8]坎（dàn 旦）：深坑。见《易·坎》

[9]溲（s u 搜）勃（bó 勃）：小便。

[10]蜥（j 析）蜴（yì 易）：爬行动物。俗称“四脚蛇”，一般指壁虎、草蜥。

萧七

徐继长，临淄人[1]，居城东之磨房庄。业儒未成，去而为吏。偶适姻家[2]，道出于氏殡宫[3]。薄暮醉归，过其处，见楼阁繁丽，一叟当户坐[4]。徐酒渴思饮，揖舆求浆。叟起，邀客入，升堂授饮。饮已，叟曰“曛暮难行，姑留宿，早旦而发如何也？”徐亦疲殆，乐遵所请。叟命家具酒奉客，即谓徐曰：“老夫一言，勿嫌孟浪[5]：郎君清门今望[6]，可附婚姻。有幼女未字，欲充下陈[7]，幸垂援拾[8]。”徐不知所对[9]。叟即遣告其亲族[10]，又传语令女郎妆束。顷之，峨冠博带者四五辈[11]，先后并至。女郎亦炫妆出[12]，姿容绝俗。于是交坐宴会。徐神魂眩乱，但欲速寝。酒数行，坚辞不任。乃使小鬟引夫妇入帟，馆同爰止[13]。徐问其族姓，女自言：“萧姓，行七。”又细审门阀[14]。女曰：“身虽贱陋，配吏胥当不辱寞[15]，何苦研究[16]？”徐溺其色，款昵备至，不复他疑。女曰：“此处不可为家。审知汝家姊姊甚平善，或不拗阻，归除一舍[17]，行将自至耳。”徐应之。既而加臂于身，奄忽就寐。

既觉，则抱中已空。天色大明，松阴翳晓，身下籍黍穰尺许厚[18]。骇叹而归，告妻。妻戏为除馆，设榻其中，阖门出[19]，曰：“新娘子今夜至矣。”因与共笑。日既暮，妻戏曳徐启门，曰：“新人得无已在室耶？”既入，则美人华妆坐榻上。见二人入，桥起逆之[20]。夫妻大愕。女掩口局局而笑[21]，参拜恭谨。妻乃治具，为之合欢。女早起操作，不诗驱使。一日谓徐：“姊姨辈俱欲来吾家一望。”徐虑仓卒无以应客。女曰：“都知吾家不饶，将先赍饌具来，但烦吾家姊妹烹饪而已。”徐告妻，妻诺之。晨炊后，果有人荷酒来[22]，释担而去。妻为职庖人之役[23]。哺后[24]，六七女郎至，长者不过四十以来，围坐并饮，喧笑盈室。徐妻伏窗以窥，惟见夫及七姐相向坐，他客皆不可睹。北斗挂屋角，欢然始去。女送客未返。妻入视案上，杯拌俱空。笑曰：“诸婢想惧饿，遂如狗舐砧[25]。”少间，女还，殷殷相劳，夺器自涤，促嫡安眠。妻曰：“客临吾家，使自备饮撰，亦大笑话。明日合另邀致。”

逾数日，徐从妻言，使女复召客。客至，恣意饮啖；惟留四簋[26]，不加匕箸。群笑曰：“夫人谓吾辈恶，故留以待‘调人’[27]。”座间一女，年十八九，素舄缟裳，云是新寡，女呼为六姊；情态妖艳，善笑能口。与徐渐洽，辄以谐语相嘲。行觞政[28]，徐为录事[29]，禁笑谑。六姊频犯，连引十余爵，酩然径醉[30]。芳体娇懒，荏弱难持。无何，亡去。徐烛而觅之，则酣寝暗帟中。近接其吻，亦不觉。以手探裤，私处坟起。心旌方摇[31]，席中纷唤徐郎；乃急理其衣，见袖中有缕巾，窃之而出。迨于夜央，众客离席，六姊未醒。七姐入摇之，始呵大而起，系裙理发从众去。徐拳拳怀念[32]，不释于心，将于空处展玩遗巾，而觅之已渺。疑送客时遗落途间，执灯细照阶除，都复乌有，意琐琐不自得[33]。女问之，徐漫应之。女笑曰，“勿诳语，巾子人已将去，徒劳心目。”徐惊，以实告，且言怀思。女曰，“彼与君无宿分[34]，缘止此耳。”问其故，曰：“彼前身曲中女[35]；君为士人，见而悦之，为两亲所阻，志不得遂，感疾贴危[36]。使人语之曰：‘我已不起。但得若来，获一们其肌肤，死无憾！’彼感此意，诺如所请。适以冗羁[37]，未遽往；过夕而至，则病者已殒：是前世与君有一们之缘也。过此即非所望。”后设筵再招诸女，惟六姊不至。徐疑女妒。颇有怨怼。

女一日谓徐曰：“君以六姊之故，妄相见罪。彼实不肯至，于我何尤？今八年之好，行将别矣，请为君极力一谋，用解从前之惑。彼虽不来，宁禁我不往？登门就之，或人定胜天，不可知。”徐喜，从之。女握手，飘若履虚，顷刻至其家。黄髀广堂[38]，门户曲折，与初见时无少异。岳父母并出，曰：“拙女久蒙温煦。老身以残年衰慵，有疏省问，或当不怪耶？”即张筵作会。女便问诸妹妹。母云：“各归其家，惟六姊在耳。”即唤婢诸六娘子来，久之不出。女入，曳之以至。俯首简默[39]，不似前此之谐。少时，曳温辞去。女谓六姊曰：“姐姐高自重，使人怨我！”六姊微哂曰：“轻薄郎何宜相近！”女执两人残，强使易饮，曰：“吻已接矣，作态何为？”少时，七姐亡去，室中止余二人。徐遽起相逼，六姊宛转撑拒。徐牵衣长踢而哀之，色渐和，相携入室。裁缓襦结，忽闻喊嘶动地，火光射闼。六姊大惊，推徐起曰：“祸事忽临，奈何！”徐忙迫不知所为，而女郎已窜避无迹矣。徐怅然少坐，屋宇并失。猎者十余人，按鹰操刃而至，惊问：“何人夜伏于此？”徐托言迷途，因告姓字。一人曰：“适逐一狐，见之否？”答云：“不见。”细认共处，乃于氏殡宫也。快快而归，尤冀七姊复至，晨占雀喜，夕卜灯花[40]，而竟无消息矣。董玉 谈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淄：县名。今为山东淄博市临淄区。

[2]姻家：有婚姻关系的亲戚，俗谓“亲家”。

[3]殡宫：古代称临时停柩之所。此处犹言墓地。

[4]当户坐：在门里向外而坐。

[5]孟浪：犹鲁莽。

[6]清门令望：门第清白，威仪令人仰望、式法。清门，指寒素高洁之家。令望，有威仪而为人景仰。语出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。

[7]充下陈：谦言备侍妾之列。语见《战国策·齐策》四。充，备。下陈，后列侍女之称。

[8]援拾：收纳。

[9]（dú 促）：（jí 籍）：恭敬而不安的样子。

[10]（b 崩）；使者。《尚书·洛诰》：“来，以图及献卜”。

[11]峨冠博带：着高冠，束宽带。为古时儒者装束。

[12]炫装：犹华装、艳装。炫，光彩夺目。

[13]馆同爰止：谓居如凤凰双栖。馆，止宿。同，如。爰止，止宿于所止。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凤凰于飞，其羽，亦集止。”此借凤凰栖止之意，喻夫妻新婚洞房之乐。

[14]门阀：门第阀阅。

[15]吏肾：即胥吏。旧官府中书办之类的小吏。辱寞：玷辱。寞，通“没”

[16]研穷：犹穷究，追问到底。

[17]除：清除整理。

[18]籍：通“藉”，衬垫。

[19]阖：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合”。

[20]桥（qi o 跷）起逆之：急起迎之。桥起，疾起，急起。《庄子·则阳》：“欲恶去就，于是桥起。”逆，迎。

[21]局局而笑：犹言吃吃而笑。局局，笑貌。语出《庄子·天地》。

[22]酒（zì字）：酒肉。戴，大块肉。

[23]庖人：厨师。

[24]晡（pú）后：谓黄昏后。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晡夕之后，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喜，纷纷扰扰，未知何意。”晡，晡夕，傍晚。

[25]砧（zhēn）：通“堪”。砧板。切肉的木板。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：“唐卢延让……又有‘饿猫临鼠穴，馋犬舐鱼砧。’”

[26]四簋（guǐ）：即四碗。簋，古代食器，青铜或陶制，圆口，圈足，或圆口、方座，无耳，或有两耳。有的带盖。《诗·秦风·权舆》：“每食四簋。”朱熹注云：“四簋，礼食之盛也。”

[27]调（tiáo）人：此谓调味之人。徐妻“职庖人之役”，庖人调和众味，故称。

[28]觴政：即酒令。语出《说苑·善说》。旧时饮宴中，为助酒兴，先推一人作为令官，众皆听其号令，或吟诗对句，或作其他游戏，并规定输赢饮酒之数。

[29]录事：此指酒宴中监督座客执行酒令及饮酒之数的人。据载，唐时考中进士者，即聚饮于曲江亭。宴会中请一人为录事，行纠察座客饮酒之数。参见王定保《唐摭言·散序》。

[30]酡（tuó）然：酒后脸红的样子。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美人既醉，朱颜酡些。”

[31]心旌：心如悬挂，谓心神不定，摇曳如旌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一：“心摇摇如悬旌，而无所终薄。”旌，旗帜。

[32]拳拳：犹“耿耿”。耿耿于心，牢记不忘。《中庸》：“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

[33]顶顶（xǔ）：自失的样子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子贡卑陋失色，顶顶然不自得。”

[34]宿分：犹言“宿缘”，旧时迷信以为前生所定的缘分。也作“夙分”。

[35]曲中女：即行院妓女。曲，曲巷，指妓院。

[36]阼（diàn）危：犹濒危，谓生命垂危。

[37]适以冗羈：恰为冗事所羈绊。冗，繁杂琐事。

[38]甃（pì）：砖。

[39]简默：少言沉默。简，少。

[40]“晨占”二句：谓早晚占卜，希望出现七姊复至的征兆。古人以清晨雀噪、晚间灯芯爆花为远出亲人归来的征兆。

乱离二则

学师刘芳辉，京都人。有妹许聘戴生，出阁有日矣[1]。值北兵入境[2]，父兄恐细弱为累[3]，谋收送戴家。修饰未竟，乱兵纷入，父子分窜。女为牛录俘去[4]。从之数日，殊不少狎。夜则卧之别榻，饮食供奉甚殷。又掠一少年来，年与女相上下，仪采都雅[5]。牛录谓之曰：“我无子，将以汝继统绪[6]，肯否？”少年唯唯。又指女谓曰：“如肯，即以此为汝妇。”少年喜，愿从所命。牛录乃使同榻，浹洽甚乐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，则少年即戴生也。

陕西某公，任盐秩[7]，家累不从。值姜 之变[8]，故里陷为盗藪[9]，音信隔绝。后乱平，遣人探问，则百里绝烟，无处可询消息。会以复命入都[10]，有老班役丧偶[11]，贫不能娶，公赉数金使买妇[12]。时大兵凯旋，俘获妇女无算，插标市上[13]，如卖牛马。遂携金就择之。自分金少，不敢问少艾[14]。中一媼甚整洁，遂赎以归。媼坐床上，细认曰：“汝非某班役耶？”问所自知，曰：“汝从我儿服役，胡不识！”役大骇，急告公。公视之，果母也。因而痛哭，倍偿之。班役以金多，不屑谋媼。见一妇年三十余，风范超脱[15]，因赎之。既行，妇且走且顾，曰：“汝非某班役耶？”又惊问之，曰：“汝从我夫服役，如何不识！”班役益骇，导见公，公视之，真其夫人。又悲失声。一日而母妻重聚，喜不可已。乃以百金为班役娶美妇焉。意必公有大德，故鬼神为之感应。惜言者忘其姓字，秦中或有能道之者。

异史氏曰：“炎昆之祸，玉石不分[16]，诚然战。若公一门，是以聚而传者也。董恩白之后[17]，仅有一孙，今亦不得奉其祭祀，亦朝士之责也，悲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出：方言，谓出嫁。 ，通“阁”。

[2]北兵：与下则“大兵”，均指清兵。此言明末事，因称清兵为“北兵”；下言清初事：故以“大兵”称之。

[3]细弱：妻子儿女，泛指家属。

[4]牛录：牛录章京。满语。后金武官名。清太祖时始编三百人为一牛录，官长称“牛录额真”。太宗天聪八年（1634）定为官名，改称额真为章京。

[5]仪采都雅：仪容风采，漂亮而闲雅。都，漂亮。《诗·郑风·有女同车》：“洵美且都。”

[6]继统绪：意为继承家世。一脉相承谓之“统”，前人开创而未竟之事谓之“绪”；统绪谓宗族的延续。

[7]盐秩：盐官。清代设盐政、都转运盐使司运使、盐法道、驿盐道等督理盐务。秩，职位。

[8]姜：陕西榆林人，明河北宣化镇总兵。李自成义军至居庸关，姜迎降。后李自成义军为清兵所逼撤离北京，姜即入大同降清，任大同总兵。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十一月，又据城叛清，自称大将军，易明冠服，为清兵所围困，第二年八月被部下杀死，城遂陷。但其他各处仍继续抗清，直到顺治十二年始平息。清兵在山、陕一带，前后七八年，烧杀掳掠，害民甚惨。

“姜 之变”系指其据大同抗清事。

[9]盗藪（so 叟）：盗贼聚集之处。

[10]复命：回朝复命，即向朝廷述职。

[11]班役：服侍官员的差役。

[12]赍（lài 赖）：赐给。金：此据山东博物馆本及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命”。

[13]标：标记。旧时掠卖人口，或因穷困自卖，均在被卖者头上插草为标。

[14]少艾：少女。

[15]风范：风度容仪。

[16]“炎昆”二句：炎，焚烧。昆，冈，山名，传说山上出玉石。《尚书·胤征》：“火炎冈，玉石俱焚。”此以“玉石俱焚”喻指清兵镇压抗清军民，祸及拥清的汉族地主官僚，如盐宫亲属，亦遭掳掠。

[17]董思白：即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（1555—1636），字玄宰，号思白、香光居士，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县）人。官南京礼部尚书，谥文敏。生平详《明史·文苑传》。

豢蛇

泗水山中[1]，旧有禅院[2]，四无村落，人迹罕及，有道士栖止其中[3]。或言内多大蛇，故游人益远之。一少年入山罗鹰。入既深，无所归宿；遥见兰若[4]，趋投之。道士惊曰：“居士何来[5]？幸不为儿辈所见！”即命坐，具粥。食未已，一巨蛇入，粗十余围，昂首向客，怒目电[6]。客大惧。道士以掌击其额，呵曰：“去！”蛇乃俯首入东室。蜿蜒移时，其躯始尽；盘伏其中，一室尽满。客大惧，摇战。道士曰：“此平时所豢养。有我在，不妨；所患者，客自遇之耳。”客甫坐，又一蛇入，较前略小，约可五六围。见客遽止，吐舌如前状[7]。道士又叱之，亦入室去。室无卧处，半绕梁间，壁上土摇落有声。客益惧，终夜不寝。早起欲归，道士送之。出屋门，见墙上阶下，大如盎盎者，行卧不一。见生人，皆有吞噬状。客惧，依道士时腋而行，使送出谷口，乃归。

余乡有客中州者[8]，寄居蛇佛寺。寺僧具晚餐，肉汤甚美，而段段皆圆，类鸡项。疑，问寺僧：“杀鸡几何遂得多项？”僧曰：“此蛇段耳。”客大惊，有出门而哇者[9]。既寝，觉胸上蠕蠕；摸之，则蛇也。顿起骇呼。僧起曰：“此常事，乌足骇怪[10]！”因以火照壁间，大小满墙，塌上下皆是也。次日，僧引入佛殿。佛座下有巨井，井中有蛇，粗如巨瓮，探首井边而不出。

火下视，则蛇子蛇孙以数百万计，族居其中。僧云，“昔蛇出为害，佛坐其上以镇之，其患始平”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泗水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2]禅(chán 蜚)院：佛教寺院。禅，梵文音译“禅那”的略称。

[3]道士：此指僧徒。宗密《孟兰盆经疏》下：“佛教初传此方，呼僧为道士。”

[4]兰若：梵语“阿兰若”音译，简称兰若。佛教僧徒静修处，因泛指一般佛寺。此指上文所云“禅院”。

[5]居士：佛教称居家信佛的人为居士，也作为对普遍人的敬称。

[6]怒目电(c ng)：愤怒的目光象闪电一样。语出张协《七命》。电，如电光闪烁。目光。

[7](sh nsh n 闪闪)：闪闪，闪烁。

[8]中州：指令河南一带。古时分中国全境为九州(见《尚书·禹贡》)，而豫州(今河南一带)居中，因称。

[9]哇：呕吐。

[10]乌：何。

雷公

亳州民主从简[1]，其母坐室中，值小雨冥晦，见雷公持锤[2]，振翼而入。大骇，急以器中便溺倾注之。雷公沾秽，若中刀斧，返身疾逃；极力展腾，不得去。颠倒庭际，嗥声如牛。天上云渐低，渐与檐齐。云中萧萧如马鸣[3]，与雷公相应。少时，雨暴澍[4]，身上恶浊尽洗，乃作霹雳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毫（bó 泊）州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。

[2]雷公：古代神话中的司雷之神，也称“雷祖”、“雷师”。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：“雷泽中有雷神，龙身而人头，鼓其腹，在吴西。”《论衡·雷虚》：“图画之工，图雷之状，累累如连鼓之形。又图一人，若力士之容，谓之雷公。使之左手引连鼓，右手持椎，若击之状；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，连鼓相扣击之意也。”

[3]云中萧萧如马鸣：指施雨之龙。古人喻称龙为“天神上帝之马”。见《艺文类聚》九六引刘琨《神龙赋》。

[4]澍（zhù 注）：通“注”，浇灌。

菱角

胡大成，楚人。其母素奉佛。成从塾师读，道由观音祠[1]，母嘱过必入叩。一日至祠，有少女挽儿嬉戏其中，发裁掩颈，而风致娟然[2]。时成年十四，心好之。问其姓氏，女笑云：“我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。问将何为？”成又问：“有婿家无？”女酡然曰[3]：“无也。”成言：“我为若婿，好否？”女惭云[4]：“我不能自主。”而眉目澄澄[5]，上下睨成，意似欣属焉。成乃出。女追而遥告曰：“崔尔诚，吾父所善，用为媒，无不谐。”成曰：“诺。”因念其慧而多情，益倾慕之。归，向母实白心愿。母止此儿，常恐拂之，即浼崔作冰[6]。焦责聘财奢，事已不就。崔极言成清族美才[7]，焦始许之。

成有伯父，老而无子，授教职于湖北[8]。妻卒任所，母遣成往奔其丧。数月将归，伯又病，亦卒。淹留既久，适大寇据湖南，家耗遂隔。成窜民间，吊影孤惶而已[9]。一日，有媪年四十八九，萦回村中[10]，日昃不去[11]。自言：“离乱罔归，将以自鬻。”或问其价，言：“不屑为人奴，亦不愿为人妇，但有母我者[12]，则从之，不较直[13]。”闻者皆笑。成往视之，面目间有一二颇肖其母[14]，触于怀而大悲。自念只身无缝纫者，遂邀归，执子礼焉。媪喜，便为炊饭织屨，劬劳若母。拂意辄谴之；而少有疾苦，则濡煦过于所生[15]。忽谓曰：“此处太平，幸可无虞。然儿长矣，虽在羁旅，大伦不可废[16]。三两日，当为儿娶之。”成泣曰：“儿自有妇，但间阻南北耳。”媪曰：“大乱时，人事翻覆，何可株待[17]？”成又泣曰：“无论结发之盟不可背[18]，且谁以娇女付萍梗人[19]？”媪不答，但为治帘幌衾枕[20]，甚周备。亦不识所自来。

一日，日既夕，戒成曰：“烛坐勿寐，我往视新妇来也未。”遂出门去。三更既尽，温不返，心大疑。俄闻门外哗，出视，则一女子坐庭中，蓬首啜泣[21]。惊问：“何人？”亦不语。良久，乃言曰：“娶我来，即亦非福，但有死耳！”成大惊，不知其故。女曰：“我少受聘于胡大成；不意胡北去，音信断绝。父母强以我归汝家。身可致，志不可夺也！”成闻而哭曰：“即我是胡某。卿菱角耶？”女收涕而骇，不信。相将入室，即灯审顾，曰：“得无梦耶？”于是转悲为喜，相道离苦。

先是乱后，湖南百里，涂地无类[22]。焦携家窜长沙之东，又受周生聘。乱中不能成礼，期是夕送诸其家[23]。女泣不置栉，家中强置车中。至途次，女颠堕车下。遂有四人荷肩舆至，云是周家迎女者，即扶升舆，疾行若飞，至是始停。一老姥曳入，曰：“此汝夫家，但入勿哭。汝家婆婆，旦晚将至矣。”乃去，成诘知情事，始悟媪神入也。夫妻焚香共祷，愿得母子复聚。

母自戎马戒严[24]，同俦人妇奔伏涧谷[25]。一夜，噪言寇至，即并张皇四匿。有童子以骑授母。母急不暇问，扶肩而上，轻迅剽[26]，瞬息至湖上。马踏水奔腾，蹄下不波。无何，扶下，指一户云：“此中可居。”母将启谢；回视其马，化为金毛[27]，高丈余，童子超乘而去[28]。母以手挝门，豁然启扉。有人出问，怪其音熟，视之，成也。母子抱哭。妇亦惊起，一门欢慰。疑媪为大士现身[29]。由此持观音经咒益虔。遂流寓湖北，治田庐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观音祠：奉祀观音的庙堂。观音，梵语意译，本译作“观世音”，因唐人讳“世”字，故简称“观音”，也译作“观自在”，为佛教中的菩萨。佛经说他救苦救难，赐人以福。我国旧时民间对其信仰极为普遍，各地多建有寺庙。

[2]娟然：美好的样子。

[3]酡（tuó 驮）然：酒后脸上发红的样子。此指因害羞而脸红。

[4]惭：羞惭。

[5]澄澄：本为形容水清澈，此处借以形容目光晶亮，即目如秋水之意。

[6]浼（mǐ 每）：请托，央求。冰：冰人。《晋书·索 传》：“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，与冰下人语。 曰：‘冰上为阳，冰下为阴，阴阳事也；士如归妻，迨冰未泮，婚姻事也。君在冰上，与冰下人语，为阳语阴，媒介事也。君当为人作媒，冰泮而婚成。’”后因称媒人为冰人。

[7]清族：犹清门。清白人家。

[8]授教职：被任为教官。明清府州县教官有教授、学正、教谕、训导等，负责管理士子，主持孔庙祭祀等。

[9]吊影：形影相吊，谓孤立无依。

[10]萦回：绕来转去。[11]日昃（zè 仄）：日斜，太阳平西。

[12]母我者：以我为母的人。

[13]直：“值”本字。价钱。

[14]肖：相似。

[15]濡煦：意谓体恤、爱护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 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于江湖。”濡，湿润。煦，通“ ”、“ ”，吐出之沫。

[16]大伦：伦常大道，此指夫妇伦常。伦常是古时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准则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：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”父子、君臣而外，加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封建礼教称为“五伦”。

[17]株待，“守株待兔”的省词。株，树桩。《韩非子·五 》：“宋人有耕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触株，折颈而死，因释其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复得，而身为来国笑。”后便以这个寓言故事讽喻拘泥而不知变通的人。

[18]无论：不必说，不要说。

[19]萍梗人：像浮萍枝梗一样漂泊无定的人。

[20]帘幌：窗帘、帷幔。

[21]蓬首：头发散乱得像飞蓬一样。飞蓬，即蓬草，根枯断后遇风飞旋，故名。《诗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”

[22]涂地无类：意谓全被杀光。涂，洗。此为洗劫、扫荡的意思。类，噍类，活人。

[23]期：约期，预定的日期。

[24]戎马戒严：此谓处于战争状态。戎马，军马。戒严，在战时采取的严密防备措施。

[25]侁人：同行者。

[26]剽（piào 票）（sù 素），轻捷的样子。《史记·礼书》，“轻利剽 ”，卒（猝）为 风。”

[27] (h u 吼)：传说中北方像狗一样的野兽。《集韵》：“ ，北方兽名，似犬，食人。”在旧小说中，“金毛 ”是佛门菩萨的坐骑。

[28]超乘(shèng 剩)：跳上车马坐骑。语出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。

[29]大士：菩萨称号，此指观音。

饿鬼

马永，齐人，为人贪，无赖[1]，家卒屡空[2]，乡人戏而名之“饿鬼”。年三十余，日益窳[3]，衣百结鹑[4]，两手交其肩，在市上攫食。人尽弃之，不以齿。

邑有朱叟者，少携妻居于五都之市[5]，操业不雅。暮岁归其乡，大为士类所口[6]；而朱洁行为善，人始稍稍礼貌之。一日，值马攫食不偿，为肆人所苦。怜之，代给其直。引归，赠以数百，俾作本。马去，不肯谋业，坐而食。无何，资复匮，仍蹈旧辙。而常惧与朱遇，去之临邑[7]。暮宿学宫[8]，冬夜凛寒，辄摘圣贤颠上旒而偎其板[9]。学官知之[10]，怒欲加刑。马哀免，愿为先生生财。学官喜，纵之去。马探某生殷富，登门强索资，故挑其怒；乃以刀自[11]，诬而控诸学。学官勒取重赂，始免申黜。诸生因而共愤，公质县尹[12]。尹廉得实[13]，笞四十，桎其颈，三日毙焉。

是夜，朱叟梦马冠带而入，曰：“负公大德，今来相报。”既寤，妾举子。叟知为马，名以马儿。少不慧，喜其能读。二十余，竭力经纪，得入邑泮[14]。后考试寓旅邸，昼卧床上，见壁间悉糊旧艺[15]；视之，有“犬之性”四句题，心良其难，读而志之。入场，适是其题，录之，得优等，食饩焉[16]。六十余，补临邑训导[17]。官数年，曾无一道义交。惟袖中出青蚨[18]，则作鸬鹚笑[19]；不则睫毛一寸长，棱棱若不相识[20]。偶大令以诸生小故[21]，判令薄惩，辄酷掠如治盗贼[22]。有讼士子者[23]，即富来叩门矣。如此多端，诸生不复可耐。而年近七旬，臃肿聋，每向人物色乌须药。有狂生某，锉茜根给之[24]。天明共视，如庙中所塑灵官状。大怒，拘生；生已早夜亡去。以此愤气中结，数月而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无赖：指品格恶劣，强横无耻，放刁、撒泼等。

[2]屡空：常常贫困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回（颜回）也其庶乎！屡空。”

[3]窳（jù据）：贫困。

[4]百结鹑：即悬鹑百结之意。鹑鹑毛班尾秃，很像褴褛的衣服，因以悬鹑、鹑衣形容衣服的破烂。庾信《拟连珠》：“盖闻悬鹑百结，知命不忧。”

[5]五都之市：五大城市，历代所指不同，此盖泛指繁华的都市。

[6]士类：即士人。所口：所诟病。

[7]临邑：此指邻近县城。临，邻。

[8]学宫：即文庙，亦为县学所在地。详前《金世成》注。

[9]“辄摘”句：就摘取圣人冠上的玉串以换取钱财，烧掉贤人手中的笏板以取暖。圣贤，指孔子及陪犯的孔门高足弟子。颠，头。旒，冕旒，古代王侯及卿大夫冕服（礼服）的冠饰。旒，玉串。偎，焚烧。板，手板，也叫“笏”。古时大臣朝见君主用以记事或指画，用玉、象牙或竹片制作。

[10]学官：清代县级学官为教谕。

[11]蠹（lǐ离）：割。旧时街头有一种泼皮乞丐常自蠹头皮或胳膊，诬人行凶以赖取钱财。

[12]公质县尹：大家一起到县令处评理。公，公众。质，质讼。县尹，即县令。尹，原作“君”，据铸雪斋抄本改。

[13]廉：查察。

[14]邑伴(pàn 判)：即县学。科举时代，学童考进县学为生员(俗称“秀才”)，叫人泮。详前《婴宁》注。

[15]艺；制艺。即八股文。详前《陆判》注。

[16]食飨(x 戏)：领取饩廪。谓成为廪生。详《考城隍》注。

[17]训导：清代县一级教官，教谕之副，从八品。

[18]青蚨(fú 弗)：传说中的虫名，也叫“鱼伯”。《搜神记》一三：“南方有虫，名𧈧，一名𧈧，又名青蚨。形似蝉而稍大。味辛美，可食。生子必依草叶，大如蚕子。取其子，母即飞来，不以远近。虽潜取其子，母必知处。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，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，每市物，或先用母钱，或先用子钱，皆复飞归，轮转不已，故《淮南子术》以之还钱，名曰青蚨。”后因称为“青蚨”。

[19]作鸬(lú 卢)鹚(z 兹)笑：以鸬鹚得鱼而喜，形容贪财者之笑。鸬鹚，水鸟名，又名乌鬼，俗称“水老鸦”，栖息河川、湖沼和海滨，善潜水捕食鱼类，渔人常用以捕鱼。《初学记》一九朱彦时《黑儿赋》：“忿如鹤鹑斗，乐似鸬鹚喜。”

[20]“不(f u 否)则”二句：谓眯起双目，摆出成严的架势，象素不相识一样。棱棱，威严的样子。

[21]大令：汉代县官凡万户以上称令，以下称长，因多称县官为令，大令是对县令的敬称。

[22]掠：掠，拷打。

[23]士子：旧时读书人的通称，即学子，此指县学生员。

[24]茜(qiàn 欠)：茜草。根黄红色，可作大红色染料。

考弊司

闻人生，河南人。抱病经日，见一秀才人，伏榻床下，谦抑尽礼。已而请生少步，把臂长语，刺刺且行[1]，数里外犹不言别。生伫足，拱手致辞[2]。秀才云：“更烦移趾，仆有一事相求。”生问之。答云：“吾辈悉属考弊司辖。司主名虚肚鬼王。初见之，例应割髀肉[3]，浼君一缓颊耳[4]。”生惊问：“何罪而至于此？”曰：“不必有罪，此是旧例。若丰于贿者，可赎也。然而我贫。”生曰：“我素不稔鬼王，何能效力？”曰：“君前肚是伊大父行[5]，宜可听从。”言次，已入城郭。至一府署，廨宇不甚弘敞，惟一堂高广；堂下两碣东西立[6]，绿书大于栲栳[7]，一云“孝弟忠信[8]”，一云“礼义廉耻”。踏阶而进[9]，见堂上一匾，大书“考弊司”。槛间，板雕翠字一联云：“日校、日序、日库，两字德行阴教化[10]；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一堂礼乐鬼门生[11]。”游览未已，官已出，髻发鲑背[12]，若数百年人；而鼻孔撩天[13]，唇外倾，不承其齿。从一主簿吏[14]，虎首人身。又十余人列侍，半狞恶若山精[15]。秀才曰：“此鬼王也。”生骇极，欲却退。鬼王已睹，降阶揖生上，便问兴居。生但诺。又问：“何事见临？”生以秀才意具白之。鬼王色变曰：“此有成例，即父命所不敢承！”气象森然，似不可入一词。生不敢言，骤起告别。鬼王侧行送之，至门外始返。

生不归，潜入以观其变。至堂下，则秀才已与同辈数人，交臂历指[16]，俨然在黜中[17]。一狞人持刀来，裸其股，割片肉，可骈三指许。秀才大噪欲嘎[18]。生少年负义，愤不自持，大呼曰：“惨惨如此，成何世界！”鬼王惊起，暂命止割，矫履迎生[19]。生忿然已出，遍告市人，将控上帝。或笑曰：“迂哉！蓝蔚苍苍[20]，何处觅上帝而诉之冤也？此辈惟与阎罗近，呼之或可应耳。”乃示之途。趋而往，果见殿陛威赫，阎罗方坐[21]；伏阶号屈。王召讯已，立命诸鬼绾提锤而去。少顷，鬼王及秀才并至。审其情确，大怒曰：“伶尔夙世攻苦，暂委此任，候生贵家[22]；今乃敢尔！其去若善筋，增若恶骨，罚令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[23]！”鬼乃之，仆地，颠落一齿；以刀割指端，抽筋出，亮白如丝，鬼王呼痛，声类斩豕。寻足并抽讫，有二鬼押去。

生稽首而出。秀才从其后，感荷殷殷[24]。挽送过市，见一户垂朱帘，帘内一女子露半面，容妆绝美。生问：“谁家？”秀才曰：“此曲巷也[25]。”既过，生低徊不能舍，遂坚止秀才。秀才曰：“君为仆来，而今踽踽以去，心何忍。”生固辞，乃去。生望秀才去远，急趋入帘内。女接见，喜形于色。入室促坐，相道姓名。女自言：“柳氏，小字秋华。”一姬出，为具肴酒。酒阑，入帷，欢爱殊浓，切切订婚嫁。既曙，姬入曰：“薪水告竭，要耗郎君金资，奈何！”生顾念腰豪空虚，惶愧无声。久之，曰：“我实不曾携得一文，宜署券保[26]，归即奉酬。”姬变色曰：“曾闻夜度娘索速欠耶[27]？”秋华蹙[28]，不作一语。生暂解衣为质。姬持笑曰：“此尚不能偿酒直耳。”嗔嗔不满志，与女俱入。生惭，移时，犹冀女出展别，再订前约；久久无音，潜入窥之，见姬与秋华，自肩以上化为牛鬼，目相对立。大惧，趋出；欲归，则百道歧出，莫知所从。问之市人，并无知其村名者。徘徊肆之间，历两昏晓，意含酸，响肠鸣饿，进退无以自决。忽秀才过，望见之，惊曰：“何尚未归，而简褻若此[29]？”生颜莫对。秀才曰：“有之矣！得勿为花夜叉所迷耶？”遂盛气而往，曰：“秋华母子，何遽不少施面目耶！”去

少时，即以衣来付生曰：“淫婢无礼，已叱骂之矣。”送生至家，乃别而去[30]。生暴绝三日而苏，言之历历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刺刺：形容话多。韩愈《送殷员外序》：“语刺刺不能休。”

[2]致辞：告辞。辞，别去。

[3]髀：大腿。

[4]浼：请托。缓颊：求情；婉言劝解。

[5]大父行(háng 杭)：祖父辈。大父，祖父。行，行辈。

[6]碣；顶端呈半圆形的碑石。

[7]桮桮(k o—k o 考老)：用柳条编织的汲水器具，形似笆斗。

[8]弟(tì 涕)：同“悌”，兄弟间的友爱。

[9]蹻阶而进：不按台阶级次，大步跨登而上。蹻，越级。

[10]“日校、日序、日庠，两字德行阴教化”：意谓阴间学校，都重视德行的教化。校、序、庠，古代地方所设的乡学，夏代称“校”，殷代称“序”，周代称“庠”。德行，道德品行。

[11]“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一堂礼乐鬼门生”：意谓各类读书人，聚于一堂学习礼乐，都是鬼王的门生。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本是周代的官名，位低于大夫！这里指科举时代各类士人。

[12]鲐(tái 台)背：驼背，形容老态。鲐，鱼名，体呈纺锤形，背隆起。

[13]撩天：朝天。

[14]主簿吏：主管文书簿籍的佐吏。

[15]山精：又名“梟阳”，传说中的山中怪兽，似人而大，黑脸毛身，脚跟朝前。见《淮南子·汜论》注。

[16]交臂历指：语出《庄子·天地》。交臂，反手捆绑。历指，手指加上刑具。历，同“桡”，指“桡桡”，古时一种拶指的刑具。

[17]徽：捆绑犯人的绳索。

[18]大噪欲嘎(sh 沙)；大声号叫，声嘶欲哑。嘎，声音嘶哑。

[19]履，踮起脚跟行走。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桥”。同“跷”。

[20]蓝蔚苍苍：指苍天。

[21]方坐：端坐。

[22]候生贵家：等候将来投生富贵之家。生，指迷信所谓“投生转世”。

[23]发迹：由微贱而得志通显；指立功扬名。

[24]殷殷：情意恳切。

[25]曲巷：狭曲小巷：这里指妓院。

[26]署券保，写下字据保证偿还。

[27]夜度娘：指娼妓。《乐府诗集·西曲歌》有《夜度娘》篇，辞为：“夜来冒霜雪，晨去历风波。虽得叙微情，奈依身苦何！”后以夜度娘借称娼妓。

[28]蹙：皱眉蹙额；谓心甚不悦。同“顰”，皱眉。

[29]简褻：轻慢不庄重；指闻人生极不庄重地穿着内衣。简，简慢、懈惰。褻，不庄重。

[30] “送生至家”二句：底本残阙，据铸雪斋抄本补。

阎罗

沂州徐公星[1]，自言夜作阎罗王。州有马生亦然。徐公闻之，访诸其家，问马：“昨夕冥中处分何事[2]？”马言，“无他事，但送左萝石升天[3]。天上堕莲花[4]，朵大如屋”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州：清初州名。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市。

[2]处分：犹处置、处理。

[3]左萝石：即左懋第（1601—1646），因其父死葬萝石山，遂自号萝石。山东莱阳人。明思宗崇祯四年（1631）进士。明亡后，奉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继位，官太常卿。后自请赴北京祭悼崇祯帝，即以兵部右侍郎衔使请。至京被拘执，不屈被害，时人以南来文天祥誉之。著有《萝石山房集》四卷。事迹详《明史》本传。

[4]天上堕莲花：谓左懋第得道成佛。莲花，莲花形的佛座，即莲台。见唐释道世《诸经要集·宝敬佛》。

大人

长山李孝廉质君诣青州[1]，途中遇六七人，语音类燕[2]。审视两颊，俱有瘢，大如钱。异之，因问何病之同。客曰：旧岁客云南，日暮失道，入大山中，绝壑 岩，不可得出。因共系马解装，傍树栖止。夜深，虎豹 鸱，次第噪动，诸客抱膝相向，不能寐。忽见一大人来，高以丈许。客团伏，莫敢息。大人至，以手攫马而食，六七匹顷刻都尽。既而折树上长条，捉人首穿腮，如贯鱼状。贯讫，提行数步，条霉折有声[3]。大人似恐坠落，乃屈条之两端，压以巨石而去。客觉其去远，出佩刀自断贯条，负痛疾走。见大人又导一人俱来。客惧，伏丛莽中。见后来者更巨，至树下，往来巡视，似有所求而不得。已乃声啁啾[4]，似巨鸟鸣，意甚怒，盖怒大人之给已也。因以掌批其颊，大人伛偻顺受，不敢少争。俄而俱去。诸客始仓皇出。荒窜良久，遥见岭头有灯火，群趋之。至则一男子居石室中。客入环拜，兼告所苦。男子曳令坐，曰：“此物殊可恨，然我亦不能箝制[5]。待舍妹归，可与谋也。”无何，一女子荷两虎自外入，问客何来。诸客叩伏而告以故。女子曰：“久知两个为孽，不图凶顽若此！当即除之。”于石室中出铜锤，重三四百斛，出门遂逝。男子煮虎肉饷客。肉未熟，女子已返，曰：“彼见我欲遁，迫之数十里，断其一指而还。”因以指掷地，大于胫骨焉。众骇极，问其姓氏，不答。少间，肉熟，客创痛不食。女以药屑遍搽之[6]，痛顿止。天明，女子送客至树下，行李俱在。各负装行十余里，经昨夜斗处，女子指示之，石洼中残血尚存盆许。出山，女子始别而返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山李孝廉：名斯义，字质君，长山（今山东邹平县一带）人，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进士，官至福建巡抚。见《清史稿》本传及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孝廉，俗称举人。见前《画壁》注。

[2]燕：古国名。西周初，封召公奭于燕，都蓟（今北京市），辖今河北北部和辽宁一部。旧时用为河北省的别称。

[3]毳（cuì 脆）：通“脆”。

[4]啁啾（zhōu jiū 州究）：鸟鸣声。

[5]箝制：也作“钳制”。此谓约束。

[6]糝（sǎn）：碎米屑，泛指散粒状的东西。此指以药屑敷撒于创上。

向杲

向杲，字初旦，太原人。与庶兄最[1]，友于最敦[2]。晟狎一妓，名波斯，有割臂之盟[3]；以其母取直奢[4]，所约不遂。适其母欲从良[5]，愿先遣波斯。有庄公子者，素善波斯，请赎为妾。波斯谓母曰：“既愿同离水火[6]，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。若妾媵之[7]，相去几何矣！肯从奴志，向生其可。”母诺之，以意达晨。时展丧偶未婚，喜，竭资聘波斯以归。庄闻，怒夺所好，途中偶逢，大加诟骂；晟不服。遂噉从人折 笞之[8]，垂毙乃去。杲闻奔视，则兄已死，不胜哀愤。具造赴郡[9]。庄广行贿赂，使其理不得伸。果隐忿中结，莫可控诉，惟思要路刺杀庄。日怀利刃，伏于山径之莽。久之，机渐泄。庄知其谋，出则戒备甚严；闻汾州有焦桐者[10]，勇而善射，以多金聘为卫。杲无计可施，然犹日伺之。一日，方伏，雨暴作，上下沾濡，寒战颇苦。既而烈风四塞[11]，冰雹继至，身忽然痛痒不能复觉。岭上旧有山神祠，强起奔赴。既入庙，则所识道士在内焉。先是，道士尝行乞村中，杲辄饭之，道士以故识杲。见果衣服濡湿，乃以布袍授之，曰：“姑易此。”杲易衣，忍冻蹲若犬，自视，则毛革顿生，身化为虎。道士已失所在。心中惊恨，转念得仇人而食其肉，计亦良得。下山伏旧处，见己尸卧丛莽中，始悟前身已死；犹恐葬于乌鸢[12]，时时逻守之。越日，庄始经此，虎暴出，于马上扑庄落，其首，咽之。焦桐返马而射，中虎腹，蹶然遂毙[13]。杲在错楚中，恍若梦醒；又经宵，始能行步，厌厌以归[14]。家人以其连夕不返，方共骇疑，见之，喜相慰问。杲但卧，蹇涩不能语[15]。少间，闻庄信，争即床头庆告之，杲乃自言：“虎即我也。”遂述其异。由此传播。庄子痛父之死甚惨，闻而恶之，因讼杲。官以其诞而无据，置不理焉。异史氏曰：“壮士志酬，必不生返，此千古所悼恨也。借人之杀以为生[16]，仙人之术亦神哉！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[17]。使怨者常为人，恨不令暂作虎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庶兄：庶母所生的兄长。旧时称父妾为“庶母”。

[2]友于最敦：兄弟情谊最为深厚。友于，语出《尚书·君陈》：“惟孝友于兄弟。”于，本介词，后常“友于”连用，以称兄弟之间的友爱。

[3]割臂之盟：春秋时，鲁庄公见大夫党氏之女孟任，表示愿意娶她为夫人，孟任乃“割臂盟公”。见《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。后来，因称男女密订婚约为“割臂之盟”。

[4]其母：指妓院鸨母。

[5]从良：旧时妓女脱离乐籍称“从良”。身家清白曰“良”。

[6]水火：水深火热，喻苦难的处境。

[7]妾媵之：使之充当妾媵。

[8]折 笞之：谓用短杖肆意殴打他。《南史·侯景传》：“是何能为，吾以折 笞之。”谓折断策马之杖，用短杖即可轻易制敌取胜。

[9]具造赴郡：写状纸到郡城告状。造，兴讼，此指讼词。

[10]汾州：州名，明万历时升为府，治所在年山西省汾阳县。

[11]烈风：暴风。

[12]葬于乌鸢：葬身于乌鸦和老鹰之腹；指尸体被乌鸢所食。

[13]蹶然：跌倒的样子。

[14]厌厌(y ny n 烟烟)：精神萎靡的样子。

[15]蹇涩，迟钝的样子。

董公子

青州董尚书可畏[1]，家庭严肃，内外男女，不敢通一语。一日，有婢仆调笑于中门之外，公子见而怒叱之，各奔去。及夜，公子偕僮卧斋中。时方盛暑，室门洞敞。更深时，僮闻床上有声甚厉，惊醒。月影中，见前仆提一物出门去。以其家人故，弗深怪，遂复寐。忽闻靴声訇然，一伟丈夫赤面修髯，似寿亭侯像[2]，捉一人头入。僮惧，蛇行人床下。闻床上支支格格，如振衣，如摩腹，移时始罢。靴声又响，乃去。僮伸颈渐出，见窗棂上有晓色。以手扪床上，着手粘湿[3]，嗅之血腥。大呼公子，公子方醒。告而火之，血盈枕席。大骇，不知其故。

忽有官役叩门。公子出见，役愕然，但言怪事。诸之，告曰：“适衙前一人神色迷罔，大声曰：‘我杀主人矣！’众见其衣有血污，执而白之官。审知为公子家人。渠言已杀公子，埋首于关庙之侧。往验之，穴土犹新，而首则并无。”公子骇异，趋赴公庭，见其人即前狎婢者也。因述其异。官甚惶惑，重责而释之。公子不欲结怨于小人，以前婢配之，令去。积数日，其邻堵者[4]，夜闻仆房中一声震响若崩裂，急起呼之，不应。排闥入视，见夫妇及寝床，皆截然断而为两。木肉上俱有削痕，似一刀所断者。关公之灵迹最多，未有奇于此者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董尚书可畏：疑即董可威。董可威，字严甫，号葆元，山东益都人。明万历丁未（1607）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。洋见《益都县志》。

[2]寿亭侯：即关羽。关羽（160—219），字云长，河东解（今山西永济县东）人。三国时蜀汉名将。汉献帝建安五年（200），为曹操所俘，并由曹操以征讨袁绍的军功，表为汉寿亭侯。后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宣扬“忠”“义”的偶像，并为佛道等宗教所神比。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）追封“忠惠公”，宣和五年（1123）封“义勇武安王”，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加封“三界伏魔大帝神成远震天尊关圣帝君”。并在各地建庙设祭。后世因称“关公”、“关帝”。下文“关庙”即关帝庙

[3]粘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沾”。

[4]邻堵者；隔墙邻人。堵，墙。

周三

泰安张太华[1]，富吏也。家有狐扰，遣制罔效。陈其状于州尹[2]，尹亦不能为力。时州之东亦有狐居村民家，人共见为一白发叟。叟与居人通吊问[3]，如世人礼。自云行二，都呼为，胡二爷。适有诸生渴尹，间道其异[4]。尹为吏策[5]，使往问。时东村人有作隶者[6]，吏访之，果不诬，因与俱往。即隶家设筵招胡。胡至，揖让酬醉，无异常人。吏告所求，胡曰：“我固悉之，但不能为君效力。仆友人周三，侨居岳庙[7]，宜可降伏，当代求之。”吏喜，申谢。胡临别与吏约，明日张筵于岳庙之东。吏领教。胡果导周至。周虬髯铁面，服裤褶[8]。饮数行，向吏曰：“适胡二弟致尊意，事已尽悉。但此辈实繁有徒[9]，不可善谕，难免用武。请即假馆君家，微劳所不敢辞。”吏转念：去一狐，得一狐，是以暴易暴也[10]。游移不敢即应。周已知之，曰：“无畏。我非他比，且与君有喜缘，请勿疑。”吏诺之。周又嘱：“明日偕家人阖户坐室中[11]，幸勿哗。”吏归，悉遵所教。俄闻庭中攻击刺斗之声，逾时始定。启关出视，血点点盈阶上。墀中有小狐首数枚，大如碗盏焉。又视所除舍，则周危坐其中[12]，拱手笑曰：“蒙重托，妖类已荡灭矣。”自是馆于共家，相见如主客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 泰安：泰安州，属济南府，治所在今山东省泰安市

[2] 州尹：州的长官，即知州。

[3] 通吊问：谓有礼仪交往。吊问，吊死问疾。

[4] 间：乘间。

[5] 策：策划。

[6] 作隶者，当衙役的人。隶，隶役，特指衙役。《国语·周语》下：“子孙为隶。”丰昭注，“隶，役也。”

[7] 岳庙，指东岳庙，即岱庙，在泰山脚下，奉祀东岳大帝。

[8] 裤褶（xī 习），古时军中一种便于骑乘的服装，上着褶而下服裤褶，夹上衣。裤，胫衣，套裤。

[9] 实繁有徒：确实有很多党羽。繁，多。徒，众，指同党之人。

[10] 以暴易暴，谓以凶暴代替凶暴。语出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

[11] 阖（hé 合）户：关门。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合户”。

[12] 危坐：端坐。

鸽异

鸽类甚繁，晋有坤星[1]，鲁有鹤秀[2]，黔有腋蝶[3]，梁有翻跳[4]，越有诸尖[5]：皆异种山。又有靴头、点子、大白、黑石、夫妇雀、花狗眼之类，名不可屈以指，惟好事者能辨之也。邹平张公子动量[6]，癖好之，按经而求[7]，务尽其种。其养之也，如保婴儿；冷则疗以粉草[8]，热则投以盐颗[9]。鸽善睡，睡大甚，有病麻痹而死者。张在广陵[10]，以十金购一鸽，体最小，善走，置地上，盘旋无已时，不至于死不休也，故常须人把握之。夜置群中使惊诸鸽，可以免痹股之病，是名“夜游”。齐鲁养鸽家[11]，无如公子最；公子亦以鸽自诩。

一夜，坐斋中，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，殊不相识。问之，答曰：“漂泊之人，姓名何足道。遥闻畜鸽最盛，此亦生平所好，愿得寓目。”张乃尽出所有，五色俱备，灿若云锦。少年笑曰：“人言果不虚，公子可谓养鸽之能事矣，仆亦携有一两头，颇愿观之否？”张喜，从少年去。月色冥漠[12]，野圻萧条，心窃疑惧。少年指曰：“请勉行，寓屋不远矣。”又数武，见一道院，仅两楹。少年握手入，昧无灯火。少年立庭中，口中作鸽鸣。忽有两鸽出：状类常鸽，而毛纯白；飞与檐齐，且鸣且斗，每一扑，必作一斗。少年挥之以肱，连翼而去。复撮口作异声[13]，又有两鸽出：大者如鹭[14]，小者裁如拳；集阶上[15]，学鹤舞。大者延颈立，张翼作屏[16]，宛转鸣跳，若引之；小者上下飞鸣，时集其顶，翼翩翩如燕子落蒲叶上，声细碎，类鼗鼓[17]；大者伸颈不敢动，鸣愈急，声变如磬[18]，两两相和[19]，间杂中节[20]。既而小者飞起，大者又颠倒引呼之。张嘉叹不已，自觉望洋可愧[21]。遂揖少年，乞求分爱；少年不许。又固求之。少年乃叱鸽去，仍作前声，招二白鸽来，以手把之，曰：“如不嫌憎，以此塞责。”接而玩之[22]：晴映月作琥珀色，两目通透，若无隔阂，中黑珠圆于椒粒[23]；启其翼，胁肉晶莹，脏腑可数。张甚奇之，而意犹未足，诡求不已[24]。少年曰：“尚有二种未献，今不敢复请观矣。”方竞论间，家人燎麻炬入寻主人[25]。回视少年，化白鸽，大如鸡，冲霄而去。又目前院宇都渺，盖一小墓，树二柏蒿[26]。与家人抱鸽，骇叹而归。试使飞，驯异如初，虽非其尤，人世亦绝少矣。于是爱惜臻至。积二年，育雌雄各三。虽戚好求之，不得也。

有父执某公，为贵官。一日，见公子，问：“畜鸽几许？”公子唯唯以退。疑某意爱好之也，思所以报而割爱良难。又念长者之求，不可重拂[27]。且不敢以常鸽应，选二白鸽，笼送之，自以千金之赠不啻也。他日见某公，颇有德色；而其殊无一申谢语。心不能忍，问：“前禽佳否？”答云：“亦肥美。”张惊曰：“烹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张大惊曰：“此非常鸽，乃俗所言‘鞞鞞’者也！”某回思曰：“味亦殊无异处。”张叹恨而返。至夜，梦白衣少年至，责之曰：“我以君能爱之，故遂托以子孙。何以明珠暗投[28]，致残鼎镬[29]！今率儿辈去矣。”言已，化为鸽，所养白鸽皆从之，飞鸣径去。天明视之，果俱亡矣。心甚恨之，遂以所畜，分赠知交，数日而尽。

异史氏曰：“物莫不聚于所好，故叶公好龙，则真龙入室[30]；而况学士之于良友，贤君之于良臣乎[31]？而独阿堵之物[32]，好者更多，而聚者特少，亦以见鬼神之怒贪[33]，而不怒痴也[34]。”

向有友人馈朱鲫于孙公子禹年[35]，家无慧仆，以老佣往。及门，倾水出鱼，索拌而进之。及达主所，鱼已枯毙。公子笑而不言，以酒犒佣，即烹

鱼以飧。既归，主人问：“公子得鱼颇欢慰否？”答曰：“欢甚。”问：“何以知？”曰：“公子见鱼便欣然有笑容，立命赐酒，且烹数尾以犒小人。”主人骇甚，自念所赠，颇不粗劣，何至烹赐下人。因责之曰：“必汝蠢顽无礼，故公子迁怒耳。”佣扬手力辩曰：“我固陋拙，遂以为非人也[36]登公子门，小心如许，犹恐宵斗不文[37]，敬索拌出，一一匀排而后进之，有何不周详也？”主人骂而遣之。

灵隐寺僧某[38]，以茶得名，铛臼皆精[39]。然所蓄茶有数等，恒视客之贵贱以为烹献；其最上者，非贵客及知味者，不一奉也。一日，有贪官至，僧伏谒甚恭，出佳茶，手自烹进，冀得称誉。贪官默然。僧惑甚，又以最上一等烹而进之。饮已将尽，并无赞语。僧急不能待，鞠躬曰：“茶何如？”贵官执盏一拱曰：“甚热。”此两事，可与张公子之赠鸽同一笑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晋：周初晋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建国，春秋时掩有今山西大部、柯北西南部、河南北部一带地区。近代以“晋”为山西省简称。坤星：坤垦以及下文的鹤秀、腋蝶、翻跳、诸尖、靴头、点子、大白、黑石、夫妇雀、花狗眼等，都是鸽的品种名。

[2]鲁：今山东泰山以南，位水、泗水、沂水、沐水等流域，在春秋时为鲁地。秦以后仍沿称这一地区为鲁。

[3]黔，贵州省的简称，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时及秦代为黔中郡，在唐代属黔中道，故名。

[4]梁，古九州之一。东界华山，南至长江，北为雍州，西无可考。魏晋以降，辖境约当陕西秦岭以南及汉水流域一带。

[5]越，古越国原建都于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春秋末越国疆域向北扩展，奄有今浙江北部、江苏南部、安徽南部、江西东部一带地区。

[6]邹平：县名，在今山东省。

[7]经：指《鸽经》。邹平张万锺著有《鸽经》，见《檀几丛书》。

[8]粉草：中药名，即粉甘草。

[9]盐颗：盐粒。

[10]广陵，古县名，秦置，治所在今扬州市，后因以广陵称扬州。

[11]齐鲁，古时齐国和鲁国都在今山东省境年，因以齐鲁代称山东省地区。

[12]冥漠：幽暗不明。

[13]撮口：嘴唇聚合。

[14]鹭：野鸭。

[15]集：鸟类落止叫“集”。

[16]作屏，犹言“开屏”；鸟翼展开象屏风。

[17]鼗（tao 陶）鼓，长柄小摇鼓，俗称拨浪鼓。

[18]磬：玉石制作的打击乐，其声清越。

[19]和（he 贺）：声音相应。

[20]间杂中节：意思是声音抑扬顿挫，合乎节拍。间，间歇、顿挫。杂，错杂、繁响。

[21]望洋可愧：指大开眼界，自愧不如。《庄子·秋水》谓，秋水灌河，“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尽在已。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

不见水端。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：野语有之曰，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者，我之谓也。”后因以“望洋”喻见了大世面而自愧弗如。

[22]玩：观赏。

[23]椒粒：花椒内的黑子。

[24]诡求：巧言求索。

[25]燎：点燃。麻炬：束麻杆而制作的火把。

[26]树：植；竖立。

[27]重拂：过分地违其意愿。

[28]明珠暗投：《史记·邹阳列传》：“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投入于道路，人无不按剑相陋者，何则？于因而至前也。”后因以“明珠暗投”喻有才能的人所事非主，或珍贵之物不遇识者。

[29]致残鼎镬：以致惨死于油锅，鼎、镬、古代烹饪器皿。

[30]“叶（she 设）公好龙”二句，《新序·杂事》，叶公爱龙。一切器物都刻有龙饰，天上的真龙知道了，乃降入其家，叶公反而吓得逃跑。后以“叶公好龙”比喻表面上的爱好，并非真的爱好。这里用此故事，意指痴爱某种事物，就能够真正得到。

[31]“而况学上”二句：意谓如能出于至诚，则学士渴求良友就能得到良友，贤君渴求良臣就能得到良臣。

[32]阿（e）堵之物，指金钱。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：王夷甫自鸣清高，口不言钱。其妻欲试之，夜间以钱堆其床前。夷甫晨起，见钱碍路，命令婢女“举却阿堵物”，终不说钱字。后因以“阿堵物”指钱。阿堵，六朝人口语，犹言“这”或“这个”。

[33]贪：指对钱财的贪求。

[34]痴：指对美好事物的癖爱。

[35]孙公子禹年：淄川人，名琰龄，清代顺治年间兵部尚书孙之獬的儿子。见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

[36]非人：不懂事理之人；俗谓不干人事的人。

[37]宵（sh o 肖）斗不文：意谓用小水桶盛鱼以献，不够体面。笱斗，水宵，小水桶。

[38]灵隐寺，佛寺名，在浙江省杭州西湖畔。

[39]铛（cheng 撑）臼：煎茶、碎茶用具。铛，三足饮具。臼，茶臼，用以捣碎饼茶，然后烹沏。

聂政

怀庆潞王[1]，有昏德[2]。时行民间，窥有好女子，辄夺之。有王生妻，为王所睹，遣舆马直入其家[3]。女子号泣不伏，强异而出。王亡去，隐身聂政之墓[4]，冀妻经过，得一遥诀。无何，妻至，望见夫，大哭投地。王恻动心怀，不觉失声。从人知其王生，执之，将加 掠。忽墓中一丈夫出[5]，手握白刃，气象威猛，厉声曰：“我聂政也！良家子岂可强占[6]！念汝辈不能自由，姑且宥恕。寄语无道王：若不改行，不日将抉其首[7]！”众大骇，弃车而走。丈夫亦入墓中而没。夫妻叩墓归，犹惧王命复临。过十余日，竟无消息，心始安。王自是淫威亦少杀云[8]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读刺客传[9]，而独服膺于轵深井里也：其锐身而报知己也，有豫之义[10]；白昼而屠卿相，有 之勇[11]；皮面自刑，不累骨肉[12]，有曹之智[13]。至于荆轲[14]，力不足以谋无道秦，遂使绝裾而去，自取灭亡；轻借樊将军之头[15]，何日可能还也？此千古之所恨，而聂政之所嗤者矣。闻之野史：其坟见掘于羊、左之鬼[16]。果尔，则生不成名，死犹丧义，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，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！噫！聂之贤，于此益信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怀庆潞王：怀庆，清代府名，治在今河南沁阳县。潞王，指明穆宗第四子朱翊 ，封于卫辉，怀庆亦在其封疆之内。

驷】

[2]昏德：不德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：“上下无礼，乱虐并生，由争善也，谓之昏德。”此指淫乱之行。

[3]舆马：车马。

[4]聂政：战国时的刺客。据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载，聂政，轵（今河南济源县）深井里人，杀人避仇于齐，为韩国严遂所知，后为严遂杀其仇入韩相侠累，“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，遂以死。”

[5]丈夫：男子。

[6]良家子：清白人家的子女。

[7]抉其首：砍他的头。抉，通“决”。

[8]少杀：稍减。

[9]刺客传：指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10]豫：指豫让，春秋战国之交的刺客，为晋国智伯所知。后智伯被赵襄子所灭，豫让漆身作癞，吞炭为哑，誓杀襄子以为智伯报仇。后被执自杀。事详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11] ：即 诸（？—公元前 515），亦作“专诸”，春秋吴国刺客。楚人伍子胥避难于吴，事公子光。公子光欲刺杀吴王僚而自立，伍子胥即推荐专诸去刺杀僚。席间，专诸置匕首于鱼腹，以献龟为名，借机刺死僚，自己也当场被杀。事详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12]皮面自刑，不累骨肉，指聂政自杀前，故意毁坏自己的面容，以免牵累其姊。

[13]曹：指春秋鲁国刺客曹沫。沫事鲁庄公，在与齐交战中多次大利，以致使鲁国献土求和。于是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（齐地）。曹沫于会盟时，以匕首劫齐桓公，逼其退还侵地，从而取得外交上的胜利。事详《史记·刺

客列传》。

[14]荆轲：即荆卿（？—公元前 227），战国末燕国的刺客，本卫人，在燕国受到燕太子丹的知遇，因为其谋刺秦王。荆柯赴秦，以献秦逃将樊放期的首级及燕督亢地图为名，而在图中藏有匕首。献图时“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 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”行刺未成，荆轲被当场杀死。事详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15]樊将军：指樊於（w 乌）期，秦国将军，获罪，逃至燕。秦以千金、万家邑购其头。荆轲为取得秦王信任，以达谋刺秦王的目的，而使樊自杀，借其首以献秦，事详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16]羊、左：指战国羊角哀、左怕桃，相传卞左为友闻楚王招贤，一同赴楚。途中遇雪，衣薄粮少，势难俱生。伯桃即以衣食隔角哀，自入空树中死。角哀至楚，为上卿。楚王因以上卿礼葬伯桃。“角哀梦伯桃曰：‘蒙子之恩而获厚葬，正苦荆将军冢相近。今月十五日，当大战以决胜负。’角哀至期：陈兵马诣其冢，作三桐人，自杀，下而从之。”（《后汉书·申屠刚传》注引《烈士传》）。而明代冯梦龙《古今小说》第七卷《羊角哀舍命全交》则加以演义，云角哀死后“埋于伯桃墓侧”。“是夜二更，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喊杀之声闻数十里。”清晓视之，荆柯墓破，白骨抛露，祠庙焚毁，“荆轲之灵，自此绝矣。”

冷生

平城冷生[1]，少最钝，年二十余，未能通一经。忽有狐来，与之燕处[2]。每间其终夜语，即兄弟诘之，亦不肯泄。如是多日，忽得狂易病[3]：每得题为文，则闭门枯坐[4]；少时，哗然大笑。窥之，则手不停草，而一艺成矣[5]。脱稿，又文思精妙。是年入泮[6]，明年食饩[7]。每逢场作笑，响彻堂壁，由此“笑生”之名大噪。幸学使退休[8]，不闻。后值某学使规矩严肃，终日危坐堂上。忽闻笑声，怒执之，将以加责。执享官代白其颠，学使怒稍息，释之，而黜其名[9]。从此佯狂待酒。著有“颠草”四卷，超拔可诵[10]。异史氏曰：“闭门一笑，与佛家顿悟时何殊间哉[11]！大笑成文，亦一快事，何至以此褫革[12]？如此主司，宁非悠悠[13]！”

学师孙景夏，住访友人。至其窗外，不闻人语，但闻笑声嗤然，顷刻数作。意其与人戏耳。人视，则居之独也。怪之。始大笑曰：“适无事，默熟笑谈耳[14]。”

邑宫生，家畜一驴，性室劣。每途中逢徒步客，拱手谢曰：“适忙，不遑下骑，勿罪！”言未已，驴已蹶然伏道上，屡试不爽[15]。宫大恚恨，因与妻谋，使伪作客。己乃跨驴周于庭，向妻拱手，作遇客语。驴果伏。便以利锥毒刺之。适有友人相访，方欲款关[16]，闻宫言于内曰：“不遑下骑，勿罪！”少顷，又言之。心大怪异，叩扉问其故，以实告，相与捧腹[17]。此二则，可附冷生之笑以传矣[1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平城：县名。故地在今山西大同市东。

[2]燕处：友好相处。

[3]狂易病，精神失常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：“由（张由）素有狂易病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狂易者，狂而复易常性也。”

[4]枯坐：坐如枯槁之木，谓寂坐。

[5]一艺，一篇制艺文（八股文）。

[6]入泮：入县学为生员（秀才）。详前《叶生》“游伴”注。

[7]食饩，谓成为生，详《考城隍》注。

[8]学使：主管一省学政的官员。明代称提学道，清称提督学政，简称“学政”。详《鬼哭》注。退休：指学使离开考场，退居别室休憩。

[9]黜其名，除去其生员的名籍。

[10]超拔：超群拔俗。

[11]佛家顿悟：佛教禅宗有南北两派，南宗主张顿悟，即认为人人自心本有佛性，悟即一切悟，不分阶段，即可明心见性而成佛。

[12]褫革：谓除去生员名籍。详《红玉》注。

[13]悠悠：荒谬，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：“悠悠之谈，宜绝智者之口。”

[14]默熟笑谈：谓独自默念所闻或自己曾说之笑话趣谈。

[15]不爽：没有差错。

[16]款关，敲门。款，叩，敲。

[17]相与捧腹：一起捧腹大笑。捧腹，形容大笑之状。见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。

[18]以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并”。

狐怨淫

某生购新第，常患狐。一切服物，多为所毁，且时以尘土置汤饼中[1]。一日，有友过访，值生出，至暮不归。生妻备饌供客，已而偕婢啜食馀饌。生素不羈，好蓄媚药，不知何时，狐以药置粥中，妇食之，觉有脑麝气。问婢，婢云不知。食讫，觉欲焰上炽，不可暂忍；强自按抑，燥渴愈急。筹思家中无可奔者，惟有客在[2]，遂往叩斋。客问其谁，实告之。问何作，不答。客谢曰：“我与若夫道义交，不敢为此兽行。”妇尚流连。客叱骂曰：“某兄文章品行，被汝丧尽矣！”隔窗唾之。妇大惭，乃退。因自念：我何为着此？忽忆碗中香，得毋媚药也，检包中药，果狼藉满案，盎盎中皆是也。稔知冷水可解，因就饮之。顷刻，心下清醒，愧耻无以自容，展转既久，更漏已残。愈恐天晓难以见人，乃解带自经[3]。婢觉救之，气已渐绝。辰后，始有微息。客夜间已遁。生哺后方归[4]，见妻卧，问之，不语，但含清涕[5]。婢以状告。大惊，苦诘之。妻遣婢去，始以实舍。生叹曰：“此我之淫报也，于卿何尤[6]？幸有良友；不然，何以为人！”遂从此痛改往行，狐亦遂绝。

异史氏曰：“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鸩[7]，从无有相戒不蓄媚药者，亦犹人之民兵刃而狎床第也[8]。宁知其毒有甚于砒鸩者哉！顾蓄之不过以媚内耳！乃至见嫉于鬼神；况人之纵淫，有过于蓄药者乎？”

某生赴试，白郡中归，日已暮[9]，携有莲实菱藕，入室，并置几上。又有藤津伪器一事[10]，水浸盎中。诸邻人以生新归，携酒登堂，生仓卒置床下而出，令内子经营供饌，与客薄饮。饮已，入内，急烛床下，盎水已空。问妇，妇曰：“适与菱藕并出供客，何尚寻也？”生忆肴中有黑条杂错，举座不知何物。乃失笑曰：“痴婆子！此何物事，可供客耶？”妇亦疑曰：“我尚怨子不言烹法，其状可丑，又不知何名，只得糊涂齋切耳[11]。”生乃告之，相与大笑。今某生贵矣，相狎者犹以为戏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汤饼：汤煮的面食，今俗称“面条”一类食物。

[2]惟，通“唯”。只有。

[3]自经：上吊自杀。

[4]哺，哺时，即申时，约当黄昏之时。

[5]但含清涕；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“含”字字迹不清。

[6]尤：责怪。

[7]砒鸩（zhēn 朕）：两种毒药。砒，砒（shēn 申）的旧称。鸩，传说中的一种毒鸟。雄的叫运日，雌的叫阴谐，喜吃蛇，羽毛紫绿色，置酒中能使人中毒而死。

[8]畏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异”。

[9]日已暮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此句。

[10]一事：一件。

[11]齋（Juān 銓）切：切成肉块。

山市

矣山山市[1]，邑景之一也[2]。数年恒不一见[3]。孙公子禹年[4]，与同人饮楼上，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，高插青冥。相顾惊疑，念近中无此禅院[5]。无何，见宫殿数十所[6]，碧瓦飞甍[7]、始悟为山市。未几，高垣睥睨[8]，连亘六七里，居然城郭矣。中有楼若者、堂若者、坊若者[9]，历历在目，以亿万计。忽大风起，尘气莽莽然，城市依稀而已。既而风定天清，一切乌有；惟危楼一座[10]，直接霄汉。五架窗扉皆洞开[11]；一行有五点明处，楼外天也。层层指数：楼愈高，则明愈少；数至八层，裁如星点[12]；又其上，则黝然缥缈，不可计其层次矣。而楼上人往来屑屑[13]，或凭或立，不一状。逾时，楼渐低，可见其顶；又渐如常楼；又渐如高舍；倏忽如拳如豆，遂不可见。又闻有早行者，见山上人烟市肆[14]，与世无别，故又名“鬼市”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奂山：山名。奂，或作“焕”。在淄川旧城西十五里。“常有山市出现，城市、楼台、人物之状，有类海市。”（《山东通志》引《济南府志》）。

[2]邑景之一：据嘉靖《淄川县志》，淄川八景为郑公书院、季子石桥、万山石桥、丰水牧唱、梵刹浮图、文庙古桧、般阳晓钟、昆仑山色，天奂山山市。

[3]恒：常。

[4]孙公子禹年，即孙琰龄，淄川人。见《鹄异》注。

[5]禅院：指佛寺。

[6]见：同“现”。

[7]飞甍（meng 蒙），两端向上卷起如飞的高屋脊：喻指高大的楼房。《释名·释宫室》：“屋脊曰甍。”

[8]睥睨：也作“埤”或“埤”，城上有孔的矮墙。《释名·释宫室》：“城上垣曰睥睨。言于其孔中睥睨非常也。”

[9]若：如，似。

[10]危楼：高楼。

[11]五架：一楼五架。室内两柱之间为一架。

[12]裁，通“才”。

[13]屑屑：往来奔走之状。

[14]市肆，市中商店。

江城

临江高蕃[1]，少慧，仪客秀美。十四岁入邑庠。宫室争女之；生选择良苛，屡梗父命。父仲鸿，年六十，止此子，宠惜之，不忍少拂[2]。东村有樊翁者，授童蒙于市肆[3]，携家僦生屋。翁有女，小字江城，与生同甲[4]，时皆八九岁，两小无猜[5]，日共嬉戏。后翁徙去，积四五年，不复闻问。一日，生于隘巷中，见一女郎，艳美绝俗。从以小鬟，仅六七岁。不敢倾顾，但斜睨之。女停睇，若欲有言。细视之，江城也。顿大惊喜。各无所言，相视呆立，移时始别，两情恋恋。生故以红巾遗地而去。小鬟拾之，喜以授女。女人袖中，易以己巾，伪谓鬟曰[6]：“高秀才非他人，勿得讳其遗物，可追还之。”小鬟果追付生。生得巾大喜。归见母，请与论婚。母曰：“家无半间屋，南北流寓，何足匹偶？”生曰：“我自欲之，固当无悔。”母不能决，以商仲鸿；鸿执不可。

生闻之闷闷，嗑不容粒[7]。母大忧之[8]，谓高曰：“樊氏虽贫，亦非狙佻无赖者比[9]。我请过其家，倘其女可偶，当亦无害。”高曰：“诺。”母托烧香黑帝祠[10]，诣之。见女明眸秀齿，居然娟好，心大爱悦。遂以金帛厚赠之，实告以意。樊媪谦抑而后受盟。归述其情，生始解颜为笑。逾岁，择吉迎女归，夫妻相得甚欢。而女善怒，反眼若不相识；词舌嘲啁[11]，常聒于耳。生以爱故，悉含忍之。翁媪闻之，心弗善也[12]，潜责其子。为女所闻，大恚，诟骂弥加。生稍稍反其恶声，女益怒，挞逐出户，阖其扉。生

门外[13]，不敢叩关，抱膝宿檐下。女从此视若仇。其初，长跪犹可以解；渐至屈膝无灵，而丈夫益苦矣。翁姑薄让之，女 悟不可言状[14]。翁姑忿怒，逼令大归[15]。樊恚惧，浼交好者请于仲鸿[16]；仲鸿不许。年余，生出遇岳；岳邀归其家，谢罪不遑。妆女出见，夫妇相看，不觉侧楚。樊乃沽酒款婿，酬劝甚殷。日暮，坚止宿留，扫别榻，使夫妇并寝。既曙辞归，不敢以情告父母，掩饰弥缝。自此三五日，暂一寄岳家宿，而父母不知也。樊一日自诣仲鸿。初不见，迫而后见之。樊膝行而请，高不承，诿诸其子。樊曰：“婿昨夜宿仆家，不闻有异言。”高惊问：“何时寄宿？”樊具以告。高服谢曰：“我固不知。彼爱之，我独何仇乎？”樊既去，高呼子而骂。生但俯首，不少出气。言间，樊已送女至。高曰：“我不能为儿女任过，不如各立门户，即烦主析 之盟[17]。”樊劝之，不听。遂别院居之，遣一婢给役焉。月余，颇相安，翁姬窃慰。未几，女渐肆，生面上时有指爪痕；父母明知之，亦忍不置问。一日，生不堪挞楚，奔避父所，芒芒然如鸟雀之被殴者[18]。翁媪方怪问，女已横挺追人[19]，竟即翁侧捉而 之。翁姑涕噪，略不顾瞻，挞至数十，始悻悻以去。高逐子曰：“我惟避器，故析尔[20]；尔固乐此，又焉逃乎？”生被逐，徒倚无所归[21]。母恐其挫折行死，令独居而给之食。又召樊来，使教其女。樊入室，开谕万端[22]，女终不听，反以恶言相苦。樊拂衣去；誓相绝。无何，樊翁愤生病，与姬相继死。女恨之，亦不临吊，惟日隔壁噪骂，故使翁姑闻。高悉置不知。

生自独居，若离汤火，但觉凄寂。暗以金啖媒媪李氏，纳妓斋中，往来皆以夜。久之，女微闻之，诣斋 骂。生力白其诬，矢以天日，女始归。自此，日伺生隙。李媪自斋中出[23]，适相遇，急呼之；媪神色变异，女愈疑，谓媪曰：“明告所作，或可宥免；若有隐秘，撮毛尽矣[24]！”媪战而告曰：“半月来，惟构档李云娘过此两度耳[25]。适公子言，曾于玉笥山见陶家妇

[26]，爱其双翘[27]，嘱奴招致之。渠虽不贞，亦未便作夜度娘[28]，成否故未必也。”女以其言诚，姑从宽恕。媼欲去，又强止之。日既昏，呵之曰：“可先往灭其烛，便言陶家至矣。”媼如其言。女即遽入。生喜极，挽臂促坐，具道饥渴，女默不语。生暗中索其足，曰：“山上一觐仙客，介介独恋是耳[29]。”女终不语。生曰：“夙昔之愿，今始得遂，何可覩面而不识也？”躬自促火一照[30]，则江城也。大惧失色，堕烛于地，长跪赧赧，若兵在颈。女摘耳提归，以针刺两股殆遍，乃卧以下床，醒则骂之。生以此畏若虎狼；即偶假以颜色，枕席之上，亦震慑不能为人。女批颊而叱去之，益厌弃不以人齿。生日在兰麝之乡，如狂陞中人，仰狱吏之尊也[31]。

女有两姊，俱适诸生。长姊平善，讷于口，常与女不相洽。二姊适葛氏，为人狡黠善辨，顾影弄姿，貌不及江城，而悍妒与埒[32]。姊妹相逢无他语，惟各以阉威自鸣得意[33]。以故二人最善。生适戚友，女辄嗔怒；惟适葛所，知而不禁。一日，饮葛所。既醉，葛嘲曰：“子何畏之甚？”生笑曰：“天下事顾多下解：我之畏，畏其美也；乃有美不及内人，而畏甚于仆者，惑不滋甚哉？”葛大惭，不能对。婢闻，以告二姊。二姊怒，操杖遽出。生见其凶，蹣跚欲走[34]。杖起，已中腰臂[35]；三杖三蹶而不能起。误中颊，血流如[36]。二姊去，生蹣跚而归[37]。妻惊问之。初以迂姨故，不敢遽告；再三研诘，始具陈之，女以帛束生首，忿然曰：“人家男子，何烦他撻楚耶！”更短袖裳，怀木杵，携婢径去。抵葛家，二姊笑语承迎。女不语，以杵击之，仆；裂裤而痛楚焉。齿落唇缺，遗失溲便。女返，二姊羞愤，遣夫赴诉于高，生趋出。极意温恤。葛私语曰：“仆此来，不得不尔。悍妇不仁，幸假手而惩创之，我两人何嫌焉。”女已闻之，遽出，指骂曰：“齷齪贼！妻子亏苦，反窃窃与外人交好！此等男子，不宜打煞耶！”疾呼觅杖。葛大窘，夺门窜去。生由此往来全无所。

同窗王子雅过之，宛转留饮。饮间，以闺阁相谑，颇涉狎褻。女适窥客，伏听尽悉，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[38]。未几，吐利不可堪[39]，奄存气息。女使婢问之曰：“再敢无礼否？”始悟病之所自来，呻吟而哀之。则绿豆汤已储待矣。饮之乃止。从此同人相戒，不敢饮于其家。王有酤肆[40]，肆中多红梅，设宴招其曹侣[41]。生托文社，稟白而往。日暮，既酣，王生曰：“适有南昌名妓，流寓此间，可以呼来共饮。”众大悦。惟生离座[42]，兴辞。群曳之日，“阉中耳目虽长，亦听睹不至于此。”因相矢缄口。生乃复坐。少间，妓果出。年十七八，玉丁冬，云鬟掠削[43]。问其姓，云：“谢氏，小字芳兰。”出词吐气，备极风雅，举座若狂。而芳兰犹属意生，屡以色授[44]。为众所觉，故曳两人连肩坐。芳兰阴把生手，以指书掌作“宿”字。生于此时，欲去不忍，欲留不敢，心如乱丝，不可言喻。而倾头耳语，醉态益狂，榻上胭脂虎[45]，亦并忘之。少选，听更漏已动，肆中酒客愈稀；惟遥座一美少年，对烛独酌，有小僮捧巾侍焉。众窃议其高雅。无何，少年罢饮，出门去。僮返身入，向生曰：“主人相候一语。”众则茫然，惟生颜色惨变，不遑告别，匆匆便去。盖少年乃江城，僮即其家婢也。生从至家，伏受鞭扑。从此禁锢益严，吊庆皆绝。文宗下学，生以误讲降为青[46]。一日，与婢语，女疑与私，以酒坛囊婢首而撻之。已而缚生及婢，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，释缚令其自束。月余，讠处竟合为一云。女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，叱生搥食之。如是种种。

母以忆子故，偶至其家，见子柴瘠[47]，归而痛哭欲死。夜梦一叟告之

曰：“不须忧烦，此是前世因[48]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，公子前生为士人，偶游其地，误毙之。今作恶报，不可以人力回也。每早起，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，必当有效。”醒而述于仲鸿，异之，夫妻遵教，虔诵两月余，女横如故，益之狂纵。闻门外钲鼓[49]，辄握发出[50]，憨然引眺，千人指视，恬不为怪。翁姑共耻之，而不能禁。忽有老僧在门外宣佛果[51]，观者如堵。僧吹鼓上革作牛鸣。女奔出，见人众无隙，命婢移行床[52]，翘登其上。众目集视，女如弗觉。逾时，僧敷衍将毕[53]，索清水一盂，持向女而宣言曰：“莫要嗔，莫要嗔！前世也非假，令世也非真。咄！鼠子缩头去，勿使猫儿寻。”宣已，吸水射女面[54]，粉黛淫淫，下沾衿袖。众大骇，意女暴怒，女殊不语，拭面自归。僧亦遂去。女人室痴坐，咯然若丧[55]，终日不食，扫榻遽寝，中夜，忽唤生醒。生疑其将遗，捧进溺盆。女却之，暗把生臂，曳入衾。生承命，四体惊悚，若奉丹诏[56]。女慨然曰：“使君如此，何以为人！”乃以手抚们生体，每至刀杖痕，嚶嚶啜位，辄以爪甲自掐，恨不即死。生见其状，意良不忍，所以慰藉之良厚。女曰：“妾思和尚必是菩萨化身。清水一洒，若更肺腑，今回忆曩昔所为，都如隔世。妾向时得毋非人耶？有夫妇而不能欢，有姑嫜而不能事[57]，是诚何心！明日可移家去，仍与父母同居，庶便定省[58]。”絮语终夜，如话十年之别。昧爽即起，折衣敛器，婢携麓[59]，躬被[60]，促生前往叩扉。母出骇问，告以意。母尚迟回有难色，女已偕婢入。母从入。女伏地哀泣，但求免死。母察其意诚，亦泣曰：“吾几何遽如此？”生为细述前状，始悟曩昔之梦验也。喜，唤厮仆为除旧舍。女自是承颜顺志，过于孝子。见人，则如新妇。或戏述往事，则红涨于颊。且勤俭，又善居积：三年翁媪不问家计，而富称巨万矣。生是岁乡捷[61]。每谓生曰：“当日一见芳兰，今犹忆之。”生以不受荼毒，愿已至足，妄念所不敢萌，唯唯而已。会以应举入都，数月乃返。入室，见芳兰方与江城对弈。惊而问之，则女以数百金出其籍矣[62]。此事浙中王子雅言之甚详。异史氏曰：“人生业果，饮啄必报，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，如附骨之疽[63]，其毒尤惨。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，悍妇十之九，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。观自在愿力宏大[64]，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[65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 临江：临江府，治所在今江西清江县。

[2] 少拂：稍微违拗其意。拂，拂逆，违拗。

[3] 童蒙：智力未开的儿童。

[4] 同甲：同年。

[5] 两小无猜：男女孩童之间友谊纯真，无所避嫌和猜疑。李白《长于行》：“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。”

[6] 鬟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纁”。

[7] 嗑不容粒：语出《谷梁传·昭公十九年》，谓吃不下一点东西。嗑，咽喉。

[8] 大：底本无此字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。

[9] 狙佞：同“狙会”，市场经纪人。此谓市佞狡诈。

[10] 黑帝：即玄帝。道教称真武大帝为玄天上帝，省称“玄帝”，为主北方之神。

[11]同舌嘲咽：谓话语絮烦。嘲啁，声音细碎繁杂。

[12]善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闻”。

[13]（s s 洒洒）：忍寒声。

[14]（d 抵）（w 五）：也作“抵牾”、“抵忤”。抵触。此谓顶撞。

[15]大归：已嫁妇女被夫家弃逐，永不回返。

[16]浼（m i 每）：请托。

[17]析（cuàn 窜），分炊，即分门立户，自为炊，俗谓“分家”。

[18]芒芒然：筋疲力竭的样子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芒芒然归。”（zh n 占）：即晨风。鸢鸟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如鹰之逐鸟雀也。”

[19]挺（t ng 挺）：棍杖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杀人以挺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（20）析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析”。

[21]徙倚：留连徘徊。

[22]开谕：开导晓谕。

[23]李媪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“媪”原作“姬”。

[24]撮毛：拔头发。

[25]构栏：一作“勾栏”或“勾阑”，妓院。

[26]玉笥山：在临江府境，清江县南。

[27]双翘；双足。

[28]夜度娘，古乐府诗篇名。属《清商曲辞·西曲歌》，见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九。词云：“夜来冒霜雪，晨去履风波。虽得叙微情，奈依身苦何。”后借称娼妓为夜度娘。

[29]介介：犹耿耿，言介介于怀，不能忘却。

[30]促火：举灯就近。

[31]“生日在兰麝之乡”三句：意谓高生日处兰闺，却同身系牢狱，仰事狱吏，受尽折磨。日，日日。。兰麝之乡，犹兰闺，兰室，指女子所居之处。犴（àn 岸）狴（bì 币），传说中的凶兽，旧时狱门上绘制犴狴，故又作牢狱的代称。

[32]埒（liè 劣）：相等。

[33]阃（k n 捆）威：意即妻子制服丈夫的威风。阃，闺门，旧指女子居住的内室，因借指女子。

[34]屣：同“履”。来不及提鞋，形容惶遽之状。语出《汉书·隽不疑传》。

[35]膂（l 旅）：脊骨。

[36]，汁。

[37]蹢躅：跛行的样子，犹云一瘸一拐。

[38]巴豆：植物名，一名巴菽，产于巴蜀，而形如菽豆，故名。果实有毒，食之吐泻不止。果实阴干后，可入药。

[39]吐利：上吐下泻。利，通“痢”，泻泄。

[40]酤（g 姑）肆：犹酒店。酤，酒。

[41]曹侣：同辈友人。

[42]离座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寓所”。

[43]云鬟掠削：如云的发髻梳理高高的。掠，梳理。削，高峭。元稹《连

昌宫词》：“春娇满眼睡红绡，掠削云鬟旋装束。”

[44]色授：以眉眼传送情意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《上林赋》：“长眉连娟，微睇绵藐，色授魂与，心愉于侧。”

[45]胭脂虎：喻凶悍之妇，见前《马介甫》注。

[46]“文宗下学”二句：谓学政按临府县考试诸生，高生因讲错试题内容而革去功名。文宗，详前《考城隍》注。明清时称提学、学政为“文宗”。下学，谓提学按临府县学，对府县生员进行岁考。明代“提学官在任三年，两试诸生，朱以六等试诸生优劣，谓之岁考。”（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）清沿明制，且由学政对各府州县应乡试的生员进行考试，称科试。以，因，因为。误讲，对指定的考试内容讲解错误。明时生员岁试四等，清时岁试五等的附生、六等的增生，皆降为青，即改着青衣，革去功名。参见《清会典·礼部·学校》及《学政全书》。

[47]柴瘠：骨瘦如柴。

[48]因：佛教名词。此指三世（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）善恶业（身、口、意三方面的善恶表现）的果报，通称因果报应，前世因，意谓今世所得的果报，乃前世所造成。

[49]钲（zhēng 征）鼓：锣鼓。钲，铜锣。

[50]握发出：手握头发奔出。谓不待梳妆完毕即跑出看热闹，极言其不守闺训。

[51]佛果：佛法因果。

[52]行床：此指椅凳之类。床，坐具。《释名·释床帐》，“人所坐卧曰床。”

[53]敷衍：同“敷演”，铺张论说。

[54]（xùn 迅）射：喷射。 ， 喷。

[55]嗒然若丧：语本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“答焉似丧其耦”，谓茫然若失，心境空虚。

[56]丹诏，皇帝的诏敕，即圣旨。

[57]姑嫜：公婆。姑，旧时女子称丈夫的母亲；嫜，旧指丈夫的父亲。

[58]定省（xīng 醒）：昏定晨省，谓奉侍问安。参《水莽草》“奉晨昏”注。

[59]簠（lù 鹿）：用竹、柳或藤条编制的盛器。此指箱簠。

[60]躬被：谓亲自抱着被褥。躬，亲自。

[61]乡捷：乡试告捷，谓考中举人。

[62]出籍：古时娼妓，隶于乐籍，不得随意改易身份。以金钱赎身从良，谓出籍；出籍之后，才能享受良家女子的权利，如结婚等。

[63]附骨之疽，长在骨头上的恶疮。

[64]观自在，即观世音。详《瞳人语》注。[65]大千世界，广大无边的世界；即佛教所说的“三千大千世界”。原为古印度世界构成说，谓合三种数以千计的世界，而成为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，同一日月所照的四天下为一小世界，合一千小世界为小千世界，合一千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；合一千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。称“三千大千世界”、或“三千世界”，简称“大千世界”。佛教用以指一佛教化的范围。详《释世要览·界趣》。

孙生

孙生，娶故家女辛氏[1]。初入门，为穷裤[2]，多其带，浑身纠缠甚密，拒男子不与共榻。床头常设锥管之器以自卫。孙屡被刺 [3]，因就别榻眠。月余，下敢问鼎[4]。即白昼柏逢，女未尝假以言笑[5]，同窗某知之，私谓孙曰：“夫人能饮否？”答云：“少饮。”某戏之曰：“仆有调停之法，善而可行。”问：“何法？”曰：“以迷药入酒，给使饮焉，则惟君所为矣。”孙笑之，而阴服其策良。询之医家，敬以酒煮乌头[6]，置案上。入夜，孙酹剔酒。独酌数觥而寝。如此三夕，妻终不饮。一夜，孙卧移时，视妻犹寂坐，孙故作 声；妻乃下榻，取酒煨炉上。孙窃喜。“既而满饮一杯；又复酌，约尽半杯许，以其余仍内壶中，拂榻遂寝。久之无声，而灯煌煌尚未灭也。疑其尚醒，故大呼：“锡繁融化矣[7]！”妻不应，再呼仍不应。白身往视[8]，则醉睡如泥。启衾潜入，层层断其缚结。妻固觉之，不能动，亦不能言，任其轻薄而上。既醒，恶之，投缯自缢。孙梦中闻喘吼声，起而奔视，舌已出两寸许。大惊，断索，扶榻上，逾时始苏。孙自此殊厌恨之，夫妻避道而行，相逢则俯其首。积四五年，不交一语。妻或在室中，与他人嬉笑；见夫至，色则立变，凜如霜雪。孙尝寄宿斋中，经岁不归；即强之归，亦面壁移时，默然就枕而已。父母甚忧之。一日，有老尼至其家，见妇，亟加赞誉。母不言，但有浩叹。尼诘其故，具以情告。尼曰：“此易事耳。”母喜曰，“倘能回妇意，当不靳酬也[9]。”尼窥室无人，耳语曰：“购春宫一帧[10]，三日后，为若厌之[11]。”尼去，母即购以待之。三日，尼果来，囑曰：“此须甚密，勿令夫妇知。”乃剪下图中人，又针三枚。艾一撮，并以素纸包固，外绘数画如蚓状，使母赚妇出，窃取其忱，开其缝而投之；已而仍合之，返归故处。尼乃去。至晚，母强子归宿。媼往窃听。二更将残，闻妇呼孙小字，孙不答。少间，妇复语，孙厌气作恶声[12]。质明，母入其室，见夫妇面首相背，知尼之术诬也。呼子于无人处，委谕之[13]。孙闻妻名，便怒，切齿。母怒骂之，不顾而去。越日，尼来，告之罔效。尼大疑。媼因述所听。尼笑曰：“前言妇憎夫，故偏厌之。今妇意已转，所未转者男耳。请作两制之法，必有验。”母从之，索子枕如前絨置，又呼令归寝。更余，犹闻两榻上皆有转侧声，时作咳，都若不能寐。久之，闻两人在一床上唧唧语，但隐约不可辨。将曙，犹闻嬉笑，吃吃不绝。媼以告母，母喜。尼来，厚馈之。孙由是琴瑟和好。生一男两女，十余年从无角口之事。同人私问其故，笑曰：“前此顾影生怒，后此闻声而喜，自亦不解其何心也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移憎而爱，术亦神矣。然能令人喜者，亦能令人怒，术人之神，正术人之可畏也。先哲云：‘六婆不入门[14]。’有见矣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故家：勋旧世界。即世代仕宦之家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，“纣之去武丁来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。”

[2]穷裤：裆裤。《汉书·孝昭上官皇后传》：“（霍）光欲皇后擅宠有子，……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，多其带。”颜师古注引服虔曰：“穷绔，有前后当（裆），不得交通也。绔古袴字，即今之缙裆也。”

[3]刺（duo多），刺。语出《史记·张耳陈馥列传》。

[4]问鼎：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载，楚子伐陆浑，路过洛（洛阳），“观

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，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。”传说夏禹收九州之金，铸为九鼎，夏、商、周视为传国重器，国立鼎存，国灭鼎迁。楚子向王孙满问鼎，有觊觎周室政权之意。后遂以“问鼎”喻指夺取政权。此处隐喻接触妻子之意。

[5]假以言笑给以好言笑脸。假，给与。

[6]乌矢中药名。亦名土附子、乌喙、奚毒，茎、叶、根都有毒。

[7]檠(qing 情)：灯架。

[8]白身：此谓裸体。

[9]靳，吝惜。

[10]春宫：淫秽的图画。一帧(zheng 正)，即一幅。

[11]厌：厌胜，古代方士骗人巫术。

[12]厌气：厌恶的口吻。气，口气。

[13]委谕，谓委婉劝说。委，曲。

[14]六婆：指牙婆、媒婆、师婆、虔婆、药婆，稳婆。见陶宗仪《辍耕录·三姑六婆》。

八大王

临洮冯生[1]，盖贵介裔而凌夷矣[2]。有渔鳖音，负其债，不能偿，得鳖辄献之。一日，献巨鳖，额有白点。生以其状异，放之。后自婿家归，至恒河之侧[3]日已就昏，见一醉者，从二三僮，颠跛而至。遥见生，便问：“何人？”生漫应：“行道者。”醉人怒曰：“宁无姓名，胡言行道者？”生驰驱心急，置不答，径过之。醉人益怒，捉袂使不得行，酒臭熏人。生更不耐，然力解不能脱。问：“汝何名？”吃然而对曰[4]：“我南都旧令尹也[5]。将何为？”生曰：“世间有此等令尹，辱寞世界矣[6]！幸是旧令尹；假新令尹[7]，将无途人耶？”醉人怒甚，势将用武。生大言曰：“我冯某非受人殴打者！”醉人闻之，变怒为欢，踉跄下拜曰[8]：“是我恩主，唐突勿罪！”起唤从人，先归治具。

生辞之不得。握手行数里，见一小村。既入，则廊舍华好，似贵人家，醉人稍解[9]，生始询其姓字。曰：“言之勿惊，我洮水八大王也。适西山青童招饮，不觉过醉，有犯尊颜，实切愧惊。”生知其妖，以其情辞殷渥，遂不畏怖。俄而设筵丰盛，促坐欢饮。八大王最豪，连举数觥。生恐其复醉，再作萦扰，伪醉求寝。八大王已喻其意，笑曰：“君得无畏我狂耶？但请勿惧。凡醉人无行，谓隔夜不复记者，欺人耳。酒徒之不德，故犯者十之九。仆虽不齿于份偶[10]，顾未敢以无赖之行，施之长者[11]，何遂见拒如此？”生乃复坐，正容而谏曰：“既自知之，何勿改行？”八大王曰：“老夫为令尹时，沉湎尤过于今日。自触帝怒[12]，谪归岛屿[13]，力返前辙者十余年矣。今老将就木[14]，潦倒不能横飞[15]，故态复作，我自不解耳。兹敬闻命矣。”

倾谈间，远钟已动。八大王起，捉臂曰：“相聚不久。蓄有一物，聊报厚德。此不可以久佩，如愿后，当见还也。”口中吐一小人，仅寸许。因以爪掐生臂，痛苦肤裂；急以小人按捺其上，释手已入革里[16]，甲痕尚在，而漫漫坟起，类痰核状。惊问之，笑而不答。但曰：“君宜行矣。”送生出，八大王自返。回顾村舍全渺，惟一巨鳖，蠢蠢入水而没。错愕久之，自念所获，必鳖宝也。由此目最明，凡有珠宝之处，黄泉下皆可见[17]；即素所不知之物，亦随口而知其名。于寝室中，掘得藏镪数百，用度烦充，后有货故宅者，生视其中有藏镪无算，遂以重金购居之。由此与王公埒富矣[18]。火齐木难之类皆蓄焉[19]。得一镜，背有凤纽，环水云湘妃之图，光射里余，须眉皆可数。佳人一照，则影留其中，磨之不能灭也：若改妆重照，或更一美人，则前影消矣。

时肃府第三公主绝美[20]，雅慕其名。会主游崆峒[21]，乃往伏山中，伺其下舆，照之而归，设置案头。审视之，见美人在中，拈巾微笑，口欲言而波欲动。喜而藏之。年余，为妻所泄，闻之肃府。王怒，收之[22]。追镜去，拟斩。生大贿中贵人[23]，使言于王曰：“王如见赦，天下之至宝，不难致也。不然，有死而已，于王诚无所益。”王欲籍其家而徙之[24]。三公主曰：“彼已窥我，十死亦不足解此玷，不如嫁之。”王不许。公主闭户不食。妃子大忧，力言于王。王乃释生囚，命中贵以意示生。生辞曰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[25]，宁死不敢承命。王如听臣白赎，倾家可也。”王怒，复逮之。妃召生妻入宫，将鸩之。既见，妻以珊瑚镜台纳妃，词意温恻[26]。妃悦之，使参公主[27]。公主亦悦之，订为姊妹，转使谕生。生告妻曰：“王

侯之女，不可以先后论嫡庶也[28]。”妻不听，归修聘币纳王邸，资送音迨千人[29]。珍石宝玉之属，王家不能知其名。王大喜，释生归，以公主嫔焉[30]。公主仍怀镜归。生一夕独寝，梦八大王轩然入曰：“所赠之物，当见还也。佩之若久，耗人精血，损人寿命。”生诺之，即留宴饮。八大王辞曰：“自聆药石[31]，戒杯中物，已三年矣。”乃以口啮生臂，痛极而醒。视之，则核块消矣。后此遂如常人。异史氏曰：“醒则犹人，而醉则犹鳖，此酒人之大都也[32]。顾鳖虽日习于酒狂乎[33]，而不敢忘恩，不敢无礼于长者，鳖不过人远哉？若夫己氏则醒不如人[34]，而醉不如鳖矣。古人有龟鉴[35]，盖以为鳖鉴乎；乃作‘酒人赋’。赋曰：

‘有一物焉，陶情适口；饮之则醺醺腾腾，厥名为“酒”。其名最多，为功已久：以宴嘉宾，以速父舅[36]，以促膝而为欢，以合 而成偶[37]；或以为“钓诗钩”，又以为“扫愁帚[38]”。故 生频来，则骚客之金兰友[39]；醉乡深处，则愁人之逋逃薮[40]。糟丘之台既成，鸱夷之功不朽；齐臣遂能一石，学士亦称五斗[41]。则酒固以人传，而人或以酒丑[42]。若夫落帽之孟嘉[43]，荷 之伯伦[44]，山公之倒其接 [45]，彭泽之漉以葛巾[46]。酣眠乎美人之侧也，或察其无心[47]；儒首于墨汁之中也，自以为有神[48]。并底卧乘船之士[49]，槽边缚珥玉之臣[50]。甚至效鳖因而玩世[51]，亦犹非害物而不仁。至如雨宵雪夜，月旦花晨，风定尘短[52]，客旧妓新，履舄交错[53]，兰麝香沉[54]，细批薄抹，低唱浅斟[55]；忽清商兮一奏，则寂若兮无人[56]。雅谑则飞花粲齿，高吟则戛玉敲金[57]。总陶然而大醉，亦魂清而梦真。果尔，即一朝一醉，当亦名教之所不嗔[58]。尔乃嘈杂不韵[59]，俚词并进[60]；坐起灌呶，呶呶成阵[61]。涓滴忿争，势将投刃；伸颈攒眉，引杯若鸩；倾 碎觥，拂灯灭烬[62]。绿醕葡萄，狼藉不靳[63]；病叶狂花，觴政所禁[64]。如此情怀，不如弗饮。又有酒隔咽喉，间不盈寸；呐呐呢呢[65]，犹讥主吝，坐不言行，饮复不任：酒客无品，于斯为甚。甚有狂药下，客气粗；努石棱，磔 须；袒两臂，跃双趺[66]。尘蒙蒙兮满面，哇浪浪兮沾裾[67]；口猪信兮乱吠[68]，发蓬蓬兮若奴。其吁地而呼天也，似李郎之呕其肝脏[69]，其扬下面掷足也，如苏相之裂于牛车[70]。舌底生莲者[71]，不能穷其状；灯前取影者[72]，不能为之图。父母前而受忤[73]，妻子弱而难扶。或以父执之良友，无端而受骂于灌夫[74]。婉言以警，倍益眩瞑[75]。此名“酒凶”，不可救拯。惟有一术，可以解酲[76]。厥术维何[77]？只须一挺[78]。摅其手足，与斩豕等。止困其臀[79]，勿伤其顶；捶至百余，豁然顿醒。’ 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洮：县名。在洮水何畔。今属甘肃省。

[2]贵介：谓尊贵，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。此指宫贵大家。凌夷：也作“陵夷”，衰落、颓败。

[3]恒河：即恒水，古水名，即今河北曲阳县北横河。

[4]呖然：梦呖似地。

[5]南都旧令尹：未详。此或化用神话中关于 令的故事。《文选》张衡《思立赋》注引《蜀王本纪》云，“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，积百余岁，荆地有一死人名 令，其死尸随江水上至郫，与望帝相见。望帝以 令为相，以德薄不及 令，乃委国授之而去。”南都，唐至德二年（757）曾改蜀郡为成

都府，建号南京。令尹，本为战国时楚官；相当于国相。

[6] 辱寞世界：谓辱没尽世间之人。寞，通“没”。

[7] 假：假设是。

[8] 踉：谓行走歪斜不正。

[9] 醒（cheng 呈）稍解：酒意渐消。醒，病酒。

[10] 侪偶：同类。

[11] 长者，谓年德素著之人。凡年龄、辈分、德位尊于己者，均可称为“长者”

[12] 帝：指玉帝。详前《雷神》注。

[13] 谪：贬谪，因犯过失而受到降职的处罚。

[14] 就木：犹言人棺，谓死亡。语出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。

[15] 横飞，纵横飞翔于太空。此谓飞黄腾达。

[16] 革里：皮下。

[17] 黄泉下，此谓地表深处。

[18] 埒宫：等宫，同样富有。

[19] 火齐、木难：珍宝名。火齐为宝石名。《文选》载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火齐之宝。”刘逵注引《异物志》：“火齐如云母：重沓而可开，色黄赤似金。”木难，宝珠名。也作“莫难”。崔豹《古今注·杂注》：“莫难珠，一名木难，色黄，出东夷。”

[20] 肃府：肃庄王府。肃庄王，名，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四子，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封肃王，二十八年（1398）就藩甘州（治在今甘肃张掖市），建立元年（1399）内移兰州（治在今兰州市），永乐十六年（1419）卒。子孙世袭，治兰州，至明亡。

[21] 崆峒：山名。在今甘肃平凉县西、泾原县东，属六盘山。

[22] 收之：收系之，即逮捕入狱。

[23] 中贵人：帝王近侍之臣，指宦官。

[24] 籍：籍没。籍其家，即抄没其家产。徙：流放外地。

[25] 糟糠之妻不下堂：谓曾经共过患难的妻子不能离异。《后汉书·宋弘传》：“帝（光武帝）姊湖阳公主新寡，帝与共论朝臣，微观其意。主曰‘宋公威容德器，群臣莫及。’帝谓弘曰，‘谚言：“贵易交，富易妻”，人情乎！’弘曰：‘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’帝顾谓主曰：‘事不谐矣！’”

[26] 温恻：言辞温柔，情意恳切。

[27] 参：参拜。

[28] 嫡庶：旧时一夫多妻，先娶者为嫡，为正室，称妻；后娶者为庶，为侧室，称妾。而封建时代娶王侯之女，则不论先娶后娶，一概做嫡妻正室。

[29] 迨：近。

[30] 嫔：到建社会帝王之女下嫁，叫“嫔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，“（尧）厘降二女于妣，嫔于虞。”

[31] 药石：治病的药物和砭石；惜喻劝善改过的规劝。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。

[32] 大都：大概。

[33] 酒狂：饮酒使气者。

[34] 夫己氏：犹今言“那个人”、“某人”。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：

“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，终不曰‘公’，曰‘夫己氏’。”

[35]龟鉴：犹“龟镜”。龟可占卜吉凶，镜能照见美丑，因喻借鉴之意。语出《北史·长孙道生传》。

[36]以速父舅，用以宴请父亲、岳父。速，请。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既有肥腍，以速诸父。”舅，外舅，指岳父。《礼记·坊记》：“昏（婚）礼，婿亲迎，见于舅姑。”郑玄注：“舅姑，妻之父母也。”

[37]合卺：指结婚。见前《新郎》注。

[38]“或以”二句：谓酒可以钓诗（引发诗兴）、扫愁（解除烦愁）。钓诗钩、扫帚愁，均指酒。苏轼《洞庭春色》：“要当立名字，未用问升斗。应呼钓诗钩，亦号扫愁帚。”洞庭春色，酒名。

[39]“故生”二句：谓酒是诗人的契友。生，酒的别称。郑《开元传信记》载，唐代道士叶法善有异术。一日，会朝上数十人于玄冥观。正伍满座思酒之时，忽然一少年傲睨直入，自称秀才，抗言谈论，一座皆惊。其起，如风旋转。法善以为妖魅，俟其复至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堕于阶下，化为瓶，中有美酒。坐客共饮，并说，“生风味，不可忘也。”后以“生”、“秀才”为酒的别称。骚客，指诗人。金兰友，同心知己的朋友，语出《易·系辞》上。

[40]“醉乡”二句：谓醉酒昏昏，可使逃避烦愁。逋（bū 仆）逃薮（sǒu 叟），此指逃避愁烦者聚集之处。逋逃，本指逃亡罪人，见《书·牧誓》。薮，渊薮，鱼和兽聚居之处，喻指人和物类聚集之所。

[41]“糟丘”四句，谓酿出美酒，不断地盛用，于是便出现了以酒著闻的淳于髡和刘伶。糟丘之台既成，谓酿造出美酒。糟丘，酒糟堆积而成的小山。《新序·节士》：“桀为酒池，足以运舟；糟丘足以望七星。”鴟夷，也作“鴟”，皮制的囊袋，可以盛酒。《汉书·陈遵传》：“鴟夷滑稽，腹如大壶，尽日盛酒，人复借酤。”齐臣，指淳于髡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载，楚国侵略齐国，齐威王派淳于髡赴赵国求救，楚兵使连夜退走。威王在后宫设宴招待淳于髡，问他能饮多少酒致醉，他说，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”并解说其中的道理，从而讽谏齐王“罢长夜之饮”。学士，此指文人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，刘伶饮酒无度，其妻劝止，伶表示要祝鬼神自誓，然后断酒。其妻便“供酒于神前，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：‘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’使饮酒进肉，隗然已醉。”

[42]“则酒”二句：谓酒固然因饮用的名人而传世，但也有的因饮酒而出丑。以下几句写以酒名世的几个历史人物。

[43]落帽之孟嘉：指晋代孟嘉。嘉字万年，原籍江夏（今河南罗山县），其先世移居新阳（今湖北京山县）。嘉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时，曾预九月九日桓温于龙山举行的酒宴。宴会上，嘉帽被风吹落而下觉，引出一段诗文对答的佳话。详见《晋书·孟嘉传》。

[44]荷之伯伦：指刘伶。刘伶，字伯伦，晋沛国（今安徽濉溪市西）人，文学家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仕晋为建成参军。伶纵酒放诞，常乘鹿车（一种小车），携一壶酒，使人荷（铁锹）相随，说“死便埋我”。详见《晋书·刘伶传》。

[45]山公：山简，字季伦。晋河内怀县（今河南武陟县境）人，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，山简镇守襄阳时，经常外出饮酒，大醉而归。人为之歌曰：

“山公时一醉，径造高阳池。日莫（暮）倒载归，茗无所知。复能乘骏马，倒著白接。”，也作“”，白接，一种白色的帽子。

[46]彭泽：指陶渊明。渊明字元亮，一名潜。东晋著名诗人。曾仕晋为江州祭酒、镇军参军等职。退隐前，任彭泽令，因称“陶令”、“陶彭泽”，诗文中或称“彭泽先生”。其诗中写酒处甚多，故以豪饮著称。漉（lú 鹿）以葛巾，以葛巾滤酒。漉，过滤。葛巾，葛布做的头巾。据《宋书》本传载，陶渊明在家时以葛巾滤酒，邻人招饮，见酒中有渣滓，也脱下头巾漉之；漉毕，随即还著头上。

[47]“酣眠”二句：三国魏著名诗人阮籍，生于魏晋易代之际，为避免司马氏集团的迫害，纵酒放诞，蔑弃礼法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篇载，阮籍邻人妇貌美，当垆卖酒。籍常到其处饮酒，“醉便眠其妇侧。夫始殊疑之，伺察终无他意。”

[48]“濡首”二句：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，善草书。时人称之为“草圣”。性好饮酒，醉后以头濡水墨中，索笔挥毫，若有神助。详见《唐国史补》。

[49]“井底”句：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有句云：“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”知章，即贺知章，诗人，嗜酒狂放。这两句诗通过写其醉态，表现其豪放不拘的性格。前句写醉中骑马，似在风浪中的船上，摇来晃去；后句写醉眼昏花，跌进井里，就在井底昏睡：极言其醉酒忘形。

[50]“槽边”句：晋代毕卓为吏部郎，常饮酒废职。邻人酒酿熟，卓夜至其酒瓮间盗饮，被主人捉住捆绑起来；知为毕卓，便释放了他。而他就瓮边邀主人燕饮，醉而后归。珥玉，尚书冠上插戴的玉饰。

[51]醵囚：醵饮、囚饮。以毛席自裹其身，伸头出饮，饮毕缩回，谓之醵饮！露发跳足：著械而饮，谓之囚饮。见张舜民《画漫录》。

[52]尘短，犹言尘少、尘净。

[53]履舄交错：客人的鞋子纵横错杂，形容宾客众多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。”履舄，泛指鞋；单底鞋叫履，复底鞋叫舄。古人席地而坐，宾客人室须脱鞋就席，因以履舄错杂形容客人之多。

[54]兰麝香沉：兰、麝香气浓郁。兰、麝，皆名贵香料。古时女子常用作薰香。《晋书·石崇传》：“崇婢数十人，皆蕴兰麝，披罗縠。”此盖指席上妓者娉婷起舞时，衣襟香气四溢。

[55]细批薄抹：指妓者弹奏乐器以侑酒娱客。批、抹，都是弹奏琵琶一类乐器的动作。批，拢，推，左手指按弦向里推。抹，弹，向左拨弦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“轻拢慢捻抹复挑，初为霓裳后六么。”低唱浅斟：或作“浅斟低唱”。语出陶谷《清异录·释族》。此处形容士大夫让歌妓侑酒，陶情忘形的情态。浅斟，谓缓缓饮酒。斟，筛酒。低唱，谓曼声歌唱。此指歌妓以歌侑酒。

[56]“忽清商”二句：谓清商乐曲奏起，全座静听。清商，清商乐，即清乐，指古代起源于民间的优美乐曲，包括清调、平调、瑟调三种曲调。各调所用乐器不尽相同。见《通典·清乐》。此处泛指清越悠扬的民间乐曲。

[57]“雅谑”二句，谓饮宴者乘着酒兴雅言戏谑，逗人大笑：或高歌赋诗，声调铿锵。雅，文雅。谑，开玩笑。戛玉敲金，形容音节抑扬，铿锵悦耳。

[58]名教：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。

[59]嘈杂不韵：此指乐器喧闹，极不风雅。《抱朴子·刺骄》：“曲宴

密集，管弦嘈杂。”

[60]俚词：鄙俗粗野的曲词。

[61]“坐起”二句：谓人们时坐时起，喧闹得不可开交。 咩，犹喧哗。 啾啾，喧闹声。

[62]“涓滴”六句：写酒后无状的各种情态。涓滴忿争，谓罚酒逼饮。引杯若鸩，谓被罚者勉力强饮。鸩，鸩毒，毒酒，鸩为一种有毒的鸟，以其羽浸洒饮之可致人于死。倾，喝尽最后一滴酒。 汁，此指酒滴。觥（gōng 工），兽角或木、铜制的酒具。

[63]“绿醕（x 胥上）”二句：谓恣意滥饮。绿醕葡萄，绿碧的葡萄美酒。不靳，不吝惜。

[64]“病叶”二句：谓醉酒喧闹或醉后昏睡，是酒令所禁止的。饮酒者称醉后人眠者为病叶，醉而喧闹者为狂花，见曾 《类说》四三载皇甫松《醉乡日月》。觴政，酒令。

[65]呐呐呢：谓醉后嘟嘟囔囔，说个不了。呐呐，形容言语迟钝。呢呢，犹呢喃，小声说个不了。

[66]“甚有”六句，写酒后狂态。狂药，指酒。《晋书·裴楷传》：“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（石）崇酣燕：慢傲过度，崇欲表免之。楷闻上，谓曰‘足下饮人狂药，责人正礼，不亦乖乎？’”客气粗，谓酒客喝酒过量，呼吸紧促。努石棱，皱眉瞪眼之状。磔（zhé 哲）（níng 宁）须，形容饮至酣处，须发散张之状。磔，张开。 须，须发散乱的样子。袒，裸露。跃双趺，双脚乱跳。趺，足。

[67]哇浪浪：形容吐酒之状。

[68]口狺狺（yínyín 银银）兮乱吠，谓酒后胡乱叫骂撒赖，象疯狗一般。

[69]李郎，指李贺，唐代著名诗人。呕其肝脏，详见前《自志》注。

[70]苏相之裂于牛车：苏相，指苏秦，战国时期洛阳（今河南洛阳市）人，著名纵横家，因主张合纵抗秦，曾佩六国相印。后由燕入齐，被车裂而死。事详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。裂于牛车，即车裂，俗称“五牛分尸”，为古代一种酷刑，即将头及四肢系于五辆牛车之上，同时分驰，撕裂人的肢体。

[71]舌底生莲：谓言词便巧。

[72]灯前取影：谓绘画技艺高超。苏轼《题吴道子画后》：“道子画人物，如以灯取影，送往顺来，旁见侧出，横斜平直，各相乘除，得自然之数，不差毫末，古今一人而已。”

[73]父母前而受忤：父母前来也被其顶撞。忤，违逆。

[74]“或以”二句：谓醉后不分尊卑，使酒谩骂尊长。父执，父亲的知心朋友。执，志同道合的人。灌夫，汉颍阴（今河南禹县）人，本姓张，因其父曾为颍阴侯灌婴舍人而改姓灌，因平定吴楚之乱的军功，任中郎将，人称“灌将军”。为人刚直使酒，不好面谀。一次，在祝丞相田 新婚的酒宴上，田 祝酒，皆避席伏地表示恭敬，而当失势的魏其侯窦婴祝酒时，却只有老友避席。灌夫对此十分不满，便借酒使气，指桑骂槐，痛斥田 ，因劾为“骂座不敬”，终被诛杀。

[75]“婉言”二句：谓委婉地劝戒，却更加醉酒昏昏。警，告戒。眩暝，谓因醉酒头眩晕而目昏花。

[76]解酲，解酒。酲，酲酲，大醉。

[77]厥术维何：其解酒的办法是什么？厥，其。维，是。

[78]挺：木棒。

[79]困其臀：使其臀部痛苦，即打屁股。困，犹苦。

戏缢

邑人某，佻 无赖[1]。偶游村外，见少妇乘马来，谓同游者曰：“我能令其一笑。”众不信，约赌作筵。某遽奔去，出马前，连声呼曰：“我要死！”由于墙头抽梁 一本[2]，横尺许，解带挂其上，引颈作缢状。妇果过而 之，众亦粲然。妇去既远，某犹不动，众益笑之。近视，则舌出目瞑，而气真绝矣。梁干自经，不亦奇哉？是可以为儆薄者戒[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佻 ：轻薄放荡。

[2]梁 （ji 皆）：高粱 。一本，一根。

[3]儆薄：犹轻薄。

卷七

罗祖

罗祖，即墨人也[1]。少贫，总族中应出一丁戍北边[2]，即以罗往。罗居边数年，生一子。驻防守备雅厚遇之[3]。会守备迁陕西参将[4]，欲携与俱去。罗乃托妻子于其友李某者，遂西。自此三年不得反。适参将欲致书北塞，罗乃自陈，请以便道省妻子[5]。参将从之。

罗至家，妻子无恙，良慰。然床下有男子遗，心疑之。既而至李申谢。李致酒殷勤；妻又道李恩义，罗感激不胜。明日谓妻曰：“我往致主命，暮不能归，勿伺也[6]。”出门跨马而去。匿身近处，更定却归[7]。闻妻与李卧语，大怒，破扉。二人惧，膝行乞死。罗抽刃出，已复韬之曰[8]：“我始以汝为人也，今如此，杀之污吾刀耳！与汝约：妻子而受之[9]，籍名亦而充之[10]，马匹械器具在[11]。我逝矣。”遂去。乡人共闻于官。官笞李，李以实告。而事无验见，莫可质凭，远近搜罗，则绝匿名迹。官疑其因奸致杀，益械李及妻；逾年，并桎梏以死[12]。乃驿送其子归即墨[13]。

后石匣营有樵人人山[14]，见一道人坐洞中，未尝求食。众以为异，赍粮供之。或有识者，盖即罗也。馈遗满洞，罗终不食，意似厌器，以故来者渐寡。积数年，洞外蓬蒿成林。或潜窥之，则坐处不曾少移。又久之，见其出游山上，就之已杳；往瞰洞中，则衣上尘蒙如故。益奇之。更数日而往，则玉柱下垂[15]，坐化已久[16]。土人为之建庙；每三月间，香楮相属于道[17]。其子往，人皆呼以小罗祖，香税悉归之：今其后人，犹岁一往，收税金焉。沂水刘宗玉向予言之甚详。予笑曰：“今世诸檀越[18]，不求为圣贤[19]，但望成佛祖。请遍告之：若要立地成佛，须放下刀子去[20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即墨，县名。今属山东省青岛市。

[2]总族：合族，全族。总，合。一丁：丁壮一人，成年人能任赋役者称“丁”。按明、清以来、十六岁为丁。

[3]“驻防”句：驻扎边防的守备待他甚厚。守备，清为五品武官，隶属于参将、游击之下。雅，甚。

[4]参将，清绿营正三品武官，位次于副将，掌理本营军务。

[5]“请以”句：请求借此顺路看望妻儿。省，探视，看望。

[6]勿伺，不要等候。

[7]更定：一更之后。

[8]韬之，谓将刀收入鞘中。

[9]而：通“尔”，你。

[10]籍名：军籍中之姓名。

[11]马匹械器具在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在”字。

[12]桎梏以死：监押而是死于狱中。桎梏，刑具，手铐脚镣。

[13]驿送：由驿站转送。驿，此指驿站，掌投递公文、转运官物及供来往官员休息的机构。自隋迄清，皆属兵部。

[14]樵人，打柴的人。

[15]玉柱，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五柱”。玉柱，本作“玉”。佛道两教称人死后下垂的鼻涕，说是成道之征。陶宗仪《辍耕录·噪》：“王（和卿）忽坐逝，而鼻垂双涕尺余，人皆叹骇。关（汉卿）来吊唁，询其由，

或对云：‘此释家所谓坐化也。’复问鼻悬何物？又对云：‘此玉也。’”

[16]坐化：佛教称和尚结趺端坐而死为坐化。

[17]香楮(ch 楚)：香烛、纸锭，均为供神迷信用品。

[18]檀越，施主。梵语意译。佛教徒称向寺庙及僧侣施舍财物的人为施主。详《画壁》注。

[19]圣贤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圣矣”。

[20]“若要”二句，中国佛教禅宗(南宗)认为人人自心木有佛性，作恶之人，但转念为善，便可成佛。《五灯会元·绍兴府东山觉禅师》：“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，一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，抛下。

刘姓

邑刘姓，虎而冠者也[1]。后去淄居沂[2]，习气不除，乡人咸畏恶之。有田数亩，与苗某连陇。苗勤，田畔多种桃。桃初实，子往攀摘；刘怒驱之，指为己有。子啼而告诸父[3]。父方骇怪，刘已诟骂在门，且言将讼。苗笑慰之。怒不解，忿而去。时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于沂[4]，刘持状入城[5]，适与之遇。以同乡故相熟，问：“作何干？”刘以告。李笑曰：“子声望众所共知；我素识苗甚平善，何敢占骗。将毋反言之也！”乃碎其词纸，曳入肆，将与调停。刘恨恨不已，窃肆中笔，复造状，藏怀中，期以必告。未几，苗至，细陈所以，因哀李为之解免，言：“我农人，半世不见官长。但得罢讼，数株桃何敢执为己有。”李呼刘出，告以退让之意。刘又指天画地，叱骂不休；苗惟和色卑词，无敢少辨。

既罢，逾四五日，见其村中人，传刘已死，李为惊叹。异日他适，见杖而来者[6]，俨然刘也。比至，殷殷问讯，且请顾临。李逡巡问曰：“日前忽闻凶讣，一何妄也？”刘不答，但挽入村，至其家，罗浆酒焉。乃言：“前日之传，非妄也。曩出门见二人来，捉见官府。问何事，但言不知。自思出入衙门数十年，非怯见官长者，亦不为怖。从去，至公解，见南面者有怒容曰[7]：‘汝即某耶？罪恶贯盈[8]，不自忏悔[9]；又以他人之物，占为己有。此等横暴，合置铛鼎[10]！’一人稽簿曰：‘此人有一善，合不死。’南面者阅簿，其色稍霁。便云：‘暂送他去。’数十人齐声呵逐。余曰：‘因何事勾我来？又因何事遣我去？还祈明示。’吏持簿下，指一条示之。上记：崇祯十三年[11]，用钱三百，救一人夫妇完聚。吏曰：‘非此，则今日命当绝，宜堕畜生道[12]。’骇极，乃从二人出。二人索贿。怒告曰：‘不知刘某出入公门二十年，专勒人财者，何得向老虎讨肉吃耶？’二人乃不复言。送至村，拱手曰：‘此役不曾啖得一掬水。’二人既去，入门遂苏，时气绝已隔日矣。”

李闻而异之，因诘其善行颠末[13]。初，崇祯十三年，岁大凶[14]，人相食。刘时在淄，为主捕隶[15]。适见男女哭甚哀，问之。答云：“夫妇聚裁年余，令岁荒，不能两全，故悲耳。”少时，油肆前复见之[16]，似有所争。近诘之。肆主马姓者便云：“伊夫妇饿将死，日向我讨麻酱以为活[17]。今又欲卖妇于我。我家中已买十余口矣。此何要紧？贱则售之，否则已耳。如此可笑，生来缠人[18]！”男子因言：“今粟如珠，自度非得三百数，不足供逃亡之费[19]。本欲两生，若卖妻而不免于死，何取焉？非敢言直[20]，但求作阴行之耳[21]。”刘怜之，便问马出几何。马言：“今日妇口，止直百许耳。”刘请勿短其数，且愿助以半价之资。马执不可。刘少负气，便谓男子：“彼鄙琐不足道，我请如数相赠。若能逃荒，又全夫妇，不更佳耶？”遂发囊与之。夫妻泣拜而去。刘述此事，李大加奖叹。

刘自此前行顿改，今七旬犹健。去年，李诣周村[22]，遇刘与人争，众围劝不能解。李笑呼曰：“汝又欲讼桃树耶？”刘茫然改容[23]，呐呐敛手而退[24]。

异史氏曰：“李翠石兄弟，皆称素封[25]。然翠石又醇谨[26]。喜为善，未尝以富自豪，抑然诚笃君子也。观其解纷劝善，其生平可知矣。古云：‘为富不仁[27]。’吾不知翠石光仁而后富者耶？抑先富而后仁者耶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虎而冠者：谓凶暴似虎之人。《史记·齐悼惠王世家》：“齐王母家驺钧，恶戾，虎而冠者也。”《集释》引张晏云，“言钧恶戾，如虎而著冠。”

[2]沂：沂水，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3]告诸父：告诉给父亲。诸，“之于”二字的合音。

[4]李翠石：名永康，字翠石，淄川人。《淄川县志·义厚传》载：“乡有恶豪某姓者，与苗姓相连。苗种桃数株。苗子饲桃；某怒，以为攘己物也，将讼诸官。康见之，碎其词，力为排解，某犹怒不已；会以阴谴悔悟，乃德康焉。唐太史《龙泉桥记》、蒲明经《聊斋志异》可按也。”典商：开当铺的商人。典，典当，抵押。

[5]状：状词，状纸。

[6]杖而来：拄杖而来。

[7]南面者：此指坐于正座上的官员。

[8]罪恶贯盈：犹言罪大恶极，坏事做尽。语出《尚书·泰誓》。贯盈，满贯，犹言满盈。贯，俗称钱串。

[9]悛（qu n 圈）悔：改悔。

[10]合置铛鼎：谓应受冥间烹刑。铛鼎，釜鼎一类烹饪器。此指烹刑所用的三足烹器。

[11]崇祯十三年：明思宗崇祯十三年，即公元一六四一年。

[12]堕畜牲道：佛家谓生前作恶，即轮回转生为畜生，便堕入畜生道。据佛教“六道”（或称“五趣”）说，众生根据其生前善恶行为，死后有五种（或六种）轮回转生的趋向，即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、天等。见《俱舍论》八。道教亦袭用此说，称“五道”。

[13]颠末：始末。

[14]岁大凶：谓当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农田颗粒无收。岁，农业收成。

[15]主捕隶：旧时州县官署中捕役的班头。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隶”字。

[16]油肆：油店。

[17]麻酱，指芝麻榨油后的残渣。

[18]生来：方言，犹言硬来、硬是。

[19]逃亡：逃生离去。

[20]直：价钱。

[21]阴（zhì 止）：语出《尚书·洪范》，默定的意思，此处意为积阴德。

[22]周村：地名，今属山东省淄博市。

[23]茫然：犹茫然、懵懵，不知所措之状。

[24]呐呐：形容难为情时说话吞吞吐吐。

[25]素封：无宫爵封邑而富有资财的人。语出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参《偷桃》注。

[26]醇谨：朴厚而言行不苟。

[27]“为富不仁”：谓致富与行仁相反，二者不能并行。《孟子·滕文

公》上：“阳虎曰：‘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’”

邵九娘

柴廷宾，太平人[1]。妻金氏，不言，又奇妒。柴百金买妾，金暴遇之[2]，经岁而死。柴忿出，独宿数月，不践闺闼。一日，柴初度[3]，金卑词庄礼，为丈夫寿。柴不忍拒，始通言笑。金设筵内寝，招柴。柴辞以醉。金华妆自诣柴所，曰：“妾竭诚终日，君即醉，请一盏而别。”柴乃入，酌酒话言。妻从容曰：“前日误杀婢子，今甚悔之。何便仇忌，遂无结发情耶[4]？后请纳金钗十二[5]，妾不汝瑕疵也[6]。”柴益喜，烛尽见跋[7]，遂止宿焉。由此敬爱如初。金便呼媒媼来，嘱为物色佳媵[8]；而阴使迁延勿报，已则故督促之。如是年余。柴不能待，遍嘱戚好为之购致，得林氏之养女。金一见，喜形于色，饮食共之，脂泽花钿，任其所取。然林固燕产[9]，不习女红，绣履之外，须人而成[10]。金曰：“我素勤俭，非似王侯家，买作画图看者。”于是授美锦，使学制[11]，若严师海弟子。初犹呵骂，继而鞭楚。柴痛切于心，不能为地[12]。而金之怜爱林，尤倍于昔，往往自为妆束，匀铅黄焉[13]。但履跟稍有折痕，则以铁杖击双弯[14]；发少乱，则批两颊：林不堪其虐，自经死。柴悲惨心目，颇致怨怼[15]。妻怒曰：“我代汝教娘子，有何罪过？”柴始悟其奸，因复反目，永绝琴瑟之好[16]。阴于别业修房闼[17]，思购丽人而别居之。

荏苒半载，未得其人。偶会友人之葬，见二八女郎，光艳溢目，停睇神驰。女怪其狂顾，秋波斜转之。询诸人，知为邵氏。邵贫士，止此女，少聪慧，教之读，过目能了。尤喜读内经及冰鉴

书[18]。父爱溺之，有议婚者，辄令自择，而贫富皆少所可，故十七岁犹未字也。柴得其端末[19]，知不可图，然心低徊之[20]。又冀其家贫，或可利动。谋之数媼，无敢媒者，遂亦灰心，无所复望。忽有贾媼者，以货珠过柴。柴告所愿，赂以重金，曰：“止求一通诚意，其成与否，所勿责也。万一可图，千金不惜。”媼利其有，诺之。登门，故与邵妻絮语。睹女，惊赞曰：“好个美姑姑！假到昭阳院，赵家姊妹何足数得[21]！”又问：“婿家阿谁？”邵妻答：“尚未。”媼言：“若个娘子，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。”邵妻叹曰：“王侯家所不敢望；只要个读节种子[22]，便是佳耳。我家小孽冤，翻复遴选[23]，十无一当，不解是何意向。”媼曰：“夫人勿须烦怨。恁个丽人，不知前身修何福泽，才能消受得。昨一大笑事：柴家郎君云：于某家茱边，望见颜色，愿以千金为聘。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[24]？早被老身呵斥去矣！”邵妻微笑不答。媼曰：“便是秀才家，难与较计；若在别个，失尺而得丈，宜若可为矣。”邵妻复笑不言。媼抚掌曰：“果尔，则为老身计亦左矣[25]。日蒙夫人爱，登堂便促膝赐浆酒；若得千金，出车马，入楼阁，老身再到门，则阖者呵叱及之矣。”邵妻沉吟良久，起而去，与夫语；移时，唤其女；又移时，三人并出。邵妻笑曰：“婢子奇特，多少良匹悉不就，闻为贱媵则就之。但恐为儒林笑也[26]！”媼曰：“倘入门，得一小哥子，大夫人便如何耶！”言已，告以别居之谋。邵益喜，唤女曰：“试同贾姥言之。此汝自主张，勿后悔，致怼父母。”女腴然曰[27]：“父母安享厚奉，则养有济矣。况自顾命薄，若得佳偶，必减寿数，少受折磨，未必非福。前见柴郎亦福相，子孙必有兴者。”媼大喜，奔告。

柴喜出非望，即置千金，备舆马，娶女于别业，家人无敢言者。女谓柴曰：“君之计，所谓燕巢于幕，不谋朝夕者也[28]。塞口防舌，以冀不漏，

何可得乎？请不如早归，犹速发而祸小[29]。”柴虑摧残。女曰：“天下无不可化之人。我苟无过，怒何由起？”柴曰：“不然。此非常之悍，不可情理动者。”女曰：“身为贱婢，摧折亦自分耳[30]。不然，买日为活，何可长也？”柴以为是，终踌躇而不敢决。一日，柴他往。女青衣而出[31]，命苍头控老马[32]，一姬携从之，竟诣嫡所，伏地而陈。妻始而怒；既念其自首可原[33]，又见容饰兼卑，气亦稍平。乃命婢子出锦衣衣之，曰：“彼薄幸人播恶于众[34]，使我横被口语[35]。其实皆男子不义，诸婢无行，有以激之，汝试念背妻而立家室，此岂复是人矣？”女曰：“细察渠似稍悔之，但不肯下气耳。谚云：‘大者不伏小。’以礼论：妻之于夫，犹子之于父，庶之于嫡也。夫人若肯假以词色，则积怨可以尽捐。”妻云：“彼自不来，我何与焉？”即命婢媼为之除舍。心虽不乐，亦暂安之。

柴闻女归，惊惕不已[36]，窃意羊入虎群，狼藉已不堪矣。疾奔而至，见家中寂然，心始稳贴。女迎门而劝，今诣嫡所。柴有难色。女泣下，柴意少纳。女往见妻曰：“郎适归，自惭无以见夫人，乞夫人往一嫫笑之也[37]。”妻不肯行，女曰：“妾已言：夫之于妻，犹嫡之于庶。孟光举案[38]，而人不以为谄，何哉？分在则然耳[39]。”妻乃从之，见柴曰：“汝狡兔三窟[40]，何归为？”柴俯不对。女肘之，柴始强颜笑。妻色稍霁，将返。女推柴从之，又嘱庖人备酌。自是夫妻复和。女早起青衣往朝；盥已，授[41]，执婢礼甚恭。柴入其室，苦辞之，十余夕始肯一纳。妻亦心贤之；然自愧弗如。积惭成忌。但女奉侍谨，无可蹈瑕[42]；或薄施呵谴，女惟顺受。一夜，夫妇少有反唇，晓妆犹含盛怒。女捧镜，镜堕，破之。妻益恚，握发裂眦[43]。女惧，长跪哀免，怒不解，鞭之至数十。柴不能忍，盛气奔入，曳女出。妻嗷嗷逐击之[44]。柴怒，夺鞭反扑[45]，面肤绽裂，始退。由是夫妻若仇。柴禁女无往。女弗听，早起，膝行伺幕外。妻床怒骂，叱去，不听前[46]。

日夜切齿，将伺柴出而后泄愤于女。柴知之，谢绝人事，杜门不通吊庆。妻无如何，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，下人皆不可堪。自夫妻绝好，女亦莫敢当夕，柴于是孤眠。妻闻之，意亦稍安[47]。有大婢素狡黠，偶与柴语，妻疑其私，暴之尤苦。婢辄于无人处，疾首怨骂[48]。一夕，轮婢值宿，女嘱柴，禁无往，曰：“婢面有杀机，叵测也。”柴如其言，招之来，诈问：“何作？”婢惊惧，无所措词。柴益疑，检其衣，得利刃焉。婢无言，惟伏地乞死。柴欲撻之，女止之曰：“恐夫人所闻，此婢必无生理。彼罪固不赦，然不如鬻之，既全其生，我亦得直焉[49]。”柴然之。会有买妾者，急货之。妻以其不谋故，罪柴，益迁怒女，诟骂益毒。柴忿，顾女曰：“皆汝自取。前此杀却，乌有今日[50]！”言已而走。妻怪其言，遍诘左右，并无知者；问女，女亦不言。心益闷怒，捉裾浪骂[51]。柴乃返，以实告。妻大惊，向女温语；而心转恨其言之不早。柴以为嫌，尽释，不复作防。适远出，妻乃召女而数之曰：“杀主者罪不赦，汝纵之何心？”女造次不能以词自达[52]。妻烧赤铁烙女面，欲毁其容。婢媼皆为之不平。每号痛一声，则家人皆哭，愿代受死。妻乃不烙，以针刺胁二十余下，始挥去之。柴归，见面创，大怒，欲往寻之。女捉襟曰：“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。当嫁君时，岂以君家为天堂耶？亦自顾薄命，聊以泄造化之怒耳[53]。安心忍受，尚有满时；若再触焉，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[54]。”遂以药糝患处[55]，数日寻愈。忽揽镜喜曰：“君今日宜为妾贺，彼烙断我晦纹矣！”朝夕事嫡，一如往日。金前见众哭，自知身同独夫，略有愧悔之萌，时时呼女共事，词色平善。月余，忽病逆，害

饮食。柴恨其不死，略不顾问。数日，腹胀如鼓，日夜浸困[56]。女侍伺不遑眠食，金益德之。女以医理自陈；金自觉畴昔过惨，疑其怨报，故谢之[57]。金为人持家严整，婢仆悉就约束；自病后，皆散诞无操作者。柴躬自经

理[58]，劬劳甚苦，而家中米盐，不食自尽。由是慨然兴中馈之思[59]，聘医药之。金对人辄自言为“气蛊”[60]，以故医脉之，无不指为气郁者。凡易数医，卒罔效，亦濒危矣。又将烹药，女进曰：“此等药，百裹无益，只增剧耳。”金不信。女暗撮别剂易之。药下，食顷三遗[61]，病若失。遂益笑女言妄，呻而呼之曰：“女华陀[62]，今如何也？”女及群婢皆笑。金问故，始实告之。泣曰：“妾日受子之覆载而不知也[63]！今而后，请惟家政，听子而行。”

无何，病痊，柴整设为贺。女捧壶侍侧；金自起夺壶，曳与连臂，爱异常情。更阑，女托故离席；金遣二婢曳还之，强与连榻”。自此，事必商，食必偕，即姊妹无其和也。无何，女产一男。产后多病，金亲为调视，若奉老母。后金患心[64]，痛起，则面目皆青，但欲觅死。女急取银针数枚，比至，则气息濒尽，按穴刺之，画然痛止[65]。十余日复发，复刺；过六七日又发。虽应手奏效，不至大苦，然心常惴惴，恐其复萌。夜梦至一处，似庙宇，殿中鬼神皆动。神问：“汝金氏耶？汝罪过多端，寿数合尽；念汝改悔，故仅降灾，以示微谴。前杀两姬，此其宿报[66]。至邵氏何罪，而惨毒如此？鞭打之刑，已有柴生代报，可以相准[67]；所欠一烙，二十二针，今三次止偿零数，便望病根除耶？明日又当作矣！”醒而大惧，犹冀为妖梦之诬。食后果病，其痛倍苦。女至，刺之，随手而瘥。疑曰：“技止此矣，病本何以不拔[68]？请再灼之。此非烂烧不可，但恐夫人不能忍受。”金忆梦中语，以故无难色。然呻吟忍受之际，默思欠此十九针，不知作何变症，不如一朝受尽，庶免后苦。炷尽，求女再针。女笑曰：“针岂可以常施用耶？”金曰：“不必论穴，但烦十九刺。”女笑不可。金请益坚，起跪榻上。女终不忍。实以梦告。女乃约略经络，刺之如数。自此平复，果不复病。弥自忏悔，临下亦无戾色[69]。子名曰俊，秀惠绝伦。女每曰：“此子翰苑相也[70]。”八岁有神童之目，十五岁以进士授翰林。是时柴夫妇年四十，如夫人三十有三二耳[71]。舆马归宁，乡里荣之。邵翁自鬻女后，家暴富，而士林羞与为伍[72]；至是，始有通往来者。

异史氏曰：“女子狡妒，其天性然也。而为妾媵者，又复炫美弄机，以增其怒。呜呼！祸所由来矣。若以命自安，以分自守，百折而不移其志，此岂挺刃所能加乎[73]？乃至于再拯其死，而始有悔悟之萌。呜呼！岂人也哉！如数以偿，而不增之息，亦造物之恕矣。顾以仁术作恶报，不亦 乎[74]！每见愚夫妇抱痾终日，即招无知之巫，任其刺肌灼肤而不敢呻，心尝怪之，至此始悟。”

闽人有纳妾者，夕入妻房，不敢便去，伪解屦作登榻状。妻曰：“去休！勿作态！”夫尚徘徊，妻正色曰：“我非似他家妒忌者，何必尔尔。”夫乃去。妻独卧，辗转不得寐，遂起，往伏门外潜听之。但闻妾声隐约，不甚了了；惟“郎罢”二字，略可辨识。郎罢，闽人呼父也。妻听逾刻，痰厥而踣[75]，首触扉作声。夫惊起，启户，尸倒入。呼妾火之，则其妻也。急扶灌之。目略开，即呻曰：“谁家郎罢被汝呼！”妒情可哂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平：明清府名，辖境相当今安徽省当涂、繁昌、芜湖等县地。

[2]暴遇之：非常残暴地虐待她。

[3]初度，指生日。语出屈原《离骚》。

[4]结发情：谓夫妻之情。结发，束发，古时女子十五束发加笄，男二十束发加冠，即可婚嫁。此兼指男初娶女始嫁，即原配夫妻。语本古诗苏武《诗四首》之三。

[5]纳金钗十二：谓娶众多姬妾。白居易《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》：“钟乳三千两，金钗十二行。”自注：“恩黯自夸前后服钟乳甚得力：而歌舞之妓颇多。”

[6]不汝瑕疵：下瑕疵汝，谓不把纳妾看作你的过失，瑕疵，喻缺点或过失。瑕，玉上的斑点。疵，病。

[7]烛尽见跋：谓蜡烛燃尽。火炬或蜡烛燃尽残余的部分，叫跋。

[8]媵（yìng 应）：此指姬妾。

[9]燕产：燕地人。燕，古地名，指令河北北部一带地区。

[10]须人而成：依靠别人来完成。须，待。

[11]学制：学习制作衣服。

[12]不能为地：谓不能为之设法改变其受虐待的环境。

[13]匀铅黄：谓为其匀脸。铅黄，铅粉、雌黄。此泛指面部化妆品。

[14]双弯：指双脚。旧时妇女裹足，使双足弯小，故称。

[15]怨怼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怨态”。

[16]琴瑟之好：即夫妻之好，语本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。

[17]别业：即别墅。

[18]内经及冰鉴书：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“医经”有三部，即《黄帝内经》、《扁鹊内经》、《白氏内经》；今仅存《黄帝内经》。此处泛指医书。冰鉴书，或指相书。冰鉴，以冰为鉴，谓能鉴别人物。语本《周礼·天官·凌人》。

[19]端末：犹始末。

[20]心低徊之：谓心中留恋难舍。低徊，同“低回”，徘徊。

[21]“假到”二句：谓假如选到汉宫昭阳殿，连以美貌著称的妃子赵飞燕姊妹也为之逊色。昭阳院：即昭阳殿，汉代宫殿名。成帝时为以美貌著称的妃子赵飞燕及其妹合德居处。此泛指皇宫内苑。

[22]读书种子：犹言有根柢的读书人。

[23]遴选：审慎择选。

[24]饿鸱作天鹅想，意即饥饿的鸱枭想吃天鹅肉。鸱，鸱枭，俗称猫头鹰。此据廿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饿鸱作想天鹅”。

[25]计左：计议失当，不恰当的谋划。

[26]儒林：儒者之群。此犹言读书人。

[27]腆然：羞怯的样子。

[28]“所谓”二句，此即人们所说燕子将巢筑于飞幕之上，而不考虑旦夕之危的作法呵。燕巢于幕，喻处境危险。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：“夫以慕容超之强，……方当系颈蛮邸，悬首藁街，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”飞幕，飞动摇荡的帐幕。

[29]犹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尤”。

[30]自分：自己的本分。

[31]女青衣而出：谓邵女穿着婢妾的衣服而出。青衣，汉代以后为卑贱者的服装。

[32]苍头：此指仆人。苍，青色。汉时仆隶以青色巾包头，因称。

[33]可原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所原”。

[34]薄幸人：轻薄寡情的人。

[35]横被口语：谓枉遭非议。横，枉。口语，指众口非议。

[36]惊惕：惊惧，恐惧。

[37]姍笑：嘲笑。姍，古“讪”字。

[38]孟光举案：谓妻子敬事丈夫。《后汉书·梁鸿传》载，梁鸿家贫而有节概，洁身不仕，与妻孟光避居吴地，“依大家皋伯通，居庑下，为人赁舂。每归，妻为具食，不敢于鸿前仰视，举案齐眉。”案，食器。《急就篇》“橈杆盘案”。注：“无足曰盘，有足曰案，所以陈举食也。”

[39]分在则然：名分所在即应如此。

[40]狡兔三窟，谓为避祸而多设藏身之处。语出《战国策·齐策》四。狡，狡猾。窟，洞穴。

[41]授（shuì 税）：送上面巾拭手。！，佩巾。古时妇女用以擦拭不洁。此指擦拭手脸的面巾。

[42]无可蹈瑕：无由寻隙施暴。蹈瑕，因其过失而加以责罚。瑕，玉上的斑点，喻过失。

[43]握发裂眦：手握头发，瞪着眼睛，为愤怒之状。裂眦，眼眶瞪裂，极言愤怒时眼球暴出时的情状。眦，眼眶。

[44]叻叻（náoáo 的挠挠）：唠叨。

[45]反扑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反朴”。

[46]不听前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其听前”。

[47]意亦稍安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意不稍安”。

[48]疾首：头痛。此谓怨恨之甚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心之忧矣，如疾首。”

[49]得直：得到报酬。直，同“值”，价值。

[50]乌有：怎么会有。乌，何。

[51]捉裾，牵衣。裾，衣襟。

[52]造次：仓促之间。

[53]造化：指自然的创造化育。此指命运之神。

[54]坎已填而复掘之：把已填平的火坑重新掘深；谓使自己重陷火坑之中。

[55]以药糝（s n 三）患处：把药末撒在伤口上。糝，泛指颗粒状的东西，此处意为撒放。

[56]“朝夕事嫡”至“日夜浸困”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朝夕事嫡，词色平善。月余忽病，逆害饮食。柴恨其不死，略不顾问，数日腹胀如鼓，日夜浸困。”

[57]谢，辞，婉言拒绝。

[58]躬身经理：亲自经营管理。

[59]兴中馈之思：产生了对妻子的思念。中馈，古时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之事。见《易·家人》。此代指妻室。

[60]气蛊：亦称“气鼓”，中医认为由怒气郁结而致腹部肿胀的一种疾

病。

[61]食顷三遗：一顿饭的功夫，大便三次。遗，遗矢，大便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“赵使还报王曰：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，然与臣坐，顷之三遗矢矣。”

[62]华陀：应作“华佗”，汉末名医。沛国谯（今安徽亳县）人，一名，字元化，精于方药、针灸及外科手术，首创麻沸散及“五禽戏”。为曹操治头痛，随手而愈；后因数召不至，为曹操所杀。

[63]覆载，谓天覆地载之恩。语本《礼记·中庸》。

[64]心（mèi 每）：心病。《诗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愿言思伯，使我心。”朱熹注：“，病也。”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心”字。

[65]画然：同“划然”，忽然。

[66]宿报：前世作恶的报应。

[67]相准。相准折。准，折算。

[68]病本：病根。

[69]临下亦无戾色：对待下人亦无凶恶的脸色。下，下人，指奴婢。戾，凶暴。

[70]翰苑相：有跻身翰林院的骨相。翰苑，指翰林院，所属职官统称翰林，其长官为掌院学士，以大臣充任。详《黄九郎》注。相，骨相。古时迷信，以人的命运可从其形貌测相出来。

[71]如夫人：妾的别称。

[72]士林，犹前文“儒林”，指儒者，读书人。

[73]挺（tǐng 挺）刃：棍棒与刀。

[74]（diǎn 颠）：同“颠”，颠倒。

[75]痰厥而踣（bó 箔）：因气使积痰上涌而致晕厥，向前仆倒。

巩仙

巩道人，无名字，亦不知何里人[1]。尝求见鲁王[2]，阖人不为通[3]。有中贵人出[4]，揖求之。中贵见其鄙陋，逐去之；已而复来。中贵怒，且逐且扑。至无人处，道人笑出黄金二百两，烦逐者覆中贵：“为言我亦不要见王；但闻后苑花木楼台，极人间佳胜，若能导我一游，生平足矣。”又以白金赂逐者。其人喜，反命[5]。中贵亦喜，引道人自后宰门入[6]，诸景俱历[7]。又从登楼上。中贵方凭窗，道人一推，但觉身堕楼外，有细葛绷腰[8]，悬于空际；下视，则高深晕目，葛隐隐作断声。惧极，大号。无何，数监至[9]，骇极。见其去地绝远，登楼共视，则葛端系上；欲解援之，则葛细不堪用力。遍索道人，已杳矣。束手无计，奏之鲁王。王诣视[10]，大奇之。命楼下藉茅铺絮，将因而断之。甫毕，葛嵌然自绝，去地乃不咫耳。相与失笑。

王命访道士所在。闻馆于尚秀才家[11]，往问之，则出游未复。既，遇于途，遂引见王。王赐宴坐，便请作剧[12]。道士曰：“臣草野之夫，无他庸能。既承优宠，敢献女乐为大王寿[13]。”遂探袖中出美人，置地上，向王稽拜已。道士命扮“瑶池宴”本[14]，祝王万年。女子吊场数语[15]。道士又出一人，自白“王母”[16]。少间，董双成、许飞琼[17]，一切仙姬，次第俱出。未有织女来谒[18]，献天衣一袭[19]，金彩绚烂，光映一室。王意其伪，索观之。道士急言：“不可！”王不听，卒观之，果无缝之衣[20]，非人工所能制也。道士不乐曰：“臣竭诚以奉大王，暂而假诸天孙，今则

浊气所染，何以还故主乎？”王又意歌老必仙姬，思欲留其一二；细视之，则皆宫中乐伎耳。转疑此曲，非所夙谤[21]，问之，果茫然不自知。道士以衣置火烧之，然后纳诸袖中，再搜之，则已无矣。王于是深重道士，留居府内。道士曰：“野人之性，视宫殿如藩笼[22]，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。”每至中夜，必还其所；时而坚留，亦遂宿止。辄于筵间，颠倒四时花木为戏。王问曰：“闻仙人亦不能忘情[23]，果否？”对曰：“或仙人然耳；臣非仙人，故心如枯木矣[24]。”一夜，宿府中，王遣少妓往试之。入其室，数呼不应：烛之，则瞑坐榻上，摇之，目一闪即复合；再摇之，声作矣。推之，则遂手而倒，酣卧如雷；弹其额，逆指作铁釜声。返以白王。王使刺以针[25]，针弗入。推之，重不可摇；加十余人举掷床下，若千斤石堕地者。旦而窥之，仍眠地上。醒而笑曰：“一场恶睡，堕床下不觉耶！”后女子辈每于其坐卧时，按之为戏：初按犹软，再接则铁石矣。

道士舍秀才家，恒中夜不归。尚锁其户，及旦启扉，道士已卧室中。初，尚与曲妓惠哥善[26]，矢志嫁娶。惠雅善歌，弦索倾一时[27]。鲁王闻其名，召人供奉，遂绝情好。每系念之、苦无由通[28]。一夕，问道士：“见惠哥否？”答言：“诸姬皆见，但不知其惠哥为谁。”尚述其貌，道其年，道士乃忆之。尚求转寄一语。道士笑曰：“我世外人，不能为君塞鸿[29]。”尚哀之不已。道士展其袖曰：“必欲一见，请入此。”尚窥之，中大如屋。伏身入，则光明洞彻，宽若厅堂；几案床榻，无物不有。居其内，殊无闷苦。道士入府，与王对弈。望惠哥至，阳以袍袖拂尘[30]，惠哥已纳袖中，而他人不之睹也。尚方独坐凝想时，忽有美人自檐间堕，视之，惠哥也。两相惊喜，绸缪臻至。尚曰：“今日奇缘，不可不志。请与卿联之[31]。”书壁上曰：“侯门似海久无踪[32]。”惠续云：“谁识萧郎今又逢[33]。”尚曰：

“袖里乾坤真个大[34]。”惠曰：“离人思妇尽包容[35]。”书甫毕，忽有五人入，八角冠，淡红衣，认之，都与无素[36]。默然不言，捉惠哥去。尚惊骇，不知所由。道士既归，呼之出，问其情事，隐讳不以尽言。道士微笑，解衣反袂示之[37]。尚审视，隐隐有字迹，细裁如 [38]，盖即所题句也。后十数日，又求一人。前后凡三入。惠哥谓尚曰：“腹中震动，妾甚忧之，常以紧帛束腰际。府中耳目较多，倘一朝临 [38]，何处可容儿啼？烦与巩仙谋，见妾三叉腰时[39]，便一拯救。”尚诺之。归见道士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曳之曰：“所言，予已了了[40]。但请勿忧。君宗祧赖此一线，何敢不竭绵薄。但自此不必复入。我所以报君者，原不在情私也。”后数月，道士自外入，笑曰：“携得公子至矣。可速把襦裤来！”尚妻最贤，年近三十，数胎而存一子；适生女，盈月而殇。闻尚言，惊喜自出。道士探袖出婴儿，酣然若寐，脐梗犹未断也。尚妻接抱，始呱呱而泣。道士解衣曰：“产血溅衣，道家最忌。今为君故，二十年故物，一旦弃之。”尚为易衣。道士嘱曰：“旧物勿弃却，烧钱许[41]，可疗难产，堕死胎。”尚从其言。

居之又久，忽告尚曰：“所藏旧衲[42]，当留少许自用，我死后亦勿忘也。”尚谓其言不祥。道士不言而去。入见王曰：“臣欲死！”王惊问之，曰：“此有定数，亦复何言。”王不信，强留之。手谈一局[43]，急起；王又止之。请就外舍，从之。道士趋卧，视之已死。王具棺木，以礼葬之。尚临哭尽哀[44]，始悟曩言盖先告之也。遗衲用催生，应如响[45]，求者踵接于门。始犹以污袖与之；既而剪领衿，罔不效。及闻所嘱，疑妻必有产厄[46]，断血布如掌，珍藏之。会鲁王有爱妃临盆，三日不下，医穷于术。或有以尚生告者，立召入，一剂而产。王大喜，赠白金、彩缎良厚，尚悉辞不受。王问所欲，曰：“臣不敢言。”再请之，顿首曰：“如推天惠[47]，但赐旧妓惠哥足矣。”王召之来，问其年，曰：“妾十八入府，令十四年矣。”王以其齿加长，命遍呼群妓，任尚自择；尚一无所好。王笑曰：“痴哉书生！十年前定婚嫁耶？”尚以实对。乃盛备舆马，仍以所辞彩缎为惠哥作妆，送之出。惠所生子，名之秀生——秀者袖也——是时年十一矣。日念仙人之恩，清明则上

其墓[48]。有久客川中者[49]，逢道人于途，出书一卷曰：“此府中物，来时仓猝，未暇壁返[50]，烦寄去[51]。”客归，闻道人已死，不敢达王；尚代奏之。王展视，果道士所借。疑之，发其冢，空棺耳，后尚子少殇，赖秀生承继[52]，益服巩之先知云。异史氏曰：“袖里乾坤，古人之寓言耳，岂真有之耶？抑何其奇也！中有天地、有日月，可以娶妻生子，而又无催科之苦[53]，人事之烦，则袖中虬虱，何殊桃源鸡犬哉[54]，设客人常住，老于是乡可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何里：犹言何乡。里，乡里。

[2]鲁王：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封鲁王，洪武十八年就藩兖州，二十二年薨，谥曰“荒”。见《明史》卷一百十六《宗室十五王·太祖诸子一》。

[3]阍(hūn昏)人：守门人。通，传报。：

[4]中贵人：宫中的宦官。

[5]反命：复命，回报。

[6]后宰门：指鲁王府的后门。

[7]历：游历。

[8]葛：一种藤本植物。绷：捆束，缠绕。

[9]监：内监，指王府监奴。

[10]诣视：犹临视，谓亲去看视。

[11]馆：寓居。

[12]作剧：此指表演幻术。

[13]女乐（yuè 月）：歌舞伎。寿：祝人长寿。

[14]“瑶池宴”本：瑶池，古代传说中昆仑山上的池名，西王母所居之地。《穆天子传》卷三；“乙丑，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。”明代有《蟠桃会》、《八仙庆寿》等传奇，演瑶池蟠桃结实后，西王母大开寿宴，诸仙参加瑶池宴会，为西王母祝寿。此处借此剧为鲁王祝寿。本，剧本。

[15]吊场：戏曲术语。传奇拆子戏开头，有时先由一两个次要人物上场，介绍前面的剧情，使观众对下面的表演易于了解，叫“吊场”。

[16]王母：即西王母。

[17]董双成、许飞琼，都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，见《汉武帝内传》。

[18]织女：星名。此指神话人物，传说她长年织造云锦，故称织女。《汉书·天志》：“织女，天帝孙也”，故也称“天孙”。

[19]一袭：一件。

[20]无缝之衣：指神仙之衣。《太平广记》六八引《灵怪录》，谓太原郭翰暑月卧庭中，见有少女自空而下，视其衣，无缝。翰问故，女答曰：“天衣，本非针线为也。”

[21]非所夙谙：不是以前所熟悉的。指并非宫中乐妓所演习之乐曲。

[22]藩笼：藩障与牢笼；意谓禁锢自由之所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以天下为之笼，则雀无所逃。”

[23]忘情：不动情。《晋书·王衍传》：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。”

[24]心如枯木：喻静寂而无情欲。枯木，犹言槁木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以槁木死灰喻静寂无情。

[25]以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一”。

[26]曲妓；乐妓。曲，乐曲。

[27]弦索倾一时：谓演奏技艺超群出众。弦索，指演奏弦乐，如弹奏琵琶或箏。倾，胜过、超越。

[28]苦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若”。

[29]塞鸿：唐传奇《无双传》，谓王仙客与无双自动相爱，后来无双因家败被收为宫女。王仙客的仆人塞鸿曾多方设法，使得仙客会见无双，并为无双传书于王仙客。

[30]阳：同“佯”，装作。

[31]联之：指联句成诗。联句为旧时作诗方式之一。一般是一人出上句，续者对成一联，再出上句；轮流相继，缀成一诗。

[32]侯门似海久无踪：意谓惠哥被召入鲁王府就不见踪影。《云溪友议》上《襄阳杰》：唐代诗人崔郊与其姑母的侍婢相恋，后婢被卖于连帅。寒食日崔郊与她相遇，赠诗云：“公子王孙逐后尘，绿珠垂泪滴罗巾。侯门一入深如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”

[33]谁识萧郎今又逢：意谓出乎意料地又遇见了尚秀才。萧郎，旧时诗词中习用语，女子对所爱恋的男子的称呼。

[34]袖里乾坤（qián 前）坤真个大：指道人衣袖宽广。乾坤，犹言天地。

[35]离人思妇尽包容：意谓可包容相思的情侣。离人，离家的男子。思妇，思夫的妇人。

[36]元素：平日没有交往。

[37]反袂（mèi 昧）：把衣袖翻过来。

[38]虬（j 几）：虱子的卵。

[39]三叉（chá 轧）腰，腰围三叉。蒲松龄诗《辛未九月到济南，游东流水，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》小引：“绕栏之径三叉，入户之溪九曲。”按拇指与中指伸开，两指端之间距，俗称一叉。

[40]了了：知晓。

[41]钱许：一钱多重。

[42]旧衲，此指为产血溅污的道服。

[43]手谈：下围棋。古人称下围棋为“坐隐”或“手谈”。见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。

[44]临哭：哭吊。

[45]应如响：如声响相应；喻极为灵验。

[46]产厄：分娩之灾。

[47]推天惠：施予恩惠。天惠，上天的恩直，此指鲁王的恩赐。

[48]上其墓：祭扫其坟。

[49]川中：指四川。

[50]壁返：归还借用之物的敬词。

[51]寄去，捎去。

[52]赖秀生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赖生”。

[53]催科：催租。租税有法令科条，故称“科”。

[54]桃源：指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诗并记》中所描写的世外桃源。

二商

莒人商姓者[1]，兄富而弟贫，邻垣而居[2]。康熙间[3]，岁大凶[4]，弟朝夕不自给。一日，日向午，尚未举火，号腹蹠蹠，无以为计。妻令往告兄。商曰：“无益。脱兄怜我贫也，当早有以处此矣。”妻固强之，商便使其子往。少顷，空手而返。商曰：“何如哉！”妻详问阿伯云何，子曰：“伯踌躇目视伯母；伯母告我曰：‘兄弟析居[5]，有饭备食，谁复能相顾也。’”夫妻无言，暂以残盎败榻[6]，少易糠粃而生。

里中三四恶少，窥大商饶足，夜逾垣入。夫妻警寤，鸣盥器而号。邻人共嫉之，无援者。不得已，疾呼二商。商闻嫂鸣，欲趋救。妻止之，大声对嫂曰，“兄弟析居，有祸各受，谁复能相顾也！”俄，盗破扉，执大商及妇，炮烙之[7]，呼声綦惨。二商曰：“彼固无情，焉有坐视兄死而不救者！”率子越垣，大声疾呼。二商父子故武勇，人所畏惧，又恐惊致他援，盗乃去。视兄嫂，两股焦灼。扶榻上，招集婢仆，乃归。大商虽被创，而金帛无所亡失，谓妻曰：“今所遗留，悉出弟赐，宜分给之。”妻曰：“汝有好兄弟，不受此苦矣！”商乃不言。二商家绝食[8]，谓兄必有一报；久之，寂不闻。妇不能待，使子捉囊往从贷[9]，得斗粟而返。妇怒其少，欲反之；二商止之。逾两月，贫馁愈不可支。二商曰：“今无术可以谋生，不如鬻宅于兄。兄恐我他去，或不受券而恤焉[10]，未可知；纵或不然，得十余金，亦可存活[11]。”妻以为然，遣子操券诣大商。大商告之妇，且曰：“弟即不仁，我手足也。彼去则我孤立，不如反其券而周之。”妻曰：“不然。彼言去，挟我也；果尔，则适堕其谋[12]。世间无兄弟者，便都死却耶？我高茸墙垣，亦足自固。不如受其券，从所适，亦可以广吾宅。”计定，今二商押署券尾[13]，付直而去。二商于是徙居邻村。

乡中不逞之徒[14]，闻二商去，又攻之。复执大商，楚并兼[15]，桎毒惨至[16]，所有金资，悉以赎命。盗临去，开廩呼村中贫者[17]，恣所取，顷刻都尽。次日，二商始闻，及奔视，则兄已昏惯不能语；开目见弟，但以手抓床席而已。少顷遂死。二商忿诉邑宰。盗首逃窜，莫可缉获。盗粟者十余人，皆里中贫民，州守亦莫如何[18]。大商遗幼子，才五岁，家既贫，往往自役叔所，数日不归；送之归，则啼不止。二商妇颇不加青眼[19]。二商曰：“渠父不义，其子何罪？”因市蒸饼数枚，自送之。过数日，又避妻子，阴负斗粟于嫂，使养儿。如此以为常。又数年，大商卖其田宅，母得直足自给，二商乃不复至。

后岁大饥，道相望[20]，二商食指益烦，不能他顾。侄年十五，荏弱不能操业[21]，使携篮从兄货胡饼[22]。一夜，梦兄至，颜色惨戚曰：“余惑于妇言，遂失手足之义。弟不念前嫌，增我汗羞。所卖故宅，今尚空闲，宜僦居之。屋后蓬颗下，藏有窖金，发之，可以小阜。使丑儿相从；长舌妇余甚恨之，勿顾也。”既醒，异之。以重直第主，始得就，果发得五百金。从此弃贱业，使兄弟设肆廛间[23]。侄颇慧，记算无讹；又诚恇[24]，凡出入一锱铁[25]，必告。二商益爱之。一日，泣为母请粟[26]。商妻欲勿与；二商念其孝，按月廩给之。数年家益富。大商妇病死，二商亦老，乃析侄，家资割半与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闻大商一介不轻取与[27]，亦狷洁自好者也[28]。然妇言是听，愤愤不置一词，愬情骨肉[29]，卒以吝死，呜呼！亦何怪哉！二商以

贪始，以素封终。为人何所长？但不甚遵阃教耳[30]。呜呼！一行不同，而人品遂异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莒：古邑名，在今山东省莒县。

[2]邻垣而居：两家住宅相邻，仅隔着一道垣墙。

[3]康熙：清圣祖玄烨的年号。

[4]岁大凶：荒年。岁，一年的农业收成。凶，指遭受灾害，谷物不收。

[5]析居：分居。析，分。

[6]残盎：指无用的坛坛罐罐。盎，一种腹大口小的盛器。败榻：破床，指破烂家具。

[7]炮烙：殷代的一种酷刑。见《李嘉言》注。此指用烧红的铁器炙烙。

[8]绝食：断炊。

[9]从贷，向人借贷。

[10]不受券：不接受宅契，指不忍心买其住宅。券，契约。

[11]存活：度命。

[12]适堕其谋：恰好中了他的计谋。

[13]押署券尾：在卖契上签字画押。券尾，指卖契的末下端。

[14]不逞之徒：不得志者；心怀不满的人。

[15] 楚并兼：鞭抽，棍打。榜，笞击，用竹板打。楚，刑杖，用木棍打。

[16]桎毒：用毒刑折磨。桎，古时木制的手铐，指捆绑拘禁。毒，伤害，指狠毒的折磨。

[17]廩：米仓。

[18]州守：知州，州的主管官员。莫如何：无可奈何。

[19]不加青眼：白眼相待，谓不喜爱。青眼，与白眼相对，谓喜悦时正目而视，眼多青处。语见《晋书·阮籍传》。

[20]道（j n 谨）相望：路上饿死的人，到处可见。语见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。 ，饿死。

[21]荏弱：柔弱，体弱。

[22]胡饼：芝麻烧饼。胡，胡麻，即芝麻，相传张骞从西域传入，故你“胡麻”。

[23]设肆廛间：在街市上开个店铺。廛，商业区。

[24]悫（què 却）：忠厚。

[25]出入：支出与收入。锱铢：锱和铢都是古代微小重量单位。这里指极少量的钱财。

[26]请粟：乞粮。请，乞求。

[27]一芥：也作“一芥”，谓轻微。王充《论衡·知实》：“不取一芥于人。”芥，指草芥。

[28]狷洁自好：耿直守分，洁身自好。狷，耿介。

[29]愬（jiá 颊）情骨肉：对亲兄弟漠不关心。愬，冷漠、无动于衷。

[30]遵阃数：听老婆话。阃，阃闾，妇女所居的内室，借指妇人、妻子。

沂水秀才

沂水某秀才[1]，课业山中[2]。夜有二美人入，含笑不言，各以长袖拂塌，相将坐[3]，衣 无声[4]。少间，一美人起，以白绡巾展几上，上有草书三四行[5]，亦未尝审其何词。一美人置白金一铤，可三四两许；秀才掇内袖中[6]。美人取巾，握手笑出，曰：“俗不可耐！”秀才扞金[7]，则乌有矣[8]。丽人在坐，投以芳泽[9]，置不顾；而金是取，是乞儿相也，尚可耐哉！狐子可儿[10]，雅态可想。

友人言此，并思不可耐事，附志之：对酸俗客。市井人作文语[11]。富贵态状。秀才装名士。旁观谄态。信口谎言不倦。揖坐苦让上下[12]。歪诗文强人观听。财奴哭穷。醉人歪缠。作满洲调[13]。体气苦逼人语[14]。市井恶谑[15]。任憨几登筵抓肴果。假人徐威装模样。歪科甲谈诗文[16]。语次频称贵戚[17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水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]课业：学业。此谓攻读学业。

[3]二相将坐：彼此相挟而坐。将，持，扶。

[4]衣：同“软”。

[5]草书：草体字。

[6]掇内袖中：拾取放入袖中。内，同“纳”。

[7]扞：抚摸。

[8]乌有：无有。乌，同“无”。

[9]芳泽：本指妇女润发的香油，见《楚辞·大招》，此指美人手迹，即题字的白绡巾。

[10]可儿：可意人儿。语出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。

[11]市井人作文语：市井谋利之人，却故装谈吐斯文。市井人，指商人。市井，古称进行买卖的街市。文语，文雅的话。

[12]揖坐苦让上下：谓主客见面本应相揖分宾主而坐，却故作斯文苦苦地互相逊让。

[13]作满洲调：谓汉人模仿满洲人的腔调说官话。

[14]体气苦逼人语：谓身有狐臭，却死死地挨近人说话。体气，此指狐臭。苦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若”。

[15]恶谑：谓开有损人格的玩笑。

[16]歪科甲：指无才 进的陋劣文人。歪，不正。科甲，指科甲出身的人。

[17]语次：谈话之间。

梅女

封云亭，太行人[1]。偶至郡，昼卧寓屋。时年少丧偶，岑寂之下[2]，颇有所思。凝视间，见墙上有女子影，依稀如画。念必意想所致。而久之不动，亦不灭。异之。起视转真；再近之，伊然少女，容蹙舌伸，索环秀领。惊顾未已，冉冉欲下。知为缢鬼，然以白昼壮胆，不大畏怯。语曰：“娘子如有奇冤，小生可以极力[3]。”影居然下，曰：“萍水之人[4]，何敢遽以重务浼君子。但泉下槁骸，舌不得缩，索不得除，求断屋梁而焚之[5]，恩同山岳矣。”诺之，遂灭。呼主人来，问所见状。主人言：“此十年前梅氏故宅，夜有小偷入室，为梅所执，送诣典史[6]。典史受盗钱五百，诬其女与通，将拘审验。女闻自经。后梅夫妻相继卒，宅归于余。客往往见怪异，而无术可以靖之[7]。”封以鬼言告主人。计毁舍易楹，费不貲[8]，故难之；封乃协力助作。既就而复居之。梅女夜至，展谢已，喜气充溢，姿态嫣然。封爱悦之，欲与为欢。瞢然而惭曰[9]：“阴惨之气，非但不为君利；若此之为，则生前之垢[10]，西江不可濯矣[11]。会合有时，今日尚未。”问：“何时？”但笑不言。封问：“饮乎？”答曰：“不饮。”封曰：“对佳人闷眼相看，亦复何味？”女曰：“妾生平戏技，惟谳打马[12]。但两人寥落，夜深又苦无局[13]。今长夜莫遣，聊与君为交线之戏[14]。”封从之。促膝戟指[15]，翻变良久，封迷乱不知所从；女辄口道而颐指之[16]，愈出愈幻，不穷于术。封笑曰：“此闺房之绝技。”女曰：“此妾自悟，但有双线，即可成文[17]，人自不之察耳。”更阑颇怠，强使就寝，曰：“我阴人不寐，请自休。妾少解按摩之术，愿尽技能，以侑清梦[18]。”封从其请。女叠掌为之轻按，自顶及踵皆遍；手所经，骨若醉。既而握指细擗，如以团絮相触状，体畅舒不可言：擗至腰，口月皆慵；至股，则沉沉睡过矣。及醒，日已向已，觉骨节轻和，殊于往日。心益爱慕，绕屋而呼之，并无响应。日夕，女始至。封曰：“卿居何所，使我呼欲偏？”曰：“鬼无所，要在地下。”问：“地下有隙可容身乎？”曰：“鬼不见地，犹鱼不见水也。”封握腕曰：“使卿而活，当破产购致之。”女笑曰：“无须破产。”戏至半夜，封苦逼之。女曰：“君勿缠我。有浙娼爱卿者，新寓北邻，颇极风致。明夕，招与俱来，聊以自代，若何？”封允之。次夕，果与一少妇同至，年近三十已来，眉目流转，隐含荡意。三人狎坐，打马为戏。局终，女起曰：“嘉会方殷[19]，我且去。”封欲挽之，飘然已逝。两人登榻，于飞甚乐[20]。诘其家世，则含糊不以尽道，但曰：“郎如爱妾，当以指弹北壁，微呼曰‘壶卢子’，即至。三呼不应，可知不暇，勿更招也。”天晓，入北壁隙中而去。次日，女来。封问爱卿。女曰：“被高公子招去侑酒，以故不得来。”因而剪烛共话[21]。女每欲有所言，吻已启而辄止[22]；固诘之，终不肯言，唏嘘而已。封强与作戏，四漏始去。自此二女频来，笑声彻宵旦，因而城社悉闻[23]。典史某，亦浙之世族[24]，嫡室以私仆被黜[25]。继娶顾氏，深相爱好；期月天殒[26]，心甚悼之。闻封有灵鬼，欲以问冥世之缘，遂跨马造封[27]。封初不肯承，某力求不已，封设筵与坐，诺为招鬼妓。日及曛，叩壁而呼，三声未已，爱卿即入。举头见客，色变欲走，封以身横阻之。某审视，大怒，投以巨碗，溘然而灭[28]。封大惊，不解其故，方将致诘。俄暗室中一老姬出，大骂曰：“贪鄙贼！坏我家钱树子！三十贯索要偿也[29]！”以杖击某，中颊。某抱首而哀曰：“此顾氏，我妻也。少年而殒，方切哀痛；不图为鬼不贞。于姥

乎何与？”姬怒曰：“汝本浙江一无赖贼，买得条乌角带[30]，鼻骨倒竖矣[31]！汝居官有何黑白？袖有三百钱，便而翁也！神怒人怨，死期已迫。汝父母代哀冥司，愿以爱媳入青楼[32]，代汝偿贪债，不知耶？”言已，又击。某宛转哀鸣。方惊诧无从救解，旋见梅女自房中出，张目吐舌，颜色变异，近以长簪刺其耳。封惊极，以身幃客。女愤不已。封劝曰：“某即有罪，倘死于寓所，则咎在小生。请少存投鼠之忌[33]。”女乃曳姬曰：“暂假馀息[34]，为我顾封郎也。”某张皇鼠窜而去。至署，患脑病，中夜遂毙。

次夜，女出笑曰：“痛快！恶气出矣！”问：“何仇怨？”女曰：“曩已言之：受贿诬奸。恨已久，每欲挽君，一为昭雪。自愧无纤毫之德，故将言而辄止。适闻纷[35]，窃以伺听，不意其仇人也。”封讶曰：“此即诬卿者耶？”曰：“彼典史于此，十有八年；妾冤歿十六寒暑矣。”问：“姬为谁？”曰：“老娼也。”又问爱卿，曰：“卧病耳。”因鞭然曰：“妾昔谓会合有期，今真不远矣，君尝愿破家相赎，犹记否？”封曰：“今日犹此心也。”女曰：“实告君：妾歿日，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。徒以大怨未伸，故迁延于是。请以新帛作鬼囊，俾妾得附君以往，就展氏求婚，计必允谐。”封虑势分悬殊[36]，恐将不遂。女曰：“但去无忧。”封从其言。女嘱曰：“途中慎勿相唤；待合卺之夕，以囊挂新人首，急呼曰：‘勿忘勿忘！’”封诺之。才启囊，女跳身已入。

携至延安，访之，果有展孝廉，生一女，貌极端好；但病痴，又常以舌出唇外，类犬喘日[37]。年十六岁，无问名者[38]。父母忧念成[39]。封到门投刺，具通族阔。既退，托媒。展喜，赘封于家。女痴绝，不知为礼，使两婢扶曳归所。群婢既去，女解衿露乳，对封憨笑。封覆囊呼之。女停眸审顾，似有凝思。封笑曰：“卿不识小生耶？”举之囊而示之。女乃悟，急掩衿，喜共燕笑[40]。诘旦，封入谒岳。展慰之曰：“痴女无知，既承青眷[41]，君倘有意，家中慧婢不乏，仆不靳相赠[42]。”封力辨其不痴。展疑之。无何，女至，举止皆佳，因大惊异。女但掩口微笑。展细诘之，女进退而惭于言[43]；封为略述梗概。展大喜，爱悦逾于平时。使子大成与婿同学，供给丰备。年余，大成渐厌薄之[44]，因而郎舅不相能[45]；厮仆亦刻疵其短[46]。展惑于浸润[47]，礼稍懈。女觉之，谓封曰：“岳家不可久居；凡久居者，尽茸也。及今未大决裂，宜速归。”封然之，告展。展欲留女，女不可。父兄尽怒，不给舆马。女自出妆资赏马归。后展招令归宁，女固辞不住。后封举孝廉，始通庆好。

异史氏曰：“官卑者愈贪，其常情然乎？三百诬奸，夜气之牯亡尽矣[48]。夺嘉偶，入青楼，卒用暴死[49]。吁！可畏哉！”

康熙甲子[50]，贝丘典史最贪诈[51]，民咸怨之。忽其妻被狡者诱与偕亡。或代悬招状云[52]：“某官因自己不慎，走失夫人一名。身无馀物，止有红绫七尺，包裹元宝一枚，翘边细纹，并无阙坏[53]。”亦风流之小报[54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行(háng)：山名，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。这里指太行山地区。

[2]岑寂：冷清，寂寞。

[3]极力：尽力，竭力。

[4]萍水之人：偶然相遇的人。浮萍随水，飘泊无定，因此用以比喻偶然

相遇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

[5]焚之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焚”。

[6]典史：官名，元置，知县的属官。清制，由典史掌管缉捕、狱囚等事。

[7]靖：平息。

[8]费不赀：费用太多。不赀，不可计量。

[9]瞋然：惭愧貌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子贡瞋然惭，俯而不对。”

[10]生前之垢：指典史诬陷之辱。垢，耻辱。

[11]西江不可濯矣：意谓尽长江之水也无法洗清。西江，西来之江，指长江。濯，洗涤。

[12]打马：打双陆也称打马。双陆的棋子称“马”，古时闺中流行的类似棋类的博戏。宋李清照《打马图经·打马赋》：“打马兴，樗遂废。实博弈之上流，乃深闺之雅戏。”

[13]局：棋盘。

[14]交线之戏：一种小儿游戏，俗称“翻线”。一人架线于双手手指，线股对称成双；另一人接过，翻成另一花样；如此轮换翻弄，花样变化不尽。

[15]裁指：食指和拇指伸直，如乾形。此用以架线。

[16]口道：口中讲说。颐指：颐示指点。颐，下颌。

[17]文：文采、纹理；指翻线的花样。

[18]侑，助。清梦：犹言“雅梦”，对别人睡眠的敬称。

[19]嘉会方殷：欢会正盛。

[20]于飞：比翼而飞，以喻男女欢会，两情相得。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凤凰于飞，其羽，亦集止。”

[21]剪烛共话：灯下闲谈。剪烛，剪去烛花，使烛光明亮。

[22]吻已启而辄止：意谓话到唇边总是不说。吻，唇边。

[23]城社：犹言全城。社，里社。

[24]浙：浙江省。

[25]私仆：与仆人私通。黜：此指休弃。

[26]期（j 基）月：满一月。

[27]造：登门拜访。

[28]湍（kè 刻）然：忽然。

[29]索要：须要。

[30]买得条乌角带：意谓花钱买了个小小的官职。乌角带，用乌角圆板四片，镶以银边为饰的腰带，明代最低级官员的腰饰。

[31]鼻骨倒竖：谓其仰面朝天，傲气十足。

[32]青楼，指妓院。南朝刘邈《万山见采桑人》诗：“倡妾不胜愁，结束下青楼。”

[33]少存投鼠之忌：意谓免得使我受到牵连，请暂住手。投鼠之忌，以物投掷老鼠，应顾忌到砸坏老鼠所盘踞的器物，故古谚语有云：“欲投鼠而忌器。”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

[34]暂假馀息：暂且留他一命。假，贷、宽容。馀息，残存的气息，指垂死之身。

[35]纷：纷乱，犹言纷攘。

[36]势分：家势与身分。

[37]类犬喘曰：像狗在烈日下伸舌喘息。

[38]问名：古代婚礼程序之一。男家具书，请人到女家问女之名。女方复书，具告女的出生年月和女生母姓氏。男方据此占卜婚姻凶吉。这里指作媒、提亲。

[39]（mèi 梅）：忧愁之病。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癖”。

[40]燕笑：指闺房谈笑。

[41]青眷：青眼相看：指看中、喜爱。眷，顾视。

[42]靳：吝惜。

[43]进退，为难的样子。

[42]厌薄：嫌憎鄙视。

[45]郎舅：郎，妻称丈夫曰“郎”。舅，夫称妻的兄弟为“舅”。不相能，不相容。

[46]刻疵其短：刻薄地诽谤他的短处。疵，诽谤。

[47]浸润：日积月累的谰言，如水浸润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浸润之谮，肤受之。”

[48]夜气之牯（gù 雇）亡尽矣：意谓良心夹尽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则其旦昼之所为，有牯亡之矣。牯之反复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。夜气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。”孟子以“夜气”比喻未受物欲影响的清明纯洁的心境。牯，同“梏”。牯亡，指因受物欲束缚而失去善心。

[49]卒：终于。用：因而。

[50]康熙甲子：指康熙二十三年，即公元一六八四年。

[51]贝丘：古地名，在今山东博兴东南。《左传·庄公八年》：“齐侯游于姑棼，遂田于贝丘。”此指博兴县。

[52]招状，寻人招贴。

[53]阙坏：残缺。

[54]小报：小小的果报；指惩罚。

郭秀才

东粤士人郭某[1]，暮自友人归，入山迷路，窜榛莽中。更许，闻山头笑语，急趋之。见十余人，藉地饮[2]。望见郭，哄然曰：“坐中正欠一客，大佳，大佳！”郭既坐，见诸客半儒巾[3]，便请指迷[4]。一人笑曰：“君真酸腐[5]！舍此明月不赏，何求道路？”即飞一觥来。郭饮之，芳香射鼻，一引遂尽[6]。又一人持壶倾注。郭故善饮，又复奔驰吻燥[7]，一举十觥。众人大赞曰：“豪哉！真吾友也！”

郭放达喜谑，能学禽语，无不酷肖。离坐起溲，窃作燕子鸣。众疑曰：“半夜何得此耶？”又效杜鹃，众益疑。郭坐，但笑不言。方纷议间，郭回酋为鹦鹉鸣曰：“郭秀才醉矣，送他归也！”众惊听，寂不复闻。少顷，又作之。既而悟其为郭，始大笑。皆撮口从学，无一能者。一人曰：“可惜青娘子未至。”又一人曰：“中秋还集于此，郭先生不可不来。”郭敬诺。一人起曰：“客有绝技；我等亦献踏肩之戏，若何？”于是哗然并起。前一人挺身矗立；即有一人飞登肩上，亦矗立；累至四人，高不可登；继至者，攀肩踏臂，如缘梯状；十余人，顷刻都尽，望之可接霄汉。方惊顾间，挺然倒地，化为修道一线[8]。

郭骇立良久，遵道得归[9]。翼日，腹大痛；溺绿色，似铜青，着物能染，亦无溺气，三日乃已。往验故处，则肴骨狼籍，四围丛莽，并无道路。至中秋，郭欲赴约，朋友谏止之，设斗胆再往一会青娘子，必更有异，惜乎其见之摇也[10]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东粤：地区名，指令广东省，古粤族居浙、闽及两广，故两广称两粤；今广东简称粤。

[2]藉地饮：坐在地上饮酒。

[3]客半儒巾：谓客中半是秀才。儒巾，古时儒生所戴的一种头巾。明代通称方巾，为生员即秀才的巾饰。

[4]指迷：指点使不迷途。即请其指明前行的方向、道路。

[5]酸腐：犹言迂腐的儒生，是对迂腐而不通世故的儒生的戏称。

[6]一引遂尽，端起酒杯就喝干了。引，持，举杯。

[7]吻燥：口渴。

[8]修道：长长的道路。

[9]遵道：沿着这条道路。遵，循，沿。

[10]见：识见、胆识。摇，动摇，不坚定。

死僧

某道士，云游日暮[1]，投止野寺[2]。见僧房扃闭，遂藉蒲团[3]，跌坐廊下[4]。夜既静，闻启阖声[5]。旋见一僧来，浑身血污，目中若不见道士，道士亦若不见之。僧直入殿，登佛座，抱佛头而笑，久之乃去。及明，视室，门扃如故。怪之，入村道所见。众如寺，发扃验之，则僧杀死在地，室中席篋掀腾，知为盗劫。疑鬼笑有因；共验佛首，见脑后有微痕，之[6]，内藏三十余金。遂用以葬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谚有之：‘财连于命。’不虚哉！夫人俭嗇封殖[7]，以予所不知谁何之人，亦已痴矣；况僧并不知谁何之人而无之哉！生不肯享，死犹顾而笑之，财奴之可叹如此。佛云：‘一文将不去，惟有孽随身[8]。’其僧之谓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云游：本谓行踪无定。见《后汉书·杜笃传》。此指僧道四处漫游。

[2]野寺，犹言荒寺。

[3]蒲团：僧人用以坐禅及跪拜的一种蒲编圆垫。

[4]趺坐：结跏趺坐的省词。佛教徒修禅坐法，俗称盘腿打坐。详《耳中人》注。

[5]启阖（hé 盒）：开门。阖，门扇。

[6]（wán 完）：剜，用利刃抠（k u）出。[7]封殖，聚敛货利。殖，生利息。[8]孽：佛教名词，罪业，恶因；恶因得恶报。

阿英

甘玉，字璧人，庐陵人[1]。父母早丧。遗弟珏，字双壁，始五岁，从兄鞠养[2]。玉性友爱，抚弟如子。后珏渐长，丰姿秀出[3]，又惠能文。玉益爱之，每曰：“吾弟表表[4]，不可以无良匹。”然简拔过刻[5]，姻卒不就。适读书匡山僧寺[6]，夜初就枕，闻窗外有女子声。窥之，见三四女郎席地坐，数婢陈设酒，皆殊色也。一女曰：“秦娘子，阿英何不来？”下坐者曰：“昨自函谷来[7]，被恶人伤右臂，不能同游，方用恨恨[8]。”一女曰：“前宵一梦大恶，今犹汗悸。”下坐者摇手曰：“莫道，莫道！今宵姊妹欢会，言之吓人不快。”女笑曰：“婢子何胆怯尔尔[9]！便有虎狼衔去耶？若要勿言，须歌一曲，为娘行侑酒[10]。”女低吟曰：“闲阶桃花取次开[11]，昨日踏青小药未应乖[12]。嘱付东邻女伴少待莫相催，着得凤头鞋子即当来。”吟罢，一座无不叹赏。谈笑间，忽一伟丈夫岸然自外入[13]，鹖睛荧荧[14]，其貌狞丑。众啼曰：“妖至矣！”仓卒哄然，殆如鸟散。惟歌者婀娜不前[15]，被执哀啼，强与支撑[16]。丈夫吼怒，手断指，就便嚼食。女郎踣地若死。玉怜侧不可复忍，乃急抽剑拔关出[17]，挥之，中股；股落，负痛逃去。扶女入室，面如尘土，血淋衿袖；验其手，则右拇断矣。裂帛代裹之。女始呻曰：“拯命之德，将何以报？”玉自初窥时，心已隐为弟谋，因告以意。女曰：“狼疾之人[18]，不能操箕帚矣。当别为贤仲图之[19]。”诘其姓氏，答言：“秦氏。”玉乃展衾，俾暂休养；自乃被他所。晓而视之，则床已空，意其自归。而访察近村，殊少此姓；广托戚朋，并无确耗。归与弟言，悔恨若失。

珏一日偶游涂野[20]，遇一二八女郎，姿致娟娟[21]，顾之微笑，似将有言。因以秋波四顾而后问曰：“君甘家二郎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君家尊曾与妾有婚姻之约[22]，何今日欲背前盟，另订秦家？”珏云：“小生动孤[23]，夙好都不曾闻，请言族闾，归当问兄。”女曰：“无须细道，但得一言，妾当自至。”珏以未禀兄命为辞。女笑曰：“郎君[24]！遂如此怕哥子耶？妾陆氏，居东山望村。三日，当候玉音[25]。”乃别而去。珏归，述诸兄嫂。兄曰：“此大谬语！父歿时，我二十余岁，倘有是说，那得不闻？”又以其独行旷野，遂与男儿交语，愈益鄙之。因问其貌。珏红彻面颈，不出一言。嫂笑曰：“想是佳人。”玉曰：“童子何辨妍媸[26]？纵美，必不及秦；待秦氏不谐，图之未晚。”珏默而退。逾数日，玉在途，见一女子零涕前行。垂鞭按辔而微睨之，人世殆无其匹[27]。使仆诘焉，答曰：“我旧许甘家二郎；因家贫远徙，遂绝耗问。近方归，复闻郎家二三其德[28]，背弃前盟。往问伯伯甘璧人[29]，焉置妾也？”玉惊喜曰：“甘璧人，即我是也。先人曩约，实所不知。去家不远，请即归谋。”乃下骑授辔，步御以归[30]。女自言：“小字阿英，家无昆季[31]，惟外姊秦氏同居[32]。”始悟丽者即其人也。王欲告诸其家，女固止之。窃喜弟得佳妇，然恐其佻达招议[33]。久之，女殊矜庄[34]，又娇婉善言。母事嫂，嫂亦雅爱慕之。

值中秋，夫妻方狎宴，嫂招之。珏意怅惘。女遣招者先行，约以继至；而端坐笑言良久，殊无去志。珏恐嫂待久，故连促之。女但笑，卒不复去。质旦，晨妆甫竟，嫂自来抚问[35]：“夜来相对[36]，何尔怏怏[37]？”女微哂之。珏觉有异，质对参差[38]。嫂大骇：“苟非妖物，何得有分身术？”玉亦惧，隔帘而告之曰[39]：“家世积德，曾无怨仇。如其妖也，请速行，

幸勿杀吾弟！”女然曰：“妾本非人，只以阿翁夙盟，故秦家姊以此劝驾[40]。自分不能育男女，尝欲辞去，所以恋恋者，为兄嫂待我不薄耳。令既见疑，请从此诀。”转眼化为鹦鹉，翩然逝矣。初，甘翁在时，蓄一鹦鹉甚慧，尝自投饵[41]。时珏四五岁，问：“饲鸟何为？”父戏曰：“将以为汝妇。”间鹦鹉乏食，则呼珏云：“不将饵去，饿煞媳妇矣！”家人亦皆以此为戏。后断锁亡去。始悟旧约云即此也。然珏明知非人，而思之不置；嫂悬情犹切，旦夕啜泣。玉悔之而无如何。

后二年为弟聘姜氏女，意终不自得。有表兄为粤司李[42]，玉往省之，久不归。适土寇为乱，近村里落，半为丘墟。珏大惧，率家人避山谷。山上男女颇杂，都不知其谁何。忽闻女子小语，绝类英。嫂促珏近验之，果英。珏喜极，捉臂不释。女乃谓同行者曰：“姊且去，我望嫂嫂来。”既至，嫂望见悲哽。女慰劝再三，又谓：“此非乐土。”因劝令归。众惧寇至，女固言：“不妨。”乃相将俱归。女撮土拦户，嘱安居勿出，坐数语，反身欲去。嫂急握其腕，又令两婢捉左右足，女不得已，止焉。然不甚归私室；珏订之三四，始为之一往。嫂每谓新妇不能当叔意[43]。女遂早起为姜理妆，梳竟，细匀铅黄[44]，人视之，艳增数倍；如此三日，居然丽人。嫂奇之，因言：“我又无子。欲购一妾，姑未遑暇[45]。不知婢辈可涂泽否？”女曰：“无人不可转移，但质美者易为力耳。”遂遍相诸婢，惟一黑丑者，有宜男相[46]。乃唤与洗濯，已而以浓粉杂药末涂之，如是三日，面色渐黄[47]；四七日，脂泽沁入肌理，居然可观。日惟闭门作笑，并不计及兵火。一夜，噪声四起，举家不知所谋。俄闻门外人马鸣动，纷纷俱去。既明，始知村中焚掠殆尽；盗纵群队穷搜，凡伏匿岸穴者，悉被杀掳。遂益德女，目之以神。女忽谓嫂曰：“妾此来，徒以嫂义难忘，聊分离乱之忧。阿伯行至，妾在此，如谚所云，非李非桃[48]，可笑人也。我姑去，当乘间一相望耳。”嫂问：“行人无恙乎？”曰：“近中有大难。此无与他人事，秦家姊受恩奢，意必报之，固当无妨。”嫂挽之过宿，未明

已去。玉自东粤归[49]，闻乱，兼程进[50]。途遇寇，主仆弃马，各以金束腰间，潜身丛棘中。一秦吉了飞集棘上[51]，展翼覆之。视其足，缺一指，心异之。俄而群盗四合，绕莽殆遍，似寻之。二人气不敢息。盗既散，鸟始翔去。既归，各道所见，始知秦吉了即所救丽者也。后值玉他出不归；英必暮至；计玉将归而早出。珏或会于嫂所，间邀之，则诺而不赴。一夕，玉他往，珏意英必至，潜伏候之。未几，英果来，暴起，要遮而归于室[52]。女曰：“妾与君情缘已尽，强合之，恐为造物所忌[53]。少留有馀，时作一面之会，如何？”珏不听，卒与狎。天明，诣嫂，嫂怪之。女笑云：“中途为强寇所劫，劳嫂悬望矣。”数语趋出。居无何，有巨狸衔鹦鹉经寝门过。嫂骇绝，固疑是英。时方沐[54]，辍洗急号，群起噪击，始得之。左翼沾血，奄存馀息[55]。把置膝头，抚摩良久，始渐醒。自以喙理其翼[56]。少选，飞绕中室，呼曰：“嫂嫂，别矣！吾怨珏也！”振翼遂去，不复来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庐陵：郡名。治所在今江西省吉安市。

[2]鞠养：抚养。

[3]秀出：秀美出众。

[4]表表：卓异；不同寻常。

- [5]简拔：选择；挑选。简，选。刻：苛刻，严格。
- [6]匡山：即江西省庐山。
- [7]函谷：振函谷关。在河南省灵宝县西南，关城在谷中。
- [8]方用恨恨；正因此而感到遗憾。用，因。
- [9]尔尔，如此耳！
- [10]娘行（háng 杭）：犹言“咱们”，妇女们自称之词。娘，妇女的通称，多指青年妇女。
- [11]取次：随便；任意。
- [12]踏青：古时称春日郊游为“踏青”。小约：小小的约会。乖：违背，此指爽约。
- [13]岸然：高耸的样子。
- [14]鹞睛：鹰样的眼睛。鹞，鹰属猛禽。
- [15]婀娜：体态柔弱。这里指行走摇曳不稳。不前：指逃跑落在后面。
- [16]支撑：抗拒。
- [17]抽剑：此据山东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袖剑”。
- [18]狼疾之人：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，则为狼疾人也。”狼疾，赵岐《注》读为“狼藉”。似借用成语，指肢体残缺之人。
- [19]贤仲：犹言“令弟”。仲，老二。
- [20]涂野：犹言“旷野”，涂，同“途”。
- [21]姿致：风姿情态。娟娟：美好的样子。
- [22]君家尊：您家令尊；指甘珣的父亲。
- [23]孤：幼年无父为“孤”！有时也指失去父母。
- [24]（ái）：痴呆。
- [25]玉音：您的回信。玉，尊敬对方之词。
- [26]妍媸：美丑。
- [27]人世殆无其匹：犹言世间无双。匹，匹敌。
- [28]二三其德：语出《诗·卫风·氓》。犹言三心二意。
- [29]伯伯，大伯子；夫兄。
- [30]步御：步行御马。御，牵马。
- [31]昆季，弟兄。长者为昆，幼者为季。
- [32]外姊：表姐。
- [33]佻达：轻浮、不庄重。招议，引起物议。
- [34]矜庄：端庄。
- [35]抚问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，原缺。
- [36]夜来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，原缺。
- [37]怏怏（yàng-yàng 样样）：抑郁不乐。
- [38]质对参差（c n—c）：意谓经过质询在问，发现了破绽。参差，不齐，喻破绽。
- [39]隔帘：在帘外。封建礼俗男女有别，故甘玉在弟妇室外，隔帘相
- [40]劝驾：古时举送贤者出仕，且为之备车驾，称“劝驾”。此指劝促阿英去甘家完婚。
- [41]投饵：喂食。投，送。
- [42]粤：广东广西地区，古为“百粤”之地，故名。司李：即“司理”，

各州主管狱讼之官。明代也称推官为“司理”。

[43]叔：丈夫的弟弟。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夫之弟为叔”。

[44]细匀铅黄：细心地为她搽匀脂粉。铅和黄，都是化妆品。铅，铅粉。黄，雄黄之类的染料。六朝以来女子有黄额妆，在额间涂黄为饰。

[45]暇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假”。

[46]宜男相：生育男孩的相貌。旧时祝颂妇人多子为“宜男”。

[47]面色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面赤”。

[48]非桃非李：犹言不伦不类；谓处境尴尬。

[49]东粤：指广东。

[50]兼程：以加倍速度赶路。

[51]秦吉了：鸟名，即哥，钳黑色，红嘴黄爪，能学人言，类似鹦鹉。

[52]要遮：拦截。

[53]造物：创造万物者，指天。

[54]沐（mù 木）：洗头发。

[55]奄存徐息，仅存一点微弱气息。奄，气息微弱的样子。

[56]喙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啄”。

橘树

陕西刘公[1]，为兴化令[2]。有道士来献盆树，视之，则小橘，细裁如指[3]，摈弗受[4]。刘有幼女，时六七岁，适值初度。道士云：“此不足供大人清玩[5]，聊祝女公子福寿耳。”乃受之。女一见，不胜爱悦。置诸闺闼[6]，朝夕护之惟恐伤。刘任满，橘盈把矣。是年初结实。简装将行，以橘重赘，谋弃之。女抱树娇啼。家人给之曰：“暂去，且将复来[7]。”女信之，涕始止。又恐为大力者负之而去[8]，立视家人移栽墀下，乃行。女归，受庄氏聘。庄丙戌登进士[9]，释褐为兴化令[10]。夫人大喜。窃意十余年，橘不复存，及至，则橘已十围，实累累以千计。问之故役，皆云：“刘公去后，橘甚茂而不实，此其初结也。”更奇之。庄任三年，繁实不懈；第四年，憔悴无少华[11]。夫人曰：“君任此不久矣。”至秋，果解任。异史氏曰：“橘共有夙缘于女与[12]？何遇之巧也。其实也似感恩[13]，其不华也似伤离。物犹如此，而况于人乎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陕西：陕西省，辖境与今省区略同。

[2]兴化令：兴化县令。兴化，明、清县名，治在今福建莆田县。

[3]裁：才。

[4]摈弗受，拒绝不受。

[5]清玩：称对方玩赏的敬词。清，清雅。

[6]闺闼：未嫁女子的居室。

[7]“暂去，且将复来”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几日而不复来”。

[8]大力者：力气大的人。

[9]丙戌：当指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。

[10]释褐为兴化令：一入仕即为兴化县令。释褐，谓脱去布衣，换上官服，为入仕的雅称。兴化令，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兴令”，脱化字。

[11]华：花。

[12]夙缘：前世的因缘。夙，通“宿”。

[13]实：果实。

赤字

顺治乙未冬夜[1]，天上赤字如火。其文云：“白荅代靖否复议朝冶驰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顺治乙未，清世祖（福临）顺治十二年，即公元一六五五年。

牛成章

牛成章，江西之布商也[1]。娶郑氏，生子、女各一。牛三十三岁病死。子名忠，时方十二；女八九岁而已。母不能贞[2]，货产入囊，改醮而去[3]。遗两孤，难以存济。有牛从嫂[4]，年已六[5]，贫寡无归，遂与居处[6]。

数年，姬死，家益替[7]。而忠渐长，思继父业而苦无资。妹适毛姓，毛富贾也。女哀婿假数十金付兄。兄从人适金陵[8]，途中遇寇，资斧尽丧，飘荡不能归。偶趋典肆[9]，见主肆者绝类其父；出而潜察之，姓字皆符。骇异不谕其故[10]。惟日流连其傍，以窥意旨，而其人亦略不顾问。如此三日，覘其言笑举止，真父无讹。即又不敢拜识；乃自陈于群小[11]，求以同乡之故，进身为佣。立券已[12]，主人视其里居、姓氏，似有所动，问所从来。忠泣诉父名。主人怅然若失。久之，问：“而母无恙乎[13]？”忠又不敢谓父死，婉应曰：“我父六年前经商不返[14]，母醮而去。幸有伯母抚育，不然，葬沟渎久矣。”主人惨然曰：“我即是汝父也。”于是握手悲哀。又导入参其后母[15]。后母姬，年三十余，无出，得忠喜，设宴寝门。牛终欷不乐，即欲一归故里。妻虑肆中乏人，故止之。牛乃率子纪理肆务；居之三月，乃以诸籍委子[16]，取装西归。

既别，忠实以父死告母。姬乃大惊，言：“彼负贩于此，曩所与交好者，留作当商；娶我已六年矣。何言死耶？”忠又细述之。相与疑念，不谕共由。逾一昼夜，而牛已返，携一妇人，头如蓬葆[17]。忠视之，则其所生母也。牛摘耳顿骂：“何弃吾儿！”妇慑伏不敢少动。牛以口舐其项。妇呼忠曰：“儿救吾！儿救吾！”忠大不忍，横身蔽扇其间[18]。牛犹忿怒，妇已不见。众大惊，相哗以鬼。旋视牛，颜色惨变，委衣于地，化为黑气，亦寻灭矣。母子骇叹，举衣冠而瘞之。忠席父业[19]，富有万金。后归家问之，则嫁母于是日死，一家皆见牛成章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江西：江西省，清时辖境与今省区约略相同。

[2]不能贞：谓不能守节寡居。

[3]改醮：改嫁。

[4]从嫂：叔伯嫂。

[5]六（zhì 秩），六十岁。！，通“秩”。十年为一！。

[6]遂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送”。

[7]家益替，家业更加衰败。替，衰败。

[8]适金陵：往金陵去。金陵，指令江苏南京市。

[9]典肆：典押衣物的商店，即当铺。

[10]不谕，不明白。

[11]自陈于群小：向其仆自我介绍。群小，此指仆人。

[12]立券，订立契约文书。

[13]而：同“尔”，你。

[14]六年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六”字。

[15]参：拜见。

[16]以诸籍委子：把各类账册交付其子。

[17]头如蓬葆：犹言头发如乱草。《汉书·燕王旦传》。“当此之时头

如蓬葆，勤苦至矣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草丛生日葆。”蓬，蓬草。

[18]蔽隔：遮挡。隔，隔。

[19]席：因，凭借，犹言承受。

青娥

霍恒，字匡九，晋人也。父官县尉[1]，早卒。遗生最幼，聪惠绝人。十一岁，以神童入泮[2]。而母过于爱惜，禁不令出庭户，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。同里有武评事者[3]，好道，入山不返。有女青娥，年十四，美异常伦。幼时窃读父书，慕何仙姑之为[4]。父既隐，立志不嫁。母无奈之。一日，生于门外瞥见之。童子虽无知，只觉爱之极，而不能言；直告母，使委禽焉[5]。母知其不可，故难之。生郁郁不自得。母恐拂儿意，遂托往来者致意武，果不谐。生行思坐筹，无以为计。

会有一道士在门，手握小[6]，长裁尺许。生借阅一过，问：“将何用？”答云：“此剧药之具[7]；物虽微，坚石可入。”生未深信。道士即以斫墙上石，应手落如腐。生大异之，把玩不择于手。道士笑曰：“公子爱之，即以奉赠。”生大喜，酬之以钱，不受而去。持归，历试砖石，略无隔阂。顿念穴墙则美人可见[8]，而不知其非法也。更定，逾垣而出，直至武第；凡穴两重垣，始达中庭[9]。见小厢中[10]，尚有灯火，伏窥之，则青娥卸晚装矣。少顷，烛灭，寂无声。穿墉入[11]，女已熟眠。轻解双履，悄然登榻；又恐女郎惊觉，必遭呵逐，遂潜伏绣被之侧，略闻香息，心愿窃慰。而半夜经营，疲殆颇甚，少一合眸，不觉睡去。女醒，闻鼻气休休；开目，见穴隙亮入。大骇，暗摇婢醒，拔关轻出[12]，敲窗唤家人妇，共[13]火操杖以往。则见一总角书生[13]，酣眠绣榻；细审，识为霍生。[14]之始觉，遽起，目灼灼如流星，似亦不大畏惧，但[15]然不作一语。众指为贼，恐呵之。始出涕曰：“我非贼，实以爱娘子故，愿以近芳泽耳[15]。”众又疑穴数重垣，非童子所能者。生出[16]以言异。共试之，骇绝，讶为神授。将共告诸夫人。女俯首沉思，意似不以为可。众窥知女意，因曰：“此子声名门第，殊不辱玷。不如纵之使去，俾复求媒焉。诘旦，假盗以告夫人，如何也？”女不答。众乃促生行。生素[17]。共笑曰：“[18]儿童！犹不忘凶器耶？”生觑枕边，有凤钗一股，阴纳袖中。已为婢子所窥，急白之。女不言亦不怒。一媼拍颈曰：“莫道他[19]，若小意念乖绝也[16]。”乃曳之，仍自窠中出。既归，不敢实告母，但囑母复媒致之。母不忍显拒，惟遍托媒氏，急为别觅良姻。青娥知之，中情皇急，阴使腹心者风示媼。媼说，托媒往。会小婢漏泄前事，武夫人辱之，不胜恚愤。媒至，益触其怒，以杖画地[17]，骂生并及其母。媒惧窜归，具述其状。生母亦怒曰：“不肖儿所为，我都梦梦[18]。何遂以无礼相加！当交股时，何不将荡儿淫女一并杀却？”由是见其亲属，辄便披诉[19]。女闻，愧欲死。武夫人大悔，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。女阴使人婉致生母，且矢之以不他[20]，其词悲切。母感之，乃不复言；而论亲之媒，亦遂辍矣。会秦中欧公宰是邑[21]，见生文，深器之[22]，时召入内署，极意优宠。一日，问生：“婚乎？”答言：“未。”细诘之，对曰：“夙与故武评事女小有盟约；后以微嫌[23]，遂致中寝。”问：“犹愿之否[24]？”生[25]然不言。公笑曰：“我当为子成之。”即委县尉、教谕[25]，纳币于武[26]。夫人喜，婚乃定。逾岁，娶归。女入门，乃以[27]掷地曰：“此寇盗物，可将去！”生笑曰：“勿忘媒妁。”珍佩之，恒不去身。

女为人温良寡默[27]，一日三朝其母；馀惟闭门寂坐，不甚留心家务。母或以吊皮他住，则事事经纪，罔不井井。年余，生一子孟仙。一切委之乳保[28]，似亦不甚顾惜。又四五年，忽谓生曰：“欢爱之缘，于兹八载。今

离长会短，可将奈何！”生惊问之，即已默默，盛妆拜母，返身入室。追而诘之，则仰眠榻上而气绝矣。母子痛悼，购良材而葬之。母已衰迈，每每抱子思母，如摧肺肝，由是遘病[29]，遂惫不起。逆害饮食[30]，但思鱼羹，而近地则无，百里外始可购致。时厮骑皆被差遣；生性纯孝，急不可待，怀资独往，昼夜无停趾。返至山中，日已沉冥，两足跛 [31]，步不能咫。后一叟至，问曰：“足得毋泡乎[32]？”生唯唯。叟便曳坐路隅，敲石取火，以纸裹药末，熏生两足。试使行，不惟痛止，兼益矫健。感极申谢。叟问：“何事汲汲[33]？”答以母病，因历道所由。叟问：“何不另娶？”答云：“未得佳者。”叟遥指山村曰：“此处有一佳人，倘能从我去，仆当为君作伐。”生辞以母病待愈，姑不遑暇。叟乃拱手，约以异日入村，但问老王，乃别而去。生归，烹鱼献母。母略进，数日寻廖。乃命仆马往寻叟。

至旧处，迷村所在。周章逾时[34]，夕 渐坠[35]；山谷甚杂，又不可以极望。乃与仆上山头，以瞻里落；而山径崎岖，苦不可复骑，跋履而上，昧色笼烟矣[36]。蹒跚四望，更无村落。方将下山，而归路已迷。心中燥火如烧。荒窞间，冥堕绝壁[37]。幸数尺下有一线荒台，坠卧其上，阔仅容身，下视黑不见底。惧极，不敢少动。又幸崖边皆生小树，约体如栏。移时，见足傍有小洞口；心窃喜，以背着石，蠕行而入[38]。意稍稳，冀天明可以呼救。少顷，深处有光如星点。渐近之，约三四里许，忽睹廊舍，并无 烛[39]，而光明若昼。一丽人自房中出，视之，则青娥也。见生，惊曰：“郎何能来？”生不暇陈，抱 鸣恻[40]。女劝止之。问母及儿，生悉述苦况，女亦惨然。生曰：“卿死年余，此得无冥间耶？”女曰：“非也，此乃仙府。曩时非死，所瘞，一竹杖耳。郎今来，仙缘有分也。”因导令朝父，则一修髯丈夫[41]，坐堂上；生趋拜。女白：“霍郎来。”翁惊起，握手略道平素[42]。曰：“婿来大好，分当留此。”生辞以母望，不能久留。翁曰：“我亦知之。但迟三数日，即亦何伤。”乃饷以肴酒，即令婢设榻于西堂，施锦 焉。生既退，约女同榻寝。女却之曰：“此何处，可容狎褻？”生捉臂不舍。窗外婢子笑声嗤然，女益惭。方争拒间，翁入，叱曰：“俗骨污吾洞府！宜即去！”生素负气，愧不能忍，作色曰：“儿女之情，人所不免，长者何当伺我？无难即去，但令女须便将去。”翁无辞，招女随之，启后户送之；赚生离门，父子阖扉去。回首峭壁峰岩，无少隙缝，只影茕茕[43]，罔所归适。视天上斜月高揭[44]，星斗已稀。怅怅良久，悲已而恨，面壁叫号，迄无应者[45]。愤极，腰中出 ，凿石攻进，且攻且骂。瞬息洞入三四尺许，隐隐闻人语曰：“孽障哉[46]！”生奋力凿益急。忽洞底豁开二扉，推娥出曰：“可去，可去！”壁即复合。女怨曰：“既爱我为妇，岂有待丈人如此者？是何处老道士，授汝凶器，将人缠混欲死？”生得女，意愿已慰，不复置辨；但忧路险难归。女折两枝，各跨其一，即比为马，行且驶，俄顷至家。时失生已七日矣。

初，生之与仆相失也，觅之不得，归而告母。母遣人穷搜山谷[47]，并无踪绪。正忧惶无所[48]，闻子自归，欢喜承迎。举首见妇，几骇绝。生略述之，母益忻慰。女以形迹诡异，虑骇物听，求即播迁。母从之。异郡有别业，刻期徙往，人莫之知。偕居十八年，生一女，适同邑李氏。后母寿终。女谓生曰：“吾家茅田中，有雉 八卵[49]，其地可葬。汝父子扶柩归窆。儿已成立，宜即留守庐墓[50]，无庸复来。”生从其言，葬后自返。月余，孟仙往省之，而父母俱杳。问之老奴，则云：“赴葬未还。”心知其异，浩

叹而已。孟仙文名甚噪，而困于场屋，四旬不售。后以拔贡入北闱[51]，遇同号生[52]，年可十七八，神采俊逸，爱之。视其卷，注顺天廪生霍仲仙[53]。瞪目大骇，因自道姓名。仲仙亦异之，便问乡贯，孟悉告之。仲仙喜曰：“弟赴都时，父嘱文场中如逢山右霍姓者，吾族也，宜与款接，今果然矣。顾何以名字相同如此？”孟仙因诘高、曾并严、慈姓讳[54]，已而惊曰：“是我父母也！”仲仙疑年齿之不类。孟仙曰：“我父母皆仙人，何可以貌信其年岁乎？”因述往迹，仲仙始信。场后不暇休息，命驾同归。才到门，家人迎告，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。两人大惊。仲仙入而诸妇，妇言：“昨夕尚共杯酒，母谓：‘汝夫妇少不更事[55]。明日大哥来，吾无虑矣。’早旦入室，则阒无人矣[56]。”兄弟闻之，顿足悲哀。仲仙犹欲追觅；孟仙以为无益，乃止。是科仲领乡荐[57]。以晋中祖墓所在，从兄而归。犹冀父母尚在人间，随在探访，而终无踪迹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钻穴眠榻，其意则痴；凿壁骂翁，其行则狂；仙人之撮合之者，惟欲以长生报其孝耳。然既混迹人间，狎生子女，则居而终焉，亦何不可？乃三十年而屡弃其子，抑独何哉？异已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县尉：掌管一县刑狱缉捕的官员。明代废县尉，以典史掌县尉事，后世因称典史为县尉。

[2]以神童入泮：此指幼年考中秀才。神童，智力过人的儿童。唐宋时科举考试特设有童子科，应试者称“应神童试”。唐制十岁以下，宋制十五岁以下，可应试。明代童生试，则不论年龄大小。霍桓十一岁入泮，故称之为“神童”。

[3]评事：官名，掌管评审刑狱。汉置廷尉平，隋以后称评事。明清分设左右评事，均隶大理寺。

[4]何仙姑：道教八仙之一。相传为唐广东增城女子，住云母溪，十四、五岁时食云母粉而成仙。另一说，为吕洞宾所超度的赵仙姑。赵，名何，或以手持荷花谐音为何姓。

[5]委禽致送聘女的礼物，此指通媒求婚。禽，指雁，古代订婚纳采用雁。

[6]：装有长柄、用以掘土采药的铁铲：也叫“长”。

[7]（zhú 烛），锄；掘。

[8]穴墙：在墙上掘洞。穴，挖洞。美人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阙“人”。

[9]中庭：正院。

[10]厢：厢房；正房两侧的房屋。

[11]墉（y ng）：墙壁。

[12]暗摇婢醒，拔关轻出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及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暗中拔关轻出”。

[13]总角，古代男女未成年前，束发为两结，形如角，故称总角。

[14]（ruì 锐）：揣动。

[15]芳泽：化妆用的香脂，借指美女的容颜。

[16]若小：这小孩。小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补。乖绝：极为机灵。

[17]以杖画地，以手杖指画或叩击地面：表示愤怒。

[18]梦梦：犹“”，昏昧不明，指一无所知。

[19]披诉，公开宣扬。披，披露。

[20]矢之以不他：誓不他嫁。语出《诗·风·柏舟》：“之死矢靡它。”矢，通“誓”。

[21]秦中；古地区名。指令陕西中部平原地区，因春秋战国时属秦国而得名。

[22]器：器重。

[23]嫌：嫌隙；怨恨。

[24]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及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有”。

[25]教谕，官名。明清以教谕为各县教职，负责县学的管理及课业。

[26]纳币：古代婚礼“六礼”之一，犹后世之订婚。纳币，又称“纳征”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纳征，玄束帛俚皮。”注“征，成也，使者纳币，以成昏礼。”

[27]温良寡默，温厚善良，沉默寡言。

[28]乳保，乳娘、保姆。上文“年余”，别本作“二年余”。

[29]遭病：遭病，成疾。

[30]逆害饮良，不思饮食。

[31]跛（b-qì 簸期），脚有毛病，走路歪瘸。

[32]泡：磨伤起泡。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胞”。

[33]汲汲：心情急切。

[34]周章：彷徨。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周张”。

[35]夕暾（tún 吞）：犹言“夕阳”。暾，本指初升的太阳，此指阳光。刘向《九叹·远游》：“日暾暾其西舍兮，阳焱焱而复顾。”

[36]昧色笼烟：暮色苍茫。笼烟，烟雾笼罩。

[37]冥堕绝壁，昏暗中从绝壁上掉下来。

[38]螭：螭螭，行动时曲背蠕动。

[39]烛：灯火。

[40]抱（q 屈）：捧握其手。，袖口。

[41]修髯：长髯。修，长。髯，两领上的胡须。

[42]道平素：谈说家常。平素，指往日的事情，陶潜《咏二疏》：“促席延故老，挥觞道平素。”下文“长者”二句，别本作“长者何当窥伺？我无难即去。”

[43]茕茕（qióng-qióng 琼琼）；孤独无依。

[44]揭：悬。

[45]迄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乞”。后文“且攻且骂”，据博本补。

[46]孽障：同“业障”，佛教语，原意为过去所作的恶事造成了不良的后果。后来成为骂人的话，意思是祸患。

[47]穷搜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阙“搜”字。

[48]无所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所”。

[49]（bào 抱）：鸟伏卵。

[50]守庐墓：服丧期间，在先人墓旁搭盖草庐，守护坟墓。

[51]以拔贡入北闱：以拔贡的资格，参加在顺天举行的乡试。拔贡，科举时代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。清初六年一次，由备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，保送入京，作为拔贡。北闱：清代在顺天（今北京市）举行的乡试，

称“北闱”。

[52]同号生：考场中同一号舍的考生。乡试的“贡院”，内分若干巷舍，并按《千字文》编号。每一号巷舍有几十间小房，每个考生占用一间，在其中考试。

[53]廪生：即“廪膳生员”，资历最优的秀才。廪生每月可从儒学领到米粮的津贴，称为食度。

[54]高、曾：高祖，曾祖。严、慈，父亲，母亲。姓讳：姓名。

[55]更事：懂事。

[56]阒（qù 趣）：寂静。

[57]领乡荐：乡试考中。

镜听

益都郑氏兄弟，皆文学士[1]。大郑早知名，父母尝过爱之[2]，又因子并及其妇；二郑落拓，不甚为父母所欢，遂恶次妇，至不齿礼[3]：冷暖相形，颇存芥蒂[4]。次妇每谓二郑，“等男子耳，何遂不能为妻子争气？”遂摈弗与同宿。于是二郑感愤，勤心锐思[5]，亦遂知名。父母稍稍优顾之，然终杀于兄[6]。次妇望夫慕切，是岁大比[7]，窃于除夜以镜听卜[8]。有二人初起，相推为戏，云：“汝也凉凉去！”妇归，凶吉不可解，亦置之。闹后，兄弟皆归。时暑气犹盛，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[9]，其热正苦。忽有报骑登门[10]，报大郑捷[11]。母入厨唤大妇曰：“大男中式矣[12]！汝可凉凉去。”次妇忿恚[13]，泣且炊。俄又有报二郑捷者。次妇力掷饼杖而起[14]，曰：“依也凉凉去[15]！”此时中情所激[16]，不觉出之于口；既而思之，始知镜听之验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贫穷则父母不子[17]，有以也哉[18]！庭帙之中[19]，固非愤激之地；然二郑妇激发男儿，亦与怨望无赖者殊不同科[20]。投杖而起，真千古之快事也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文学士：读书能文的人。

[2]过爱：偏爱。

[3]不齿礼，不按常礼对待；指不同等看待。齿，并列。

[4]芥蒂：梗塞之物，喻思想感情上的隔阂。

[5]勤心锐思：竭尽心思，指勤奋苦读。勤，劳。锐，锐敏。

[6]杀：衰减；不如。

[7]大比：明清时称乡试为“大比”。

[8]以镜听卜：用“镜听”之术来占卜。镜听：也称“镜卜”，古人于除夕或岁首卜吉凶之术。问卜者于除夕持镜向灶神祷告，然后怀镜胸前，出门窥听市人无意的言语，借此占卜吉凶休咎。见《熙朝乐事》。

[9]饷耕，给种地的人送饭。饷，送饭。

[10]报骑（jì记）：报马。科举时代，骑着快马报告考中喜讯的人。

[11]捷：胜利：此指中举。

[12]中式：科举考试被录取叫“中式”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“三年大比，以诸生试之直省，曰乡试。中式者为举人。”

[13]忿恚：又气忿，又伤心。

[14]力掷；用力摔下。饼杖，擀饼杖。

[15]依（nóng农）：我。

[16]中情所激：内心感情的激发。

[17]父母不子，父母对其子，不当儿子看待。

[18]以：故。相当口语“理由”。

[19]庭帙之中：指家庭内室。庭帙，当作“庭闱”，父母居处。

[20]殊不同科：大不相同。科，品类，类别。

牛

陈华封，蒙山人[1]。以盛暑烦热，枕藉野树下[2]。忽一人奔波而来，首着围领，疾趋树阴，掬石而座[3]，挥扇不停，汗下如流[4]。陈起坐[5]，笑曰：“若除围领，不扇可凉。”客曰：“脱之易，再着难也。”就与倾谈，颇极蕴藉。既而曰：“此时无他想，但得冰浸良酝，一道冷芳[6]，度下十二重楼[7]，暑气可消一半。”陈笑曰：“此愿易遂，仆当为君偿之。”因握手曰：“寒舍伊迓[8]，请即迁步[9]。”客笑而从之。至家，出藏酒于石洞，其凉震齿。客大悦，一举十觥。日已就暮，天忽雨；于是张灯于室，客乃解除围领，相与磅礴[10]。语次，见客脑后，时漏灯光，疑之。无何，客酩酊，眠榻上。陈移灯窃窥之，见耳后有巨穴，盖大；数道膜间鬲如椀；椀外革垂蔽[11]，中似空空。骇极，潜抽髻簪，拨膜覘之[12]，有一物状类小牛，随手飞出，破窗而去，益骇，不敢复拨。方欲转步，而客已醒。惊曰：“子窥见吾隐矣，放牛出[13]，将为奈何？”陈拜诘其故，客曰：“今已若此，尚复何讳。实相告：我六畜瘟神耳。适所纵者牛，恐百里内牛无种矣。”陈故以养牛为业，闻之大恐，拜求术解[14]。客曰：“余且不免于罪，其何术之能解？惟苦参散最效[15]，其广传此方，勿存私念可也。”言已，谢别出门。又掬土堆壁龕中，曰：“每用一合亦效[16]。”拱不复见[17]。居无何，牛果病，瘟疫大作。陈欲专利，秘其方，不肯传；惟传其弟。弟试之神验。而陈自啖牛[18]，殊罔所效[19]。有牛二百蹄[20]，倒毙殆尽；遗老牝牛四五头，亦逡巡就死[21]。中心懊恼，无所用力。忽忆龕中掬土，念未必效，姑妄投之。经夜，牛乃尽起。始悟药之不灵，乃神罚其私也。后数年，牝牛繁育，渐复其故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蒙山：山名。在今山东费县、平邑和蒙阴三县交界处，绵亘百二十里。

[2]枕（zhèn 阵）藉：此为设枕铺席的意思。

[3]掬石：两手捧石。

[4]：汁。

[5]坐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座”。

[6]冷芳，犹冷香，清香。

[7]十二重（chóng 虫）楼，指人咽喉管之十二节。《金丹诸真之奥》：“问曰，‘何谓十二重楼？’答曰‘人之咽喉管有十二节，是也。’”

[8]寒舍伊迓：我家就在附近。寒舍：谦指自己的居处。伊，语助词，无义。迓，近。

[9]迁步，犹言枉步。迂，迂曲。

[10]相与磅礴：谓彼此不拘形迹，开怀痛饮。磅礴，同“礴”、“般礴”，伸开两腿而坐，示不拘形迹。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：“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至，……有一史后至者，然不趋，受揖不立，因之舍。公使人视之，则解衣礴，赢。君曰：‘可矣，是真画者也。’”

[11]革：软皮。，同“软”。

[12]膜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腹”。

[13]牛（huáng 皇）：牛瘟。，瘟疫。

[14]术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述”。

[15]苦参散，用苦参制作的方药。苦参，又名苦 、苦骨，根可入药，以味苦，因称。

[16]一合（g 葛）：容量单位。刘向《说苑·辨物》：“十龠为一合。”十合为一升。

[17]拱：拱手。

[18]（cuò 挫）：切割。此言将苦参切碎成剂。

[19]殊罔所效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

[20]二百蹄（qiào 桥）：四十头牛。二，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而”。蹄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“马蹄 千。”《汉书·货殖传》作“马蹄 千”，颜师古注：“ ，口也。蹄与口共千，则为马二百也。” ，借为“ ”。

[21]逡巡：顷刻，即刻。

金姑夫

会稽有梅姑祠[1]。神故马姓，族居东莞[2]，未嫁而夫早死，遂矢志不醮[3]，三旬而卒。族人词之，谓之梅姑。丙申[4]，上虞金生[5]，赴试经此，入庙徘徊，颇涉冥想。至夜，梦青衣来[6]，传梅姑命招之。从去。入祠，梅姑立候檐下，笑曰：“蒙君宠顾，实切依恋。不嫌陋拙，愿以身为姬侍。”金唯唯。梅姑送之曰：“君且去。设座成，当相迓耳[7]。”醒而怒之。是夜，居人梦梅姑曰：“上虞金生，令为吾婿，宜塑其像。”诘村人语梦悉同。族长恐玷其贞，以故不从。未几，一家俱病。大惧，为肖像于左。既成，金生告妻子曰：“梅姑迎我矣。”衣冠而死。妻痛恨，诣祠指女像秽骂；又升座批颊数四[8]，乃去。今马氏呼为金姑夫。

异史氏曰：“未嫁而守，不可谓不贞矣。为鬼数百年，而始易其操，抑何其无耻也？大抵贞魂烈魄，未必即依于土偶；其庙貌有灵，惊世而骇俗者，皆鬼狐凭之耳[9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会稽：地名。清绍兴府治所，即今浙江绍兴市。

[2]东莞：古地名，此处所指未详。古东莞有若干处；此或指今山东省沂水县。汉曾在该地置东莞县，因称。

[3]不醮：不改嫁。

[4]丙申：当指清世祖（福临）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。

[5]上虞：县名，清代属浙江省绍兴府。

[6]青衣，此指婢女。

[7]相迓：相迎。

[8]批颊；打嘴巴。

[9]凭：假借。

梓潼令

常进士大忠，太原人[1]。候选在都[2]。前一夜，梦文昌投刺[3]。拔签，得梓潼令。奇之，后丁艰归[4]，服阕候补，又梦如前。默思岂复任梓潼乎？已而果然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原：府名。治所在阳曲，即今山西太原市。

[2]候选在都：在京都等候吏部选用。清制，内自郎中、外自道员以下的官吏，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，及原官因故（丁忧、误等）开缺依例起复者，都须赴吏部听候选用，称候选。参见《清会典·吏部》。

[3]文昌，指梓潼帝君，道教所奉主宰功名、禄位之神。相传姓张名亚子（或恶子），居蜀七曲山。《明史·礼志》四谓张“仕晋战没，人为立庙”。唐宋屡加封号。元仁宗延三年（1316）加封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。宋元道士假托其名，称玉皇大帝命其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，称具为“梓潼帝君”。梓潼，县名，清初属保宁府，即今四川梓潼县。刺，名片。

[4]丁艰，旧时称遭父母丧为丁艰或丁忧。父死称“丁外艰”，母死称“丁内艰”。丁艰须在家守丧三年，在官者要辞官家居，期满（即“服阕”），赴吏部候选补官。

鬼津

李某昼卧，见一妇人自墙中出，蓬首如筐[1]，发垂蔽面；至床前，始以手自分，露面出，肥黑绝丑。某大惧，欲奔。妇猝然登床，力抱其首，便与接唇，以舌度津，冷如冰块，浸侵入喉[2]。欲不咽而气不得息，咽之稠粘塞喉。才一呼吸，而口中又满，气急复咽之。如此良久，气闭不可复忍。闻门外有人行声，妇始释手去。由此腹胀喘满，数十日不食。或教以参芦汤探吐之[3]，吐出物如卵清[4]，病乃瘥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蓬首如筐：披头散发，像只乱草筐。蓬首，头发散乱之状。蓬，飞蓬，草名。《诗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”

[2]浸浸：渐渍。

[3]参芦汤，中药方剂，参芦散的汤剂。人参和芦根为末。水调一、二钱，或加竹沥和服。功能吐虚痰。治虚弱人痰涎壅盛，胸隔满闷，温温欲吐。见《医方集解》。

[4]卵清：蛋白。

仙人岛

王勉，字龟斋，灵山人[1]。有才思，屡冠文场[2]，心气颇高；善诮骂[3]，多所凌折[4]。偶遇一道士，视之曰：“子相极贵，然被‘轻薄孽，折除几尽矣[5]。以子智慧，若反身修道，尚可登仙籍。”王嗤曰：“福泽诚不可知，然世上岂有仙人[6]！”道士曰：“子何见之卑？无他求，即我便是仙耳。”王乃益笑其诬。道士曰：“我何足异。能从我去，真仙数十，可立见之。”问：“在何处？”曰：“咫尺耳。”遂以杖夹股间，即以一头授生，令如己状。嘱合眼，呵曰：“起！”觉杖粗如五斗囊，凌空翕飞[7]，潜扞之，鳞甲齿齿焉[8]。骇惧，不敢复动。移时，又呵曰：“止！”即抽杖去，落巨宅中，重楼延阁[9]，类帝王居。有台高丈馀；台上殿十一楹，弘丽无比。道士曳客上，即命童子设筵招宾。殿上列数十筵，铺张炫目。道士易盛服以伺。少顷，诸客自空中来，所骑或龙、或虎、或鸾凤，不一类。又各携乐器。有女子，有丈夫，有赤其两足。中独一丽者，跨彩凤；宫样妆束，有侍儿代抱乐具，长五尺以来，非琴非瑟，不知其名。酒既行，珍肴杂错，入口甘芳，并异常馐。王默然寂坐，惟目注丽者；然心爱其人，而又欲闻其乐，窃恐其终不一弹。酒阑，一叟倡言曰：“蒙崔真人雅召，今日可云盛会，自宜尽欢。请以器之同者，共队为曲[10]。”于是各合配旅[11]。丝竹之声，响彻云汉。独有跨凤者，乐伎无偶[12]。群声既歇，侍儿始启绣囊，横陈几上。女乃舒玉腕，如挡箏状[13]，其亮数倍于琴，烈足开胸，柔可荡魄。弹半炊许[14]，合殿寂然，无有咳者。既阕[15]，铿尔一声[16]，如击清磬。共赞曰：“云和夫人绝技哉[17]！”大众皆起告别，鹤唳龙吟，一时并散。

道士设宝榻锦衾，备生寝处。王初睹丽人，心情已动；闻乐之后，涉想尤劳[18]。念己才调[19]，自合芥拾青紫[20]，富贵后何求弗得。顷刻百绪，乱如蓬麻。道士似已知之，谓曰：“子前身与我同学，后缘意念不坚，遂坠尘网。仆不自他于君[21]，实欲拔出恶浊；不料迷晦已深，梦梦不可提悟[22]。今当送君行。未必无复见之期，然作天仙，须再劫矣[23]。”遂指阶下长石，令闭目坐，坚嘱无视。已，乃以鞭驱石。石飞起，风声灌耳，不知所行几许。忽念下方景界，未审何似；隐将两眸微开一线，则见大海茫茫，浑无边际。大惧，即复合，而身已随石俱堕，砰然一响，汨没若鸥[24]。幸凤近海，略谙泓浮。闻人鼓掌曰：“美哉跌乎！”危殆方急，一女子援登舟上，且曰：“吉利，吉利，秀才‘中湿’矣[25]！”视之，年可十六七，颜色艳丽。王出水寒栗，求火燎之。女子言：“从我至家，当为处置。苟适意，勿相忘。”王曰：“是何言哉！我中原才子[26]，偶遭狼狈，过此图以身报，何但不忘！”女子以棹催艇，疾如风雨，俄已近岸。于舱中携所采莲花一握，导与俱去。半里许入村，见朱户南开，进历数重门，女子先驰入。少间，一丈夫出，是四十许人，揖王升阶，命侍者取冠袍袜履，为王更衣。既，询邦族。王曰：“某非相欺，才名略可听闻。崔真人切切眷恋，招升天阙[27]。自分功名反掌，以故不愿栖隐。”丈夫起敬曰：“此名仙人岛，远绝人世。文若，姓桓。世居幽僻，何幸得近名流。”因而殷勤置酒。又从容而言曰：“仆有二女，长者芳云，年十六矣，只今未遭良匹。欲以奉侍高人，如何？”王意必采莲人，离席称谢。桓命于邻党中[28]，招二三齿德来[29]。顾左右，立唤女郎。无何，异香浓射，美姝十余辈，拥芳云出，光艳明媚，若芙蕖之映朝日。拜已，即坐。群姝列侍，则采莲人亦在焉。酒数行，一垂髫女自内出，仅十余

龄，而姿态秀曼，笑依芳云肘下，秋波流动。桓曰：“女子不在闺中，出作何务？”乃顾客曰：“此绿云，即仆幼女。颇惠，能记典坟矣[30]。”因令对客吟诗。遂诵竹枝词三章[31]，娇婉可听。便令傍姊隅坐。桓因谓：“王郎天才，宿构必富[32]，可使鄙人得闻教乎？”王即慨然诵近体一作[33]，顾盼自雄[34]。中二句云：“一身剩有须眉在，小饮能令块磊消[35]。”邻叟再三诵之。芳云低告曰：“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，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[36]。”一座抚掌。桓请其他。王述水鸟待云：“猪头鸣格磔[37]，……”忽忘下句。甫一沉吟，芳云向妹耳语[38]，遂掩口而笑。绿云告父曰：“渠为姊夫续下句矣。云：‘狗腭响巴[39]。’”合席粲然。王有惭色。桓顾芳云，怒之以目。王色稍定，桓复请其文艺[40]。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业，乃炫其冠军之作[41]，题为“孝哉闵子骞”二句[42]，破云[43]：“圣人赞大贤之孝……”绿云顾父曰：“圣人无字门人者，‘孝哉……’一句，即是人言。”王闻之，意兴索然。桓笑曰：“童子何知！不在此，只论文耳。”王乃复诵。每数句，姊妹必相耳语，似是月旦之词[44]，但嚅嚅不可辨。王诵至佳处[45]，兼述文宗评语[46]，有云：“字字痛切。”绿云告父曰：“姊云：‘宜删“切”字。’”众都不解。桓恐其语[47]，不敢研诂。王诵毕，又述总评，有云：“羯鼓一挝，则万花齐落[48]。”芳云又掩口语妹，两人皆笑不可仰。绿云又告曰：“姊云！‘羯鼓当是四挝。’”众又不解。绿云启口欲言，芳云忍笑诃之曰：“婢子敢言，打煞矣！”众大疑，互有猜论。绿云不能忍，乃曰：“去‘切’字，言‘痛’则‘不通’[49]。鼓四挝，其声云‘不通又不通’也。”众大笑。桓怒诃之。因而自起泛卮[50]，谢过不遑。王初以才名自诩，目中实无千古；至此，神气沮丧，徒有汗淫[51]。桓谏而慰之曰：“适有一言，请席中属对焉[52]：‘王子身边，无有一点不似玉。’众未措想，绿云应声曰：“龟翁头上，再着半夕即成龟。”芳云失笑，呵手扭胁肉数四[53]。绿云解脱而走，回顾曰：“何预汝事！汝骂之频频，不以为非；宁他人一句，便不许耶？”桓咄之，始笑而去。邻叟辞别。诸婢导夫妻入内寝，灯烛屏榻，陈设精备。又视洞房中，牙签满架[54]，靡书不有。略致问难，响应无穷[55]。王至此，始觉望洋堪羞[56]。女唤“明”，则采莲者趋应，由是始炽其名。屡受诮辱，自恐不见重于闺闼；幸芳云语言虽虐，而房帟之内，犹相爱好。王安居无事，辄复吟哦。女曰：“妾有良言，不知肯嘉纳否？”问：“何言？”曰：“从此不作诗，亦藏拙之一法也[57]。”王大惭，遂绝笔。久之，与明渐狎。告芳云曰：“明与小生有拯命之德，愿少假以辞色[58]。”芳云乃即许之。每作房中之戏，招与共事，两情益笃，时色授而手语之[59]。芳云微觉，责词重叠；王惟喋喋[60]，强自解免。一夕，对酌，王以为寂，劝招明。芳云不许。王曰：“卿无书不读，何不记‘独乐乐’数语[61]？”芳云曰：“我言君不通，今益验矣。句读尚不知耶[62]？‘独要，乃乐于人要；问乐，孰要乎[63]？’曰：不。”一笑而罢。适芳云妹妹赴邻女之约，王得间，急引明，绸缪备至。当晚，觉小腹微痛；痛已，而前阴尽肿。大惧，以告芳云。云笑曰：“必明之恩报矣！”王不敢隐，实供之。芳云曰：“自作之殃，实无可以方略[64]。既非痛痒，听之可矣。”数日不瘳，忧闷寡欢。芳云知其意，亦不问讯，但凝视之，秋水盈盈，朗若曙星[65]。王曰：“卿所谓‘胸中正，则眸子焉[66]’。”芳云笑曰：“卿所谓‘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[67]’。”盖“没有”之“没”，俗读似“眸”，故以此戏之也。王失笑，哀求方剂。曰：“君不听良言，前

此未必不疑妾为妒意。不知此婢，原不可近。曩实相爱，而君若东风之吹马耳[68]，故唾弃不相怜。无已，为若治之。然医师必审患处。”乃探衣而咒曰：“‘黄鸟黄鸟，无止于楚[69]！’”王不觉大笑，笑已而瘳。

逾数月，王以亲老子动，每切怀忆，以意告女。女曰：“归即不难，但会合无日耳。”王涕下交颐，哀与同归。女筹思再三，始许之。桓翁张筵祖饯。绿云提篮入，曰：“姊姊远别，莫可持赠。恐至海南，无以为家，夙夜代营宫室，勿嫌草创[70]。”芳云拜而受之。近而审谛[71]，则用细草制为楼阁，大如椽[72]，小如橘，约二十余座，每座梁栋椳题[73]，历历可数；其中供帐床榻[74]，类麻粒焉。王儿戏视之，而心窃叹其工。芳云曰：“实与君言[75]：我等皆是地仙[76]。因有夙分[77]，遂得陪从。本不欲践红尘[78]，徒以君有老父，故不忍违。待父天年，须复还也。”王敬诺。桓乃问：“陆耶？舟耶？”王以风涛险，愿陆。出则车马已候于门。谢别而迈，行踪骛驶[79]。俄至侮岸，王心虑其无途。芳云出素练一匹，望南抛去，化为长堤，其阔盈丈。瞬息驰过，堤亦渐收。至一处，潮水所经，四望辽邈[80]。芳云止勿行，下车取篮中草具，偕明数辈，布置如法，转眼化为巨第。并入解装，则与岛中居无稍差殊，洞房内几榻宛然，时已昏暮，因止宿焉。早旦，命王迎养[81]。王命骑趋诣故里，至则居宅已属他姓。问之里人，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[82]，惟老父尚存。子善博，田产并尽，祖孙莫可栖止，暂僦居于西村。王初归时，尚有功名之念，不愆于怀[83]；及闻此况，沉痛大悲，自念富贵纵可携取，与空花何异[84]。驱马至西村见父，衣服褴褛[85]，衰老堪怜。相见，各哭失声。问不肖子[86]，则出赌未归。王乃载父而还。芳云朝拜已毕，汤请浴[87]，进以锦裳，寝以香舍。又遥致故老与谈宴，享奉过于世家。子一日寻至其处，王绝之，不听入，但予以甘金，使人传语曰：“可持此买妇，以图生业。再来，则鞭打立毙矣！”子泣而去。王自归，不甚与人通礼；然故人偶至，必延接盘桓，抑过于平时[88]。独有黄子介，夙与同门学，亦名士之坎坷者，王留之甚久，时与秘语，赂遗甚厚。居三四年，王翁卒，王万钱卜兆[89]，营葬尽礼。时子已娶妇，妇束男子严，子赌亦少间矣；是田临丧，始得拜识姑嫜[90]。芳云一见，许其能家，赐三百金为田产之费。翼日，黄及子同往省视，则舍宇全渺，不知所在。异史氏曰：“佳丽所在，人且于地狱中求之，况享受无穷乎？地仙许携姝丽，恐帝阙下虚无人矣。轻薄减其禄籍[91]，理固宜然，岂仙人遂不之忌哉？彼妇之口，抑何其虐也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灵山，灵山卫，明置，在今山东省胶南县东北。

[2]屡冠文场，在科举考试中屡次名列第一。文场，科举考场。

[3]诮骂：诘责辱骂。

[4]多所凌折：很多人被其欺侮伤害。

[5]被“轻薄孽”折除几尽：谓其富贵被其轻薄罪孽准折得差不多了。孽，罪业。折除，相准除去。折，准折。几，近。

[6]世上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世人”。

[7]翕（xT 吸）飞，言囊一收一鼓地飞行。《说文》段玉裁注，“翕从合者，鸟将起必敛翼也。”

[8]齿齿：排列如齿，有次序的样子。

[9]延阁：指从属于主体建筑的楼阁。见柳宗元《永州龙兴寺东丘记》。

[10]共队为曲：共为一部奏曲。队，部列。

[11]各合配旅；谓乐器相同者，各各相聚，配合有序。旅，次序。《仪礼·燕礼》：“宾以旅酬于西阶上。”注：“旅，序也。”

[12]伎：通“技”。

[13]如（ch u 抽）箏状：像是用手拨弄箏的样子。，用手拨弄箏或琵琶等弦索乐器。箏，弦乐器。

[14]半炊许：约有煮半顿饭的功夫。

[15]既阕（què 确）：一曲奏完之后。阕，乐终，因谓一曲为一阕。

[16]铿尔，象声词，弦索乐器停奏时余音。语出《论语·先进》。

[17]云和夫人：盖为杜撰的善琴的仙女名。云和，山名，出产琴材，因此称琴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：“孤竹之管，云和之琴瑟。”

[18]涉想尤劳，就更加对其思念不已。涉想，设想，想象。何逊《为衡山侯与妇书》：“帐前微笑，涉想犹存。”尤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犹”。

[19]才调；犹才气。一般指文才。

[20]芥拾青紫，谓取高官如从地上拾取芥草一样轻易。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：“经术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。”青紫，汉三公（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）官印上的绶带。详《颜氏》注。芥，小草。

[21]不自他；犹言不自外。

[22]梦梦（méngméng 蒙蒙），昏乱，糊涂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。

[23]再劫：遭两次劫数。劫，梵语音译“劫波”的略称，意为极为久远的时节。佛教对“劫”的说法不一。《法苑珠林·劫量述意》：“夫劫者，盖是纪时之名，犹年号耳。”一般分为大劫、中劫、小劫。谓世人寿命有增有减，每一增（人寿自十岁始，每百年增一岁，增至八万四千万岁）及一减（人寿自八万四千万岁始，每百年减一岁，减至十岁），各为一小劫，合一增一减为一中劫。一大劫包括八十中劫。

[24]汨（g 古）没若鸥：象海鸥沉潜水中。汨没，沉没。

[25]秀寸“中湿”：“中湿”为“中式”的谐音。科举考试被录取叫“中式”。此处为讥讽之语。秀才中式，即考中秀才（生员）。

[26]中原：此指我国中部地区。

[27]天阙：天宫。

[28]邻党，犹乡党。古代以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，五百家（或云二百五十家）为党。后泛指邻里。

[29]齿德：年高而有德者。齿，年齿，年龄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建元元年诏：“古之立教，乡里以齿，朝廷以爵，扶世导民，莫善于德。”

[30]典坟：五典、三坟的简称。见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。此泛指古代文籍。

[31]竹枝词：仿民歌“竹枝”而写的诗。竹枝，巴渝一带的民歌。

[32]宿构，语出《南史·范云传》，谓预先构思。此指旧作。

[33]近体：近体诗。我国古代诗歌体裁之一，也称今体诗，即格律诗。诗的形式有五言、七言律诗、绝句、排律之分；除排律句数不拘外，诗的句数、字数、平仄、对仗、用韵等，都有严格要求。

[34]顾盼自雄：左顾右盼，自以为无居其上者。顾盼，形容得意忘形。

[35]“一身”二句：这两句上下思理不相连属，而各句文意亦不通：上

句本要说自己具有刚强不屈的须眉男子气概，却说“一身”只剩下“须眉”：下句所写以酒浇愁。应是“痛饮”，而却说：“小饮”。所以引起芳云的讥笑。须眉，胡须和眉毛。古人以须眉为男性美，因以指男子。块磊，心中郁结不平。见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。

[36]“上句是”二句：孙行者离火云洞，见《西游记》四十一回，谓孙悟空在号山村松林涧火云洞被红孩儿妖火所烧。此借以讽刺“剩有须眉”。猪八戒过子母河，见《西游记》五十三回，谓猪八戒过西梁女国子母河，吃了河水，成了胎气，腹中长了血园肉块，后来吃了一口“落胎泉”里的水，才消了胎气。此借以讽刺“小饮能令块磊消”。

[37]“潚头鸣格磔”：此以谐音相调谑。潚（zh 猪），水停积处，指陂塘。潚头谓“猪头”。格磔（g zhé 哥哲），是鹧鸪鸟叫声，非关水鸟。

[38]（chèchè 拆拆），犹 嚅（rú 如），低声细语。

[39]狗腓响 巴：字面与“潚（猪）头鸣格磔”相对，而意谓放狗屁。腓，山东方言，屁股。

[40]文艺：本指写作方面的学问。见《大戴礼·文王宫人》。此指八股文。

[41]冠军之作，指其“屡冠文场”的八股文。

[42]题为“孝哉闵子骞”二句：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子曰：‘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’”

[43]破，破题，为八股文程式之一。起首两句必须概括剖析全题，因称。

[44]月旦：品评。语出《后汉书·许劭传》。

[45]至：此从二十四卷本，原作“之”。

[46]文宗此指提学使。详《考城隍》注。

[47]语（màn 慢）：言辞轻慢。

[48]“羯鼓”二句：谓其文意旨高远，文采斐然。羯鼓，古羯族乐器。形如漆桶，两头可以敲击，其音急促高烈。挝，敲击。见南卓《羯鼓录》。万花齐落，喻文采缤纷。

[49]“痛”则“不通”，吕湛恩注谓“言人有痛处；则血脉不流通也。见《士材三书》。”此借以讽刺其文句不通。

[50]泛卮：谓斟满酒。卮，圆形酒器。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：“太后乃恐，自起泛孝惠卮。”

[51]汗淫：汗水淫淫。淫，汗水直流的样子。

[52]属（zh 主）对：联对。

[53]数四：再三再四，多次。

[54]牙签，象牙制作的图书标签，因以指书函。

[55]响应：回答，应答。

[56]望洋堪羞，谓以自己见闻鄙陋为羞。望洋，仰视的样子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（河伯）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于是焉何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：‘野语有之，曰：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，我之谓也。’”此喻指开阔了眼界而自感羞愧。

[57]一法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法”字。

[58]少假以辞色，稍微给以好言语、好脸色！意谓另眼相待。

[59]色授而手语，谓眉目传情，手势示意。

[60]喋喋：吩咐叨叨，说个不了。

[61]“独乐乐”数语：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下：“（孟子）曰：‘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’曰：‘不若与人。’”芳云所读，是故意断错，读错。

[62]句读（dòu 逗）尚不知也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“尚”原作“当”。句读，亦叫“句逗”。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，行文中用圈（句）来表示；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，行文中用点（读）来表示。

[63]“独要”五句，王勉引《孟子》，意在强调“与人乐乐”；芳云将原文添字换字，故意读错断错，戏言不能“要”那种快乐。

[64]无可以方略：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方略，办法。

[65]“秋水”二句：喻谓眼波清澈，象晨星一样明亮。秋水，喻眼波。盈盈：水清澈的样子。

[66]“胸中正”二句：谓心术端正，则眼光是明亮的。语出《孟子·离娄》上。原句为，“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，则眸子 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 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 哉？”眸（móu 牟）子，朱熹《集注》：“眸子，目瞳子也。”（li o 了），明。

[67]子：山东方言，男性生殖器的谐音。

[68]若东风之吹马耳：犹言如同风过马耳边，漠然无所动于心。“吹”，也作“射”。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：“世人闻此皆掉头，有如东风射马耳。”

[69]“黄鸟”二句：由《诗·秦风·黄鸟》和《诗·小雅·黄鸟》的诗句凑泊成句，用作戏语。黄鸟，喻指男子生殖器。楚，树名，即牡荆。此借为“痛楚”之“楚”，痛苦。

[70]草创：凡事初设之称，此处犹言粗制。

[71]审谛：仔细观看。

[72]椽（yuán 缘）：枸（j 举）椽，果名。似橘，柠檬之一种。

[73]櫨（cuT 崔）题：屋檐的椽子头，即出檐。语出《孟子·尽心》下。

[74]供帐：谓供具张设。也作“供张”。语出《汉书·成帝纪》。

[75]与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于”。

[76]地仙：方士称住在人间的仙人。葛洪《抱朴子·论仙》：“按《仙经》云：上士举形升虚，谓之天仙；中士游于名山，谓之地仙；下士先死后蜕，谓之尸解。”

[77]夙分：宗教迷信谓前世的缘分。

[78]红尘：佛道指称人世间。

[79]骛驶：急驰。骛，疾。驶，马行迅速。

[80]辽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违”。

[81]迎养：迎父母供养。养，供养，事奉。

[82]物故：谓死亡。

[83]不愜（jiá 夹）于怀：犹言不释于怀。愜，愜置，淡然忘之，不介意。

[84]空花：虚幻之花。花，也作“华”。

[85]滓敝：肮脏破旧。

[86]不肖子：犹言不孝子。不肖，子不似父。语出《孟子·万章》上。

[87]（qián 前）汤：烧热水。，烧热。

[88]（huT 威）抑：谦逊。

[89]卜兆：卜坟兆，即以占卜择定墓地。

[90]姑嫜：公婆。

[91]禄籍：登记禄位的簿册。语出《书·大禹谟》《传》。此指福祿名位。

阎罗薨

巡抚某公父[1]，先为南服总督[2]，殂谢已久[3]。公一夜梦父来，颜色惨栗[4]，告曰：“我生平无多孽愆[5]，只有镇师一旅[6]，不应调而误调之，途逢海寇，全军尽覆。今讼于阎君，刑狱酷毒，实可畏凜。阎罗非他，明日有经历解粮至[7]，魏姓者是也。当代哀之，勿忘！”醒而异之，意未深信。既寐，又梦父让之曰[8]：“父罹厄难[9]，尚弗镂心[10]，犹妖梦置之耶？”公大异之。明日，留心审阅，果有魏经历，转运初至，即刻传入，使两人捺坐[11]，而后起拜，如朝参礼[12]。拜已，长跽涟而告以故[13]。魏不自任，公伏地不起。魏乃云：“然，其有之[14]。但阴曹之法，非若阳世[15]，可以上下其手[16]，即恐不能为力。”公哀之益切。魏不得已，诺之。公又求其速理。魏筹回虑无静所[17]。公请为粪除宾廨[18]，许之，公乃起。又求一往窥听，魏不可。强之再四，嘱曰：“去即勿声。且冥刑虽惨，与世不同，暂置若死，其实非死。如有所见，无庸骇怪[19]。”至夜，潜伏廨侧，见阶下囚人，断头折臂者，纷杂无数。墀中置火铛油镬[20]，数人炽薪其下[21]。俄见魏冠带出，升座，气象威猛，迥与曩殊[22]。群鬼一时都伏，齐鸣冤苦。魏曰：“汝等命手寇，冤自有主，何得妄告官长？”众鬼哗言曰：“例不应调，乃被妄檄前来[23]，遂遭凶害，谁贻之冤[24]？”魏又曲为解脱，众鬼噪冤，其声汹动。魏乃唤鬼役：“可将某官赴油鼎，略人一[25]，于理亦当。”察其意，似欲借此以泄众忿。即有牛首阿旁[26]，执公父至，即以利叉刺入油鼎。公见之，中心惨怛[27]，痛不可忍，不觉失声一号，庭中寂然，万形惧灭矣。公叹咤而归。及明，视魏，则已死于廨中。松江张禹定言之[28]。以非佳名，故讳其人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巡抚：明清时代与总督同为地方录高长官；清为省级地方政府的长官，总揽一省的军政大权，地位略次于总督。

[2]南服：南方。周制，以土地距国都远近分为五服，因此称南方为南服。

[3]殂谢：谓死亡。

[4]惨栗：谓极度悲痛。

[5]孽愆：犹言罪过。

[6]镇师一旅：所属镇的军队五百人。镇，清制，总督或巡抚所属有镇、协、营、汛各级。镇，指总兵，为绿营兵高级武官：因掌理本镇军务，又称“总镇”。旅，军队编制单位，五百人为旅。

[7]经历：官名。金代枢密院、都元帅府皆置经历，元明因之。掌出纳、移文等事。

[8]让：责备。

[9]罹厄难：遭受危难。

[10]尚弗镂心：还不铭记于心。镂心，刻在心上。镂，雕刻。

[11]捺坐：强按于座。

[12]如朝参礼：如同上朝参见皇帝的礼节。朝参，官吏上朝参见皇帝。见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。

[13]长跽涟（ér而）：直挺挺地跪着，两眼垂泪。长跽，犹长跪，上身挺直而跪。涟，垂泪的样子。

[14]具有之：大概有这件事。

[15]（m ng—m ng 猛猛）：犹瞢瞢，昏暗不明。 ，通“瞢”。

[16]上下其手：谓串通作弊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载，春秋时，楚国进攻郑国，穿封戌俘虏了郑将皇颡，王子围与其争功，请伯州犁裁决。伯州犁即叫俘虏本人作证。而伯州犁有意袒护王子围，在提审时，指王子围故意“上其手”（高举其手），向皇颡暗示王子围地位尊贵；指穿封戌则“下其手”，以示其地位卑下。皇颡会意，便说自己是被王子围俘虏的。伯州犁通过上下其手达到了颠倒是非、通同作弊的目的。

[17]筹回：反复谋画。

[18]粪除宾廨：清扫接待宾客的公廨。粪除，扫除。语出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。

[19]无庸：不用。

[20]火铛油镬：烹刑刑具。铛、镬，烹器，即下文所云“油鼎”。

[21]爇薪：将柴草烧旺。

[22]迥与曩殊：迥然与日间所见不同。曩，曩昔，过去，往日。

[23]檄：传递军令的公文。

[24]贻：给与。

[25]一（zhá炸）：食物放入油或汤中，一沸而出称“炸”，此谓将某公父放入油锅一炸。

[26]牛首、阿旁：均为迷信传说中阴间恶鬼名。

[27]惨怛：悲痛。

[28]松江：县名，今属上海市。

颠道人

颠道人[1]，不知姓名，寓蒙山寺[2]。歌哭不常[3]，人莫之测，或见其煮石为饭者。会重阳，有邑贵载酒登临[4]，舆盖而往[5]，宴毕过寺，甫及门，则道人赤足着破衲[6]，自张黄盖，作警蹕声而出[7]，意近玩弄。邑贵乃惭怒，挥仆辈逐骂之。道人笑而却走。逐急，弃盖，共毁裂之，片片化为鹰隼，四散群飞。众始骇。盖柄转成巨蟒，赤鳞耀目。众哗欲奔，有同游者止之曰：“此不过翳眼之幻术耳[8]，乌能噬人！”遂操刃直前。蟒张吻怒逆，吞客咽之。众骇，拥贵人急奔，息于三里之外。使数人逡巡往探，渐入寺，则人蟒俱无。方将返报，闻老槐内喘急如驴，骇甚。初不敢前；潜踪移近之，见树朽中空，有窍如盘。试一攀窥，则斗蟒者倒植其中，而孔大仅容两手，无术可以出之。急以刀劈树，比树开而人已死[9]。逾时少苏，异归。道人不知所之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张差游山，厌气浹于骨髓[10]。仙人游戏三昧[11]，一何可笑！余乡殷生文屏，毕司农之妹夫也[12]，为人玩世不恭[13]。章丘有周生者[14]，以寒贱起家，出必驾肩而行[15]。亦与司农有瓜葛之旧[16]。值太夫人寿[17]，殷料其必来，先候于道，着猪皮靴，公服持手本[18]。俟周至，鞠躬道左，唱曰：‘淄川生员，接章丘生员！’周惭，下舆，略致数语而别。少间，同聚于司农之堂，冠裳满座[19]，视其服色，无不窃笑；殷傲睨自若[20]。既而筵终出门，各命舆马。殷亦大声呼：‘殷老爷独龙车何在？’有二健仆，横扁杖于前[21]，腾身跨之。致声拜谢，飞驰而去。殷亦仙人之亚也[22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颠：疯癫。

[2]蒙山：当指山东蒙山，在山东中部，蒙阴县南。

[3]不常：不正常。

[4]邑贵：本县中有权势的人。登临：登山临水；这里指登游蒙山。

[5]舆盖：坐轿张伞。盖，贵官出行时作为仪仗用的大伞。

[6]破衲：破旧僧服。按戒律规定，僧尼的衣服当用人们遗弃的碎布缝袖而成，因而称僧服为“百衲衣”，简称为“衲”。

[7]作警蹕（bì毕）声：发出“喝道”的声音。警蹕，古时皇帝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，鸣鞭吆喝，驱散行人，称“警蹕”。警，警戒。蹕，清道、禁止通行。

[8]翳（yì易）眼之幻术：迷惑他人视觉的幻术，俗称“障眼法”。翳，遮蔽。

[9]人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，原阙。

[10]厌气：令人僧恶的俗气。浹：浸透。

[11]游戏三昧：此指游戏之事。三昧，梵语音译，意思是心性专注的精神状态。佛教徒称自在无碍，排除杂念，使心神平静，叫“游戏三昧”。

[12]毕司农：淄川人毕自严，明代万历进士，官至户部尚书，故称他为毕司农。司农，户部尚书的别称。

[13]玩世不恭：不拘礼法，藐视世俗。

[14]章丘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济南市。

[15]驾肩：坐轿。肩，肩舆，即轿子。

[16]瓜葛之旧：展转相连的远亲。

[17]太夫人：此尊称毕母。

[18]着猪皮靴，公服持手本：足着带毛猪皮靴，身穿生员服，手持拜见名帖。殷生此等装束，后文又跨扁杖而去，都是玩世不恭的恶作剧，意在嘲弄周生“以寒贱起家，出必驾肩而行。”按：明代功令，教坊妓者之夫，绿巾绿带，着带毛猪皮靴：老病不准乘舆马，跨一木，令人肩之；脱籍三代，准其捐考。孟森《跋聊斋志异·颠道人》曾作考证，见《心史丛刊》三集。

[19]冠裳：犹言衣冠，官吏士绅的代称。

[20]傲睨自若：傲慢睥睨，态度自如。

[21]扁杖：扁担。即殷生谑称的“独龙车”。

[22]亚：流亚；类型相近。

胡四娘

程孝思，剑南人[1]。少惠能文。父母俱早丧，家赤贫，无衣食业，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。胡公试使文，大悦之，曰：“此不长贫，可妻也。”银台有三子四女，皆褊中论亲于大家；止有少女四娘，孽出[2]，母早亡，笄年未字[3]，遂赘程[4]。或非笑之，以为髦之乱命[5]，而公弗之顾也。除馆馆生[6]，供备丰隆。群公子鄙不与同食，婢仆咸擲揄焉。生默默不较短长，研读甚苦。众从旁厌讥之，程读弗辍；群又以鸣钲聒其侧[7]，程携卷去，读于闺中。

初，四娘之未字也，有神巫知人贵贱，遍观之，都无谀词；惟四娘至，乃曰：“此真贵人也！”及赘程，诸妹妹皆呼之“贵人”以嘲笑之；而四娘端重寡言，若罔闻之。渐至婢媼，亦率相呼。四娘有婢名桂儿，意颇不平，大言曰：“何知吾家郎君，便不作贵官耶？”二姊闻而嗤之曰：“程郎如作贵官，当挟我眸子去[8]！”桂儿怒而言曰：“到尔时，恐不舍得眸子也！”二姊婢春香曰：“二娘食言，我以两睛代之。”桂儿益恚，击掌为誓曰：“管教两丁盲也[9]！”二姊忿其语侵，立批之[10]。桂儿号咷。夫人闻知，即亦无所可否，但微哂焉。桂儿噪诉四娘；四娘方绩，不怒亦不言，绩自若[11]。会公初度[12]，诸婿皆至，寿仪充庭[13]。大妇嘲四娘曰：“汝家祝仪何物？”二妇曰：“两肩荷一口[14]！”四娘坦然，殊无惭作。人见其事事类痴，愈益狎之[15]。独有公爱妾李氏，三姊所自出也，恒礼重四娘[16]，往往相顾恤[17]。每谓三娘曰：“四娘内慧外朴[18]，聪明浑而不露[19]，诸婢子皆在其包罗中，而不自知。况程郎昼夜攻苦，夫岂久为人下者？汝勿效尤[20]，宜善之，他日好相见也。”故三娘每归宁，辄加意相欢。

是年，程以公力，得人邑庠[21]。明年，学使科试士[22]，而公适薨[23]，程哀如子[24]，未得与试。既离苦块[25]，四娘赠以金，使趋入遗才籍[26]。嘱曰：“曩久居，所不被呵逐者，徒以有老父在；今万分不可矣！倘能吐气，庶回时尚有家耳。”临别，李氏、三娘赂遗优厚[27]。程入闾，砥志研思[28]，以求必售。无何，放榜，竟被黜。愿乖气结，难于旋里，幸囊资小泰[29]，携卷入都。时妻党多任京秩[30]，恐见诮讪，乃易旧名，诡托里居，求潜身于大人之门。东海李兰台见而器之[31]，收诸幕中，资以膏火[32]，为之纳贡[33]，使应顺天举；连战皆捷[34]，授庶吉士[35]。自乃实言其故。李公假千金，先使纪纲赴剑南，为之治第。时胡大郎以父亡空匮，货其沃墅，因购焉。既成，然后贷舆马，往迎四娘。

先是，程擢第后，有邮报者[36]，举宅皆恶闻之；又审其名字不符，叱去之。适三郎完婚，戚眷登堂为[37]，姊妹诸姑咸在，惟四娘不见招于兄嫂。忽一人驰入，呈程寄四娘函信；兄弟发视，相顾失色。筵中诸眷客，始请见四娘。姊妹惴惴，惟恐四娘衔恨不至。无何，翩然竟来[38]。申贺者，捉坐者，寒暄者，喧杂满屋。耳有听，听四娘；目有视，视四娘；口有道，道四娘也；而四娘凝重如故[39]。众见其靡所短长[40]，稍就安帖，于是争把盏酌四娘。方宴笑间，门外啼号甚急，群致怪问。俄见春香奔入，面血沾染。共诘之，哭不能对。二娘呵之，始泣曰：“桂儿逼索眼睛，非解脱，几挟去矣！”二娘大惭，汗粉交下。四娘漠然[41]；合坐寂无一语，备始告别。四娘盛妆，独拜李夫人及三姊，出门登车而去。众始知买墅者，即程也。四娘初至墅，什物多阙。夫人及诸郎各以婢仆、器具相赠遗，四娘一无所受；

惟李夫人赠一婢，受之。

居无何，程假归展墓[42]，车马扈从如云。诣岳家，礼公柩，次参李夫人。诸郎衣冠既竟[43]，已升輿矣[44]。胡公歿，群公子日竞资财，柩之弗顾。数年，灵寝漏败[45]，渐将以华屋作山丘矣[46]。程睹之悲，竟不谋于诸郎，刻期营葬，事事尽礼。殓日，冠盖相属[47]，里中咸嘉叹焉。

程十余年历秩清显[48]，凡遇乡党厄急[49]，罔不极力。二郎适以人命被逮，直指巡方者[50]，为程同谱[51]，风规甚烈[52]。大郎挽妇翁王观察函致之[53]，殊无裁答[54]，益惧。欲往求妹，而自觉无颜，乃持李夫人手书往。至都，不敢遽进，覼程入朝，而后诣之。冀四娘念手足之义，而忘睚眦之嫌[55]。阍人既通，即有旧媼出，导入厅事，具酒馔，亦颇草草。食毕，四娘出，颜温霁[56]，问：“大哥人事大忙，万里何暇枉顾？”大郎五体投地[57]，泣述所来。四娘扶而笑曰，“大哥好男子，此何大事，直复尔尔？妹子一女流，几曾见呜呜向人？”大郎乃出李夫人书。四娘曰：“诸兄家娘子，都是天人[58]，各求父兄，即可了矣，何至奔波到此？”大郎无词，但顾哀之。四娘作色曰：“我以为跋涉来省妹子，乃以大讼求贵人耶[59]！”拂袖径入。大郎惭愤而出。归家详述，大小无不诟署；李夫人亦谓其忍。逾数日，二郎释放宁家，众大喜，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谤也。俄而四娘遣价候李夫人[60]。唤入，仆陈金币，言：“夫人为二舅事，遣发甚急，未遑字覆[61]。聊寄微仪，以代函信。”众始知二郎之归，乃程力也。后三娘家渐贫，程施报逾于常格。又以李夫人无子，迎养若母焉[6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剑南：唐置剑南道，辖四川剑阁以南广大地区，治所在今四川成都。

[2]孳出：庶出；妾生。

[3]笄年未字：年已及笄，尚未许人。

[4]赘程：招程孝思为赘婿。旧时男子就婚于女家叫“入赘”。

[5]髦同“耄”或“”，年老神志不清。乱命：本指病危昏迷时所留下的遗命，后泛指荒谬无理的命令。

[6]除馆馆生：整理馆舍，让程生居住。后一“馆”字作动词。

[7]鸣钲（zhēng 征）：犹言敲锣。钲，古打击乐器，形似钟，有长柄可执，口向上。聒：地吵闹。，钟鼓声。聒，嘈杂。

[8]抉：挖掉。眸子：眼珠。

[9]两丁：两个。指春香及二姊两人。

[10]批：手击；打耳光。

[11]绩：捻麻线。

[12]初度：生日。

[13]寿仪：祝寿的礼物。

[14]两肩荷一口：意谓只送来一张嘴。讽刺其贫穷不送寿礼而白吃白喝

[15]愈益狎之：更加轻侮她。狎，轻侮。

[16]礼重：敬重；以礼相待。

[17]顾恤：照顾体恤。

[18]内慧外朴：内心聪明而外表朴钝。

[19]浑而不露：浑厚不露锋芒。

[20]效尤，学人坏样。效，仿效。尤，过错。

[21]入邑庠：进县学，别称“入泮”。

[22]科试：也称“科考”，清代每届乡试前，各省学政巡回举行考试，选拔优秀生员参加乡试。详见《叶生》注。

[23]薨（hōng 烘）：周代诸侯死，叫“薨”；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死，也称“薨”。后来则用以恭维有地位的官员之死。

[24]（cu 崔）哀如子：着重孝服，哀痛哭泣，如同亲生儿子。，最重的丧服，用祖麻布制成，披于胸前。

[25]既离苫块，指居丧期满。苫块，“寝苫枕块”的略语。苫，草荐。块，土块。古礼，居亲丧时，以草荐为席，以土块为枕。

[26]人遗才籍：指参加录科考试，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。清代科举制度，生员因故未参加科试者，在科考完毕后可集中在省城举行一次补考。这种考试叫“录科”，也称“遗才”试。考试合格者册送参加乡试。这种名册称“遗才籍”。

[27]赂遗（wèi 位）：赠送财物。

[28]砥志研思：深思熟虑；指用心为文。砥和研，都是细致琢磨的意思。

[29]小泰：比较充足。泰，侈，丰足。

[30]妻党：妻方的家族。任京秩：做京官。秩，官吏的职位或品级。

[31]兰台：御史。东汉时称御史台为兰台寺，后世因以“兰台”作为御史的代称。

[32]膏火：灯油；代指学习费用。

[33]纳贡：明清时代，准许向政府纳资，捐得国子监监生的资格。由普通身份纳捐的监生称“例监”，由生员纳捐的称“纳贡”。纳贡者有资格参加乡试。

[34]连战皆捷；指考选举人的乡试及次年考选进士的会试、殿试，都胜利通过；即中了举人，又中了进士。

[35]庶吉士：官名，明初置，永乐时隶属于“翰林院”，以进士擅长文学及书法者充任。清代于翰林院设庶常馆，进士殿试后，朝考前列者得选用为庶吉士。三年后再经考试，根据成绩另授官职。

[36]邮报：传送喜信。邮，寄递。

[37]为（nu n 暖）：也称“女”，旧时女儿嫁后三日，母家馈送食物。

[38]翩然竟来：竟然大方、爽快地来了。翩然，轻盈潇洒的样子。

[39]凝重：庄重。

[40]靡所短长：无所计较。靡，无。

[41]漠然：淡漠！若无其事。

[42]展墓：扫墓。

[43]衣冠既竟：穿戴完毕。指换上冠服，准备出迎。

[44]升舆：上轿。升，登上。

[45]灵寝：寄放灵柩的内堂。古时往往停柩屋内，择吉待葬。

[46]以华屋做山丘：意谓临时寄放灵柩的内堂，将毁败成为埋葬灵柩的荒丘。华屋，华丽房屋，活人所居的地方。山丘，死人埋葬的地方。曹植《箜篌引》：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丘。”此化用其意。

[47]冠盖相属：指吊唁的官员接连不断。冠盖，官员的冠服和车盖，用作仕宦的代称。相属，连续不断。

[48]历秩清显：历任清贵的要职。秩，职。清显，指官位显贵、政事不繁。

[49]乡党：指乡里。厄急：急难。

[50]直指巡方者，受命为巡按御史的一位官员。直指，官名，汉时设直指使，衣绣衣，出巡地方，有权诛杀不法官员，审判大狱，又称绣衣直指。

[51]同谱：同宗。谱，记述宗族世系的谱牒。又，同时进士及第者称“同兰谱”。

[52]风规甚烈：执法甚严。风规，风教法规。烈，刚正。

[53]观察：观察使。

[54]裁答：裁笺作复；指回信。

[55]睚眦之嫌：小的怨仇。睚眦，怒目而视，见《续黄梁》注。嫌，仇怨。

[56]温霁：喻脸色温和。霁，天气晴朗。

[57]五体投地：双膝、双肘及头额着地。本是佛教最敬重的礼节，这里指伏地磕头。

[58]天人：天上的人。此嘲讽曾依恃高门，欺侮四娘夫妇的嫂子们。

[59]以大讼求贵人：因为吃了大官司而求助于贵人。当初胡家曾以“贵人”嘲笑四娘，此时四娘自称“贵人”，有反讥之意。

[60]价（jiè介）：送信、传话的仆人。

[61]未遑字覆：来不及写回信。

[62]“又以李夫人”二句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。原作“又迎李夫人，如子迎养若母焉”。

僧术

黄生，故家子。才情颇赡[1]，夙志高骞[2]。村外兰若，有居僧某，素与分深[3]。既而僧云游，去十余年复归。见黄，叹曰：“谓君腾达已久，今尚白耶[4]？想福命固薄耳。请为君贿冥中主者[5]。能置十千否？”答言：“不能。”僧曰：“请勉办其半，徐当代假之。三日为约。”黄诺之，竭力典质如数[6]。

三日，僧果以五千来付黄。黄家旧有汲水井，深不竭，云通河海。僧命束置井边，戒曰[7]：“约我到寺，即推堕井中。候半炊时，有一钱泛起，当拜之。”乃去。黄不解何术，转念效否未定，而十千可惜。乃匿其九，而以一干投之。少间，巨泡突起，铿然而破，即有一钱浮出，大如车轮。黄大骇。既拜，又取四千投焉。落下，击触有声，为大钱所隔，不得沉。日暮，僧至，谯让之曰[8]：“胡不尽投？”黄云：“已尽投矣。”僧曰：“冥中使者止将一千去[9]，何乃妄言？”黄实告之，僧叹曰：“鄙吝者必非大器。此子之命合以明经终以[10]；不然，甲科立致矣[11]。”黄大悔，求再襁之。僧固辞而去。黄视井中钱犹浮，以绁钓上，大钱乃沉。是岁，黄以副榜单贡[12]，卒如僧言。

异史氏曰：“岂冥中亦开捐纳之科耶[13]？十千而得一第[14]，直亦廉矣[15]。然一千谁贡，犹昂贵耳。明经不第，何值一钱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赡：富足，富。

[2]夙志高骞（qí n 牵）：一向志在高飞。夙，昔日，素日。高骞，高举，高飞。喻指飞黄腾达。骞，飞。

[3]分（fèn 奋）：情分。

[4]尚白：尚着白衣，即为平民。白，细而洁白的夏布。

[5]冥中主者：指迷信所谓阴世主持福禄之神。冥中，冥冥之中，指阴世。

[6]典质：抵押物产。

[7]戒，告。

[8]谯让：犹诮让，责备。

[9]将：持，拿。

[10]合以明经终：该当以贡生终老。明经，明清时代对贡生的敬称。

[11]甲科，明清时代指进士。

[12]副榜单贡，即副贡。副榜，指乡试副榜。明嘉靖年间始设，清因之。副榜录取者准作贡生，称副贡。

[13]捐纳：封建时代政府准许士民以捐资纳粟得官之法，始于秦，历代相沿，为封建时代弊政之一。此指科举考试中，以捐纳取得功名。自明代宗景泰年间始开生员纳资入国子监之例，后扩大及于平民，亦可按例纳款为监生。

[14]一第：一次及第。此指甲科及第。

[15]直：同“值”。

禄数

某显者多为不道[1]，夫人每以果报劝谏之[2]，殊不听信。适有方士[3]，能知人禄数[4]，诣之。方士熟视曰：“君再食米二十石、面四十石，天禄乃终。”归语夫人。计一人终年仅食面二石，尚有二十余年天禄，岂不善所能绝耶？横如故。逾年，忽病“除中[5]”，食甚多而旋饥，一昼夜十馀食。未及周岁，死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显者：位居通显之人，指高官权要。

[2]果报：宗教所谓因果报应。详《聊斋自志》注。

[3]方士：善方术的人士，古代诣求仙、炼丹，自称能长生不死的人。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此指相士。

[4]禄数，指寿数。

[5]除中：病名。旧注为消渴疾，即糖尿病。按《伤寒论·辨厥阴病脉证并治》谓：“若中气将绝而反能食者，称为‘除中’，属危象。”

柳生

周生，顺天宦裔也[1]。与柳生善。柳得异人之传，精袁许之术[2]。尝谓周曰：“子功名无分；万锺之资[3]，尚可以人谋。然尊阉薄相[4]，恐不能佐君成业。”未几，妇果亡。家室萧条[5]，不可聊赖。因诣柳，将以卜姻[6]。入客舍，坐良久，柳归内不出。呼之再三，始方出，曰：“我日为君物色佳偶，今始得之。适在内作小术，求月老系赤绳耳[7]。”周喜，问之。答曰：“甫有一人携囊出，遇之否？”曰：“遇之。褴褛若丐。”曰：“此君岳翁，宜敬礼之。”周曰：“缘相交好，遂谋隐密，何相戏之甚也！仆即式微[8]，犹是世裔，何至下昏于市侩[9]？”柳曰：“不然。犁牛尚有于[10]，何害？”周问：“曾见其女耶？”答曰：“未也。我素与无旧，姓名亦问讯知之。”周笑曰：“尚未知犁牛，何知其子？”柳曰：“我以数信之[11]。其人凶而贱，然当生厚福之女。但强合之必有大厄，容复攘之。”周既归，未肯以其言为信，诸方觅之，迄无一成。

一日，柳生忽至，曰：“有一客，我已代折简矣[12]。”问：“为谁？”曰：“且勿问，宜速作黍[13]。”周不谕其故，如命治具。俄客至，盖傅姓营卒也[14]。心内不合，阳浮道与之[15]；而柳生承应甚恭。少间，酒肴既陈，杂恶草具进。柳起告客：“公子向慕已久，每托某代访，曩夕始得晤。又闻不日远征，立刻相邀，可谓仓卒主人矣[16]。”饮间，傅忧马病，不可骑。柳亦俯首为之筹思。既而客去，柳让周曰：“千金不能买此友，何乃视之漠漠？”借马骑归，因假周命，登门持赠傅。周既知，稍稍不快，已无如何。过岁，将如江西[17]，投臬司幕[18]。诣柳问卜。柳言：“大吉！”周笑曰：“我意无他，但薄有所猎[19]，当购佳妇，几幸前言之不验也[20]，能否？”柳云：“并如君愿。”及至江西，值大寇叛乱，三年不得归。后稍平，选日遵路[21]，中途为土寇所掠，同难人七八位，皆劫其金资，释令去；惟周被掳至巢。盗首诘其家世，因曰：“我有息女[22]，欲奉箕帚[23]，当即无辞。”周不答。盗怒，立命梟斩。周惧，思不如暂从其请，因从容而弃之[24]。遂告曰：“小生所以踟蹰者，以文弱不能从戎，恐益为丈人累耳。如使夫妇得相将俱去，恩莫厚焉。”盗曰：“我方忧女子累人，此何不可从也。”引入内，妆女出见，年可十八九，盖天人也。当夕合，深过所望。细审姓氏，乃知其父，即当年荷囊人也。因述柳言，为之感叹。

过三四日，将送之行，忽大军掩至，全家皆就执缚。有将官三员监视，已将妇翁斩讫，寻次及周。周自分已无生理[25]。一员审视曰：“此非周某耶？”盖傅卒已军功授副将军矣。谓僚曰：“此吾乡世家名士，安得为贼。”解其缚，问所从来。周诡曰：“适从江臬娶妇而归，不意途陷盗窟，幸蒙拯救，德戴二天[26]！但室人离散，求借洪威，更赐瓦全[27]。”傅命列诸俘，令其自认，得之。的以酒食，助以资斧，曰：“曩受解骖之惠[28]，旦夕不忘。但抢攘间，不遑修礼，请以马二匹、金五十两[29]，助君北旋[30]。”又遣二骑持信矢护送之[31]。途中，女告周曰：“痴父不听忠告，母氏死之。知有今日久矣。所以偷生旦暮者，以少时曾为相者所许，冀他日能收亲骨耳。某所窖藏巨金，可以发赎父骨；馀者携归，尚足谋生产。”嘱骑者候于路，两人至旧处，庐舍已烬，于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许，果得金；尽装入囊，乃返。以百金赂骑者，使瘞翁尸；又引拜母冢，始行。至直隶界[32]，厚赐骑者而去。

周久不归，家人谓其已死，恣意侵冒[33]，粟帛器具，荡无存者。闻主人归，大惧，哄然尽逃；只有一姬、一婢、一老奴在焉。周以出死得生，不复追问。及访柳，则不知所适矣。女持家逾于男子，择醇笃者授以资本[34]，而均其息。每诸商会计于檐下，女垂帘听之；盘中误下一珠[35]，辄指其讹。内外无敢欺。数年，伙商盈百，家数十巨万矣。乃遣人移亲骨，厚葬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月老可以贿嘱，无怪媒妁之同于牙侩矣[36]。乃盗也而有是女耶？培 无松柏[37]，此鄙人之论耳。妇人女子犹失之，况以相天下士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顺天宦裔：顺天府官宦人家的后代。顺天，清代府名，治所在今北京市。

[2]袁许之求：谓相人之术。袁许，泛指相术家。袁，指袁天纲，唐代成都（今四川成都市）人，精相人之求。生平详新、旧《唐书·方伎传》。纲，俗作“罍”。许，指许负，汉初河内温（今河南温县）人，善相术。事迹见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。

[3]万锺：极言资财之多。锺，古容量单位。四升为豆，四豆为区（瓿），四区为釜，十釜为锺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：“釜十则锺。”杜预注：“（锺）六斛四斗。”

[4]尊阃（kǔn 捆）：称他人夫人的敬词，犹言尊夫人。阃，指闺门，妇女所居处。

[5]萧条，冷落凄清。

[6]卜姻：占问婚姻之事。

[7]月老系赤绳：唐代李复言《续幽怪录·定婚店》载，韦固夜经宋城，遇一老人倚囊向月，翻检一书。问之，说书为“天下之婚牍”：用囊中赤绳以系夫妻之足，虽仇家异域，此绳一系亦皆谐合。后因以月老、月下老或月下老人为主管男女婚姻之神。

[8]式微：谓家世衰微。语出《诗·邶风·式微》。

[9]下昏于市侩：谓降低身分与商人的女儿成亲。昏，古“婚”字。市侩，此泛指商贩。

[10]犁牛尚有子：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犁牛之子 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注：“犁，杂文； 且，赤也。”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耕牛所生之子如果够得上作牺牲的条件，山川之神也一定会享用，不会拒绝。这里借以说明虽其人低贱，其子却不一定不好。

[11]数：命数，运数。

[12]代折简：谓代为邀请。折简，书信，详《王六郎》注。此指请帖。

[13]作黍：谓备酒饭。语本《论语·微子》“杀鸡为黍而食之”。

[14]营卒：此盖指驻防京城的营兵。清代兵制，汉兵用绿旗，称绿营；在京师戍卫者为巡捕营，为京城南北东西中五营之首。详《清会典·兵部》。

[15]阳浮道与之：表面上虚与应付。

[16]仓卒（cù 促）主人：仓促之间作主人。意谓不及措办美食。仓卒，同“仓促”。

[17]如江西：到江西去。如，往。

[18]投臬司幕，投奔按察使，作幕僚。臬司，明清时代按察使的别称。

[19]薄有所猎：谓稍微得到一些钱财。猎，求取。

[20]几幸：希望。几、幸，义同，希冀之意。

[21]选日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日”字。遵路：循路而行。遵，循，沿着。

[22]息女：亲生女。语出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

[23]奉箕帚：供洒扫之役，作人妻室的谦词。

[24]因从容而弃之犹言待事过之后，再找机会丢弃她。

[25]自分：自料。

[26]德戴二天：犹言感谢您再生之恩。二天，《后汉书·苏章传》载，苏章为冀州侧史巡视属下时，发现老友清河太守有奸弊，在惩办之前请其叙旧，太守自以为章庇护他，因“喜曰：‘人皆有一天，我独有二天。’”后诗文中习以“二天”作为感恩之词。

[27]瓦全：本与“玉碎”相对，谓苟且偷生，见《北齐书·元景安传》。此谓使离散的夫妻得以完聚。

[28]解骖（c n 参）之惠：此指周生赠马救其困急之事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载：春秋齐越石父有贤名，系狱时，晏子解其左骖从狱中赎出，并延为

上客。骖，一车三马或四马中的旁马。

[29]马二匹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二马匹”。

[30]北旋：北归。旋，回归。

[31]信矢：作为信物的令箭。

[32]直隶：清置行政区，辖境略与今河北省相当。

[33]侵冒：侵犯占夺。冒，冒人名分，而己享其利。

[34]醇笃者：朴厚忠实的人。

[35]盘：算盘。

[36]牙侩：犹牙人。集市上为买卖双方说合成交，从中赚取佣金的经纪人。

[37]培（bùl u 部篓）无松柏：谓小土堆上长不出大树。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，“培”本作“部娄”，小土丘。

冤狱

朱生，阳谷人[1]。少年佻达[2]，喜谈谑。因丧偶，往求媒媼。遇其邻人之妻，睨之美。戏谓媼曰：“适睹尊邻，雅少丽[3]，着为我求凰[4]，渠可也[5]。”媼亦戏曰：“请杀其男子，我为若图之[6]。”朱笑曰：“诺。”更月余，邻人出讨负[7]，被杀于野。邑令拘邻保[8]，血肤取实[9]，究无端绪；惟媒媼述相谑之词，以此疑朱。捕至，百口不承。今又疑邻妇与私，榜掠之，五毒参至[10]。妇不能堪，诬伏。又讯朱，朱曰：“细嫩不任苦刑，所言皆妄。既是冤死，而又加以不节之名，纵鬼神无知，予心何忍乎？我实供之可矣：欲杀夫而娶其妇，皆我之为，妇不知之也。”问：“何凭？”答言，“血衣可证。”及使人搜诸其家，竟不可得。又掠之，死而复苏者再。朱乃云，“此母不忍出证据死我耳，待自取之。”因押归告母曰：“予我衣，死也；即不予，亦死也：均之死，故迟也不如其速也。”母泣，入室移时，取衣出付之。令审其迹确，拟斩。再驳再审[11]，无异词。

经年余，决有日矣。令方虑囚[12]，忽一人直上公堂，努目视令而大骂曰[13]：“如此愤愤[14]，何足临民！”隶役数十辈，将共执之。其人振臂一挥，顽然并仆。令惧，欲逃。其人大言曰[15]：“我关帝前周将军也[16]！昏官若动，即使诛却！”令战惧悚听。其人曰：“杀人者乃宫标也，于朱某何与？”言已，倒地，气若绝。少顷而醒，面无人色。及问其人，则宫标也[17]。榜之，尽服其罪。盖宫素不逞[18]，知某讨负而归，意腰豪必富，及杀之，竟无所得。闻朱诬服，窃自幸。是日身入公门，殊不自知。令问朱血衣所自来，朱亦不知之。唤其母鞠之，则割臂所染；验其左臂刀痕，犹未平也。令亦愕然。后以此被参揭免官[19]，罚赎羁留而死[20]。年馀，邻母欲嫁其妇；妇感朱义，遂嫁之。异史氏曰：“讼狱乃居官之首务，培阴[21]，灭天理，皆在于此，不可不慎也。躁急污暴，固乖天和；淹滞因循，亦伤民命[22]。一人兴讼，则数农违时[23]；一案既成，则十家荡产：岂故之细哉[24]！余尝谓为官者，不滥受词讼，即是盛德，且非重大之情，不必羁候[25]；若无疑难之事，何用徘徊？即或乡里愚民，山村豪气，偶因鹅鸭之争[26]，致起雀角之忿[27]，此不过借官宰之一言，以为平定而已，无用全人，只须两造[28]，笞杖立加，葛藤悉断[29]。所谓神明之宰非耶？每见今之听讼者矣：一票既出，若故忘之。摄牒者入手未盈，不令消见宫之票；承刑者润笔不饱，不肯悬听审之牌[30]。蒙蔽因循，动经岁月，不及登长吏之庭[31]，而皮骨已将尽矣！而俨然而民上也者，惬意在床[32]，漠若无事。宁知水火狱中[33]，有无数冤魂，伸颈延息，以望拔救耶！然在奸民之凶顽，固无足惜；而在良民株累[34]，亦复何堪？况且无辜之干连[35]，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；而良民之受害，且更倍于奸民。何以故？奸民难虐，而良民易欺也。皂隶之所殴骂，胥徒之所需索[36]，皆相良者而施之暴。自入公门，如蹈汤火。早结一日之案，则早安一日之生；有何大事，而顾奄奄堂上若死人[37]似恐溪壑之不遽饱[38]，而故假之以岁时也者[39]，虽非酷暴，而其实厥罪维均矣[40]。尝见一词之中[41]，其急要不可少者，不过三数人；其徐皆无辜之赤子，妄被罗织者也[42]。或平昔以睚眦开嫌[43]，或当前以怀壁致罪[44]，故兴讼者以其全力谋正案[45]，而以其馀毒复小仇[46]。带一名于纸尾，遂成附骨之疽；受万罪于公门，竟属切肤之痛[47]。人跪亦跪，状若乌集：人出亦出，还同獠系[48]。而究之官问不及，吏诘不至，其

实一无所用，只足以破产倾家，饱蠹役之贪囊[49]；鬻子典妻，泄小人之私愤而已。深愿为官者，每投到时[50]，略一审讯，当逐逐之[51]，不当逐苙之[52]。不过一濡毫、一动腕之间耳，便保全多少身家，培养多少元气[53]。从政者曾不一念及于此，又何必桁杨刀锯能杀人哉[54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阳谷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]佻达：轻薄。

[3]雅少丽：十分年轻美丽。雅，甚。

[4]求凰：男子求偶。《玉台新咏》九载司马相如《琴歌》：“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皇。”皇，《乐府诗集》六作“凰”。相传相如以此歌向卓文君求爱。详《婴宁》注。

[5]渠，她。

[6]若：你。

[7]讨负：犹讨债。负，欠债。

[8]邻保，此指邻里。保，户籍编制单位。始于北来，明清相沿。初设时十家为一保，五十家为一大保。每两人出一保丁；保年人犯法，保丁须检举、揭发。参见《文献通考·兵考》五和《清文献通考·职役》。

[9]血肤取实：谓企图通过拷打刑讯，令其供出实情。血肤，打得皮破血流。

[10]五毒参至：极言施刑惨烈。五毒，五种酷刑，所指不一，此泛指各种酷刑。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：“（王莽）冤系无辜，妄族众庶。行炮烙之刑，除顺时之法，灌以醇醪，裂以五毒。”参，杂。

[11]驳，驳勘：上司驳回复查。《宋史·刑法志》三：“景定之年，乃下诏曰：比诏诸提刑司，取网异驳勘之狱，从轻断决。”

[12]虑囚；审查核实囚犯的罪状。前、后《汉书》作“录囚”。《汉书·隗不疑传》“录囚徒还”颜师古注：“省录之，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（否）也。今云虑囚，本录声之去者耳。”

[13]努目：犹怒目。

[14]愤愤（kuìluì 溃溃）：昏愤、糊涂。

[15]大言：大声说。

[16]关帝前周将军：即周仓，传说为三国蜀关羽的部将。旧时关庙中有其塑像，持大刀立于关羽之后。

[17]从“于朱其何与”至“则宫标也”，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，原无此八句。

[18]素不逞：平素为非作歹。不逞，本谓不满意、不得志。见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。此用引申义，即为非作歹。《后汉书·史弼传》：“外聚剽轻不逞之徒。”

[19]参揭：弹劾、揭发。

[20]罚赎羁留而死：罚其以金自赎，并在被羁留期间死去。

[21]“培阴鹭（zhì 止）”三句：谓积养阴德，还是灭绝天理，全表现在如何处理讼狱方面。阴鹭，犹言阴德。天理，天性。

[22]“躁急”四句：谓急于结案而滥施刑罚，固然有违自然祥和之气；而长期拖延，消极不办，也常常伤害百姓性命。乖，违。大和，自然的祥和

之气。语出《庄子·知北游》。污暴，犹贪暴，言贪术贿赂而滥施刑罪。淹滞，停止不前，此谓拖延不办。因循，谓不事进取，取消极态度。

[23]违时：谓违背农时，使农民错过耕种和收割的季节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：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。”

[24]故之细：事之小者，即小事。故，事。细，小。

[25]羈候，羈留候审。

[26]鹅鸭之争；指邻里因小事发生争执。

[27]雀角之忿：喻指赴宫争讼。雀角，喻忿争。《诗·召南·行露》：“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？”

[28]两造：指争讼双方，即原告和被告。《书·吕刑》：“两造具备，师听五辞。”《传》：“两谓囚、证；造，至也。”

[29]葛藤悉断：谓讼诉纠葛，全部剖断分明。葛藤，葛和藤，均为缠树蔓生植物，因喻事务纠缠不已。此喻民事讼诉纠纷。

[30]“摄牒者”四句：谓经办案件的捕役、书吏填满私囊之后，才允许见官候审。慑牒者，指奉命捕系犯人的人。承刑者，指主办文案的官吏，即刀笔吏。润笔，本指旧时给予写字绘画者的报酬，此指文吏借人诉讼而从中敲诈的钱财。“见官之票”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“票”原作“到”。

[31]长吏：此泛指听讼的主管长官。

[32]僵息在床：卧在床上养息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北山》，原作“息偃在床”。

[33]水火狱中：水深火热的牢狱之中。

[34]株累：因受牵连而致罪。株，树根，此谓株连。一人有罪而牵连别人，犹如树根向四处延伸一样。

[35]干连：犹牵连。干，关涉。

[36]胥徒：古代官府中的小吏及奔走服役的人。此泛指官府衙役。

[37]“而顾”句：谓却只是因循之官长在大堂之上有气无力像将死的人。极言官之拖沓，办案不力。

[38]溪壑之不遽饱：喻指如溪似壑之贪欲不能很快填满。溪壑，本谓溪谷沟壑，见《国语·晋语》八，此以之喻无厌的贪欲。

[39]岁时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时”字。

[40]厥罪维均：谓拖延对日以勒索诉讼者与刑罚酷暴之罪相同。厥，其。维，语中助词，无义。均，等。

[41]词：讼词。

[42]罗织，捏造罪名，陷害无辜。《唐会要·酷吏》：“时周兴、来俊臣相次受制，推究大狱，……共为罗织，以陷良善。又造《罗织经》一卷，其意旨皆网罗前人，织成反状。海内震惊，道路以目。”

[43]以睚眦(yázi 牙自)开嫌：谓以小忿而产生仇怨。睚眦，怒目而视，借指小怨小忿。语出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。开，启。嫌，仇怨。

[44]以怀璧致罪：谓或因富有遭到嫉恨而获罪。《左传·桓公十年》：“虞叔有玉，虞公求旃。弗献。既而悔之，曰：周谚有之：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’吾焉用此？其以贾害也？乃献之。”

[45]正案：犹主案。

[46]以其馀毒复小仇，以其馀恨对小的仇怨进行报复。毒，恨。

[47]“带一名”四句，谓状词上妄加一人，便使其如骨生恶疮难以摆脱；

使其在官府遭受种种苦难，竟是因为谗害所致。纸，状纸。附骨之疽，骨上生的恶疮。此谓一旦牵连入案，就如疮生骨上难以割除一样摆脱不掉。万罪，犹言万般苦难。切肤之痛，犹切身之痛。此指因遭受谗害而吃官司、受折磨。切肤，切身。虞集《道园学古录·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》：“邃深蔽云，群谗切肤。”

[48]“人跪”四句：极言官府不分青红皂白，凡受案件牵连的人都须陪着打官司、受折磨。乌集，如群鸦集于一处，黑压压一片。猱（náo 挠）系，如同系猱。猱：猴属。

[49] 役：害民的吏役。

[50]投到时：案中有关人员到公堂之时。

[51]逐：斥出。言将无事生非者赶出公堂，不予受理。

[52]芟：除去，言将关涉案件的一般人员除名，只留审必要的当事者。

[53]元气：人的精神，生命力的本原。此言不害民即保全社会元气。

[54]“从政者”二句：谓今之为官者从不念及保全百姓，培养社会元气，这种淹滞因循的作风也一样可以杀人，并不只是靠残酷的刑具。曾，竟。桁（héng 沆）杨刀锯，均指刑具。桁杨，加在犯人颈上或脚上的大型刑具。刀锯，《国语·鲁语》上：“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，中刑用刀锯。”韦昭注：“割剗用刀，断截用锯。”

鬼令

教谕展先生[1]，洒脱有名士风[2]。然酒狂，不持仪节。每醉归，辄驰马殿阶[3]。阶上多古柏。一日，纵马入，触树头裂，自言：“子路怒我无礼[4]，击脑破矣！”中夜遂卒。邑中某乙者，负贩其乡，夜宿古刹。更静人稀，忽见四五人携酒入饮，展亦在焉。酒数行，或以字为令曰[5]：“田字不透风，十字在当中；十字推上去，古字赢一锤。”一人曰：“回字不透风，口字在当中；口字推上去，吕字赢一锤。”一人曰：“图字不透风，令字在当中；令字推上去，含字赢一锤。”又一人曰：“困字不透风，木字在当中；木字推上去，杏字赢一锤。”未至展，凝思不得。众笑曰：“既不能令，须当受命。”飞一觥来。展即云：“我得之矣：曰字不透风，一字在当中；……”众又笑曰：“推作何物？”展吸尽曰：“一字推上去，一口一大锤！”相与大笑，未几出门去。某不知展死，窃疑其罢官归也。及归问之，则展死已久，始悟所遇者鬼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教谕：学官名，明清县学置教谕，掌文庙祭祀、教育所属生员。

[2]洒脱有名士风：言行不拘，有名士的风度。洒脱，谓言行顺乎自然，不为礼俗所拘。名士，此指唾弃礼法、任性而行的所谓“名士”。

[3]殿阶：此指文庙殿阶。

[4]子路：姓仲名由，字子路，孔子弟子。

[5]以字为令曰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曰”字。

甄后

洛城刘仲堪[1]，少钝而淫于典籍[2]，恒杜门攻苦[3]，不与世通。一日，方读，忽闻异香满室；少间，声甚繁。惊顾之，有美人入，簪珥光采[4]；从者皆宫妆[5]。刘惊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“子何前倨而后恭也？”刘益惶恐，曰：“何处天仙，未曾拜识。前此几时有侮？”美人笑曰：“相别几何，遂尔梦梦[6]！危坐磨砖者，非子耶[7]？”乃展锦荐[8]，设瑶浆，捉坐对饮，与论古今事，博洽非常。刘茫茫不知所对。美人曰：“我止赴瑶池一回宴耳[9]；子历儿生，聪明顿尽矣！”遂命侍者，以汤沃水晶膏进之。刘受饮讫，忽觉心神澄彻。既而曛黑[10]，从者尽去，息烛解襦，曲尽欢好。未曙，诸姬已复集。美人起，妆客如故，鬓发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刘依依苦诘姓字[11]，答曰：“告郎不妨[12]，恐益君疑耳。妾，甄氏：君，公幹后身[13]。当日以妾故罹罪，心实不忍，今日之会，亦聊以报情痴也。”问：“魏文安在[14]？”曰：“丕，不过贼父之庸子耳。妾偶从游嬉富贵者数载，过即不复置念。彼曩以阿瞞故[15]，久滞幽冥，令未闻知，反是陈思为帝典籍[16]，时一见之。”旋见龙舆止于庭中[17]。乃以玉脂合赠刘，作别登车，云推而去。

刘自是文思大进。然追念美人[18]，凝思若痴。历数月，渐近羸殆[19]。母不知其故，忧之。家一老姬，忽谓刘曰：“郎君意颇有思否？”刘以言隐中情[20]，告之。姬曰：“郎试作尺一书[21]，我能邮致之。”刘惊喜曰：“子有异术，向日昧于物色[22]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”乃折柬为函，付姬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“幸不误事。初至门，门者以我为妖，欲加缚縶。我这出郎君书，乃将去。少顷唤人，夫人亦欷，自言不能复会。便欲裁答。我言：‘郎君羸惫，非一字所能瘳。’夫人沉思久，乃释笔云：‘烦先报刘郎，当即送一佳妇去。’濒行，又嘱：‘适所言，乃百年计；但无泄，便可永久矣。’”刘喜，伺之。明日，果一老姥率女郎，诣母所，容色绝世，自言陈氏；女其所出[23]，名司香，愿求作妇。母爱之，议聘；更不索资，坐待成礼而去。惟刘心知其异，阴问女：“系夫人何人？”答云：“妾铜雀故妓也[24]。”刘疑为鬼。女曰：“非也。妾与夫人俱隶仙籍，偶以罪过谪人间。夫人已复旧位；妾谪限未满，夫人请之天曹[25]，暂使给役，去留皆在夫人，故得长侍床箠耳。”一日，有瞽媪牵黄犬丐食其家，拍板俚歌[26]。女出窥，立未定，犬断索咋女。女骇走，罗衿断。刘急以杖击犬。犬犹怒，断幅，顷刻碎如麻，嚼吞之。瞽媪捉领毛，缚以去。刘入视女，惊颜未定，曰：“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”女曰：“君自不知：犬乃老瞞所化，盖怒妾不守分香戒也[27]。”刘欲买犬杖毙。女不可，曰：“上帝所罚，何得擅诛？”

居二年，见者皆惊其艳，而审所从来，殊恍惚，于是共疑为妖。母诘刘，刘亦微道其异。母大惧，戒使绝之。刘不听。母阴觅术士来，作法于庭。方规地为坛[28]，女惨然曰：“本期白首；令老母见疑，分义绝矣[29]。要我去，亦复非难，但恐非禁咒可遣耳！”乃束薪熬火，抛阶下。瞬息烟蔽房屋，对面相失。忽有声震如雷。已而烟灭，见术士七窍流血死矣。入室，女已渺。呼姬问之，姬亦不知所去。刘始告母。姬盖狐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始于袁，终于曹，而后注意于公幹[30]，仙人不应若是。然平心而论：奸瞞之篡子[31]，何必有贞妇哉？犬睹故妓，应大悟分香卖履之痴，固犹然妒之耶？呜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已[32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洛城，指洛阳，即今河南洛阳市。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。“城”，原作“成”。

[2]淫于典籍：谓沉湎于古代典籍。淫，沉浸，沉湎。

[3]杜门：谓闭门不出。

[4]簪珥：泛指首饰。簪，插定发髻的长针。珥，耳饰。

[5]宫妆：宫人妆束。

[6]遂尔梦梦：就这样糊涂起来。尔，如此。梦梦，糊涂。

[7]“危坐”二句：据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刘孝标注引《文士传》；“（刘）桢性辩捷，所问应声而答。坐平视甄夫人，配输作部，使磨石。武帝（指曹操）至尚方观作者，见桢匡坐正色磨石。武帝问曰：‘石何如？’桢因得喻己自理，跪而对曰：‘石出荆山悬崖之颠，外有五色之章，内含卞氏之珍。磨之不如莹，雕之不增文，禀气坚贞，受之自然。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。’帝顾左右大笑，即日赦之。”

[8]锦荐：锦绣坐垫。

[9]瑶池：古代神话中西王母居处。见《穆天子传》。

[10]曛黑：黄昏时。

[11]依依：依恋不舍。

[12]不妨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“妨”原作“访”。

[13]“妾甄氏”以下四句：据《三国志·魏志·文昭甄皇后传》载，甄氏，中山无极（今河北无极县）人，建安中为袁绍中子熙妻，曹操平冀州，改嫁曹丕。丕称帝后，于黄初二年（222）赐死。明帝（曹芳）立，追尊为文昭皇后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刘孝标注引《典略》云，“刘桢字公幹，东平宁阳人。建安十六年，世子（指曹丕）为五官中郎将，妙选文学，使桢随侍太子。酒酣坐欢，乃使夫人甄氏出拜，坐上客多伏，而桢独平视。他日公（曹操）闻，乃收桢，减死输作部。”

[14]魏文：魏文帝曹丕。

[15]阿瞞：曹操小字。见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记》裴松之注引《曹瞒传》。

[16]陈思为帝典籍：陈思，指曹植。魏明帝太和六年（232）封陈王，卒谥思。帝，此指神话传说中的王帝，即上帝。典籍，掌管文籍。

[17]龙舆：帝后所乘之车。《后汉书·乘舆志》，“乘舆龙首衔钜，鸾凤立衡。”

[18]“然追念美人”句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缺。

[19]羸殆：消瘦不堪。

[20]言隐中情：所言暗合自己思恋之情。

[21]尺一书：即书信。详《王六郎》注。

[22]向日昧于物色：谓过去未曾发现其才而加以访求。向日，犹昔日。昧于物色，未曾访求。昧，不明。物色，访求。

[23]女其所出：此女为其所生。

[24]铜雀故妓：指曹操的姬妾。铜雀，台名，建安十五年（210）曹操建，其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。操临终，令其姬妾居此台上，为其守节。《文选》六 陆士衡（机）《吊魏武帝文序》引曹操《遗令》云：“吾婕妤妓人，皆著铜雀台。于台堂上，施八尺床 帐。朝哺上脯 之属；月朝十五，辄向

帐作妓（伎）。 ”

[25]天曹：道家所称天上的官府。

[26]俚歌：唱俚俗之歌。

[27]分香戒，即守节之戒。曹操《遗令》有云“馀香可分与诸夫人，诸舍中无所为，学作履组卖也。”

[28]规地为坛：划地筑坛。坛，高出地面的土台，此指法坛。

[29]分义：夫妻的缘分。

[30]注意：犹属意，谓情意归向。

[31]奸瞞之篡子：指曹操的儿子曹丕。曹操专擅朝政而未代汉，曹丕代汉自立为帝；以封建正统观看来，曹操为奸，丕为篡。

[32]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，语出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，谓自己生前来不及为此感伤，而由后人为其感伤。

宦

温如春，秦之世家也[1]。少癖嗜琴[2]，虽逆旅未尝暂舍。客晋，经由古寺，系马门外，暂憩止。入则有布衲道人，趺坐廊间[3]，筇杖倚壁[4]，花布囊琴。温触所好，因问：“亦善此也？”道人云：“顾不能工[5]，愿就善者学之耳。”遂脱囊授温，视之，纹理佳妙[6]，略一勾拨[7]，清越异常。喜为抚一短曲。道人微笑，似未许可[8]，温乃竭尽所长。道人哂曰：“亦佳，亦佳！但未足为贫道师也。”温以其言夸，转请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拨动，觉和风自来；又顷之，百鸟群集，庭树为满。温惊极，拜请受业。道人三复之。温侧耳倾心，稍稍会其节奏。道人试使弹，点正疏节[9]，曰：“此尘间已无对矣。”温由是精心刻画[10]，遂称绝技。

后归程，离家数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旁有小村，趋之。不遑审择，见一门，匆匆遽入。登其堂，阒无人。俄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类神仙。举首见客，惊而走人。温时未偶，系情殊深。俄一老姬出问客，温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姬言，“宿当不妨，但少床榻；不嫌屈体，便可藉藁[11]。”少旋，以烛来，展草铺地，意良殷。问其姓氏，答云：“赵姓。”又问：“女郎何人？”曰：“此宦娘，老身之犹子也。”温曰：“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系[12]，如何？”姬颦蹙曰：“此即不敢应命。”温诘其故，但云难言，怅然遂罢。姬既去，温视藉草腐湿，不堪卧处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既歇，冒夜遂归。

邑有林下部郎葛公[13]，喜文士。温偶诣之，受命弹琴。帘内隐约有眷客窥听[14]，忽风动帘开，见一及笄人，丽绝一世。盖公有一女，小字良工，善词赋，有艳名。温心动，归与母言，媒通之；而葛以温势式微[15]，不许。然女自闻琴以后，心窃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；而温以姻事不谐，志乖意沮[16]，绝迹于葛氏之门矣。一日，女于园中，拾得旧笺一折，上书《惜馀春》词云[17]：“因恨成痴，转思作想，日日为情颠倒[18]。海棠带醉，杨柳伤春，同是一般怀抱。甚得新愁旧愁，划尽还生，便如青草[19]。自别离，只在奈何天里，度将昏晓[20]。今日个蹙损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弃已拼弃了[21]！芳衾妒梦，玉漏惊魂，要睡何能睡好？漫说长宵似年，依视一年，比更犹少[22]：过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！”女吟咏数四，心悦好之。怀归，出锦笺，庄书一通[23]，置案间；逾时索之，不可得，窃意为风飘去。适葛经闺门过，拾之；谓良工作，恶其词荡[24]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醮之[25]。临邑刘方伯之公子[26]，适来问名[27]，心善之，而犹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仪容秀美。葛大悦，款延优渥[28]。既而告别，坐下遗女舄一钩[29]。心顿恶其儇薄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辨其诬；葛弗听，卒绝之。

先是，葛有绿菊种，吝不传，良工以植闺中。温庭菊忽有一二株化为绿，同人闻之，辄造庐观赏；温亦宝之。凌晨趋视，于畦畔得笺写《惜馀春》词，反覆披读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“者”为己名，益惑之，即案头细加丹黄[30]，评语褒贬。适葛闻温菊变绿，讶之，躬诣其斋，见词便取展读。温以其评褒，夺而 莎之[31]。葛仅读一两句，盖即闺门所拾者也。大疑，并绿菊之种，亦猜良工所赠。归告夫人，使逼诘良工。良工涕欲死，而事无验见，莫有取实。夫人恐其迹益彰，计不如以女归温。葛然之，遥致温。温喜极。是日，招客为绿菊之宴，焚香弹琴，良夜方罢[32]。既归

寝，斋童闻琴自作声，初以为僚仆之戏也[33]；既知其非人，始白温。

温自诣之，果不妄。其声梗涩[34]，似将效己而未能者。火暴入，杳无所见。温携琴去，则终夜寂然。因意为狐，固知其愿拜门墙也者[35]，遂每夕为奏一曲，而设弦任操若师，夜夜潜伏听之。至六七夜，居然成曲，雅足听闻。

温既亲迎[36]，各述曩词，始知缔好之由，而终不知所由来。良工闻琴鸣之异，往听之，曰：“此非狐也，调凄楚，有鬼声。”温未深信。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镜，可鉴魑魅[37]。翊曰，遣人取至，伺琴声既作，握镜遽入；火之，果有女子在，仓皇室隅，莫能复隐。细审之，赵氏之宦娘也。大骇，穷诘之。泫然曰：“代作蹇修[38]，不为无德，何相逼之甚也？”温请去镜，约勿避；诺之。乃囊镜。女遥坐曰：“妾太守之女，死百年矣。少喜琴箏；箏已颇能谙之[39]，独此技未能嫡传[40]，重泉犹以为憾[41]。惠顾时，得聆雅奏，倾心向往；又恨以异物不能奉裳衣[42]，阴为君媾合佳偶[43]，以报眷顾之情。刘公子之女舄，《惜馀春》之俚词，皆妾为之也。酬师者不可谓不劳矣。”夫妻成拜谢之。宦娘曰：“君之业[44]，妾思过半矣[45]；但未尽其神理。请为妾再鼓之。”温如其请，又曲陈其法[46]。宦娘大悦曰：“妾已尽得之矣！”乃起辞欲去。良工故善箏，闻其所长，愿以披聆[47]。宦娘不辞，其调其谱，并非尘世所能。良工击节，转请受业。女命笔为绘谱十八章，又起告别。夫妻挽之良苦。宦娘凄然曰：“君琴瑟之好[48]，自相知音[49]；薄命人乌有此福。如有缘，再世可相聚耳。”因以一卷授温曰：“此妾小像。如不忘媒的，当悬之卧室，快意时焚香一炷，对鼓一曲，则儿身受之矣[50]。”出门遂没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秦：古地区名，指令陕西省中部一带地区。

[2]癖：嗜之成癖：极端爱好。

[3]趺(f 夫)坐：“跏趺坐”的略称，双足交迭而坐。

[4]筇(qióng 穷)杖：竹杖。筇竹可做杖，因称杖为“筇”。

[5]顾不能工：只是不能精通。顾，但是。工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止”。

[6]纹理：指琴身的漆纹。

[7]勾拨：拨动。“勾”与“拨”都是弹琴的指法。

[8]许可：赞许认可。

[9]点正疏节：指点纠正不合节奏之处。

[10]刻画，细致描摹。此指严格按其节奏练琴。

[11]藉：用草铺地代床。藉，垫。干草。

[12]“不揣寒陋”二句：意谓我不自量，欲攀附高门，结为姻亲。揣，湍度。寒陋，家境寒微卑下。援系，攀附。《国语·晋语》九：“董叔将娶于范氏，叔向曰：‘范氏富，盍已乎？’曰：‘欲为系援焉。’”

[13]林下部郎：退隐家居的部郎。林下，犹言田野，古时做官退休叫归林。部郎，封建朝廷各部郎中或员外郎之类的高级部员。

[14]眷客：女眷。

[15]势：家势。式微：衰微、衰落。式，语词，无义。

[16]志乖意沮：愿望不遂，心情沮丧。乖，违。

[17]《惜馀春》词：此词亦收“《聊斋词集》”。主旨是写少女的“春怨”。

[18]“因恨成痴”三句：春色恼人，激起心中痴情；愁思难遣，转作无限怀想；日日夜夜被痴情颠倒。

[19]“甚得新愁旧愁”三句：真正是新愁旧恨，像青草那样，划尽还生。甚得，真正是。划，削除。

[20]“自别离”三句：自从分别以后，只在无可奈何的恼人春色中，度过黑夜和白天。奈何天，无可排遣的意思。晏几道《小山词》《鹧鸪天》之七：“欢尽夜，别经年，别多欢少奈何天。”度将昏晓：度昏晓。将，语助词，无义。

[21]“今日个蹙损春山”三句，如今啊，已把双眉皱坏、两眼望穿；料想对方已经决心将我抛闪。个，语助词，相当于“价”。春山，比喻美人的眉毛。秋水，比喻美人的眼睛，像秋水那样澄清明亮。道，料想。

[22]“漫说长宵似年”三句，说什么长夜像是一年；我看一年比一更天还少。意长夜难熬。

[23]庄书一通：端端正正地书写了一遍。

[24]词荡：词意放荡。荡，淫荡。

[25]醮之：把她嫁出去。醮，古代婚礼的仪式，女子出嫁，父母酌酒饮之。

[26]方伯：古时诸侯一方之长称方伯。明清时也称布政使为方伯，谓其为一方之长。

[27]问名：古婚礼六礼之一，指求婚。见《梅女》注。

[28]款延：热诚接待。优渥：优厚。

[29]舄（xì 细）：古代一种复底鞋。《古今注·舆服》：“舄，以木置履下，乾腊不畏泥湿也。”一钩：犹言一只；因女鞋尖弯，故曰“钩”。

[30]细加丹黄：详细地加上一些批语。丹黄，红色和黄色，古时批校书籍所用的两种颜色。

[31]莎（núosu 挪梭）：用手揉搓。

[32]良夜：深夜。

[33]僚仆：同主之仆。

[34]梗涩：生硬而不畅。梗，阻碍。

[35]拜门墙：拜于门下为弟子。门墙，师门，语出《论语·子张》。见《青凤》注。

[36]亲迎：古代婚礼仪式之一，新婿亲至女家迎娶。见《阿宝》注。

[37]鉴：照见。

[38]蹇修：媒人的代称。传说蹇修是伏羲的臣子，《离骚》曾谓“吾今蹇修以为理”，意思是说派蹇修为媒以通辞理。后因称媒人为“蹇修”。见《辛十四娘》注。

[39]谙：通晓。

[40]嫡传：指正宗乐师的传授。嫡，正宗、正统。

[41]重（chóng 虫）泉：犹言九泉，指地下。

[42]异物：指死亡的人。奉裳也伺候生活起居，指嫁与为妇。

[43]（ér 而）合，即“合”，撮合的意思。

[44]业：学业，这里指琴艺。

[45]思过半矣：意谓大部份已能领悟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知者观其彖

辞，则思过半矣。”

[46]曲陈：详细地述说。曲，婉转。

[47]披聆：诚心聆听。

[48]琴瑟之好：比喻夫妇间感情和谐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。”

[49]知音，相传古代伯牙善鼓琴，锺子期善听琴，能从伯牙的琴声听出他的心意。后因以知音比喻知己。

[50]儿：古时年轻女子的自称。

阿绣

海州刘子固[1]，十五岁时，至盖省其舅[2]。见杂货肆中一女子，姣丽无双，心爱好之。潜至其肆，托言买扇。女子便呼父。父出，刘意沮，故折阅之而退[3]。遥睹其父他往，又诣之。女将觅父，刘止之曰：“无须，但言其价，我不靳直耳[4]。”女如言，固昂之[5]。刘不忍争，脱贯竟去[6]。明日复往，又如之。行数武，女追呼曰：“返来！适伪言耳，价奢过当[7]。”因以半价返之。刘益感其诚，蹈隙辄往[8]，由是日熟。女问：“郎居何所？”以实对。转诘之，自言：“姚氏。”临行，所市物，女以纸代裹完好，已而以吉舐粘之。刘怀归不敢复动，恐乱其舌痕也。积半月，为仆所窥，阴与舅力要之归。意倦倦不自得[9]。以所市香帕脂粉等类，密置一筐，无人时，辄阖户自检一过[10]，触类凝想[11]。

次年，复至盖，装甫解，即趋女所；至则肆宇阖焉，失望而返。犹意偶出未返，蚤又诣之，扁如故[12]。问诸邻，始知姚原广宁人[13]，以贸易无重息，故暂归去；又不审何时可复来。神志乖丧。居数日，怏怏而归。母为议婚，屡梗之，母怪且怒。仆私以曩事告母，母益防闲之[14]，盖之途由是绝。刘忽忽遂减眠食[15]。母忧思无计，念不如从其志。于是刻日办装，使如盖，转寄语舅媒合之。舅即承命诣姚。逾时而返，谓刘曰：“事不谐矣！阿绣已字广宁人。”刘低头丧气，心灰绝望。既归，捧筐啜泣，而徘徊顾念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

适媒来，艳称复州黄氏女[16]。刘恐不确，命驾至复。入西门，见北向一家，两扉半开，内一女郎，怪似阿绣；再属目之，且行且盼而入，真是无讹。刘大动，因僦其东邻居，细诘知为李氏。反复疑念！天下宁有此酷肖者耶？居数日，莫可夤缘[17]，惟目眈眈候其门[18]，以冀女或复出。一日，日方西，女果出。忽见刘，即返身走，以手指其后；又复掌及额，而入。刘喜极，但不能解。凝思移时，信步诣舍后，见荒园寥廓[19]，西有短垣，略可及肩。豁然顿悟，遂蹲伏露草中。久之，有人自墙上露其首，小语曰：“来乎？”刘诺而起，细视，真阿绣也。因大恫[20]，涕堕如绠[21]。女隔堵探身，以巾拭其泪，深慰之。刘曰：“百计不遂，自谓今生已矣，何期复有今夕？顾卿何以至此？”曰：“李氏，妾表叔也。”刘请逾垣。女曰：“君先归，遣从人他宿，妾当自至。”刘如言，坐伺之。少间，女悄然入，妆饰不甚炫丽，袍裤犹昔。刘挽坐，备道艰苦，因问：“卿已字，何未醮也？”女曰：“言妾受聘者，妄也。家君以道里賒远[22]，不愿附公子婚，此或托舅氏诡词[23]，以绝君望耳。”既就枕席，宛转万态，款接之欢，不可言喻。四更遽起，过墙而去。刘自是不复措意黄氏矣[24]。旅居忘返，经月不归。一夜，仆起饲马，见室中灯犹明；窥之，见阿绣，大骇，顾不敢诘主人[25]。旦起，访市肆，始返而诘刘曰：“夜与还往者，何人也？”刘初讳之。仆曰：“此第岑寂，狐鬼之藪，公子宜自爱。彼姚家女郎，何为而至此？”刘始然曰：“西邻是其表叔，有何疑沮？”仆言：“我已访之审：东邻止一孤温，西家一子尚幼，别无密戚。所遇当是鬼魅；不然，焉有数年之衣，尚未易者？且其面色过白，两颊少瘦，笑处无微涡[26]，不如阿绣美。”刘反复思，乃大惧曰：“然且奈何？”仆谋伺其来，操兵入共击之。至暮，女至，谓刘曰：“知君见疑，然妾亦无他，不过了夙分耳。”言未已，仆排入[27]。女呵之曰：“可弃兵！速具酒来，当与若主别。”仆便自投[28]，若或夺焉。刘

益恐，强设酒馔。女谈笑如常，举手向刘曰：“君心事，方将图效绵薄[29]，何竟伏戎[30]？妾虽非阿绣，颇白谓不亚，君视之犹昔否耶？”刘毛发俱竖，噤不语。女听漏三下，把盏一呷，起立曰：“我且去，待花烛后[31]，再与新妇较优劣也。”转身遂杳。刘信狐言，竟如盖。怨舅之诳己也，不舍其家；寓近姚氏，托媒自通，啖以重赂[32]。姚妻乃言：“小郎为觅婿广宁[33]，若翁以是故去[34]，就否未可知。须旋日方可计校。”刘闻之，惶无以自主，惟坚守以伺其归。逾十余日，忽闻兵警[35]，犹疑讹传；久之，信益急，乃趣装行。中途遇乱，主仆相失，为侦者所掠[36]。以刘文弱，疏其防，盗马亡去。至海州界，见一女子，蓬垢耳。出履蹉跌，不可堪。刘驰过之，女遽呼曰：“马上人非刘郎乎？”刘停鞭审顾，则阿绣也。心仍讶其为狐，曰：“汝真阿绣耶[37]？”女问：“何为出此言？”刘述所遇。女曰：“妾真阿绣也。父携妾自广宁归，遇兵被俘，授马屡堕。忽一女子，握腕趣遁[38]，荒窜军中，亦无洁者，女子健步若飞隼，苦不能从，百步而属屡褪焉。久之，闻号嘶渐远，乃释手曰：‘别矣！前皆坦途，可缓行，爱汝者将至，宜与同归。’”刘知其狐，感之。因述其留盖之故。女言其叔为择婿于方氏，未委禽而乱始作。刘始知舅言非妄。携女马上，叠骑归。入门则老母无恙，大喜。系马人，俱道所以。母亦喜，为女盥濯，竟妆，容光焕发。母抚掌曰：“无怪痴儿魂梦不置也！”遂设捆褥，使从己宿。又遣人赴盖，寓书于姚[39]。不数日，姚夫妇俱至，卜吉成礼乃去[40]。

刘出藏篋，封识俨然[41]。有粉一函，启之，化为赤土。刘异之。女掩口曰：“数年之盗，今始发觉矣。尔日见郎任妾包裹，更不及审真伪，故以此相戏耳。”方嬉笑间，一人褰帘入曰：“快意如此，当谢蹇修否[42]？”刘视之，又一阿绣也，急呼母。母及家人悉集，无有能辨识者。刘回眸亦迷；注目移时，始揖而谢之。女子索镜自照，赧然趋出[43]，寻之已杳。夫妇感其义，为位于室而祀之[44]。一夕，刘醉归，室暗无人，方自挑灯，而阿绣至。刘挽问：“何之？”笑曰：“醉臭熏人，使人不耐！如此盘诘，谁作桑中逃耶[45]？”刘笑捧其颊。女曰：“郎视妾与狐姊孰胜？”刘曰：“卿过之。然皮相者不辨也[46]。”已而合扉相狎。俄有叩门者，女起笑曰：“君亦皮相者也。”刘不解，趋启门，则阿绣入，大愕。始悟适与语者，狐也。暗中又闻笑声。夫妻望空而祷，祈求现像。狐曰：“我不愿见阿绣。”问：“何不另化一貌？”曰：“我不能。”问：“何放不能？”曰：“阿绣，吾妹也，前世不幸夭殁。生时，与余从母至天宫，见西王母，心窃爱慕，归则刻意效之。妹较我慧，一月神似；我学三月而后成，然终不及妹。今已隔世，自谓过之，不意犹昔耳[47]。我感汝两人诚，故时复一至，今去矣。”遂不复言。自此三五日辄一来，一切疑难悉决之。值阿绣归宁[48]，来常数日住，家人皆惧避之。每有亡失，则华妆端坐，插玳瑁簪长数寸[49]，朝家人而庄语之[50]：“所窃物，夜当送至某所；不然，头痛大作，悔无及！”天明，果于某所获之。三年后，绝不复来。偶失金帛，阿绣效其妆，吓家人，亦屡效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海州：此处当指辽宁省的海州卫，治所在今辽宁省海城县。辽时置为州，明代改置为海州卫。

[2]盖：唐置盖州，明为盖州卫，清改为盖平县；即今辽宁省盖县。

[3]折阅：《荀子·修身》：“良贾不为折阅不市。”折阅，指亏本，此指压低售价。阅，卖。

[4]不靳直，不计较价钱。靳，吝惜。直，同“值”。

[5]故昂之：故意提高价格。

[6]脱贯：从钱串上取下钱来！意思是付钱。贯，古时穿钱的绳索。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脱贯”。

[7]价奢过当：价钱高得太多。奢，昂贵。过当，超过合理价格。

[8]蹈隙；趁空，指乘其父不在之时。

[9]（quánquán 拳拳）：恳切，眷念不忘。

[10]阖户：关上门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户”。下文“阖”，据青柯亭刻本改。

[11]触类凝思：犹言触号生情，思念不已。《易·系辞》上；“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疏：“触逢事类而增长之。”

[12]息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 ”。

[13]广宁旧县名，治所在今辽宁省北镇县。

[14]防闲：防范禁止。

[15]忽忽：矢意的样子。

[16]艳称；夸赞地称道。艳，艳羨，羡慕。复州：辽置，治所在今辽宁省复县西北。明为复州卫。

[17]夤（Yín 吟）缘：攀附；指寻找因由与之亲近。

[18]眈眈：注目察看。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眈眈”。

[19]寥廓：静寂，广阔。

[20]恫（dòng 洞）：悲庸。

[21]涕堕如纆：优言泪落如雨。纆，井绳。

[22]赊远：遥远。

[23]诡词，假话。诡，欺、诈。

[24]措意：属意。

[25]诘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言”。

[26]涡：酒涡。

[27]排闥：推开门扇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排挞”。

[28]自投：谓降伏而自动放下兵器。

[29]图效绵薄：打算尽我微力为你效劳。绵薄，薄弱的力量，谦词。

[30]伏戎：犹伏兵，指仆人暗中操兵伺击。

[31]花烛：旧俗结婚皆燃花烛，因以花烛代称结婚。

[32]啖以重赂：用丰厚财礼打动对方。啖，利诱。赂，赠予财物。

[33]小郎：旧时妇女称丈夫的弟弟为小郎。

[34]若翁：乃父，指阿绣的父亲。故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欲”。

[35]兵警：出兵打仗的消息。

[36]侦者：军队的前哨。

[37]“曰，汝真阿绣耶”：据青柯亭本补，原缺。

[38]趣（cù 促）遁，催促快逃。趣，催促。

[39]寓书：寄信。

[40]卜吉成礼：选定吉日举行婚礼。

[41]封识（zhì 志）俨然：原封不动地在那里。封帜，封裹的标记。

[42]蹇修：媒人。见《辛十四娘》注。

[43]赧（n n 蚋）然：脸红，难为情的样子。

[44]位：牌位。

[45]作桑中逃：指外出幽会。《诗·风·桑中》写男女相约，“期我乎桑中。”后来因以“桑中之约”指男女幽会。

[46]皮相者：只看外表的人。《韩诗外传》：“吴延陵季子游于齐，见遗金，呼牧者取之。牧者曰：‘……吾有君不君，有友不友，当暑衣裘，君疑取金者乎？’延陵季子知其为贤者，请问姓字，牧者曰：‘子乃皮相之士也，何足语姓字哉！’遂去。”

[47]犹昔耳：仍如往昔，意谓和前世一样仍不能超过她。

[48]归宁，旧时女子回娘家叫“归宁”。

[49]玳瑁（dài—mèi 代昧）：龟属动物，甲壳可作装饰品。

[50]朝（cháo 潮）家人，召集家中仆婢。朝，会集，召集。

杨疤眼

一猎人，夜伏山中，见一小人，长二尺已来，踽踽行涧底[1]。少间，又一人来，高亦如之[2]。适相值，交问何之[3]。前者曰：“我将往望杨疤眼。前见其气色晦黯，多罹不吉。”后人曰：“我亦为此，汝言不谬。”猎者知其非人，厉声大叱，二人并无有矣。夜获一狐，左目上有瘢痕，大如钱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踽踽（j j 举举）：孤独的样子。

[2]高亦如之：高矮也相等。

[3]交问：彼此相问。

小翠

王太常[1]，越人[2]。总角时，昼卧榻上。忽阴晦，巨霆暴作[3]，一物大于猫，来伏身下，展转不离。移时晴霁，物即径出。视之，非猫，始怖，隔房呼兄。兄闻，喜曰：“弟必大贵，此狐来避雷霆劫也。”后果少年登进士，以县令入为侍御[4]。生一子，名元丰，绝痴，十六岁不能知牝牡[5]，因而乡党无与为婚[6]。王忧之。适有妇人率少女登门，自请为妇。视其女，嫣然展笑，真仙品也。喜问姓名。自言：“虞氏。女小翠，年二八矣。”与议聘金。曰：“是从我糠 不得饱[7]，一旦置身广厦，役婢仆，厌膏粱[8]，彼意适，我愿慰矣，岂卖菜也而索直乎！”夫人大悦，优厚之。妇即命女拜王及夫人，嘱曰：“此尔翁姑[9]，奉侍宜谨。我大忙，且去，三数日当复来。”王命仆马送之。妇言：“里巷不远，无烦多事。”遂出门去。小翠殊不悲恋，便即奁中翻取花样[10]。夫人亦爱乐之。

数日，妇不至。以居里问女，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，遂治别院，使夫妇成礼。诸戚闻拾得贫家儿作新妇，共笑嫫之[11]；见女皆惊，群议始息。女又甚慧，能窥翁姑喜怒。王公夫妇，宠惜过于常情，然惕惕焉，惟恐其憎子痴[12]；而女殊欢笑，不为嫌。第善谑[13]，刺布作圆[14]，跣蹴为笑。着小皮靴，蹴去数十步[15]，给公子奔拾之[16]，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属。一日，王偶过，圆 然来[17]，直中面目。女与婢俱敛迹去[18]，公子犹踊跃奔逐之。王怒，投之以石，始伏而啼。王以告夫人；夫人往责女，女俯首微笑，以手 床[19]。既退，憨跳如故，以脂粉涂公子，作花面如鬼。夫人见之，怒甚，呼女垢骂。女倚几弄带，不惧，亦不言。夫人无奈之，因杖其子[20]。元丰大号，女始色变，屈膝乞宥[21]。夫人怒顿解，释杖去。女笑拉公子入室，代扑衣上尘，拭眼泪，摩掌杖痕，饵以枣栗。公子乃收涕以忻[22]。女阖庭户，复装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[23]；已乃艳服，束细腰，婆婆作帐下舞[24]；或髻插雉尾，拨琵琶，丁丁缕缕然[25]，喧笑一室，日以为常。王公以子痴，不忍过责妇；即微闻焉，亦若置之。

同巷有王给谏者[26]，相隔十余户，然素下相能[27]。时值三年大计吏[28]，忌公握河南道篆[29]，思中伤之。公知其谋，忧虑无所为计。一夕，早寝。女冠带，饰赭宰状[30]，剪素丝作依髭[31]，又以青衣饰两婢为虞候[32]，窃跨厩马而出[33]，戏云：“将渴王先生。”驰至给谏之门，即又鞭挝从人，大言曰：“我谒侍御王[34]，宁渴给谏王耶[35]！”回辔而归[36]。比至家门，门者误以为真，奔白王公。公急起承迎，方知为于妇之戏。怒甚，谓夫人曰：“人方蹈我之瑕[37]，反以闺阁之丑，登门而告之。余祸不远矣！”夫人怒，奔女室，诟让之[38]。女惟憨笑，并不一置词。挞之，不忍；出之[39]，则无家：夫妻懊怨，终夜不寝。时冢宰某公赫甚，其仪采服从[40]，与女伪装无少殊别，王给谏亦误为真。屡侦公门，中夜而容未出，疑冢宰与公有阴谋。次日早朝，见而问曰：“夜，相公至君家耶[41]？”公疑其相讥，惭言唯唯，不甚响答。给谏愈疑，谋遂寝[42]，由此益交欢公。公探知其情，窃喜，而阴嘱夫人，劝女改行[43]；女笑应之。

逾岁，首相免[44]，适有以私函致公者，误投给谏。给谏大喜，先托善公者往假万金[45]，公拒之。给谏自诣公所。公觅巾袍[46]，并不可得；给谏伺候久，怒公慢，愤将行。忽见公子衮衣旅冕[47]，有女子自门内推之以出。大骇；已而笑抚之，脱其服冕而去。公急出，则客去远。闻其故，惊颜

如土，大哭曰，“此祸水也[48]！指日赤吾族矣[49]！”与夫人操杖往。女已知之，阖扉任其诟厉。公怒，斧其门。女在内含笑而告之曰：“翁无烦怒。有新妇在，刀锯斧钺，妇自受之，必不令贻害双亲。翁若此，是欲杀妇以灭口耶？”公乃止。给谏归，果抗疏揭王不轨[50]，袞冕作据。上惊验之，其旒冕乃梁心所制，袍则败布黄袱也。上怒其诬。又召元丰至，见其憨状可掬，笑曰：“此可以作天子耶？”乃下之法司[51]。给谏又讼公家有妖人，法司严诘臧获[52]，并言无他，惟颠妇痴儿，日事戏笑；邻里亦无异词。案乃定，以给谏充云南军[53]。王由是奇女。又以母久不至，意其非人。使夫人探诘之，女但笑不言。再复穷问，则掩口曰：“儿玉皇女，母不知耶？”

无何，公摆京卿[54]。五十余，每患无孙。女居三年。夜夜与公子异寝，似未尝有所私。夫人异榻去，嘱公子与妇同寝。过数日，公子告母曰：“借榻去，悍不还！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，喘气不得；又惯掐入股里。”婢姬无不粲然。夫人呵拍令去。一日，女浴于室，公子见之，欲与偕；女笑止之，谕使姑侍。既出，乃更泻热汤于瓮，解其袍，与婢扶之入。公子觉蒸闷，大呼欲出。女不听，以衾蒙之。少时，无声，启视，已绝[55]。女坦笑不惊[56]，曳置床上，拭体干洁，加复被焉。夫人闻之，哭而入，骂曰：“狂婢何杀吾儿！”女輶然曰[57]：“如此痴儿，不如勿有。”夫人益恚，以首触女；婢辈争曳劝之。方纷噪间，一婢告曰：“公子呻矣！”辍涕抚之，则气息休休，而大汗浸淫[58]，沾浹褥[59]。食顷，汗已，忽开目四顾，遍视家人，似不相识，曰：“我今回忆往昔，都如梦寐，何也？”夫人以其言语不痴，大异之。携参共父，屡试之，果不痴。大喜，如获异宝。至晚，还榻敞处，更设衾枕以覘之。公子入室，尽遣婢去。早窥之，则塌虚设。自此痴颠皆不复作，而琴瑟静好，如形影焉[60]。

年余，公为给谏之党奏劾免官，小有误[61]。旧有广西中丞所赠玉瓶[62]，价累千金，将出以贿当路。女爱而把玩之，失手堕碎，惭而自投。公夫妇方以免官不快，闻之，怒，交口呵骂。女忿而出[63]，谓公子曰：“我在汝家，所保全者不止一瓶，何遂不少存面目？实与君言：我非人也。以母遭雷霆之劫，深受而翁庇翼[64]；又以我两人有五年夙分，故以我来报桑恩、了夙愿耳。身受唾骂，擢发不足以数，所以不即行者，五年之爱未盈。今何可以暂止乎！”盛气而出，追之已杳。公爽然自失[65]，而悔无及矣。公子入室，睹其剩粉遗钩，恸哭欲死；寝食不甘，日就羸瘠。公大忧，急为胶续以解之[66]，而公子不乐。惟求良工画小翠像，日夜浇祷其下[67]，几二年。

偶以故自他里归，明月已皎，村外有公家亭园，骑马墙外过，闻笑语声，停辔，使厮卒捉[68]；登鞍一望，则二女郎游戏其中。云月昏蒙，不甚可辨，但闻一翠衣者曰：“婢子当逐出门！”一红衣者曰：“汝在吾家园亭，反逐阿谁？”翠衣人曰：“婢子不羞，不能作妇，被人驱遣，犹冒认物产也？”红衣者曰：“索胜老大婢无主顾者[69]！”听其音，酷类小翠，疾呼之。翠衣人去曰：“姑不与若争，汝汉子来矣。”既而红衣人来，果小翠。喜极。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，曰：“二年不见，骨瘦一把矣！”公子握手泣下，具道相思。女言：“妾亦知之，但无颜复见家人。今与大姊游戏，又相邂逅，足知前因不可逃也。”请与同归，不可；请止园中，许之。公子遣仆奔白夫人。夫人惊起，驾肩舆而往，启钥入亭。女即趋下迎拜；夫人捉臂流涕，力白前过，几不自容，曰：“若不少记榛梗[70]，请偕归，慰我迟暮[71]。”女峻辞不可。夫人虑野亭荒寂，谋以多人服役。女曰：“我诸人悉不愿见，

惟前两婢朝夕相从，不能无眷注耳；外惟一老仆应门，馀都无所复须。”夫人悉如其言。托公子养痾园中，日供食用而已。女每劝公子别婚，公子不从。后年余，女眉目音声，惭与曩异，出像质之，迥若两人。大怪之。女曰：“视妾今日，何如畴昔美？”公子曰，“二十余岁，何得速老。”女笑而焚图，救之已烬。一日，谓公子曰：“昔在家时，阿翁谓妾抵死不作茧[72]。今亲老君孤，妾实不能产，恐误君宗嗣。请娶妇于家，旦晚侍奉公姑，君往来于两间，亦无所不便。”公子然之，纳币于锤太史之家[73]。吉期将近，女为新人制衣履，赍送母所。及新人入门，则言貌举止，与小翠无毫发之异。大奇之。往至园亭，则女亦不知所在。问婢，婢出红巾曰：“娘子暂归宁，留此贻公子。”展中，则结玉一枚[74]，心知其不返，遂携婢俱归。虽顷刻不忘小翠，幸而对新人如觐旧好焉。始悟锤氏之姻，女预知之，故先化其貌，以慰他日之思云。异史氏曰：“一狐也，以无心之德，而犹思所报；而身受再造之福者[75]，顾失声于破甑[76]，何其鄙哉！月缺重圆[77]，从容而去，始知仙人之情，亦更深于流俗也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常，官名，汉为九卿之一。以后各代设太常寺，置卿和少卿各一人，掌管宫廷祭祀礼乐等事。

[2]越：指令浙江地区。古越国建都于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春秋末年越国灭吴，向北扩展，疆域有江苏南部、江西东部、浙江北部等地区。

[3]巨霆：迅雷。

[4]以县令人为侍御：从外任知县调入朝廷为御史。清代称御史为“侍御”。

[5]牝牡（pín—m 聘亩）：雌雄，指男女性别。鸟兽雌性叫“牝”，雄性叫“牡”。

[6]与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於”。

[7]糲（hé 河）：粗粝的饭食。𥽿，米麦的粗屑。

[8]厌：通“餍”，饱食。膏粱，肥脂与细粮，指美食。

[9]翁姑：公婆。

[10]奁（lián）：此指闺中盛放什物的箱匣。

[11]笑姍：嘲笑。

[12]惕惕：耽心、忧虑。

[13]第，但。善谑（xuè 血）：善于戏耍玩笑。

[14]刺布作圆：缝布作球。刺，缝制，圆，球。

[15]数十步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数步”。

[16]给，哄骗。

[17]（h ng 轰）然：形容踢球的声音。

[18]敛迹：躲藏，藏身。

[19]（wán 玩）：划刻。

[20]杖：棒打。

[21]乞宥：求饶。宥，原谅。

[22]收涕以忻：止住眼泪而欢喜高兴。

[23]“装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”及以下数句：这里是合写他们所扮演的两出戏。装公子作霸王，指扮演西楚霸王项羽；下文写小翠“乃艳服，束

细腰，婆婆作帐下舞”，指扮演虞姬；串演的是楚汉相争时霸王和虞姬的故事。公子作沙漠人，指扮演发兵索取昭君的匈奴王；下文写小翠“髻插雉尾，拨琵琶，丁丁缕缕”，指扮演王昭君！串演的是汉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。

[24]娉娉：舞蹈的姿态。

[25]丁丁（zhēng—zhēng 争争）缕缕然：形容弹奏琵琶所发出的连续不断的声响。丁丁，形容声音响亮。缕缕，形容声细不绝。

[26]给谏：官名，给事中的别称。明代给事中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，掌侍从规谏、稽察六部弊误等事。请代隶属都察院。

[27]素不相能；向来不相容。

[28]三年大计吏：明清时，每三年对官吏举行一次考绩。对外官的考绩称“大计”，对京官的考绩称“京察”。

[29]握河南道篆；做河南道监察御史。篆，官印。明代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，给予印篆，分区负责考察各该地区刑名吏治情况。《明史，职官志二》谓“都察院衙门分属河南道，独专诸内外考察。故王给谏嫉妒而欲中伤王侍御。”

[30]冢宰：周代官员，为六卿之首。明代以内阁大学士为相，中叶启多兼吏部尚书，故又称吏部尚书为冢宰。

[31]素丝：白色生丝。浓髭（zī 资）：密集的胡须。

[32]虞候：宋时贵官雇用的侍从。此指侍卫、随员。

[33]厩（jiù 旧）马：指家中的马匹。厩，马棚。

[34]侍御王：侍御王先生，指王太常。

[35]给谏王：给谏王先生，指王给谏。

[36]回辔：回马。

[37]蹈我之瑕，寻找我的过错。瑕，玉的斑点，比喻缺点或毛病。蹈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盗”。

[38]诟让：责骂。让，责备。

[39]出：休弃。

[40]仪采服从：仪容、风采、服饰和扈从。

[41]相公：此指上文所说的“冢宰”。

[42]寝：停止、中止。

[43]改行（xíng 形）：改变其所作所为。

[44]首相：也指上文所说的“冢宰”。

[45]善公者：与王公友善的人。

[46]觅中袍：寻找官服，拟穿戴出见宾客。巾袍，犹言冠服。

[47]袞（gǔn 滚）衣旒（liú 留）冕：此指穿戴帝王冠服。袞衣，皇帝所穿的龙袍。旒冕，前后悬垂玉串的皇冠。

[48]祸水：汉成帝宠赵飞燕的妹妹合德。披香博士淳方成唾曰：“此祸水也，灭火必矣。”见《飞燕外传》。照五行家的说法，汉朝得火德而兴，因而说赵合德祸害汉室，如同水之灭火。后因称败坏国家的女性为“祸水”。

[49]指日赤吾族矣：不久就将诛灭我家全族。指日，不日，为期不远。赤族，全家族被杀。

[50]抗疏：上疏直陈。不轨：越出常轨，不守法度。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：“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”

[51]下之法司：把王给谏交付法司审理。明清时代，以刑部、都察院、

大理寺为三法司，负责审理重大案件。

[52]臧获：奴婢。《荀子·王霸》：“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 1001 业。”《注》：“臧获，奴婢也。《方言》谓荆淮海岱之间，骂奴曰臧，骂婢为获。或曰，取货谓之臧，擒得谓获。皆谓有罪为奴隶者。”

[53]充云南军，充军到云南。充军为古代刑罚。宋代把罪犯发配往军内或官作坊服劳役，明代则大都发配往边远驻军服役，都叫充军。

[54]擢：提升。京卿：清代对三品或四品京官的尊称，或称“京堂”。这里指从侍御擢升为大常寺卿。

[55]绝：气绝。

[56]坦笑：坦然而笑。

[57]輶(ch n 铲)然：笑的样子。

[58]浸淫：渗透。

[59]沾浹：湿透。

[60]如形影焉：如影随形，谓亲密相伴。

[61] (guà 挂)误：同“挂误”，语出《战国策·韩策》。此指官吏因公事受谴责。

[62]中丞：巡抚的别称。明清时，巡抚兼带副都御史衔，相当于前代的御史中丞，故称之为“中丞”。

[63]忿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奋”。

[64]而翁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而公”。而，同“尔”

[65]爽然自失：语出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，意谓深为内疚。爽然，茫然。自失，内心空虚。

[66]胶续：指续娶。旧时以琴瑟谐和比喻夫妇，因此俗谓丧妻为断弦，再娶曰续弦。《十洲记》谓海上凤麟洲，多仙人，以凤喙麟角合煎作膏，名“续弦胶”，能续弓弩的断弦。后来因称男子续娶为“胶续”或“鸾胶再续”。

[67]浇祷：酹酒祈祷。

[68]厩卒：马夫。捉：抓住。(kòng 控)：有嚼口的马络头。

[69]索胜：总还胜过。

[70]榛梗：草木丛生，阻塞不通；喻隔阂，前嫌。

[71]迟暮：喻晚年。迟，晚。

[72]抵死：到老死；终究。不作茧，以蚕不作茧比喻妇女不能生育。

[73]纳币：下聘礼。见《青娥》注。太史：古史官。明清时，因修史之事归于翰林院，因称翰林为“太史”。

[74]玉：玉饰，形为环而有缺口，古时常用以赠人表示决绝。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绝人以，反绝以坏。”

[75]再造：犹言再生。

[76]失声于破甑(zèng 赠)：东汉孟敏荷甑而行，甑堕地破裂，孟敏不顾而去，认为“甑已破矣，视之何益”。见《后汉书·郭泰传》。这里反用其意，借以指责王太常毫无涵养，竟然惋惜已碎的玉瓶，诟骂对王家有再造之德的小翠。失声，不自禁而出声。甑，陶甑，古代炊器。

[77]月缺重圆：指小翠盛气离开王家，后在园亭又与公子重新团圆。

金和尚

金和尚，诸城人[1]。父无赖，以数百钱鬻子五莲山寺[2]。小顽钝[3]，不能肄清业[4]，牧猪赴市，若佣保[5]。后本师死[6]，稍有遗金，卷怀离寺[7]，作负贩去。饮羊、登垄[8]，计最工。数年暴富，买田宅于水坡里。弟子繁有徒，食指日千计。绕里膏田千百亩[9]。里中起第数十处，皆僧，无人[10]；即有，亦贫无业，携妻子，僦屋佃田者也。每一门内，四缭连屋，皆此辈列而居。僧舍其中：前有厅事[11]，梁楹节悦[12]，绘金碧，射人眼；堂上几屏，晶光可鉴；又其后为内寝，朱帘绣幕，兰麝充溢喷人[13]；螺钿雕檀为床[14]，床上锦茵褥[15]，褶叠厚尺有咫；壁上美人、山水诸名迹，悬粘几无隙处。一声长呼，门外数十人轰应如雷。细纓革靴者[16]，皆乌集鸽立[17]；受命皆掩口语，侧耳以听。客仓卒至，十余筵可咄嗟办[18]，肥醴蒸熏[19]，纷纷狼藉如雾霏。但不敢公然蓄歌妓；而狡童十数辈[20]，皆慧黠能媚人，皂纱缠头，唱艳曲[21]，听睹亦颇不恶。金若一出，前后数十骑，腰弓矢相摩戛[22]。奴辈呼之皆以“爷”；即邑之人若民[23]，或“祖”之，“伯、叔”之，不以“师”，不以“上人”，不以禅号也[24]。其徒出，稍稍杀于金[25]，而风鬃云辔[26]，亦略于贵公子等。金又广结纳，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，以此挟方面短长，偶气触之，辄惕自惧[27]。而其为人，鄙不文，顶趾无雅骨[28]。生平不奉一经，持一咒，迹不履寺院，室中亦未尝蓄饶鼓[29]；此等物，门人辈弗及见，并弗及闻。凡僦屋者，妇女浮丽如京都，脂泽金粉，皆取给于僧；僧亦不之靳[30]，以故里中不田而农者以百数。时而恶佃决僧首瘞床下[31]，亦不甚穷诘，但逐去之，其积习然也。金又买异姓儿，私子之。延儒师，教帖括业[32]。儿聪慧能文，因令人邑庠[33]；旋援例作太学生[34]；未几，赴北闱[35]，领乡荐[36]。由是金之名以“太公”噪。向之“爷”之者“太”之[37]，膝席者皆垂手执儿孙礼[38]。

无何，太公僧薨。孝廉袁卧苦块[39]，北面称孤[40]；诸门人释杖满床榻[41]；而灵帏后嚶嚶细泣，惟孝廉夫人一而已。士大夫妇咸华妆来，褰帏吊唁[42]，冠盖舆马塞道路。殡日，棚阁云连[43]，翳日[44]。殉葬乌灵[45]，饰以金帛；舆盖仪仗数十事[46]；马千匹，美人百袂[47]，皆如生。方粥、方相[48]，以纸壳制巨人，皂帕金销；空中而横以木架，纳活人内负之行。设机转动，须眉飞舞；目光铄闪，如将叱咤。观者惊怪，或小儿女遥望之，辄啼走。冥宅壮丽如宫阙，楼阁房廊连垣数十亩，千门万户，入者迷不可出。祭品象物，多难指名。会葬者盖相摩[49]，上自方面。皆伛僂人，起拜如朝仪[50]；下至贡监簿史[51]，则手据地以叩，不敢劳公子，劳诸师叔也。当是时，倾国瞻仰，男女喘汗属于道[52]；携妇襁儿[53]，呼兄觅妹者声鼎沸。杂以鼓乐喧[54]，百戏[55]，人语都不可闻。观者自肩以下皆隐不见，惟万顶攒动而已。有孕妇痛急欲产，诸女伴张裙为幄，罗守之；但闻儿啼，不暇问雌雄，断幅绷怀中，或扶之，或曳之，蹙以去[56]。奇观哉！葬后，以金所遗资产，瓜分而二之：子一，门人一。孝廉得半，而居第之南；之北、之西东，尽缙党[57]。然皆兄弟叙，痛痒又相关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此一派也，两宗未有[58]，六祖无传[59]，可谓独辟法门者矣[60]。抑闻之：五蕴皆空[61]，六尘不染[62]，是谓‘和尚’；口中说法，座上参禅[63]，是谓‘和样’；鞋香楚地，笠重吴 1005 天[64]，是谓‘和撞’；鼓钲 聒[65]，笙管敖曹[66]，是谓‘和唱’；狗苟钻缘，蝇营淫赌

[67]，是谓“和幃”。金也者，‘尚’那？‘样’耶？‘唱’耶？‘懂’耶？抑地狱之‘幃’耶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金和尚，诸城人：据季象先等编《五莲山志·诸师本传》，和尚姓金，名彻，字泰雨，原籍为辽阳。明末在山东诸城五莲山寺出家。王士《分甘馀话》卷四云：“国初一僧，金姓，自京师来青之诸城，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：公然与冠盖交往。诸城九仙山古刹，常住腴田数千亩，据而有之。益置膏腴，起甲第。徒众数百人，或居寺中，或以自随，居别墅。鲜衣怒马，歌儿舞女，虽豪家仕族不及也。有金举人者，自吴中来，父事之，愿为之子。此僧以势利横行闾里者几三十年，乃死。中分其资产，半予僧徒，半予假子。有往吊者，举人斩衰稽顙，如俗家礼。余为祭酒日，举人方肄业太学，亦能文之士，而甘为妖髡假子，忘其本生，大可怪也。”

[2]五莲山：山名，在今山东五莲、日照两县交界处，主峰原在诸城县境。五莲山寺，即万寿护国光明寺，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奉敕修建。

[3]小：少小。

[4]清业：佛教指和尚诵经、打坐等。

[5]佣保：旧称佣工。《史记·栾布列传》：“为酒人保。”《集解》：“《汉书音义》曰；酒家作保佣也；可保信，故谓之保。”

[6]本师：佛教指释迦牟尼，意即祖师。此指剃度、授戒的师父。

[7]卷怀：收藏。

[8]饮(yìn)羊、登垄：泛指欺诈骗利、独霸市场的卑劣行为。饮羊，谓羊贩以水饮羊，增其重量以骗取高利。见《孔子家语·相鲁》。登垄，垄断而登之。垄，垄断，冈陇之断而高者，喻网罗市利之意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：“古之为市也……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罔市利。”龙，同“垄”。

[9]膏田：肥沃的土地。

[10]无人：无僧众之外的人。人，指俗家人。

[11]厅事：此指私宅所设处理家务的处所。

[12]梁楹节(zhuó 茁)，即屋梁、楹柱、柱端斗拱、梁上短柱。

[13]兰麝：兰与麝香，均为香料。

[14]螺钿雕檀为床，谓雕镂的檀木床上镶有精美的螺钿。螺钿，用螺壳、玳瑁等，磨薄后刻花鸟人物等形象，镶嵌于雕镂器物之上，称为螺钿。

[15]锦茵褥(rú 褥)：锦绣的褥子。茵，坐垫，褥子。蓐，陈草复生，引申为草垫子。此借为褥。

[16]细纓革靴者：指仆人，细纓，冠的系带。革靴，皮制长筒靴。

[17]乌集鹄立：犹言群集恭立。乌集，如乌鸦群集。鹄立，谓似鹄之延颈而立，恭敬翘盼之状，，即天鹅。

[18]可咄嗟办：犹言可立即办好。咄嗟，犹呼吸之间，谓时间短暂。《太平御览》八五九《裴氏语林》：“石崇恒冬月得韭，为客作豆粥。咄嗟便办。”

[19]肥醴：肥肉、甜酒。

[20]狡童，此指美貌的少年。

[21]艳曲：艳丽的歌曲。一般指以男女情爱为内容的歌曲。

[22]摩戛：碰撞。戛，击。

[23]即邑之人若民，此从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即邑人之若民”。人，指上层人士；民，指下层平民。若，或。

[24]“或‘祖’之”五句；言有的称之为“祖”，有的称之为“伯”、“叔”，而不称其为“上人”，不称其僧人名号。上人，佛教称具备德智善行的人，见《圆觉要览》。此谓对僧人的敬称。禅号，僧人名号。

[25]杀：减。

[26]风鬃云辔：谓车马如风会云集，极言扈从之盛。风鬃，犹言风驰电掣的乌，指骏马。鬃，马鬃毛，指代马，云辔，指宣侍前后的众多骑卒、仆役。辔，马缰，引申为骑行。因指骑卒。

[27]“金又，五句：谓金和尚结交甚广，能及时获得各方情况，并以之要挟地方大员，使他们不敢触犯自己。结纳，结交。呼吸，一呼一吸，极言时间短促。郭璞《江赋》：“呼吸万里，吐纳灵潮。”方西，一个方面的军政事务，因指独当一面的地方官，如总督、巡抚等。短长，偏义，指短处。偶气触之，偶然有所触犯。辄惕自惧，就惊而自惧，谓惊惧不安。

[28]顶趾无雅骨：谓浑身无一点文雅气。顶趾，从头到脚。

[29]未尝蓄铙鼓：未置法事之具，即谓从来未曾作法事。铙鼓，僧人用于作法事的两种乐器。铙，铙钹，亦称“铜钹”。铜制，形如圆盘，两只相碰擦以发声。

[30]不之靳：不靳之。靳，吝惜。

[31]决：割断。

[32]帖（tǐ 铁）括：唐代科考，明经科以“帖经”取士，考生为应付考试，将经文中偏僻的章句编成歌诀熟读记诵，叫帖括。明清时代，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为帖括。

[33]邑庠：县学。

[34]援例作太学生：谓援例捐纳作监生。例，指捐纳之例。详《僧术》注。太学生，国子监监生的别称。

[35]北闾：清代指称顺天（今北京市）乡试。

[36]领乡荐：谓考中举人。

[37]向之“爷”之者“太”之：谓过去称爷的，现在称太爷。

[38]膝席者：谓恭敬者。膝席，谓跪于席。古人屈膝跪地坐，对人表示尊敬时，上身直起，两膝仍着地。语出《史记，魏其武安侯列传》。

[39]衰 卧苫块：谓穿孝服，守丧制，如丧父母。衰，，孝服。详《咬鬼》“服麻裙”注。卧苫块，“寝苫枕块”。古人居父母之丧，铺草席，枕土块。

[40]北面称孤：谓跪于灵前，自称孤子。北面，面北而拜。孤，无父之子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下：“幼而丧父曰孤。”后凡无父或父母双亡皆称“孤”。

[41]杖：苴（j 居）杖，古代居父母丧所用的竹杖，俗称哭丧棒。《荀子·礼论》：“齐衰直杖，居庐食粥，席薪枕块。”

[42]褰帏：揭开灵帏。褰，揭。

[43]棚阁：指暂时搭架的孝棚。

[44]（f nchuáng 番床）：同“幡幢”。此指用于丧仪的旌旗。

[45]刍灵：茅草扎成的人马，古时殉葬用品，见《礼记·檀弓》下。丁文“马千匹，美人百袂”，均为刍灵。

[46]事：件。

[47]美人百袂（mèi 妹）：谓美人五十。袂，衣袖。

[48]方弼、方相：本古代驱疫避邪的神像，见《周礼·夏官·方相氏》。原只有方相，《封神演义》又加上方弼，说为兄弟两人。殡葬时：将其用纸、竹等糊扎成高大狰狞的形象，作为开路神。

[49]盖相摩：车盖相碰撞。

[50]起拜如朝仪：谓礼节如同朝见君主一样。

[51]贡监：明制，生员入监读书者，谓之贡监。见《明史·选举志》。簿史，指主管文书记事的小官。簿，主簿。史，府吏。见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“召大将令史考校之”季贤注。簿、史，泛指府县主管文书、财赋的杂职吏员。

[52]属（zh 主）于道：相接于道。

[53]襁儿：背负哺乳幼童。襁，襁褓。

[54]喧（hu 灰）：嘈杂的响声。

[55]百戏（t ngtà 趟沓）：散乐杂技的锣鼓喧闹。百戏，古散乐杂技。𦔻，锣鼓声。

[56]蹙（biéxiè 别卸）：此谓歪歪倒倒，如跛行一般。蹙，跛不能行。𦔻，行不正。

[57]尽缁党：全是和尚。缁，黑色。僧服色尚黑，因以指僧人。

[58]两宗：中国佛教禅宗自南朝宋末菩提达摩五传后，因北方神秀的渐悟说与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主张不同，衍变而为南北两宗。

[59]六祖：禅宗自达摩至慧能，衣钵共传六世，即达摩、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宏忍、慧能，称禅宗六祖。

[60]法门：佛教指修行者入道的门径。

[61]五蕴：也称“五阴”、“五众”。佛教指色（形相）、受（情欲）、想（意念）、行（行为）、识（心灵）。玄奘译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：“照见五蕴皆空。度一切苦厄。”

[62]六尘；佛教指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认为六尘与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相接，而产生种种嗜欲，导致种种烦恼，因又称之为六贼。

[63]参禅佛教修行方法，即默坐静思，悟求佛理。

[64]“鞋香”二句：指僧人履地戴天，云游四方，寻师问道。鞋、笠，为其穿戴之物；楚地、吴天，言其奔走之地。

[65]鼓钲（zh ng 争）𦔻：钟鼓之声联耳。钲，钲铙，铜锣。𦔻，钟鼓声。

[66]敖曹：喧闹。

[67]“狗苟”二句：指不顾羞耻，到处钻营，从事淫赌等卑鄙无耻的行为。狗苟，苟且无耻。蝇营，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。韩愈《送穷文》：“朝悔其行，暮已复然，蝇营狗苟，驱去复还。”

龙戏蛛

徐公为齐东令[1]。署中有楼，用藏肴饵，往往被物窃食[2]，狼藉于地。家人屡受谯责，因伏伺之。见一蜘蛛，大如斗。骇走白公[3]。公以为异，日遣婢辈投饵焉。蛛益驯，饥辄出依人，饱而后去。积年余，公偶阅案牘，蛛忽来伏几上。疑其饥，方呼家人取饵；旋见两蛇夹蛛卧，细裁如箸，蛛爪腹缩，若不胜惧。转瞬间，蛇暴长，粗于卵。大骇，欲走。巨霆大作，合家震毙。移时，公苏；夫人及婢仆击死者七人。公病月余，寻卒。公为人廉正爱民，枢发之日，民敛钱以送，哭声满野。异史氏曰[4]：“龙戏蛛，每意是里巷之讹言耳，乃真有之乎[5]？闻雷霆之击，必于凶人[6]，奈何以循良之吏，罹此惨毒？天公之愤愤[7]，不已多乎[8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齐东：县名，故地在今山东省济阳、章丘、高青三县之间。

[2]被物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“被”原作“备”。

[3]白：禀告。

[4]异史氏曰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，原缺此下一段。

[5]乃：竟。

[6]凶人：凶恶之人。

[7]愤愤：糊涂。

[8]已：太，过。

商妇

天津商人某[1]，将贾远方[2]，往从富人贷资数百。为偷儿所窥，及夕，预匿室中以俟其归。而商以是日良[3]，负资竟发。偷儿伏久，但闻商人妇转侧床上，似不成眠。既而壁上一小门开，一室尽亮。门内有女子出，容齿少好，手引长带一条，近榻授妇，妇以手却之。女固授之；妇乃受带，起悬梁上，引颈自缢。女遂去，壁扉亦阖。偷儿大惊，拔关遁去。既明，家人见妇死，质诸官[4]。官拘邻人而锻炼之[5]，诬服成狱，不日就决。偷儿愤其冤，自首于堂，告以是夜所见。鞠之情真，邻人遂免。问其里人，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妇经死，年齿容貌[6]，与盗言悉符，因知是其鬼也。俗传暴死者必求代替[7]，其然欤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天津：天津卫，即今河北天津市。

[2]贾（g 古）远方：到远方经商。贾，商，此谓经商。

[3]以是日良：因此日吉利。古人外出，常据历书选所谓吉日良辰。

[4]质诸官：报之于官，请予审理。

[5]锻炼：此处意谓严刑逼供陷人于罪。《后汉书·章彪传》：“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；锻炼之吏，持心近薄。”《注》：“《苍颉篇》曰：‘锻，椎也。’锻炼犹成熟也。言深文之吏，入人之罪，犹工冶陶铸锻炼，使之成熟也。”

[6]年齿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缺“年”字。

[7]暴死，突然死亡。一般指自经、溺死等不正常死亡。

阎罗宴

静海邵生[1]，家贫。值母初度[2]，备牲酒祀于庭[3]；拜已而起，则案上肴馔皆空。甚骇，以情告母。母疑其困乏不能为寿，故诡言之。邵默然无以自白。无何，学使案临，苦无资斧，薄贷而往。途遇一人，伏候道左，邀请甚殷。从去，见殿阁楼台，弥亘街路[4]。既入，一王者坐殿上，邵伏拜。王者霁颜命坐[5]，即赐宴饮，因曰：“前过华居[6]，厮仆辈道路饥渴[7]，有叨盛饌。”邵愕然不解。王者曰：“我忤官王也[8]。不记尊堂设蛻之辰乎[9]？”筵终，出白镪一裹[10]，曰：“豚蹄之扰，聊以相报。”受之而出，则宫殿人物，一时都；惟有大树数章[11]，萧然道侧。视所赠，则真金，秤之得五两。考终，止耗其半，犹怀归以奉母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静海：县名，今属天津市。

[2]初度：谓生日。

[3]牲：指供祭祀用的家畜，一般用牛、羊、猪之头，贫家或用猪蹄代替。

[4]弥亘街路：犹言远接街路。弥亘，犹远亘，远远相接。街路，临街之路。语见《后汉书·马防传》。

[5]霁颜：和颜悦色。

[6]华居：称人居室的敬词。

[7]厮仆：奴仆。

[8]忤官王：俗称“十殿阎罗”之一。“忤”，或作“伍”。见《释门正统·利生志》。

[9]尊堂设蛻之辰，指其母寿辰。尊堂，对人父母的敬称。设蛻之辰，指称女子生日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子生，男子设弧于门左，女子设蛻于门右。”庆贺女子生日因称设蛻。

[10]白镪一裹：白金一包。

[11]大树数章：大树数株。章，大树曰章：一章，犹一株。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
役鬼

山西杨医[1]，善针灸之术；又能役鬼。一出门，则捉骡操鞭者，皆鬼物也。尝夜自他归，与友人同行。途中见二人来，修伟异常[2]。友人大骇。杨便问：“何人？”答云：“长脚王。大头李，敬迓主人[3]。”杨曰：“为我前驱[4]。”二人旋踵而行，蹇缓则立候之[5]，若奴隶然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山西：山西省。

[2]修伟：高大。

[3]敬迓：敬迎。迓，迎。

[4]为我前驱：犹言为我在前开路。

[5]蹇缓：行走缓慢。蹇，行动迟缓。

细柳

细柳娘，中都之士人女也[1]。或以其腰嫋 可爱[2]，戏呼之“细柳”云。柳少慧，解文字，喜读相人书[3]。而生平简默[4]，未尝言人臧否[5]；但有问名者，必求一亲窥其人。阅人甚多，俱未可，而年十九矣。父母怒之曰：“天下迄无良匹，汝将以丫角老耶[6]？”女曰：“我实欲以人胜天[7]；顾久而不就，亦吾命也。今而后，请惟父母之命是听。”

时有高生者，世家名士，闻细柳之名，委禽焉[8]。既醮，夫妇其得，生前室遗孤，小字长福，时五岁，女抚养周至。女或归宁，福辄号啼从之，呵遣所不能止。年余，女产一子，名之长怙。生问名字之义，答言：“无他，但望其长依膝下耳。”女子女红疏略，常不留意；而于亩之东南[9]，税之多寡，按籍而问，惟恐不详。久之，谓生曰：“家中事请置勿顾，诗妾自为之，不知可当家否？”生如言，半载而家无废事，生亦贤之。

一日，生赴邻村饮酒，适有追逋赋者[10]，打门而诤[11]；遣奴慰之[12]，弗去。乃趣童召生归[13]。隶既去，生笑曰：“细柳，今始知慧女不着痴男耶？”女闻之，俯首而哭。生惊挽而劝之，女终不乐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，仍欲自任，女又不肯。晨兴夜寐，经纪弥勤。每先一年，即储来岁之赋，以故终岁未尝见催租者一至其门；又以此法计衣食，由此用度益纾[14]。于是生乃大喜，尝戏之曰：“细柳何细哉：眉细、腰细、凌波细[15]，且喜心思更细。”女对曰：“高郎诚高矣：品高，志高，文字高，但愿寿数尤高[16]。”村

中有货美材者[17]，女不惜重直致之；价不能足，又多方乞贷于戚里，生以其不急之物，固止之，卒弗听。蓄之年余，富室有丧者，以倍资赎诸其门[18]。生因利而谋诸女，女不可。问其故，不语；再问之，荧荧欲涕。心异之，然不忍重拂焉，乃罢。

又逾岁，生年二十有五，女禁不令远游；归稍晚，僮仆招请者，相属于道。于是同人咸戏谤之。一日，生如友人饮，觉体不快而归，至中途堕马，遂卒。时方溽暑，幸衣衾皆所夙备。里中始共服细娘智。福年十岁[19]，始学为文。父既歿，娇惰不肯读，辄亡去从牧儿遨[20]。诃不改，继以夏楚[21]，而顽冥如故。母无奈之，因呼而谕之曰：“既不愿读，亦复何能相强？但贫家无冗人[22]，便更若衣，使与僮仆共操作。不然，鞭撻勿悔！”于是衣以败絮，使牧豕；归则自掇陶器，与诸仆啖饭粥。数日，苦之，泣跪庭下，愿仍读。母返身面壁，置不闻。不得已，执鞭啜泣而出。残秋向尽[23]，析无衣[24]，足无履，冷雨沾濡，缩头如丐。里人见而怜之，纳继室者，皆引细娘为戒，啧有烦言[25]。女亦稍稍闻之，而漠不为意。福不堪其苦，弃豕逃去；女亦任之，殊不追问。积数月，乞食无所，憔悴自归；不敢遽人，哀求邻媪往白母。女曰：“若能受百杖，可来见；不然，早复去。”福闻之，骤入，痛哭愿受杖[26]。母问：“今知改悔乎？”曰：“悔矣。”曰：“既知悔，无须撻楚，可安分牧豕，再犯不宥！”福大哭曰：“愿受百杖，请复读。”女不听。邻姬怂恿之，始纳焉。濯发授衣，令与弟怙同师。勤身锐虑，大异往昔，三年游泮[27]。中丞杨公[28]，见其文而器之[29]，月给常廪[30]，以助灯火。怙最钝，读数年不能记姓名。母令弃卷而农。怙游闲惮于作苦。母怒曰：“四民各有本业[31]，既不能读，又不能耕，宁不沟瘠死耶[32]？”立仗之。由是率奴辈耕作，一朝晏起，则诟骂从之；而衣服饮食，母辄以美

者归兄。怙虽不敢言，而心窃不能平。农工既毕，母出资使学负贩。帖淫赌，入手 1017 丧败，诡托盗贼运数[33]，以欺其母。母觉之，杖责濒死。福长跪哀乞，愿以身代[34]，怒始解。自是一出门，母辄探察之。怙行稍敛，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。

一日，请母，将从诸贾人洛；实借远游，以快所欲，而中心惕惕，惟恐不遂所请。母闻之，殊无疑虑，即出碎金三十两，为之具装；未又以铤金一枚付之，曰：“此乃祖宦囊之遗[35]，不可用去，聊以压装，备急可耳。且汝初学跋涉，亦不敢望重息，只此三十金得无亏负足矣。”临又嘱之。怙诺而出，欣欣意自得。至洛，谢绝客侣，宿名娼李姬之家。凡十余夕[36]，散金渐尽。自以巨金在囊，初不意空匮在虑；及取而听之，则伪金耳。大骇，失色。李媪见其状，冷语侵客。怙心不自安，然囊空无所向往，犹冀姬念夙好，不即绝之。俄有二人握索入，骤縶项领。惊惧不知所为。哀问其故，则姬已窃伪金去首公庭[37]矣。至官，不能置碎，桎掠几死。收狱中，又无资斧，大为狱吏所虐，乞食于囚，苟延馀息。初，怙之行也，母谓福曰[38]：“记取廿日后，当遣汝之洛。我事烦，恐忽忘之。”福不知所谓，黯然欲悲，不敢复请而退。过二十日而问之。叹曰：“汝弟今日之浮荡，犹汝昔日之废学也。我不冒恶名，汝何以有今日？人皆谓我忍，但泪浮枕簟，而人不知耳！”因泣下。福侍立敬听，不敢研诘。泣已，乃曰：“汝弟荡心不死，故授之伪金以挫折之，今度已在螺继中矣。中丞待汝厚，汝往求焉[39]，可以脱其死难，而生其愧悔也。”福立刻而发。比入洛，则弟被逮三日矣。即狱中而望之，怙奄然面目如鬼[40]，见兄涕不可仰。福亦哭[41]。时福为中丞所宠异，故遐迩皆知其名。邑宰知为怙兄，急释之。怙至家，犹恐母怒，膝行而前。母顾曰：“汝愿遂耶？”怙零涕不敢复作声，福亦同跪，母始叱之起。由是痛自悔，家中诸务，经理维勤；即偶情，母亦不呵问之。凡数月，并不与言商贾，意欲自请而不敢，以意告兄。母闻而喜，并力质贷而付之，半载而息倍焉。是年，福秋捷[42]，又三年登第[43]；弟货殖累巨万矣[44]。邑有客洛者，窥见太夫人，年四旬，犹若三十许人，而衣妆朴素，类常家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《黑心符》出，芦花变生，古与今如一丘之貉，良可哀也[45]！或有避其谤者，又每矫枉过正，至坐视儿女之放纵而不一置问，其视虐遇者几何哉？独是日挞所生，而人不以为暴；施之异腹儿，则指摘从之矣。夫细柳固非独忍于前子也；然使所出贤，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于天下？而乃不引嫌[46]，不辞谤，卒使二子一富一贵，表表于世[47]。此无论闺閤[48]，当亦丈夫之铮铮者矣[49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中都：古邑名。春秋晋地。在今河南沁阳县东北。

[2]嫖（pi o 票）：轻捷 娜。嫖，轻捷的样子。

[3]相（xiàng 向）人书：即讲述相术之书。相人，观察人的形貌以预测其命运。

[4]简默：沉默少言。

[5]臧否（p 匹）：谓善恶得关。语出《诗·大雅·抑》。

[6]以丫角老：谓终身做姑娘，犹言做老处女、老姑娘。丫角，未出嫁少女头上梳作两髻，像分叉的两只角，因称。

[7]以人胜天：此谓通过人事努力来改变自己既定的命运。

[8]委禽：送聘礼，表示订婚。

[9]亩之东南：谓田亩耕作之事。《诗·小雅·信南山》：“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。”朱熹《集传》：“于是为之疆理，而顺其地势水势之所宜，或南其亩，或东其亩也。”亩，田垄，田埂。

[10]追逋（b 晡）赋者：追讨拖欠赋税者。追，追科，催征赋税。逋，拖欠。

[11]打门而诶（suì 岁）：打着门叫骂。诶，犹言叫骂。

[12]慰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。原作“委”。

[13]趣：通“促”，促使。

[14]益纾：越发宽裕。

[15]凌波细：谓脚小。凌波，原指女子轻盈步态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”

[16]尤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犹”。

[17]美材：优质棺木。

[18]以倍资 诸其门：以比原价多一倍的价钱到其家买取。赎，以原价买取人所购置的器物。

[19]十岁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。原缺“十”字。

[20]亡去从牧儿遨：逃去跟牧童玩耍。

[21]夏（ji 甲）楚，犹言鞭打。夏，木：楚，荆木。语出《礼记·学记》，本为教学的体罚工具。

[22]冗人：闲散之人。

[23]残秋向尽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本补，原阙。

[24]桁（hàng 沆）：衣架。

[25]啧有烦言：本谓言语发生争执。见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；此谓里人对细娘有许多非议。

[26]“可来见”至“痛哭愿受杖”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，原缺此几句。

[27]游泮：进县学，成为秀才。详《叶生》注。

[28]中丞：指巡抚。详《黄九郎》注。

[29]器之：看重他。器，器重。

[30]月给常廪：即使其为禀生。详《考城隍》注。

[31]四民：士、农、工、商。

[32]沟瘠死：谓辗转沟壑饥饿而死。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今夫偷生浅知之属，……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，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。”瘠，饿死。

[33]运数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连数”。

[34]以身代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。原无“身”字。

[35]宦囊：指居官所积财物。

[36]凡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几”。

[37]公庭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“庭”原作“廷”。

[38]谓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为”。

[39]往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此字。

[40]奄然，气息微弱的样子。

[41]福亦哭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亦”字。

[42]秋捷：秋闱告捷，谓考中举人。洋《陆判》注。

[43]登第：登进士第，谓中进士。

[44]弟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此字。

[45]“黑心”四句：谓一旦续娶继室，前室之子必然遭受虐待，古今都一样，的确令人悲哀。《黑心符》，书名：唐代莱州长史于义方撰，一卷。书内论述时人续娶继室之害，以劝戒子孙。后因以指暴虐不仁的继室。芦花变生，为孔门弟子闵子骞受继母虐待的故事，详《马介甫》注。

[46]不引嫌：谓不避嫌疑。引嫌，为防嫌而回避。

[47]表表于世：卓立于世。表表，特出，卓立。

[48]无论闺闼：不要说妇女。闺闼，内室。此代指妇女。

[49]铮铮者：犹言佼佼者。《后汉书·刘盆子传》：“徐宣等叩头曰：‘……今日得降，犹去虎口归慈母，诚次诚喜，无所恨也。’帝（刘秀）曰：‘卿所谓铁中铮铮， 中佼佼者也。’”

卷八

画马

临清崔生[1]，家 贫[2]。围垣不修[3]。每晨起，辄见一马卧露草间，黑质白章[4]；惟尾毛不整，似火燎断者。逐去，夜又复来，不知所自。崔有好友，官于晋[5]，欲往就之，苦无健步[6]，遂捉马施勒乘去，嘱属家人曰[7]：“倘有寻马者，当如晋以告[8]。”

既就途，马骛驶[9]，瞬息百里。夜不甚 刍豆[10]，意其病。次日紧衔不令驰[11]，而马蹄嘶喷沫，健怒如昨。复纵之，午已达晋。时骑入市，观者无不称叹[12]。晋王闻之，以重直购之。崔恐为失者所寻[13]，不敢售。居半年，无耗[14]，遂以八百金货于晋邸，乃自市健骡归。

后王以急务，遣校尉骑赴临清[15]。马逸[16]，追至崔之东邻，入门，不见。索诸主人。主曾姓，实莫之睹。及入室，见壁间挂子昂画马一帧[17]，内一匹毛色浑似，尾处为香住所烧，始知马，画妖也。校尉难复玉命，因讼曾。时崔得马资，居积盈万，自愿以直贷曾，付校尉去。曾甚德之，不知崔即当年之售主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清：县名，即今山东省临清市。

[2]（jù 巨）贫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屡贫”。贫陋，贫困。

[3]围垣：指围绕住宅修建的垣墙。

[4]黑质白章：黑皮毛，有白花纹。质，指马体，章，花纹。

[5]晋：山西省的简称。

[6]健步：指可供骑乘的大牲口马、骡之类。步，代步，坐骑。

[7]嘱属：犹言叮嘱、嘱咐。

[8]当如晋以告：此据山东博物馆抄本，原无“晋”字。

[9]骛驶：急驰。

[10]（dàn 淡）：同“啖”，吃。刍豆：犹言草料。刍，草。

[11]紧衔：拉紧马嚼子。衔，衔于马口、制驭马之行止的铁链，即马嚼子。

[12]称叹：此据山东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称欢”。

[13]崔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催”。

[14]无耗：无音讯，无消息。

[15]校尉：武官名。秦设。隋唐后为没有固定职事的武散官，清制八品以下为校尉，明清也指称卫士。

[16]马逸，马受惊狂奔。

[17]子昂：赵孟（1254—1322），字子昂，号松雪道人、水精宫道人，湖州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元著名书画家，诗人。今存世画迹有《秋郊饮马》等。

局诈

某御史家人[1]，偶立市间，有一人衣冠华好，近与攀谈。渐问主人姓字、官阙[2]，家人并告之。其人自言：“王姓，贵主家之内使也[3]。”语渐款洽，因曰：“宦途险恶，显者皆附贵戚之门，尊主人所托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无之。”王曰：“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。”家人曰：“何托而可？”王曰：“公主待人以礼，能覆翼人[4]。某侍郎系仆阶进[5]。倘不惜千金贄，见公主当亦不难。”家人喜，问其居止。便指其门户曰：“日同巷不知耶？”家人归告侍御。侍御喜，即张盛筵，使家人往邀王。王欣然来。筵间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琐事甚悉，且言：“非同巷之谊，即赐百金赏，不肯效牛马[6]。”御史益佩戴之。临别，订约，王曰：“公但备物，仆乘间言之，旦晚当有报命。”

越数日始至，骑骏马甚都[7]，谓侍御曰：“可速治装行。公主事大烦，投谒者踵相接，自晨及夕，不得一间。今得一间，宜急往，误则相见无期矣。”侍御乃出兼金重币[8]，从之去。曲折十余里，始至公主第，下骑祇候[9]。王先持贄人，久之，出，宣言：“公主召某御史。”即有数人接递传呼。侍御偃偻而入，见高堂上坐丽人，姿貌如仙，服饰炳耀；侍姬皆着锦绣，罗列成行。侍御伏谒尽礼，传命赐生檐下，金碗进茗。主略致温旨，侍御肃而退。自内传赐緞靴、貂帽。

既归，深德王[10]，持刺谒谢[11]，则门阖无人。疑其侍主未复。三日三诣，终不复见。使人询诸贵主之门，则高扉肩輿。访之居人，并言，“此间曾无贵主。前有数人僦屋内居，今去已三日矣。”使反命，主仆丧气而已。

副将军某[12]，负资入都，将图握篆[13]，苦无阶。一日，有裘马者谒之[14]，自言：“内兄为天子近侍。”茶已，请问云[15]：“目下有某处将军缺，倘不吝重金，仆嘱内兄游扬圣主之前[16]，此任可致，大力者不能夺也。”某疑其妄。其人曰：“此无须踟蹰。某不过欲抽小数于内兄[17]，于将军锱铢无所望[18]。言定如干数，署券为信。待召见后，方求实给；不效，则汝金尚在，谁从怀中而攫之耶？”某乃喜，诺之，次日，复来引某去，见其内兄，云，“姓田。”煊赫如侯家。某参谒，殊傲睨不甚为礼。其人持券向某曰：“适与内兄议，率非万金不可[19]，请即署尾[20]。”某从之。田曰，“人心叵测，事后虑有反复。”其人笑曰：“兄虑之过矣。既能予之，宁不能夺之耶？且朝中将相，有愿纳交而不可得者。将军前程方远，应不丧心至此[21]。”某亦力矢而去，其人送之，曰：“三日即复公命。”

逾两日，日方西，数人吼奔而入[22]，曰：“圣上坐待矣！”某惊甚[23]，疾趋入朝。见天子坐殿上，爪牙森立[24]。某拜舞已。上命赐坐，慰问殷勤，顾左右曰：“闻某武烈非常，今见之，真将军才也！”因曰：“某处险要地，今以委卿，勿负朕意，侯封有日耳。”某拜恩出。即有前日裘马者从至客邸，依券兑付而去。于是高枕待绶[25]，日夸荣于亲友。过数日，探访之，则前缺已有人矣。大怒，忿争于兵部之堂[26]，曰：“某承帝简，何得授之他人？”司马怪之[27]。及述宠遇，半如梦境。司马怒，执下廷尉[28]。始供其引见者之姓名，则朝中并无此人。又耗万金，始得革职而去。异哉！武弁虽[29]，岂朝门亦可假耶？疑其中有幻术存焉，所谓“大盗不操矛弧”者也[30]。1025

嘉祥李生[31]，善琴。偶适东郊，见工人掘土得古琴[32]，遂以贱直得之，拭之有异光；安弦而操，清烈非常。喜极，若获拱璧[33]，贮以锦囊，

藏之密室，虽至戚不以示也[34]。

邑丞程氏[35]，新莅任，投刺谒李。李故寡交游，以其先施故[36]，报之。过数日，又招饮，固请乃往。程为人风雅绝伦，议论潇洒，李悦焉。越日，折柬酬之，欢笑益洽。从此月夕花晨，未尝不相共也。年余，偶于丞廨中，见绣囊裹琴置几上，李便展玩。程问：“亦谙此否？”李曰：“生平最好。”程讶曰：“知交非一日，绝技胡不一闻？”拨炉沉香[37]，请为小奏。李敬如教。程曰：“大高手！愿献薄技，勿笑小巫也[38]。”遂鼓“御风曲”[39]，其声泠泠[40]，有绝世出尘之意[41]。李更倾倒[42]，愿师事之。

自此二人以琴交，情分益笃。年余，尽传其技。然程每诣李，李以常琴供之[43]，未肯泄所藏也。一夕，薄醉[44]。丞曰：“某新肄一曲[45]，亦愿闻之乎？”为奏“湘妃”[46]，幽怨若泣。李亟赞之。丞曰：“所恨无良琴；若得良琴，音调益胜。”李欣然曰：“仆蓄一琴，颇异凡品。今遇锺期[47]，何敢终密？”乃启橐负囊而出。程以袍袂拂尘，凭几再鼓，刚柔应节，工妙入神。李击节不置。丞曰：“区区拙技，负此良琴。若得荆人一奏[48]，当有一两声可听者。”李惊曰：“公闺中亦精之耶？”丞笑曰：“适此操乃传自细君者[49]。”李曰：“恨在闺阁，小生不得闻耳。”丞曰：“我辈通家[50]，原不以形迹相限。明日，请携琴去，当使隔帘为君奏之。”李悦。次日，抱琴而往。丞即治具欢饮。少间，将琴入，旋出即坐。俄见帘内隐隐有丽妆，顷之，香流户外。又少时，弦声细作，听之，不知何曲；但觉荡心媚骨，令人魂魄飞越。曲终便来窥帘，竟二十余绝代之姝也。丞以巨白劝，内复改弦为“闲情之赋”[51]，李形神益惑。倾饮过醉，离席兴辞[52]，索琴。丞曰：“醉后防有蹉跌。明日复临，当今闺人尽其所长。”

李归。次日诣之，则廨舍寂然，惟一老隶应门。问之，云：“五更携眷去，不知何作，言往复可三日耳。”如期往伺之，日暮，并无音耗。吏皂皆疑，白令，破扃而窥其室；室尽空，惟几榻犹存耳。达之上台[53]，并不测其何故，李丧琴，寝食俱废，不远数千里访诸其家。程故楚产[54]，三年前，捐资授嘉祥[55]，执其姓名，询其居里，楚中并无其人。或云：“有程道士者，善鼓琴；又传其有点金术[56]。三年前，忽去不复见。”疑即其人。又细审其年甲。容貌[57]，吻合不谬。乃知道士之纳官，皆为琴也。知交年余，并不言及音律；渐而出琴，渐而献技，又渐而惑以佳丽；浸渍三年。得琴而去。道士之癖，更甚于李生也。天下之骗机多端，若道士，骗中之风雅者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御史：官名，明清指监察御史，别称侍御。详《红玉》注。

[2]官阀；官阶门第。

[3]贵主：谓公主。见《后汉书·窦融传》。

[4]覆翼：荫庇，保护。

[5]集侍郎系仆阶进：某侍郎就是通过我而进见公主的。侍郎，官名，明清时为中央六部的副长官。系，是。仆，自我谦称。阶进，当台阶使之进，即通过我的关系而进见的意义。

[6]效牛马：即效牛马之劳，为之奔走的意思。

[7]都：美。

[8]兼金：精金，好金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；“王馈兼金一百。”赵岐

注：“兼金，好金也，其价格于常者，故称之兼金。”

[9]祗侯：犹恭候、敬候。

[10]德王：感激这位姓王的人。

[11]刺：名片。

[12]副将军：武官名。位在将军之下，参将之上。详《庚娘》注。1027

[13]将图握篆：将谋作将军。握篆，掌印之官，即任正职的官员。

[14]裘马者：衣裘乘马者。裘马，谓衣饰、坐骑华贵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路曰：愿车马，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”

[15]请问(jiàn见)：谓请避人私下交谈。间，间语，私语，《史记·信陵君列传》：“公子再拜，因问，侯生乃屏人间语。”

[16]游扬：宣扬，传扬。此谓在皇帝面前称道其能。

[17]于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此字。

[18]锱铢：古重量单位，此极言微少。详《种梨》注。

[19]率：大率，大约，大概。

[20]署尾：即署纸尾。此指署名画押。

[21]丧心：心理反常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哀乐而乐哀，皆丧心也。”

[22]吼奔而入：大声嚷着飞奔而入。

[23]“圣上坐待矣！”某惊甚；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圣上坐矣，待某惊甚。”

[24]爪牙：鸟兽用以自卫的爪和牙，此引申指守卫宫廷的武士。

[25]绶：印绶。此代指官印。

[26]兵部：隋唐以后，中央六部之一，掌全国武官选用、兵籍、军械、军令之政，长官为兵部尚书。

[27]司马：古官名。西周始置，掌握军政和军赋。后世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。

[28]执下廷尉：拘系起来，下廷尉狱。廷尉，官名，亦官署名。秦汉时廷尉为九卿之一，掌刑狱。明清指大理寺卿。

[29]武弁：即武冠，借指武官、武士。(i唉)：痴呆。

[30]大盗不操矛弧：谓善于偷盗的人并不手持武器。矛，武器。长柄，尖头，两刃。弧，木弓。

[31]嘉祥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32]工人；古时指从事劳役的人。

[33]拱壁：大壁。详《蛇人》注。

[34]不以示：即不拿它给人看。

[35]邑丞：县丞，县令的佐官。

[36]以其先施故：因其首先拜谒的缘故。施，先加礼致敬叫施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“其次务施报，礼尚往来。”

[37]沉香：香木。木材为名贵熏香料。

[38]勿笑小巫：犹言你这高手不要笑我技艺低劣。小巫，对大巫而言。巫，巫师。《太平御览》七三五《庄子》：“小巫见大巫，拔茅而弃，此所以终身弗如也。”

[39]御风曲：此为杜撰的琴曲。御风，乘风而行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”

[40]泠泠（líng líng 零零）：形容音调清脆悦耳。

[41]绝世出尘之意，谓给人以飘然欲仙、超脱尘世之感。[42]倾例：佩服。

[43]常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此字。

[44]薄醉：微醉。

[45]肄：学习，练习。

[46]湘妃：琴曲名，即“湘妃怨”，见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五七。详《娇娜》注。

[47]今遇锺期：意即令遇知音。锺期，即锺子期，春秋时楚国人，精于音律，与善琴者伯牙相知。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，锺子期曰：‘洋洋然若泰山。’志在流水，曰：‘洋洋然若江河。’子期死，伯牙绝弦，以无知音者。”

[48]荆人：谦指自己的妻子。参见《狐嫁女》“拙荆”注。

[49]“适此”句，刚才所弹奏的这支曲子本是从妻子那里学来的。适，刚才。操，琴曲曰操。细君，也称小君，本为占时诸侯妻之称，后为妻的通称。语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

[50]通家：语出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。本谓世代交谊之家。此犹言一家人，极言其关系亲密。

[51]闲情之赋：即《闲情赋》。东晋诗人陶渊明作。赋抒写了诗人对爱情的追求及思而不得的怅惘心情，感情热烈奔放，文辞华美动人。此为取其赋意而杜撰的琴曲名。

[52]兴辞：起身告辞。兴，起。

[53]达之上台：将此事报告上官。达，通禀，报告。上台，犹上官。台，本为官署名，后用作对官长的敬称。

[54]楚产：楚地人。楚，泛指今湖北、湖南及河南南部地区。1029

[55]捐资授嘉祥：即通过向政府捐纳金钱被授为嘉祥县丞。捐，捐纳，封建时代授官法之一种，即捐资纳粟买得官职。授，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受”，详《清会要·吏部除授捐纳候选》。

[56]点金术：古时宗教及方士之流谓用其炼丹术将丹炼成之后，即可点石成金式点铁成金。

[57]年甲：年岁、年纪。甲，甲子。古以甲子纪岁月，因亦以之代指岁月、年岁。

放蝶

长山王进士衅生为令时[1]，每听讼，按罪之轻重，罚令纳蝶自赎；堂上千百齐放，如风飘碎锦，王乃拍案大笑。一夜，梦一女子，衣裳华好，从容而入，曰：“遭君虐政，姊妹多物故[2]。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。”言已，化为蝶，回翔而去。明日，方独酌署中，忽报直指使至[3]，皇遽而出，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[4]，忘除之。直指见之，以为不恭，大受诟骂而返。由是罚蝶令遂止。

青城于重寅[5]，性放诞。为司理时[6]，元夕以火花爆竹缚驴上[7]，首尾并满，牵登太守之门[8]，击柝而请[9]，自白：“某献火驴，幸出一览。”时太守有爱子患痘，心绪方恶，辞之。于固请之。太守不得已，使阍人启钥[10]。门甫辟，于火发机，推驴入。爆震驴惊，狂奔[11]；又飞火射人，人莫敢近。驴穿堂入室，破瓿毁甑，火触成尘，窗纱都烬。家人大哗。痘儿惊陷，终夜而死。太守痛恨，将揭劾[12]。于浼诸司道[13]，登堂负荆[14]，乃免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山东省博物馆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旧县名，故地今山东邹平县一带。王进士（d u 斗）生：王生，字子凉，明末进士，曾任如皋县知县。生平详《长山县志》。

[2]物故：死亡。

[3]直指使：官名。也称直指使者，朝廷特派巡视地方的官员。详《胡四娘》注。明清时代，指巡按御史。1031

[4]素花：白花。

[5]青城：地名，即今山东省高青县。

[6]司理：也称“司李”，明清指推官，掌狱讼。详《娇娜》注。

[7]元夕：农历正月十五日。

[8]太守：此指知府。详《连城》注。

[9]击柝（tuò 拓）：敲着木梆。柝，旧时巡夜者击以报更的木梆。

[10]阍人：守门人。

[11]（tíjué 蹄决）：谓驴疾行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：“秦马之良，戎兵之众，探前_后，蹄间三寻。”《索隐》：“谓马前足探向前，后足_{于后}。谓后足抉地，言马之走势疾也。”

[12]揭劾：检举其过错而弹劾。

[13]浼（m i 每）诸司道：向司道官长求情。浼，请托，央求。司道，指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及道员。详《小猎犬》注。

[14]负荆：背负荆条，请求责罚。表示悔罪认错。语出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

男生子

福建总兵杨辅[1]，有变童[2]，腹震动。十月既满，梦神人剖其两胁出之。及醒，两男夹左右啼。起视胁下，剖痕俨然。儿名之天舍、地舍云。

异史氏曰[3]：“按此吴藩未叛前事也[4]。吴既叛，闽抚蔡公疑杨欲图之[5]，而恐其为乱，以他故召之。杨妻夙智勇，疑之，沮杨行[6]。杨不听。妻涕而送之。归则传矢诸将[7]，披坚执锐，以待消息。少顷，闻夫被诛，遂反攻蔡。蔡仓皇不知所为，幸标卒固守[8]，不克乃去。去既远，蔡始戎装突出，率众大噪。人传为笑焉。后数年，盗乃就抚[9]。未几，蔡暴亡。临卒，见杨操兵人，左右亦皆见之。呜呼！其鬼虽雄，而头不可复续矣！生子之妖，其兆于此耶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山东省博物馆本

【注释】

[1]福建总兵：福建省的总兵官。清代总兵为绿营兵高级武官，受提督节制，掌理本镇军务，因又称总镇。其所辖营兵称镇标。

[2]变（luán 恋）童：旧时被当作女性玩弄的美貌男子。变，美好的样

[3]异史氏曰：此据《聊斋志异遗稿》本补，原缺此四字。

[4]吴藩，指吴三桂。吴三桂（1612—1678），字长白，高邮（今属江苏省）人。明末任辽东总兵，因仇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义军，引清兵入关，受封为平西王，守云南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议撤藩，吴三桂遂举兵叛乱，自称

周王；十七年（1678）在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称帝，不久病死。生平详《清史稿·贰臣传》。

[5]闽抚：福建巡抚。详《黄九郎》注。

[6]沮：阻止。

[7]传矢诸将：即向诸将发布命令。矢，箭。此指令箭。

[8]标卒：清军制，总督、巡抚等统领的绿营兵，称标：一标三营。巡抚统属的称抚标。此指抚标士卒。

[9]就抚：接受招抚，即归降。

鍾生

鍾庆馀，辽东名士[1]。应济南乡试。闻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[2]，心向往之。二场后，至趵突泉[3]，适相值。年六十余，须长过胸，一皤然道人也[4]。集问灾祥者如堵[5]，道士悉以微词授之[6]。于众中见生，忻然握手，曰：“君心术德行[7]，可敬也！”挽登阁上，屏人语[8]，因问：“莫欲知将来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子福命至薄，然今科乡举可望。但荣归后，恐不复见尊堂矣。”生至孝，闻之泣下，遂欲不试而归。道士曰：“若过此已往，一榜亦不可得矣。”生云：“母死不见，且不可复为人，贵为卿相，何加焉？”道士曰：“某夙世与君有缘，今日必合尽力。”乃以一丸授之曰：“可遣人夙夜将去，服之可延七日。场毕而行，母子犹及见也。”生藏之，匆匆而出，神志丧失。因计终天有期[9]，早归一日，则多得一日之奉养，携仆赏驴[10]，即刻东迈[11]。驱里许，驴忽返奔，下之不驯，控之则蹶。生无计，燥汗如雨。仆劝止之，生不听。又赏他驴，亦如之。日已衔山，莫知为计。仆又劝曰：“明日即完场矣，何争此一朝夕乎？请即先主而行，计亦良得。”不得已，从之。

次日，草草竣事，立时遂发，不遑啜息[12]，星驰而归[13]。则母病绵[14]，下丹药，渐就痊愈。人视之，就榻泣[15]。母摇首止之，执手喜曰：“适梦之阴司，见王者颜色和弄。谓稽尔生平[16]，无大罪恶；今念汝子纯孝[17]，赐寿一纪[18]。”生亦喜。历数日，果平健如故。未几，闻捷，辞母如济。因赂内监[19]，致意 1035 道士。道士欣然出，生便伏谒。道士曰：“君既高捷，太夫人又增寿数，此皆盛德所致，道人何力焉！”生又讶其先知，因而拜问终身。道士云：“君无大贵，但得耄耋足矣[20]。君前身与我为僧侣，以石投犬，误毙一蛙，今已投生为驴。论前定数[21]，君当横折[22]；今孝德感神，已有解星人命，固当无恙。但夫人前世为妇不贞，数应少寡[23]。令君以德延寿，非其所耦，恐岁后瑶台倾也[24]。”生惻然良久，问继室所在。曰：“在中州[25]，今十四岁矣。”临别嘱曰：“倘遇危急，宜奔东南。”

后年余，妻病果死。鍾舅令于西江[26]，母遣往省，以便途过中州，将应继室之讖[27]。偶适一村，值临河优戏[28]，士女甚杂。方欲整辔趋过，有一失勒牡驴[29]，随之而行，致蹶蹄[30]，生回首，以鞭击驴耳；驴惊，大奔。时有王世子方六七岁[31]，乳媪抱坐堤上；驴冲过，扈从皆不及防，挤堕河中。众大哗，欲执之。生纵骡绝驰[32]，顿忆道士言，极力趋东南。约三十余里，入一山村，有叟在门，下骑揖之。叟邀入，自言“方姓”，便诘所来。生叩伏在地，具以情告。叟言：“不妨。请即寄居此间，当使徼者去[33]。”至晚得耗，始知为世子，叟大骇曰：“他家可以为力，此真爱莫能助矣！”生哀不已。叟筹思曰：“不可为也。请过一宵，听其缓急，尚可再谋。”生愁怖[34]，终夜不枕。次日侦听，则已行牒讯察[35]，收藏者弃市[36]。叟有难色，无言而入。生疑惧，无以自安。中夜叟来，入坐便问：“夫人年几何矣？”生以鰥对。叟喜曰[37]：“吾谋济矣。”问之，答云：“余姊夫慕道，挂锡南山[38]；姊又谢世。遗有孤女，从仆鞠养，亦颇慧。以奉箕帚如何[39]？”生喜符道士之言，而又冀亲戚密迩，可以得其周谋[40]，曰：“小生诚幸矣。但远方罪人，深恐貽累丈人[41]。叟曰：“此为君谋也。姊夫道术颇神，但久不与人事矣。合卺后，自与甥女筹之，必合有计。”生喜极，赘焉。

女十六岁，艳绝无双。生每对之欷歔。女云：“妾即陋，何遂见嫌恶？”生谢曰：“娘子仙人，相耦为幸[42]。但有祸患，恐致乖违。”因以实告。女怨曰：“舅乃非人！此弥天之祸，不可为谋，乃不明言，而陷我于坎[43]！”生长跪曰：“是小生以死命哀舅，舅慈悲而穷于术，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[44]。某诚不足称好逑[45]，然家门幸不辱寞[46]。倘得再生，香花供养有日耳[47]。”女叹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辞？然父自削发招提[48]，儿女之爱已绝。无已，同往哀之，恐担挫辱不浅也[49]。”乃一夜不寐，以毡绵厚作蔽膝[50]，各以隐着衣底；然后唤肩舆，入南山十余里。山径拗折绝险[51]，不复可乘。下舆，女跣步甚艰[52]，生挽臂拽扶之，踉蹌始得上达[53]。不远，即见山门，共坐少憩。女喘汗淫淫[54]，粉黛交下。生见之，情不可忍，曰：“为某事，遂使卿罹此苦！”女漱然曰[55]：“恐此尚未是苦[56]！”困少苏[57]，相将入兰若[58]，礼佛而进。曲折入禅堂[59]，见老僧趺坐[60]，目若瞑，一僮执拂侍之[61]。方丈中[62]，扫除光洁；而坐前悉布沙砾，密如星宿。女不敢择，入跪其上；生亦从诸其后。僧开目一瞻，即复合去。女参曰[63]：“久不定省[64]，今女已嫁，故偕婿来。”僧久之，启视曰：“妮子大累人！”即不复言。夫妻跪良久，筋力俱殆，沙石将压入骨，痛不可支。又移时，乃言曰：“将骡来未？”女答曰：“未。”曰：“夫妻即去，可速将来。”二人拜而起，狼狽而行。

既归，如命，不解其意，但伏听之。过数日，相传罪人已得，伏诛讫。夫妻相庆。无何，山中遣僮来，以断杖付生云：“代死者，此君也。”便嘱葬致祭，以解竹木之冤。生视之，断处有血痕焉。乃祝而葬之。夫妻不敢久居，星夜归辽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辽东：郡名、古燕地，秦置郡、治襄平（今辽阳市），辖境为今辽宁东南部辽河以东地区。清顺治十年（1653）曾于此置辽阳府。

[2]藩邸：藩王府邸。封建帝王分封诸侯王，以屏王室，故称。明德王邸在今济南市珍珠泉一带。

[3]趵突泉：泉名，在济南旧城西南。泉三峰涌流，蔚为壮观，金代“名泉碑”列为济南诸泉之冠，号称“天下第一泉”。

[4]皤（pó 婆）然：头发斑白的样子。

[5]集问灾祥者如堵：群集而问祸福的人，像墙壁一样围在四周。

[6]微词：此指隐含预测祸福的言词。微，幽深，精妙。

[7]心术：思想意识。

[8]屏（bǐng 丙）人语：避人语。

[9]终天有期：谓母丧有日。终天，谓父母之丧，悲痛至于终身而无穷极。

[10]赁（Shì 世）：租借。

[11]东迈：向东行进。

[12]不遑啜（chuò 辍）息：意即顾不上吃喝休息，日夜趲行。啜，吃、喝。

[13]星驰而归：连夜奔驰而归。

[14]绵（chuò 绰）：病势垂危，将要断气。

[15]泫（xuàn 玄）泣：流泪。

- [16]生平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生生”。
- [17]纯孝：大孝。纯，大。
- [18]赐寿一纪：即增十二岁的年寿。岁星（木星）绕太阳一周约需十二年，古时因称十二年为一纪。
- [19]内监：指藩邸内的宦官。
- [20]耄耋（màodié 冒迭）：高寿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八十、九十曰耄。”耋，老。《诗·秦风·车邻》：“逝者其耋。”毛《传》：“耋，老也。八十曰耋。”
- [21]前定数：迷信谓由生前善恶而确定的今生命运。数，命数，命运。
- [22]横（hèng）折：谓意外地早死。横，意外，突然。折，夭折。
- [23]数：命数，命运。
- [24]瑶台倾：谓妻死。刘禹锡《伤往赋》：“宝瑟僵兮弦柱绝，瑶台倾兮镜奁空。”瑶台，美玉砌成之台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望瑶台之偃蹇兮，见有之佚女。”因谓美女所居之处。
- [25]中州：古分中国为九州，豫州居中，因称中州；其地当今河南，因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。
- [26]西江：泛指个广东西部地区。西江，珠江干流之一，流经广东西部，与黔、桂、郁三江自广西合流后，称西江。
- [27]应继室之讖：验合当娶后妻之预言。讖，讖语，预言。
- [28]临河优戏：在何边演戏。优，扮演杂戏的人。
- [29]失勒牡驴：失去控制的公驴。勒，羁勒。
- [30]蹄（jué 抉）：骡马用后蹄踢人，蹴子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：“有毒者螫，有蹄者蹄。”
- [31]王世子：诸侯王之嫡子。
- [32]绝驰：犹言飞驰。绝，绝尘，足不沾尘。
- [33]徼（jiào 较）者，指巡捕一类的吏役。
- [34]怖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以”。
- [35]行牒讥察：行文稽察。牒，公文。讥，稽查，察问。
- [36]弃市：指问斩，杀头。
- [37]喜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以”。
- [38]挂锡南山：谓在南山出家做和尚。挂锡，悬挂锡杖。僧人远出，要持锡杖，而中途停宿时，杖不得着地，必挂于僧房壁牙之上，故称僧人止宿为挂锡。此盖谓出家居寺。参《画壁》“挂搭”注。
- [39]奉箕帚：供洒扫之役，女儿为人作妻室的谦词。参见《狐嫁女》“箕帚女”注。
- [40]周谋：周密谋划。
- [41]丈人：此谓长者，对年老人的尊称。
- [42]相耦：相配，结为夫妇。耦，通“偶”，匹配。
- [43]陷我于坎（dàn 旦）：谓让其落入陷阱，犹言被其坑害。坎，洞穴陷。
- [44]生死人而肉白骨：谓救活人命，起死回生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。” 1039
- [45]好逑：好的配偶。语出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。
- [46]辱寞：即辱没。寞，通“没”。

[47]香花供养：谓如佛般供敬。详《马介甫》注。

[48]削发招提：指出家作和尚。招提，梵语“拓斗提奢”的省称，义为四方，误为招提。自北魏太武帝造寺称招提，遂为寺院的别称。

[49]挫辱：折辱。

[50]蔽膝：跪拜时所用护膝的围裙。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。

[51]绝险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绝陷”。

[52]跬步：半步。此指行步。

[53]竭蹶：力竭仆跌，极言劳苦之状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故近者歌讴而乐之，远者竭蹶而趋之。”

[54]淫淫：汗流不断的样子。

[55]愀然（qi o 巧）：忧惧的样子。

[56]苦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无此字。

[57]困少苏：疲劳稍微减轻一点。

[58]兰若：指寺庙。详《画壁》注。

[59]禅堂：僧人参禅之处，犹言僧堂。

[60]趺坐：佛教徒坐禅的一种姿势，即将双足背交叉于左右股上而坐。详《耳中人》注。

[61]拂：拂尘。

[62]方丈：佛寺长老及住持说法的处所。《法苑珠林·感通圣迹》：“以笏量基础，有十笏，故号方丈之室也。”

[63]参：参拜。

[64]定省：昏定晨省，谓请安探视。参见《水莽草》“奉晨昏”注。

鬼妻

泰安聂鹏云[1]，与妻某，鱼水甚谐[2]。妻遘疾卒[3]。聂坐卧悲思，忽忽若失。一夕独坐，妻忽排扉入[4]。聂惊问：“何来？”笑云：“妾已鬼矣。感君悼念，哀白地下主者[5]，聊与作幽会。”聂喜，携就床寝，一切无异于常。从此星离月会[6]，积有年余。聂亦不复言娶。伯叔兄弟惧堕宗主[7]，私谋于族，劝聂鸾续[8]；聂从之，聘于良家[9]。然恐妻不乐，秘之。未几，吉期逼迩[10]。鬼知其情，责之曰：“我以君义，故冒幽冥之谴；今乃质盟不卒[11]，锺情者固如是乎？”聂述宗党之意。鬼终不悦，谢绝而去。聂虽怜之，而计亦得也。迨合卺之夕，夫妇俱寝，鬼忽至，就床上挝新妇，大骂：“何得占我床寝！”新妇起，方与挡拒。聂惕然赤蹲，并无敢左右袒[12]。无何，鸡鸣，鬼乃去。新妇疑聂妻故并未死，谓其赚己，投缳欲自缢。聂为之線述[13]，新妇始知为鬼。日夕复来。新妇惧避之。鬼亦不与聂寝，但以指掐肤肉；已乃对烛目怒相视，默默不语。如是数夕。聂患之。近村有良于术者[14]，削桃为 [15]，钉墓四隅，其怪始绝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泰安：州名，今为山东省泰安市。

[2]鱼水甚谐：喻指夫妻谐和融洽，两情相得。鱼水，喻指夫妻。详《马介甫》注。

[3]遘疾：犹言染疾，遘，遇，遭受。1041

[4]排扉，推门。

[5]哀白地下主者：哀告冥间的主管人。

[6]星离月会：谓离、会均在夜间。

[7]惧堕宗主：犹言耽心断绝宗嗣。堕，废绝。宗主，指嫡长子，嫡长子为一宗之主，故称。

[8]鸾续：即续弦，续娶妻子。鸾，鸾胶，弦断可用以接续。详《马介甫》注。

[9]良家：清白人家。

[10]逼迩：逼近。迩，近。

[11]质盟不卒：盟誓不能终守。质，盟约。

[12]无敢左右袒：不敢表示偏袒哪一方。左右袒，左袒或右袒，即袒露左臂或右臂，以示支持或偏护某一方。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载，汉初吕后专政，尽王诸吕，危及刘氏政权。太尉周勃等在吕后死后，夺得军权，下今军中曰：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”军中皆左袒为刘氏。

[13]線述：追述。

[14]术：巫术。

[15]（yì 弋）：小木桩。

黄将军

黄靖南得功微时[1]，与二孝廉赴都[2]，途遇响寇[3]。孝廉惧，长跪献资。黄怒甚，手无寸兵，即以两手握骡足，举而投之。贼不及防，马倒人堕。黄拳之臂断，搜索而归。孝廉服其勇，资劝从军[4]，后屡建奇勋，遂腰蟒玉[5]。晋人某[6]，有勇力，生平不屑格拒之术[7]，而搏击家当之尽靡[8]。过中州[9]，有少林弟子受其辱[10]，忿告其师。群谋设席相邀，将以困之。既至，先陈茗果[11]。胡桃连壳，坚不可良。某取就案边，伸食指敲之，应手而碎。寺众大骇，优礼而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山东省博物馆本

【注释】

[1]黄靖南得功；黄得功（1594—1645），号虎山，明开原卫（今辽宁开原）人。明末在辽东防御后金（清），因功升为将领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，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，封靖南伯。南明福王时，进封靖南侯，镇守庐州，为江北“四镇”之一。以勇猛著闻，时称“黄闯子”。清兵至，率部近战，中流矢而死。生平详《明史》本传。微时，微贱时。

[2]孝廉：明清指举人。

[3]响寇：即响马。旧称结伙拦路抢劫的强盗。因其马带铃，从远处即可听到，故称。

[4]资劝：资助并劝说。

[5]腰蟒玉：服蟒衣，腰玉带，谓成为将军，封为侯伯。蟒，蟒衣，衣上以金线绣蟒，为高级文武官员之服。玉，玉带。

[6]晋：山西省的简称。1043

[7]格拒之术：指拳术、技击。

[8]靡：倒，败退。

[9]中州：指令河南省一带地区。详《锺生》注。

[10]少林：少林寺。在今河南登封县北少宝山北麓。始建于北魏。自唐以来，寺僧皆习武艺，拳术自成一派，称少林派。

[11]茗果：茶水、果品。

三朝元老

某中堂[1]，故明相也。曾降流寇[2]，世论非之。老归林下，享堂落成[3]，数人直宿其中。天明，见堂上一匾云：“三朝元老。”一联云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弟忠信礼义廉。”不知何时所悬。怪之，不解其义。或测之云：“首句隐亡八，次句隐无耻也。”

洪经略南征[4]，凯旋。至金陵[5]，醺荐阵亡将士[6]。有旧门人谒见[7]，拜已，即呈文艺[8]。洪久厌文事，辞以昏[9]。其人云[10]：“但烦坐听，容某颂达上闻。”遂探袖出文，抗声朗读[11]，乃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[12]。读毕，大哭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，附则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

【注释】

[1]中堂：指宰相。明清即指内阁大学士。详《小猎犬》注。

[2]流寇：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，此指李自成、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。

[3]享堂：供奉祖宗的祠堂。享，祭享。

[4]洪经略：指洪承畴（1593—1665），字彦演，号亨九，福建南安人。明万历进士。明末为兵部尚书总督河南、山西及陕、川、湖军务，镇压农民起义军。后调任蓟辽总督，抵御清兵。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率八总兵、步骑十三万驰援锦州，与清军会战于松山，兵败被俘，降清，隶属汉军镶黄旗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至南京总督军务，镇压江南人民抗清斗争。后经略湖广、1045 云南等地，总督军务，镇压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；至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攻占云南后返京。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七省经略。生平详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[5]金陵：即今江苏南京市。

[6]醺荐：祭悼。醺，祭祀。荐，进献祭品。

[7]旧门人：指洪在明朝为官所取士或幕府中的僚属。门人，食客、门下客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三：“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成曰：‘臣，郢之登徒也。’”

[8]文艺：此泛指文章。

[9]昏：年老眼睛昏花。

[10]其人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生”。

[11]抗声：高声。

[12]明思宗：即明崇祯帝朱由检，公元一六二八——公元一六四四年在位。《烈皇小识》七载，崇祯十四年辛巳，“清兵陷宁锦，总督洪承畴、总兵祖大寿降。事闻，举朝震动，而承畴谬以殉难闻，恤赠太子太保，荫锦衣千户，世袭，与祭十六坛。”

医术

张氏者，沂之贫民[1]。途中遇一道士，善风鉴[2]，相之曰：“子当以术业富[3]。”张曰：“宜何从？”又顾之，曰：“医可也。”张曰：“我仅识‘之无’耳[4]，乌能是[5]？”道士笑曰：“迂哉！名医何必多识字乎？但行之耳。”

既归，贫无业，乃捭拾海上方[6]，即市廛中除地作肆[7]，设鱼牙蜂房[8]，谋升斗于口舌之间[9]，而人亦未之奇也[10]。会青州太守病嗽[11]，牒檄所属征医[12]。沂固山僻[13]，少医工；而令惧无以塞责，又责里中使自报[14]。于是共举张。令立召之。张方痰喘，不能自疗，闻命大惧，固辞。令弗听，卒邮送去[15]。路经深山，渴极，咳愈甚。人求水，而山中水价与玉液等，遍乞之，无与者。见一妇漉野菜[16]，菜多水寡，盎中浓浊如涎。张燥急难堪，便乞馐，饮之[17]。少间，渴解，嗽亦顿止，阴念：殆良方也。

比至郡，诸邑医工，已先施治，并未痊愈。张入，求得密所，伪出药目，传示内外；复遣人于民间索诸藜藿[18]，如法淘汰讫[19]，以汁进太守。一服，病良已。太守大悦，赐赀甚厚，旌以金扁[20]。由此名大噪，门常如市，应手无不悉效。有病伤寒者，言症求方。张适醉，误以疟剂予之。醒而悟之，不敢以告人。三日后，有盛仪造门而谢者[21]，问之，则伤寒之人，大吐大下而愈矣。此类甚多。张由此称素封[22]，益以声价自重，聘者非重资安与不至焉[23]。1047

益都韩翁[24]，名医也。其未著时[25]，货药于四方。暮无所宿，投止一家，则其子伤寒将死，因请施治。韩思不治则去此莫适，而治之诚无术。往复蹢躅[26]，以手搓体[27]，而汗泥成片，捻之如丸。顿思以此给之[28]，当亦无所害。晓而不愈，已赚得寝食安饱矣。遂付之。中夜，主人挝门甚急。意其子死，恐被侵辱，惊起，逾垣疾遁。主人追之数里，韩无所逃，始止。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。挽回，款宴丰隆；临行，厚赠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山东省博物馆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。

[2]风鉴：相术。以人相貌的某些特征，预言人一生祸福的方术。

[3]以术业富：以从事某种技艺致富。

[4]仅识“之无”：只认识“之无”二字。新、旧《唐书·白居易传》载白居易生后六七月，就能辨认“之”、“无”二字。后因以指不识字或识字不多。

[5]乌能是：怎么能从事这种职业。乌，何。是，此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乌能士”。

[6]捭（zhí直）拾海上方：检取各地流传的方药。捭，拾取。海上方，犹言偏方。

[7]即市廛中除地作肆：就在集市上摆地摊。市廛，集市。肆，店铺。

[8]设鱼牙蜂房：疑指张设鱼牙制作的、分格储药象蜂房一样的小摊。鱼牙，一名。见《新唐书·新罗传》。

[9]谋升斗于口舌之间：意谓靠叫卖野药，谋取升斗口粮。

[10]未之奇：未奇之。此处意为未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[11]青州太守：此指青州府知府。青州，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。

太守，明清为知府的别称。详《连城》注。

[12]牒檄所属征医：行文所属各县征召医生。牒檄：下达紧急文书。牒，公文。檄，紧急征召的公文。

[13]固：本来。

[14]里：古代乡一级行政单位，明代设里长管理里中之事。

[15]邮送：由驿站传送。邮，传递文书的驿站。

[16]漉（lù 录）野菜：淘洗野菜。漉，过滤。

[17]馀：馀汁。汁。此指洗菜剩余的水。

[18]藜藿（lí huò 梨获）：藜与藿，两种野菜。藿，豆叶。藜，又名菜，草名：叶似藿而色赤，初生可食。

[19]讠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计”。

[20]扁：同“匾”，匾额。

[21]盛仪造门而谢：带着丰盛的礼物亲至其家致谢。仪，礼物。造，至。

[22]素封：古代指称无爵位封邑而富有资财的人。详《偷桃》注。

[23]安舆：即安车。用一匹马拉着可以坐乘的小车。古车立乘，此可坐乘，故称。安车一般让老年人和妇女乘坐，故以安车迎接是表示优礼。

[24]益都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5]未著时：未著闻于世时，即无名声时。

[26]躐（dié duó 迭夺）：忽进忽退。

[27]搓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蹉”。

[28]给：欺骗。

藏虱

乡人某者[1]，偶坐树下，得一虱，片纸裹之，塞树孔中而去。后二三年，复经其处，忽忆之，视孔中纸裹宛然。发而验之，虱薄如麸。置掌中审顾之。少顷，掌中奇痒，而虱腹渐盈矣。置之而归。痒处核起[2]，肿痛数日，死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山东省博物馆本

【注释】

[1]乡人：同乡人。

[2]核起：肿起如核。核，此盖指疙瘩、硬块。

梦狼

白翁，直隶人[1]。长子甲，筮仕南服[2]，二年无耗。适有瓜葛丁姓造谒[3]，翁款之。丁素走无常[4]。谈次，翁辄问以冥事，丁对语涉幻；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

别后数日，翁方卧，见丁又来，邀与同游。从之去，入一城阙。移时，丁指一门曰：“此间君家甥也。”时翁有姊子为晋令，讶曰：“乌在此？”丁曰：“倘不信，入便知之。”翁入，果见甥，蝉冠豸绣坐堂上[5]，乾幢行列[6]，无人可通[7]。丁曳之出，曰：“公子衙署，去此不远，亦愿见之否？”翁诺。少间，至一第，丁曰：“入之。”窥其门，见一巨狼当道，大惧，不敢进。丁又曰：“入之。”又入一门，见堂上、堂下、坐者、卧者，皆狼也。又视墀中[8]，白骨如山，益惧。丁乃以身翼翁而进[9]。公子甲，方自内出，见父及丁良喜。少坐，唤侍者治肴蔌[10]。忽一巨狼，衔死人入。翁战惕而起[11]，曰：“此胡为者？”甲曰：“聊充庖厨[12]。”翁急止之。心怔忡不宁，辞欲出，而群狼阻道。进退方无所主，忽见诸狼纷然噪避，或窜床下，或伏几底。错愕不懈其故[13]。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，出黑索索甲[14]。甲扑地化为虎[15]，牙齿[16]。一人出利剑，欲梟其首[17]。一人曰：“且勿，且勿，此明年四月间事，不如姑敲齿去。”乃出巨锤锤齿，齿零落堕地。虎大吼，声震山岳。翁大惧，忽醒，乃知其梦。心异之，遣人招丁，丁辞不至。

翁志其梦，使次于诣甲，函戒袁切。既至，见兄门齿尽脱：骇而问之，醉中坠马所折。考其时，则父梦之日也。益骇。出父1051书。甲读之变色，间曰：“此幻梦之适符耳，何足怪。”时方赂当路者[18]，得首荐[19]，放不以妖梦为意。弟居数日，见其蠹役满堂[20]，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，流涕谏止之。甲曰：“弟日居衡茅[21]，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[22]。黜陟之权[23]，在上台不在百姓[24]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爱百姓，何术能令上台喜也？”弟知不可劝止，遂归，告父。翁闻之大哭。无可如何，惟捐家济贫，日祷于神，但求逆子之报[25]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报甲以荐举作吏部[26]，贺者盈门；翁惟歛，伏枕托疾不出。未几，闻子归途遇寇，主仆殒命。翁乃起，谓人曰：“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，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。”因焚香而报谢之。慰藉翁者，咸以为道路讹传，惟翁则深信不疑，刻日为之营兆[27]。而甲固未死。

先是，四月间，甲解任[28]，甫离境，即遭寇，甲倾装以献之。诸寇曰：“我等来，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，宁专为此哉！”遂决其首。又问家人：“有司大成者，谁是？”司故甲之腹心，助纣为虐者[29]。家人共指之。贼亦杀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甲聚敛臣也[30]，将携入都。——并搜决讫，始分资入囊，骛驰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见一宰官过，问：“杀者何人？”前驱者曰：“某县白知县也。”宰官曰：“此白某之子，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，宜续其头。”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，曰：“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颌可也[31]。”遂去。移时复苏。妻子往收其尸，见有馀息，载之以行；从容灌之，以受饮[32]。但寄旅邸，贫不能归。半年许，翁始得确耗，遣次子致之而归。甲虽复生，而目能自顾其背，不复齿人数矣。翁姊子有政声，是年行取为御史[33]，悉符所梦[34]。

异史氏曰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[35]。即官不为虎，而

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[36]！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；苏而使之自顾，鬼神之教微矣哉[37]！”

邹平李进士匡九[38]，居官颇廉明。常有富民为人罗织[39]，役吓之曰：“官索汝二百金，宜速办；不然，败矣！”富民惧，诺备半数。役摇手不可。富民苦哀之，役曰：“我无不极力，但恐不允耳。待听鞫时，汝目睹我为若白之，其允与否，亦可明我意之无他也。”少间，公按是事[40]。役知李戒烟，近问：“饮烟否？”李摇其首。役即趋下曰：“适言其数，官摇首不许，汝见之耶？”富民信之，惧，许如数。役知李嗜茶，近问：“饮茶否？”李颌之。役托烹茶，趋下曰：“谐矣！适首肯，汝见之耶？”既而审结，富民果获免，役即收其苞苴[41]，且索谢金[42]。呜呼！官自以为廉，而骂其贪者载道焉，此又纵狼而不自知者矣[43]。世之如此类者更多，可为居官者备一鉴也。

又邑宰杨公，性刚鲠，撻其怒者必死。尤恶隶皂，小过不宥。每凜坐堂上，胥吏之属，无敢咳者。此属间有所白，必反而用之。适有邑人犯重罪，惧死。一吏索重贿，为缓颊。邑人不信，且曰：“若能之，我何靳报焉。”乃与要盟。少顷，公鞫是事。邑人不肯服。吏在侧呵语曰：“不速实供，大人械梏死矣！”公怒曰：“何知我必械梏之耶？想其赂未到耳。”遂责吏，释邑人。邑人乃以百金报吏。要知狼许多端，少释觉察，即为所用，正不止肆其爪牙以食人于乡而已也。此辈败我阴鹭，甚至丧我身家。不知居官者作何心腑，偏要以赤子饲麻胡也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直隶：旧省名。明永乐初，建都北京，称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，称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。清初以北直隶为直隶省。辖有今北京、天津两市、河北省大部及河南、山东小部分地区。

[2]筮（shì 士）仕南服：在南方做官。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：“初，毕万筮仕于晋。”筮，用蓍草占卜。古人出外做官，必先占卜吉凶；后因称入官为“筮仕”。南服，古代王畿外围，每五百里为一区划，按距离远近分为五等地1053带，称为五服！因称南方为南服。

[3]瓜葛：喻远戚。

[4]走无常：旧时迷信所谓当阴差。见《张诚》注。

[5]蝉冠豸（zhì 制）绣：此指穿着官服。蝉冠，以貂尾蝉纹为饰之冠，古代贵官所着。豸绣，绣有獬豸的官服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：“或说獬豸，神羊，能触邪佞。”官服绣有獬豸图案，象征公正无私，为御史和其他司法官员的服饰。

[6]戟幢（chuáng 床）行（háng 杭）列：指成行排列于堂前的仪仗。戟，指“乾”，套有赤黑缁衣之戟，用作仪仗。幢，古时作为仪仗用的以羽毛为饰的旗帜。

[7]无人可通：意谓官仪威严，私谊无人转达。

[8]墀（chí 迟）：堂前台阶上面的空地。又指台阶。

[9]翼：遮蔽、掩护。

[10]肴藪（sù 速）：菜肴。

[11]战惕：惊惧的样子。

[12]聊充庖厨：略供厨房使用。庖厨，厨房。

- [13]错愕：仓卒惊愕。
- [14]黑索：即 索，官府捆绑犯人的绳索。
- [15]甲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，原缺。
- [16]：山岩高峭险峻，借以形容牙齿尖说锋利。
- [17]梟（xi o 销）其首：斩其头。梟首，旧时酷刑，斩头而悬挂木上。
- [18]当路者：即当道者，指掌大极的人物。
- [19]得首荐：取得优先荐举擢升的资格。荐，荐举，指保举调京考选。明清时代每三年考察外官政绩，叫“大计”。大计优异者，荐举擢升新职。
- [20]蠹役：害民的吏役，对衙门差役的贬称。蠹，蛀虫，喻枉法敛财。
- [21]衡茅：衡门茅舍，平民所居的陋室。衡门，横木为门。
- [22]关窍：犹言“诀窍”。
- [23]黜陟（zhì 治）：指官吏的罢黜和提升。陟，擢升。
- [24]上台：犹言上官。
- [25]逆子之报：指白甲应该得到的报应。逆子，忤逆之子。报，果报、报应。
- [26]作吏部：此指为吏部属官。明清时州县官内调各部，一般补授主事、员外郎之类的官职。
- [27]营兆：卜寻墓葬之地。兆，墓地。
- [28]解任：卸任；此指解除原官上调。
- [29]助纣为虐：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下：“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。”朱熹注：“奄，东方之国，助纣为虐也。”纣，商末暴君，后以喻坏人。
- [30]聚敛臣：代长官搜刮钱财的帮凶。臣，奴仆。
- [31]以肩承颌（hàn 汗）：用肩部承接下巴，使其头脸侧向。颌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领”。
- [32]以受饮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但受饮”。
- [33]行取：明代制度，按照规定年限，州县官经地方高级官员的保举，可以调京，通过考选，补授科道或部属官职，称为“行取”。
- [34]悉符所梦：前谓梦其甥“蝉冠豸绣”，今果然补投御史，故谓“悉符所梦”。
- [35]比比：到处皆是。
- [36]猛于虎：比虎还凶猛。语见《礼记·檀弓》。此谓贪吏甚至比贪官凶狠。
- [37]微矣哉：多么奥妙啊！微，幽深、精妙。
- [38]邹平：县名，在今山东省。
- [39]为人罗织：被人诬陷。罗织，虚构罪名，进行陷害。
- [40]按：审讯。
- [41]苞苴：行贿的财物。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苞苴行与？谗夫兴与！”《注》：“货贿必以物包裹，故总谓之苞苴。”
- [42]谢金：酬谢的小费。
- [43]纵狼：喻放纵吏役作恶。

夜明

有贾客泛于南海[1]。三更时，舟中大亮似晓。起视，见一巨物，半身出水上，俨若山岳；目如两日初升，光明四射，大地皆明。骇问舟人，并无知者。共伏睹之。移时，渐缩入水，乃复晦。后至闽中[2]，俱言某夜明而复昏，相传为异。计其时，则舟中见怪之夜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贾（g 古）客：商人。[2]闽中：指令福建一带地区。闽，福建省的简称。

夏雪

丁亥年七月初六日[1]，苏州大雪[2]。百姓皇骇[3]，共祷诸大王之庙[4]。大王忽附人而言曰：“如今称老爷者，皆增一大字；其以我神为小，消不得一大字耶[5]？”众悚然，齐呼“大老爷”，雪立止。由此观之，神亦喜谄，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[6]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世风之变也，下者益谄，上者益骄。即康熙四十馀年中[7]，称谓之不古[8]，甚可笑也。举人称爷，二十年始；进士称老爷，三十年始；司、院称大老爷[9]，二十五年始。昔者大令谒中丞[10]，亦不过老大人而止；今则此称久废矣。即有君子，亦素谄媚行乎谄媚，莫敢有异词也。若缙绅之妻呼太太[11]，裁数年耳。昔惟缙绅之母，始有此称；以妻而得此称者，惟淫史中有乔林耳，他未之见也。唐时，上欲加张说大学士[12]。说辞曰：‘学士从无大名，臣不敢称。’今之大，谁大之？初由于小人之谄，而因得贵倖者之悦，居之不疑，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。窃意数年以后，称爷者必进而老，称老爷者必进而大，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称？匪夷所思已[13]！”

丁亥年六月初三日，河南归德府大雪尺馀[14]，禾皆冻死，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。悲夫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丁亥年：当指清圣祖康熙（玄烨）四十六年（1707）。

[2]苏州：今江苏苏州市。

[3]皇骇：惊恐不安。皇，通“惶”。

[4]大王之庙：此盖指金龙四大王庙，在苏州（今江苏苏州市）阊门北。见《苏州府志·坛庙》二。

[5]消不得：犹言承受不起。

[6]治下部者之得车多：语本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，讥刺谄媚者品格愈低劣则待遇愈优厚。参见《劳山道士》“舐痛吮痔”注。

[7]康熙：清圣祖（玄烨）年号（1662—1722）。

[8]称谓：称呼，名称。

[9]司、院：两司、抚院，即各省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和巡抚。详《续黄粱》注。

[10]大令：古时对县令的敬称。中丞：明清巡抚的别称。详《黄九郎》注。

[11]缙绅：也作 绅、荐绅，退职乡居之官。详《三生》注。

[12]张说（667—730）：字道济，一字说之。唐河南洛阳人。历任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左丞相等职，封燕国公。著有《张燕公集》。生平详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。学士：官名。南北朝后为掌管文学著述之官。唐时以文学言语备顾问，出入侍从，因得参与机密政事。玄宗初，置翰林学士，由张说等充任。

[13]匪夷所思：不是常理所能思议的事。匪，通“非”。夷，平常。

[14]河南归德府：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。

化男

苏州木渎镇[1]，有民女夜坐庭中，忽星陨中颅，仆地而死。其父母老而无子，止此女[2]，哀呼急救。移时始苏，笑曰：“我今为男子矣！”验之，果然。其家不以为妖，而窃喜其得丈夫子也。此丁亥间事[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苏州：府名，治所在吴县，即今江苏省苏州市。木渎镇，在吴县西南二十七里。见《大清一统志》引《吴地记》。

[2]止：只。

[3]丁亥：当也指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，是年为丁亥。

禽侠

天津某寺[1]，鸛鸟巢于鸱尾[2]。殿承尘上[3]，藏大蛇如盆，每至鸛雏团翼时[4]，辄出吞食净尽[5]。鸛悲鸣数日乃去。如是三年，入料其必不复至，而次岁巢如故[6]。约雏长成，即径去，三日始还。入巢哑哑，哺子如初。蛇又蜿蜒而上。甫近巢，两鸛惊，飞鸣哀急，直上青冥[7]。俄闻风声蓬蓬，一瞬间，天地似晦。众骇异，共视一大鸟翼蔽天日，从空疾下，骤如风雨，以爪击蛇，蛇首立堕，连摧殿角数尺许[8]，振翼而去。鸛从其后，若将送之。巢既倾，两雏俱堕，一生一死。僧取生者置钟楼上。少顷，鸛返，仍就哺之，翼成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“次年复至，盖不料其祸之复也；三年而巢不移，则报仇之计已决；三日不返，其去作秦庭之哭[9]，可知矣。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[10]，飙然而来，一击而去，妙手空空几何以加此[11]？”

济南有营卒[12]，见鸛鸟过，射之，应弦而落。喙中衔鱼，将哺子也。或劝拔矢放之，卒不听。少顷，带矢飞去。后往来郭间[13]，两年余，贯矢如故。一日，卒坐辕门下，鸛过，矢坠地。卒拾视曰：“矢固无恙耶？”耳适痒，因以矢搔耳。忽大风推门[14]，门骤合，触矢贯脑而死。

报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天津：地名，天津卫，即今天津市。

[2]鸛（guàn 贯）鸟巢于鸱尾：鸛鸟将巢筑在屋脊之端的鸱尾上。鸛，鸟名，大型涉禽，形似鹤。鸱尾，又名鸱吻、蚩尾，我国古建筑屋脊两端的饰物，以外形略似鸱尾，故称。

[3]承尘：即天花板。

[4]团翼：垂翼，谓雏羽毛初长成，未习飞之前。团，下垂貌。

[5]净尽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净”字。

[6]而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此字。

[7]青冥：青天。

[8]摧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摧”。

[9]秦庭之哭：谓哀求支援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载：楚人伍员为报父仇，助吴攻陷楚都郢，楚王流落随国。其友申包胥至秦乞师，哀求秦出兵助楚，以收复楚都及其他失地。秦哀公迟疑未决，申包胥“立，依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七日。秦哀公为之赋《无衣》。九顿首而坐。秦师乃出。”

[10]羽族之剑仙：谓为鸟类之中能救助弱小的一种禽鸟。羽族，指鸟类。

[11]妙手空空儿：唐传奇小说中的剑客名，其剑术神妙，“能从空虚入冥，善无形而灭影。”曾为魏博节度使谋刺陈许节度使刘昌裔，刘为女侠聂隐娘所救。见《太平广记》一九四《聂隐娘》引《传奇》。

[12]营卒：军卒。

[13]郭：城郭。

[14]推门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：原作“催门”。

鸿

天津弋人得一鸿[1]。其雄者随至其家，哀鸣翱翔，抵暮始去。次日，弋人早出，则鸿已至，飞号从之；既而集其足下。弋人将并捉之。见其伸颈俯仰，吐出黄金半铤[2]。弋人悟其意，乃曰：“是将以赎妇也。”遂释雌。两鸿徘徊，若有悲喜，遂双飞而去。弋人称金，得二两六钱强。噫！禽鸟何知，而锺情若比！悲莫悲于生别离[3]，物亦然耶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弋(yì 亦)人：射鸟的人。弋，以绳系箭而射。鸿，大雁。

[2]铤：同“锭”。一锭五两或十两。

[3]悲莫悲于生别离：在悲伤的事情中，没有比夫妻生离更可悲伤的了。《楚辞·九歌·少司命》：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。”

象

粤中有猎兽者[1]，挟矢如山[2]。偶卧憩息，不觉沉睡，被象来鼻摄而去。自分必遭残害。未几，释置树下，顿首一鸣，群象纷至，四面旋绕，若有所求。前象伏树下，仰视树而俯视人[3]，似欲其登。猎者会意，即足踏象背，攀援而升。虽至树巅，亦不知其意向所存。少时，有狻猊来[4]，众象皆伏。狻猊择一肥者，意将搏噬。象战栗，无敢逃者，惟共仰树上，似求怜拯。猎者会意，因望狻猊发一弩，狻猊立殪[5]。诸象瞻空，意若拜舞。猎者乃下，象复伏，以鼻牵衣，似欲其乘。猎者随跨身其上，象乃行。至一处，以蹄穴地，得脱牙无算[6]。猎人下，束治置象背。象乃负送出山，始返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粤中：指令广东省。粤，泛指两广地区，后为广东省的简称。

[2]如山：住山里去。如，往。

[3]俯视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俯仰”。

[4]狻猊（su nǐ 酸倪）：即狮子。

[5]立殪（yì 意）：即刻而死。殪，兀。

[6]无算：无数，不可计量。

负尸

有樵夫赴市[1]，荷杖而归[2]，忽觉杖头如有重负。回顾，见一无头人悬系其上。大惊，脱杖乱击之，遂不复见。骇奔，至一村，时已昏暮，有数人火照地，似有所寻。近问讯，盖众适聚坐，忽空中堕一人头，须发蓬然，倏忽已渺。樵人亦言所见，合之适成一人，究不解其何来。后有人荷篮而行，忽见其中有人头，人诃诘之，始大惊，倾诸地上，宛转而没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樵夫：打柴的人。

[2]荷杖：扛着扁担。

紫花和尚

诸城丁生[1]，野鹤公之孙也[2]。少年名士，沉病而死，隔夜复苏，曰：“我悟道矣[3]。”时有僧善参玄[4]，遣人邀至，使就榻前讲《楞严》[5]。生每听一节，都言非是，乃曰：“使吾病痊，证道何难[6]。惟某生可愈吾疾，宜虔请之[7]。”盖邑有某生者，精岐黄而不以术行[8]，三聘始至，疏方下药[9]，病愈。既归，一女子自外入，曰：“我董尚书府中侍儿也[10]。紫花和尚与妾有夙冤，今得追报，君又欲活之耶[11]？再往，祸将及。”言已，遂役。某惧，辞丁。丁病复作，固要之，乃以实告。丁叹曰：“孽自前生，死吾分耳[12]。”寻卒。后寻诸人，果有紫花和尚，高僧也，青州董尚书夫人尝供养家中；亦无有知其冤之所自结者[1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诸城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]野鹤公：指丁耀亢。丁耀亢，字西生，号野鹤，明末诸生，入清曾任客城教谕、惠安知县。清初文学家，著有《续金瓶梅》、《丁野鹤诗词稿》等。

[3]悟道：意即参明佛理。

[4]参玄：参究玄理。玄，深奥、神秘，此指佛理。

[5]楞严：佛经名。全称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，简称《首楞严经》、《大佛顶经》。唐代天竺（古印度）沙门般利密帝等译。经中阐述心性本体，属大乘秘密部。

[6]证道：证人佛道。证，验证。

[7]虔请：诚心请求。虔，诚。

[8]精岐黄而不以术行：谓精研医学而不行医治病。岐黄，岐伯与黄帝，相传为医家之祖。见《政和证类本草图经序》。后以岐黄代指中医学学术。

[9]疏方：谓书写药方。疏，条陈，一条一条地书写。

[10]董尚书：即董可威，曾官工部尚书。详《董公子》注。

[11]欲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此字。

[12]“孽自”二句：谓罪业是前生所造，今死也是应该的。孽，谓罪业。分（fèn 份），自应。

[13]冤之所自结：结冤的原由。

周克昌

淮上贡生周天仪[1]，年五旬，止一子，名克昌，爱昵之[2]。至十三四岁，丰姿益秀；而性不喜读，辄逃塾[3]，从群儿戏，恒终日不返。周亦听之。一日，既暮不归，始寻之，殊竟乌有。夫妻号[4]，几不欲生。

年余，昌忽自至，言：“为道士迷去，幸不见害。值其他出，得逃归。”周喜极，亦不追问。及教以读，慧悟倍于曩畴[5]。逾年，文思大进，既入郡庠试[6]，遂知名。世族争婚，昌颇不愿。赵进士女有姿，周强为娶之。既入门，夫妻调笑甚欢；而昌恒独宿，若无所私。逾年，秋战而捷[7]。周益慰。然年渐暮[8]，日望抱孙，故常隐讽昌[9]。昌漠若不解。母不能忍，朝夕多絮语。昌变色，出曰：“我久欲亡去，所不遽舍者，顾复之情耳[10]。实不能探讨房帷，以慰所望。请仍去，彼顺志者且复来矣。”追曳之，已陪，衣冠如蛻[11]。大骇，疑昌已死，是必其鬼也。悲叹而已。

次日，昌忽仆马而至，举家惶骇。近诘之，亦言：为恶人掠卖于富商之家[12]；商无子，子焉。得昌后，忽生一子。昌思家，遂送之归。问所学，则顽钝如昔。乃如此为真昌；其入泮、乡捷者[13]，鬼之假也[14]。然窃喜其事未泄，即使袭孝廉之名[15]。入房，妇甚狎熟；而昌然有忤色，似新婚。甫周年，生子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古言庸福人[16]，必鼻口眉目之间具有少庸[17]，而后福随之；其精光陆离者[18]，鬼所弃也。庸之所在，桂籍可以1067不入闱而通[19]，佳丽可以不亲迎而致；而况少有凭借，益之以钻窥者乎[20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淮上，淮水之滨。

[2]爱昵：谓溺爱。

[3]逃塾：逃学。塾，私塾。

[4]号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号跳”。

[5]曩畴：昔日，往昔。

[6]入郡庠试：即到府城参加选拔生员的考试。郡，此指府城所在地。庠，县学。详《叶生》注。

[7]秋战而捷：指参加秋季举行的乡试，中了举人。

[8]年渐暮：年岁渐老。

[9]隐讽：以隐约的言辞暗示。

[10]顾复：喻父母养育之恩。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”

[11]衣冠如蛻（tuì退）：衣帽如同蛻下的皮壳。蛻，蝉、蛇之类脱皮去壳。蛻，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脱”。

[12]掠卖：劫掠出卖。

[13]入泮、乡捷者：入县学为生员、乡试中举的人。

[14]鬼之假：是鬼假借周克昌的名字。

[15]孝廉：明清为举人的别称。详《画壁》注。

[16]庸福人：平庸而使人得福。庸，平庸，平常。

[17]少庸：少许平庸的标志。

[18]精光陆离者：容貌不平庸的人，指才智超轶者。精光，仪容。语出

《史记·扁鹊列传》。陆离，美玉。《楚辞·九叹·逢纷》：“薜荔饰而陆离荐兮，鱼鳞衣而 裳。”此谓不平常，不同凡庸。

[19]桂籍可以不入闾而通：谓不进考场而可以得到科举功名。桂籍，科举及第人员的名籍。《晋书· 诜传》载，晋 诜举贤良对策“为天下第一”，自谓“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”。后因以“折桂”喻科举及第。

[20]钻窥：钻穴隙相窥，指男女不经媒合而私会，喻仕宦不由正当途径而取得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，与钻穴隙之类也。”

嫦娥

太原宗子美[1]，从父游学[2]，流寓广陵[33]。父与红桥下林姬有素[4]。一日，父子过红桥，遇之，固请过诸其家，瀹茗共话[5]。有女在旁，殊色也。翁亟赞之。姬顾宗曰：“大郎温婉如处子，福相也。若不鄙弃，便奉箕帚[6]，如何？”翁笑，促子离席，使拜媼曰：“一言千金矣！”先是，姬独居，女忽自至，告诉孤苦。问其小字，则名嫦娥。姬爱而留之，实将奇货居之也[7]。时宗年十四，脱女窃喜，意翁必媒定之；而翁归若忘。心灼热[8]，隐以白母。翁笑曰：“曩与贫婆子戏耳。彼不知将卖黄金几何矣，此何可易言[9]！”

逾年，翁媼并卒。子美不能忘情嫦娥，服将阋[10]，托人示意林。初不承。宗忿曰：“我生平不轻折腰，何媼视之不值一钱？若负前盟，须见还也！”姬乃云：“曩或与而翁戏约[11]，容有之。但无成言，遂都忘却。今既云云，我岂留嫁天王耶[12]？要日日装束，实望易千金；令请半焉，可乎？”宗自度难办，亦遂置之。适有寡媼僦居西邻，有女及笄，小名颠当。偶窥之，雅丽不减嫦娥。向慕之，每以馈遗阶进[13]；久而渐熟，往往送情以目，而欲语无间，一夕，逾垣乞火。宗喜挽之，遂相燕好。约为嫁娶，辞以兄负贩未归。由此蹈隙往来，形迹周密[14]。一日，偶经红桥，见嫦娥适在门内，疾趋过之。嫦娥望见，招之以手，宗驻足；女又招之，遂入。女以背约让宗[15]，宗述其故。女人室，取黄金一铤付之，宗不受，辞曰：“自分永与卿绝，遂他有所约。受

金而为卿谋，是负人也；受金而不为卿谋，是负卿也；诚不敢有所负。”女良久曰，“君所约，妾颇知之。其事必无成；即成之，妾不怨君之负心也。其速行，媼将至矣。”宗仓卒无以自主，受之而归。隔夜，告之颠当。颠当深然其言，但劝宗专心嫦娥。宗不语；愿下之[16]，而宗乃悦。即遣媒纳金林枢，恅无辞，以嫦娥归宗。入门后，悉述颠当言。嫦娥微笑，阳怱恹之。宗喜，急欲一白颠当，而颠当迹久绝。嫦娥知其为己，因暂归宁，故予之间[17]，嘱宗窃其佩囊。已而颠当果至，与商所谋，但言勿急。及解拎押笑，胁下有紫荷囊，将便摘取。颠当变色，起曰：“君与人一心，而与妾！负心郎！请从此绝。”宗曲意挽解，不听，竟去。一日，过其门探察之，已另有吴客漱居其中；颠当子母迁去已久，影灭迹绝，莫可问讯。宗自娶嫦娥，家暴富[18]，连阁长廊，弥亘街路[19]。嫦娥善谐谑，适见美人画卷，宗曰：“吾自谓，如卿天下无两，但不曾见飞燕、杨妃耳[20]。”女笑曰：“若欲见之，此亦何难。”乃执卷细审一过，便趋入室，对镜修妆，效飞燕舞风[21]，又学杨妃带醉[22]。长短肥瘦，随时变更；风情态度，对卷逼真。方作恅时，有婢自外至，不复能识，惊问其僚[23]；复向审注[24]，恍然始笑。宗喜曰：“吾得一美人，而千古之美人，皆在床闼矣！”

一夜，方熟寝，数人撬扉而入，火光射壁。女急起，惊言：“盗入！”宗初醒，即欲呜呼。一人以白刃加颈，惧不敢喘。又一人掠嫦娥负背上，哄然而去。宗始号，家役毕集，室中珍玩，无少亡者。宗大悲，恅然失图[25]，无复情地。告官追捕，殊无音息。荏苒三四年[26]，郁郁无聊，因假赴试人都[27]。居半载，占验询察，无计不施。偶过姚巷，值一女子，垢面敝衣，

如丐[28]。停趾相之，乃颠当也。骇曰：“卿何憔悴至此？”答云：“别后南迁，老母即世[29]，为恶人掠卖旗下[30]，捃辱冻馁，所不忍言。”宗泣下

问：“可赎否？”曰：“难矣，耗费烦多，不能为力。”宗曰：“实告卿：年来颇称小有，惜客中资斧有限，倾装货马，所不敢辞。如所需过奢，当归家营办之。”女约明日出西城，相会丛柳下；嘱独往，勿以人从。宗曰：“诺。”

次日，早往，则女先在，衣鲜明[31]，大非前状。惊问之，笑曰：“试君心耳，幸绋袍之意犹存[32]。请至敝庐，宜必得当以报。”北行数武，即至其家，遂出肴酒，相与谈宴。宗约与俱归。女曰：“妾多俗累[33]，不能从。嫦娥消息，固颇闻之。”宗急询其何所，女曰：“其行踪缥缈[34]，妾亦不能深悉。西山有老尼[35]，一目阶，问之，当自知。”遂止宿其家。天明示以径。宗至其处，有古寺，周垣尽颓；丛竹内有茅屋半间，老尼缀衲其中[36]。见客至，漫不为礼。宗揖之，尼始举头致问。因告姓氏，即白所求。尼曰：“八十老瞽，与世睽绝[37]，何处知佳人消息？”宗固求之。乃曰：“我实不知。有二三戚属，来夕相过，或小女子辈识之，未可知。汝明夕可来。”宗乃出。次日再至，则尼他出，败扉启焉。伺之既久，更漏已催，明月高揭[38]，徘徊无计，遥见二三女郎自外入，则嫦娥在焉。宗喜极，突起，急揽其法[39]。嫦娥曰：“莽郎君！吓煞妾矣，可恨颠当饶舌[40]，乃教情欲缠人。”宗曳坐，执手款曲[41]，历诉艰难，不觉惻楚。女曰：“实相告：妾实嫦娥被谪[42]，浮沉俗间，其限已满；托为寇劫，所以绝君望耳。尼亦王母守府者[43]，妾初谴时，蒙其收恤，故暇时常一临存[44]。君如释妾，当为代致颠当。”宗不听，垂首陨涕。女遥顾曰：“姊妹辈来矣。”宗方四顾，而嫦娥已杳。宗大哭失声，不欲复活，因解带自缢。恍惚觉魂已出舍，怅怅摩适[45]。俄见嫦娥来，捉而提之[46]，足离于地；入寺，取树上尸推挤之，唤曰：“痴郎，痴郎！嫦娥在此。”忽若梦醒。少定，女恚曰：“颠当贱婢！害妾而杀郎君，我不能恕之也！”下山赁舆而归。既命家人治装，乃返身出西城，

1072 诣谢颠当；至则舍字全非，愕叹而返。窃幸嫦娥不知。入门，嫦娥迎笑曰：“君见颠当耶？”宗愕然不能答。女曰：“君背嫦娥，乌得颠当？请坐待之，当自至。”未几，颠当果至，仓皇伏榻下。嫦娥叠指弹之，曰：“小鬼头陷入不浅！”颠当叩头，但求赎死[47]。嫦娥曰：“推入坑中，而欲脱身天外耶？广寒十一姑不日下嫁[48]，须绣枕百幅、履百双，可从我去，相共操作。”颠当恭白：“但求分工，按时资送。”女不许，谓宗曰：“君若缓颊[49]，即便放却。”颠当目宗，宗笑不语。颠当目怒之。乃乞还告家人，许之，遂去。宗问其生平，乃知其西山狐也。买舆待之，次日，果来，遂俱归。

然嫦娥重来，恒持重不轻谐笑。宗强使狎戏，惟密教颠当为之。颠当慧绝，工媚。嫦娥乐独宿，每辞不当夕。一夜，漏三下[50]，犹闻颠当房中，吃吃不绝。使婢窃听之。婢还，不以告，但请夫人自往。伏窗窥之，则见颠当凝妆作己状[51]，宗拥抱，呼以嫦娥。女晒而退。未几，颠当心暴痛，急披衣，曳宗诣娥所，入门便伏。嫦娥曰：“我岂医巫厌胜者[52]？汝欲自捧心效西子耳[53]。”颠当顿首，但言知罪。女曰：“愈矣。”遂起，失笑而去。颠当私谓宗：“吾能使娘子学观音[54]。”宗不信，因戏相赌，嫦娥每跌坐[55]，眸含若瞑。颠当悄以玉瓶插柳，置几上；自乃垂发合掌，侍立其侧，樱唇半启，瓠犀微露[56]，睛不少瞬。宗笑之。嫦娥开目问之，颠当曰：“我学龙女侍观音耳[57]。”嫦娥笑骂之，罚使学童子拜。颠当束发，

遂四面朝参之[58]，伏地翻转，逞诸变态，左右侧折，袜能磨乎其耳。嫦娥解颐，坐而蹴之[59]。颠当仰首，口衔凤钩[60]，微触以齿。嫦娥方嬉笑间，忽觉媚情一缕，自足趾而上，直达心舍，意荡思淫，若不自主。乃急敛神，呵曰：“狐奴当死！不择人而惑之耶？”颠当惧，释口投地。嫦娥又厉责之，众不解。嫦娥谓宗曰：“颠当狐性不改，适间几为所愚。若非夙根深者[61]，堕落何难！”自是见颠当，每严御之[62]。颠当惭

惧，告宗曰：“妾于娘子一肢一体，无不亲爱；爱之极，不觉媚之甚。谓妾有异心，不惟不敢，亦不忍。”宗因以告嫦娥，嫦娥遇之如初。然以狎戏无节，数戒宗，宗不听；因而大小婢妇，竞相戏。

一日，二人扶一婢，效作杨妃。二人以目会意，赚婢懈骨作酣态[63]，两手遽释；婢暴颠墮下，声如倾堵。众方大哗；近抚之，而妃子已作马嵬薨矣[64]。大众惧，急白主人。嫦娥惊曰：“祸作矣！我言如何哉？”往验之，不可救。使人告其父。父某甲，素无行，号奔而至，负尸入厅事[65]，叫骂万端。宗闭户惶恐，莫知所措。嫦娥自出责之，曰：“主即虐婢至死[66]，律无偿法；且邂逅暴殁[67]，焉知其不再苏[68]？”甲噪言：“四支已冰[69]，焉有生理！”嫦娥曰：“勿哗。纵不活，自有宫在。”乃入厅事抚尸，而婢已苏，抚之随手而起，嫦娥返身怒曰：“婢幸不死，贼奴何得无状！可以草索繁送官府！”甲无词，长跪哀免。嫦娥曰：“汝既知罪，姑免究处。但小人无赖，反复何常，留汝女终为祸胎，宜即将去。原价如千数，当速措置来。”遣人押出，俾浼二三村老，券证署尾[70]。已，乃唤婢至前，使甲自问之：“无恙乎？”答曰：“无恙。”乃付之去。已，遂召诸婢，数责遍扑[71]。又呼颠当，为之厉禁[72]。谓宗曰：“今而知为人上者，一笑亦不可轻[73]。谗端开之自妾，而流弊遂不可止。凡哀者属阴，乐者属阳；阳极阴生，此循环之定数[74]。婢子之祸，是鬼神告之以渐也[75]。荒迷不悟，则倾覆及之矣。”宗敬听之。颠当泣求拔脱[76]。嫦娥乃掐其耳；逾刻释手，颠当恍然为间[77]，忽若梦醒，据地自投，欢喜欲舞。由此闺阁清肃，无敢哗者。婢至其家，无疾暴死。甲以赎金莫偿，浼村，老代求怜恕，许之。又以服役之情，施以材木而去。宗常患无子。嫦娥腹中忽闻儿啼，遂以刃破左胁出之，果男；无何，复有身，又破右胁而出一女。男酷类父，女酷类母，皆论昏子世家。

异史氏曰：“阳极阴生，至言哉！然室有仙人，幸能极我之乐，消我之灾，长我之生，而不我之死。是乡乐，老焉可矣，而仙人顾忧之耶[78]？天运循环之数，理固宜然；而世之长因而不亨者[79]，又何以解哉？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，每曰：‘作一日仙人，而死亦无憾。’我不复能笑之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原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。

[2]游学：此谓外出求学，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：“伯常耕田，纵乎使游学。”

[3]流寓广陵：寄居广陵。广陵，战国楚广陵邑。明清为扬州府。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。

[4]红桥：桥名，在今江苏扬州市。吴绮《扬州鼓吹词序·红桥》：“在城西北二里，……朱栏数丈，远通两岸，虽彩虹卧波，丹蛟截水，不足以喻。”

有素：谓平素有交往。

[5]渝(yuè月)茗：煮茶。

[6]奉箕帚：服洒扫之役，作人妻室的谦词。详《狐嫁女》“箕帚女”注。

[7]奇货居之：谓把她看作奇货，将待价而沽。奇货，稀有而珍奇的货物。

[8]心灼热：心情焦灼，躁急。

[9]何可易言：怎能说得这么容易。

[10]服将阕：居丧之期将满。古时丧礼规定，父母死服丧三年，期满除服，称服阕。服，丧服。阕，终了。

[11]而：尔，你。

[12]天王：此处犹言天子。

[13]以馈遗(wèi位)阶进：以馈送礼品作为进其家门的缘由。阶进，进门之阶。阶，缘由，途径。

[14]形迹周密：谓交往显得更加亲密。形迹，行动上表现出的迹象。周密，谓亲密。周，至。

[15]让：责备。

[16]愿下之：情愿居于其下，即作妾。

[17]故予之间：故意给他一个间隙。

[18]暴富：骤然富起来。

[19]弥亘街路：犹言远接街路，详《阎罗宴》注。

[20]飞燕、杨妃：赵飞燕、杨贵妃。赵飞燕，汉成帝后，因体轻善舞，故名飞燕。详《汉书·孝成赵皇后传》。杨贵妃，名玉环，号太真。唐玄宗时封为贵妃。详新、旧《唐书·后妃传》。二人在历史上都以容貌美丽著称。

[21]飞燕舞风：言体态轻盈。据《飞燕外传》载，赵飞燕顺风扬袖起舞，几乎被风吹起。详《绛妃》注。

[22]杨妃带醉：慵懒娇媚的醉态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“金屋妆成娇侍夜，玉楼宴罢醉和春。”

[23]僚：同僚，此指其它婢女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隶臣僚，僚臣仆。”服虔注，“僚，劳也，共劳事也。”

[24]审注：仔细端详。

[25]框(kuāng匡)然失图：吓得没了主意。框然，惊惧的样子。图，谋略，主张。

[26]荏苒：时光渐渐逝去。

[27]假：借，借着。

[28] (kuāngráng匡攘)：追遽的样子。

[29]即世：去世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既世”。

[30]旗下：旗人居住之地。旗，清设八旗，即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和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。凡编入旗籍的人，称旗人，又称旗下人。

[31] (gū圭)衣：妇女上衣。此盖指袍服，即袍。

[32]绋袍之意：犹故人之情意。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载，范雎在魏，事中大将须贾，为贾毁谤，答辱几死。逃至秦国，改名张禄，做了秦相。后须贾奉命使秦，范雎改着破衣往见。须贾怜其衣单，赠送了一件绋袍。贾得‘知雎已为秦相，遂登门请罪，雎因贾曾赠绋袍，恋恋有故人之意，乃不记旧恨，释其回国。

- [33]俗累：本《庄子·天下》“不累于俗”，谦言为生活琐事所牵累。
- [34]缥缈，飘忽不定。1076
- [35]西山：山名，在今北京市西郊。“、、
- [36]缀衲：缝补僧衣。衲，衲衣，即百衲衣，僧尼之服。
- [37]睽（kuí 奎）绝：隔绝，
- [38]高揭：高举。
- [39]祛（q 去）：袖口，此指衣袖。
- [40]饶舌：多嘴。
- [41]款曲：叙衷情。
- [42]娥；神话中的月中女神，相传为后羿之妻，因窃食不死之药而奔月。详见《淮南子·览冥》。，为“恒”的俗字。汉人为避汉文帝（刘恒）讳，改“恒”为“常”。常娥，通作“嫦娥”。
- [43]主母：即西王母，神话中的女神。见《穆天子传》和《山海经》。
- [44]临存：省问。指地位或辈份高的人，探视、问候地位或辈份低的人。
- [45]怅怅靡适：迷迷糊糊地不知向哪里去（怅怅，无所见的样子。靡适，无所适从。适，往，至。
- [46]提之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投之”。
- [47]賒死：缓期处死。求饶的委婉说法。
- [48]广寒：广寒宫，即月宫。详《劳山道士》注。
- [49]缓颊：此谓术情。
- [50]漏三下：即三更天。
- [51]凝妆：盛妆。
- [52]“医巫厌胜者：犹言治病除邪之人。巫，巫师，迷信职业者，借托鬼神而为人驱除祸祟。厌胜，古时迷信，指以法术加害于人。
- [53]捧心效西子：此谓颠当妄自模仿嫦娥。西子，即西施，春秋时期越国美女。据说她因患心病而常常捧心皱眉，同村丑女以为美，亦捧心皱眉以仿效之。见《庄子·天运》。
- [54]观音；佛教菩萨名，即观世音，也称观自在。唐人为避唐太宗（李世民）讳，只称观音，本男性，唐宋后讹为女像，又变为妙庄玉女。
- [55]趺坐：结伽趺坐的略称。俗称盘腿打坐。详《耳中人》注。
- [56]瓠犀：瓠（葫芦）中子，洁白整齐，因以喻美女之齿，见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。
- [57]龙女：神话中龙王之女。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载，婆竭罗龙王之女，八岁领悟佛法，遂现成佛之相。小说中龙女为观音侍者，见《西游记》。
- [58]朝参：此谓向上参拜。朝，向，对。
- [59]蹴（cù 促）之：用脚踢她。
- [60]凤钩：对嫦娥之足的美称。钩，言其足小而弓弯如钩。
- [61]夙根：前世根业。夙，夙世，佛教谓前生。根，根业，根性、业力。详《聊斋自志》注。
- [62]严御：谓严加管教。
- [63]懈骨作酣态：谓模仿贵妃醉酒后倦怠慵懶的样子。懈，倦怠。
- [64]妃子已作马嵬薨：谓跌死。据载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安禄山发动叛乱，次年引兵入关，玄字仓皇逃蜀。行至马嵬驿（今陕西兴平县马

崑镇)，卫兵哗变，杀死杨国忠，玄宗被迫赐杨贵妃死，葬马嵬坡。

[65]厅事：此指私宅堂屋。

[66]即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郎”。

[67]邂逅暴殁：偶然暴死。殁，死。

[68]苏：苏醒，复活。

[69]支：同“肢”。

[70]券证署尾：在券证的末尾署名。券证，此指婢女赎身的契约。署尾，即署纸尾，本谓公文于长官名后随附画押，此指让村老署名画押作保。

[71]扑，打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朴”。

[72]厉禁：严厉的禁条，《周礼·秋官·司隶》：“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。”

[73]一笑：一笑一；笑一声，皱一下眉。，同“颦”。《韩非子·内储》上：“吾闻明主之爱一一笑，有所，而笑有所笑。”

[74]“凡哀者”四句：此以阴阳转化之论，说明乐极生悲的道理。阴、阳，是古代解释万物化生的哲学概念。《易·系辞》上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《疏》：“天下万物，皆由阴阳，或主或成，本其所由之理，不可测量之谓神也。”

[75]告之以渐：把出现祸患的迹象告诉你。

[76]拔脱：谓从迷悟中超拔、解脱出来。

[77]恍然为间：怅然自失了一小会。恍然，怅然自失的样子。语出 1078《论语·微子》。

[78]“是乡”三句：此处快乐，终老于此也可以了，而仙人为什么却有所忧虑呢？

[79]长困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长固”，不亨：不顺利。亨，通。

鞠乐如

鞠乐如，青州人。妻死[1]，弃家而去。后数年，道服荷蒲团至[2]。经宿欲去，戚族强留其衣杖[3]。鞠托闲步至村外，室中服具，皆冉冉飞出，随之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 妻死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死”字。

[2] 道服荷蒲团至：穿着道士的服装，背着蒲团回到家乡。荷，背负。蒲团，宗教用物，跪拜，打坐时用以为垫。

[3] 戚族：泛指亲戚。

褚生

顺天陈孝廉[1]，十六七岁时，尝从塾师读于僧寺，徒侣綦繁[2]。内有褚生，自言山东人，攻苦讲求，各不暇息；且寄宿斋中，未尝一见其归。陈与最善，因诘之，答曰：“仆家贫，办束金不易[3]，即不能惜寸阴[4]，而加以夜半，则我之二日，可当人三日。”陈感其言，欲携榻来与共寝。褚止之曰：“且勿，且勿！我视先生，学非吾师也。阜城门有吕先生[5]，年虽耄，可师，请与俱迁之。”盖都中设帐者多以月计[6]，月终束金完，任其留止。于是两生同诣吕。吕，越之宿儒[7]，落魄不能归[8]，因授童蒙[9]，实非其志也。得两生甚喜；而褚又甚慧，过目辄了，故尤器重之。两人情好款密，昼同几，夜同榻。

月既终，褚忽假归，十余日不复至。共疑之。一日，陈以战至天宁寺[10]，遇褚廊下，劈 淬硫[11]，作火具焉。见陈，忸怩不安[12]。陈问：“何遽废读？”褚握手请问，戚然曰：“贫无以遗先生[13]，必半月贩[14]，始能一月读。”陈感慨良久，曰：“但往读，自合极力[15]。”命从人收其业，同归塾。戒陈勿泄，但托故以告先生。陈父固肆贾[16]，居物致富，陈辄窃父金，代褚遗师，父以亡金责陈，陈实告之。父以为痴，遂使废学。褚大惭，别师欲去。吕知其故，让之曰：“子既贫，胡不早告？”乃悉以金返陈父，止褚读如故，与共饔飧[17]，若于焉。陈虽不入馆，每邀褚过酒家饮。褚固以避嫌不往；而陈要之弥坚，往往位下，褚不忍绝，遂与往来无间。

1081

逾二年，陈父死，复求受业[18]。吕感其诚，纳之；而废学既久，较褚悬绝矣。居半年，吕长子自越来，丐食寻父。门人辈敛金助装，褚惟洒涕依恋而已。吕临别，嘱陈师事褚。陈从之，馆褚于家。未几，入邑庠，以“遗才”应试[19]。陈虑不能终幅[20]，褚请代之。至期，褚偕一人来，云是表兄刘天若，嘱陈暂从去。陈方出，褚忽自后曳之，身欲踣，刘急挽之而去。览眺一过，相携宿于其家。家无妇女，即馆客于内舍。居数日，忽已中秋。刘曰：“今日李皇亲园中[21]，游人甚夥，当往一豁积闷[22]，相便送君归。”使人荷茶鼎、酒具而往[23]。但见水肆梅亭[24]，喧啾不得入[25]。过水关，则老柳之下，横一画桡[26]，相将登舟。酒数行，苦寂。刘顾僮曰：“梅花馆近有新姬，不知在家否？”僮去少时，与姬俱至。盖构栏李遏云也。李，都中名妓，工诗善歌，陈曾与友人饮其家，故识之。相见，略道温凉。姬戚戚有忧容。刘命之歌，为歌《蒿里》[27]。陈不悦，曰：“主客即不当卿意，何至对生人歌死曲？”姬起谢，强颜欢笑，乃歌艳曲[28]。陈喜，捉腕曰[29]：“卿向日《浣溪纱》读之数过[30]，今并忘之。”姬吟曰：“泪眼盈盈对镜台，开帘忽见小姑来[31]，低头转侧看弓鞋[32]。强解绿蛾开笑面[33]，频将红袖拭香腮，小心犹恐被人猜。”陈反复数四[34]。已而泊舟，过长廊，见壁上题咏甚多，即命笔记词其上。日已薄暮，刘曰：“闺中人将出矣。”遂送陈归。入门，即别去。陈见室暗无人，俄延间，褚已入门；细审之，却非褚生[35]。方疑，客遽近身而仆[36]。家人曰：“公子惫矣！”共扶拽之。转觉仆者非他[37]，即已也。既起，见褚生在旁，惚惚若梦。屏人而研究之。褚曰：“告之勿惊：我实鬼也。久当投生，所以因循于此者，高谊所不能忘，故附君体，以代捉[38]；三场毕[39]，此愿了矣。”陈复求赴春闱[40]。曰：“君先世福薄，慳吝之骨，诒赠所不堪也[41]。”问：“将何适？”曰：“吕

先生与仆有父子之分，系念常不能置。表兄为冥 1082 司典簿[42]，求白地府主者，或当有说。”遂别而去。

陈异之。天明，访李姬，将问以泛舟之事，则姬死数日矣。又至皇亲园，见题句犹存，而淡墨依稀，若将磨灭。始悟题者为魂[43]，作者为鬼[44]。至夕，褚喜而至，曰：“所谋幸成，敬与君别。”遂伸两掌，命陈书褚字于上以志之。陈将置酒为饯，摇首曰：“勿须。君如不忘旧好，放榜后，勿惮修阻[45]。”陈挥涕送之。见一人伺候于门；褚方依依，其人以手按其项，随手而匾，掬人囊，负之而去。过数日，陈果捷[46]。于是治装如越。吕妻断育几十年，五旬余，忽生一子，两手握固不可开。陈至，请相见，便谓掌中当有文曰“褚”。吕不深信。儿见陈，十指自开，视之果然。惊问其故，具告之。共相欢异。陈厚贻之，乃返。后吕以岁贡廷试入都[47]，舍于陈[48]；则儿十三岁，入泮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吕老教门人[49]，而不知自教其子。呜呼！作善于人，而降样于己，一间也哉[50]！褚生者，未以身报师，先以魂报友，其志其行，可贯日月[51]，岂以其鬼故奇之与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徒侣：门徒学友。

[2]攻苦：攻读。讲求：研讨。

[3]束金；犹言“束脩”。脩，脯，干肉。十条干肉称“束脩”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后因以“束脩”指致送教师的酬金。

[4]措寸阴：珍惜短暂的光阴。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：时难得而易失也。”

[5]阜城门：即“阜成门”，北京城门之一。

[6]设帐者，指塾师。

[7]宿儒：老成博学的读书人。

[8]落魄：同“落泊”，穷困失意。

1083

[9]童蒙：初学幼童。蒙，愚蒙。

[10]天宁寺：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谓天宁寺在北京城南。

[11]劈（qíng 请）淬硫，把劈成束缕，在缕端淬上硫黄，遇火星即燃，可用作引火。麻，草本，茎皮纤维可以做绳。淬，浸染。

[12]忸怩（ni ní 扭尼），羞惭；不好意思。

[13]遗（wèi 未）：赠予。

[14]贩，做小买卖。

[15]自合：自当。极力：尽力，指尽力相助。

[16]肆贾：开店铺者，即坐商。

[17]共饔飧：共食。饔，早餐。飧，晚餐。

[18]受业，从师学习，承受学业。

[19]以“遗才”应试：通过“遗才试”，取得资格参加乡试。“遗才”，见《胡四娘》注。

[20]终幅，犹言“终篇”，指完成全篇的八股文。

[21]李皇亲园：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谓在北京城南，园“以水胜，以舟

游”，“历二水关，长廊数百间”，东有饭店，西有酒肆。

[22]豁，散，解。

[23]荷（hè 贺）：担。茶鼎：烧茶的炊具。

[24]梅亭，李皇亲园中有堂，“其东梅花亭，……砌亭朵朵，其为瓣五，日梅也。……亭三重，日梅之重瓣也，……”见《帝京景物略》。

[25]喧嗽：喧哗嘈杂，形容人多拥挤。

[26]横一画桡（ráo 饶）：漂浮着一条画舫。桡，船桨，代指小船。

[27]蒿里：古乐府曲名，送葬时用的挽歌。蒿里，是死者魂魄聚居的地方。

[28]艳曲：香艳歌曲。

[29]捉腕曰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捉腕已”。

[30]向日：从前。浣溪纱：词牌名，此指用《浣溪纱》词牌所写的词。

[31]小姑：丈夫的妹妹。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小”。

[32]弓鞋：旧时缠足妇女所穿的鞋。

[33]绿蛾：妇女的蛾眉。以黛染画，眉呈微绿痕采，故云。

[34]数四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四数”。

[35]褚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绪”。1084

[36]遽近身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遽身”。

[37]仆者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扑者”。

[38]捉刀：旧时，代人作文称“捉刀”。

[39]三场：明清的乡试分为三场，每场考三天。

[40]春闱：明清时，会试在春天举行，故称“春闱”。

[41]诰赠所不堪也：意思是无福受封赠。诰赠，皇帝封赠的命令。明清制度，一品至五品官职，授诰命。朝廷推恩大官重臣，赠官爵给其父母，父母在者称“封”，已歿者称“赠”。不堪，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不戡”。

[42]典簿：掌管簿籍。簿，指迷信所说的生死簿。

[43]题者为魂：题句的人是陈生的离魂。

[44]作者为鬼，作词的人是已经死去的李姬。

[45]惮（dàn 旦）：怕；畏。修阻：路途遥远、艰难。

[46]捷：指乡试中举。

[47]岁贡廷试，此指岁贡生免于坐监（就学国子监），直接参加廷试，考职录用。岁贡，也称挨贡，由学政在各府、州，县学廩膳生员中按年资选送，贡入国子监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 年），廩生及恩、拔、岁贡均免坐监，直接参加廷试。见《清会典事例》卷 385《礼部》、《学校》。廷试进行考职，贡生上上卷用为通判，上卷用为知县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停止岁贡廷试。

[48]舍于陈，住于陈孝廉家。

[49]门人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明人”。

[50]一间（jiàn 见）：非常接近，所差无几。间，间隙。

[51]可贯日月：意谓其志行之高，可以贯穿日月。贯，穿透。

盜

顺治间[1]，滕、峰之区[2]，十人而七盜，官不敢捕，后受抚[3]，邑宰别之为“盜户”。凡值与良民争，则曲意左袒之[4]，盖恐其复叛也。后讼者辄冒称盜户，而怨家则力攻其伪；每两造具陈[5]，曲直且置不辨，而先以盜之真伪，反复相苦，烦有司稽籍焉[6]。适官署多狐，宰有女为所惑，聘术士来，符捉入瓶，将炽以火，狐在瓶内大呼曰：“我盜户也！”闻者无不匿笑。异史氏曰：“今有明火劫人者[7]，官不以为盜而以为奸；逾墙行淫者，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盜：世局又一变矣。设今日官署有狐，亦必大呼曰‘吾盜，无疑也。’”

章丘漕粮摇役[8]，以及征收火耗[9]，小民尝数倍于绅衿[10]，故有田者争求托焉。虽于国课无伤[11]，而实于官橐有损[12]。邑令鍾[13]，牒请厘弊[14]，得可。初使自首；既而好民以此要士[15]，数十年鬻去之产，皆诬托诡挂，以讼售主。令悉左袒之[16]，故良懦多丧其产[17]。有李生亦为某甲所讼，同赴质审。甲呼之“秀才”；李厉声争辨，不居秀才之名。喧不已。令诘左右，共指为真秀才。今问：“何故不承？”李曰：“秀才且置高阁[18]，待争地后，再作之不晚也。”噫！以盜之名，则争冒之；秀才之名，则争辞之：变异矣哉！有人投匿名状云[19]：“告状人原壤[20]，为抗法吞产事：身以年老不能当差[21]，有负郭田五十亩[22]，于隐公元年[23]，暂挂恶衿颜渊名下[24]。令功令森严[25]，理合自首。詎恶久假不归，霸为已有。身往理说，

1086 被伊师率恶党七十二人，毒杖交加，伤残胫股；又将身锁置陋巷，日给箪食瓢饮，囚饿几死。互乡约地证[26]，叩乞革顶严究[27]，俾血产归主[28]，上告。”此可以继柳跖之告夷、齐矣[29]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。附则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补

【注释】

[1]顺治：清世祖（福临）年号（1644—1661）。

[2]滕、峰之区，指今山东滕县、峰县一带。

[3]受抚：接受招抚，即归顺官府。

[4]左袒：偏袒。

[5]每两造具陈：常常被告和原告双方都进行申诉。两造，诉讼双方。

[6]稽籍：查证盜户名籍。

[7]明火劫人：谓公开行劫。明火，手执火把。

[8]漕粮：水道运送公粮。

[9]火耗：谓碎银火熔铸锭而受的损耗。元时于征收产金税外，扣除熔铸损耗，见《元史·刑法志》三。明中计以后，田赋征银，以弥补销耗为名征收火耗。清初征收火耗极重，已为正税之外的勒索。

[10]绅衿：乡绅和学中生员，泛指地方上有地位权势的人，绅，指退居乡间的官员和中科第的人。衿，青衿，为学中生员的服饰，因指生员。

[11]国课：国税。课，赋税。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无“课”字。

[12]官橐：橐，盛物的袋子。此犹言宦橐，指居官期间搜刮得来的钱财。

[13]邑令鍾：姓鍾的县令。

[14]牒请厘弊，发文书请求改革弊政。厘，厘革，调整改革。

[15]要士：要胁士人。

[16]左袒之：谓偏护之。

[17]良懦：善良懦性之人。

1087

[18]置高阁：谓弃置不用。《晋书·庾翼传》：“京兆杜 ，陈郡殷浩，并才名冠世，而翼弗之重也；每语人曰：‘此辈宜束之高阁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后者其任耳。’”

[19]匿名状：不署姓名的讼词。此讼词，以游戏文字讽刺恶人告状，诬陷士人。

[20]原壤：春秋鲁国人。相传因其母死不哭而歌，被孔子杖击其胫。参见《论语·宪问》，《礼记·檀弓》上。

[21]身，自身、本人。

[22]负郭田：近城肥沃的田地。据《孔子家语》载，颜渊有负郭之田五十亩。

[23]隐公元年：即公元前 722 年，为鲁国史书《春秋》记年之始。隐公，鲁隐公，公元前 722 年——前 694 年在位。

[24]恶衿：贪暴的秀才。衿，青衿，秀才服饰。颜渊：名回，孔子弟子，以安贫乐道著称。孔子称其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见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[25]功令；古时课功的法令，即考核、选拔学者的法令。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序》。

[26]互乡；地名。不详其处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互乡难与言。”

[27]革顶严究：革去功名，严加查办。顶，顶戴，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服饰。

[28]俾：使。血产：辛苦经营所置的地产。

[29]柳跖之告夷齐，此指柳跖告夷齐的匿名状。据说明穆宗隆庆年间，海瑞为直隶巡抚，欲制裁豪门巨室，不料为奸诈刁顽之人所乘。于是有投匿名状，对海瑞加以讽谕。告状人以柳跖名义，状告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倚仗父势霸占他的地产。意在说明投状人中不乏诬良为盗、颠倒是非的奸诈刁顽之徒，让海瑞提高警觉。见褚人 《坚瓠集》。此事与原壤告颜渊有相类之处。柳跖，柳下跖，即盗跖，春秋战国时人。《庄子·盗跖》篇说他率“从卒九千人，横行天下，侵暴诸侯。”旧时常以喻指大盗。夷、齐，伯夷、叔齐，商末孤竹君之二子。兄弟二人彼此让国，逃往周地，后因未能谏阻周武王伐纣，宁死不食周粟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。旧时常以喻指高尚廉洁之士。

某乙

邑西某乙，故梁上君子也[1]。其妻深以为惧，屡劝止之：乙遂翻然自改。居二三年，贫妻不能自堪[2]，思欲一作冯妇而后己之[3]，乃托贸易，就善卜者，以决趋向。术者曰：“东南吉，利小人，不利君子。”兆隐与心合，窃喜。遂南行，抵苏、松间[4]，日游村郭，凡数月[5]。偶入一寺，见墙隅堆石子二三枚，心知其异，亦以一石投之[6]。径趋龕后卧。日既暮，寺中聚语，似有十余人。忽一人数石，讶其多，因共搜之，龕后得乙，问：“投石者汝耶？”乙诺，诘里居、姓名，乙诡对之，乃授以兵，率与俱去。至一巨第，出梯[7]，争逾垣入。以乙远至，径不熟，碑伏墙外，司传递、守囊橐焉。少顷，掷一裹下；又少顷，他一下，乙举知有物，乃破筐，以手揣取，凡沉重物，悉纳一囊，负之疾走，竟取道归。由此建楼阁、买良田，为于纳粟[8]。邑扁其门曰“善士”[9]。后大案发，群寇悉获；惟乙无名籍，莫可查诘，得免，事寝既久，乙醉后时自述之。

曹有大寇某[10]，得重资归，肆然安寝[11]。有二三小盗，逾垣人，捉之，索金。某不与；灼并施[12]，罄所有[13]，乃去。某向人曰：“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[14]！”遂深恨盗，投充马捕[15]，捕邑寇殆尽。获囊寇，亦以所施者施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梁上君子：代指窃贼。《后汉书·陈宣传》：“时岁荒民俭，有盗夜入其室，止于梁上。蹇阴见，乃起自修拂，呼命子孙，正色训之曰：‘夫人不可不自勉，不善之人未必本恶，习以性成，遂至于此。梁上君子者是矣！’盗大惊，白投于地。”

[2]贫窶（jù 巨）：贫困。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贫屡”。

[3]一作冯妇；谓再偷盗一次。冯妇，人名。《孟子·尽心》下：“晋人有冯妇者，善搏虎，卒为善士。则之野，有众逐虎。虎负，莫之敢撓。望见冯妇，趋而迎之。冯妇攘臂下车。众皆悦之，其为士者笑之。”后因以指代重操旧业者。

[4]苏、松：苏，苏州府。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。松，松江府。治所在今上海市松江县。

[5]凡，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几”。

[6]以：原无此字，据青柯亭刻本补。

[7]（ru n 软）梯：用绳索结成的梯形攀登用具。软。

[8]纳粟：明清时期，可以通过向官方捐纳财货，而入国子监肄业，称作监生，可不经过府州县学考试直接参加省和京城乡试。见《明史·选举志》。

[9]扁其门：在其门上挂匾。扁，同“匾”。

[10]曹：曹州府，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市。

[11]肆然：犹言坦然，毫无顾忌地。

[12]灼：烧灼，答打。*

[13]罄：尽。

[14]炮烙：相传为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。用炭烧热铜柱，令人爬行柱上，然后堕于炭上烧死。此泛指烧红铁器烙人躯体。

[15]马捕；即捕快。旧时州县官署专事捕捉犯人的差役。

霍女

朱大兴，彰德人[1]。家富有而吝啬已甚，非儿女婚嫁[2]，座无宾，厨无肉。然佻达喜渔色[3]，色所在，冗费不惜。每夜，逾垣过村，从荡妇眠。一夜，遇少妇独行，知为亡者，强胁之，引与俱归。烛之，美绝。自言：“霍氏。”细致研诘。女不悦，曰：“既加收齿[4]，何必复盘察？如恐相累，不如早去。”朱不敢问，留与寝处。顾女不能安粗粝[5]又厌见肉[6]，必燕窝、鸡心、鱼肚白作羹汤[7]，始能饜饱，朱无奈，竭力奉之。又善病，日须参汤一碗[8]。朱初不肯。女呻吟垂绝[9]，不得已，投之，病若失。遂以为常。女衣必锦绣，数日，即厌其故，如是月余，计费不货，朱渐不供。女啜泣不食，求去。朱惧，又委曲承顺之。每苦闷，辄令十数日一招优伶为戏[10]。戏时，朱设凳帘外，抱儿坐观之；女亦无喜容，数相诮骂[11]，朱亦不甚分解[12]。居二年，家渐落。向女婉言，求少减；女许之，用度皆损其半。久之，仍不给，女亦以内靡相安[13]；又渐而不珍亦御矣[14]。朱窃喜。忽一夜，启后扉亡去。朱惴惴若失，遍访之，乃知在邻村何氏家。

何大姓，世胄也[15]，豪纵好客，灯火达旦。忽有丽人，半夜入闺闼。诘之，则朱家之逃妾也。朱为人，何素藐之；又悦女美，竟纳焉。绸缪数日，益惑之，穷极奢欲，供奉一如朱。朱得耗，坐索之，何殊不为意。朱质于官。官以其姓名来历不明，置不理。朱货产行赀[16]，乃准拘质。女谓何曰：“妾在朱家，原非采礼媒定者，胡畏之？”何喜，将与质成[17]。座客顾生谏曰：“收纳逋逃[18]，已干国纪[19]；况此女人门，日费无度[20]，即千金之家，何能入也？”何大悟，罢讼，以女归来。过一二日，女又逃。

有黄生者，故贫士，无偶。女扣扉入，自言所来。黄见艳丽忽投，惊惧不知所为。黄素怀刑[21]，固却之。女下去。应对间，娇婉无那[22]。黄心动，留之，而虑其不能安贫。女早起，躬操家苦[23]，劬劳过旧室焉[24]。黄为人蕴藉潇洒，工于内媚，因恨相得之晚；止恐风声漏泄，为欢不久。而朱自讼后，家益贫；又度女不能安，遂置不究。

女从黄数岁，亲爱甚笃。一日，忽欲归宁，要黄御送之[25]。黄曰：“向言无家，何前后之舛[26]？”曰：“桑漫言之[27]。妾镇江人，昔从荡子[28]，流落江湖，遂至于此，妾家颇裕，君竭资而往，必无相亏。”黄从其言，赁舆同去，至扬州境[29]，泊舟江际。女适凭窗，有巨商子过，惊其艳，反舟缀之[30]，而黄不知也。女忽曰：“君家褊贫，今有一疗贫之法，不知能从否？”黄诘之，女曰：“妾相从数年，未能为君育男女，亦一不了事，妾虽陋，幸未老髦，有能以千金相赠者，便鬻妾去，此中妻室，田庐皆备焉。此计如何？”黄失色，不知何故。女笑曰：“君勿急，天下固多佳人，谁肯以千金买妾者？其戏言于外，以覘其有无，卖不卖，固自在君耳。”黄不肯。女自与榜人妇言之[31]，妇目黄，黄漫应焉。妇去无几，返言：“邻舟有商人子，愿出八百。”黄故摇首以难之，未几，复来，便言如命，即请过船交兑，黄微哂。女曰：“教渠姑待，我嘱黄郎，即令去。”女谓黄曰：“妾日以千金之躯事君，今始知耶？”黄问：“以何词遣之[32]？”女曰：“请即住署券[33]，去不去固自在耳。”黄不可，女逼促之，黄不得已诣焉。立刻兑付。黄令封志之[34]，曰：“遂以贫故，竟果如此，这相割舍，倘室人必不肯从[35]，仍以原金劈赵[36]。”方运金至舟，女已从榜人妇从船尾登商舟，遥顾作别，并无恋，黄惊魂离舍[37]，嗑不能言[38]。

1092 俄商舟解缆，去如箭激。黄大号，欲追傍之。榜人不从，开舟南渡矣。瞬息达镇江，运资上岸。榜人急解舟去。黄守装闷坐，无所适归，望江水之滔滔，如万锦之丛体[39]。方掩泣间，忽闻娇声呼“黄郎”。愕然回顾，则女已在前途，喜极，负装从之，问：“卿何遽得来？”女笑曰：“再迟数刻，则君有疑心矣。”黄乃疑其非常，固诘其情。女笑曰，“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，于邪者则诳之也。若实与君谋，君必不肯，何处可致千金者？错囊充[40]，而合浦珠还[41]，君幸足矣，穷问何为？”乃雇役荷囊，相将俱去。

至水门内，一宅南向，径入，俄而翁媪男妇，纷出相迎，皆曰：“黄郎来也！”黄入参公姥[42]。有两少年揖坐与语，是女兄弟大郎、三郎也。筵间味无多品，玉拌四枚，方几已满。鸡蟹鹅鱼，皆商切为筒。少年以巨碗行酒：谈吐豪放。已而导入别院，俾夫妇同处。衾枕滑，而床则以熟革代棕藤焉。日有婢温馈致三餐，女或时竟日不出。黄独居闷苦，屡言归，女固止之。一日，谓黄曰：“今为君谋：请买一人，为子嗣计。然买婢媵则价奢；当伪为妾也兄者，使父与论婚，良家子不难致。”黄不可。女弗听。有张贡士之女新寡[43]，议聘金百缗[44]，女强为娶之。新妇小名阿美，颇婉妙。女嫂呼之；黄瑟不安[45]，女殊坦坦[46]。他日，谓黄曰：“妾将与大姊至南海，一省阿姨[47]，月余可返，请夫妇安居。”遂去。

夫妻独居一院，按时给饮食，亦甚隆备[48]。然自入门后，曾无一人复至其室。每晨，阿美人覲温，一两言辄退。娣姒在旁[49]，惟相视一笑。既流连久坐，亦不款曲[50]。黄见翁，亦如之。偶值诸郎聚语，黄至，既都寂然。黄疑闷莫可告语。阿美觉之，诘曰：“君既与诸郎伯仲[51]，何以月来都如生客？”黄仓猝不能对，吃吃而言曰[52]：“我十年于外，今始归耳。”美又细审翁姑阀阅[53]，及妯娌里居。黄大窘，不能复隐，底里尽露。女泣曰：

1093 “妾家虽贫，无作贱媵者，无怪诸宛若鄙不齿数矣[54]！”黄惶怖莫知筹计，惟长跪一听女命。美收涕挽之，转请所处。黄曰：“仆何敢他谋，计惟身自去耳[55]。”女曰：“既嫁复归，于情何忍？渠虽先从，私也；妾虽后至，公也。不如姑俟其归，问彼既出此谋。将何以置妾也？”居数月，女竟不返，一夜，闻客舍喧饮。黄潜往窥之，见二客戎装上座：一人裹豹皮中，凛若天神；东首一人，以虎头革作兜牟[56]，虎口衔额，鼻耳悉具焉。惊异而返，以告阿美，竟莫测霍父子何人。夫妻疑惧，谋欲僦寓他所，又恐生其猜度[57]。黄曰：“实告卿：即南海人还[58]，折证已定[59]，仆亦不能家此也。今欲携卿去，又恐尊大人别有异言。不如姑别，二年中当复至。卿能待，待之；如欲他适，亦自任也。”阿美欲告父母而从之，黄不可。阿美流涕，要以信誓，乃别而归。黄入辞翁姑。时诸郎皆他出，翁挽留以待其归，黄不听而行。登舟凄然，形神丧失[60]。至瓜州[61]。忽回首见片帆来，驶如飞；渐近，则船头按剑而坐者，霍大郎也。遥谓曰：“君欲遗返[62]，胡再不谋[63]？遗夫人去，二三年谁能相待也？”言次，舟已逼近。阿美自舟中出，大郎挽登黄舟，跳身径去。先是，阿美既归，方向父母泣诉，忽大郎将舆登门[64]，按剑相胁，逼女风走[65]。一家惶息[66]，莫敢遮问。女述其状，黄不解何意，而得美良喜，开舟遂发。

至家，出资营业，颇称富有，阿美常悬念父母，欲黄一往探之；又恐以霍女来，嫡庶复有参差[67]。居无何，张翁访至，见屋宇修整，心颇慰，谓

女曰：“汝出门后，遂诣霍家探问，见门户已扃，第主亦不之知，半年竟无消息。汝母日夜零涕，谓被奸人赚去，不知流离何所。今幸无恙耶？”黄实告以情，因相猜为神。后阿美生子，取名仙赐。至十余岁，母遣诣镇江，至扬州界，休于旅舍，从者皆出。有女子来，挽儿入他室，下帘，抱诸膝上，笑问何名，儿告之。问：“取名何义？”答云：“不知。”女曰：“归问汝父当

1094 自知。”乃为挽髻，自摘髻上花代簪之[68]；出金钏束腕上[69]。又以黄金内袖[70]，曰：“将去买书读。”儿问其谁，曰：“儿不知更有一母耶？归告汝父：朱大兴死无棺木，当助之，勿忘也。”老仆归舍，失少主；寻至他室，闻与人语，窥之，则故主母。帘外微嗽，将有咨白[71]。女推儿榻上，恍惚已杳。问之舍主，并无知者。数日，自镇江归，语黄，又出所赠。黄感叹不已。及询朱，则死裁三日，露尸未葬，厚恤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女其仙耶？三易其主不为贞[72]。然为吝者破其慳[73]，为淫者速其荡[74]，女非无心者也。然破之则不必其怜之矣，贪淫鄙吝之骨，沟壑何惜焉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彰德：旧府名，府治在今河南省安阳市。

[2]嫁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原缺。

[3]渔色：追求女色。渔，猎取。

[4]收齿，此言“收纳”。

[5]安粗粝：甘心粗食。粗粝，糙米。

[6]肉（huò 霍）：肉羹。

[7]燕窝：金丝燕之巢窝，以海藻及燕口分泌液制成，为珍贵的滋养品。鸡心，疑指鸡心螺，一种海味。鱼肚（d 堵）白：以鱼膘等物制成的白色明胶，供食用的称“鱼肚”，为名贵海味。

[8]参汤：人参汤。

[9]垂绝：将死。

[10]优伶：旧时称演员为“优伶”。优，俳優。伶，乐人。

[11]数（shuò 朔）相诮骂：经常对朱加以责骂。数，频繁。

[12]分解：分辩。

[13]肉糜，煮烂的肉糊。

[14]御：用。

[15]世胄：世家子弟。胄，后裔。

[16]货产行赇：变卖田产，贿赂官府。

[17]质成：争讼。在公堂对质。

[18]逋逃：逃亡的人。

[19]干：犯。国纪，国法。

[20]无度，没有节制。

[21]怀刑：守法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君子怀刑。”朱熹注，“怀，思念也。怀刑，谓畏法。”

[22]无那：同“婀娜”，柔美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华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。”

[23]躬操家苦：亲自操作家中劳苦之事。

[24]劬劳，劳苦，劳累。旧室，旧妻，此指结婚多年的妻子。

[25]御，驾御车马。

[26]舛(chu n 喘)：乖违；矛盾。

[27]漫言之，随便说的。

[28]荡子：浪游在外的男子。

[29]扬州：今江苏省扬州市，在长江北岸，与镇江隔江相望。

[30]缀，尾随。

[31]榜(bàng 棒)人：船。

[32]遣：推托。

[33]署券：签署卖身契约。

[34]封志之：将兑金封存加上印记。

[35]宝人：犹言“内人”，指妻子。

[36]壁赵，完璧归赵。故事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此谓将财物归还原主。

[37]惊魂离舍：惊骇得魂不附体。舍，指躯体。

[38]隘(ài 隘)：噎；气结喉塞。

[39]万镞(dì 狄)：万箭。镞，箭簇。丛体；聚射于身。丛，聚集。

[40]错囊充(rèn 任)：钱袋充盈！指黄生得千金。错囊，彩绣之囊，满。

[41]合浦珠还：喻霍女去而复回。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：合浦郡，沿海产珠，而采求无度，这使珠宝渐徙别地。孟尝任太守时，革除前弊，去珠复还。后以“合浦珠还”比喻失物复得。1096

[42]公姥(m 母)：翁媪，指霍女父母。

[43]贡士：古时荐举给朝廷的人员，称贡士。汉代也称孝廉为贡士。清制，会试考中者称贡士。

[44](mín 民)：铜钱千文为一缗。穿铜钱之绳叫缗。

[45]瑟(cù 促)：促、惊异。

[46]坦坦：坦然；平静。

[47]南海：其地当指今珠江三角洲。秦置南海郡，治所在番(今广州市)，隋分置南海县。

[48]隆备：丰盛齐全。

[49]娣姒(sì 四)：妯娌。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长妇谓稚妇为娣妇，娣妇谓长妇为姒妇。”

[50]款曲：殷勤应酬。

[51]伯仲：犹言兄弟。旧时兄弟排行常以伯、仲、叔、季为序，故以“伯仲”代指兄弟。

[52]吃吃(jī jī 几几)：语言蹇涩，形容有话说不出口。

[53]闾闾：此指世家门第。原指世宦门前旌表功绩的柱子，在门左曰“闾”，在右曰“闾”。

[54]宛(yu n 渊)若：妯娌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：“神君者，长陵女子，以子死悲哀，故见神于先后宛若。”《集解》注引孟康曰：“兄弟妻相谓‘先后’。宛若，字也。”宛若，女子名，后世用为妯娌的代称。

[55]身：孤身。

[s6]兜(d u)牟：也作“兜鍪”，头盔。

[57]生其猜度（du6 夺）：引起霍家父子的猜疑。

[58]南海人：指赴南海省亲的霍女。

[59]折证：对证，辩白。

[60]形神丧失：形体和精神都失去凭藉。

[61]瓜州：镇名，在镇江对岸，江北运河入长江处。

[62]遄（chuàn 船）返：急归。

[63]胡再不谋：为何不加商量。再，加。

[64]将舆，带着轿子。舆，肩舆。

[65]风走：指随夫远去。风，奔逸。《尚书·费誓》：“马牛其风。”《疏》：“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远去也。”

10971097

[66]懾息：怕得不敢粗声喘气。

[67]嫡庶复有参差：指妻妾之间再出现争执。参差，不齐，矛盾。

[68]簪：插。

[69]钏（Chuan 川）：手镯。

[70]内，同“纳”，装人。

[71]咨白：禀白。

[72]贞：贞节，指妇女从一而终，不嫁二夫。

[73]慳（qi n 谦）：吝啬。

[74]速：促使。荡：放浪。

司文郎平阳玉平子[1]，赴试北闱[2]，赁居报国寺[3]。寺中有余杭生先在[4]，王以比屋居[5]，投刺焉[6]。生不之答[7]。朝夕遇之，多无状。王怒其狂悖[8]、交往遂绝。一日，有少年游寺中，白服裙帽，望之魄然[9]。近与接谈，言语谐妙[10]，心爱敬之。展问邦族，云：“登州朱姓[11]。”因命苍头设座，相对嚬谈[12]。余杭生适过，共起逊坐[13]。生居然上座，更不拒[14]。卒然问宋[15]：“亦入闱者耶？”答曰，“非也。驾骀之才[16]，无志腾骧久矣[17]。”又问：“何省？”朱告之。生曰：“竟不进取，足知高明。山左、右并无一字通者[18]。”宋曰：“北人固少通者，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；南人固多通者，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[19]。”言已，鼓掌。王和之[20]，因而哄堂。生惭忿，轩眉攘腕而大言曰[21]：“敢当前命题，一校文艺乎[22]？”朱他顾而晒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便趋寓所，出经授王[23]。王随手一翻，指曰：“‘阙党童子将命[24]。’”生起，求笔札。来曳之曰：“口占可也。我破已成[25]：‘于宾客往来之地，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。’”王捧腹大笑。生怒曰：“全不能文，徒事骂，何以为人！”王力为排难[26]，请另命佳题。又翻曰：“‘殷有三仁焉[27]。’”宋立应曰：“三子者不同道[28]，其趋一也[29]。夫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，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”生遂不作，起曰：“其为人也小有才。”遂去。

王以此益重宋。邀入寓室，款言移晷[30]，尽出所作质宋[31]。宋流览绝疾，逾刻已尽百首[32]，曰：“君亦沉深于此道

1099 者？然命笔时，无求必得之念，而尚有冀悖得之心，即此已落下乘[33]。”遂取阅过者一一“诂说。王大悦，师事之；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[34]。宋啖而甘之，曰：“生平未解此味，烦异日更一作也[35]。”从此相得甚欢。宋三五日辄一至，王必为之设水角焉。徐杭生时一遇之，虽不甚倾谈，而傲睨之气顿减。一日，以窗艺示宋[36]。宋见诸友圈赞已浓[37]，目一过，推

置案头，不作一语。生疑其未阅，复清之，答已览竟。生又疑其不解。宋曰：“有何难解，但不佳耳！”生曰，“一览丹黄[38]，何切不佳？”宋便诵其文，如夙读者。且诵且訾[39]。生汗流[40]，不言而去。移时，宋去；生入，坚请王作[41]。王拒之。生强搜得，见文多圈点，笑曰：“此大似水角子！”王故朴讷，然而已。次日，宋至，王具以告。宋怒曰：“我谓‘南人不复反矣’[42]，伧楚何敢乃尔[43]！必当有以报之！”王力陈轻薄之戒以劝之，宋深感佩。

既而场后，以文示宋，宋颇相许[44]。偶与涉历殿阁，见一瞽僧坐廊下，设药卖医。来诤曰：“此奇人也！最能知文，不可不一请教。”因命归禽取文。遇余杭生，遂与俱来。王呼师而参之。僧疑其问医者，便诘症候[45]。王具白请教之意。僧笑曰：“是谁多口？无目何以论文？”王请以耳代目。僧曰，“三作两千余言，谁耐久听！不如焚之，我视以鼻可也。”王从之，每焚一作，僧嗅而颌之曰：“君初法大家[46]，虽未逼真，亦近似矣。我适受之以脾。”问：“可中否？”曰：“亦中得。”余杭生未深信，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。僧再嗅曰：“妙哉！此文我心受之矣，非归、胡何解办此[47]！”生大骇，始焚己作。僧曰：“适领一艺，未窥全豹[48]，何忽[47]异另易一人来也？”生托言：“朋友之作，止此一首；此乃小生作也。”僧嗅其馀灰，咳逆数声，曰：“勿再投矣！格格而不能下[49]，强受之以膈[50]；再焚，则作恶矣。”生惭而退。数日榜放，生竟领荐[51]；王下第[52]。生与王走告僧。僧叹曰：“仆虽盲于目，而不盲于鼻；帘中人并鼻言矣[53]。”俄余杭生至，意气发舒，曰：“盲和尚，汝亦啖人水角耶？今竟何如？”僧曰：“我所论者文耳，不谋与君论命[54]。君试寻诸试官之文，各取一首焚之，我便知孰为尔师。”生与王并搜之，止得八九人。生曰：“如有舛错，以何为罚？”僧愤曰：“剜我盲瞳去！”生焚之，每一首，都言非是；至第六篇，忽僧愤曰：“剜我盲瞳去！”生焚之，每一首，都言非是；至第六篇，忽向壁大呕，下气如雷。众皆果然。僧拭目向生曰：“此真汝师也！初不知而骤嗅之，刺于鼻，棘于腹，俯眈所不能容，直自下部出矣！”生大怒，去，曰：“明日自见，勿悔，勿悔！”越二三日，竟不至；视之，已移去矣。乃知即某门生也。

朱慰王曰：“凡吾辈读书人，不当尤人[55]，但当克己[56]：不尤人则德益弘[57]，能克己则学益进。当前跑落[58]，固是数之不偶[59]；平心而论，文亦未便登峰，其由此砥砺，天下自有不言之人。”王肃然起敬。又闻次年再行乡试，遂不归，止而受教。宋曰：“都中新桂米珠[60]，勿优资斧。舍后有窖镪[61]，可以发用。”即示之处。王谢曰：“昔窦、范贫而能廉[62]，令某幸能自给，敢自污乎？”王一日醉眠，仆及虐人窃发之。王忽觉，闻舍后有声；窃出，则金堆地上。情见事露，并相慑伏。方诃责间，见有金爵，类多镌款[63]，审视，皆大父字讳[64]。盖王祖曾为南部郎[65]，人都寓此，暴病而卒，金其所遗也。王乃喜，秤得金八百余两。明日告宋，且示之爵，欲与瓜分，固辞乃已。以百金往赠替僧，僧已去。积数月，敦习益苦[66]。及试，宋曰：“此战不捷，始真是命矣！”

俄以犯规被黜。王尚无言；宋大哭，不能止。王反慰解之。来曰：“仆为造物所忌，困顿至于终身，今又累及良友。其命也夫！其命也夫！”王曰：“万事固有数在，如先生乃无志进取，非命也。”宋拭泪曰：“久欲有言，恐相惊怪。某非生人，乃飘泊之游魂也。少贞才名，不得志于场屋。佯狂至

都[67]，冀得知我者，传诸著作。甲申之年[68]，竟罹于难，岁岁飘蓬[69]。幸相知爱，故极力为‘他山，之攻[70]，生平未酬之愿，实欲借良朋一快之耳。今文字之厄若此，谁复能漠然哉[71]！’王亦感泣，问：“何淹滞？”曰：“去年上帝有命，委宣圣及阎罗王核查劫鬼[72]，上者备诸曹任用，馀者即俾转轮[73]。贱名已录，所未投到者，欲一见飞黄之快耳[74]。今请别矣！”王问：“所考何职？”曰：“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[75]，暂令聋懂署篆[76]，文运所以颠倒。万一悻得此秩，当使圣教昌明。”明日，忻忻而至，曰：“愿遂矣！宜圣命作‘性道论[77]，视之色喜，谓可司文。阎罗稽簿[78]，欲以‘口孽’见弃[79]，宣圣争之，乃得就。某伏谢已，又呼近案下[80]，嘱云：‘今以怜才，拔充清要；宜洗心供职，勿蹈前愆。’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也。君必修行未至，但积善勿懈可耳。”王曰：“果尔，余杭其德行何在？”曰：“不知。要冥司赏罚，皆无少爽。即前日瞽僧，亦一鬼也，是前朝名家。以生前抛弃字纸过多，罚作瞽。彼自欲医人疾苦，以赎前愆，故托游廛肆耳。”王命置酒。宋曰：“无须。终岁之扰，尽此一刻，再为我设水角足矣。”王悲怆不食，坐令自啖。顷刻，已过三盛[81]，捧腹曰：“此餐可饱三日，吾以志君德耳。向所食，都在舍后，已成菌矣。藏作药饵，可益儿慧。”王问后会，曰：“既有宫责，当引嫌也。”又问：“梓潼祠中，一相酹祝，可能达否？”曰：“此都无益。九天甚远，但洁身力行，自有地司牒报，则某必与知之。”言已，作别而没。

王视舍后，果生紫菌[82]，采而藏之。旁有新土坟起，则水角宛然在焉。王归，弥自刻厉[83]。一夜，梦宋舆盖而至，曰：“君向以小忿，误杀一婢，削去禄籍；今笃行已折除矣[84]。然命薄不足任仕进也。”是年，捷于乡；明年，春闱又捷。遂不复仕。生二子，其一绝钝，啖以菌，遂大慧。后以故诣金陵，遇徐杭生于旅次，极道契阔[85]，深自降抑[86]，然鬓毛斑矣。

1102 异史氏曰：“徐杭生公然自诩，意其为文，未必尽无可观；而骄诈之意态颜色，遂使人顷刻不可复忍。天人之厌弃已久，故鬼神皆玩弄之。脱能增修厥德，则帘内之‘刺鼻棘心’者[87]，遇之正易，何所遭之仅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平阳：明代府名，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。

[2]北闱，在北京顺天府举行的乡试称“北闱”。

[3]报国寺：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三谓报国寺在北京广宁门外。

[4]余杭：县名，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北部。

[5]比屋居：邻屋而居。比，并列。

[6]投刺：投递名帖，指前去拜访。

[7]生不之答：徐杭生没有回访他。

[8]狂悖（bèi 贝），狂妄傲慢。

[9]傀（gu 圭）然：高大的样子。

[10]谐妙：诙谐而精妙。

[11]登州：明代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蓬莱县。

[12]噱谈：谈笑。噱，大笑。

[13]逊坐：让坐。

[14]挹（hu -yì 挥义）：谦逊。也作“伪抑”。

[15]卒（c 猝）然：突然；冒失而无礼貌的样子。

[16]駑骀（tái 台）：駑和骀都是劣马，比喻才能平庸。

[17]腾骧：马昂首奔腾，喻奋力上进。骧，马首昂举。

[18]山左、右：指山东省和山西省。山左，山东省在太行山的左边，故称山左，这是针对宋生而言。山右，山西省在太行山之右，故称山右：这是针对王平子而言。无一字通者：没有通晓文墨的人。

[19]足下：旧时同辈间相称的敬词。

[20]和（he 贺）：附和。

[21]轩眉攘腕，扬眉捋袖，形容忿怒。轩，高扬。攘腕，捋袖伸腕。攘，捋。

1103

[22]校：通“较”。文艺：诣八股文。八股文亦称“时文”、“制艺”。

[23]经：指四书、五经等儒家经书。

[24]“阙党童子将命”：这是摘自《论语·宪问》的一句话，用作比试的题目。全文是：“阙党童子将命。或问之曰，‘益者与，’子曰：‘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’”阙党，即阙里，孔子居处。将命，奉命奔走。孔子说这个童子不是求上进而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人，宋生借题发挥，以之奚落余杭生。

[25]破：破题。八股文开头用两句说破题目要义，称“破题”。“于宾客往来之地，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”二句即是破题，既解释“阙党童子将命”的题义，同时也语义双关地嘲骂了余杭生。

[26]排难：调解纠纷。

[27]“殷有三仁焉”：这是摘自《论语·微子》的一句诺，全文是“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孔子曰：‘殷有三仁焉。’”意思是说殷纣王昏乱残暴，微子、箕子、比干是三位仁人。

[28]不同道：谓微子、箕子、比干这三个人对待纣王暴政的表现不同。

[29]其趋一也，其目的是一致的。

[30]款言，亲切谈心。移晷（gu 轨）：日影移动，指时间很长。晷，日影。

[31]质：质疑问难；请教的意思。

[32]刻：指较短的时间。古代用漏壶计时，一昼夜共一百刻。

[33]下乘（shèng 圣）：下等、下品。

[34]水角：水饺。

[35]更；再。

[36]窗艺，平时习作的时艺。

[37]圈赞：古时阅读文章，遇有佳句，往往在旁边加圈，表示称赞。

[38]一览丹黄：仅仅看一下圈赞。丹黄，旧时批校书籍，用朱笔书写，遇误字用雌黄涂抹，因以“丹黄”代称对文章的评点。

[39]訾（z 子）：诋毁，批评。

[40]（jí）：局促不安。

[41]坚请王作，一定要拜读王生所作的文章。

[42]“南人不复反矣”，三国时，蜀相诸葛亮南征孟获，七擒七纵，最后孟获心悦诚服，向诸葛亮表示，“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！”见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。宋生风趣地引用此活，比喻原以为“南人”余杭生已经降服。

[43] 伦楚：鄙陋的家伙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吴人鄙视楚人荒陋，故称楚地人为伦楚，后遂以“沧楚”作为讥讽粗鄙的一般用语。

[44] 许，赞许，称赞。

[45] 症候：病状。

[46] 法：师法，仿效。大家，名家之最者。

[47] 归、胡：指明代归有光和胡友信。归、胡为明嘉靖、隆庆间精于八股文之“大家”，见《明史·文苑传》。

[48] 未窥全豹：未看见全部。《晋书·王献之传》：“管中窥豹，时见一斑。”一斑，指豹身上的斑纹，而不是豹的整体。后因以全豹喻全部或整体。

[49] 格格：格格不入。格，阻遏。

[50] 隔（gé）：胸腔和腹腔间的隔膜。

[51] 领荐：领乡荐，指中举。

[52] 下第：落榜。

[53] 帘中人：清代举行乡试时，贡院办公分内帘外帘，外帘管事务，内帘管阅卷。帘中人指阅卷官员。

[54] 不谋：没有打算。

[55] 尤人，怨恨别人。尤，怨恨。

[56] 克己：严格要求自己。

[57] 弘，光大。

[58] （cù 促）落：失意。

[59] 数之不偶：命运不佳。不偶，遭遇不顺利，没有成就。

[60] 薪桂米珠：柴价贵如桂，米价贵如珠，比喻生活费用昂贵。

[61] 窖镪（qi ng 襁）：窖埋在地下的钱财。镪，钱贯，引申为成串的钱，后多指白银。

[62] 窦、范贫而能廉，窦，窦仪，渔阳人。宋初为工部尚书，为官清介重厚。贫困时，有金精戏弄他，但他不为所动，见《小说杂记》。范，范仲淹，宋朝吴县人。少孤，从母适长山（今山东章丘）朱氏，读书长白化醋泉寺，贫而食粥，“见窖金不发。及为西帅，乃与槽出金缙寺。”见乾隆《章丘县志》卷九。廉，廉洁自守。

[63] 镌（ju n 捐）款；凿刻的文字。镌，凿。款，款识，古代金属器皿上铸刻的题款。

[64] 大父：祖父。字讳：名字。旧时对尊长不直称其名，谓之避讳，因也以“讳”指所避讳的名字。

[65] 南部郎：明初建都南京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而在南京仍保留六部官制，南部郎，南京的部郎，指郎中、员外郎一类的部属官员。

[66] 敦习：勤勉学习。

[67] 佯（yáng 羊）狂，诈为病狂。狂，纵情任性。

[68] 甲申之年，指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。这一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。

[69] 飘蓬：随风飘荡的蓬草，喻游荡无定所。

[70] 极力为“他山”之攻：意谓尽力勉励朋友上进。他山，也作“它山”。《诗·小雅·鹤鸣》：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意思是说它山的石头可以用作琢磨玉器的面石。后来以之比喻在学习上互相砥砺，互相研讨。攻，磨

治。

[71]漠然：无动于衷。

[72]宣圣：指孔子，封建时代曾给孔子“至圣文宣王”之类的封号。所以称之为“宣圣”。劫鬼：遭遇劫难而死的鬼魂。

[73]转轮，佛教用语，即所谓“轮回转生”，谓众生在生死世界轮回循环。这里指投胎转世。转，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原阙。

[74]飞黄：传说中的神马，见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。此谓飞黄腾达。以神马飞驰，喻科举得志。

[75]梓潼府，梓潼帝君之府。梓潼帝君为道教所奉的主宰功名禄位之神。传说姓张，名亚子或恶子，晋人。宋、元道士称玉皇大帝命他掌文昌府和人间禄籍，是主宰天下文教之神。司文郎：官名，唐置，司文局之佐郎。此指主管文运之神。

[76]聋懂：《蠡海录》谓梓潼文昌帝君有二从者，一名天聋，一名地哑。这里的“聋懂”，兼有昏聩不明的寓意。署篆，代掌官印。

[77]“性道论”：这是虚拟的题目。性道，指儒家讲的人性与天道。

[78]稽簿，稽查簿籍。簿，指记录功过的册子。道教曾制定“功格”和“过律”，据以记录人们日常行为的善恶，作为权衡降与祸福的标准。11061106

[79]口孽，佛教用语，也称“口业”。此指言语的恶业，即言论过失。

[80]又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及”。

[81]三盛（Chéng 成）：犹言三碗或三盘。盛，杯盘之类的盛器。

[82]紫菌（jùn 郡）：即紫芝，菌类植物。古人以“芝”为瑞草，服食可益寿却病。

[83]弥自刻厉：更加刻苦自励。弥，更，甚。

[84]今笃行已折除矣：意谓如今你诚笃修行已经抵消先前的罪过。

[85]道契阔：久别重逢，互诉离情。契阔，久别的情怀。

[86]降抑：卑恭；谦虚。

[87]帘内之“刺鼻棘心”者：指只会作臭文章的考官。刺鼻棘心，这里是借瞽僧之言，讽刺考官之文，臭不可闻。言外之意，只有不通的考官才能录取不通的考生。

丑狐

穆生，长沙人[1]。家清贫，冬无絮衣。一夕枯坐[2]，人有女子入，衣服炫丽而颜色黑丑[3]，笑曰：“得毋寒乎？”生惊问之，曰：“我狐仙也。怜君枯寂，聊与共温冷榻耳。”生惧其狐，而厌其丑，大号。女以元宝置几上[4]，曰：“若相谐好，以此相赠。”生悦而从之。床无褥，女代以袍。将晓，起而嘱曰：“所赠，可急市软帛作卧具；余者絮衣作撰，足矣。倘得永好，勿忧贫也。”遂去。生告妻，妻亦喜，即市帛为之缝纫。女夜至，见卧具一新，喜曰：“君家娘子劬劳哉！”留金以酬之。从此至无虚夕。每去，必有所遗。

年余，屋庐修洁，内外皆衣丈锦绣，居然素封[5]。女赂貽渐少，生由此心厌之，聘术士至，画符于门。女啮折而弃之，入指生曰：“背德负心，至君已极！然此奈何我！若相厌薄[6]，我自去耳。但情义既绝，受于我者，须要偿也！”忿然而去。生惧，告术士。术士作坛，陈设未已，忽颠地下，血流满颊；视之，割去一耳。众大惧，奔散；术士亦掩耳窜去。室中掷石如盆，门窗釜甑，无复全者。生伏床下，搐缩汗耸[7]。俄见女抱一物入，猫首尾[8]，置床前，噉之曰[9]：“嘻嘻，可嚼奸人足。”物即履，齿利于刃。生大惧，将屈藏之，四肢不能动。物嚼指，爽脆有声。生痛极，哀祝。女曰：“所有金珠，尽出勿隐。”生应之。女曰：“呵呵！”物乃止。生不能起，但告以处。女自往搜括，珠钏衣服之外，止得二百余金。女少之，又曰：“嘻嘻！”物复嚼。生哀鸣求恕。女限十日，偿金六百。生诺之，女乃抱物去；久之，家人渐聚，从床下曳生出，足血淋漓，丧其二指。视室中，财物尽空，惟当年破被存焉。遂以覆生，今卧。又惧十日复来，乃货婢鬻衣，以足其数。至期，女果至；急付之，无言而去。自此遂绝。生足创，医药半年始愈，而家清贫如初矣。狐适近村子氏。于业农，家不中资[10]；三年间，援例纳粟[11]，夏屋连蔓[12]，所衣华服，半生家物。生见之，亦不敢问。偶适野，遇女于途，长跪道左。女无言，但以素巾裹五六金，遥掷之，反身径去。后于氏早卒，女犹时至其家，家中金帛辄亡去。于子睹其来，拜参之，遥祝：“父即去世，儿辈皆若子，纵不抚恤，何忍坐令贫也？”女去，遂不复至。异史氏曰：“邪物之来，杀之亦壮；而既受其德，即鬼物不可负也。既贵而杀赵孟[13]，则贤豪非之矣。夫人非其心之所好，即万锤何动焉[14]。观其见金色喜，其亦利之所在，丧身辱行而不惜者欤？伤哉贪人，卒取残败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沙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。

[2]枯坐：寂寞地坐着。

[3]炫丽：犹鲜丽。炫，光彩闪耀。

[4]元宝；古货币名。因形似马蹄，又称马蹄银。

[5]素封：无官爵封邑而富有资财的人。语出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
[6]厌薄：厌弃，鄙薄。

[7]搐（chù 畜）缩汗耸，身体抽缩，汗水直冒。搐缩，谓身体颤抖着缩作一团。搐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：原作“蓄”。

[8]猫首（w 蜗）尾：疑指猫狸，也称狸猫、豹猫。《正字通》谓圆头大尾者为猫狸。 ，小狗。

[9]噉(s u 叟)：使狗声，此谓唆使猫狸咬人。

[10]家不中资：家里没有中等人家的资财。

[11]援例纳粟：引用成例捐作监生。详《某乙》“纳粟”注。

[12]夏屋连蔓：高大的房屋接连不断。夏屋，大屋。

[13]既贵而杀赵孟：赵孟，指春秋晋国大夫赵盾。盾，字孟，襄公时执国政。襄公卒，盾拟赴秦国迎立公子雍。秦以兵送雍；未至，穆姬抱太子逼盾立之，盾即出兵拒秦而立太子，是为灵公。灵公既立，无道，因盾多次进谏而恨之，并派刺客去暗杀盾。见赵盾忠于公事，不忍行刺而自杀。事详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。

[14]万锺：本指大量的粮食，见《管子·国蓄》，此指优厚的俸禄，或大量的财富。锺，古量度单位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：“釜十则锺。”杜预注：“（锺）六斛四斗。”

吕无病

洛阳孙公子[1]，名麒，娶蒋太守女[2]，甚相得。二十夭殂[3]，悲不自胜。离家，居山中别业[4]。适阴雨，昼卧，室无人。忽见复室帘下，露妇人足，疑而问之。有女子褰帘入，年约十八九，衣服朴洁，而微黑多麻，类贫家女。意必村中僦屋者，呵曰：“所须宜白家人，何得轻入！”女微笑曰：“妾非村中人，祖籍山东，吕姓。父文学士[5]。妾小字无病[6]。从父客迁，早离顾复[7]。慕公子世家名士，愿为康成文婢[8]。”孙笑曰：“卿意良佳。但仆辈杂居，实所不便，容旋里后，当舆聘之。”女次且曰[9]：“自揣陋劣，何敢遂望敌体[10]？聊备案前驱使，当不至倒捧册卷。”孙曰：“纳婢亦须吉日。”乃指架上，使取通书第四卷。——盖试之也[11]。女翻检得之。先自涉览，而后进之，笑曰：“今日河魁不曾在房[12]。”孙意少动，留匿室中。女闲居无事，为之拂几整书，焚香拭鼎，满室光洁。孙悦之。至夕，遣仆他宿。女俯眉承睫，殷勤臻至[13]。命之寝，始持烛去，中夜睡醒，则床头似有卧人；以手探之，知为女，捉而撼焉。女惊起，立榻下。孙曰：“何不别寝，床头岂汝卧处也[14]？”女曰：“妾善惧。”孙怜之，穉施枕床内。忽闻气息之来，清如莲蕊，异之；呼与共枕，不觉心荡；渐于同衾，大悦之。念避匿非策，又恐同归招议[15]。孙有母姨，近隔十馀门，谋令遁诸其家，而后再致之。女称善，便言：“阿姨，妾熟识之，无容先达，请即去。”孙送之，逾垣而去。

孙母姨，寡媼也。凌晨起户，女掩入[16]。媼诘之，答云：“若甥遣问阿姨。公子欲归，路賒乏骑[17]，留奴暂寄此耳。”媼信之。遂止焉。孙归，矫谓姨家有婢，欲相赠，遣人舁之而还，坐卧皆以从。久益壁之[18]，纳为妾。世家论婚，皆勿许，殆有终焉之志。女知之，苦劝令娶；乃娶于许，而终壁爱无病。许甚贤，略不争夕；无病事许益恭：以此嫡庶偕好。许举一子阿坚，无病爱抱如己出。儿甫三岁，辄离乳媼，从无病宿，许唤不去。无何，许病卒。临诀，嘱孙曰：“无病最爱儿，即令子之可也；即正位焉亦可也[19]。”既葬，孙将践其言，告诸宗党，金谓不可；女亦固辞，遂止。

邑有王天官女[20]，新寡，来求婚。孙雅不欲娶，王再请之。媒道其美，宗族仰其势，共怂恿之。孙惑焉，又娶之，色果艳；而骄已甚，衣服器用，多厌嫌，辄加毁弃。孙以爱敬故，不忍有所拂。入门数月，擅宠专房，而无病至前，笑啼皆罪。时怒迁夫婿，数相闹斗。孙患苦之，以多独宿。妇又怒。孙不能堪，托故之都[21]，逃妇难也，妇以远游咎无病。无病鞠躬屏气[22]，承望颜色，而妇终不快。夜使直宿床下[23]，儿奔与俱。每唤起给使，儿辄啼。妇厌骂之。无病急呼乳媼来抱之，不去；强之，益号。妇怒起，毒挞无算，始从乳媼去。儿以是病悸，不食。妇禁无病不令见之。儿终日啼，妇叱媼，使弃诸地。儿气竭声嘶，呼而求饮；妇戒勿与。日既暮，无病窥妇不在，潜饮儿。儿见之，弃水捉衿，号不止。妇闻之，意气汹汹而出[24]。儿闻声辍涕，一跃遂绝。无病大哭。妇怒曰：“贱婢丑态！岂以儿死胁我耶！无论孙家襁褓物[25]；即杀王府世子[26]，王天官女亦能任之！”无病乃抽息忍涕，请为葬具。妇不许，立命弃之。妇去，窃抚儿，四体犹温，隐语媼曰：“可速将去，少待于野，我当继至。其死也，共弃之；活也，共抚之。”媼曰：“诺。”无病入室，携簪珥出，追及之。共视儿，已苏。二人喜，谋趋别业，往依姨。媼虑其纤步为累，无病乃先趋以俟之，疾若飘风，媼力奔始

能及。约二更许，儿病危，不复可前。遂斜行入村[27]，至田叟家，侍门待晓，扣扉借室，出簪珥易资，巫医并致，病卒不瘳。女掩泣曰：“媼好视儿，我往寻其父也。”媼方惊其谬妄，而女已杳矣。骇诧不已。是日，孙在都，方憩息床上，女悄然入。孙惊起曰：“才眠已入梦耶！”女握手哽咽，顿足不能出声。久之久之，方失声而言曰：“妾历千辛，与儿逃于杨——”句未终，纵声大哭，倒地而灭。孙骇绝，犹疑为梦；唤从人共视之，衣履宛然，大异不解。即刻趣装[28]，星驰而归[29]。

既闻儿死妾遁，抚膺大悲。语侵妇，妇反唇相稽[30]。孙忿，出白刃；婢姬遮救，不得近，遥掷之。刀脊中额，额破血流，披发嗥叫而出，将以奔告其家。孙捉还，杖撻无数，衣皆若缕，伤痛不可转侧。孙命异诸房中护之，将待其瘥而后出之[31]。妇兄弟闻之，怒，率多骑登门；孙亦集健仆械御之，两相叫骂，竟日始散。王未快意，讼之。孙捍卫入城[32]，自诣质审[33]，诉妇恶状。宰不能屈，送广文惩戒以悦王[34]。广文朱先生，世家子，刚正不阿。廉得情[35]，怒曰：“堂上公以我为天下之龌龊教官，勒索伤天害理之钱，以吮人痈痔者耶[36]！此等乞丐相，我所不能！”竟不受命。孙公然归。王无奈之，乃示意朋好，为之调停，欲生谢过其家。孙不肯，十反不能决。妇创渐平，欲出之，又恐王氏不受，因循而安之。妾亡子死，夙夜伤心，思得乳媪，一问其情。因忆无病言“逃于杨”，近村有杨家疃，疑其在是；往问之，并无知者。或言五十里外有杨谷，遣骑诣讯，果得之，儿渐平复；相见各喜，载与俱归。儿望见父，然大啼，孙亦泪下。妇闻儿尚存，盛气奔出，将致诮骂。儿方啼，开目见妇，惊投父怀，若求藏匿。抱而视之，气已绝矣。急呼之，移时始苏。孙恚曰：“不知如何酷虐，遂使吾儿至此！”乃立离婚书，送妇归。王果不受，又异还孙。孙不得已，父子别居一院，不与妇通。乳媪乃备述无病情状，孙始悟其为鬼。感其义，葬其衣履，题碑曰“鬼妻吕无病之墓”。无何，妇产一男，交手于项而死之。孙益忿，复出妇；王又异还之。孙乃具状，控诸上台[37]，皆以天官故，置不理。后天官卒，孙控不已，乃判令大归[38]。孙由此不复娶，纳婢焉。

妇既归，悍名噪甚，三四年无问名者。妇顿悔，而已不可复挽。有孙家旧媼，适至其家。妇优待之，对之流涕；揣其情，似念故夫。媼归告孙，孙笑置之。又年余，妇母又卒，孤无所依，诸娣姒颇厌嫉之[39]；妇益失所，日辄涕零。一贫士丧偶，兄议厚其奁妆而遣之，妇不肯。每阴托往来者致意孙，泣告以悔，孙不听。一日，妇率一婢，窃驴跨之，竟奔孙。孙方自内出，迎跪阶下，泣不可止。孙欲去之，妇牵衣复跪之。孙固辞曰：“如复相聚，常无间言则已耳[40]；一朝有他，汝兄弟如虎狼，再求离[41]，岂可复得！”妇曰：“妾窃奔而来，万无还理。留则留之，否则死之！且妾自二十一岁从君，二十三岁被出，诚有十分恶，宁无一分情？”乃脱一腕钏，并两足而束之，袖覆其上，曰：“此时香火之誓[42]，君宁不忆之耶？”孙乃荧眦欲泪[43]，使人挽扶入室；而犹疑王氏诈谖[44]，欲得其兄弟一言为证据。妇曰：“妾私出，何颜复求兄弟？如不相信，妾藏有死具在此，请断指以自明。”遂于腰间出利刃，就床边伸左手一指断之，血溢如涌。孙大骇，急为束裹。妇容色痛变，而更不呻吟，笑曰：“妾今日黄粱之梦已醒[45]，特借斗室为出家计，何用相猜？”孙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[46]，而已朝夕往来于两间。又日求良药医指创[47]，月余寻愈。妇由此不茹荤酒，闭户诵佛而已。居久，见家政废弛，谓孙曰：“妾此来，本欲置他事于不问；今见如此用度，恐子

孙有饿莩者矣[48]。无已，再腆颜一经纪之[49]。”乃集婢媼，按日责其绩织。家人以其自投也，慢之，窃相诮讪，妇若不闻。既而课工[50]，情者鞭撻不贷，众始惧之。又垂帘课主计仆[51]，综理微密。孙乃大喜，使儿及妾皆朝见之。阿坚已九岁，妇加意温恤，朝入塾，常留甘饵以待其归；儿亦渐亲爱之。一日，儿以石投雀，妇适过，中颅而仆，逾刻不语。孙大怒，撻儿。妇苏，力止之，且喜曰：“妾昔虐儿，中心每不自释，令幸销一罪案矣。”孙益嬖爱之，妇每拒枢，使就妾宿。居数年，屡产屡殇，曰：“此昔日杀儿之报也。”阿坚既娶，遂以外事委儿，内事委媳。一日曰：“妾某日当死。”孙不信。妇自理葬具，至日，更衣入棺而卒。颜色如生，异香满室；既殓，香始渐灭。

异史氏曰：“心之所好，原不在妍也[52]。毛嫱、西施，焉知非自爱之者美之乎[53]？然不遭悍妒，其贤不彰，几令人与嗜痴者并笑矣[54]。至锦屏之人[55]，其夙根原厚[56]，故豁然一悟，立证菩提[57]；若地狱道中[58]，皆富贵而不经艰难者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洛阳：指今河南洛阳市。

[2]太守：明清为知府的别称。

[3]夭殂：少壮而死。

[4]别业：即别墅。

[5]文学士：博学之上。文学，孔门四科之一，指文章博学。见《论语·先进》。此泛指读书人。

[6]妾：原无此字，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7]早离顾复：谓父母早亡。顾复，喻父母养育之恩。语本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。

[8]康成文婢：指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家的奴婢。康成，郑玄字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：“郑玄家奴婢皆读书，尝使一婢不称旨，将撻之。方自陈说，玄怒，使人曳著泥中。须臾，复有一婢来，问曰：‘胡为乎泥中？’答曰：‘薄言往，逢彼之怒。’”问句出自《诗·邶风·式微》，答句出自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，此处以“康成”喻称孙生。

[9]次且（z j 资居）：同：“趑趄”。欲前不前，犹豫不决的样子。此谓言辞闪烁，欲言又止。11151115

[10]敌体：指处于对等地位的妻子。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：“纪伯姬卒。”杜预注：“内女唯诸侯夫人卒葬皆书，恩成于敌体。”

[11]通书：此指历书。

[12]河魁不曾在房：《荆湖近事》：“李戴仁性迂缓。妻阎氏年甚少，与之异室。私约曰：‘有兴则见。’忽一夕，闻扣户声，小竖报：‘县君欲见太监。’戴仁遽取百忌历，灯下观之，大惊曰：‘今夜河魁在房：不宜行事！传语县君谢别。’阎氏惭怒而去。”河魁，丛星名，月中凶神。星命术士谓阳建之月，前三辰为天罡，后三辰为河魁；阴建之月反之。当此之日，诸事宜避。

[13]臻至：犹言备至。臻，至。

[14]卧处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卧”字。

[15]招议：招致物议。

- [16]掩入：乘其不备而进入。
- [17]賒：远。
- [18]嬖（bì必）之：宠爱她。
- [19]正位：正其妻子之位。古代富贵人家娶妻纳妾，妻为正室，妾为侧室（偏房）。按封建礼教，妻、妾名分有定，不能逾越。妻死，以妾作妻，称“扶正”。
- [20]天官：明清吏部尚书的别称。详《狐嫁女》注。
- [21]托故之都：假托事由赴京。都，京城。
- [22]鞠躬屏（bǐng丙）气：恭敬而小心。屏气，犹屏息，抑制呼吸，不敢出声，极言恭谨畏惧之状。
- [23]直：当值。
- [24]意气：犹怒气，发怒时所表现出的情绪。
- [25]无论：不要说。襁褓物，婴幼儿。
- [26]世子：封建时代称诸王嫡子为世子。
- [27]斜行入村：犹言由叉道走进村子。
- [28]趣（cù促）装：疾速治办行装。趣，通“促”，急，从速。
- [29]星驰而归：连夜奔驰回家。
- [30]反唇相稽，与之言语往还相顶撞。反唇，翻唇，谓顶嘴。稽，计较。语出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
- [31]出：休弃。
- [32]捍卫：此指让家仆执器械护卫着。
- [33]自诣质审：亲自到官府请求审判是非。质，诉讼双方对质。
- [34]广文：明清泛指儒学教官。
- [35]廉得情：查考得知实情。廉，查访，考察。
- [36]吮入痈痔：谓为奉迎上官而做卑鄙下流之事。详《劳山道士》“舐痈吮痔”注。
- [37]上台：犹言上官。
- [38]大归：此指已嫁妇女被休弃而归母家。
- [39]娣姒（disì弟似）：兄妻为姒，弟妻为娣。
- [40]间言：犹言闲话，非议之言。语本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- [41]离（tì惕）：亦作“离逖”，远离。此谓离婚，两不相关。
- [42]香火之誓：指结婚时相约永好的誓言。详《马介甫》“香火情”注。
- [43]荧眦欲泪：言眼中闪着泪花。眦，眼眶。
- [44]诈谖（xiān宣）：欺诈。
- [45]黄粱之梦已醒：谓已觉悟人生道理，不再有违理非分的想法。黄粱之梦，喻指对富贵荣华的追求如同梦幻。详《续黄粱》注。
- [46]及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乃”。
- [47]良药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药”字。
- [48]饿莩（pí o漂）：饿死。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。
- [49]腆颜：犹言厚颜。勉强从事的谦词。经纪：管理，经营。
- [50]既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及”。
- [51]垂帘课主计仆：亲自考察主管财务的仆人。垂帘，谓女主人在帘内主持家政。课，考核。主计，主管财务，计算出入。

[52]妍：美丑。

[53]“毛嫱”二句：谓即使今古艳称的美人毛嫱、西施，怎知不是来自爱她们的人的称美呢。毛嫱、西施，皆古代美女名。毛嫱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毛嫱、丽姬，人之所美者。”《释文》“司马彪云：毛嫱，古美人，一云越王美姬。”西施，春秋时越国美女。

[54]“然不”三句：谓吕无病如不因王氏悍妒而显扬其贤德，则热爱她的孙生将被认为有喜好丑女的怪癖而受人嘲笑了。嗜痂者，谓有怪癖的人。《宋书·刘穆之传》：刘邕“嗜食疮痂，以为味似鰕鱼”。疮痂，疮上结的壳甲。

[55]锦屏之人：泛指深闺女子。汤显祖《牡丹亭·惊梦》：“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。”此指王氏。

[56]夙根：佛教谓前生所种善根。根，根业，根性、业力。众生因根业不同，所得果报亦不同。

[57]立证菩提：即刻证得佛果。菩提，梵语音译。意译正觉，即明辨善恶、觉悟真理之意。

[58]地狱道：佛教所谓生死轮回，“六道”之一。详《聊斋自志》注。

钱卜巫

夏商，河间人[1]。其父东陵，豪富侈汰[2]，每食包子，辄弃其角，狼藉满地。人以其肥重，呼之“丢角太尉”。暮年，家暴贫[3]，日不给餐；两肱瘦，垂革如囊[4]，人又呼“募庄僧”——谓其挂袋也[5]。临终，谓商曰：“余生平暴殄天物[6]，上干天怒[7]，遂至饥冻以死。汝当惜福力行，以盖父愆[8]。商恪遵治命[9]，诚朴无二，躬耕自给。乡人咸爱敬之。富人某翁哀其贫，假以资，使学负贩，辄亏其母[10]。愧无以偿，请为佣。翁不肯。商瞿然不自安[11]，尽货其田宅，往酬翁。翁诘得情，益怜之，强为赎还旧业；又益贷以重金，俾作贾。商辞曰：“十数金尚不能偿，奈何结来世驴马债也[12]？”翁乃招他贾与偕。数月而返，仅能不亏；翁不收其息，使复之。年余，货资盈犂[13]，归至江，遭颶[14]，舟几覆，物半丧失。归计所有，略可偿主，遂语贾曰：“天之所贫，谁能救之？此皆我累君也！”乃稽簿付贾，奉身而退[15]。翁再强之，必不可，躬耕如故。每自叹曰：“人生世上，皆有数年之享[16]，何遂落拓如此？”

会有外来巫，以钱卜，悉知人运数[17]。敬诣之。巫，老嫗也。寓室精洁，中设神座，香气常熏。商人朝拜讫，巫便索资。商授百钱，巫尽内木筒中，执跪座下，摇响如祈祷状。已而起，倾钱入手，而后于案上次第摆之。其法以字为否，幕为亨[18]；数至五十八皆字，以后则尽幕矣。遂问：“庚甲几何[19]？”答：“二十八岁。”巫摇首曰：“早矣！早矣！官人现行者先人运，非本身运。五十八岁，方交本身运，始无盘错也[20]。”问：“何谓先人运？”曰：“先人有善，其福未尽，则后人享之；先人有不善，其祸未尽，则后人亦受之。”商屈指曰：“再三十年[21]，齿已老耄，行就木矣。”巫曰：“五十八以前，便有五年回闰[22]，略可营谋；然仅免饥寒耳。五十八之年，当有巨金自来，不须力求。官人生无过行，再世享之不尽也。”

别巫而返，疑信半焉。然安贫自守，不敢妄求。后至五十三岁，留意验之。时方东作[23]，病不能耕[24]。既痊，天大旱，早禾尽枯。近秋方雨，家无别种，田数亩悉以种谷。既而又旱，莽菽半死[25]，惟谷无恙；后得雨勃发，其丰倍焉。来春大饥，得以无馁。商以此信巫，从翁贷资，小权子母[26]，辄小获；或劝作大贾，商不肯。迨五十七岁，偶葺墙垣，掘地得铁釜；揭之，白气如絮，惧不敢发。移时，气尽，白镪满瓮。夫妻共运之，秤计一千三百二十五两。窃议巫术小舛[27]。邻人妻入商家，窥见之，归告夫。夫忌焉，潜告邑宰。宰最贪，拘商索金。妻欲隐其半，商曰：“非所宜得，留之贾祸[28]。”尽献之。宰得金，恐其漏匿，又追贖器，以金实之，满焉，乃释商。居无何，宰迁南昌同知[29]。逾岁，商以懋迁至南昌[30]，则宰已死。妻子将归，货其粗重；有桐油若干簍，商以直贱，买之以归。既抵家，器有渗漏，泻注他器，则内有白金二铤；遍探皆然。兑之，适得前掘镪之数。商由此暴富，益贍贫穷，慷慨不吝。妻劝积貽子孙，商曰：“此即所以遗子孙也。”邻人亦贫至为丐，欲有所求，而心自愧。商闻而告之曰：“昔日事，乃我时数未至，故鬼神假子手以败之，于汝何尤？”遂周给之。邻人感泣。后商寿八十，子孙承继，数世不衰。

异史氏曰：“汰侈已甚，王侯不免，况庶人乎！生暴天物，死无含饭，可哀矣哉！幸而鸟死鸣哀[31]，子能干蛊[32]，穷败七十年，卒以中兴；不然，父孽累子，子复累孙，不至乞丐相传不止矣。何物老巫，遂发天之秘？”

呜呼！怪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河间：府名。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。

[2]侈汰：奢侈放纵。

[3]綦：甚。

[4]革：皮肤。

[5]募庄僧：指沿村庄募化的僧人。募，募化，僧尼等求人施舍财物。

[6]暴殄（tǐn 舔）天物：糟蹋残害天生万物。语出《书·武成》。此指任意浪费。

[7]干：冒犯。

[8]愆：过失。

[9]治命：指父亲临终前清醒时所留的遗言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“初，魏武子有嬖妾，无子。武子疾，命黶曰：‘必嫁是。’疾病则曰：‘必以为殉。’及卒，黶嫁之，曰：‘疾病则乱，吾从其治也。’及辅氏之役，黶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，杜回蹶而颠，故获之。夜梦之曰：‘余，所嫁妇人之父也。尔用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报。’”黶，魏武子之子。

[10]亏其母：谓亏本。亏，亏损。母，本钱。

[11]瞿然：吃惊的样子。语出《庄子·徐无鬼》。

[12]结来世驴马债：迷信谓此生欠债不还，来世变作驴马偿还。

[13]货资盈辇：购置的财货，装满一车。盈辇，满车。

[14]飏（j 巨）：大风。

[15]奉身而退：谓恭敬地退出。

[16]享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亨”。

[17]运数：即命运。

[18]“其法”二句：谓其以钱占卜，方法是以钱的反正面来说明运气的好坏。古时钱币，正面铸字，背面铸有图形。否，《易》卦名，卦象坤上乾下，表示天地不交，上下隔阂，闭塞不通，因以指命运坏、事情不顺利。幕，钱币的背面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以金银为钱，文为骑马，幕为人面。”亨，顺利通达。《易·坤》：“品物咸亨。”

[19]座甲：年岁的代称。

[20]盘错：盘曲交错。

[21]三十年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二十年”。

[22]五年回闰：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无“五年”二字。

[23]时方东作：谓当开始春耕之时。《书·尧典》：“平秩东作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岁起于东而始就耕，谓之东作。”

[24]病（sh n ）：患疟疾。 ，疟疾。

[25]莽菽：荞麦、豆类。

[26]权子母：此指做生意。

[27]小舛：小的差错。

[28]贾祸：招致祸患。贾，招致。

[29]南昌同知：南昌府同知。南昌，府名，治所即今江西南昌市。清代府、州同知，为知府、知州的佐官。

[30]懋迁：犹贸易。懋，通“贸”。语出《书·益稷》。

[31]鸟死鸣哀：即所谓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。见《论语·泰伯》。此指夏商之父临终“惜福力行”的遗言。

[32]干蛊：谓父母有过恶而子贤德以掩盖之。《易·蛊》：“初六，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。”

姚安

姚安，临洮人[1]，美丰标[2]。同里宫姓，有女字绿娥，艳而知书，择偶不嫁。母语人曰：“门族丰采[3]，必如姚某始字之[4]。”姚闻，绾妻窥井，挤堕之，遂娶绿娥。雅甚亲爱。然以其美也，故疑之，闭户相守，步辄缀焉；女欲归宁，则以两肘支袍，覆翼以出，入輿封志[5]，而后驰随其后，越宿，促与俱归。女心不能善，忿曰：“若有桑中约[6]，岂琐琐所能止也[7]！”姚以故他往，则女室中。女益厌之，俟其去，故以他钥置门外以疑之。姚见大怒，问所自来。女愤言：“不知！”姚愈疑，伺察弥严。

一日，自外至，潜听久之，乃开锁启扉，惟恐其响，悄然掩入。见一男子貂冠卧床上，忿怒，取刀奔入，力斩之。近视，则女昼眠畏寒，以貂覆面也。大骇，顿足自悔。宫翁忿质官。官收姚，褫衿苦械[8]。姚破产，以巨金赂上下，得不死。由此精神迷惘，若有所失。适独坐，见女与髯丈夫[9]，狎褻榻上，恶之，操刀而往，则没矣；反坐，又见之。怒甚，以刀击榻，席褥断裂。愤然执刀，近榻以伺之，见女面立[10]，视之而笑。遽斫之，立断其首；既坐，女不移处，而笑如故。夜间灭烛，则闻淫溺之声，褻不可言。日日如是，不复可忍，于是鬻其田宅，将卜居他所。至夜，偷儿穴壁入，劫金而去。自此贫无立锥，忿恚而死。里人藁葬之[11]。

异史氏曰：“爱新而杀其旧，忍乎哉！人止知新鬼为厉[12]，而不知故鬼之夺其魄也。呜呼！截指而适其屨[13]，不亡何待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洮：县名，今属甘肃省。

[2]丰标：风度仪态。

[3]门族丰采：门第族望和风度神采。

[4]字：旧称女子许嫁为字。

[5]入輿封志：待其坐入轿中，即在轿门加上封条。輿，此指轿。

[6]桑中约：男女私会。详《犬奸》注。

[7]琐琐：琐碎卑微的举动。

[8]褫衿苦械：扒掉学子衿服，施以酷刑。衿，青衿，学子服。械，枷锁、镣铐之类刑具。苦械，指用刑。

[9]髯丈夫：长有络腮胡子的男子。髯，颊毛。

[10]面立：对面而立。

[11]藁葬：以苇席包裹而葬。藁，应作“ ”。

[12]厉：恶鬼。

[13]截指而适其屨（jù 据）：即“截趾适履”，指，脚指，即“趾”。足大履小，截趾而适其屨，喻本末倒置，勉强求合。见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。

采薇翁

明鼎革[1]，干戈烽起[2]。於陵刘芝生先生[3]，聚众数万，将南渡。忽一肥男子诣栅门[4]，敝衣露腹，请见兵主。先生延入与语，大悦之。问其姓名，自号采薇翁。刘留参帷幄[5]，赠以刃。翁言：“我自有利兵，无须矛戟。”问：“兵何在？”翁乃捋衣露腹，脐大可容鸡子；忍气鼓之，忽脐中塞肤嗤然，突出剑附[6]；握而抽之，白刃如霜。刘大惊，问：“止此乎？”笑指腹曰：“此武库也，何所不有。”命取弓矢，又如前状，出雕弓一具；略一闭息，则一矢飞堕，其出不穷。已而剑插脐中，即都不见。刘神之，与同寝处，敬礼甚备。

时营中号令虽严，而乌合之群，时出剽掠[7]。翁曰：“兵贵纪律；今统数万之众，而不能镇慑人心，此败亡之道也[8]。”刘喜之，于是纠察卒伍，有掠取妇女财物者，梟以示众。军中稍肃，而终不能绝。翁不时乘马出，遨游部伍间，而军中悍将骄卒，辄首自堕地，不知何因。因共疑翁。前进严饬之策，兵士已畏恶之；至此益相憾怨。诸部领潜于刘曰：“采薇翁，妖术也。自古名将，止闻以智，不闻以术。浮云、白雀之徒[9]，终致灭亡。今无辜将士，往往自失其首，人情汹惧；将军与处，亦危道也，不如图之。”刘从其言，谋俟其寝而诛之。使覘翁，翁坦腹方卧，鼻息如雷。众大喜，以兵绕舍，两人持刀入，断其头；及举刀，头已复合，息如故，大惊。又砍其腹；腹裂无血，其中戈矛森聚[10]，尽露其颖[11]。众益骇，不敢近；遥拨以 [12]，而铁弩大发，射中数人。众惊散，白刘。刘急诣之，已杳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鼎革：改朝换代。语本《易·杂卦》，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

[2]干戈蜂起，谓到处发生战乱。蜂起，如群蜂同时飞起，喻众多。语出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
[3]於（w 乌）陵：古地名。”战国时齐於陵邑。汉置为县，隋后改长山县，在今山东邹平县境。

[4]栅门：指军营之门。栅，栅栏。军队驻地结木为栅，以作营墙。

[5]参帷幄：谓参谋军事。帷幄，军帐，幕府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”帷帐，同“帷幄”。

[6]剑附（f 浮）：剑把。附，器物的足部，通“ ”。

[7]剽掠：虏掠，抢劫。

[8]也：原无此字，据青柯亭刻本补。

[9]浮云、白雀之徒：指剑侠及神仙。据《太平广记》一九四《聂隐娘传》引《传奇》，剑侠妙手空空儿能隐身浮云，浑然无迹。《西阳杂俎·诺皋记》上载渔阳人张坚曾罗得一白雀，后借其力而得登天。

[10]森聚：直竖丛聚。

[11]颖：尖。

[12]（shuò 朔）：同“槊”。《释名·释器》：“矛长丈八尺曰，马上所持，言其便杀也。”

崔猛

崔猛，字勿猛，建昌世家子[1]。性刚毅，幼在塾中，诸童稍有所犯，辄奋拳殴击，师屡戒不悛；名、字，皆先生所赐也。至十六七，强武绝伦，又能持长竿跃登夏屋[2]。喜雪不平，以是乡人共服之，求诉稟白者盈阶满室[3]。崔抑强扶弱，不避怨嫌；稍逆之，石杖交加，支体为残。每盛怒，无敢动者。惟事母孝，母至则解。母谴责备至，崔唯唯听命，出门辄忘。比邻有悍妇，日虐其姑。姑饿濒死，子窃啖之[4]；妇知，诟厉万端[5]，声闻四院。崔怒，逾垣而过，鼻耳唇舌尽割之，立毙。母闻大骇，呼邻子极意温恤[6]，配以少婢，事乃寝。母愤泣不食，崔惧，跪请受杖，且告以悔。母泣不顾。崔妻周，亦与并跪。母乃杖子，而又针刺其臂，作十字纹，朱涂之[7]，俾勿灭。崔并受之。母乃食。

母喜饭僧道[8]，往往饕饱之。适一道士在门，崔过之，道士目之曰：“郎君多凶横之气，恐难保其令终[9]。积善之家，不宜有此。”崔新受母戒，闻之，起敬曰：“某亦自知；但一见不平，苦不自禁。力改之，或可免否？”道士笑曰：“姑勿问可免不可免，请先自问能改不能改。但当痛自抑[10]；如有万分之一[11]，我告君以解死之术。”崔生平不信厌禳[12]，笑而不言。道士曰：“我固知君不信。但我所言，不类巫覡[13]，行之亦盛德[14]；即或不效，亦无妨碍。”崔请教，乃曰：“适门外一后生，宜厚结之，即犯死罪，彼亦能活之也。”呼崔出，指示其人。盖赵氏儿，名僧哥。赵，南昌入[15]，以岁饥，侨寓建昌。崔由是深相结，请赵馆于其家，供给优厚。僧哥年十二，登堂拜母，约为弟昆。逾岁东作[16]，赵携家去。音问遂绝。

崔母自邻妇死，戒子益切，有赴诉者，辄摈斥之[17]。一日，崔母弟卒，从母往吊。途遇数人，縶一男子，呵骂促步[18]，加以捶扑。观者塞途，不得进，崔问之，识崔者竞相拥告。先是，有巨绅子某甲者，豪横一乡，窥李申妻有色，欲夺之，道无由[19]。因命家人诱与博赌，贷以资而重其息，要使署妻于券[20]，资尽复给。终夜，负债数千；积半年，计子母三十余千。申不能偿，强以多人篡取其妻。申哭诸其门。某怒，拉系树上，榜笞刺[21]，逼立“无悔状[22]”。崔闻之，气涌如山，鞭马前向，意将用武。母攀帘而呼曰：“[23]！又欲尔耶！”崔乃止。既吊而归，不语亦不食，兀坐直视[24]，若有所嗔[25]。妻诘之，不答。至夜，和衣卧榻上，辗转达旦。次夜复然，忽启户出，辄又还卧。如此三四，妻不敢诘，惟惕息以听之。既而迟久乃反，掩扉熟寝矣。是夜，有人杀某甲于床上，剖腹流肠；申妻亦裸尸床下。官疑申，捕治之。横被残桎，踝骨皆见，本无词[26]。积年余，不堪刑，诬服[27]，论辟[28]。会崔母死。既殯，告妻曰：“杀甲者，实我也。徒以有老母故，不敢泄。今大事已了，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？我将赴有司死耳！”妻惊挽之，绝裾而去[29]，自首于庭[30]。官愕然，械送狱，释申。申不可，坚以自承。官不能决，两收之[31]。戚属皆诮让申。申曰：“公子所为，是我欲为而不能者也。彼代我为之，而忍坐视其死乎？今日即谓公子未出也可。”执不异词，固与崔争。久之，衙门皆知其故，强出之，以崔抵罪，濒就决矣。会恤刑官赵部郎[32]，案临阅囚[33]，至崔名，屏人而唤之。崔入，仰视堂上，僧哥也。悲喜实诉。赵徘徊良久，仍令下狱，嘱狱卒善视之。寻以自首减等[34]，充云南军。申为服役而去，未期年，援赦而归[35]：皆赵力也。

既归，申终从不去，代为纪理生业。予之资，不受。缘 技击之术，颇以关怀。崔厚遇之，买妇授田焉。崔由此力改前行，每抚臂上刺痕，泫然流涕。以故乡邻有事，申辄矫命排解，不相稟白。有王监生者，家豪富，四方无赖不仁之辈[36]，出入其门。邑中殷实者，多被动掠；或迁之，辄遣盗杀诸途。子亦淫暴。王有寡婢，父子俱 之[37]。妻仇氏，屡沮王，王缢杀之。仇兄弟质诸官，王赅嘱，以告者坐诬[38]。兄弟冤愤莫伸，诣崔求诉。申绝之使去。过数日，客至，适无仆，使申沦茗。申默然出，告人曰：“我与崔猛朋友耳，从徙万里[39]，不可谓不至矣；曾无廩给[40]，而役同厮养[41]，所不甘也！”遂忿而去，或以告崔。崔讶其改节，而亦未之奇也。申忽讼于官，谓崔三年不给佣值。崔大异之，亲与对状，申忿相争。官不直之，责逐而去。又数日，申忽夜入王家，将其父子婢妇并杀之，粘纸于壁，自书姓名；及追捕之，则亡命无迹。王家疑崔主使，官不信。崔始悟前此之讼，盖恐杀人之累已也。关行附近州邑[42]，追捕甚急。会闯贼犯顺[43]，其事遂寝。

及明鼎革[44]，申携家归，仍与崔善如初。时土寇啸聚。王有从子得仁，集叔所招无赖，据山为盗，焚掠村 。一夜，倾巢而至，以报仇为名。崔适他出：申破扉始觉，越墙伏暗中。贼搜崔。李不得，掳崔妻[45]，括财物而去[46]。申归，止有一仆，忿极，乃断绳数十段，以短者付仆，长者自怀之。嘱仆越贼巢，登半山，以火 绳，散挂荆棘，即反勿顾。仆应而去。申窥贼皆腰束红带，帽系红绢，遂效其装。有老牝马初生驹，贼弃诸门外。申乃缚驹跨马[47]，衔枚而出[48]，直至贼穴。贼据一大村，申縶马村外，逾垣入。见贼众纷纭，操戈未释。申窃问诸贼，知崔妻在王某所。俄闻传令，俾各休息，轰然 应。忽一人报东山有火，众贼共望之；初犹一二点，既而多类星宿[49]。申盆息急呼东山有警。王大惊，束装率众而出。申乘间漏出其右，返身入内。见两贼守帐，给之曰：“王将军遗佩刀。”两贼竞觅。申自后斫之，一贼踣；其一回顾，申又斩之。竟负崔妻越垣而出。解马授辔，曰：“娘子不知途，纵马可也。”马恋驹奔驰，申从之。出一隘口[50]，申灼火于绳，遍悬之，乃归。

次日，崔还，以为大辱，形神跳躁[51]，欲单骑往平贼。申谏止之。集村人共谋，众 怯莫敢应[52]。解谕再四，得敢往二十余人，又苦无兵[53]。适于得仁族姓家获奸细二，崔欲杀之，申不可；命二十人各持白梃，具列于前，乃割其耳而纵之。众怨曰：“此等兵旅，方惧贼知，而反示之。脱其倾队而来， 村不保矣[54]！”申曰：“吾正欲其来也。”执匿盗者诛之。遣人四出，各假弓矢火铳，又诣邑借巨炮二。日暮，率壮士至隘口，置炮当其 [55]；使二人匿火而伏，嘱见贼乃发。又至谷东口，伐树置崖上。已而与崔各率十余人，分岸伏之[56]。一更向尽，遥闻马嘶，贼果大至， 属不绝。俟尽入谷，乃推堕树木，断其归路。俄而炮发，喧腾号叫之声，震动山谷。贼骤退，自相践踏；至东口，不得出，集无隙地。两岸铳矢夹攻，势如风雨，断头折足者，枕藉沟中。遗二十余人，长跪乞命。乃遣人縶送以归。乘胜直抵其巢。守巢者闻风奔窜，搜其輜重而还[57]。崔大喜，问其设火之谋。曰：“设火于东，恐其西追也；短，欲其速尽，恐侦知其无人也；既而设于谷口，口甚隘，一夫可以断之，彼即追来，见火必惧：皆一时犯险之下策也。”取贼鞫之，果追入谷，见火惊退。二十余贼，尽剗刖而放之[58]。由此威声大震，远近避乱者从之如市，得土团三百余人[59]。各处强寇无敢犯，一方赖以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快牛必能破车[60]，崔之谓哉！志意慷慨，盖鲜俦矣[61]。然欲天下无不平之事，宁非意过其通者与[62]？李申，一介细民[63]，遂能济美。缘 飞入，剪禽兽于深闺；断路夹攻，荡么魔于隘谷。使得假五丈之旗[64]，为国效命，乌在不南面而王哉[65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建昌：明清府名，治所在今江西省南城县。

[2]夏屋：大屋。夏，大。

[3]求诉禀白者：前来诉冤陈事的人。

[4]窃啖之：暗地里送饭给母亲吃。

[5]诟厉万端：怒斥辱骂，没完没了。厉，虐害。

[6]温恤：好言劝慰。

[7]朱：红色染料。

[8]饭：施饭。

[9]令终：善终，平安地终其天年。令，善，美。

[10]痛自抑：严格地克制自己。

[11]万分之一：万一，指万一惹下杀身之祸。

[12]厌禳（yàn—ráng 掩攘）：用迷信的方法，祈祷鬼神，消除灾难。禳，除殃。

[13]巫覡（xí 席）：装神弄鬼、代人祈祷消灾的人。巫，女巫。覡，男巫。

[14]盛德：积德。

[15]南昌：旧府名，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。

[16]东作：春耕生产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寅宾日出，平秩东作。”《传》：“岁起于东，而始就耕，谓之东作。”

[17]摈斥：斥退，拒绝。

[18]促步：催其行走。

[19]道无由：找不到因由。道，理。

[20]署妻于券：意谓签署契约，注明以妻为抵押。[21]榜笞刺（duó 多）：谓严刑拷打。《史记·张耳陈馥传》：“吏治榜笞数千，刺，身无可击者，终不复言。”，刺。

[22]“无悔状”：保证不再反悔的字据。

[23]（jiè 介）：大声咄斥。

[24]兀坐：独自端坐。

[25]嗔（chēn 琛）：嗔怒；生气。

[26]卒无词：始终没有招承。词，供词。

[27]诬服：被迫衔冤认罪。

[28]论辟：判处死刑。辟，大辟，斩首。

[29]绝裾（jū）：断绝襟袖，以示大意坚决。《世说新语·尤悔》：晋温峤受刘琨命，至江南奉表劝进，其“母崔氏固驻之，峤绝裾而去。”裾，衣服的襟袖。

[30]庭：公庭，官府。

[31]两收之：两人均入狱。收，拘押。

[32]恤刑官：分赴各道，审理囚犯。见《明史·刑法志》。恤刑，慎用

刑罚。

[33]阅囚：也称“录囚”，审察并复勘已定罪的囚犯。

[34]减等：减刑，等，量刑的等级。

[35]援赦：根据赦令。

[36]不仁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不忍”。

[37]（zh ng 征）：同母辈通奸，叫“ ”。

[38]坐诬：治以诬陷之罪。

[39]徙：徙边，流放。指上文所谓“充云南军”。

[40]廩给：给以粮米，犹言给予工钱。

[41]役同厮养：役使如同奴仆。厮养，旧时对仆役的贱称。

[42]关行附近州邑：发出公函到附近州县。关，关文，古时官府间平行公文。

[43]闯贼犯顺：指闯王李自成起义反明。犯顺，以逆反顺，造反作乱。称义军为“贼”、为“逆”这是作者的阶级偏见。

[44]及明鼎革：指清朝取代明朝。鼎革，鼎和革都是《易》卦名，是更新、去故的意思，因用以代指改朝换代。

[45]擄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据”。

[46]括：囊括。

[47]缚驹跨马：指缚驹于家，跨牝马而去。

[48]衔枚：不声不响的意思。枚，形如箸，两端有带，可系于颈。古时进军偷袭时，常令士兵衔在口中，以防喧哗。

[49]多类星宿：多得像天上的星星。

[50]隘口：险要的关口。

[51]形神跳躁：暴跳如雷，情绪烦躁。形，指形体。神，指精神。

[52]（ku ng 匡）：懦弱，胆怯。

[53]兵：兵器。

[54]：据二十四卷本，原作“阖”。

[55]：要之处。

[56]岸：指山谷两侧。

[57]輜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锱”。

[58]剺刖（yì—yué 义月）；割鼻、断足，均为古代酷刑。

[59]土团：犹言“乡团”“乡勇”。

[60]快牛必能破车：意谓刚勇盛气之人，必然惹祸招灾。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》：石虎年轻时喜游荡，好驰猎，多次以弹伤人。其从父石勒欲杀之。勒母曰：“快牛为犊子时，多能破车，汝当小忍之。”快牛，快而有力的牛，喻盛气的人。

[61]俪：并列，比并。

[62]意过其通：意谓主观所想超过常理。通，通常的道理。

[63]一介细民：一个普通小民。介，通“个”。

[64]假五丈之旗；古时武臣出镇则建军前大旗：此谓朝廷授以军权。五丈旗，大旗，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；此指主帅之大。

[65]乌在不南面而王（wàng 旺）哉：意谓无论南征北讨，都能建功受爵。南面，古时以坐北面南为尊，后来泛指帝王或重臣的统治为“南面”。王，君临，统治。

诗讞

青州居民范小山，贩笔为业，行贾未归[1]。四月间，妻贺氏独居，夜为盗所杀。是夜微雨，泥中遗诗扇一柄，乃王晟之赠吴蜚卿者。晟，不知何人；吴，益都之素封，与范同里，平日颇有佻达之行，故里党共信之。郡县拘质，坚不伏，惨被械梏，诬以成案；驳解往复[2]，历十余官，更无异议。吴亦自分必死，嘱其妻罄竭所有[3]，以济茆独[4]。有向其门诵佛千者，给以絮裤[5]；至万者絮袄：于是乞丐如市，佛号声闻十余里。因而家骤贫，惟日货田产以给资斧。阴赂监者使市鸩[6]。夜梦神人告之曰：“子勿死，曩日‘外边凶’，目下‘里边吉’矣。”再睡，又言，以是不果死。

未几，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[7]，录囚至吴[8]，若有所思。因问：“吴某杀人，有何确据？”范以扇对。先生熟视扇，便问：“王晟何人？”并云不知。又将书细阅一过[9]，立命脱其死械，自监移之仓[10]。范力争之。怒曰：“尔欲妄杀一人便了却耶？抑将得仇人而甘心耶？”众疑先生私吴，俱莫敢言。先生标朱签[11]，立拘南郭某肆主人。主人惧，莫知所以。至则问曰：“肆壁有东莞李秀诗[12]，何时题耶？”答云：“旧岁提学案临，有日照二三秀才[13]，饮醉留题，不知所居何里。”遂遣役至日照，坐拘李秀[14]。数日，秀至。怒曰：“既作秀才，奈何谋杀人？”秀顿首错愕，曰：“无之！”先生掷扇下，令其自视，曰：“明系尔作，何诡托王晟？”秀审视，曰：“诗真某作，字实非某书。”曰：“既知汝诗，当即汝友。谁书者？”秀曰：“迹似沂州王佐[15]。”乃遣役关拘王佐[16]。佐至，呵问如秀状。佐供：“此益都铁商张成索某书者，云晟其表兄也。”先生曰：“盗在此矣。”执晟至，一讯遂伏。

先是，晟窥贺美，欲挑之，恐不谐。念托于吴，必人所共信，故伪为吴扇，执而往。谐则自认，不谐则嫁名于吴，而实不期至于杀也。逾垣入，逼妇。妇因独居，常以刃自卫。既觉，捉晟衣，操刀而起。晟惧，夺其刀。妇力挽，令不得脱，且号。晟益窘，遂杀之，委扇而去[17]。三年冤狱，一朝而雪，无不诵神明者。吴始悟“里边吉”乃“周”字也。然终莫解其故。

后邑绅乘间请之[18]，笑曰：“此最易知。细阅书，贺被杀在四月上旬；是夜阴雨，天气犹寒，扇乃不急之物，岂有忙迫之时，反携此以增累者，其嫁祸可知。向避雨南郭，见题壁诗与之作[19]，口角相类[20]，故妄度李生，果因是而得真盗。”闻者叹服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下事入之深者[21]，当其无有有之用[22]。词赋文章，华国之具也[23]，而先生以相天下士[24]，称孙阳焉[25]。岂非入其中深乎？而不谓相士之道，移于折狱[26]。《易》曰：‘知几其神。’[27]先生有之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行贾：在外经商。

[2]驳解往复：指地方及上级官府反复审理。驳，驳勘，指上级官府驳回原判，重行复审。解，解勘，指重罪要犯由地方解送上级逐层审勘。

[3]罄竭所有：竭尽全部资财。罄，尽。

[4]济（qí）茆独：指行善。济，救济。独，孤独无靠的人。

[5]絮裤：棉裤。

[6]市鸩(zhèn 振)：买毒酒；谓意欲自尽。鸩，鸟名，其羽有毒，浸酒饮之即死。

[7]周元亮：明末清初人，名亮工，字栋园，河南祥符(今开封市)人，明崇祯十三年进士，授监察御史。仕清后，官福建布政使等职，后被劾罢官。康熙元年起用，补山东青州海防道。见《山东通志》卷七十四。后文云“分守是道”，当指此。

[8]录囚：也称“阅囚”，见《崔猛》注。

[9]爰(yuán 原)书：古时记录囚犯供词的文书。

[10]自监移之仓：由内牢移至外监。清制，监狱分年、外监，“死囚禁内监：军流以下禁外监。”见《清会典·刑部·刑制》仓，罪犯监禁之所，指外监。《未信编》：“罪有轻重之分，则禁有监仓之别。”

[11]标：书写。指写上欲拘着姓名、地址。朱签：红色竹签，为旧时官府交给差役拘捕犯人的凭证。

[12]东莞(gu n 馆)：古县名，西汉置，治所在今山东省沂水；南朝宋，治所改移至今山东莒县。

[13]日照：县名，金置。魏晋以后，旧地属莒县，故日照李秀可称东莞人。

[14]坐拘：犹言立即拘捕。坐，坐等、坐致。

[15]迹：字迹。沂州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县。清雍正时，升为府。

[16]关拘：发公函拘捕。关，指“关文”，旧时官府的平行公文。青州和沂州平级，故用“关文”。

[17]委：丢弃。

[18]乘间(jiàn 涧)请之：找个机会请教于周元亮。

[19] (shà 扇，又读 jié 节)头：扇上。！，扇子。

[20]口角相类：语气相近。口角，犹言“口吻”。

[21]入之深：指深入事物本质。

[22]当其无有有之用：意谓深入事理的人，能于无以为用之处，发现它的作用。《老子》十一章：“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……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此处化用其义。

[23]华国之具：用以为国家增光添彩。陆云《张二侯颂》：“文敏足以华国，威略足以振众。”

[24]以相(xiàng 向)天下士：意谓根据众多读书人所写的文章来观测他们各自的性行和命运。相，观察，鉴别。

[25]称孙阳焉：被称为伯乐式的人物。孙阳，春秋秦穆公时人，一名伯乐，善相马。

[26]折狱：断案。

[27]“知几(j 机)其神”：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知几其神乎！”知几，知道事物发生变化的隐微因素或迹兆。神，神妙，神理。

鹿衔草

关外山中多鹿[1]。土人戴鹿首，伏草中，卷叶作声，鹿即群至。然牡少而牝多。牡交群牝，千百必遍，既遍遂死。众牝嗅之，知其死，分走谷中，衔异草置吻旁以熏之，顷刻复苏。急鸣金施铙[2]，群鹿惊走。因取其草，可以回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关外：山海关以外，泛指我国东北地区。

[2]铙（chòng 充）：火铙，一种火器。《清会典》：“凡火器之小者曰铙。”

小棺

天津有舟人某，夜梦一人教之曰：“明日有载竹筥赁舟者[1]，索之千金；不然，勿渡也。”某醒，不信。既寐，复梦，且书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三字于壁，嘱云：“倘渠吝价，当即书此示之。”某异之。但不识其字，亦不解何意。

次日，留心行旅。日向西，果有一人驱骡载筥来，问舟。某如梦索价。其人笑之。反复良久，某牵其手，以指书前字。其人大愕，即刻而灭。搜其装载，则小棺数万余，每具仅长指许，各贮滴血而已。某以三字传示遐迩，并无知者。未几，吴逆叛谋既露[2]，党羽尽诛，陈尸几如棺数焉。徐白山说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竹筥：竹制方形盛器。

[2]吴逆：指吴三桂。见《男生子》“吴藩”注。逆，叛逆。吴三桂于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举兵反清，事详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邢子仪

滕有杨某[1]，从白莲教党[2]，得左道之术[3]。徐鸿儒诛后，杨幸漏脱，遂挟术以邀[4]。家中田园楼阁，颇称富有。至泗上某绅家[5]，幻法为戏，妇女出窥，杨睨其女美，归谋摄取之。其继室朱氏，亦风韵，饰以华妆，伪作仙姬；又授木鸟，教之作用[6]；乃自楼头推堕之。朱觉身轻如叶，飘飘然凌云而行。无何，至一处，云止不前，知已至矣。是夜，月明清洁，俯视甚了。取木鸟投之，鸟振翼飞去，直达女室。女见彩禽翔人，唤婢扑之，鸟已冲帘出。女追之，鸟堕地作鼓翼声；近逼之，扑入裙底：展转间，负女飞腾，直冲霄汉。婢大号。朱在云中言曰：“下界人勿须惊怖，我月府桓娥也[7]。渠是王母第九女，偶谪尘世。王母日切怀念[8]，暂招去一相会聚，即送还耳。”遂与结襟而行。方及泗水之界[9]，适有放飞爆者，斜触鸟翼；鸟惊堕，牵朱亦堕，落一秀才家。

秀才邢子以，家赤贫而性方鲠[10]。曾有邻妇夜奔，拒不纳。妇衔愤去，谮诸其夫，诬以挑引。夫固无赖，晨夕登门诟辱之。邢因货产，僦居别村。有相者顾某，善决人福寿，邢踵门叩之[11]。顾望见笑曰：“君宫足千钟，何着败絮见人[12]？岂谓某无瞳耶？”邢嗤妄之。顾细审曰：“是矣。固虽萧索，然金穴不远矣。”邢又妄之。顾曰：“不惟暴富，且得丽人。”邢终不以为信。顾推之出，曰：“且去且去，验后方索谢耳。”是夜，独坐月下，忽二女自天降，视之，皆丽姝。诘为妖，诘问之，初不肯言。邢将号召乡里，朱惧，始以卖告，且嘱勿泄，愿终从焉。邢思世家女不与妖人妇等，遂遣人告其家，其父母自女飞升，零涕惶惑；忽得报书，惊喜过望，立刻命舆马星驰而去。报邢百金，携女归。邢得艳妻，方忧四壁，得金甚慰。往谢顾。顾又审曰：“尚未尚未。泰运已交[13]，百金何足言！”遂不受谢。先是，绅归，请于上官捕杨。杨预遁，不知所之，遂籍其家[14]，发牒追朱。朱惧，牵邢饮泣。邢亦计窘，始赂承牒者，赁车骑携朱诣绅，哀求解脱。绅感其义，为竭力营谋，得赎免；留夫妻于别馆，欢如戚好。绅女幼受刘聘；刘，显秩也[15]，闻女寄邢家信宿[16]，以为辱，反婚书，与女绝姻。绅将议姻他族；女告父母，誓从邢。邢闻之喜；朱亦喜，自愿下之。绅忧邢无家，时杨居宅从官货，因代购之。夫妻遂归，出囊金，粗治器具，蓄婢仆，旬日耗费已尽。但冀女来，当复得其资助。一夕，朱谓邢曰：“孽夫杨某，曾以千金埋楼下，惟妾知之。适视其处，砖石依然，或窖藏无恙。”往共发之，果得金。因信顾术之神，厚报之。后女于归[17]，妆资丰盛，不数年，富甲一郡矣。异史氏曰：“白莲歼灭而杨独不死，又附益之[18]，几疑恢恢者疏而且漏矣[19]。孰知天留之，盖为邢也。不然，邢即否极而泰[20]，亦恶能仓卒起楼阁、累巨金哉？不爱一色，而天报之以两。呜呼！造物无言[21]，而意可知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滕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]白莲教：佛教宗派之一，又叫闻香教。元末以来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。下文徐鸿儒，即明天启年间，以白莲教主身份为山东农民起义领袖。详见《白莲教》注。

[3]左道：邪道。

[4]邀：游。

[5]泗上：泗水之滨。泗水，也叫泗河，源于山东泗水县陪尾山，古时流经山东曲阜、江苏徐州入淮。

[6]作用：启动、使用之法。

[7]月府 娥：即月中女神嫦娥，详《劳山道士》注。

[8]王母：古代神话中的西方女神。旧时小说演绎为玉帝（天帝）之后。

[9]泗水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10]方𩺰（g ng 梗）：正直。𩺰，通“”，刚直。

[11]踵门叩之：亲至其门叩问。

[12]败絮：破烂的棉絮，指破烂衣服。

[13]泰运：吉祥的运气。泰，《易》卦名。《易·泰》：“天地交，泰。”又《彖》：“泰，往大来吉亨，天地交而万物通也。”引申为安宁、顺通。

[14]籍其家：抄没其家产。籍，簿册，抄家时将其家产一一登记入册。

[15]显秩：显要之官。

[16]信宿：再宿，两宿。

[17]于归：出嫁。

[18]附益：此指聚敛暴富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”

[19]“几疑”句：几乎怀疑天网疏漏将其放掉。《老子》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”喻天道广大，无所不包。

[20]否（p 匹）极而泰：运气坏到极点即转而通泰。否、泰，均《易》卦名，旧时指命运的好坏、事情的顺逆。《易·否》：“天地不交，否。”天地不交，则上下相隔，闭塞不通。

[21]造物：创造万物，指大自然。

李生

商河李生[1]，好道[2]。村外里余，有兰若[3]；筑精舍三楹[4]，跌坐其中。游食缁黄[5]，往来寄宿，辄与倾谈，供给不厌。一日，大雪严寒，有老僧担囊借榻，其词玄妙。信宿将行[6]，固挽之，留数日。适生以他故归，僧嘱早至，意将别生，鸡鸣而往，扣关不应。逾垣入，见空中灯火荧荧，疑其有作，潜窥之。僧趣装矣，一瘦驴繫灯檠上[7]。细审，不类真驴，颇似殉葬物；然耳尾时动，气咻咻然。俄而装成，启户牵出，生潜尾之。门外原有大池，僧系驴池树，裸入水中，遍体掬濯已；着衣牵驴入，亦濯之。既而加装超乘[8]，行绝驶[9]。生始呼之。僧但遥拱致谢。语不及闻，去已远矣。王梅屋言：李其友人。曾至其家，见堂上额书“待死堂”，亦达士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商河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]道：此指佛法。

[3]兰若：佛寺。详《画壁》注。

[4]精舍：此指居士诵经修行的斋舍。三楹三间。楹，量词，屋一间为一楹。

[5]游食缁黄：指四方云游的僧道。僧人缁（黑色）服，道士黄冠，合称“缁黄”。

[6]信宿：两宿。

[7]灯檠（qíng 清）：灯架。

[8]超乘：本指跳跃上车，见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，此指腾身跨上驴背。

[9]绝驶：谓驴足不点地，飞奔而去。绝，绝尘。驶，驰。

陆押官

赵公，湖广武陵人[1]，官宫詹[2]，致仕归[3]。有少年伺门下，求司笔札[4]。公召入，见其人秀雅；诘其姓名，自言陆押官。不索佣值。公留之，慧过凡仆[5]。往来笺奏[6]，任意裁答[7]，无不工妙。主人与客奔，陆脱之，指点辄胜。赵益优宠之。

诸僚仆见其得主人青目[8]，戏索作筵。押官许之，问：“僚属几何？”会别业主计者约三十余人[9]，众悉告之数以难之。押官曰：“此大易，但客多，仓卒不能这办，肆中可也。”遂遍邀诸侣，赴临街店。皆坐。酒甫行，有按壶起者曰：“诸君姑勿酌，请问今日谁作东道主？宜先出资为质，始可放情饮啖；不然，一举数千，哄然都散，向何取偿也？”众目押官。押官笑曰：“得无谓我无钱耶？我固有钱。”乃起，向盆中捻湿面如拳，碎掐置几上；随掷，遂化为鼠，窜动满案。押官任捉一头，裂之，啾然腹破，得小金；再捉，亦如之。顷刻鼠尽，碎金满前，乃告众曰：“是不足供饮耶？”众异之，乃共恣饮。既毕，会直三两余。众秤金，适符其数。众索一枚怀归，白其异于主人。主人命取金，搜之已亡。反质肆主，则偿资悉化蒺藜。仆白赵，赵诘之。押官曰：“朋辈逼索酒食，囊空无资。少年学作小剧[10]，故试之耳。”众复责偿。押官曰：“某村麦穰中，再一簸扬，可得麦二石，足偿酒价有馀也。”因挽一人同去。某村主计者将归，遂与偕往。至则净麦数斛，已堆场中矣。众以此益奇押官。

一日，赵赴友筵，堂中有盆兰甚茂，爱之。归犹赞叹之。押官曰：“诚爱此兰，无难致者。”赵犹来信。凌晨至斋，忽闻异香蓬勃，则有兰花一盆，箭叶多寡，宛如所见。因疑其窃，审之。押官曰：“臣家所蓄，不下千百，何须窃焉？”赵不信。适某友至，见兰惊曰：“何酷肖寒家物[11]！”赵曰：“余适购之，亦不识所自来。但君出门时，见兰花尚在否？”某曰：“我实不曾至斋，有无固不可知。然何以至此？”赵视押官，押官曰：“此无难辨，公家盆破，有补缀处；此盆无也。”验之始信。夜告主人曰：“向言某家花卉颇多，今屈玉趾，乘月往观。但诸人皆不可从，惟阿鸭无害。”——鸭，宫詹僮也。遂如所请。公出，已有四人荷肩舆[12]，伏候道左。赵乘之，疾于奔马。俄顷入山，但闻奇香沁骨。至一洞府，见舍宇华耀，迥异人间；随处皆设花石，精盆佳卉，流光散馥，即兰一种，约有数十余盆，无不茂盛。观已，如前命驾归。

押官从赵十余年。后赵无疾卒，遂与阿鸭俱出，不知所往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湖广武陵：指湖南常德府武陵县，即今湖南常德市。

[2]宫詹：即詹事：秦置宫，掌皇后、太子家事。明清皆置詹事府，设詹事及少詹事，掌太子（东宫）事：为三、四品官。

[3]致仕：纳还其官职。《公羊传·宣公元年》“致仕”《注》：“还禄于君。”一般指告老辞官，还归乡里。

[4]司笔札：主管文书之事。

[5]凡仆：一般的奴仆。

[6]笺奏：书信、奏疏。

[7]裁答：裁笺作答。

[8]青目：看重，另眼相看。意同“青眼”。

[9]别业：即别墅。主计者：主管财物账目的仆人。

[10]小剧：此谓小戏法，今称魔术。

[11]寒家：贫寒之家，谦词。

[12]肩舆：小轿。

蒋太史

蒋太史超[1]，记前世为峨嵋僧[2]，数梦至故居庵前潭边濯足。为人笃嗜内典[3]，一意台宗[4]，虽早登禁林[5]，常有出世之想。假归江南，抵秦邮[6]，不欲归。子哭挽之，弗听。遂入蜀，居成都金沙寺；久之，又之峨嵋，居伏虎寺，示疾怛化[7]。自书偈云[8]：“然猿鹤自来亲，老衲无端堕业尘[9]。妄向镬汤求避热，那从大海去翻身[10]。功名傀儡场中物，妻子骷髅队里人[11]。只有君亲无报答，生生常自祝能仁[12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蒋太史超：蒋超，曾任翰林修撰。王士《池北偶谈》云：“（蒋超）金坛人，自号华阳山人。……祖母梦峨嵋山老僧而生。生数岁，尝梦身是老僧，所居茅屋一间；屋后流泉达之，时伸一足入泉洗濯；其上高山造天。……顺治丁亥，先生年二十三，以一甲第三人及第。入翰林二十余载，率山居；仅自编修进修撰，终于史官。……晚自史馆以病请告，不归江南，附楚舟上峡，入峨嵋。以癸丑正月，卒于峨嵋之伏虎寺。临化有诗云……”

[2]峨嵋：山名，也作“峨眉”，在今四川峨眉县西南。山势雄伟，有两峰相对如蛾眉，故名。

[3]内典：佛抄指称佛经。

[4]台宗：盖指天台宗。中国佛教宗派，由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智所创始。智居浙江天台山，因称其流派为天台宗，又因其以《法华经》为教义根据，又称法华宗。其讲论佛法，以反省观心为主，故亦称性宗。盛行于唐代，并曾传入日本、朝鲜等国。

[5]禁林：翰林院的别称。苏辙《辞召试中书舍人》：“内外两制秦号要途，兄轼顷已擢在禁林，臣个安敢复据西掖。”

[6]秦邮：地名，即今江苏高邮县。古称邗沟，因秦筑台置邮亭，故名。

[7]示疾怛化：佛家谓患病逝去。示疾，佛家语。佛菩萨及高僧生病，都说“示疾”，谓示现有疾。因为有道之人生存在世间，是应机缘而显示的形体！病亦为他显示给世人的现象，故曰“示疾”。怛化，意谓不要惊动垂死之人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，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‘叱！避，无怛化。’”后因称死亡为“怛化”。

[8]偈（jì 计）：梵语“偈陀”的简称，佛经中的颂词，和尚坐化时所作之偈，多是悟道之语。

[9]“（xi o 消）然”二句：谓自身本是超然世外的僧人，却无缘无故地堕入世俗尘网之中。然，自然超脱的样子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然而往，然而来而已矣。”《释文》：“向（秀）云：然，自然无心而自尔之谓。”老衲，僧人自称。业尘，指尘世、世间。

[10]“妄向”二句：谓堕入尘俗就象到滚油锅中避热一样，岂能使自己脱离世俗这茫茫苦海。镬汤，滚油。镬，锅。大海，即苦海。佛教谓人间烦恼，苦深如海。翻身，从困苦中得到解脱。

[11]“功名”二句：谓在尘世所追求的功名富贵，不过象戏场中被人戏耍的木偶。娇妻爱子，最终也不过是一堆枯骨而已。傀儡，木偶人。

[12]“只有”二句：谓逃脱尘世无以报答君主和双亲的恩情，只有生生世世求佛庇佑他们了。君亲，指君主、父母。生生，犹言生生世世。佛教指

轮回。庾信《陕州弘农五张寺经藏碑》：“盖闻如来说法，万万恒沙，菩萨转轮，生主世界。”能仁，释迦牟尼佛。参见《翻译名义集·道别三身》。

邵士梅

邵进士，名士梅[1]，济宁人。初授登州教授[2]，有二老秀才投刺，睹其名，似甚熟识；凝思良久，忽悟前身。便问斋夫[3]：“某生居某村否？”又言其丰范[4]，一一吻合。俄两生人，执手倾语，欢若平生。谈次，问高东海况。二生曰：“狱死二十余年矣，今一子尚存。此乡中细民[5]，何以见知？”邵笑云：“我旧戚也。”先是，高东海素无赖；然性豪爽，轻财好义。有负租而鬻女者[6]，倾囊代赎之。私一媼，媼坐隐盗，官捕甚急，逃匿高家。官知之，收高，备极掠，终不服，寻死狱中。其死之日，即邵生辰。后邵至某村，恤其妻子，远近皆知其异。此高少宰言之[7]，即高公子冀良同年也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邵士梅：字峰晖，山东济宁（今济宁市）人，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进士。王士《池北偶谈》、陆次山《邵士梅传》均载其生平，并详述与其妻三世为夫妇的迷信传闻。

[2]登州：府名，明清时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县。教授：明清府学学官。

[3]斋夫：学舍杂役。斋：书舍。

[4]丰范：容貌风度。

[5]细民：犹小民。

[6]负租：欠租。

[7]高少宰：指高珩（1612—1697），字念东，山东淄川（今淄博市淄川区）人，崇祯年间进士。仕清为秘书院检讨，历官至礼部右侍郎、吏部左右侍郎、刑部侍郎。著有《荒政考略》、《栖云阁诗文集》。少宰，明清对吏部侍郎的别称。生平详《淄川县志》、《碑传集》四三。

[8]高公子冀良：即高之驹，字冀良，高珩长子。顺天甲午科（1654）举人，辛丑（1661）成进士，曾任贵州平越县知县。生平详《淄川县志》。

顾生

江南顾生[1]，客稷下[2]，眼暴肿，昼夜呻吟，罔所医药。十余日，痛少减。乃合眼时[3]，辄睹巨宅：凡四五进，门皆洞辟[4]；最深处有人往来，但遥睹不可细认。一日，方凝神注之，忽觉身入宅中，三历门户，绝无人迹。有南北厅事[5]，内以红毡贴地。略窥之，见满屋婴儿，坐者、卧者、膝行者，不可数计。愕疑问，一人自舍后出，见之曰：“小王子谓有远客在门，果然。”便邀之。顾不敢入，强之乃入，问：“此何所？”曰：“九王世子居。世子疟疾新瘥，今日亲宾作贺，先生有缘也。”言未已，有奔至者，督促速行。

俄至一处，雕榭朱栏，一殿北向，凡九楹。历阶而升，则客已满座。见一少年北面坐，知是王子，便伏堂下。满堂尽起。王子曳顾东向坐。酒既行，鼓乐暴作，诸妓升堂，演“华封祝”[6]。才过三折[7]，逆旅主人及仆唤进午餐，就床头频呼之。耳闻甚真，心恐王子知，遂托更衣而出。仰视日中夕，则见仆立床前，始悟未离旅邸。心欲急返，因遣仆阖扉去。甫交睫，见宫舍依然，急循故道而入。路经前婴儿处，并无婴儿，有数十媼蓬首驼背，坐卧其中。望见顾，出恶声曰：“谁家无赖子，来此窥伺！”顾惊惧，不敢置辨，疾趋后庭，升殿即坐。见王子颌下添髭尺余矣。见顾，笑问：“何往？剧本过七折矣。”因以巨觥示罚。移时曲终，又呈目[8]。顾点“彭祖娶妇[9]”。妓即以椰瓢行酒，可容五斗许。顾离席辞曰：“臣目疾，不敢过醉。”王子曰：“君患目，有太医在此，便合诊视。”东座一客，即离坐来，两指启双眦，以玉簪点白膏如脂，嘱合目少睡。王子命侍儿导入复室，令卧；卧片时，觉床帐香软，因而熟眠。居无何，忽闻鸣钲聒[10]，即复惊醒。疑是优戏未毕；开目视之，则旅舍中狗舐油铛也，然目疾若失。再闭眼，一无所睹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江南，省名，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置，治所在江宁府（今江苏南京市）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分置为江苏、安徽两省。后仍称这两省为江南。

[2]稷下：战国齐国都城临淄（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）城的稷门，此指济南府城，即今山东济南市，蒲松龄诗有《稷下吟》可证。

[3]乃：才。

[4]洞辟：敞开。

[5]厅事：官府的办公处所。

[6]华封祝：即“华封三祝”。华封人祝帝尧长寿、富有、多子，后人因称“华封三祝”。见《庄子·天地》。此似指剧名，未详。

[7]折：元杂剧剧本结构的一个段落。折是音乐单元，即每折用一个宫调的若干曲子联成一个整套，一韵到底，同时它也是故事发展的自然段落。

[8]（ch 出）目：犹言戏单。杂剧一折即一。

[9]彭祖：传说为颛顼帝之后。姓名铿，尧将其封于彭城。寿七百（或云八百）岁。因其道可祖，故称之为彭祖。

[10]鸣钲（zhēng 争）（huáng 皇）聒：谓锣鼓乱响。钲，锣，聒，谓钟鼓之声聒耳。：，钟鼓之音。

陈锡九

陈锡九，邳人[1]。父子言，邑名士。富室周某，仰其声望，订为婚姻。陈累举不第，家业萧条，游学于秦[2]，数年无信。周阴有悔心。以少女适王孝廉为继室；王聘仪丰盛，仆马甚都[3]。以此愈憎锡九贫，坚意绝昏[4]；问女，女不从。怒，以恶服饰遣归锡九。日不举火，周全不顾恤。一日，使佣媪以饷女[5]，入门向母曰：“主人使某视小姑姑饿死否。”女恐母惭，强笑以乱其词。因出中肴饵，列母前。媪止之曰：“无须尔！自小姑入人家，何曾交换出一杯温凉水？吾家物，料姥姥亦无颜啖得。”母大悲，声色俱变。媪不服，恶语相侵。纷纭间，锡九自外入，讯知大怒，撮毛批颊，挞逐出门而去，次日，周来逆女，女不肯归；明日又来，增其人数，众口叻叻，如将寻斗。母强劝女去。女潜然拜母，登车而去。过数日，又使人来逼索离婚书，母强锡九与之。惟望子言归，以图别处。周家有人自西安来，知子言已死，陈母哀愤成疾而卒。

锡九哀迫中，尚望妻归；久而渺然，悲愤益切。薄田数亩，鬻治葬具。葬毕，乞食赴秦，以求父骨。至西安，遍访居人。或言数年前有书生死于逆旅，葬之东郊，今家已没，锡九无策，惟朝丐市廛，暮宿野寺，冀有知者。会晚经丛葬处，有数人遮道，逼索饭价。锡九曰：“我异乡人，乞食城郭，何处少人饭价？”共怒，之仆地，以埋儿败絮塞其口。力尽声嘶，渐就危殆。忽共惊曰：“何处官府至矣！”释手寂然。俄有车马至，便问：“卧者何人？”即有数人挟至车下。车中人曰：“是吾儿也。孽鬼何敢尔！可悉缚来，勿致漏脱。”锡九觉有人去其塞，少定，细认，真其父也。大哭曰：“儿为父骨良苦。今固尚在人间耶！”父曰：“我非人，太行总管也[6]。此来亦为吾儿。”锡九哭益哀，父慰谕之。锡九泣述岳家离婚。父曰：“无忧，今新妇亦在母所。母念儿甚，可暂一往。”遂与同车，驰如风雨。移时，至一官署，下车入重门，则母在焉。锡九痛欲绝，父止之。锡九啜泣听命。见妻在母侧，问母曰：“儿妇在此，得毋亦泉下耶？”母曰：“非也，是汝父接来，待汝归家，当便送去。”锡九曰：“儿侍父母，不愿归矣。”母曰：“辛苦跋涉而来，为父骨耳。汝不归，初志为何也？况汝孝行已达天帝，赐汝金万斤，夫妻享受正远，何言不归？”锡九垂泣。父数数促行[7]，锡九哭失声。父怒曰：“汝不行耶！”锡九惧，收声，始询葬所。父挽之曰：“子行，我告之：去丛葬处百余步，有子母白榆是也。”挽之甚急，竟不遑别母，门外有健仆，捉马待之。既超乘[8]，父嘱曰：“日所宿处，有少资斧，可速办装归，向岳索妇；不得妇，勿休也。”锡九诺而行。马绝驶[9]，鸡鸣至西安。仆扶下，方将拜致父母，而人马已杳。寻至旧宿处，倚壁假寐，以待天明。坐处有拳石碍股；晓而视之，白金也。市棺赁舆，寻双榆下，得父骨而归。合厝既毕，家徒四壁。幸里中怜其孝，共饭之。将往索妇，自度不能用武，与族兄十九往。及门，门者绝之。十九素无赖，出梧秽褻。周使人劝锡九归，愿即送女去，锡九还。

初，女之归也，周对之骂媼及母，女不语，但向壁零涕[10]。陈母死，亦不使闻。得离书，掷向女曰：“陈家出汝矣[11]！”女曰：“我不曾悍逆，何为出我？”欲归质其故，又禁闭之。后锡九如西安，遂造凶讣，以绝女志。此信一播，遂有杜中翰来议姻[12]，竟许之。亲迎有日，女始知，遂泣不食，以被韬面[13]，气如游丝。周正无法，忽闻锡九至，发语不逊，意料女必死，

遂异归锡九，意将待女死以泄其愤。锡九归，而送女者已至；犹恐锡九见其病而不内，甫入门，委之而去。邻里代忧，共谋异还；锡九不听，扶置榻上，而气已绝。始大恐。正遑迫间，周子率数人持械入，门窗尽毁。锡九逃匿，苦搜之。乡人尽为不平；十九纠十余人锐身急难，周子兄弟皆被夷伤[14]，始鼠窜而去。周益怒，讼于官，捕锡九、十九等。锡九将行，以女尸嘱邻媪。忽闻榻上若息，近视之，秋波微动矣；少时，已能转侧。大喜，诣官自陈。宰怒周讼诬。周惧，啖以重赂，始得免。

锡九归，夫妻相见，悲喜交并。先是，女绝食奄卧，自矢必死。忽有人捉起曰：“我陈家人也，速从我去，夫妻可以相见；不然，无及矣！”不觉身已出门，两人扶登肩舆。顷刻至官廨，见翁姑具在[15]，问：“此何所？”母曰：“不必问，容当送汝归。”一日，见锡九至，甚喜。一见遽别，心颇疑怪。翁不知何事，恒数日不归。昨夕忽归，曰：“我在武夷[16]，迟归二日，难为保儿矣。可速送儿归去。”遂以舆马送女。忽见家门，遂如梦醒，女与锡九共述曩事，相与惊喜。从此夫妻相聚，但朝夕无以自给。

锡九于村中设童蒙帐[17]，兼自攻苦，每私语曰：“父言天赐黄金，今四堵空空，岂训读所能发迹耶[18]？”一日，自塾中归，遇二人，问之曰：“君陈某耶？”锡九曰：“然。”二人即出铁索縶之。锡九不解其故。少间，村人毕集，共诘之，始知郡盗所牵。众怜其冤，醵钱赂役[19]，途中得无苦。至郡见太守[20]，历述家世。太守愕然曰：“此名士之子，温文尔雅，乌能作贼！”命脱纆绁，取盗严鞫之，始烘为周某贿嘱。锡九又诉翁婿反面之由，太守更怒，立刻拘提。即延锡九至署[21]，与论世好，盖太守旧邳宰韩公之子，即子言受业问人也。赠灯火之费以百金[22]；又以二骡代步，使不时趋郡，以课文艺[23]。转于各上官游扬其孝[24]，自总制而下[25]，皆有馈遗。锡九乘骡而归，夫妻慰甚。一日，妻母哭至，见女伏地不起。女骇问之，始知周已被械在狱矣。女哀哭自咎，但欲觅死。锡九不得已，诣郡为之缓颊[26]。太守释令自赎，罚谷一百石，批赐孝子陈锡九。放归，出仓粟，杂糠粃而犴运之。锡九谓女曰：“尔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。乌知我必受之，而琐琐杂糠耶[27]？”因笑却之。

锡九家虽小有，而垣墙陋蔽。一夜，群盗入。仆觉，大号，止窃两骡而去。后半年余，锡九夜读，闻挝门声，问之寂然。呼仆起视，则门一启，两骡跃入，乃向所亡也。直奔杨下，咻咻汗喘。烛之，各负革囊；解视，则白镪满中。大异，不知其所自来。后闻是夜大盗劫周，盈装出，适防兵追急，委其捆载而去。骡认故主，径奔至家。周自狱中归，刑创犹剧；又遭盗劫，大病而死。女夜梦父囚系而至，曰：“吾生平所为，悔已无及。今受冥谴[28]，非若翁莫能解脱，为我代求婿，致一函焉。”醒而呜泣。诘之，具以告。锡九久欲一诣太行，即日遂发。既至，备牲物酹祝之，即露宿其处，冀有所见，终夜无异，遂归，周死，母子逾贫，仰给于次婿。王孝廉考补县尹[29]，以墨败[30]，举家徙沈阳[31]，益无所归。锡九时顾恤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善莫大于孝，鬼神通之，理固宜然。使为尚德之达人也者，即终贫，犹将取之，乌论后此之必昌哉？或以膝下之娇女，付诸颁白之叟[32]，而扬扬曰[33]：‘某贵官，吾东床也[34]。’呜呼！宛宛婴婴者如故，而金龟婿以谕葬归，其惨已甚矣；而况以少妇从军乎[35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邳（p 或 péi 丕或陪）：州名，治所在今江苏邳县境内。

[2]秦：地名，指今陕西省。

[3]都：华美。

[4]昏：古“婚”字。

[5]以（k 柯）饱女：以酒食赠女。，此指食盒。饷，赠送。

[6]太行总管：此指冥官。太行，山名，在今河北、山西交界处。

[7]数数：犹屡屡、一再。

[8]超乘：此谓跳上坐骑。

[9]绝驶：飞奔。

[10]但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偶”。

[11]出：休弃。

[12]中翰：清代内阁中书之称，也称“内翰”。

[13]韬面：蒙面。韬，藏。

[14]夷伤：创伤。

[15]翁姑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公姑”下文“翁不知何事”，亦据二十四卷抄本。

[16]武夷：山名，在今福建崇安县西南。

[17]设童蒙帐：即做启蒙教师。童蒙，蒙昧无知的儿童。

[18]训读：讲解诵读，谓教小几识字读书。发迹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发积”。

[19]醵钱：凑钱。醵，聚合。

[20]太守：明清指称知府。

[21]延：请。

[22]灯火之费：学习费用的委婉说法。

[23]文艺：此指八股文。详《陆判》注。

[24]游扬：传扬其事迹。

[25]总制：总督。总督别称制府、制军、制台。

[26]缓颊：此谓说情。

[27]糠（hé 核）：谷糠及米屑。，通“𪎭”、“𪎮”，米麦的粗屑。

[28]冥谴：阴世的责罚。

[29]县尹：即县令、知县。*

[30]墨：贪墨，贪污受贿。

[31]沈阳，即今辽宁沈阳市。

[32]颁白之叟：须发花白的老翁。颁白，通作“斑白”，也作“班白”，半白，花白。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。

[33]而扬扬曰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“曰”原作“也”。

[34]东床：指女婿，东晋祁鉴至王家选婿，选中了坦腹东床的王羲之（见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），后因称人婿为东床。

[35]“宛宛”四句：谓娇小的女儿依然娇小貌美，而做贵官的女婿却已死去而遵旨归葬；年轻守寡，其境况已十分悲惨了。又何况嫁给贪官污吏要随婿遭受流放的情景呢？此四句为针对但求贵婿而不计女婿品行的世俗丑态发出的感慨。宛宛，犹婉婉，柔美的样子。婴婴指少女。金龟婿，任贵官之婿。金龟，黄金铸的宫印，龟纽，汉为二公印饰，唐为三品以上官员的佩饰。

见《汉旧仪·补遗》上和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。谕葬，奉旨归葬是封建皇帝给已故品位较高大臣的一种荣誉。谕：谕旨。皇帝施于臣下的文书。从军，即充军。明清时代处罚犯罪官员的一种徒刑。

